

樊山政书

宣统庚戌金陵排印

【清】樊增祥 撰

那思陆 孙家红等 点校

大文學家
樊山先生像



自有高歌動鬼神
樊英才調信無倫
誰言北地多淳響
未許東川說替人
一入蓬萊依日月
七傳弓劍照麒麟
如今試神明宰種
稻公田為養親

李慈铭给樊增祥的题词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樊山政书》书影

清末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基层行政和司法

——樊增祥和他的《樊山政書》

孙家红

樊山政書自序

昔余宰渭南六年，嘗哀其公牘批判付諸劊劊，已數千部流布人間矣。光緒己亥春，開缺，以道府用。辛丑夏，遂擢秦臬，秋攝秦藩事。其自治文牘，一如爲令長時。每一批詞挂發，吏民傳寫殆遍。癸卯以後，秦中官報即以吾公牘爲資料。積久手藁，多至盈尺。戊申秋，蒞江藩任時，新政繁興，公私困匱，事冗於秦者數倍，然亦時有批荅爲人傳誦。吾鄉李茹真大令勸付排印，以供衆覽。乃發陳臬以後之公牘，自辛丑迄庚戌，凡十年，釐爲二十卷，名曰《樊山政書》。屬夏午貽編修校讎刪訂，而付李君督匠排印。曩張文襄師最愛鄙文。每秦報至鄂，欣然披覽。時對僚屬誦之，且曰“云門下筆有神，每言出若口，必與人異”，已而曰“藩司官不爲小，而好作諧語是其一病”，感念斯言，爲之泣下。今汰其甚遊戲者，而仍間存諧語，聊志吾過，且實師言也。宣統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恩施樊增祥書。

樊山政書卷一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鳳翔縣武生嚴桂芳控詞（陝臬任內稟）

民間無論何項生理，行頭抽用錢鋪家幫行用，乃閭閻通例也。該武生既開酒店，行頭自應收幫。今雖歇業，然既被控押追，必係從前拖欠未清之故，何得逞刁上控？而且兩呈併遞，一請提訊，一請寬免。細故固無提訊之理，飾訴亦無寬免之由。仰新任黃令秉公斷結，無任劣生恃衿來轅曉瀆。切切。詞不遵式，姑寬免責。即仰該武生迅回鳳翔投案忽延。詞發，仍乃繳。

批華州里民局紳劉殿魁稟詞

閱稟不甚可信。官車局之設，係屬奏定章程。原因歲歉差繁，藉紓民力。潼關、渭南各設一局，以便與省城總局通氣。潼、渭兩局通支東路五廳州縣之差，非渭局管。渭、潼局管潼，置臨潼二華於不顧也。茲據稟，稱，華州兵差仍由該州里局供支車輛，渭南官車局不但不管華州里局之事，且將華車全打過站，實屬無此情理。候移會善後局，飛飭渭南委員明白稟復，以後東路五屬之差一體兼支協助，勿少偏枯。車輛各送各站，隨到隨卸，隨卸隨回，勿得輕打過站。惟官車局遇有需車較多、僱覓不及之時，乃須藉本地官紳之力，竭力幫傭，價由局發，此皆一定章程。因該生等不明此意，特為宣諭。仰即回局妥慎辦公，勿延。此飭。

批臨潼縣民孫世定等控詞

稟詞未免過火。孫世定以從九而當鄉約，其不立品可知。鎮約既非馬牙，縣差胡魁何能向爾等勒要馬匹？爾等即居然買為三匹，輸之縣廐，均屬可怪。爾豈不知，一次是情，二次

是例。爾等既自開其端，此時又迭控不止，實屬湖塗刁妄。姑仰西安府轉飭臨潼縣錄案稟奪，勿延。

批發遣人犯李從模呈詞

此案現奉撫憲批司核議。查該犯非官也。身為人子而為其父列款首送，依律問擬發遣黑龍江當差。茲於起解之時，忽稱身係瘡生州判，請照官犯例，委員護解前進。在該犯之意，不過欲借官犯名目，為沿途逗遛詭詐錢文之計。殊不知身為逆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尚欲展平日棍徒伎倆耶？仰候即日發遣安置。所懇照曾任職官例派員伴送之處，應不准行。

批醴泉縣貢生羅經權等稟詞

胡令到醴泉任甫及半年，並無更易之說，該紳等何必預為借寇之計？仰即回家安業可也。

批咸甯縣生員劉德濬控詞

此案於四月二十二日經西安府批飭咸甯縣會同辦賑委員秉公重訊。何以時逾兩月，未據稟，復？果如劉生員所稟，則陳壽昌等借賑營私，法當懲究。陳壽昌既係被控待勘之人，著先行撤差候質。委保甲局提調陶守會同舒令，於五日內將此案重訊詳確，覆候察奪。劉德濬向係本分生員，惟自本司入都後，曾因訟案大為端撫憲訓飭，幾干斥革。此次稟訴，或不至再蹈虛誣。且原、被近在咫尺，不難立刻傳訊質究。該守令等勿再因循。切切。稟發，仍繳。

批定遠廳民蕭登清控詞

本日接兩呈，皆定遠廳民。何彼之好訟也！稟詞支離荒誕，無情無理，不准。

批白河縣民張肇忻控族叔張雯詞

胡說，不准。

批紫陽縣民馬家駿控詞

爾以紫陽縣民，不遠千里，來省上控。而所控者無非買賣田地錢財膠葛之事，輒敢指控被證九人之多。其健訟拖累，已可概見。本應懲責押遞，姑寬申飭。現在興安張太守回任在即，公廉明決。今之召杜，爾如實有冤抑，就近赴府控訴，勿得來轅攀誣，妄瀆干咎。此飭。

批定遠聽民婦李張氏控詞

為買賣田地之故，與族眾結訟不休，輒欲本司提人於千里之外，居心陰毒已極。不准。

批石泉縣民吳興武控詞

石泉縣呂令誠屬顛預，然決無故縱正兇、自擔四參處分之理。爾父被竊賊刀戳九傷致斃，原差獲犯，自應帶赴縣城，何以將該兇犯帶至事主家中對質？兇犯到堂，即三木在前，猶不吐實？何以張堯成等一到爾家，即自認竊財殺人不諱？地方官遇有命案，幸獲正兇，惟恐其狡供避罪，豈有當堂教令翻供之理？呈尾謂“呂令清訟冊多是具文”，此因本司前札飭興安府；謂“呂令造齊清訟冊籍，荒唐敷衍”，爾遂援為口實，冀激本司之怒，准爾呈詞。爾之熟衙慣訟，亦可見矣。試問呂令造冊不實，爾一細民，從何得知？不准，併飭。

批保甲局陶令清摺

清摺閱悉。劉德濬貪詐無恥，挾嫌妄控。該印委僅予申飭，未免過於仁厚。惟案已訊結，姑予查銷。以後劉德濬倘再肆矯誣，定行詳責不貸。

批咸陽縣稟

石令假借隄工報効，朦混列保，儼然道員。赴豫買糧，言不顧行。跡其行事，所謂反中庸而無忌憚者也。此次咸陽交代，援涂故令之例，預支一月夫馬工料銀二百八十餘兩，實屬曆任所無。以保升之生觀察，而自同於革職之死知縣，不惟無恥，抑亦不祥。此人果至監司，何印不要？何事不為？所請預支驛站正項一節，本司衙門未據稟，陳有案。查交代係藩司主政，驛站則本司專責。石令並不關白，輒敢平空列抵，實屬膽大妄為。著於交抵摺內，先將此款刪除，再同監交三面清算，勿任狡賴取巧。切切。仍候藩司暨糧道批示。繳。

批郃縣武生曹殿奎稟詞

語多過火，捏砌顯然。姑仰同州府遴委妥員，會同郃陽縣秉公集訊。如虛，照例坐誣，勿稍徇縱。切切。詞發，仍繳。

批葭州陳牧澤霖報得雨稟

閱稟慰悉。該牧曩在天津，為李烝伯夫子所激賞，本司耳熟其名。今茲小試牛刀，不減武城弦誦。惜哲人萎矣，不得聞莞爾之音，可勝嗟悵。本司公冗，未暇作函，偶覽來牘，奉寄數語，以代面談。此繳。

批同官縣劉令稟

向來吾陝吏治甲於天下，頃年以來，漸開貪詐險刻風氣。上司因吏情純實，恒以寬厚待人。屬吏因上司寬厚，漸致肆無忌憚。於是釐金委員有私雕假戳，作姦犯科；候補公館有僕毆其主，噤不敢發者，膽大無職，官常蕩然。茲據稟，稱“前任顧令與孫庭瑞等辦理同官賑

務，短發浮報，請飭顧令照數持出，庭瑞等歸案訊辦”等語。究竟賬銀、賬糧是誰吞蝕，並未查清。如果顧令一人吞賬，豈持出即能了事。如庭瑞等朋分圖利，則顧令一人賠繳，豈不偏枯？該令到任以來，一再稟訐前任，是否無瑕戮人，因公起見，抑係交代挾嫌，藉端報復，顧令近在省垣，仰即日明白稟復，聽候澈究。仍候撫憲暨藩司、糧道、籌賑局批示。繳。

批三原縣六項月報清冊

本司六月初九日到任。該縣近在三原，於六月二十日具申，猶用前署司之銜，此即湖塗昏憤之一端。原冊一併擲還，著據實另造每月有案若干。一一注冊，不准遺漏一案。此飭。

查閱來冊，四月一月，上控十六案，自理無。三原之民竟一月不打官司乎？抑因該令不能問案，不屑告狀乎？該令靦顏注冊，深堪怪異。以後倘再如此率意填寫，定行詳撤不貸。

再閱五月一月，每五日之中必報自理一案，不少不多，竟是印板文字。此係何等劣幕所為？仰即日驅逐出署，免致該令受累。

批客民黃鑫武呈詞

爾何時聘買天益之女為妻？財禮若干？何日在咸甯具控？既經咸甯斷結，何又歧控長安？爾以崇陽客民，在陝作何生理？家鄉豈無好女，何以在此求婚？向來上控呈詞，必牽控差人，為聲准之計。長安朱令非差役所能矇蔽者也。仰即赴縣投審，定有公斷。此呈不准。

批長安縣紳民張鍾秀等呈詞

長安縣朱令，今之循吏。當此年饑穀貴，民命倒懸之時，如果倉正吳永春等將倉糧偷賣私吞，業經爾等屢控有案，豈有任聽門丁書差上下其手，不為追究之理？此案仰長安縣迅速集訊，如吳永春果有侵吞，嚴追不貸。如賈魚辛等捏情妄控，亦即秉公究懲。仍將訊斷情形

據實稟復候奪。詞發，仍繳。碑文附。

批咸甯縣民謝文才呈詞

爾房屋爲黃姓霸占，問官不問情由，將爾責打。判云：“房歸黃姓，興利二十年，改准六年”，令人不解。天下容有霸房不騰之佃戶，斷無如此湖塗之委員！既經控府，改發長安審訊，何必多此一控？仰赴長安投案，勿狡。

批長安縣民孫廣智呈詞

據稱爾父同產五人。二房故絕，爾大伯之孫承嗣。三房亦絕，爾胞弟承嗣。本無官司可打。突於去年秋間，爾表叔劉光祖忽言大房之孫不應爲二房之後，遂令爾四弟承嗣。是爾一門吞併三門之業也。此案若經本司審斷，爾姪孫丁承繼二門多年，所有二門產業，仍歸孫丁承受，爾四弟不得霸繼。爾於爾大伯死後，膽敢欺凌孤寡，勾串混帳無恥之劉光祖改繼奪業，應將爾與光祖痛撻久枷，以爲貪狠喪良者戒。仰長安縣查照批示事理，如法枷打，勿稍輕縱。切切。必須孫張氏及其子孫丁肯爲乞恩，方准放孫廣智、劉光祖出押。詞發，仍繳。

批宜君縣民辛方保等呈詞

據稱爾等貧無立錐，奄奄待斃，何以荒旱一年之久，居然活到如今？張登科等散賑不公，乃闔縣疾首痛心之事，何以僅爾三人出頭說話？爾辛方保乃極貧之饑民，何以具控到官，既罰錢十六串，又被差役訛錢三十串？爾既有此錢，何得自稱貧民？爾三人當雨澤已透之時，有田不耕，遠數百里來省上控，其非善類可知。仰即迅速回縣，補種晚秋，倘再纏瀆，定即押發不貸。

批蒲城縣文童魏蘭華稟詞

本司幕中，並不需人，無從位置。仰即知照。

批臨潼縣印委夏朱會稟

此案綜核前後案情，馮黃氏之死為馮西英父子致斃無疑。此稱馮義殺媳栽誣，荒謬萬狀，不得以事無質證，任其狡展逃刑。仰臨潼縣迅即依限審解，以懲兇猾。馮靳氏因其夫馮西英已死，二子在押，覬以一控翻案。既經該印委員等訊屬子虛，應即撤去誣詞，專鞫正案。馮春彥係原控正凶，又係已死馮黃氏之小功服姪。案關服制，病非垂危，豈能聽其捏情保外？著迅速定其收禁，照例議罪，勿延。併移委員知照。繳。

批安康縣舉人鍾隆鑑呈詞

滿紙虛言，意在聳准，而適自彰其妄。爾鍾姓欠龍姓之錢，曆年清還有據。嗣乃借荒拖抗。債主呈控，問官比追，乃正理也。來呈突作驚人之筆，謂“三月望日，練役四十餘人，撞門入室。將爾父母及爾一並毆打受傷。到案後，官將爾父掌嘴收禁”，果有如此冤情，爾何以遲延百餘日之久始來呈控？訟因帳債而起，而被告多至四十五人，憲屬荒謬萬狀。不准。

批咸甯縣民薛源順呈詞

欠債還錢，一定之理。爾不還錢，自然訟不得結。仰照讞局原斷，迅速清還，勿得瀆訟。此飭。

批白河縣文童彭金鰲呈詞

稟及粘單均悉。本司甫離赤緊，深知上控之案，十訟九虛，從不輕率准理。獨此案查閱

前後情節，張令可謂荒謬萬狀矣！查彭金鰲之母彭黃氏在日，因金鰲多病，適族弟彭貴玉妻故，遺子金魁無依，經黃氏認爲己子，貴玉旋即佔其房屋。黃氏控官退嗣，復經親族調處，令黃氏分給租課十七石。金魁帶業歸宗，此光緒十四年息結之案也。二十二年黃氏身故，貴玉三次翻控，節經汪、胡兩令嚴批不准。至張令任內，派金鰲損錢六百串，已交三分之一，下餘四百串，抗交被押。貴玉乘機圖業，鬥翻前案。小人貪妄，事理之常，無足怪者。獨不解張令何憑何據，竟將金鰲斷爲姓馬，金鰲之妻斷爲姓彭，立將已故彭黃氏三十八歲之子逐離門戶，將此家產一半歸彭貴玉承受，一半充公？如果彭金鰲以異姓瀆宗，則十餘年前，互控處息之時，貴玉之祖尚在，何有具稟請銷？親族彭如文等何能任其瀆亂？貴玉、金魁何以不即時翻控？是貴玉之控，明因其嫂黃氏身故，弱姪易欺，又窺該令正當勒捐不遂之時，試其誘張之技。該令湖塗任性，竟將人嫡派子孫立時斥逐，祖遺家產官民平分。如此斷案，爭繼者欺天奪嗣，問案者坐地分贓，直是強盜作官，良民尚有生路耶？！此案恐非興安府縣所能了，俾即日遴委妥員，速赴白河縣將全案人證卷宗飛提回省，聽候本司親訊判斷。仍仰興安府迅飭張令將訊斷此案緣由，因何令親子改姓、家產充公之處，詳悉稟覆候奪。該房即具札稿送核，勿延。

批客民邵蔭棠呈詞

此案爾去年何月呈控？何人何日斷令陳應鸞將鋪底清交？爾於何月何日覆控？應鸞何日潛逃？賈世美窺爾回籍，何時具控長安？長安縣何時將爾子管押？來稟一味含糊，未便率準。著另敘明白稟詞候奪。

批蒲城縣商民楊海云呈詞

爾被惡差屈德借端論詐，私刑拷打，並將爾鋪內銀錢衣物擄掠一空，爾不在縣具控，輒

來省垣瀆請提究。爾獨不聞越訴咎五十乎？仰即迅回蒲城縣具呈催案，越訴不准。

批長安縣民牛金鴻呈詞

所控是否屬實，仰西安府轉飭長安縣查明該村約潘效嶽等有无弊混，抑係該十三家挾嫌妄瀆。現在賑務功虧一簣，務令貧民終始沾恩，勿任構訟為要。詞發，仍繳。

批咸甯縣民張智明呈詞

此案既經前兩任訊斷有案，粟委員何能將張姓之業令劉姓霸買？仰咸甯舒令檢查卷宗，秉公親訊斷結，仍將訊斷情形據實稟復，勿延。詞發，仍繳。

批鄂縣土釐傳令稟

據稟已悉。胡步環兄弟雖有應得之咎，然已罰足蔽辜。劉大朋控涉虛誣，足見不安本分。此次姑從寬銷案，以後倘該武舉再來混瀆，嚴懲不貸。此繳，仍飭鄂縣李令知之。

批長安縣李令弼臣稟

據稟，黃良厥因糧構訟一案，情形極為明白曉暢，持論亦極公平。此案始於吳永春擅糶倉糧，雷德彬挾嫌呈控，兩造均非善類。周故令斷令吳永春交卸倉事，雷德彬歸還欠糧，判斷亦頗平允。繼而吳永春舉其姻親羅榮接充倉正，雖曰接收清楚，而此中弊混，不問可知。觀于羅榮充倉正，即請將糧石出放，得息修倉，明係覬加收，以補吳姓之虧，借修倉以邀縣批之准。周故令並不查詢倉之應修與否，糧之當放與否，貿然准其出易。而羅榮遂得獨斷獨行，將倉糧一齊糶賣。此則前後兩倉正狼狽為奸，則實由於周故令之顛預無用也。去冬饑饉薦臻，倉空如洗，吳、羅之罪百喙奚辭。惟雷德彬借鄉民乏食之故，糾人向吳永春滋鬧，託

於公義，實挾私嫌。永春不自咎前擅糶之非，而但挾目前爭鬧之恨，人不控彼，彼先控。是張鍾秀等之上控，實永春激之使然也。此案屢經該印委等訊明，將吳、羅二蠹押追，張鍾秀等自應遵斷息訟。至於懲罰貪劣，亦宜體諒人情。當日出糶之價與荒年糧價懸殊，羅榮錯在從前原不料凶荒至此，今欲其照數買補，恐置之死地，亦難如願相償。況衡量有一定之經，何能將京斗強作市斗，此則張鍾秀等之偏人太甚也！來稟因張鍾秀等屢控不休，懇乞交讞局訊斷，殊可不必。本司以一批了事。查吳永春老而無恥，既將官糧擅賣，以爲侵盜之媒，復舉私親接充，以爲彌縫之計，居心實屬狡譎。惟其人已死，尚復何言？張鍾秀控人可也，控鬼何益乎？應勿庸議。羅榮以頂缸之龜，爲盜糧之鼠，誠屬罪有應得。惟其子已褫衣頂，其身久繫縣庭，蕩產傾家，惡人惡報。張鍾秀尚復蔓訟不休，亦可謂無惻隱之心矣。羅榮著照該令原斷，將錢交足，即行釋放回村。該父子永遠不准預倉事。此案經本司批結以後，倘再有瀆控者，定治以健訟之罪。將此批牌示轅門，俾衆周知。此繳。

批邵陽縣已革舉人秦殿鰲呈詞

爾於光緒二十三年因圖姦池銀子之妻，經邠州王牧詳請斥革。查閱原卷，池豆氏住窩窗扇有撬落痕跡，脖項有捺傷指印，爾央成連池春管和親手書立認非字據，經池春證明在卷。爾之淫惡橫霸，僅止斥革，未辦餘罪，已屬便宜。乃事隔五年，輒敢朦朧呈懇開復，實屬膽大糊塗。不准，並飭。

批臨潼縣夏令良材渭南縣余令紹僑會稟

此案情節，本司久已洞悉。馮西英父子因與馮義挾嫌，砍斃其媳馮黃氏，嗣乃誣指馮義殺媳圖賴，實屬凶狡荒唐。案未成招，而西英在保病斃，不可謂天道無知也。西英之妻馮靳氏，因見其夫已死，二子在押，計圖免罪，遞控省垣。茲據該兩縣訊明西英死由於病，絕無

凌虐情弊，應無庸議。仍仰臨潼夏令速提要證馮順情等到案，秉公質訊，務得確情，按例擬解，勿延。

批長安縣民張富和呈詞

張元抗納糧錢，爾不在案呈催，輒請本司提究，實屬荒誕糊塗。不准。

批長安縣民郝應貞呈詞

爾恐縣詳不實，然則爾稟即一定可信乎？可謂湖塗謬妄，記責百板。倘再妄瀆，押發不貸。

批安康縣舉人鍾隆鑑呈詞

此案查閱姜倅原詳，爾分居叔祖鍾世蕙欠龍天輝之錢，以稞抵債，絕不與爾父子相干。而爾父鍾遠猷充青泥鋪保長，因案革退，自恃為舉人之父，橫行鄉里。詳稱窩賭磕詐，提府訊明，追贓已非一次。此案以不干己之事瀆告不休，而又強取世蕙抵債之稞穀，填己身盜食之倉糧，種種刁橫，深堪痛恨！姜倅僅予掌責，可謂輕描淡寫，罰不蔽辜。若本司早將爾功名詳革，將爾父笞斃桔頸，以快人心矣。爾父子均非善類，其樂於滋事也，飛蛾之撲燈，其慣於上控也，如鴉片之有癮。本司半月之內，接爾三呈，批駁復來，深為膽妄。此次粘呈公呈一紙，將姜倅極力痛訴，而皆係無據之詞。且既係公呈，何僅寫張子緩一人名字？是竊名聳准，誣害地方官，顯而易見。仰興安府提集全案人證卷宗，秉公確審。如該舉人控涉虛誣，即照例詳革擬辦。併仰西安府轉飭兩縣查傳該舉人到案，押發興安府收審，勿任逃匿。切切。前後三呈併發，仍繳。

批鎮安縣李令稟

據稟，該令捐廉四百串，在縣城設義學二處。又由官紳共捐錢三百串，設立興仁公所，施捨義材，俾童蒙各得師資，而骸骨不至暴露，意至善矣。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又曰“春秋責備賢者”。本司有藥石之言為該令告，其平心聽之。吾輩作官，但求有濟於民，不在鋪排門面。來稟意在化民成俗，毓秀育才，題目何等重大。及攷其實，則所謂延訂品學兼優之儒者，不過本地生員兩人而已；所成就之人材，不過七歲至十五歲之童二十人而已。該縣幅員七百里，戶口當在十萬以上，民老病而死者歲不知若干人，而僅以三百串之息錢制棺，歲不過數十具，所施亦甚狹矣。此等事，盡一分心，有一份效。該令為此，自較庸庸屍位者為優。若必揚曆鋪張，則未免好名之過。蓋事本尋常應辦之事，無可矜誇。財為稱心而出之財，何云借墊？乃曰俟籌有的款，即陸續歸還。該令還不足數，即列人“交代作抵”等語，不知此款該令如何自籌？後任又如何續籌？設竟籌措無方，全作抵款，是該令不費一錢，而實受創立義塾之名。後任不居其名，而實受四百串虛抵之累，似非君子所忍為，而亦非後任所能受也。至義學、義材共損本錢七百串，發商一分五釐生息。若發之窮商，彼願領而我不放心。若發之富商，我放心而彼不願領。各處商情困苦，每有官款以七八釐生息，猶且不願，而況一分五釐乎？是該令享其虛名，而商民受其實害，又非君子所忍為事。以本司斷之，義學之四百串既係該令已出之財，應即作為捐款。再由紳富捐助二百串，合為六百串，發商八釐生息。則在該令為實至名歸，在捐戶必聞風興起，在商民必樂於承領，而後任必力守成規。本司所言，全係為該令打算，諒必不以規為瑣也。此繳。

批富平縣周令丕紳詳

來詳敘次極佳，非尋常幕友所能。西同等屬，藉屍論詐之案不一而足。此案李老八（即李毓睿）因其堂兄李丁柱客死美原，逞刁誣控。事閱三年，官經三任，堅以病故作為毆斃，

瀆請開棺。此等荒謬控呈，及應於衆證晰明以後，將原告痛加刑責，以儆刁誣。而節經堂訊，僅將李居兒笞責一次，李老八一無所苦，轉以丁柱遺銀付之。在縣令以爲寬待屍親，而該民以爲畏其上控，於是愈控愈刁，揣知縣官決不輕易開棺，乃堅以檢驗爲拖累圖訛之計。該令接審此案，明則明矣，殊欠老辣。此案三次覆鞠之時，居兒已逃匿矣。宜將蔓訟越控之李老八先行交差看管，押令出具無傷反坐切結。如不具結，立即痛打久枷，方爲痛快。乃計不出此，竟聽李老八襲居兒故智，一去無蹤，案則完矣。試問如此健訟之刁徒拖累無數平民，蔓延三載光陰而終以一逃了事，始終不知刑杖爲何物，世間如李老八者正不乏人，何所畏而不上控乎？且何以對久受拖累之一干被證乎？此案准其詳銷，而原告定須反坐。仰即選差干捕，嚴拿在逃之李老八、李居兒務獲究辦。並由本司札飭白水縣一體搜拿，如共拿獲到案，即行查照省章，將該二犯鎖緊鐵桿五年，以爲誣論者戒。大凡善斷案者，如盛暑食瓜，清涼沁膈，其寬緩者，如病夫打狗，不聞棒喝之聲，徒長獨驕之氣而已。該令是解人，聊復發之。此繳。

批寶雞縣楊令調元稟

據稟已悉。大凡作文懼逢里手，論事怕遇行家。所謂真人前，道不得假話也。稟牘不在說得好看，須有實際。江南恩方伯通飭清理監押，並移各省照辦，此等官樣文章，見亦多矣。本司生平服膺“爲政在人”一言。會做官者，有班管何害，不會作官者，無班管更足爲害。論班管之弊者，不過蠹役私押，勒索錢財，鎖閉黑廳，械緊籬溷。然使縣官勤明嚴毅，此弊不禁自消。須知始立班管者，確爲省事起見，非酷吏，乃好官也。土棍積竊，豈能一一照例擬辦？薄責釋放，終於害民，重責久押，庶幾知悔。戶婚田土錢債細故，一堂了結，下堂或應交錢，或應交人，或應交房、交地，均抗不交，再控再訊，再結再抗，終無了期。一經管押，莫不如期交領完事，此則管押之效也。來稟謂“在押者不敢令過十人”，此等門面語可與他人言，不必向本司道。天下凡事無一定格式，果吾民皆善良，雖報獄空可矣；如其民多刁劣，

即押至二十人不為多，豈有永遠不過十人之理？且所以被押者皆有罪，及可惡之人其身皆有未了之事，是以苦之，以冀速了。向來監犯有口食，班管無經費。凡在押者皆自備資斧，冀以發其悔恨之心，消其健訟之氣也。來稟云“茶水飯食，勿令失時”，不知此穀歸誰持出？果如所云，既有香潔之房籠，又有應時之茶飯，凡貧困無業之民皆以不得身入班廳為恨矣！總之，恩方伯之通飭，乃本司所不為。該令之復稟，亦本司所不取。接閱此稟，亦本司所不取。接閱此稟，意有未愜，援筆直書。未詳其來自何縣，出自何人，及覆視之，乃知是吾同年也。擱筆一笑。繳。

批富平縣周令丕紳稟

據稟已悉。馬文燦父子財雄一鄉，僅以三百六十金助賑。其囤麥百石，應罰二成。復經該令寬免，於該民可謂厚矣。乃延欠捐款，至今猶虧百六之數。當此痛定思痛之時，所有已損未交之款均須收齊，以為善後之用。該民一人抗繳，勢必眾戶效尤，大局攸關，豈能姑息？仰將馬文燦傳案，不但繳足三百六十金，並令再出小麥二十石以作籽種，既為富翁破慳，亦於貧農有益。倘敢吝延，責押比追，勿懼其上控也。

批荊州駐防迎安等呈詞

據呈已悉。此次培庫廳之從堂叔恩英、恩崇來陝，向其姪索銀一千四百兩，有翻桌砸碗，撕衣要刀等事。同鄉同寅共抱不平，懇本司作主前來，不得已傳喚恩英等來案。訊據恩英等供“同治元年早已各居另爨，今因家有婚事，來陝要錢”等語。查培令雖經借補庫廳實缺，尚未到任以久。經分居之族叔而向囊無一錢之堂姪逼索巨金，甚至持刀相向，而培令始終未向本司控訴一語，為之叔者太覺橫暴。且恩英、恩崇皆係荊州駐防旗兵，既未奉差，又未告假，無端遠涉千餘里，在本司案下滋事訛人，理應稟請荊州將軍銷除旗檔，責遞管束。姑念到案

尚知悔懼，從寬斷令培令持出銀二百兩，俾其速歸，以後永遠不准來陝滋事。恩英、恩崇均已俯首遵斷，本司恐其再回公署，又起衅端，特令在臬司獄衙門暫住數日，俟培令將銀交到，即速起身，免其叔姪見面愜氣，此亦斷案者之苦心也。茲據爾等保領前來，爾等既係同鄉，仰既迅催培令將二百金借齊交領，俾該二人即由司獄衙門起程回荊，豈不省事？所請保外之處，礙難准行，仰即一體遵照。批掛發，此呈及紅諭一併存案。

批郿縣民婦劉達氏呈詞

此案現據鳳翔府招解兇犯李銀柱到司，尚未審轉。茲據稟，控，核與縣詳大相徑庭，是否該氏挾嫌報復，抑縣審實有未確，亟應澈底根究。李銀柱著先交讞局，由西安府專委程壘、姜渭、朱祖綬三員細心研訊，期成信讞。併仰鳳翔府嚴飭郿縣胡令嚴飭，郿縣胡令迅緝逃兇黨大，務獲解省，以憑質究。稟及原卷併發，仍繳。

批西安府傳守世燁稟

查此案前奉部駁，拜霖開堂放飄，計匪四十餘人，逆跡昭著，擬以絞候，未免養癰貽患等語。此次加重辦理，仍遵照部示更正。似不能照平日緝獲會匪，審實立決之例，徑由本省處決。仍應轉詳咨部核覆後，再行就地正法。仰即據實具詳，以憑核轉，勿再延宕。切切。此繳，供折存。

批山陽縣民徐于乾呈詞

所控語涉離奇，殊難憑信。仰新任商州尹牧查明稟復候奪。詞發，仍繳。

批渭南縣民焦振甲呈詞

此案本司在渭南任內以批爲斷，何等詳明，焦聯甲何敢違斷霸繼，仰余署令查照前案，迅即秉公集訊斷結。如聯甲定不遵斷，亦即據實詳請擬革，勿任延訟。焦家所捐賑銀一萬兩，已否交齊，著併案催收，勿遲。詞發，仍繳。

批鎮安縣民商學英呈詞

爾以胞姪控爾長門胞伯商懷恩，又代爾三胞叔懷安控其長兄。一日之中，懷恩迭遭胞弟胞姪惡言痛毀，實只爾一人所爲，足徵狡譎陰險，而且控情怪誕，無證無憑，不准。

批鎮安縣民商懷安呈詞

控情荒誕萬狀。爾雙目被爾長兄商懷恩挖瞎，事隔十六年，始令爾姪來省告狀，仰爾叔姪一齊來轅，聽候訊驗。如果爾兩眼實係被挖，即將爾等押發商州，交州牧提審。如係天生瞽目，或因病成瞽，定將爾叔姪一併坐誣不貨。

批西安府傳守世燁稟

立令能否聽訟，本司未敢深信，俟徐徐察之。繳讞屆問案，與縣署尋常詞訟不同。案關生死，罪關出入，老手高才，猶或時有舛錯，用人不可不慎也。往年發審局有舊五鬼、新五鬼之目，如賀培芬、焦承綽、杜樹勳等，皆名在鬼錄之中，真讞局之恥也。本司爲吏多年，既於事畧有體會，亦大有鑒誠，是以不得不慎。知我者當不怪也。又批：

批西安府傳守世燁稟

此案李盈保與宋克明合夥生理，因生意虧折與論，嗣經斷結，兩造無甚深仇。盈保嗣又強收克明包穀，認賠未賠，是盈保自己短理，何能怨人？怨且不可，何至頓起殺機，預謀刃斃？且謀殺之事，大半在昏夜之時與無人之地，今盈保之謀殺克明，竟於青天白日之中下此

毒手，而又為張皮匠所見，謀之不藏，一至於此。以情理論，原詳未免荒唐。茲由該府覆訊，盡反原招，而此間又無人質證，自應發回安康縣就近覆鞫，俾成信讞。新任陳令老練精詳，必能得其要領。俟即日發回，另招解勘，以免枉縱。此繳。

批長安縣民任益謙呈詞

家庭不睦，訟屬尋常，何至傳案數月，一堂未過？仰長安縣於五日以內集訊斷結具報，勿稍延袒。詞發，仍繳。

批渭南縣詳

史秉剛自得延長拔貢，遂爾膽大妄為。曾經其世父國榮首送，嗣由親友懇息。本司宰渭時，冀其過而能改，從寬銷案。今乃如此不堪，亟應褫革嚴比。除國榮、國華兩房各應攤賑銀二百六十三兩有零已為秉剛吞蝕，應令如數限三日內繳案外，其史國富名下應交之二百六十餘金，著加一倍持出，以示罰鍰而資積穀，倘敢抗違，即予笞責不貸。仍候撫督學完暨藩司糧道批示。繳。

批武衛中軍已革哨官陳明孝等稟詞

閱稟不無可憫。該七員及劉攀龍一員，共計八人，擬每人每日發米一斤。先發二石四斗，為一月口食，在賑餘項下動用。俟即日移請藩司照撥，以恤饑窮，以後按月支給，自進監始，至離監止。該官犯等各宜安分守法，勿稍縱恣。切切。

批耀州民殷灌翔呈詞

劉牧並非任人播弄之人，豈能信差縱匪？仰州牧明白稟復侯奪。詞發，仍繳。

批長安縣民任益謙呈詞

本司在首縣時或有委斷不公，每求親訊，從無到司越訴者。仰爾自求縣公親訊，勿得越瀆。此飭。

批汧陽縣貢生李銘灌呈詞

弟兄析箸，即有不平，可憑親族理處。理處不公，可向縣官具控。即使縣斷不公，為君子者當以天倫為重，財產為輕，豈有控省懇提，害人而兼自害之理？況縣官未必糊塗，而來詞係屬一面，照例不准。

批西安府詳

來詳閱悉。此案劉令原稟顧令短發浮收各節，意存傾陷，語過刻深。本司知其不實，是以發局提審。茲據質算明確，顧前令及倉紳孫廷瑞等並無虧蝕情事，應勿庸議。查劉令自云冒味稟揭，由於倉書王晰章之挾嫌誣害官吏，均屬居心不善。惟劉令業已接清交代，不敢始終誣執，從寬免議。王晰章確係蠹吏，著重杖一百，遞籍革卯管束，永不準更名復充，以示懲儆。仍將革遞日期具文申復，勿稍徇縱。切切。繳。

批淳化縣詳

詳稱劉高姓因索欠起衅，搯傷強德芳咽喉致死，案情種種未確。查高娃託其表叔強德芳代覓僱主，同赴涇陽謀事不成，又回淳化。因無盤費，高娃脫衣質錢花用。查強德芳之往涇陽為探親也，豈有不帶盤費之理？往返七日，食用幾何？高娃衣服當錢幾何？當在何處？有無當票為憑？此皆案中關鍵，何未問及？高娃既有心索欠，身在強家寄住，當強德芳持錢赴

縣買麥之時，即應在其家中索討，何以跟隨入縣，突於半路索償，以致彼此爭鬧，經人勸散？畢竟鬧在何處？勸者何人？勸散以後，德芳自必直赴縣城，高娃逗留何所？直至天晚，德芳買麥轉回，適與高娃相遇於無人之處，何其巧也？德芳五十三歲，高娃二十七歲，老壯相鬥，其勝負不問可知。高娃既將德芳掀倒，撲壓其上，有何情急之處，竟一手捺定咽喉，至死不放？謂非有心致死，其誰信之？況高娃一窮人耳，衣服質錢，至多不過數百文。以數百文之故，手捺其表叔至死，應如何追悔恐懼？乃人死以後，不但取其麥而且剝其衣，直與強盜無異。謂非預伏中途，圖財謀命，又誰信之？向來牧令不諳律例，幕友狃於積習，恒持“救生不救死”之說，將謀故重情，一律改爲鬥殺。殊不知生者漏網，死者埋冤，非積福也，乃作孽也。本司向來辦案不存成見，務在得情。該令服官垂二十年，何猶荒率如此？仰照指駁各節，悉心推鞠，必成信讞。仍候督撫憲暨鹽道批示。繳格，結存。

批富平縣派支皇差車夫陳萬升等控詞（署陝藩任內稟）

外縣差車既已來省，自有局員點驗接收，豈能由該縣紳役私行賣放？茲據稟，稱，富平二次來車三十五輛，竟由劣生周榮私放十七輛回縣。果有此事，車馬局委員豈竟毫無覺察？倘縣縣如此，車馬尚敷用乎？仰該局員迅速查明富平來車一共若干輛，已用若干輛，現存若干，有無賣放情事，即日稟覆候奪。

批長安縣商民謝萬元等控詞

據稟，各情，延泰盛實非人類。仰長安縣傳齊人證，速送本司親訊懲斷。

批客民黃鑫武控詞

似爾之頑鈍無恥，纏訟不休，實屬罕見。候飭兩縣將爾遞解回籍，以免陝民久受訟害。

爾如知機，早遁為妙。

批甯陝廳張丞守正稟

賊犯豈有良民？此案據稱羅興德等系聽從陳積玉行竊，臨時畏懼，攜贓先逃，不知行強情事，稟請繫石八年之犯，夫曰畏懼，曰不知者，皆辦案時不肯予以駢首之誅，照例開脫，其實情未必如此。今鎖繫未及三年，遽請開釋，在貴道可謂仁矣。試問同行上盜者早經立決，而一例分贓者兩年在押，一旦還家，勿論賊性難移，未必不復萌故智，即此生死出入之際，亦太覺不公矣。應仍俟八年屆滿，再行稟請察奪。所請保遞之處，應毋庸議。繳。

批都司王元慶稟

該都司因不服水土，自行請假回籍。何以又請留陝，所請礙難准行。此飭。

批關令觀光稟

該令在休沐之中，關心餉項，深為嘉賞。所稟加抽五泉煙釐之論，實獲我心。現值需餉孔急之會，本司臆計惟有加抽煙酒糖稅，無大傷於民，而其有益於公。仰釐金總局會同善後局悉心妥議，以上三項應如何增收以益庫儲之處，迅速詳覆候奪。仍候護院批示。繳。

批富平縣周令稟

據稟已悉。查該縣派車六十輛，其實到者僅止四十三輛。昨經車夫稟控紳役得錢賣放到案，批局查復。頃據車馬局委員回稱，富平來車實短十七輛，且於二十三四兩日需車萬急之時，周紳避匿不見，幾誤要差。現在雖已啓鑾，而戶部運汴餉銀，尚需二百餘輛。所有各州縣已傳未到之車，均應一律補齊，限九月初八日以前到省聽候撥用。現值差務未竣，而該令

遽聽劣紳之言，議及棚簾報銷之事。車來何其遲，報賬何其速也！況添置棚簾，按四十三輛報銷乎？抑按六十輛報銷乎？總之，此款誼應准銷，但須車數補齊，差務辦竣之后，方准一律開報。此稟不准。仍仰嚴查未來大車十七輛究係因何短少，門戶佛役等有無賣放情事，迅即查明，稟覆候懲。原控稟詞鈔發。繳。

批商州張牧世英稟

孫把總之不安本分，不言可知。此次稟訐劉令童紳，全系挾嫌誣稟。此等營蠹亟應從重懲處，以靖地方。候會同臬司詳請參革示儆。乃候護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藩司六房科呈詞

本司向來不作刻薄之行，卻深恨欺罔之弊。藩司遇有差委，以官冊為底本。到任之初，官吏房應與須知冊一併呈閱。必待本司索取，已屬玩延。乃索之七日，漫不呈交。及昨晨傳喚，經書郭適沅當面回話，始令其姨媽將官冊送上，已屬可惡萬分。然官冊既來，適沅若於此時當面引咎，亦不過嚴加申飭而已。乃二次喚令來見，復遣散書王姓前來。問適沅何在，始則曰有事，繼則曰患病。爾等試思本司喚辦公遲延之書吏，竟敢抗避不來，以後尚能振作乎？及三次喚令帶病來見，則稱業已回籍。問何日告假，則稱並未告假。若書吏人人如此，紀綱掃地盡矣！該書孽由自作，迫本司以不得不提。爾等萬分糊塗，於業經斥革札提以後，代為乞恩。晚矣！晚矣！適沅雖死，乃其自尋，本司心上無些微過不去處。向來本司為政，令出惟行，斷不徇情中止。爾等此後俱當慎之於先，勿得貽悔於後。所懇免提之處，照例不准。

批扶鄜土釐張典史稟

滿紙私話，形諸稟牘，實堪怪詫。近來官場風氣一壞至此，不可不稍事懲誡。候即日委員接辦。扶郿釐務，實難一缺。該典史既不屑為，聽候詳請開缺可也。至撫轅交巡差使，應做爭繼不繼之例，永遠不准充當。此繳。

此批通行各府州縣及各局員，以後如有指名求缺求差者，立即撤參不貸。

批潼關廳趙丞乃普稟

據稟已悉。查焦故丞挪用公款至三千三百九十餘兩之多，雖云以公辦公，而借欠之款，必須有著。向來交代例限甚嚴，前任所有虧款，惟後來出結之員是問。該署丞稟稱焦令挪用各銀，以華陰欠解本年春夏二季夫馬工料銀三千七百餘兩作抵，如日後解款不到，准其原接原卸，果如所稟，將來歷任遞推，永遠虛懸，伊於胡底？現值秋收豐稔，各屬俱已開徵。仰即迅催華陰縣將應解各銀剋日催收，儘解以資彌補。所請將來原接原卸之處，未便率行立案，致他縣援為成例，競開諉謝之門。該署丞素稱果達，當能諒我苦也。繳。

批平糶局錢令松平等稟

據稟，自係實情。所有平糶米糧，著自八月二十四日為始，每斗再減錢一百文，以資暢銷，而免霉變，仰即遵照。仍候籌賑總局批示。繳。

批耀州劉牧峻德懇身歿後就便委吏目代理二三月稟

閱稟悽然。該牧倘有不測，必如所請。此時安心調理，以冀轉危為安。此繳。

批富平縣周令丕紳稟

來稟極其詳明。此案地居兩縣之間，訟閱三年之久，三原坐收餘地，而富平永納賠糧，

事之不公，無逾於此。據理而斷，富平返連城之璧，三原歸盜竊之弓，最爲爽捷。乃稟未仍請札飭三原陳令轉飭原紳會同富書，將李枝茂所種張家里一甲地畝逐一清丈，未免多事而擾民。查原民李發與富民來彥祥等所爭者，張家里之餘地也。從來兩縣爭田，官各子其民，民各欲闢其地。此案富平盤龍里五甲地少糧多，歲須賠納數石。該甲與原張家里之一、二甲毗連。未訟之先，閭甲花戶業經集衆清丈一次。惟李枝茂名下所種張家里一、二甲地畝除正數外，多地二十餘畝。因枝茂狡賴不承，以致興訟。既訟以後，經原紳趙生林會同富書二次清丈枝茂所種張家里一甲之地，已溢出十四畝之多。未及接丈二甲，而生林避歸。李以歧控前任三原記令，竟憑原紳王吉乾一面之詞將十四畝餘地收入三原魚鱗冊內，而此訟不可解矣。查陝西丈量之法，惟三原一縣行之，是以糧地相符。富平是本司舊治，夙有賠糧之累。乃吉乾原稟稱，此十四畝係往年清丈遺漏之地，既云遺漏，則必不足。既無不足，則非原地可知。乃吉乾則曰似系原地，記令則曰添註冊中，殊不知地不可短，亦不可多。三原貪得十四畝之地，而反致地糧不符，已屬背謬。佔人土地，而累人賠糧，枝茂小人，不足責，記令王紳，何其自外於君子也？此案當以最先清丈之二十餘畝爲斷，著李枝茂、李發將所種張家里一、二甲內詭混富民之地撥出二十畝歸富平盤龍里五甲經收，以補賠納之數。三原魚鱗冊續注十四畝字樣，即日塗銷。李發父子詭佔多年，理應追交糧銀，以補盤五甲歷年墊款。惟事屬已往，姑免窮追。至來延祥出李發之名代贖代墊銀十二兩，實因訟久不結，事太不公。愚民無知，迫而出此，銀歸李發認還，延詳無罪。本司斷案最喜直捷，敢不遵者，著即來轅聽候親訊。此案蔓延至此，始於枝茂父子之狡賴，繼以趙生林之串逃，誤於王吉乾之恇恍其詞，而成於記佩之糊塗成性，法當分別枷杖，斥革記過。姑念官紳百姓都是愚人，不屑與之愾氣。此繳併札三原縣陳令知照。全批，挂發。

爾嗣父在陝官聲素好，不意身後族人覬產，欺壓孀孤。據稱族叔寇敏盜竊契券鈔匙，更名贖捐，實屬衣冠敗類。況前撫憲任內現有遞籍管束之案，何以仍敢在陝西候補？仰西安府立提寇正（即寇敏）到案，檢查原案，面詢李令等究係如何調處，問明以後押令寇正（即寇敏）將契約交出，業歸原主，併將捐照追繳，勿任濶跡官場，致壞風氣。切切。稟發，仍繳。

批咸甯縣商民郝萬盛等控詞

此案於本月初三日經西安府督同讞局委員在本司署中訊問，將延泰盛鋪夥發縣管押，期限三日了案。茲據稟，稱，延泰盛抗不清款，有意逾違。仰西安府即飭讞員朱令前赴長安縣，將延泰盛就近提比，以清訟蔓。切切。詞發，仍繳。

批武功縣黃令請留乾武土釐劉令再辦一年稟

多管閒事。

批西安府張守筠稟

貴府蒞任之初，首先留意讞局人才，是為操之有要。所請增委及幫審四員，無不辟舉得宜，深嘉佩。準即如稟，轉詳檄委，以資臂助。仍候臬司批示。繳。

批釐局陶守呈摺

查隨扈各官到陝，佔居各會館衙門，啓行以後，損壞者不一而足，自應修補完善。惟會館與衙署不無分別，會館係各省官幕捐建，地方官借以辦差。此時為住客毀壞，理當賠修。衙署則官房也，地方官與隨扈諸公，有主客之誼，理應推宅而居。陝省庫支奇絀，凡有稟請修衙署者，概不發款。此悉京官借住，豈能以公款賠修？惟既據勘估明確，又未便一准一駁，

姑從寬酌發工料錢文，會館按八折發給，衙署需錢多者四折，需錢少者五折。即仰該守赴支應局具領，分別發給，以次修補，勿延。

批余縣丞鴻藻稟

本司事繁才短，於同寅應接多疏，良深愧慙。來牘云云，似以不見為恨。其實本司心識久矣。此繳。

批安邊廳全丞稟

閱稟自系實情，惟庫款支絀，亦為同寅所共諒。所請借支廉銀五百兩，准支給一半，以示體恤。因已本司曩赴宜川縣任，亦曾借支廉銀三百兩，實領得二百四十兩。今到藩司署任，查明司庫一切出款，實無分釐剋扣，皆經手蠹吏從中吞蝕。今與諸同寅明白宣示，凡有借支等事，准駁悉由本司作主，既准領，決無剋扣。倘各該員領不足數，准其面回本司，必將吞蝕之人盡法懲辦，萬勿含忍見好蠹書，而轉蹈扶同之咎。切切。此繳。

批盤屋縣陳令兆煥稟

閱稟慰悉。本年秋收豐稔，十倍往年。而愚民倖澤，率多觀望。該令催科得力，獨征至二萬三千餘兩之多。當此庫款支絀之時，首先報解，洵屬有裨帑項，萬堪風勵同寅，應記大功二次，以示鼓勵。併通飭各屬知之。此繳。

批長安縣朱令等稟

據稟已悉。本司向來用人勿疑，該令等均係實事求是之員，可信其決無浮濫。所請修補貢院工程，其估錢三百六十串文者，即在支應局具領，剋日鳩工，仍逐日監視督催，以期及

早竣事。此繳。清摺存。

批客民焦延泰控詞

此稟及保狀，著長班持我名帖，送西安府閱看，迅飭讞員了結省累。該民之被押，由於
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又恃人情，熟鬥面大。差票甫傳，關說者接踵而至。不但闐闐側目，
並獲罪於地方官。今之受累，實由自取。何尚不知反己，而徒怨人乎？府尊愛民如子，爾但
能知過，案必速結，勿庸飾瀆。稟發，仍繳。

批岐山縣曾令士剛稟

去年岑中丞到任，多所參撤，頗不協于公論。該縣教諭張祝祥既經該令查明，並無過失，
未便因前撫一時任性，久令賦閒。候即日稟護撫憲飭令回任。仍候撫憲暨籌賑局批示。繳。

批鄂縣王典史稟

微員苦況，本司深知。此繳。

批石泉縣民柯樹人控詞

一日之內，迭接三呈，皆石泉民控李天民者。石泉前任張令素稱好官，何至縱容劣紳為
害鄉里？西安張守久在興安，不愧神君慈父。今將三呈一併發至西安府酌量辦理，舊日子民
必當異常關切。爾等即往府署候示可也。詞發，仍繳。

批涇陽縣雷令稟

謝庭鳳，一小孩耳。向章：涇原釐金一月一解。而庭鳳徵至六千餘兩，屢催不應，非存

放取息而何業？經本司撤差示懲，而庭鳳猶借商賈懇留之名，計圖延緩。試問此等糊塗年少，留在涇陽有其好處？該令竟為轉稟，園通可嘉，本司弗如也。此繳。

批藍田縣紳杜良棠等稟詞

永壽請借撥藍田差錢，本屬一相情願。茲據稟，懇免撥，早在本司意中。然永壽暫挪些項差錢，果能限期籌還，則該屬亦無妨暫為挹注，以示卹鄰之義。候飭永壽出具認還切結存案，該局再為撥給可也。自此次借撥以後，不准他邑援案再請，該紳等放心勿慮。此繳。

批同州府周守銘旂稟

稟及章程十條讀悉。為政之道，更事既多而又心知其難，乃能言之親切，動中竅要。積穀為吾陝要政，當此痛定思痛之際，宜切綢繆未雨之謀。吾舊憲仁政仁心，所以為秦民計者，至深且遠。所陳分年按畝捐備義倉之法，豈惟同州之幸，實陝西通省之儀型。惟鄙見所及，亦有奉商者數端。來牘謂，關中宜麥，法當收麥，自明年麥秋始，歲以為常云云。查麥性不耐久儲。每三年即須出易，出易數則累民亦深。此宜商者一。大縣積穀備荒，須在三萬石以上，非三數年不能收齊。今年所收者在倉底，逐年遞收而遞加其上。至於四五年，倉面乾圮，而倉底朽敗矣。欲謀出易，不幾知築隄翻沙取土乎？此可商者二。章程第二條謂，豆穀耐久出放加息，概令豆穀還倉。與其出放令還豆穀，何不開辦即收豆穀乎？況照章出七留三，至交倉時，斷不能以七成豆穀入三成宿麥之內。各里安得許多空厰，為倒換之地乎？此可商者三。第七條謂，攤派既定，征收不難，但期倉紳得人云云，此一節似未詳思也。大縣幅員三四百里，闔縣至多不過十倉。一倉所轄率數十里，愚民多吝正供，猶待追呼。若聽其自行納倉，恐無此事。倉紳手下能役幾人？若按保催交，沿門索欠，不惟無此辦法，適啓倉正副畏避之心矣。祥於此事是過來人，深知收倉不易，故敢貢其芻言。此可商者四。以管見言之，

莫若專收豆穀。凡設倉處所，俱建兩廩，或將一倉隔別爲二，一收穀，一收豆。今年秋成大半在九成以上，即自今秋爲始，每畝收穀三升。至明年豆豐則收豆，穀豐則收穀，總視民之易納者取之。收豆則免穀，收穀則免豆。如十年中稔，大縣可積至三萬石，中縣亦可一萬數千石矣。其餘所擬條條可行，應即通飭七府五直隸州一體照辦。仍候撫憲暨籌賑局潼商道批示。此致。清摺存。

批在籍分發甘肅縣丞王崇熙控詞

天下竟有如此貪得無恥之師儒！仰鄂縣李令立將原照追出，限三日內，申贖本司衙門，以憑轉發給領。仍將陳訓導指照勒索情形，據實稟覆候奪，勿稍徇庇。切切。

批雒南縣鄧典史稟

稟及再稟又稟，暨鈔錄州批，均閱悉。佐雜雖微，亦命官也。而往往爲人所輕，由其不安本分故也。前任雒南典史施錫壽初到省時，頗有荒唐之目。嗣補是缺，十載於茲，雖乏賢聲，亦無劣迹。茲以銜恤去官，委該典史接署。因施典史在任置有家具，作錢五十串，該內史不肯接收，耽延數月之久。前任鬻財，後任慳吝，堂翁苦勸而弗聽，堂學調處而不從，全無同列之情，不脫雜流之氣。微員貧窘，猶屬情有可原。乃此不遵堂論，徑稟本州。及本州申飭，該典史輒敢自撰不通稟詞，徑請本屬咨部，照例議處，實屬荒謬已極。查該前後任所爭者不過五十串錢耳，乃來稟牽引施典史訛詐當商，已屬挾嫌陷害。又稟揭李令到任，向該典史索到任錢十串；又稟稱商州一缺羅升牧歲得三萬金，李牧歲得一萬金，請本司提歸公用，因挾前任典史之嫌，遂將本縣本州一齊狂噬，似此糊塗膽妄，實屬罕見罕聞。鄧壽齡即行撤任，詳請咨革，遞籍管束。所稟各節，系屬挾嫌攻訐，照例立案不行。尹牧李令皆關中循良之選，本司斷不信其捏誣。施典史果有訛詐攤派情事，商民豈能緘默？況係丁憂回籍人員，

應毋庸議。除牌示外，仰商州尹牧轉行下縣一體知照，毋違。繳。

批渭南縣稟

據稟已悉。應即如稟更正。惟查該縣民糧就蹕路左右各三里豁除，不過免征九千餘兩。而華州劉署牧面稟該州錢糧竟免至二萬有餘，渭、華壤地相接，何以參差若是之甚？候即日遴委委員，前赴咸甯及臨、渭二華，逐一查勘，或有去年查報不實，以少報多，即應一律更正，俾歸劃一而免參差。蓋在官不可屯膏，而下民豈宜漏賦？況東路州縣毗連，此少彼多，適啓民疑而干部駁。各該牧令務先將蹕路兩旁里數較准地畝，查清應免若干，與上下站通周比對，務令相符。一俟委員至日，會銜稟報奪。此繳。

從咸甯起至潼關止二百八十里，每一里應免錢糧若干，此有一定之數者也。各州縣計里折算，里數長者多免，里數短者少免，然決不能參差倍蓰。去年各牧令各辦各事，彼此絕不商量，以致多寡懸殊，各憑臆斷。斷此次委員會勘，實亦不得已之爲。諸君諒之。

批長安縣道士張崇明稟

稟詞組織其工。該道衲因見景龍觀歸坊約經管，日就傾頹，欲得住持其產，照料香火，立意甚善，事屬可行。惟此觀向歸臬同衙門主政，仰赴臬轅具稟，聽候主奪可也。

樊山政書卷二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漢中釐局張守稟

據稟已悉。通省釐局，出息全在箇頭。若使庫款不甚支絀，則雖釐員多留有餘，本司道決不過爲挑剔。現在時事孔棘，而各釐卡相沿積習，所報銀價皆與縣報市估懸殊。際此時艱，豈能聽其中飽？是以凡有虛報箇頭者，莫不徑由本司道酌量核減，仍留有餘地步，俾資辦公。漢中一卡，向稱上腴。廖守地望清華，上游器重，誼應接武滕守，繼前輩之芳型，作同僚之矜式，乃竟任情多報，實出本司道意外。迨經批駁以後，而該守復上此文過飾非之稟，兼爲將來不受批駁之地。似此肥私怙過，若聽其欺罔，何以服通省釐卡之心？試問該守何所恃而不恐乎？該守鳳翔攷試，外間喧傳有賣案首之說。本司詢之學憲，則曰賣不賣未可知，惟岐山案首實系不通。然則，該守之治行亦概可想見矣。本局前次批定箇頭，決不准加多一文。如該守以爲賠錢無妨，即日辭差，不患無人承乏也。除牌示外，移請陝安道轉飭該守遵照繳。

批鄜州勞牧啓恂稟

據稟，及清摺均悉。北山學校不興，歷有年所。試八股試帖之日，尚不知有理法平仄，況廢時藝而用策論，其茫無門徑可知也。該牧擬停聘院長，即以院長之束脩，作生童之膏獎，立意至善。所擬初學用功各課程，言淺意賅，易知易從，足見該牧家學有源，教人多術。山城事簡，以吏爲師，束脩不行，而生徒坐受教益，美哉始基之矣！本司所慮者，該牧如別有量移，後來者未必皆能口講指畫，諸生執卷問業無從，是停聘院長一節可暫行而非常法也。應於此時物色良師，更籌經費，以爲經久之計。其於目前改章之始，准即如所稟行。

再查七府、五州各守牧以至令長，都無言學校事宜者。惟該州首先籌畫，可謂知本。應通飭各屬各就各地方之文風物力，寬籌經費，造就人才，鄆州爲之嚆矢矣。除通行外，仍候撫憲暨糧道批示。繳，摺存。

批耀州紳士公稟

公稟閱悉。據稱“已故耀州劉牧峻德，功德在民，懇請崇祀名宦祠，以彰循績”等語，固見劉牧吏治之優，亦徵此邦風氣之古。惟崇禮鄉賢名宦，照例須在三十年後，方得奏請恩施。該牧骸柩在堂，該紳等遽請粟主人廟，例章所格，未便轉詳。古人有歿而祭於社者，不得庚桑畏壘，屍祝情殷，即齊社之香花，益都之畫像，皆不關於朝命，惟自盡其悃忱。該紳等如果感念神君，儘可於該牧生辰忌日，設位致祭，不必遽請崇禮也。仰即遵照。

批商州尹牧稟

據稟，於徐寶剛、寶強兄弟爭產一案極爲詳明，可以不必覆查，直由本司一批了事。查與民等所爭之業，皆其父任憑興元之業也。興元所生六子，於同治元年自提膳產一分，其餘六股均分，是業而分七股也。既而次房及五、六房告絕，興元尚在，此三分絕產皆歸興元主持。迨興元物故，三子寶剛獨占五股產業。而長門寡嫂，四門胞弟，僅各得一股，以致蔓訟不休。若從公剖斷，應將原業一齊合攏，作爲三股，方爲公允。然事須審勢，尤貴衡情。試問同一子也，何以寶剛一人能兼五股之產？則以其父興元生死與之相依也。興元在日，始則長、次兩子析居另度矣。及五、六夭亡，四房寶強，苟得親心，豈肯令其出居於外。乃六子之中死者死，分者分，惟寶剛一人，始終與父同度。是以興元既死，膳產、絕產概落寶剛之手。此番興訟在爭者固屬有分，而霸者夫豈無因？平情而斷，分興元之產，當諒興元之心。其心有愛憎之殊，則分產亦宜有厚薄之異。今興元繼妻尚在，而夏氏與寶強索分膳產，均有

無母之心，足徵平日不孝於父。應將膳產提開，所有三股絕業，歸現存之三房各得一般。興元繼妻，仍與竇剛同度，膳產仍歸竇剛經理。將來伊繼母告終，此項膳產即歸竇剛獨得，以慰興元夫婦愛子之心，以酬竇剛始終奉養之孝。且使愚夫愚婦咸知得親心者分產較多，不得親心者所得較少，亦足以勸教而懲逆也。至於構机坪之地，佃戶既稱由興元手中佃種，其為膳產無疑。既係膳產，勿論竇剛契據是真是假，皆應歸其管業，不必再查。至稱差役刑拷，乃是上控通套話頭，案既批結，應毋庸議。仰商州轉飭山陽縣遵照本司判斷，飭令劉新元看為分析。總之，任憑興元七股產業，竇強與夏氏各得共二，竇剛得其三，有不遵者提省痛箠不貸。仍候臬司批示。繳。

批西安府書辦陳福堂控詞

日來呈控買賣吏缺之案層見疊出，殊堪憤詫。著發交讞局嚴行訊究。如果實係明買明賣，照例革卯嚴懲，勿稍瞻徇。切切。詞發，仍繳。

批客民張敬順控詞

控情憤激，語必不實。張敬代人頂案，究有多大本領，能令歷任印委均受朦蔽？惟此等生意膠葛之案，蔓訟年餘不結，亦屬可恨。仰西安府提歸讞局訊速斷結具報，勿延。詞發，仍繳。

批胡司獄稟

該司獄現被其庶母控告有案，仰西安府即將該員扣留省垣。俟案結之日，再行詳請給咨可也。繳。供結暫存。

批臨潼縣稟

查向來徵解丁糧，均於末批請扣留支。該令甫解頭批，即將春、夏、秋三季留支全數扣去，所徵纔一萬五千兩，而膽敢扣留六千零二兩之多。該令初次作官，無才無能，以致皇差過境，百官枵腹。吾秦吾鄂之臉面，被該令一人敗壞無餘！今以待罪之員，別無肆應之長，而獨工攫金之術，可謂貪而無恥。試問該員何所恃而不恐乎？著將頭批一萬五千正銀掃數解司，不准擅行扣留。須視錢糧之分數，定留支之分數。倘敢任情自便，所不嚴加參勒者有如潼水。況該令辦差已萬分可恨矣，而尚覬然欲領辦差不敷之款。該令試思本司能制其死命否？天下貪人也須要明白，若糊塗妄貪，終必一錢不名。思之。此繳。

批王巡檢稟

據稟，該巡檢前呈保札係由幕客談必瑛轉交。夫以同治十年保案遲至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始經接札，事屬怪異，雖愚者亦必生疑。乃該巡檢利慾薰心，竟貿然以營混偽造無情無理之札文，稟請注冊，塗糊冒昧，罕見其儔。姑念奉駁以後，即據實呈明，慙悔之情，形於稟牘。此等老實人業已受人愚弄，未忍再加懲責，應將前呈偽札塗銷存案。仍通緝談必瑛務獲究辦，以懲姦猾。此繳。

批城固縣生員趙叢蔚稟詞

來稟盛意可感。據稱，路人天台，採來仙藥，狀似靈芝，芳馨四溢，有鼻疴者，嗅之輒愈，欲祈本司品題。本司自愧未諳本草，服令無方。樂品雖珍，如茫貿何？仰即另求精通醫理深知性藥者為之攷辨，若必送呈本司，則是東坡所云“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一笑，謝之。

批臨潼縣正汪德盛等稟詞

據稟，諒系實情。仰新任黃令檢查前案迅即親詣查勘。如果該地全被衝壓，即據實造冊，詳請委驗，以馮核辦。惟該地於光緒十九年被災，何以時閱九年，官經六任，均視民瘼若無睹，是所稱房書索費恐非無因。仰即一併查明懲辦，勿延。詞發，仍繳。

批臨潼縣民劉銘章控詞

夏良材辦理皇差，領銀二萬四千兩，私剋八千多金，滙兌回家。及因差獲咎，專捉平民洩忿。此等無用無良無恥之徒，實堪痛恨。仰西安府速提該令丁差來省，嚴訊重懲，勿延。切切。詞發，仍繳。

批咸陽縣講生崔鼎銘控詞

據稟已悉。此案行提多日，而梁令延不傳解，反上稟為趙鈞請獎，本司真不解其是何居心。此案著限三日內解省質審，倘再延抗，定將梁令撤任。此批，發給閱看，仍繳。

批白河縣民潘裕後控詞

爾見白河彭金鰲之案由本司提審平反，是以仿照具控。殊不知案情各有不同，本司毫無成見。爾所控不過數十串錢之事，豈能千里行提？現在署白河張令業已被撤，新任羅令老練公平，爾如實有冤抑，即回縣具控，勿得越瀆干咎。

批同州府周守稟

來牘祇悉。承示前批誤頃為歉，計數差訛，本署司事冗心粗，良堪慚笑，應即更正，以副雅意。此項積穀事宜，現奉護撫憲批示到司，飭即定擬妥善章程，通飭所屬一體遵辦。本

司以爲地方情形不一，應令各府州各議辦法，稟請核定飭遵。蓋立法在於因地，而奉行尤在得人。使處處得賢令長爲之，吾屬無事矣。同是一事，有累民而民不甚累者，有並不累民而民轉受累者。來示以催糧之法，戶統於村，村統於里，自是簡易辦法，應即如所擬行。修倉爲儲之根本，惟渭南前事，本司知之稔矣。糶糧八千石修倉，直是官紳分肥耳。吾憲謂糧差擾民，誠然，誠然。增詳以爲縣令好，雖差役亦不敢橫行；縣官壞，雖紳士亦扶同舞弊。總之同州各屬義糧之事，吾屬之吾舊憲矣。此致。

批崔倅驥遠稟

據稟已悉。恤民之事無妨從寬，應照膳黃內開左右各三里丈量豁免。仰即一律查辦以歸劃一。此繳。

批紫陽縣孫令永濟稟

大凡命盜案件，初稟訊供未定，祇報大概情形，然亦不可過于顛預。此案該縣民人蕭忠元于九月二十四日回家，瞥見伊妻與伊長女受傷身死，伊次女亦受傷，錢物被搶。該令二十八往驗，十月初六發稟明有蕭二妮活口可訊，乃云受傷錯迷，未便訊供。查二十四至初六已閱十三日之久，二妮僅左眉、右眼兩木器傷，豈能日日發昏，一言不發？究竟入室幾人？二妮是否認識？手持何器？事在何時？豈其父婦女相見旬餘，毫無問答乎？該令何處請此不通幕友，自詡筆下空靈，實令閱者焦悶萬狀，著即別請好手辦案。作此稟者，立即勒令辭館，勿延。至於獲犯訊供，一切照例。批詞詳見各衙門批示。此繳。

批臨潼縣黃令稟

本司不得已之心，貴縣深悉。都如夏令所爲，尚復成何事體？姑念貴縣鄉寅誼重，屬爲

祈請，准如來議。除裁減實支攤解各項四千餘兩外，其應解之一千餘金，仰王委員飛提回省，立等兌收，勿再延誤。夾單存。

批咸甯縣童生趙景岐稟詞

所稟自係實情，候移知籌賑局彙案給獎，免其由縣具詳，以期迅速。其部飯等費應否補繳之處，候由局核明飭遵。

批新選興平訓謝炳勳稟

稟悉。文憑存候轉詳繳銷，稟尾擅請檄飭赴任，實屬昏謬已極！爾試看知府以下部選人員有自請到任者乎？如此無知，何以教士，著停委兩月，聽候查看，以儆躁妄。此飭。

批咸陽縣民沈龍等控詞

據稟未可深信。昨據朱委員面稱，爾沈龍向系訟棍，從前有訟可查。究竟此案誰是誰非，仰西安府核明卷宗，代本司細心研訊。本司向來不存成見，以惟明克允為宗。如果沈龍實係訟棍，照例反坐。如果委員密查屬實，亦不得以趙鈞係屬一榜，即置吞贓於不究。朱委員即非問案好手，然密查手摺，豈盡捏誣？天下惟訟棍乃妄誣耳，密查之委員何至道聽塗說，坐令是非倒置耶？此案交貴府閱看查辦。仍繳。

批富平縣稟

已將郭虫兒發交長安縣管押，勒交郭逢沅到案候懲矣。再查逢沅係吏房頭班經承，示革以後，該房並不稟請更補。昨送卯冊，竟書寫郭立本為第一名，實屬無法無天，膽大已極！去一逢沅，來一立本，且俱姓郭，即非一人兩頂，亦係狼狽相依。查頭班書吏現已下班，仰

該縣迅即查傳郭立本、郭思修、李鴻寶到案，具文押送來轅，聽候親訊，限文到三日即解，勿延。繳。

詳撫部院

爲詳覆事。奉憲台行知，據糧道崇恩詳稱，十月分應支八旂馬匹豌豆道倉現存無多，請將應支豌豆自十月爲始，搭放六成粟米，其不敷四成，應由藩司折給銀兩等情到院。據此，所有八旂應支馬匹豌豆有無折銀成案，核計每用折銀若干，能否照放，合及行知等情到司。奉此遵查光緒十二年前署糧道張嶽年任內將現年收支糧料通盤核算，滿營每年應支粳、粟米石按九成，豌豆按十成，分別支放，尚短粳、粟米各一成，詳請奏咨由司折給銀兩。迨至二十年冬，前糧道姚協贊以倉儲麥數過多，詳咨核准自二十三年爲始，將不敷一成粟米搭麥支放，不復由司折銀。惟一成粳米，至今按月折支無異。徧查前案，實無折給四成豌豆之例。況粳米一成折價，係奏明奉部覆准在於司庫兵餉項下開支。今該道突欲短放四成豌豆，直謂應由司庫折銀，不知有奏案否？有部文否？若照四成折價核算，每月約需銀一千四百餘金，未經奏明覆准，將來何以報銷？而況大祿以後，庫空如小船塢，該道任情指撥，蔑視同寅，雖曰甫出京曹，不諳外事，然該道可以一相情願，本司何敢遷就，濫就濫交？謝息曰“挈瓶之智，手不假器”，若道倉短絀，即由該道詳請飭司折銀，是視藩司如該道之屬僚，而以司庫爲該倉之外府，亦太不曉事矣！云云。

批漢中官錢局報銷冊

漢中素號繁雄，商賈輻輳，生理定較他處倍形暢旺。而該錢局每年結算有絀無盈，事涉可疑，縱委員不至侵欺，恐局用不無耗侈。前已移請陝安道查明有無弊端，應俟查明至日，再行核奪。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崔倅驥遠稟

據稟已悉。各州縣於蹕路經過地方均免糧石，此多彼少，辦理參差。該倅詳繹例文，所有各屬大路兩傍去年照六里豁免者，均請一律遵照定例按三里計算，以照劃一。具見公事認真，深堪嘉尚。應如來稟，一律更正，出示曉諭各糧戶照例完納，以抑僥倖而裕帑項，並通飭東路各廳州縣一體遵照，勿違。此繳。

批滙號新泰厚控詞

稟及粘單均悉。常鎮乾領施丞朱守之本，開設“信興正”錢鋪，借爾“新泰厚”滙號銀三千兩，抗不清還。爾具控長安，批令自向經手人商議索討。爾遂怒不可遏，二次具控。有云“捧讀未畢，令商噴飯”，又云“國家何須設此有司哉，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其他侮慢不通之詞，不可殫述。因長安縣久不批答，爾遂來轅稟控。查縣批語甚和平，不過以施丞是職官，爾是富商，錢債細故，何必傳案過堂，致傷體面？此係縣官好意，何至反召山膏？本司向以保富為心，以維持市面為本。滙號者，眾商之母也。西商不貸銀錢，市面何能周轉？借而不還，豈非自塞本源？去秋各西號因行店借欠逾期，稟懇撫憲作主。本司適在幕府，批飭錢貨兩行，按期歸結，此爾等所深悉也。此次“信興正”欠爾銀兩，既託王餘慶等說合，以三千金了事，即不得謂之抗賬。“常鎮乾”與爾街市往來，而爾硬向資東隔手索償，本屬無理取鬧。長安縣受爾譏罵，大度包容，置之不理。爾遂愈控愈刁，膽敢以冒辱官長之詞，鈔呈本司閱看，實屬糊塗膽妄，與瘦狗無異！爾自謂索債無償，爾之理直，抑知目無官長，我之法嚴乎？若商人憑恃錢神，即可如此驕縱，體制安在？法紀何存？爾所要者，銀子耳。本司明日開庫，仰爾攜帶帳據銀摺來轅，飭庫廳將本利算清，在本司廉俸項下，撥給該號具領，分毫不欠。再由西安府嚴飭“信興正”錢鋪速即繳還本司，本司先還爾之銀，後正爾之罪。爾必是無父母，

無師長，未經教訓之人。任爾狂爲，必致殃及爾身，連爾資東身家俱敗。本司俟爾領銀後，將爾兩臀痛笞百板，枷號鹽店街三箇月，然後釋放，以爲刁商仗恃銀錢詈辱官長者戒。本司向來撩撥不得，仰西安府即日簽提“新泰厚”具呈之人來案領銀領打，勿延。詞發，仍繳。糧單附。俟此案結後，即將三呈一批札發山西祁縣知縣，傳其老號總掌櫃到案，詰其用人不當之罪。本司居官，惟以整飭綱紀，挽回風氣爲事。凜之！誠之！

批施丞稟

此案昨據“新泰厚”稟控到案，當經親筆批飭，牌示儀門。本司斷案，一秉大公。此次“新泰厚”鋪夥詈官長，膽大妄爲，本司不能不從嚴懲誡，申明法紀。至於省垣錢貨兩行，借爾西號款項，誼當如期清還。若因“新泰厚”被本司教誡，欠債者遂相率抗償，則於市面大有窒礙，本司斷不輕縱。仰該員傳諭常鎮乾，迅將本司墊發“新泰厚”之款措齊交案，以憑兌收。此外凡有借爾各號銀錢者，均宜如期歸結，以昭大信。須知本司之責懲“新泰厚”者，責其不應目無官長，非責其不應索賍也。總之，號夥狂迷，宜做山膏之好罵，債家抗騙，宜懲鳥剝之渝盟。勿論官商，官均以忠信爲一。謙和致福，此發財之根源，亦即做人之道理。本司乃四十年老塾師，勿論紳商士民，皆作學徒教誨，膏獎之與櫻楚，聽其自擇而已。此繳。

批官錢局李令稟

該令今日在籌賑局具稟，懇開收支差使，據云有籌賑局薪水足資旅費。一日之中，兩處具稟，各開一差，然則何處領薪水乎？本司解其意，明白具覆候奪。此繳。

批撫標游擊陳德全控詞

杜樹勛向在讞局忝居五鬼之一，其人之混帳難以枚舉。該遊擊所控是否屬實，仰商州尹

牧秉公查察，務得確情，以憑參辦。原稟鈔發。

批鄜州勞牧啟恂稟

李令明練精強，久深心賞。洛川號稱難治，既經該牧請以該令兼攝，應即改為調署。所遺中部一缺，照例輪委可也。繳。

批洛川縣魏令立稟

該署令才豐運蹇，喜少憂多。兩地量移，未出北山一步，崇朝銜恤，徒聞西向長號。李令伯之陳情，在劉母告終以後；陶淵明之解組，正公田荒歉之餘。欲留如笞塊，何欲去如逋負何？猶幸本州見憐，鄰封兼攝，欲呼將伯之助，期諸庖代之人。積年虧累，雖日盈千，今歲兵糧可分一半。此繳。夾單存。

本司素知宜洛兩川其好處皆在征收兵糧。現在啓征之時，而魏令臨征交禦，虧空難彌。擬令李令將今歲所入酌量分給。來歲期滿，仍多署兩月，以補今歲之不足。仰鄜州轉飭遵照。

批封婦李胡氏呈詞

屠氏家事，本司知之稔矣。滿門混帳，如鵲如鶉。爾子在日，放賬與伊，本屬自尋煩惱。今屠德輝得受其兄遺業，抗債不理，猶復捐官到省，希圖差委自肥，人面顰然，獸行未改。仰西安府勒傳屠德輝到案，管押候審所，飭將李胡氏所有挪劃之款一律交清，然後釋放，仍勒令改指他省，勿令衣冠禽獸敗壞秦風。切切。詞發，仍繳。

批雒南縣李令稟

稟單閱悉。代為悽愴，應飭接署之員量為分潤，以重寅誼而助歸裝。此繳。夾單存。

批咸甯縣稟

現在張倬蘭已經回省，不慮夥謀害人。張華棟著革云介竇，鎖遞回藉管押，候彭金鰲具保，然後責放。彭玉貴被押長安，亦照此辦理。此繳。

批邠州李牧稟

上站之車不准下站打越，此例也。上站車夫自原過站坐車者，亦省倒換之勞，此情也。本局公事只能按例，上、下站彼此接遞，不妨通情。此次乾州車夫自願赴甘，而州官不知，遂謂下站不應打越。當此差繁車少之際，無怪其情急上言。茲該牧既經查明，係乾車樂於爲此，應將車夫姓名、供詞一併移送該州，以釋疑愠。至於車夫圖利，乃是常情，與逃役避差者有間，薄責可也，不責亦可也。但使此后各牧令勿復偷光鄰壁，各車夫亦不復自請長征，往返以時，紛爭自泯，是則本局之願也。繳。

批商州尹牧昌齡稟

據稟已悉。所言皆切要可行，深堪嘉賞。關中士風樸質，胸少積書，僻在西隅，罕知域外。此時開風氣，擴見聞，購書延師，自是當務之急。該牧於前任所設之課約局，提銀八百兩，赴鄂買書。仍擬延聘通才，來商主講，教士之法，以寫日記、計分數爲准，一一俱得要領。行之不倦，必能成就人才。今世之人，大率無知者多。其所謂有知者，理學之虛名。其實此兩種人，無非熱中圖富貴，仍歸於一無所知而已。即如該州課約局，據稱爲講學論道而設。姑勿問其講論何如，即此課約局三字已屬不通之至，即應撤換。天下豈有不通之聖賢乎？反乎此者，甫見西書，即背聖教，遵西人如父，奉逆黨爲君，自鳴於衆曰，我知時務。天下又豈有無君無父之豪傑乎？此時誨人之法不必談理學，惟以忠孝爲本，不必分中外，惟以有

用爲歸。如上所言新舊兩種人，本司心嫉之而痛詈之久矣。因該牧與吾同志，聊更發之。此繳。

批邠州李牧嘉績夾單

劉仲元家稱首富，抗捐不交，潛匿省垣，蠅營狗苟，實堪痛恨。此稟封固，交咸甯縣兼攝長安縣舒令閱看。即日前赴水車巷，掩其不備，密拏到案，押發邠州，押追欠款，勿稱寬縱。切切。夾單三紙併發，仍繳。

二十九日據舒令面稱，昨夕奉批後，即飭丁役前赴水車巷，查傳該生劉仲元來案聽訊，至則前五日行矣。除飭感甯縣訪緝務獲外，誠恐該武生潛回本籍，仰該州比差勒傳，勿稍延縱。即使劉促元始終避匿，其家必有帳房，其鋪必有堂櫃。仰即立提追比，務令繳足損款而止。此繳。夾單存。

批陳令維藻稟

能手作事與能手作文，皆與尋常人不同。同一稟也，會說話者，語語扼要；不會說話者，膠葛不清。同一案也，能問案者，直捷了當；不能問案者，蔓訟數年，猶不能結。此中消息甚微，出入甚大，人才之相越甚遠。屬僚出差辦事，妥與不妥，惟視大吏之明白、糊塗而已。此稟敘述石泉控案，三案平敘，朗若列眉，判斷公平，情法交盡。柯樹人一案，不過爲田中需水，墊款不清。柯、李本屬至親，輒因細故蔓訟。該令斷令柯姓水道照舊從李天民地中經過，不得阻攔。李姓爲柯姓墊出稅契錢文，清還了事，所謂小事化無也。惟柯生員健訟圖拖，欠打五十戒尺耳。張萬泰一案，該職員獨管四川會館，侵蝕會錢，抗賬不算，捏情上控，拖累多人。該令斷令照賬交錢，追取從九實收，以奪棍徒之氣，可稱明決。陳國森一案，因開挖公山肇訟，最爲膠葛。該令親歷山溝，勘明四至，繪圖貼說，界址分明。陳國森以軍功而

充代書，其為積蠹陰奸，已可想見。該令將公山界址斷明，仍追取該蠹功牌，枷號示儆，尚未十分痛快。仰石泉呂署令於疏枷後，將陳國林鎖繫鐵杆一年，以懲刁訟。至李天民兄終弟及，久充局紳，屢被控告，勒令辭退。不惟平石民之忿，亦以保李氏之家，均著如稟分別銷案。除陳姓功牌已由該令徑繳撫憲外，張姓實收塗銷，陳國相圖說存卷。該令此次問案，摘伏發奸，聞者足戒，而又天寒路遠，往返甚勞，著記大功三次，為同寅勸。來往川資，每站一兩，照例給。此批發交西安府照鈔一分，轉移興安府，轉飭石泉縣遵照。繳。

批韓城縣丁令錫奎詳

關翠兒以九歲幼女而招一二十五歲之壯男上門為夫，王心寬以二十五歲之贅婿而欲與四十九歲寡居之丈母姦宿，均屬奇情怪事。據該縣詳稱，關孫氏夫故無子，遺女翠兒九歲憑媒劉之安說合，招王心寬上門為婿。俟翠兒長大成婚，心寬於八月十七日進門。至九月二十七夜，突欲與丈母同宿。孫氏斥罵不允，遂用剃刀將其脖項抹傷。翠兒哭喊，又用剃刀登時殺死。及孫氏大聲呼救，鄰右紛來，心寬亦畏罪自刎，此冤孽也，亦妖異也。該縣謂王心寬罪有應得，已死免議。房主鄰人救阻不及，亦無庸議。剃刀存庫，屍棺飭埋，可謂結得容易，辦得乾淨。獨不思肇此禍者尚有兩人，其一即關孫氏糊塗謬妄，引賊入門，惟已受刀傷，姑免懲責。其最不可恕者，媒人劉之安也。一男一女相差十六歲，欲求配合，至早須得五六年，乃竟妄為撮合，致釀此等淫凶冤酷之案。非將劉之安重責枷號，何以服人？關孫氏為稚女招壯夫，圖養贍也。進門四十日，身危女殉，凶手亦死於其家。驗屍過堂，買棺盛殮，該寡婦一身任之。而王心寬既殺其女，又累孫氏破鈔打此人命官司，不平極矣！心寬有無父母家產，來詳未敘。其到案者，則有屍叔王太和、屍舅史清善。王心寬以九歲女子為妻，為尊長者不能訓阻，咎亦難辭。著王太和、史清善各出錢十串，劉之安除枷杖外，再勒令出錢二十串，幫給關寡婦，以為慘遭人命之費。心寬如有家產，亦應以一半斷歸關孫氏，以昭公允。仰同

州府轉飭該令凜遵批示，迅即照辦，仍將辦結情形詳悉稟復，勿延。此繳。

批陽平釐局李令稟

據稟已悉。此次歐令身故，特委該令接辦陽平釐務，不但爲公，兼期恤死。歐故令，吾鄉翹楚。甫筦榷務，即賦大招，身後蕭然，貧難歸葬。該令鄉寅誼重，慨然許鮑叔之金。茲已到局抽收，仰即查明歐故令有無虧空，作何歸計，該令幫給若干，其遺柩何時遯返？前經護帥面屬以本年差囊所餘分潤亡者，陰功所積，陽報無愆。該令今年受虧，當於明年補足。仰將現在一切辦法隨時函稟，以免懸系。昨得魏制憲云南來電，深念故員，已由本司電復。該令鄉誼極重，必能仗助還鄉。該令亦宜稟達云南，藉紓憲廑。至於該關釐務，以該令長才，承乏其間，定知日有起色，本局無慮矣。此繳。

批吏房書辦郭立本稟

據稟已悉。姑免傳訊，仍通飭富平及咸、長兩縣嚴緝革書郭適沅到案懲辦，以儆刁胥。其仇忠信、戴錫恩二名，卯冊無名，何以吏房有缺？著並嚴拏聽究。此飭。

批榆林府光守稟

本司比日正因懷遠交代遲逾九月之久，未見冊結到司，不勝焦忿。茲據稟稱，該縣冊結於十月十二日到府，已在二參限外，懇祈設法通融。貴府厚待屬僚，仁心愷惻，深堪敬佩。但有可以解免之處，本司必存成美之心，不令伯玉獨爲君子也。惟冊結至今未來，北山驛站稽延，實堪痛恨。昨因果丞來稟遲滯，已飭逐站嚴查。此案文冊稽延，亟應併案查究。此繳，夾單存。

批邠州李牧稟

該署牧以錢三百九十餘串修理監獄，稟請委驗。此照例公事，工費無多，而必委員往返，是不信該牧也。本署司既信該牧，何必委員覆勘？即將冊結存案，以示本司於照例公事間有改移，於賢能牧令另眼看待。其餘剩之錢四十四串零，准即存留州庫，以為明年修城之費。此繳。

批邠州李牧稟

閱稟具見實心實政，惠養元元。魯有臧孫，饑而不害；漢庸汲直，民不知災。為政在人，亶其然矣。邠人曰：仁人也。今為該署牧誦之。繳。

批鄆縣印委會送太白山匾客石碑稟

據稟已悉。禦碑沈重，不能上山，應在山下擇地建立，脩蓋碑亭，上蔽淋炙，外便瞻禮，於春融解凍後，估工請款，敬謹脩葺，勿延。繳。

牌示

前者彭令承慈以隴州釐員代理州事，因所報釐金箇頭與賬銀易錢大相懸絕，詳請記過撤任。嗣後白水缺輪，應彭令請補。本司以系記過人員，特予扣補示儆。前月彭令回省來見，詢及董故牧身後之事。該令竭力經營，不勝嘉嘆。查董故牧回任未久，遽辦灰釘，耄母在堂，病妻在室，遺孤在抱，而囊中不名一錢，且有虧累。該令自代理以來，凡隴州所入，悉以歸之董牧。庖代者，一介不取。以千二百金填董牧虧空，回省之日攜帶二千金，呈交本司，謂係董任應得之款，請發商生息，以為孤寡衣食之費。風義如此，敦篤經營如此周至，董故牧何幸得此良友！吾陝何幸得此賢員！除詳請銷過外，所有扣補白水縣缺，仍以彭承慈更補，

以彰公道。本署司粗疏不學，率性而行，心所弗善，教督必嚴，聞人好善，喜而不寐，同寅諒之。

批理事廳定丞稟

泉災歉以來，錢糧停徵。攤款停解，公幫一項，司庫無存。是以各屬請領津貼等銀，概從緩議。茲據稟懇前來，該廳窘迫情形，亦自可念。惟將夏、秋二季領款算明，先行支結，冬季領款，年終再奪。此繳。

批西安府詳

來詳閱悉。據稱醴泉縣民人高步清舉宗五十餘人，同居十有一世，代傳清白，德著柔嘉。婦子無私財亦無私貨，家庭有賢子復有賢孫，慨薄穀之澆淳，愧古人之雍睦。一門爨火，離若參商之星；百畝祭田，裂作諸侯之土。紫荊任萎，斗粟徒春，非祖德之不長，即婦言之是用。高氏家非華閥，人盡溫良。歲值凶饑，自飽南陔之華黍；時方板蕩，何傷東晉之桃花。有三代之醕風，書百餘之忍字，飲仁壽宮中之醴，家室和平；聽瑤台寺里之鍾，晨昏定肖。步清身為家叔，世秉義方，兒孫以耕讀為生，翁嫗即神仙之侶，允宜褒揚懿美，矜式澆浮。願善行之彰聞，在當官之採聽。鄉閭無間，究何以達朝廷。守令得人，乃可以成風俗。本司昔在渭南，有壽婦徐何氏者，媿有媿百雙十歲之算。當慈聖六旬萬壽之年，詳請旌門，用昭人瑞。維時文某方守西安，深忌本司，不為上達。覽賢守申詳之不吝，恨當年遭遇之非人。高氏何修，秦民有福。仰候轉詳給獎，繳冊結存。送。

批靖邊縣稟

閱稟，具見留心民事。所稱該縣不利蠶桑，惟宜畜牧。所出羊毛，擬延匠織作毛褐毛布，

衣被羣生。惟開辦之初，需費四五百金，請以所領籽糧銀三百八十兩借支動用。事屬可行，仰即切實經理，教之織作。一俟織造有成，即將此款如數歸還，為買糧備荒之用，仍將開辦章程及制作功效隨時稟報備查。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榆林道批示。繳。

批機器局童守稟

該守初次當差，須求上司相信。前據面稱吳源瀚入局學習，不領薪水。一經入局，則又請領薪水。似此言而無信，施之朋友且不可，況以之撮弄上司乎？吳源瀚著即撤委出局，以示懲儆。本署司於公事絲毫不能假借，勿怪也。此繳。

批蒲城縣稟

據稟，革生楊虛中、楊枝川積案如鱗，久為民害。茲又抗糧聚眾，聞拏潛逃，難保不避匿省垣，唆煽訟事。仰咸、長兩縣嚴密查拏，解赴蒲城縣歸案嚴辦。仍候督撫憲暨臬司、糧道批示。繳，夾單存。

牌示

據西安府[□]稱前，任扶風唐署令松森交代一切，諸多謬妄。陝省向章，交代未結，不得遽到新任。唐命松森著暫撤醴泉署任，即馳赴扶風，將交代趕緊清算。俟唐令驛路出結後，再由本司另札飭赴醴泉署任。現在醴泉縣員缺，仍著湖啟虞暫行留署，勿違。須牌。

批常革令潤稟

此案昨經李令二次稟詳前來，已飭西安府迅委廉干之員前赴中部秉公清算。茲閱來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但以筆墨論之，則該令乃公牘好手，李令當入侯白笑林。現已委姜丞

查算清結，此稟即以西安府轉發姜丞閱看。彼此俱是同寅，勿稍袒率。該革令即赴同官三面會算，此飭。稟發，仍繳。

批鹽商新泰元等稟

此系鹽道專政之事。現在嚴觀察親至三河口，遵照部示，設局加抽。據潞商聲稱，有鹽船多隻，因聞加釐之信，駛赴省垣，於出示以後，希圖避釐，須追令完納，方昭公允。是以鹽局司事追至臨潼，將船扣留，但令完釐，並不議罰。不如此辦理，無以服潞商之心。且開局之初，一松百松，尤難寬假。況系奉部飭辦之事，天下皆然。而且官未加釐，爾等已先加價，此項釐錢非取之於潞商，實取之於陝民，何得來轅妄瀆，希圖倖免？不准。並飭。

批薦福寺僧明遠請留女丐住廟由官發給房租呈詞

閱稟失笑。住持指佛地要錢，情同訛詐；和尚留貧婆住廟，跡涉嫌穎。十五兩之租銀，有何證據？六十名之女丐，大費張羅。何期四大皆空，惟知圖利。更訝六根俱淨，猶尚多情。積一年未領之租銀，僧錄司、僧綱司何不具呈請獎，合兩廠無歸之男女。優婆夷、優婆塞何妨披剃從師，說話無憑，居心難問，無端募化，大有臆神修廟宇之心。懲爾貪癡，當引和尚拜父母之例。

批姜丞渭稟

據稟“該署丞在漢陰任內抽捐練團共用錢五百八十餘串，內有已損未交之款，暫由乾順永號代墊，迄今日久未准，後任催交，以致該號墊款無著”等語。團練為保衛地方而設，理應就地籌捐。捐而不交，該號固不能墊賠。卸任亦不能籌措，全恃后任念同寅之氣誼，責捐戶之疲延，切實催收，收清墊項，此係公事應爾，非專為顧全前任也。仰候札飭漢陰廳王丞

迅催各捐戶，按照原捐數目，限本年年內如數持出歸款，勿許拖延干咎。此繳。

批稿總科書辦紀振鎬等稟

趙述先如此荒謬兇頑，實屬無法無天，罪應杖斃。爾等能據情上稟，深屬可嘉。革條卯冊，著即檢送閱看，一面將趙述先示革。札飭西安府轉飭富平縣，將該革書拘案嚴究，勿任逃匿。切切。

批咸甯縣舒令請監禁冒充教民雷得聲稟

雷得聲縱不立斃杖下，亦應鎖繫鐵杆石墩十二年，勿得姑息。此繳。

批西安府張守稟

閱稟惻然。此項故員歸櫬幫費，各屬因荒欠解，情實可原。而此款因欠停發，心殊不忍，仰仍照舊一體給發。不足之數在藩庫先行籌墊，俟各屬解款補齊，再行歸還可也。此繳。

批洋縣民雍文炳控詞

控情荒誕已極！爾子索束脩不得，東人彭之珍即誣為竊賊，囑差拷斃。鄰州姚署牧奉委相驗，斷錢一百串，勒令領屍。世間斷無如此狂迷之東家，亦無如此貪愚之差役，尤無如此糊塗之官府！仰漢中府轉飭南鄭縣錄案詳奪，勿任刁徒妄控。切切。原稟鈔發。

批郟陽縣民張百慶呈詞

爾稟討厭已極！仰同州府即委鄒經歷前赴郟陽查明。該民所稟如係實情，准將苑起太所領新斗繳銷，以免苦累。切切。詞發，仍繳。

批甯陝廳焦丞綽稟

作官須用老手，以其更事多也。州縣由刑名出身，其於案件之窺覷，公事之節目，無不洞達於心，辦事自愈形得手。來稟縷陳整頓辦理各情形，深堪嘉悅。仰候撫憲暨臬司、糧道批示。繳。

批靖邊縣稟

據稟已悉。該令留心民事，措置攸宜。所請本年糧草以六成起征，去年所欠三成糧草緩至明年酌量帶征，於催科之中仍寓撫字之意，應即如所稟行。仰延安府轉飭遵照。繳。

批靖邊縣又稟

已於前稟內批示矣。此稟床上床，屋上屋，殊屬詞費。繳。

批中部縣李令稟

該前後任交盤不清，彼此稟訐，已委姜丞前往三面會算。橋山書院生息銀兩，亦交代之一端，統俟姜丞稟覆至日，再行察奪飭遵。此繳。

批扶風縣唐令稟

該前任唐牧交代未清，徑赴醴泉署任，殊屬不合。現已飭其迅赴扶風清算交代。俟其至日，即會同監交曾令士剛三面查算，應交者交，不應抵者不准濫抵。俟該令出結後，方准唐牧到醴泉任，仰即知照。繳。

批乾州孫牧稟

據稟已悉。該州乾陽書院舊有捐地一頃四十餘畝，距州較遠，租入無多，現更無人承種，擬將地變價發產生息等語。查該地既稱澆薄，出佃無人承領，何以出賣有人承買？該地每年應收租錢三十餘串，實只收錢一十餘串，今茲價賣，究竟能賣錢若干？發商生息，每年能得息錢若干？均仰詳細稟復，以馮核奪。大凡此等公事，全在地方官因時因地，酌量辦理，本司本難遙制，惟稟詞語涉顛預，不能不根詢清楚耳。仍候糧道批示。繳。

批課程科舊辦控詞

鋪捐、膏捐擾民已甚，本司決意不辦。如果將來開辦，准由爾課程科經管，此稟立案可也。

批臨潼縣印委崔孫會稟

據稟已悉。該印委會辦監舛加價事宜，寬嚴得中，既妥且速，深堪嘉尚，一切均如所稟辦理。仍候轉詳撫憲，併移釐金總局、三河口鹽局知照。繳，夾單存。

批長安縣民婦李王氏控詞

控詞太覺離奇，爾夫被惡差誣拷搜贓，以致情急自抹，爾不控縣請驗，輒敢來轅妄瀆，必有奸徒唆使。仰咸甯縣即日詣驗李增福有無傷痛，差役田升有無誣良拷贓情事，迅速從嚴質審，實究虛坐，勿稍袒延。切切。詞發，仍繳。

批咸陽縣民沈隆楊治福等控詞

爾沈隆著名健訟，往往事不干己，鑽案害人。本司痛惡刁民，嚴治訟棍，豈能任爾刁誣？

仰西安府查明沈隆歷年訟案，照訟棍辦罪，以除咸陽之害。楊治福形同瓦狗，全聽沈隆支使，無足深責。咸陽賑案既經訊明，即可秉公斷結，勿任延累。稟發，仍繳。

批城固縣時教諭遂新稟

繳憑可也。發委與否，本司爲政，豈能由爾妄請。時遂新著停委一月，以懲躁妄，文憑存送。

批陽平釐卡李令煥稟

償款日亟，庫藏空虛，爲國求財，情非得已。菸酒糖鹽，加釐加價，迫而出此，無可改移。立法者，惟期法之必行；奉行者，當求事之有濟。據稟該卡紅白糖斤因加釐而裹足，緣自川發運之始，皆照向章包釐，至廣元而始知加釐之令，商東措補，船戶難賠。此係實情，宜加體恤。准如所稟，將未奉新章以前運至廣元之糖，每百斤按八折抽收，仍以今年爲度，以示限制。其明續到之紅白糖，定照向章辦理，不得漫我限斷，啓商人覬覦要挾之心。況我未加釐，商已加價，是取之於食戶，非取之於賣戶也。總之，暫時變通則可，自亂其例則斷不可。該令當知此意也。繳。

夾單另稟歐故令身後之事，三棺待舉，一錢不名，實堪憫惻。該令稟稱該故令虧空官款三百餘金，而眷口多住一月，則增三十千之費。該令以彌虧空、供養贍自任，謂將來總在四百金以上，而以歸櫬之資專望同鄉之仗助，甚非計也。該故令靈輿家屬一日不歸，則添一日之費，曷若由該令先出四百金作爲該故令川資。約計買舟還湘費不過百餘金，到家尚有餘資，足辦葬事。此間虧累，另籌彌補，決不再累該令。仰即迅速代籌歸計，以期存歿兩安，萬勿延宕。繳，夾單存。

批佛坪廳詳

張允璋受人之託而賣其土田，可謂監守自盜。李春勃涎人之業，巧偷豪奪，又復抗傳避案，藐斷不遵，實屬閭閻之蠹。亟應如詳斥革，從嚴懲辦，以儆刁頑。既據徑詳，仰候督撫憲暨學院、臬司批示。繳。

批咸甯縣生員胡登瀛稟

作秀才者，以恪守臥碑，不預外事為佳。爾年已五旬，列名黌校，秀才本分之事甚多，何至投稟公門，與和尚作對？據稱金勝寺玉秀是奸僧，青華山海湛是高僧，稟請本司訪查，虛甘坐誣等語。爾讀孔孟之書而管瞿曇之事，僧家好壞與爾何干？爾言玉秀不守清規，便請斥逐，萬一玉秀亦告爾不守臥碑，稟請褫革，官府將兩許之乎？抑兩解之乎？學校風氣最壞在無恥而生事。爾到處游廟，必玉秀不理窮酸，海湛供給煙棒二根、饅頭兩個，爾遂一恨之，一感之，在本司案前賣弄秀才手段，希冀飭縣訪查，俾金勝寺和尚吃虧一次，爾從此無論身入何廟，可以坐享齋供、痛吸菸棒矣。似此不安本分，實屬有玷青衿。仰咸甯縣教官將胡登瀛傳案，重責五十手心，罰作“君子思不出其位”經義一篇，申呈本司閱看。如其不通，定即斥革。本司非謂和尚是而秀才非，誠恐宣聖悲而彌勒笑也。仰西安府轉飭咸甯縣學遵批辦理。至於多勝寺和尚有無劣迹，亦飭長安縣暗地訪查，此次不必傳喚滋累。詞發，仍繳。

批禮房檢呈懷慎原案

汝懷慎可謂無辜矣！舉人真草不符，與書辦何干？今革舉郭崇恒在逃四年，該書辦永遠被押，究舞弊與否，事未可知。設竟因此痰斃，亦傷好生之德。應即札行西安府驗明懷慎患病情形，飭令取具妥保，出押調治。如將來郭崇恒到案，該革書一喚即至，慎勿避匿干咎。此飭。

批南關釐卡劉倅鼎元稟

來稟閱悉。酒釐歸南關經收，則有四便，東南分收，則有四不便。所言俱係實情，所據又有成案。本司前批東南分納，俱聽商便，未攷舊章，自慚疏率。此後仍照端前撫憲批定章程，所有鳳酒入城，統在南關報釐，以歸劃一。此稟敘述明白，深堪嘉尚。而劉州判不在其位，會同具稟，尤徵公爾忘私。本司道等案牘紛繁，每有批答，看似公平，而其間實有窒礙之處，全賴同寅剴切直陳，俾得及時補救。諸葛君且曰願諸君勤攻吾短，況下劣乎？仰即遵照。繳。

批籌賑局稟

據稟已悉。苑慶春承運官糧，短米近四千斤，只令賠銀九十餘兩，其便宜為何？如乃事隔數月，輒敢陷昧原情，求領腳價，實屬貪詐無良。所懇應勿庸議，倘敢再瀆發縣，重責枷號不貸。繳。

批富平縣稟

書為饋貧之糧。田土荒當賑，學校荒尤當賑。所請以賑餘項下八百餘金全數購買書籍，俾士子稍窺門徑，誠為當務之急。顧積書猶積穀也，以穀與民，則舂之簸之釋之蒸之而後可以果腹。以書與士，欲其食古而化，致達不泥，通中西之筭術，備特科之選舉，非得通人指點，則亦開卷茫然，猶生米之不為粥飯也。該令買書以後，當擇師資，一步難一步矣。仰候撫憲批示。繳。

批臨潼縣糧正汪生盛等呈

此案早經批飭，臨潼縣勘明稟奪，何以云尚未奉批？仰西安府轉行該縣迅即查勘明確，如果地畝實被沖淹，即行造冊，詳請豁免，勿得延閣。切切。詞發，仍繳。

批高陵縣王令稟

據稟已悉。該令前稟該且有額征存留小麥六百八十餘石，年久蟲生，請乘時出糶。即以糶價買穀存倉，以期耐久。當以此糧是否即常平倉糧，未據聲明，札令稟覆候核。茲據稟稱，即係存留項下撥歸常平之糧。查此項額征糧石，向以小麥報部，以麥易穀，恐干駁詰。況向未征麥，若此時糧穀存倉，將來徵諸民者，一律改收粟穀乎？抑仍征小麥乎？收款則為擅改部章，收麥則恐倉儲雜糅，不可不深思也。應准此時減價平糶，俟明年麥價平減，將糧價儘數買麥還倉，以歸劃一。仰即遵照，仍將出糶日期、石數、價直一併隨時詳報，勿延。繳。

批臨潼縣詳

據詳汪生智等所控困苦難支等情，一經該令親詣汪家村履勘，得該地自光緒十九年河水沖決北岸沙石壓地，難於修復，應免徵丁銀二錢五分八釐，免徵京斗豌豆四石八斗五升一合，京斗粟穀六石三斗三升六合，造冊詳請委驗前來。該令老練循能，素無欺飾。本署司之信該令甚於信委員，可以毋庸覆勘。即如來詳，分別豁免。仍候據情轉詳撫憲分別奏咨立案，以恤民艱。仰西安府轉飭遵照。繳，冊及原詞存。

批南科稟詞

俗語云，無功不敢受祿。徵信冊既已停辦，而南北科藉口看守卷宗，即每月支銀三兩。試問各房卷宗閣置架上，盈千累萬，若均要看守，經費庫款不敷開銷矣。自此一季為始，永遠不准支領，以示撙節。此飭。

批興平縣民劉世英控詞

案經批府飭縣錄案詳奪，該民人自應靜候。乃奉批示未及十日，輒復來轅妄瀆，足徵健訟。不准，並斥。

批胡司獄稟

此案前據王丞冒令面稟，業已分家了事，何以又起訟端。家庭之事，不能偏責一人，必兩邊俱有不是。仰西安府仍飭原中受爲了結，勿任終訟。切切。稟發，仍繳。

批西安府送回周典史札

此札由西安府送回。委差繳札，最爲惡習。張守受人之託，又居首席，不得不做好人，特僅顧周鑑一面，不代本司設想，亦不怨矣。周鑑著記三大過，停委二年。該房送稿。

今日學臺爲該典史講情，姑從寬貸，乃將原札發還，迅速赴甘，勿延。

批籌賑局文案送稿

二十七日之稿，延至初九日始送本司補行。以後倘再如此，定將文案撤換。此次著記兩大過示儆。試問省城公事，誰爲政乎？該員等糊塗已極。

批理事廳稟

與東西廳別來久矣，惟於領款時一見尊銜。向來撫憲出行，在兩司以及首府廳縣誰不隨班祇候。乃近來凡有公祭祈禱諸事，兩廳概不隨班，本署司與兩君子累歲同寅誠不肖以一日之長譴其小過。第恐從此疏懈成習，後任藩司來此，謂皆鄙人寬弛之咎，本署司亦不能受也。

且本司誠爲易與？而上頭有撫憲，同列有柏台，豈皆爲諸君輕視耶？果厭衣冠，不妨高尚，既不引退，即不能不效趨躡。禮在則然，分在則然，本司不能循疇昔之實情廢朝廷之體制也。印領暫存，徐圖面敘。繳。

移內廷供給所

爲移咨事。照得本署司批候補正、佐各員奉有差委，自應勤慎趨公，情怠偷安，最爲惡習。前者南院所存上方品物，特委五員分裝箱篋，以備運送。入都迄今三月有餘，委員高益錄、曹永綏泄沓相仍，視如無事。他委員所拾掇者已得十之七八，該二員纔得十之二三，似此頹廢無能，亟應撤換示儆。茲查有典史周鎰奉委赴甘催提木料，自以官卑望淺，懇請另委正班，經本司嚴斥不准。而典史昨日謝委，今日稟辭，不領川資，輕裝就道，似此當差勤奮，誠爲可教之才。周鎰著改爲南院要差，即代高益錄、曹永綏之職。一切貢物，務須妥速料檢，以副委任。其所遺催提木料及密查事件，即委高益錄前往。倘再因循敷衍，定即詳參。如能勤奮自贖，本司用人向無成見，亦必別有權衡。曹永綏撤差，聽候查看。除牌示外，合就移知，爲此合移貴所，請煩查照來移內事理，希即知照施行。

批署漢中府劉守樹德請假稟

《霍光傳》不可不讀。繳。

批長安縣生員譚家讓呈

博施濟衆，堯舜猶病。關中貧員寒士不知凡幾，本署司縱欲位置，如官浮於差、士浮於館何？仰即知照，再毋纏瀆。

批漢中府劉守樹德稟

稟單閱悉。貴府清勤，誠恐無人不知。茲以家事乞歸，而宦囊空虛，歸亦不易。吾輩忝居高位，使賢守困窮至此，愧也何如？昨已稟商護帥漢中釐差奉浼交卸後，即可到差，既無遷地之勞，兼示優賢之禮。本署司初念尚計不及此，全由護帥體貼人情，尤不可再事辭讓，致孤憲意。切切。此繳。

批咸甯縣民夏開發控詞

據稟爾女青年喪夫，經其翁張大送回娘屋，准爾另嫁，但不准與人作妾。爾遂憑媒張榮得錢六十串，將爾女再醮王福祿為妻。今始查知王福祿自有發妻，係張榮假立婚書，私地受銀百兩，賣與福祿作妾，請為究斷等語。爾以女與人，並不打聽其人有無妻室，貿然受聘，已屬糊塗。王福祿年逾五旬，甘心以青年寡女改適老翁，尤為貪忍。況從中詭吞捏賣者，張榮也。爾以為受聘作妻，福祿祇知花錢買妾，娶妻與討妾，判然不同。爾女出門之時，親迎合巹乎，抑單車相送乎？會親之時，翁婿相稱乎？抑視猶奴隸乎？此皆立見分曉之事。何以爾女四月過門，直至臘月，爾始知是妾非妻，來轅告狀？查王福祿充籌賑局經書，作姦犯科，冒捐漁利，爾當時豔其誼富，不論老少，不分嫡庶，慨然賣女圖財。今見福祿被本司斥革辦罪，爾遂乘危具控，希圖領回此女，再賣得錢。無恥喪良，與王福祿可稱冰玉。此案本不足究，惟福祿以一書吏承辦捐案，舞弊肥私，不但以身發財，而具買妾作樂，實為天理國法所不容。此案發交西安府督同讞員集案審訊，其妾夏氏交娘屋領回，聽其嫁賣，使王革書人財兩空，以快人意。夏開發前受王姓財禮六十串，勒令繳出，付粥廠充公。張榮如果私得百金，於質明後，亦即勒令繳出，付粥廠充公。夏開發俟繳錢後，再令領女。乃將夏開發、張榮、王福祿各重笞百板，以見血為度。福祿之撻，乃就案結案。其所犯正案，仍照例辦罪，勿延。詞發，仍繳。

批在籍直隸知縣汝作枚呈詞

查閱該令前稟及被告訴詞，以局外而言捐案，以縣令而許吏胥，即使語皆有憑，亦屬事不干己。而況衅起於借貸不遂，而涉於誣告挾嫌，觀爾祈求姊丈之書及挾制羣胥之語，官箴掃地，客氣浚人。最可惡者，以他人饋贈之程儀，而作書吏求和之賄賂，封呈賑局，昧盡天良。夫以太阿之柄授人，而又欲殺人以為快，是之謂愚。以暮夜之金呈案，而忽欲銷案以圖財，是之謂妄。以公事論，不能起滅自由，以例案言，理應誣告反坐。爾在籍尚訛書辦，做官必虐下民。今日是難免昨日非，爾自投罟獲之內，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我不為婦人之仁。既為朝廷法官，可畏當如夏日，寄語人間寒士，等閑莫打秋風。仰西安府提集人證，迅速訊明，秉公斷結，詳請核辦。此稟不准。

批興安府稟

據稟，於紫茶配引一事，攷核詳明，敷陳剴切。前因商民姚通詳一再呈請將紫陽茶化私為官，由商人領票認課，當以事屬創辦，未可據其一面之詞，遽行辦理，是以批府議覆。茲據稟稱，紫陽產茶，每年不過二十萬斤，配引不過一千餘道，納稅不過一萬餘兩，所得有限，而其間窒礙甚多，應即作為罷論可也。此繳，原詞存。

批在籍甘肅知府朱銳家丁張升呈詞

據稟已悉。李步蟾因“信興正”錢鋪借欠該號銀兩未還。邊防局輒敢具呈詈辱官長，誣指資東，業經本署司批飭讞局懲辦。嗣經李步蟾服罪乞恩，從寬斷結。茲據稟稱該商行同鬼蜮，後患須防等語，自是先事預防之意，准將此稟立案。所有“信興正”欠人帳項，一概不與爾主相干，併將此稟鈔發讞局存照可也。仰即知照。此批。

批沈令家丁張申呈詞

此案本司業經查明，金葉並非沈得寬所買，從中鑽訟，得銀七十餘兩而去，早經具結在案。德寬去後，其幕友某主使跟丁張申來轅瀆控，計圖二次訛錢，仰發審局將該幕友跟丁一齊查傳到案，分別遞解回籍，嚴行管束，以爲平空訛人嗜利無恥者戒。稟發，仍繳。

樊山政書卷三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潼關廳詳

據詳已悉。此案革書魏仰貞捏劉貞吉之名，領帖開行。當支差時，閉門潛收，收幫時，勒衆出錢。縣斷本甚持平，而該革書輒又捏名上控。及發廳覆審，靠狀者劉貞吉，扛案者魏仰貞，此等奸胥既已審明健訟亂行，而猶令其執帖開店。該廳素稱明決，此案未免稍軟弱矣。此後未必不復起爭端。俟再訟時，追帖枷杖不貸。此繳。並移華陰縣知照。

批咸甯縣民婦張劉氏呈詞

本司查得爾本側室，冒充正嫡，爾子又以弟控兄，均於未便。茲據悔懇前來，姑准從寬銷案。以後倘再滋訟，不得如此次寬貸也。此飭。

批李令士珍稟

稟及清摺均悉。此案呈控之初，本署司已知其妄，勿論。彭令向係好官，決不出此。且各屬錢糧，惟有蒲城尊歸紳士包收，官不過問，雖欲苛虐百姓而不能。因楊樹榮指控丁胥，而且出具誣告反坐甘結，若不委查，該刁民必以本司爲徇庇。茲據查明稟覆，原控十條無一不誣，並取得楊虛中甘結爲據。查楊虛中聚衆抗糧，獲案革審，乃敢嗾其堂弟樹榮捏情誣告，而樹榮於發交經歷取供之時，猶敢出具反坐切結，爲服砒藥虎之計，均屬膽大糊塗。向來上控誣妄之案，每經審實，輒以“俯首認咎，免其反坐”八字了結，是以上控風氣愈慣愈壞。本司爲政，向無姑息，此案定須坐誣，以懲刁悍。楊樹榮前已管押咸甯，著即押發蒲城縣，交彭令歸人楊虛中聚衆抗糧一案，照例嚴辦，勿許姑容。該委員訪查詳悉，論斷公平，深堪嘉

尚，仰即回省銷差可也。此繳，夾單、摺、結存。

批大荔縣張令稟

語云“作相須用讀書人”，吾謂凡作官者皆須用讀書人。即如現在科舉改章，學堂經始，捐納軍功諸子正如盲人即路，聾俗求聲，不辨西東，安知清濁？此稟於學堂事宜，新舊黨禍，言之綦詳。其接引後進，則步步遷喬，其指點為人，則頭頭是道。道理無過平實，門徑不外中庸，循此而行，自能力破迂拘，防維狂躁。使天下令長人人如是，其成就豈可量耶？仰即實力興辦，一破天荒，不勝大願。此繳。

批客民喬世祥呈詞

楊壽祺因不謹而被參，因被參而愈無恥。官山西時，欠人銀兩，一朝旋里，腦後置之。及債主千里踵門，反推老母出頭，冀以一罵了事。如此無情無理，豈但不可為官，亦並不可為人。仰署蒲城縣彭令將楊壽祺勒傳到案，驗明約據，質證確實，勒令按本計利，一律清還。倘敢抗騙，提省重比不貸。詞發，仍繳。

批富平縣稟

大凡通行公牘，無一成不易之理。而催科之事，若上不加緊，則民欠益多。是以嚴札飛催，為各牧令助力。而各州縣情形不同，其地力有餘者，固應踴躍辦理，將其逃亡未復者尤應量加體恤。本司所謂按七分記徵者，乃約計之詞耳。即如整鄂已完足十分，臨潼則不足四分，此豈有一定耶？富平糧額本多，完至五分即可。如題而止，勿庸再事催督，仰即知照。繳。

批漢中釐局劉守樹德稟

單稟誦悉。語云“天下雖大，人才有數”。貴府在秦，實為有數人物，若聽其指衣，我輩自居何等也？莘伯說項，實獲我心。至於釐金衰旺，半由人事，半係天時。以貴府實力實心，定當日有起色，不必私憂過計也。此繳，夾單存。

批韓城縣詳

斷案須要持平，敘事更要清楚。來詳稱史春泰充戶房經承，侵吞公款七八百金。因吳光玉亦係幫辦，賠出百金，其餘則戶房及三班借墊代賠。光玉不應，濫控掌責完案。查史春泰侵盜公款至八百金之多，事發潛逃，累人代墊。及其到案，不過日酌責而已。所謂從嚴比追者，迄今未交出分釐。詳稱春泰是經承，光玉亦是幫辦，咎有應得。究竟光玉曾否分肥，未據申敘。如所吞八百金光玉並未染指，何能代泰春賠銀。譬如知縣虧空，責令典史代墊，有是理乎？該令事理不明，深堪憤詫。仰同州府速委鄒經歷前往，將史春泰提案，重責比追。該革書身犯監守自盜之罪，滿貫至六七倍之多，杖斃誠不足惜。並著查明吳光玉曾否扶同侵盜，如無分贓情事，則所墊百金亦應令史春泰持出歸還，並仰同州府留心察看。丁令是否能勝韓城縣之任，據實稟復，勿拘寅情而貽民害。本司亦知丁令是老實人，然老實之害甚於貪酷。蓋貪而有才，猶可駕馭而用之，老實而糊塗，真百無一用矣。此繳。

批雒南縣稟

王振會身為保正，眼見死屍在地，受有傷痛，輒敢私理不報，而又拾其遺物，難保非知情得贓。該令自應一面緝兇，一面向王振會根究。何得以一答了事？王振會著革去保正，連案嚴行訊究。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沔縣稟

稟詞過於含糊，令人悶損。臘月十四日孫世宜夫婦出外，獨留其母看家，十八日報稱其母被人打死。該民夫婦究於何日回家？該令往驗其所居，有無鄰右？曾否遺失物件？夫以五十九歲之婦，其非圖奸可知。若未失物，則非圖財可知。非姦非盜，平白將一婦打死，豈非怪事？近來不通刑名辦案，專以顛預籠統自詡空靈，殊不知初稟之不可說煞者，乃有關罪名出入者也。即如此案並未獲犯訊供，說不到罪名上去。至該令前往勘驗，原不僅坐聽喝報泛真屍格而已，其地或獨居，或聚處，其家或失物，或不失物，均應隨稟申敘。驗畢，理應訊問屍子，因何夫婦並出？幾日還空？還家時，是何景象？門戶大開乎？抑虛掩乎？其母死於房內乎？死於門外乎？凡應訊應敘情節，一概不提。該令從何處覓得如此劣募代辦公事，送稿時隨便畫行，全不管閱者焦悶？仰漢中府立將沔縣刑名嚴札驅逐，一面轉飭該署縣遵照指斥情節，另具妥稟，申賚候核。此繳。

批朱令組綬陳令維藻會稟

此案原情本司早已洞悉。若認真查辦，罪名甚重，牽累尤多。該令等淡寫輕描，不過為省事起見。惟劉志瀛以犯法之人，膽敢纏訟四年之久。該民等明知此案妨礙較多，官府必不肯辦，故意蔓訟，為洩忿圖財之地，深堪痛恨。殊不知本司作官，向來毫無顧忌，要辦就辦，有何作難？姑念該民人等尚知畏懼，現已具結了事，暫免深究。戴鴻恩如此不堪，忝充稟保，實屬有玷衣冠，著即注劣，聽後察看。遇有歲科兩放，永遠不准出具保結，以示懲儆。再查此案全由潘壽齡而起，而壽齡現已捐官赴甘候補。此後倘劉志瀛再起訟端，即將劉志瀛、戴鴻恩、張應成一併押解蘭州，請甘臬司秉公審訊，以懲健訟而挽刁風。除催西安府呈繳原詞到司另行批示外，先將此批牌示宜門，俾眾周知，並飭鄜州知照。此繳。

批海典史稟

據稟已悉。此案已發讞局，未據審斷詳覆，著將此稟併發交西安府秉公察訊。既據稱成牧等曾經管說，並由圖克坦立寫葛藤字據存證，即仰成牧明白具晰，並著該典史將葛藤呈局核驗，以期水落石出，永杜訟蔓。切切。詞發，仍繳。糧單附。

批城固縣生員趙叢蔚呈詞

博施濟衆，堯舜猶病。秦省之大，寒士之多，若一一求本司位置，直乃苦人所難。該生去年以靈芝炫鬻各衙門，語同癡癩。茲稱所得靈芝已售五十金，別有《當頭棒》等書板，欲本司代為銷售。夫以蘑菇一個，果售半百紋銀，買此物者，大半非瘋即傻。梨棗一箱，不知是何書籍。刻此板者，近於無味可憎。爾自稱循吏，兒郎又是秀才門面，何得離鄉背井，仰面求人。仰即回里謀生，瑣瀆多端，本司不管。

批撫標雲騎尉李作棟呈詞

仰澄城縣迅飭兵房將該世職宗圖一分冊結九聯限文到五日內趕造齊全，飛遞省垣，以憑詳轉。倘再任蠹書需索壓擱，本司立發委員，嚴提張、李二書到司，立斃杖下。該令於此等公事毫不經心，任承婪索。倘見此批後，再不遵辦，立即撤任，勿悔。詞發，限二月初十日以前隨文申繳。

批韓城縣丁令稟

所謂練勇者，乃州縣出門擺樣者也。所謂辦團練者，乃州縣紙上談兵，欺上司而靡捐款者也。其實各屬自有差役，要團丁何用？本司多年令長，從不辦團，亦從不斂費，而地方自然安靜。辦團，各州縣收費既擾，百姓抽丁復奪農時，有害無益，最為弊政。稟稱“該縣自

徐令任內養勇三十名，就本地棉錠各行抽費。茲因荒後費艱，擬裁二十，仍留十名，以資彈壓”等語。該令作事近於月攘一雞，留此十名團丁，即可保地方無事乎？仰將三十名無用之練勇全行裁撤，永遠不准抽費。本司向來說話作事最喜爽快，從不欺人。曾文正公云“團練斷不可辦”，此名臣之言也。剛毅則云“縣縣辦團練，則不必養兵，自得數百萬勝兵”，此嚙語也。願諸君學曾文正公，勿自同於剛毅，不勝願幸。此繳。

批蒲城縣民蘭瑞呈詞

該生所說，本司不但不知，而且不懂。現奉諭旨嚴拏白蓮、八卦等教，而該生開口便說八卦圖，又稱“伏養爲天道，文王爲地道，變卦爲人道”，滿紙瘋話，膽妄已極。著即迅速回籍，勿干責遞。

批戶房清書何春兒呈詞

爾自願叩頭認錯，則爾之情虛、彼之理直可知。本應押發回籍質訊，姑念爾知錯認錯，原告何凌鬥又在省城，准爾在省就近了結。仰培庫廳傳集兩造，妥爲訊斷，以免拖累。縣稟併發，仍繳。

批鄆州勞牧啓恂謝得卓異稟

能作官者，即尋常尺牘亦與人不同。試問此次謝啓，通省牧令丞倅中幾人能作耶？謝元履屐，位置得宜，即破符堅，有餘人之能事。與否？正於不關事處見之。閱稟歎服，書此代面。繳。

批許典史英啓稟

所稟各條，俱有見地，足見平日留心時事，才識過人。該員在官錢局當差，綜覈精明，操守可信，本司心識久矣。本司忝居此席，事繁才短，全仗同寅遇事啓迪，補其不逮。此稟大段可行，仰釐金總局提調文案諸君子核議覆奪。稟發，仍繳。

批咸甯縣民婦朱氏控詞

爾子人頭畜鳴，法當重究，爾尚敢恃婦出頭，捏報搶劫，豈知此案情節本司洞若觀火矣。所稟不准，併飭。

批南鄭縣民毛集鴻控詞

手足參商，快兄之死，暴姪之惡，爾已自處於不弟不仁。稟詞敘事不清，莫能知其底細。打爾之王委員容有偏謬，罵爾兄之李前令亦非好官。爾詞固不足憑，即前後判斷亦均不足據。此等家庭爭產之案，聽其蔓訟數年之久，不知南鄭縣所司何事？仰漢中府提集人證，一堂斷結，詳候察奪。詞發，仍繳。

批商州民婦張拜氏控詞

控情顯有不實。爾控他人容或可信，若尹牧者，豈肯信差役之言，憑空翻案乎？姑仰該牧將前後判斷各情錄案詳奪。詞發，仍繳。

牌示

二月初二日，恭祭文廟。後殿札委首府行禮，府縣三學、六教官例當分獻，乃守府早到，不見一人。久之，府學教官始至。三獻禮畢，而兩縣教官始來。似此玩視鉅典，應一並撤參以儆昏惰。經首府再三懇說，姑免嚴劾。除府學已到免議外，咸甯教官馬育麟、張佩鈞、長

安教官張效銘、員錫庚應各記大過三次，馬育麟仍撤銷監院差使，以示懲責。監院一差，即委澄城縣訓導李福善接辦。該教官等覩顏爲師，而不敬先師先聖，僅止撤差記過，已屬寬容，倘敢託人關說，本司必立予參革不貸。

批咸甯縣民馬興成控詞

首府公明如鏡，豈有袒護書辦之理？仰讞局及咸甯縣各將全卷送案候核。

批南科書辦班振林呈詞

本司向來不喜更張。長安往年另立新甲，轉滋爭訟，其殷鑒矣。茲據稟稱“富平永潤里向分十四戶，以白家堡一人爲里長，由來已久。茲忽分爲五頭，又令該書一人經催七戶之糧”等語。仰西安府轉飭富平縣明白稟覆，因何變易舊章。若謂從前有弊，何以歷任不知？若謂更張有益，何以反滋上控？凡事只要下得云，總以仍舊爲善。稟發，仍繳。

批渭南縣民李世德控詞

此等田土官司，自應在縣呈控。越瀆不准。

批咸長兩縣土行頭張松盛控詞

據稱上年荒旱，咸、長關廂土釐由爾等攤派交納。咸甯春交九百八十餘兩，長安亦交五百五十兩，俱交局書黨登瀛收訖。至鄉鎮土釐，爾不知解司多寡等語。銀兩解司與否，與爾何干？膽敢向本司查問，已屬膽妄。至稱孫景康係十八年已革之行首，而爾在局看見文書行首仍系景康之名等語，爾不過是一土行頭釐局文書，是何人給爾閱看？孫景康串蔽與否，尚不可知。張松盛以兩縣合行之事，一人出名，徑向本司詰問，糊塗膽大，無以復加。仰西安

府先將張松盛逮案管押，一面查明咸、長土釐局共收銀若干，城關鄉鎮共交銀若干，數目是否相符，孫景康、黨登瀛有無串蔽情事。張松盛釐已完矣，呈遞此稟，畢竟其意何居？飭讞局一一查訊明確，錄供候奪。詞發，仍繳。

批宜川縣陳令丕業稟

查上年同州府周守稟定新章，凡故員及罷官者任內虧短及貪捐各款，准後任分作八年流攤，已經詳奉撫憲批准在案。該縣劉故令恒雲到任未幾，旋即身故，子孫流落，聞者惻傷。虧空各款，核與留攤新例相符。應如所稟，分作八年流攤，俾故員家屬不至久羈，而公款亦不至無著。其眷口在宜，仍仰該令設法資送回旌，是為至要。此繳。

再查劉故令息女已為邵陽記令子婦，仰該令函商記令酌量通融，取足歸柩而止。本司賻贈五十金，先由該令墊付。其子俟該令批差領款時，即由本司如數發給。仰即照辦。

此稟已經批示。復閱夾單棄詞，該令竟以五百金慨然飲助，俾劉令家屬得以及早成行。今之古人，曷勝歎服？本司不敢自負知人之明，該令實足令人增朋友之重也。

批鳳翔縣李洪春控詞

據稱爾妻於光緒二十六年七月被爾親家曹光興毆斃，前鳳翔縣吳令委東廳驗傷，受賄捏報，服毒身死，吳令與爾斷錢四十串等語。如果爾妻實係毆斃，爾何以事隔兩年始行上控？曹光興在李家誣稱爾妻犯姦，何人傳此是非？爾妻尋光興理問，光興令其長媳將爾妻拉住，與曹五萬拳足交毆至斃，此時何人在場眼見？何人告爾得知東廳得錢二十四串、忤作得煙土十五兩，有何憑據？有誰過付？傷未驗明，爾何以竟肯領屍？今屍骨腐化已久，乃欲以無據無證之詞坐人以故殺之罪，實屬荒謬已極。不准。

批甯羌州姚牧旭明稟

據稟各情，絕非虛飾。該署令才優守潔，辦理教案，煞費苦心。甯羌以極瘠之地，當多事之秋。賠累多金，乃意中事。以極能辦事之人，而令其因公受累，上司苟持公道，豈能袖手不援？所請將辦理教案挪墊之一千四百餘金作為十年流攤，本應照準，以示體卹。惟後任不預其事，而令分受其累，必以本署司為不公矣。況虧款流攤，乃為故員、革員而設。該令不宜援不吉之新章，而轉貽同寅之口實。又況此款即付流攤，而該令仍負千餘金之累。計不若竟力摒擋，速清交代，以作後圖。至於該令苦情，本司已知之詳矣。語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此處吃虧，或當於他處收效。會心人當自喻之。此繳。

牌示

照得職官為士庶之型，夫婦為人倫之始。吏無大小，最重修齊。查有候補庫大使吳源瀚者，其父已為聘定馬氏之女，尚未迎娶。源瀚薄游老河口，艷一商人之女，私娶而歸。其在河口親立字據，則曰是妻也，非妾也。歸對馬氏則曰，是妾也，非妻也。及馬氏與商人交相責詰，欲訟諸官。居間者曲予調停，使馬氏退婚了事。夫無故而棄其命妻，至不孝也。使馬氏蒙再聘之名，不仁也。反覆行詐於二姓之門，不信也。人而如此，何異禽蟲。本應詳請咨革，姑念其父老病侵尋，平日又有循良之譽，稍寬一線，薄示創懲。吳源瀚撤去機器局管庫差使，記大過五次，停委五年，以為少年漁色蔑父退婚者戒。其管庫一差，即委本局提調董守所薦趙長錫接辦，以專責成。該房即送稿勿延。

批咸陽縣梁令等稟

據稟已悉。於此案審問極清，判斷嫌軟。羅二、羅三行竊有據，則王維翰控竊有因，猶敢捏情上控，拖陷多人，實屬一方之害。羅二、羅三著重責枷號一月，滿月遞解回籍，嚴加

管束，亦去害馬之意也。仰即遵照，併移委員知照。繳。

批商州尹牧稟

敘事如然犀照水，斷案則快劍斫斷生蛟鼉也。一切如稟了結。倘張養垣、胡遵道等再敢翻異，即由州從嚴詳革，痛加笞杖，勒令加給呂家吉千金而止。更有制其死命之法，另擇張姓應繼者承繼，則人心尤大快矣。此案惟君與我能斷，焦雲龍何足道哉？繳。 如不遵斷，即如此辦。如其遵斷，姑寬一線。

批山東訓導焦振滄控詞

查楊令與該訓導故父焦丞同寅至好，呼為親家。戊戌五月，楊令親筆立約，借焦丞庫平銀一千兩，久假不歸。及焦丞身故，遺留孤寡，歸櫬無期。楊令以實缺人員，重以寅戚各誼，經其孤子持券坐索，僅饋百金而止。茲據粘呈借券，懇請飭追前來。本司於此事前屬前府致書，繼託陝安道面致，楊令置若罔聞，似此借債不還，負其死友，本司代為汗顏。該訓導久住于斯，勢必虧累益鉅。茲籌一簡捷之法，先由藩庫發銀一千兩，交該訓導具領，以為扶柩之貲。借券存庫，一面札飭楊令限一月內批解到司，掣回原券，過期不解，撤任詳參。至前給百金，作為奠儀可也。仰該訓導遵照批示，赴庫具領，勿延。

批捐餉局書辦等二稟

所稟各情，本司早已聞知。現飭王福錄將應交底案逐一清交，如福錄已交，而南北科從中藏匿作弊，一經查實，自有公斷。此稟送籌賑局存案，一面仰文案委員迅提王福錄到案比追，勿延。

又批

現值報消吃緊之際，而爾等各因爭權爭利起見，一再稟訴。前經賑局將原稟送閱，已由本司斷定。此時先辦公事，俟報銷告竣，再為爾等剖斷曲直。如果南北科實有弊端，本司豈能容恕？仰即趕緊辦公，勿再曉瀆。切切。

批咸甯縣民馬興成控詞

此案已將府縣卷宗一齊提到，詳加披閱，可以不訊而斷。查此案原告孟生春也。緣劉合春與孟生春交好，光緒十四年合春攜眷前赴新疆，川資無出，將住宅十六間劃出十一間當與敬姓名下，得銀一百五十兩整。下餘五間招侯、羅兩姓分住，代看家具等物。其時作中有孟生春，並無爾馬興成在內也。迨至二十三年，侯姓攜眷回籍，始將爾招住其內。言明歲修工價抵作房租，是爾與劉合春毫無交涉明矣。嗣因羅姓物故，其妻再醮於張爾，以後來之客，公然將侯、羅二姓分住之五間房屋一齊佔住，皮箱家具概落爾手。上年敬姓又故，其叔敬恒茂因葬費無出，素知孟生春與劉合春交好，令其照原價取贖。生春意圖減價未允，爾即以是百五十金贖之。在敬姓當業之初，僅有房十一間耳。爾今轉典，則價猶是價，而十六間房屋全歸一人，爾真會占便宜矣！孟生春意不能平，控諸府案。此即爾等興訟之原委也。本司吊閱府、縣原卷，判斷兩歧。縣斷以房歸爾，府斷又以房歸孟，各斷各案，此案之所以不結而爾之所以屢控者也。查縣卷黃委員原判謂，孟生春偽造劉合春信函，戒責四十，房准爾贖，此斷非也。合春之函，確非偽造。以本司度之，孟生春以本府書吏赴縣投審，其理本直，其氣必驕。黃委員先有怒其倔強之心，遂微失其是非之准。其打也，其快吾意；其斷也，未愜人心。迨生春覆控，案經讞局提審，朱委員等一意平反，斷令孟生春照原價贖房，其原來未當之五間飭爾與皮箱家具一併交出，歸坊約招租，以作打更公費。爾心不平，遂謂劉合春當日欠爾修理錢六十串，以房作抵等語。查爾之進房，由侯老五招住，在合春赴新十年之後，其為矯誣無疑。而生春受人之託，當敬姓催贖之時，決在短價圖利，及見馬興成得房到手，

則又願以原價贖回，均屬刁狡小人，無事生事。今由本司公斷，孟生春究係劉合春函託之人，敬姓向住之十一間房准以原價贖回，歸生春管業。下餘五間，馬興成雖非合春原招之客，然侯姓係合春同鄉至契，既由侯姓招住，已歷五年之久，姑准一仍其舊。其皮箱家具，由西安府飭差會同坊約查照原單，逐一點驗封鎖，開單存案。以後劉合春家屬回陝，房物兩交。如有短少，惟馬興成是問。案經本司批結以後，倘再逞刁蔓訟，兩造均干責飭。凜之。此判發讞局遵照辦理，原卷二宗分別發還。

批革職寶雞縣葛巡檢稟

稟詞閱悉。查寶雞縣楊令原揭謂，爾拏獲竊賊，徧割五人之耳，殘忍已極，撫憲即據以咨革，是爾之殘酷業經咨部有案，豈能援因公室誤之例，率請開復？仰爾自行赴部具呈，本司不管。

批敬恒茂稟

案由本司批結，與爾何干？不必幫訟。

批同州商民孫連中控詞

爾之血資百兩，不擇人而輕相出借，以致蔓訟三年之久，本利無償。而欠戶沈為修遁歸河南，關提不到。查為修屢經押比，其出廳也，有人銀兩保之人，新任張令何厚於彼而薄於爾，竟置保人於不問，僅斷以破爛家具作抵？所稟亦不盡實。姑仰同州府提案嚴追，一面飛提為修到案，嚴訊究責，以懲欺騙。爾即赴質，勿延。詞發，仍繳。

批渭南縣民魏朝儀控詞

爾之前案早經本司斷結，王天作受刑幾斃。乃事隔八年之久，忽焉上控，語多膠葛，情涉荒唐。揆厥事情，蓋借前案為聳准之由，而以告差為提審之券，自命巧詐，實屬胡塗。不准。

批賀丞稟

本司與該丞同寅二十載，毫無怨尤。該丞才具文章，每殷心賞。所以勒令告病者，則以忝司用人之柄，必云害馬之尤，小過宜寬，沈冤可念。韓城五命，慘飛六月之霜；甯陝三人，足至七年之旱。風波雖定，案牘猶存。與其留以遺殃，何若云而避劾。茲據稟稱近患痰症，回籍就醫，應准言歸，以佚其老。昔慶父不去，齊廷猶以為憂；陽貨出奔，魯人喜於徵死。得免為幸，留滯胡為？嗟乎！見機不俟終日，我猶以君子相期，再來不值半文，爾勿為士林所笑。仰西安府轉飭遵照，繳。

批西安府紳等稟詞

據稟已悉。該紳等代人乞恩，不得不如此說耳。其實李少山窩賭漁利，本署司灼見真知，是以拘拿到案，跟究賭徒足迹。爾等試思，時已二月，人各有營。而該提塘設局抽頭，官商爭赴，千金一擲，贏少輸多。牧令營弁，以及官場之弟，票號之商人，圖長夜呼叫之歡，而受債家逼迫之累者，不知凡幾。營員賭負，必虧糧餉；牧令賭負，必虧盜官錢。子孫耗祖父之財，鋪夥虧東人之本，彰彰在目，特不肯歷數其人耳。該提塘設阱陷人，本應盡法懲治。惟據該紳等合詞籲懇，姑且從輕。李少山革云提塘，不准在省盤踞。其車家巷住宅，立即查封。仍將該提塘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勿任來省滋事。窩家既從寬發落，所有入局之官商人等，姑免追拏，冀其感而知悔。倘再敢犯，本署司決不能寬矣。總之，羣居聚賭，不在金吾不禁之條；執法平情，無非玉汝於成之意。各該紳及各該賭徒一併知之。

批定遠縣周令維祺稟

閱稟悽然，准其回省就醫，以資調攝。該令係秦中老手，倚任方殷，不必過傷懷抱，交盤清楚，火速旋歸。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韓城縣印委會稟

據稟已悉。准如所請銷案。前稟倘能如此詳明，何至委員覆訊。故斷案不可不公明，稟詞尤不可不詳審也。繳。

批咸甯縣民白玉兒控詞

白實圭素非善類，爾遞此稟，得非實圭所為乎？爾父在押患病，儘可赴縣乞恩，何必越訴？此稟發縣閱看，酌奪辦理。仍繳。

批同官縣孀婦孫楊氏控詞

以母首子，前任兩撫憲嚴批，將爾子孫應瑞革審辦罪。爾乃受其愚弄，自具悔呈。及銷案後，爾子悖逆如故。似此梟獍之性，犬豕之行，毆母爭財，傷天害理，若不從嚴懲辦，何以維風紀而正人心？尤可怪者，賊子蔑倫，人神其憤，同官劉令何以袒子辱母，豈真別有肺腸乎？此案著委候補知縣李令少溶前赴同官查照前後案卷，將應訊犯證人等隨同縣卷一併提省，交發審局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再由本司覆提親訊，不准朦朧詳銷，致滋訟蔓。詞發李委員閱看，仍繳。

批咸縣民郭云漢控詞

此案於二月初一日據郭云漢呈控到案，當即批飭咸甯縣刻日查明賬項，秉公斷結報奪。乃事隔一月之久，承案禮房書辦將原批捺擱不行，以致云漢覆控，殊堪痛恨。著將承案經書即日押發咸甯縣，訊明是否得受被告史贊臣賄賂，壓案不行，抑是昏憤遺忘，分別重答，以見血爲度。一面提同兩造，將賬算明，一堂了結。李委員既屢訊不結，即仰雷令親訊主斷，勿再袒延，致煩提審。切切。二詞並發，仍繳。

批咸甯縣村約吳富甲等稟詞

沈隆事不干已，挺身扛訟，斂費自肥，實堪痛恨。茲據合詞籲懇保釋前來，應否准其保釋，仰西安府酌奪飭遵。詞發，仍繳。

批南鄭縣稟

閱稟不勝憤激。大凡爲令長者，各欲見好於民。然大局攸關，豈得專一隅，使他郡縣得以藉口。此次陝西遵籌償款六十萬，數鉅期迫，台司窘急萬端。若照他省取之於官，則必提取平餘，取之於民，則房捐、鋪捐、畝捐勢有必至，而官民兩不堪命矣。再四籌維，惟有加收差錢，尚爲輕而易舉。平原行差之州縣，其錢糧本重，而又加之以道倉，加之以差徭，是平日已三征矣。今再加收，是四征矣。然自爾首縣以下，踴躍輸將，毫無觀望，固由民之急公，亦由官之能事。南冊二府一州，錢糧最輕最少。即如白河一縣，從前糧額近二千金。今只收銀百餘兩。即加五倍，尚不及原額之半。此豈可與平地並論乎？南冊無徭之地，各發天良，則平原賦重之區少紓地力，是均屬不得已之爲，而實寓輕重相權、多寡相資之意。當事之用心，亦苦矣。茲閱來稟，首言南鄭之異常痛苦，已屬詞費，既又多設難端，尤爲不經。至稱貪有限之錙銖，貽無窮之怨讟，意在恫喝本司，自居循吏。試問此奉旨籌辦之事，誰貪之而誰貽之乎？及申明辦法，則曰稟商本道、本府照山外章程，每正銀一兩，加收差徭四錢，

當無撓陰等語。又曰若竟隨糧帶徵，實慮疑爲加賦，所稟荒謬已極。此等大政，上遵朝命，權在台司，該令之本府何人敢自蹈專輒之咎。至此次加收貼差錢文，自應隨糧交納。乃云疑爲加賦，豈付之官錢局即不疑乎？平原各州縣，莫不差隨糧行，何以毫無怨讟，獨該令南鄭之民如此多疑而多怨乎？漢中毗連蜀境，川省除正供外，加津貼一倍，又加捐輸兩倍。本年籌還洋款再加一倍，漢中之民豈毫無聞知乎？至清摺所開辦法，一歸於官錢局，幸而南鄭有此局耳。若外縣無官錢局，又將如何？且差糧劃分，凡抗納差錢者，歸誰督催，若仍用縣差，則與隨糧帶征無異。若由局自催，自此局中安得許多糧差乎？且局員，一典史有比糧之權乎？此稟之糊塗謬妄，不勝指摘。其最膽妄者，該令前月致書釐局王守擬以六錢交納，王守猶以爲不可，今乃每下愈況，公然以每兩四錢著爲定額，以阻撓怨，挾制上司。以事同加賦，嗾民抗拒，以收錢歸局而已卸其責，以仿照煙稅，由縣買銀而已食其利。本司初謂該令不過嗜好甚深，疲弱無能已耳。不意專擅背謬，一至於此！且南鄭口碑僉謂該令專事刻薄，不恤民隱，而偏於奉旨。籌款一事，市惠於己，歸怨於上，其居心狡詐已極。本擬即行撤任，繼思一撤之後，該令轉得置身事外，殊不足以懲巧猾。用特嚴切批飭，並添委候補知縣楊廷輔星馳前往，會同李倅顯誠及該令認真核辦。此稟所說，作爲廢話，斷不准行。漢中較商州繁雄數倍，商州且增至五錢以上，若如該令辦法，平原及興商一齊藉口求減，何以待之？事關大局，能不痛恨？！總之漢中貼差錢文多多益善，不准以五錢、六錢塞責。倘該令敢護前失，始終抗拒，本司必立即撤參。李倅平日頗具幹才，及至南鄭，竟聽徐令指使，於此等不通稟詞列名其上，實屬深負委任。李倅、徐令著各記三大過，以觀後效。稟存案，清摺擲還。仍候撫憲暨善後局、陝安道批示。繳。

批西安府詳

據詳已悉，准即銷案。惟查釐員年滿交替之際，收數足與不足，均應由收釐之員自清自

款。何以此次趙長錫因長安土釐收數短少，即將五百餘金移交後任。按收釐金，向來最重比較。該員將此款開除，此比較豈不更短？本司實不解其故，仰再詢明覆奪。繳。

牌示

現奉撫院札飭，營官賭博，文員亦有同賭者，分別摘頂記過在案。查文職三員雖同一賭博，而其中亦有區別。易、彭兩令，新春宴集，偶作葉戲，為人牽率，迫令呼盧，責無可寬，情猶可諒。惟劉令平日專以賭博為生，五年前本司已深知之，大壞吾陝官場風氣。該令倘再不知悛改，惟有詳參驅逐之一法。《五代史》云“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本司在此，各寅僚勉旃自愛為幸，勿違須牌。

批海典史稟

此案業經讞局訊明斷結，爾所欠圖克坦之七十五串錢自應歸結了事。至稱石王氏反得置身事外等語，彼一婦人，受人指使，挺身興訟，茲經一再查訊，無證無據，礙難斷追。是伊訟已不直，老年寡婦，錢債細情，豈有辦罪之理？若慮圖克坦將來再事訛詐，殊不知此次控情既虛，則百控百虛，已可概見。爾但遵斷還錢，以後可保無事。本司此批可擋無數訟棍，若不具結還錢，則爾自蹈狡展之咎，本司不能恕也。稟批發讞局遵照。案結，仍繳。

批東關雜貨行杜蘭馨等控詞

咸甯捕廳向來有無支行之例，本司未能深悉。古語云“有例不減，無例不興”。白鐵及紅、白糖斤似非典史擅自需索之物，仰咸甯雷令傳集行頭及該典史丁差人等秉公質訊，查照向規辦理，迅速剖斷報奪，勿延。詞發，仍繳。

批華陰縣河口衆行史傑等稟詞

此事由籌賑局主政，既經屢駁，必係其中實有窒礙。本司亦不能強人所難，仰自行赴局祈請可也。

代批宋家川釐員稟

據稟該局櫃存釐票多張，忽被鼠竊。一則曰，櫃底咬透兩孔；再則曰，小捲十三張咬撕不堪；又曰，餘票微咬無礙；又曰，十三張咬扯碎腐。其究竟則曰，卑局此等奇咬實難預料，卑職疏忽之咎懇乞核鑑施銷等語。事本尋常，文特奧異，既不合疏防開參之例，亦難加比捕嚴緝之批。碎票查銷，奇文存案可也。因憶同治間蒲城諾令稟牘有“該螞蚱尚知自愛，聞風俱已遠颺”之語，三十年來，一鼠一蟲，遙遙相對，何吾陝多文吏耶！繳，

披閱案牘，最是苦事，得見些等文字，亦足豁目醒心。但如食蟪蛄江，瑤柱不可過多，多則發風動氣矣。又批。

批李典史稟

據稟請假回籍措資，該典史係何省人，回何處去，均未聲敘，姑准給假三箇月可也。

批梁府照孝清條陳

披閱所上條陳，具見留心民事。據稱洋縣鐵椿堰道光間功虧一簣，故轍猶存。如能接續修營，爲洋民百世之利。查現署洋縣知縣德令清勤穩練，具有內心。即將此摺鈔與閱看，即日親赴該堰詳細相度，果能修築，即行稟請開辦，聽候批示遵行可也。

札長安縣

案查咸甯繫石人犯雷德聲(即雷升,又即雷明)前在該縣以命案被控,押廳數年,詭謀求脫。嗣更作姦犯科,無所不至,實屬死有餘辜。現飭咸甯縣將該犯押送該縣收管,合及札飭。札到,該縣查照該犯歷犯各案,痛加懲治,總期無留餘孽,以懲奸宄而雪沈冤。該令嚴明素著,且係原審之員,必能心知此意。切切勿違。

批鎮安縣民程齊志控詞

命案已辦,豈有一命四抵之理?凡苦主倚杖一條人命,往往告訐不休,實堪痛恨。不准,併斥倘再恃命妄瀆,押發藍田縣重責不貸。

批留壩廳陳丞稟

爾等漢中廳縣,自局化外,于此等奉旨創辦之事,不候批示,徑自作主,以每兩四錢加收。其端開於南鄭,爾留壩尤而效之。爾亦曾在撫署文案當差,曾見省外廳縣辦理壽款事宜有不奉撫藩批示徑行專主者乎?徐令業經撤任候參,該廳事同一律。此稟擲還,作為廢紙。所有漢屬貼差事宜,著即凜遵現行札飭加倍徵收。如不足,即著該丞賠墊,以贖專擅之咎。漢中楊守,形同木偶,任聽屬員目無法紀,不發一語。此等怪事,真堪入“五行志”。吾不知徐令等何恃而不恐,臨批憤憤。繳。

批鎮安縣民齊懷恩控詞

據稟,情節兇狠,恐有過火之詞。然光緒十四年前,撫院巡閱商州,已有嚴批,將齊懷安嚴拏究辦,何以事隔十年愈控愈兇,蔓延無已?仰商州尹牧迅速提集全案人證,差照前後控情,質訊明確,按律詳辦,務期永絕訟蔓,痛懲逆孽,勿稍徇延。切切。詞發,仍繳。

批吏房書辦郭立本控詞

稟及原卷閱悉。張效賢、柳映梅俱爲房蠹，同被前任革除，猶敢盤踞省垣，生奸捏控。若不遞籍管束，終爲司房之害。候即日押發咸甯縣，遞回富平收押，勒令出具永不來省滋事甘結，再覓妥紳保領，以後如敢潛行來省，無論何人，俱可扭送，以憑從嚴懲治。仰即知照。

批長安縣胡令稟

此案情節，本司洞悉，所稟隱而未發者尚多。查胡振彪假刻票板圖書，起意誣害平人邀賞。使其計果行，則被誣之人受立決之慘。照例反坐，振彪不得免死。今該令刪減情節，僅以繫石五年上請，蓋有所受而出此。本司既知底細，未便寬容。胡振彪著鎖繫鐵杆石墩足三百斤，監禁二十年，再行請示辦理，以懲奸慝。仰即遵照。繳，供摺存。

批富平縣周令丕紳詳

據詳已悉。前接來稟，於班振林上控一詞未置一語，是以批令稟覆。地方公事，全在賢牧令因時制宜。原無印板文字，既經上控，必須將變置情形申敘明白，則本司心中豁然，並可間執刁告者之口。茲據覲縷前來，貴縣繕稟之時，前批尚未接到，自無足怪。惟班振林於分頭催糧之事，明知事窮必變，業經在縣具認，又復來司妄瀆，明係自恃憲書，輕視官長。仰將班振林重加懲責，如本年經催不力，即行詳請斥革。本司於若輩不但毫無回護，且深疾其刁橫，同寅當共悉也。前批唐突勿怪。此繳。

批商州尹牧稟

閱稟欣慰，天下辦事難，籌款更難。前者貴州牧設立中學堂一稟，延師購書，已極周妥。所慮者，款項不足，雖有良法美意，不能觀成耳。茲據稟稱，籌款之法約有四端，即以本地

向有之公款濟今日學堂之公用。綜記四者：一，龍駒寨書院之經費；二，武試公款；三，文鄉會試賣與公車費；四，驛櫃每驛一頭抽銀五分。合計四端，在四千串以上，歷年皆為劣紳行店中飽。貴州牧釐剔而提併之，化私為公，化無用為有用。而且馱驛一項，既主客併收，以彰公道，又核減其半，以示體恤。天下辦事之人皆如貴州牧之廉平仁斷，中國何遽至不振耶？仰即持以毅力，一意圖成。倘有奸儉刁紳敢於撓奪，仍候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此稟通飭各屬知之。

批委署膚施縣教李銳先稟

實缺既到，應准繳委。此與規避不同，應不作為過班可也。

批南科書辦班振林稟詞

胡說。爾本藉糧務，何能瀆請？本司飭縣辦理。不准，併飭。

批富平縣民紀國璽等詞

據稟已悉。本應准其提訊，惟念現值農忙在即，來省涉訟，荒廢農業，本司於心不忍。仰爾等暫行歸里，此案仰富平周令督同侯孝廉樹屏查明紀國璽等所爭渠道與所稟是否相符。但凡歷久相安之事，總以不改舊章為妥。樊清心等但圖利己，必致損人。被損之人，誰能甘忍？無事自擾，殊不可必。本司最恨改舊章，有利於此，必有害於彼，甚不可也。俟將渠道分合糧則重輕，以及舊志所載引水情形，歷年蔓訟不結緣由，一一稟晰前來，再由本司為爾等剖斷可也。詞發，仍繳。

批宜川縣陳令丕業稟

據稟已悉。所有二十六年未完錢糧，應准免其帶徵，以紓民力。其本年應徵各糧，務宜切實催收，以濟餉源。勿得託於催科政拙，自誤攷成。切切。此繳。

批寶陝局錢松年稟

稟摺均悉。既據該委員等一再樽節核估，自無浮冒，應准即日鳩工營繕，俾泉府不致傾頹。即仰錢倅自行督工，不另委員監視。所需經費，即在寶陝局存款內動支。一俟工竣，即行稟請委員驗收，勿稍率忽。切切。此繳，清摺存。

批鄂縣紳約張萼等稟詞

王恩照昨已掛牌回任，爾等今日忽遞此稟，請留汪典史署事，而且譽汪毀王，不遺餘力，殊屬有干例禁。王典史既如此不謹，從前何無控案？而況典史一官，但司監獄，不預民事。如果擅受民詞，枉法得贓，尚有知縣就近監察，豈能任其橫恣？著即斂迹回縣，勿得妄瀆。所請不準。

批咸甯縣民楊兆昌控詞

贖地還銀，聽訟者不能專聽爾原告一面之詞，遽行剖斷，必以中人之語為憑。爾自言中證四人俱不助爾，是以在縣訟不得直，豈一經府提，四中人即助爾乎？如仍不助爾，豈能憑爾一面之詞頓翻縣案乎？爾真糊塗已極！不准。

代善後局批三原縣陳令稟

此次加徵差錢，實因償款甚鉅，期又甚迫，萬不獲已，而有此舉。查各屬加徭，每正銀一兩，加收徭銀四錢者，乃合舊有、新增兩項差錢併計而成此數也。三原差錢既向來不取之

於民，此次亦照他屬每兩四錢之數，一律加徵。是三原所加者獨多，而他屬所收者轉少，非事理之平也。查行差，各州縣亦有儒糧、何糧等名色，向俱不納差銀。因此次事關籌款，未便聽其苦樂不均，又不能令其親舊無別。批令四錢之中，除舊有差額勿容完納外，其新增之數，飭即一律遵完。三原民田，既向不行差，自與他屬之傳儒糧、何糧事同一律，應每正銀一兩，酌減差銀一錢，通照三錢加征，以示體卹而彰公道。仰即出示曉諭，俾衆周知。此批，詳院立案。繳，摺存。

批大荔縣孀婦董方氏控詞

爾子於去年十月在祥泰店自戕隕命。如果由郭尚志等威逼所致，大荔張令與郭何親，與爾子何嫌，豈有不為伸冤之理？陝中風俗，凡有自戕之案，無不藉命圖訛。況爾為子鳴冤，應如何奮迅迫切，何以遲延半載有餘，始行上控？其為意存拖害，不問可知。姑仰大荔縣錄案詳覆，以憑主奪。詞發，仍繳。

批西安府詳

陳家駟、家駟，同胞手足。家駟出為胞叔陳維中之後，維中庫房供役，歲以所得分給家駟。此維中格外厚道，處其實，不分亦本等也。維中既歿，同室操戈。家駟人面狗心，忘其胞叔顧卹之情，而貽胞弟終訟之累，又欲強使其子入房學習，似此喧竇奪主，豈可姑容？缺乃維中之缺，家駟承維中之嗣，即應得維中之缺。不為維中子者，即不能得維中缺，此一定之理也。茲斷令維中吏缺著家駟充補，不與家駟相干。家駟之子登第，准其入房學習。家駟如有餘力，應體嗣父之心，將家駟常為顧卹，但家駟不得恃強惡討耳。此繳。原詞存。

批西安府稟

該弁所稟，差繁兵少，誠亦實情。然自兵額屢裁，何汛足敷分布？獨師玉衡嘒嘒瀆稟，其意別有在可知。茲據覆稱，應由提臺核辦，即著勿庸置議可也。繳。

批吏房革書張效賢稟詞

所稟是否屬實，著將張效賢仍發讞局，提同郭立本、郭適沅等確切質究。稟中所稱立本私立官費名目，具有底本，無一事不索費，無一缺不取錢。如果屬實，即應杖斃。仰西安府督同讞員，鐵面無私，從嚴根究，實懲虛坐，俱勿寬容。本司不日即返柏臺，案關奸胥罔利，正臬司專管之事，決不一毫放鬆。不得以“東垣書吏互訐，不與西垣相干”朦朧了結，本司向來作事，不拘成格，況兩司本不分家耶？詞發，仍繳。

批蒲城縣民楊春蒂控詞

一面之詞，殊難憑信。既經控縣有案，自應由縣斷結，以省拖累。新任蒲城李令，廉明果毅，決無瞻徇。仰即回縣催案，此稟發交李令迅即傳齊人證，算清帳目，秉公斷結，報奪勿延。詞發，仍繳。

批三原縣陳令膺臻稟

大凡去任官員，每存見好於民之意。然須視其案為何如，案人為何如人，不能一味省釋，使愚頑無所警覺。此案林長春曾用雞毛傳帖邀約四縣之民齊繳農器，其居心險狠，實屬不法之尤。王東經當衆將散之時，喝令村農將破爛耙耩亂擲。該令大堂之下，王美成打爛城門，扭壞門鎖。此皆該印委等面稟本司者也。該令試思當鬧攘之時，三原縣成何世界？今當年滿交卸，遂請一併釋放，以博仁聲，而不計縱惡容奸，長民驕恣。本司向來愛民如子，疾惡如仇，此等討好行爲，深所不取。該令交卸在即，著不必多管閒事。林長春等三犯鎖押班管，

候程令到任，本司自有發落。如其縱逃，定惟該令是問。此繳。

批西安府張守筠稟

據已稟悉。所有應賠五成耗糧，姑念常令官經註誤，先世死綏，准其核減一半，餘照例價賠補，勿再延宕。切切。此繳。

批革書王福錄稟詞

爾去年飽煖思淫，捐金買妾，何至衰邁若是？爾在籌賑局把持，弊混圖利，不知若干，公文失落無數，玩曾守于股掌，串方令為腹心，朦捐朦保，公然縣令。若使長享富貴，國法何在，天理何存？書曰“自作孽，不可活”，爾之謂矣。外間人言嘖嘖，謂爾勒取捐生之錢數逾鉅萬。若竟聽爾取保，款段言歸，是巨蠹猾胥依然不失為富家翁，仍於天理國法無當也。本司在此，爾不必作取保之想。此飭。

批長安縣胡令啓虞稟

既有咸甯前案可據，姑准如數給發。此為首縣寄監人犯太多，不得不修葺完固。而缺分太苦，籌款維艱，故由司庫撥給，外縣不得援以為例。此繳。

批咸甯縣詳

王璋等以銀交姚克仁糧鋪代納民糧，是糧銀未入吳祥之手。而璋明知故昧，誣控逞刁，並不在府縣具呈，徑來本司衙門越訴。其意以為控差無不准之理，即或審係誣控，亦無為差役打百姓之理。殊不知本司向來斷案，但論是非，不管是民是役。百姓今日入卯，則百姓即差也。差役今日辭卯，則差役依然百姓也，與百姓何分乎？王璋刁猾若此，未便姑容。除由

該縣已經懲責外，仰再枷號一個月，以儆刁告。該縣仍宜切戒糧差，勿因此案得直，遂爾欺凌百姓。試思百姓犯法，猶且不恕，若差役知法犯法，能不倍懲乎？此繳，原詞存。

批永壽縣陳令貽香稟

所稟句句實情，深為可念。本署司向來持論最公。該縣里局虧空，經今三任，倪署令可恨者也。到處侵挪官款，貽累後來，李署令可推者也。適當歲歉差繁，頭焦客爛，該令可信者也。既信於民，復信於上，所請攸關民瘼，以公事論，不當遽如其請；以情理論，何能不拯其危。本署司為民窮，為商艱，為官好，破例發銀三千兩，俾還商借。而修民渠款，由善後局撥發，該令即日具領。他處不得援以為例。該令領款到手，務將應還者立即清還，應辦者合時舉辦。此等事非該令不能請，非本司亦不能發也。此稟發善後局提調閱看照辦，仍繳。

批稿房書辦楊凌云等稟詞

爾等有此苦情，何不早說？去年物價翔貴，並不向前任乞恩。今當年豐穀賤之時，乃云糊口不給，欲本署司加給銀兩，實屬怪誕？新任轉瞬即至，仰爾等向懇恩施。本司不管。

批蒲城縣稟

據稟已悉。凡州縣取民一錢，即有一錢之用。團勇全裁，粟行加收團費，即行出示停止，辦理極是。今土行抽錢如故，而無一定用項，在該令操守可信，誠不至於侵漁。若將來遷調不常，賢愚不等，積此隨時可挪之項，付諸見利即動之人，必有以侵牟獲罪者矣。況此款為辦團而設，團練全裁，則取諸民為無名，存諸公為無用，必有抗交上控之事，不可不熟計也。仰即遵照，將土行抽民團費一律停止。此繳。

批同州官錢局王丞懋照稟

稟單均悉。晁倅移交借本息各銀一千零八十兩，既經如數收到，仰即妥為營運，以裕鋪本而免貼賠。至李倅回省，已據面懇留省當差。所有同州官錢局事務，即專委該丞辦理。該丞和平精細，本署司倚任素深，不必辭卸。此繳。

批蒲城縣紳原彪等稟詞

楊虛中果係好人，彭知縣亦非酷吏，何必與之作對，必欲致之於死？爾等所稟，詞出一面，未足深憑。仰現任蒲城李令詳加查勘，如果楊虛中實非訟棍，尚能悔過自新，即據實稟請保釋，如係素不安分，此時串黨乞恩，將來仍不免滋事，亦未便縱惡殃民也。詞發，仍繳。

批籌賑局書辦李克昌等稟詞

該書等與南北科屢次互訐，因報銷緊迫，諭令先辦公事，徐察弊端。茲據稟陳南北科所辦捐案，種種弊混，兼有冒籍朦狀等情。查張炳焱等曾經汝作枚告發，此因汝令亦非善類，未予深究。茲再被稟訐，如澈底根究，不惟公事萬下不去，亦不足以服革書王福錄之心。仰西安府提集兩造，簡派精明公正讞員，細心推問，調卷詳核，務期水落石出，不准朦朧了事。讞局訊定後，再由本司親提覆鞫，從嚴懲辦。稟摺及獎冊併發，仍繳。

批革書王福錄稟

滿紙飾詞，其將誰欺？且爾在捐局作弊多端，既買妾被控之案俱經發交讞局究辦，尚未據訊詳前來，何得率懇保釋？足徵膽妄，嚴飭，不准。

批武備學堂遵議書辦津貼

此項支銷，非本署司意也。明知向無此款，而該書等藉詞要求，姑且發堂核議，以每節酌給四金，亦是於不可之中示應酬憲書之意。然武備學堂開辦有年，從前既無津貼，何能由本署司市德加增？應候新任察核飭遵，本署司不管。此繳。/

樊山政書卷四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籌賑局書辦呂詳鳳等稟（陝臬任內稿）

爾等互相攻訐，私弊顯然，勢難置之不問。前者汝作枚之控，亦非盡涉虛誣。此次蒲耀南等清摺所開呂祥鳳、張丙焱等朦捐朦獎，有案可憑，已發交讞局，著即投案候訊。仍由本司親提嚴訊，以懲奸蠹而肅官聯。此稟發局查辦，仍繳。

批渭南縣民魏鎮明呈詞

範堯進士出身，聲名雖劣，何竟至於如此不堪？仰西安府傳訊究辦。詞發，仍繳。

批應襲一等子鮑世爵稟

據稟已悉。該職功臣之後，陵替至此，情可憫傷。陳委員需索要求，誠亦事之所有。惟爾父已故，爾母于此時亟應扶柩還鄉，何暇與之樞氣？已飭咸、長兩縣妥爲了結，仰即遵照。惟聞爾家幕友陳實臣本一無賴游民，乘爾之危，吞昧爾家財物不少，仰西安府即日將陳實臣傳案管押。候審所勒令將浙中寄頓財物一併開單交出，以恤孤寡而警奸貪，是爲至要。詞發，仍繳。

批管解委員陳令稟詞

該令押送官犯鮑革道祖臨前赴新疆，鮑道故於鶉垣，正好回浙銷差，別求調劑，乃與該故員妻子構釁，互相稟訐，深所不取。頃據祖臨之子鮑世爵以凌虐致死等情指控該令到案，雖兩造詞皆一面，而該令此時之受欺毆、從前之受饋遺，俱是實事。若認真質訊，鮑夫人一

女流耳。夫死子幼，尚有何罪可辦？該令身為管解之員，被已故犯官之妻子具控，威逼雖然是假，得財誰曰不真？此等官司，尚敢挺身犯難乎？仰西安府轉飭咸、長兩縣妥爲了結，俾兩造各自湊歸，勿滋訟累爲要。詞發，仍繳。

批應襲一等子鮑世爵稟

此即陳實臣自作稟詞，連欺哄帶挾制，令鮑世爵呈遞其實。陳姓之形同無賴，昧物攫金，詭言進京，賄洋求脫，致鮑家夫妻父子生死不能一面。及鮑夫人回陝，陳姓沿路逗遛。前日鮑夫人與文觀察及兩首縣言之，且恨且畏，蓋恨其無良而又畏其匿物不見也。本司深知其中委曲，是以批飭西安府將陳姓傳案管押，勒令將銀錢什物一一交清，使孤寡得以扶棺歸里。俟其交出以後，本司另有發落。如敢抗違，重笞勿貸。鮑氏母子趁本司冒爲作主，正連城歸趙之時，豈可信其欺哄代爲乞恩？試思縱狼出坎，有不噬人之理乎？仰即遵照。此稟仍發西安府查照，併繳。

批咸甯縣民程英盛呈詞

據稱爾子誤取已聘之女，成婚數月，原聘之甯辛酉外歸涉訟，爾已代女家退交原聘禮銀，及黃委員二次過堂，竟將爾有孕之媳斷歸甯姓等語。夫一女兩聘，咎在其母，不在其翁。既已于歸，只可斷還禮銀，不可使一女蒙嫁二夫之恥。黃委員讀書明禮，豈能如此糊塗？以本司揣之，恐係先嫁甯姓，甯外出而婦另賣，故此時斷歸本夫耳。姑仰咸甯縣速檢原卷，包封遞閱，聽候核奪。稟發，即繳。

批涇陽縣民黃生云呈詞

據控談廣盛侵蝕倉糧，抗帳不算。此等案件自應在縣就近查算，該民人等妄請提省，其

並非爲公，專爲挾嫌拖累，顯而易見。況涇陽舒令公明仁斷，於談廣盛有何偏袒，豈有聽其侵盜，不冑清查之理？仰西安府轉飭舒令迅即提集人證、帳目，澈底查算明確，實究虛懲，勿稍袒縱。該原告如果避不投審，或赴他衙門妄控，即飭咸、長兩縣查傳押發不貸。詞發，仍繳。

批咸甯縣民薛福生呈詞

據控惠月恒如此兇險，既已控縣管押，豈有未結案而遽釋放之理？查衅因買布而起，到案以後，布錢是否給還？爾夥受傷，曾否報驗？來詞一味含糊。況月恒夫婦被押，則縣令並非袒庇可知。爾在府縣具控，徑懇司提，尤徵刁健。仰赴咸甯復控，懇提不准。

批朝邑縣易令國勳夾單

夾單閱悉。白祥兒視爲其父首送忤逆，繼爲閭鄉紳以會匪起事拒捕傷差稟案，光緒十二年發往廣東充軍，旋即潛逃回籍，強佔人地畝，強姦人婦女，而且發塚焚屍非止一次，其他惡迹，罄竹難書。今經該令緝獲，若照例擬辦，層遞審轉，未免久稽顯戮，仰即立斃杖下，以懲淫凶而快衆志。該令下車未久，即積此無量功德，良殷嘉歎。事宜速決，無少遲延。若本司爲令，此賊畢命久矣，安能纒稟候批耶？此繳，夾單存。

批西安府張守稟

據稟已悉。此案劉撈獅白晝竊取劉成才家麥袋，爲成才十一歲幼女撞見聲喊，撈獅起意致死滅口，當即揪按倒地，搥傷咽喉，致口鼻流血而死，其情慘毒已極。夫慘斃幼女，較拒捕殺人者尤爲可恨。蓋事主捕賊，勢均力敵，勝負尚未可知。若幼女身小力微，該賊先操必能致死之權，而該女已處於不能不死之勢。欺幼斃命，心狠手毒，尚有何情可原乎？前署司

但聽該賊一面之虛詞，而不思冬英稚年之慘斃，現既覆鞫得實，無可推移，仰照原詳勘轉，以伸憲典而慰幽魂。切切。此繳，原卷存。

批西安府張守詳

如詳辦理。此案本司明知張效賢有意刁誣，然二郭實亦疲玩可惡，以吏計吏，正是以毒攻毒，是以再發讞局覆訊，非有愛於效賢，實欲二郭多受牽累，以後或不敢多索房費耳。效賢所開清摺，雖微實據，夫豈無因？仰西安府通飭各同寅，以後遇有補署各缺，繳領執照及注冊等事，不准私地給錢。如該書等敢於需索，准其指名稟究，以肅官方。繳。

批朝邑縣易令稟

據稟已悉。蝻孽萌生，最爲民害。現在二麥雖經刈穫，而秋禾布滿田間，亟宜督飭約役率領鄉農四處搜挖，認真撲打，務期淨絕根株，保全秋稼。查此次蝻孽既由河東飛渡，恐不僅該縣一處有之，仰同州府飛飭所屬，一體認真搜捕，仍將捕治情形隨時稟報查攷，勿稍延誤，致干譴責，是爲至要。切切。此繳。

批岐山縣崔令驥遠稟

據稟該縣刁劣棍徒滋事情形，本司已據曾令面陳，均與來稟無異。曾令在岐山一年有餘，循績能名，流聞遐邇。大凡爲政之道，除莠然後安良，苟見譽於良民，必見憎於匪類，所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也。茲據稟稱棍徒亢鳳岐、劉江、孫勤糾合教民王維云，率領多人，伺曾令起身，擅將城門關閉，任意滋鬧，實屬無法無天。該署令當將四人拏獲，嚴刑撲責，辦理極爲得法。惟一打尚不足以蔽辜，仰即查照省章，分別鎖係鐵桿石礮各若干年，以儆刁風而安善良。至揭貼辱詈，曾令稟係劣紳及工書崔至誠所爲，劣紳何人？何無名姓？仰即查

明，詳革懲辦。崔至誠身在公門，敢於欺侮本官，尤堪發指，著即革卯重責，與劉江等一同鎖係示儆，仍將遵辦情通稟候核。另稟所陳教民王奎、王善等訛詐鄉民，幸遇教士盧慎修結好吾民，准其捆送，遂得民教相安，良堪欣幸。教士既如此解事，該署令當優加禮貌，過事持平，勿貽外人口實，是為至要。併移會令知照。繳，夾單存。

批龔令維估稟

所稟自係持平之論。風聞無實之事，若不委查，則恐埋冤。查無實據，即不必拖累。仰商州尹牧轉飭雒南縣將小毛順等一併取保釋放可也。此繳。

批辦韓城鐵礦崔倅稟

該員辦理韓城鐵礦，著有成勞。前因鐵價較昂，擬仿鎮安之例，歸併印官辦理，以省經費。旋據丁令稟稱，該礦距城八十餘里，鞭長莫及，勢難兼顧，自係實在情形。與其另委專員，莫若仍資熟手。現經本司等稟商撫憲，仍留該州判辦理韓城鐵礦事宜。務當悉心綜覈，精益求精，總期鐵質良而鐵價減，是為至要。除另札飭知外，仰即遵批留辦礦務，勿庸解鐵進省。併飭新任王令知照。繳，冊摺存。

批白水縣劉令詳

人皆言該令糊塗，果非虛語。此案因孫三林以刀匪搶擄重情具控高控勞到司，經前署司批飭該縣錄案稟覆。茲據詳稱，劉李氏寡居無度，去年正月，經其大伯劉萬兒商同娘屋兄李保娃改嫁高控勞為妾，已過門矣。萬兒後受錢八十串，將李氏賣與孫三林為妻。李氏自行呈控到縣，王故令謂控勞不應荒年娶妾，仍將李氏斷歸孫姓。去臘，孫三林出外，控勞輒將李氏誘同逃匿。孫姓控縣控府，及人證齊集，三林抗避不到，由該令議擬詳結前來。據稱高控

勞擬滿杖加枷，李氏再三研鞫，矢死靡他，擬令歸宗，給李福須領回，為劉氏一綫之延。劉萬兒在逃，俟獲日另結等語。查孫三林以刀匪具控，究竟高控勞是否刀匪，未據聲明，已屬含混。王故令承審此案，劉尤兒將弟婦兩賣得錢，照例應令先娶者領人，後娶者收還財禮，乃云荒年不應娶妾，何其錯謬，然則孫三林獨應荒年妻乎？再查李氏已嫁控勞，復被萬兒刁賣，控勞竟默無一語，由李氏呈控夫兄，良不可解。孫三林爭娶於前，疏防於後，李氏一人獨處，控勞竊負而逃，事後控府控司，永不到案。以案情而論，孫三林不應得妻而得妻，前已便宜之至。人皆到案而獨不到案，更屬刁健之尤，該令毫不創懲，何其軟也！控勞如係刀匪，則枷杖不足蔽辜。如非刀匪，則前既人財兩折。近又拖累經時，雖云不應誘逃，然以先娶之夫受不平之斷，事雖鹵莽，情可矜原。倘遇仁明，定從薄譴。至李氏歷嫁三夫，近更往復二姓，該令乃贈以四字匾額曰“矢死靡他”，其昏謬與王故令等判稱“給李福須領回，為劉氏一綫之延”，該氏既歸李氏之宗，何能延劉氏之嗣，已屬糊塗無理。至李福須係該氏何親，案內並無其人，領回之後，憑何養贍？該令判案，仍用當日作墨卷之法，毫無起伏照應，亦復不求其解，但求交卷完事。此案著交新任陳令提集兩造，檢查卷宗，準情酌理，秉公斷結報奪。此事以兩箇書獸釀成彌年訟案，可笑實可氣也。此繳，併札飭同州府及陳令知之。

批華陰縣劉令詳

大凡州縣臨民，懲惡乃能勸善。二華刀匪充斥，為害實深。石江娃、井彥春二犯砍人有案，照章鎖繫，限滿不釋，其為兇頑不法，良可想見。以前令不敢釋放之人，該令勿思見好，詳請保釋。前云並無親族保領，又云犯得親族來案乞恩，究竟親族為誰，何以忽有忽然，前後矛盾？仰將該二犯親族申送來省，在本司案下出具切實保結，如該二犯再蹈故該，將保領之人一同辦罪，如此方可放心。本司於刀匪行徑知之最熟，治之最嚴，所以然者，實為保護良民起見。該令身任地方，饑饉之餘，其民之疾痛顛連有待撫恤者諒亦不少，何必在刀匪身

上如此用情乎？仰即遵照，如無該犯親族來司保領，即著仍然鎖繫。此繳。

批華陰縣劉令稟

據稟已悉。仰即不時加意巡查，如有飛蝗入境，務即督飭兵役鄉民盡力撲撻，定價收買，總期勿留遺孽，以保秋禾，是為至要。仍候督撫憲及藩司、潼商道批示。

批南鄭縣屈令壽昌稟

此等兇徒逆子，經其親父令族人毆成殘廢，三月二十六日受傷，閱二十餘日因傷身死。論其情罪，甚屬便宜。死者不冤，毆者何罪？仰即知照。繳。

批革書李芬若呈詞

本司在咸甯時，爾尚是兵房經承。其後被革，必非無故。據稱爾姪、爾姪孫頂爾之缺，視爾如仇，近經六房公議，保爾復卯，竟為爾姪孫繼成播弄埋冤。是否屬實，仰雷令查明卷宗，面詢褚世榮該革收應否復卯，李繼成有無播弄情事，一堂斷結，勿任曉瀆。李委員甚靠不住，不必再問此案。詞發，仍繳。

批客民朱麗云呈詞

爾真不會告狀。此案批縣秉公斷結，據爾自稱李縣主初次堂訊，即嚴飭竇獄重還錢，可謂公道之至。繼令東夥分賠，在債主以為放鬆資東，在縣官酌理准情，必有不獲已之處。爾因逾限未償，具呈催案可也。乃竟以風影之詞，為含沙之射。詞稱竇光儀賄通官府，豈李令亦受賄乎？又謂獄重是其門生，李令如果庇護門生，則初訊必不嚴飭，豈嚴飭之後，獄重始拜門乎？夫以代追欠款之官，徒以倆家償款稍遲，遂被愛賄徇情之謗，以本司設身處地，心

不平矣。爾不但不會要賬，亦並不會說話，李令之秉公持正，何人不知，豈能由爾非毀？仰仍赴蒲投案，自向縣主認錯，求追欠款。李縣主必能為爾了結此事。俟欠款交齊，先將爾打二十戒尺，然後領銀完案，以為糊塗越訴者戒。惟事須分別言之，竇娃應還之款務令速還，勿任羈累。切切。詞發，仍繳。

批長武縣畢令振銓稟

該令受事之初，以全副精神攷察庶務，居心要好，深屬可嘉。論語曰“先之，勞之無倦”，足見持久之觀。該員務當始終如一，勿得日久生怠，尤不可徒托空言。下車之始，祈雨得雨，此應天以實之效，深為嘉悅。仰候督撫憲暨藩司、鳳邠道批示。繳。

批雒南縣民員新成呈詞

五月十九日接爾呈詞，當經批飭雒南縣錄案詳奪。乃案牘方行，控詞又至，意在不提不止，不准不休，似此膽大糊塗，深堪痛惡。倘再無知妄瀆，定即逮案押發不貸。凜之！

批邵陽縣民黨豐娃呈詞

爾弟黨零娃由同州來省，在秦雙喜風篋鋪幫工。如果身死不明，豈有縣訊兩堂，不為伸冤，僅斷錢十串之理？必系死由自盡，與人無尤。而爾藉命訛錢，顯而易見。仰咸甯縣將原案送閱，以憑核奪。詞發，隨繳。

批興平縣楊令宜瀚稟

據稟已悉。螞蚱既能咬傷早穀，是亦螟螣之類。來稟但云現無蝗蝻，不言撲打螞蚱，萬一穀苗再生再咬，與蝗害何異？現在咸甯南鄉一帶螞蚱蝻集，委員盡力焚打，幸皆就殲。該

縣事同一律，仰即督飭約役等將地內螞蚱鏟除淨盡，以保秋禾，至要至要！仍候撫憲暨藩司、糧道批示。繳。

加批邵陽縣民黨豐娃呈詞

六月初四日調到縣卷，逐細查閱。爾弟黨林娃向繼臨潼晏姓爲子，許以兒婿兩當，尚未婚配。去年晏林娃來省，在秦姓風篋鋪幫夥。今正其繼父忽稱女已另嫁，囑林娃另行訂娶，林娃氣忿，自行投井身死。秦姓應給身工錢文，但有長支，毫無短欠。爾弟死由自盡，與人何尤？爾乃藉命圖訛，控府控司，任情誣累。如果手足情深，當林娃謂他人父，何以聽其背棄本宗作螟蛉於異地，生前任其改姓而不顧，死後貌爲悲苦以鳴冤，無恥而貪，糊塗而狡。查秦雙喜僱夥幫工，身錢不欠。林娃恨其繼父失去信，墜井輕生，與秦姓無絲毫干涉。縣斷念爾遠來，令秦姓幫錢十串，已屬格外加恩。爾乃抗不遵依，捏情妄控，實屬可惡萬分。仰咸甯縣即日傳喚黨豐娃到案，勒令遵斷回家，如敢抗違，即行遞籍管束不貸。此飭。縣卷發回，稟批隨發，仍繳。

批同州府詳

周斌恃符抗糧，任意誣控，委訊得實，僅以前經戒責，免其深究，未免寬縱刁徒。周斌著一面飭學注劣，一面調至同州府，由該守面試經義史論各一篇，如文理不通，即行詳革，以懲嚮蠹，仍將試卷竇司備核。餘照來詳銷案可也。繳，原詞存。

批華州劉牧璋稟

刀匪時遇龍於光緒二十年刀砍白費太身死，經屍母白王氏報驗，緝兇未獲。以詳請通緝之犯乃敢事冷潛回，聚黨爲害，該署牧身親捕獲，實屬可嘉。據稱該犯恃無質證，忽認忽翻，

此等兇徒自知罪在不赦，最能熬刑狡供。查前案未及十年，屍母及證人等自應健在，仰即提同環質，以窮其狡避伎倆，仍依限通詳擬辦，勿俾逃刑。切切。此繳。

批咸甯縣雷令詳

據詳已悉。羅鼎銘顯係騙賴。所指中人李振邦經手還錢三十串，果有其事，早已自邀振邦到案矣。今乃任意支吾，又復捏情上控，可恨已極，著即勒令該生迅速還錢了事。如再混賴，即行詳革比追，以儆刁劣。切切。繳，原詞存。

批涇陽縣命婦吳周氏呈詞

該命婦青年矢節，好善樂施，深可嘉尚。茲閱來稟，繼子念昔必有不如意處，然採聽涇陽公論，該命婦所信任之蘇氏、穆姓亦非信婦善男。仰涇陽縣先行嚴禁差人毋得赴原滋鬧，違則重懲，一面提集人證到案，秉公訊斷，並勸諭吳念昔回家，善事其母。其間凡有圖財唆事之人，一概驅逐，以安孤寡而絕嫌疑。著即遵照妥斷具報，毋稍徇延干咎。切切。詞發，繳。

批涇陽縣舒令詳

據詳已悉。詳尾引例科罪，於描摹印信、騙財蝕稅之革生梁士估則擬杖七十，於並不匿稅、無端受騙之商人張瑞祥則擬杖八十，有如此不公平者乎？此等事，原不必詳辦，州縣官在堂上立時事結，並不必要告知幕友，一經不通刑名之手，必致有例案而無情理為止。試思例文云“田房稅契，業主誤交匪人代投，致被假印誑騙者，杖八十”，然由假印誑騙之匪人罪反輕於業主乎？來詳意在不辦已革之秀才，遂各引各例，而不顧事理之不平。此等幕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代張瑞祥受杖。詳稱梁革生並未得財，開脫之詞耳。渠既費力描摹，不

得錢豈肯放手？張瑞詳並不知其作偽，豈能捐稅不給？是該商始已折財，繼又涉訟，又二次投稅，終被劣幕擬杖八十，反比匪人加等，何其冤也！本司定斷，張瑞詳別無罪過，立即省釋。梁士傑痛答一頓，枷號一月完事。幕友准其收贖，一板一金，扣束脩八十金，發交龍洞渠充公。此繳。

批客民汪僑呈詞

查爾來稟與賈牧面稟大相徑庭，皆係一面之詞，又無對質之理。據該牧面稱，此間不能與爾一錢，本司豈能相強，惟有不管而已。

批咸甯縣道士湯教洞呈詞

此稟發咸甯縣查卷緝究。查失單內開前年臘月盜去棹子二張、板凳二條，此等狼糠物事，如何偷竊，難道爾夜不閉戶乎？王安仁窩贓勒贖，爾既指名控縣，差役容有分贓庇盜之情，縣官豈有獲賊不究之理？案縣久遠，詞涉荒唐，姑仰咸甯縣查究可也。

批華州印委劉張會稟

此案真情，本司早已訪悉。該印委來稟，殊多不實不盡。查寡婦王劉氏撫育子女二人，其子拴牢不肖，流蕩忘親，意在為女擇婿，為養老送終之計。武監生侯茂林涎其女樂樂少艾，媒聘為妾，劉氏不允。旋憑媒許給劉九娃為妻，茂林漁色欺心，乘劉氏外出，樂樂獨居，勾誘其無賴之兄王拴牢乘夜刁搶而去，立時成親。經劉氏及九娃喊控到州，茂林自知理屈，乃矯稱為其弟武生侯耀國續娶。劉署牧聽其一面之詞，遂以此女斷給耀國為妻。兄弟聚麀，亂倫枉法，實屬暗無天日。然猶可曰該牧一時糊塗，偏聽無心之過，尚非有心之惡也。及劉氏上控到司，委員會審，業經質明侯藏林刁搶屬實，霸姦屬實，樂樂先為兄妾、後為弟妻屬實。

事關風化，獄重平反，茂林兄弟之行同禽獸，應如何懲創？該署牧之荒謬糊塗，應如何引咎？

乃來稟自護前失，遂為該禽獸處處開脫。稟稱侯茂林欲聘樂樂為弟婦，其母劉氏不允，其兄控牢允之，受禮銀五十兩，此銀憑誰過付？平素不安分之不肖子，能逆母命而主婚乎？又稱劉氏將女許給九娃，控牢遂將其妹送歸侯姓與耀國為婚，該牧堂訊因樂樂原配侯門，遂令當堂成禮，復將主唆王劉氏悔婚之劉文瑞、張丙寅各予笞責等語。此等裝敘前半截文字，將侯茂林之漁色搶親、瀆倫滅理一字不提，古人有為尊親諱者，該牧乃為窮兇極惡、姪亂不堪之武監生如此諱飾，吾不知茂林系該牧何尊何親也！稟末仍云印委會訊，樂樂供稱本年三月侯茂林將伊擥至侯村，泣求仍歸母家，耀國亦願退婚，該牧遂令劉氏領女回家，茂林兄弟掌責完案。嗟乎！劉氏苦節撫女，意圖招婿送終，竟為豪惡搶動。九娃以一剃發匠積得微資，媒聘妻室，竟至人財兩空。樂樂年甫及笄，突受強暴污辱，黑夜刁奪，不媒而婚。該監生既遂其妻妾處室之心，該署牧更成其兄弟輪姦之惡，以一女子在侯家數月，疊配二人，任其糟蹋，今又斷歸另配，時僅數月，年未二旬，已為三人之婦，誰非父母，誰無兒女，如此傷天害理，本司實不能姑容矣！且如來稟所云，侯茂林實為無罪，何以反加掌責？樂樂為侯耀國繼配，何以不令從一而終？張丙寅等折婚唆訟，劉氏上控悔親，何以不加懲創？是該署牧來稟先已不能自圓其說矣。況該署牧前堂判斷，雖云樂樂自願歸侯，然豈不知已配茂林，何貿然斷給其弟，俾蒙聚麀之恥？劉文瑞等系九娃原媒，理應作證，何以於被告則將錯就錯，遂其淫惡之私心，於原告則一冤再冤，笞及無辜之媒證？劉氏控人，刁搶不究，首子忤逆亦不究，試問為民父母將為百姓伸冤乎？抑為淫人逆子作護符乎？案經委員訊明，稟請將侯茂林兄弟革辦，該署牧乃敢私改稟稿，一味包庇，縱非受賂枉法，亦屬不知遠嫌。劉署牧著詳記五大過。本應立即撤任，姑念交卸在即，稍從寬貸。侯茂林、侯耀國仰一面詳革，一面由本司委員守提來省，聽候親訊嚴辦，以維風化而正人心。昔故人而今刺史，當諒吾不得已之衷。欺孤寡而瀆倫常，當治以所應得之罪。除牌示外，仰即凜遵照辦。如茂林兄弟避匿不到，守提無獲，

則是該署牧得贓屬實，定即詳參不貸。此繳。

批長安縣民曹發有控詞

此案曹發有爲李屈氏招夫，業經八載，李屈氏幼子夭折。其夫堂兄李文懷與其子李圉圉涎屈氏之產，意在逐發有離門，則遺業易於欺奪，乃捏發有毀業之詞，率行具控，而又擅取屈氏棉籽，翻犁屈氏煙苗。查發有入門之始，文懷已受錢二十四千，此時涎業捏誣，居心深爲險狠。該縣審判此案，以李文和承繼屈氏，曹發有或同居，或另度，聽其自便，均屬公允。所以不足服人者，李文懷父子如此可惡，該縣於問明後毫無懲創。究竟強拏之棉籽是否歸還，翻犁之煙苗是否暗補，一切未見分曉。胡令素稱明決，何忽顛預如此？此案不必提審滋累，仰西安府將李文懷、李圉圉提至讞局，各痛打一頓，勒令將棉籽、煙苗如數賠補，交李屈氏具令。曹發有並未毀李氏之產，自勿庸離屈氏之門。併著文懷、圉圉各具切結，以後不准干預李屈氏家事。此繳。詳文、原詞並發西安府閱看，仍繳。

批渭南縣民婦王方氏呈詞

再查餘令本非糊塗無用，惟身任大缺，一味懶惰，以寒蟬士出身之人，而官場習氣太重，深爲本司不取。即如此案殺死一家二命，而初稟即有意朦朧，又將原告管押三月之久，逼令私和，畢竟是何意見？此案非張令炳華前往審訊不可，並仰西安府知照。

批渭南縣余令詳

此案現據尸母呈控到司，業委張令炳華前赴渭南訪查研究。該署令辦理此案顛冥率忽，深堪怪訝。查王福林兄弟於三月十四日夜同宿李家，十五日清晨忽地與人爭毆，福林合時殞命，越三日化義亦因傷身死。案關一家二命，宜如何上緊緝兇，乃十七日報案，該署令二十

一日始往相驗，已屬玩視民命，憚於下鄉。況以時而論，清晨非昏夜可比；以地而論，厚子鎮非曠野可比。該令勘單明云該鎮有南北街一道，李盧氏居住東頭，當肇衅喧嚷之時，街鄰豈無聞者？凶手毆畢出門，必從街市經過，豈無見者？乃案延數月之久，該署令毫無端倪。現據屍母指控多人，其早經在縣呈控可知。即使不確，亦應逮案訊問，方足以服原告之心。乃該令不但不問，並將屍子王建臣交差管押，誠不知其何心。該署令懶惰之聲徧傳關內，即此案而觀，可謂名下無虛士矣。李盧氏母子身爲居停，其家白晝打死親戚二人，豈能毫無知覺？王化義受傷三日始斃，此三日中豈皆昏迷不醒，一言不發乎？此等易於查訊之案，而猶如此迷罔，設更有冤獄，又將如何？余紹僑著詳記五大過，勒限一個月緝兇。無獲，定即詳參不貸。仍俟委員下縣會同研審，倘持成見，則是自貽伊戚，決無原恕。此繳。

批西安府張守詳

查高焦氏係高有林分居胞嫂，其夫早故，遺有子女三人。有林窮苦無資，焦氏推財幫顧，不得謂之不賢。去年二月，歲值奇荒，有林復向其嫂稱貸，焦氏以無力辭。當自顧不暇之時，亦不得謂之慳吝。乃三月初二日，有林復往告幫，不允則罵其無情，並將其嫂鍋甕摔破。如此橫逆無理，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焦氏因其欺凌孤寡，趕往其家理論，此亦人情。有林之妻高張氏適當臥病，聞鬧勉強下床，上前勸阻，焦氏時方氣忿，隨手推開，不期病弱之人，隨推倒地，震跌而死，此焦氏意料所不及也。來詳引“鬥毆律”“勿論手足他物，並絞”律，擬絞監候，似未允協。所謂鬥毆者兩人對毆，彼來此往，因而傷人致死者，仍得坐以絞候。今焦氏因小叔高有林忘從前屢次賙卹之情，挾荒年借貨不遂之恨，毀鍋砸甕，其勢洶洶，其肇衅由於屍夫，而死者由於病弱，當焦氏入門理論之時，不但不與其姒鬥，亦未與其叔鬥也。婦人惜物索賠罵鬧，是其常態。張氏扶病攏勸，非幫打也。焦氏隨手扒開，非打人也。屍格內填“腦後磕傷二點”，非打傷也。律以鬪毆，情罪相乖。論焦氏之心，往尋其叔，非往尋其姒，

而張氏之死，不死於其嫂，而死於其夫，以本司持平論斷，只有宜以過失論。分居以後，親兄弟不相顧者多矣。焦氏以一寡婦出餘財以調其叔，實為難得。向使一味慳吝，則有林知其手緊，亦不致荒歲乞援。是既做好人於前，反得奇禍於後，亦可憫矣。且諸君子獨不為遺孤計乎？母在獄中，兩女一子，何人照看？薄田破屋，誰為經營？設有林以肇衅之人，更肆其鯨吞之計，作孽更大矣。仰即遵批更正，毋稍固執。切切。此繳。

批邵陽縣記令詳

來詳閱悉查事主與竊賊口供兩歧，殊不可解。事主李玉林云“臘月二十九日三更後，聽得狗咬，小的起擎燈亮矛桿查看，前門與各房門關閉完好，復開後門查看，不料後院有賊四人”云云，是該賊翻牆而入，併後門亦未撥開也。而賊犯蕭德盛則云“是晚同去行竊一共四人，翻進院內，潛開後門。劉二用刀撥開房門”云云，是不但後門早開，即房門亦被竊賊撥開矣。房門已開，李玉林何以云各房俱關閉完好？蕭德盛等已潛開後門，李玉林何以復開後門？此一案僅止兩段供詞，而自相矛盾若此，該令與幕友於疏防要案上行稿件隨便點閱，漫不經心，實屬粗疏玩忽之至。仰照指駁各節迅速稟候奪，並著同州府將記令嚴加訓飭。以後倘再作此等不通文字，定即撤參不貸。

批邵陽縣記令詳

此案經前署司批駁，來詳層層登覆，是則然矣。然本司所疑，又在前批駁斥之外。查賀坤平因喬福定不認竊情，反揭其短，持刀向戳。喬福定奪刀過手，即時走開，是福定本無還戳之心，刀尖何能外向？如果刀非向外，則坤平奪刀時，雖極力猛撲，何至誤碰刀尖？格填“胸膛刀尖一傷，長九分，寬一分，深透膜”，而詳內又云“刀尖碰捲”。夫既云碰捲，則碰在胸骨可知。何以但云透膜，並未損骨？若胸骨無傷，則是刀尖適當骨縫虛軟之處，何至於碰捲？

況來詳謂兩人對面相碰，勢力甚猛，又與福定奪刀走開之供不符。查坤平持刀向戳，此兩人對面時也。福定將刀奪過，立即走開，所謂走開者，縱不回身，亦必旁閃，坤平撲奪之時，或在其後，或在其左右，斷無兩人對面之理。即使福定轉身相向，亦斷無以刀尖對準胸膛之理。況福定即云走開，則是不欲鬥毆可知。坤平前撲福定，必當退後，亦斷無往前迎撲致兩人猛碰之理。凡辦命案，以情節符合為主。情節不對，萬難照轉。人犯暫且發縣監禁，仰同州府轉飭記令，限文到五日內將指駁各節詳細申覆候奪，切速。此繳。

批蒲城縣民趙春娃控詞

滿紙奇謊，可亞之至。該惡差即將爾兄弟私押黑廳，爾許錢三十串，現給五串，餘錢跟取。伊即跟隨取錢，何能任爾來省，且任爾弟逃避？此等謊狀，本司轄下不必嘗試。著即遵前批回縣投審，懇提不准。倘再飾瀆，定即押發不貸。

批咸甯縣民秦尚年等控

閱稟披圖，似不甚虛。況王莊臨係咸甯著名劣貢，渠所欲為者無不利己損人，何竟循其故轍，致滋訟蔓？仰西安府迅委廉干之員，會同雷令前往查勘，秉公斷結報奪，勿稍回護。切切。詞發，仍繳。圖說附。

批長安縣文童王振剛控詞

董濤如此無良，實屬可鄙。仰長安胡令勒令董濤將銀兩交還該童完事。不然，定將伊知縣注銷。詞發，仍繳。

批咸甯縣民樊宗興控詞

爾開肉架，紀懷錫開酒館倒閉，欠爾肉鋪七百餘串之多。控縣斷追，三載無償，關提不到。茲經原差管處給爾銀數百兩了事，爾興訟不過爲錢，即有給銀數百，豈非喜出望外。乃云聞言詫異，實不可解。欠債還錢，爾反詫異，將永不還錢，始不詫異乎？此等錢債細故，人願了，而爾不願了，率行來轅妄瀆，實屬狂愚之至。不准。

批華州監生侯茂林呈詞

爾在華州所具甘結，及張委員堂判，本司俱已閱悉。何得強詞飾辯，冀逃法網？此案著發讞局俟張委員自渭南回省，由西安府督同嚴訊定斷。詞發，仍繳。張委員鈔呈堂判及兩造甘結併發。

批華陰縣詳

查該犯王年娃等因索裸錢之故，先一日已將張高氏逼至投井，經救得生。乃該犯等不知悔禍，復敢於次日前往強割麥禾，致令張高氏吞煙殞命。如此兇惡，愍不畏法，若僅照尋常威逼致死之案杖責完結，未免情浮於法。仰同州府即飭該縣於決杖之外，將該犯王年娃加枷號一個月，翟祥兒枷號半個月，以示儆戒。再查張高氏當地認稞，歷年並無拖欠，迨年荒災，重始欠鐵四串餘文，而即以是區區者被偪殞命，該縣於王年娃從輕杖決外，仍斷令張孟氏即日丟地，張家之人命何其輕，王姓之僥倖何其甚也！此地著仍歸張孟氏佃種，每年減去裸錢兩串，以卹死者之家。該令以後斷案，務須細心審度，一意持平。切切。仍將遵辦情形詳報察奪，併候督撫憲暨潼商道批示。繳，格、結存。

批咸陽縣耆民張明正呈詞

爾耕田乏牛，告貸親友可也，乞借牛犁、籽種於本地父母官亦可也。何得貿然至臬司衙

門請提公款爲爾買牛？大侵以後，通省貧民何啻百萬，若人人請提公款，何以應之？爾年過八十，昏庸老諍，倘再無知亡瀆，定飭咸陽縣將爾子孫傳案重責。凜之！

批蒲城縣民武鑽謨呈詞

本司久在關中，深知上控呈詞多虛少實，是以從不輕准。此稟據稱蘇馮氏荒年乏度，將其祖姑早已坍塌之節才牌坊折賣度命，爾遂以銀易之。生員李炳昌等索詐不遂，串通五教官加爾以藐旨毀節之罪。教官書斗婪索銀錢，看其情節，言言俱實。此等教官秀才，不革何待？候飭西安府札委徐令兆蘭前赴蒲城提集被告中、證人等秉公研究，得實即行稟請分別懲辦。爾即回蒲城候質。詞發，仍繳。

批臨潼縣印委黃陳會稟

來稟指畫地形，測量高下，閱之瞭如指掌。在張國楨等懇開靈渠，就紙上觀之，亦似有理。一經該印委會勘地勢，體察羣情，工鉅而利微，此益而彼損，事須持重，輕舉必顛，局貴通籌，偏聽則闇。三復來牘，老成人固自不同也。凡扞辦之事，利害相半，猶當慎之。若害七而利三，決不可爲矣。應如來稟，置之不議。繳。二圖併存。

批臨潼縣稟

據稟已悉。此案本司風聞游勇張連山(即張壽亭)路遇營勇楊生輝進省打麥，搭伴同行，生輝供其食用，又憐其行路足軟，借馬與騎。洋槍亦生輝之物，令其馬上帶。行至斜口池東，張連山馬上放槍，將生輝擊斃。此等窮兇極惡之徒，應立即梟首示衆，以快人心。來稟聽其一面之詢，擬以謀殺，尚須提借槍之蘇奎質對。蘇奎有無其人，尚不可必。即使到案，亦必認是已物，可冀白得洋槍一桿。且槍是誰物，與案情毫不相干。該令何必費如許周折，

徒使巨款稽誅。仰即迅速開具供摺，立請就地正法，以昭炯誠，勿再迂緩延誤。切切。仍候督撫憲暨糧道批示。繳。

批涇陽縣民吳建辰呈詞

吳氏家事，言人人殊，實難懸斷。候飭西安府遴委廉干明決公正之員，前赴涇陽，會同舒令妥為了結。務令慈教無傷，讒間俱絕，挑唆、覬覦、把持諸弊一齊鏟除，以保富室而安孤寡。切切。詞發，仍繳。

批華州民侯武林等呈詞

侯茂林弟兄行同狗彘，罪不容誅。爾等身為族長，不自愧怍，反敢代為稱冤。仰咸、長兩縣即將該族長等查傳到案，遞解華州，嚴加管束，以為受賄扛幫者戒。此飭。

批常備新軍馬隊管帶雒輔國稟

來稟閱悉。核其情節，殊多未合。查哨長譚桂林於七月初一日領回餉銀一百一十兩，鎖收箱內。該哨長適患腹瀉，時時入廁，囑夥勇王懷維看守門戶。初二天明時，見箱鎖已開，知銀被竊。當向懷維追問，供稱以五十兩寄存潘姓煙館，六十兩埋於廟後。及帶同起贓，則埋銀不見，潘姓不認。現經譚哨長賠銀八十兩，懷維之保人龍步云賠銀三十兩等語。查王懷維監守自盜，既能開鎖，何不上鎖，以彌其隙？贓已入手，既寄則不必埋，既埋則不必寄，何必一款分作兩事？既已作賊，自應贖贓遠颺，何必安坐柵內，靜候追贓？而且一訊即招，毫無推卸，埋銀僅隔一夜，何竟無獲？該弁起贓之時，察其地土有無挖埋形迹？潘姓不認寄銀，究應質證確實，以期有著。埋銀被竊，亦宜報縣緝贓，何一味朦朧，甘心分賠了事？且譚為哨長，龍為護兵，其手頭貧乏可想，何以各出數十金如此容易？此案著交新任渭南縣鈕

署令提集犯證，悉心推鞠，切實追贓，並查明該哨餉銀是否實係墊賠散放，抑係向各勇丁攤扣彌縫，切勿徇隱干咎。此繳。革勇王懷維即日送交渭南縣收審，勿延。

批西安府張守稟

循資所以平躁進，破格所以待賢能。張令敏練精純，具有吏幹，貴府拔置讞局，裒然居首，知明處當，佩服良深。郭令有志學律，亦堪入局。此外尚有徐令兆蘭曩充讞員，頗亦能事，均屬有用之材，應即一併分別轉詳檄委，以資臂助。仍候藩司批示。繳。

批邵陽縣稟

知錯認錯者，君子也。怙過頂撞，強不是以爲是者。糊塗謬妄人也。該令前詳民人李玉林家被竊一案，因事主、竊賊供詞矛盾，是以批令稟覆。茲閱來牘，引咎不違，足見賢令虛心，過如日食。前詳既經錯誤，自應更正另詳。大凡同寅資望較深，老於吏事者，其好處在熟能生巧，其壞處在漫不經心。蓋高年不免倦勤，則遇事畧觀大意，不勤不慎，叢脞必多。抑思老手如斯，後進將何所取法耶？甚願同寅事事經心，時時防過，老手頹唐不可也，才人膽大尤不可也。本司性情卞急，頗好直言，筆鋒所至，時有令人難受者，事後常常悔之。特此心撫他，亦頗爲同寅相諒。若該令之改過不吝，又何尤焉。本司有過，亦願寅僚曲予規繩，感且不朽。此繳。

批華州李令稟

世皆言州縣之權極重，豈不能斃一刀匪乎？姚豬兒窮兇極惡，既經該州前後兩任查詢有據，請緝有案，今此就獲，何不立斃杖下，而猶任其狡供？收禁候質，該犯每日坐得白麵一斤，監菜錢五文，其能伏法與否，尚不可知。即使照例辦罪，而時過境遷，雖殺之亦不甚快

意矣。閱稟殊不滿意。繳。

批涇陽縣生員王瑞生稟詞

前據首府面回王福錄揚言定要京控，夫以蠹書藉賬婪贓，朦捐朦保，事發押審，而猶敢如此狂言挾制。如果直敢京控，本司必立請王命，將該革書先行正法。該生應試來省，無故爲衙蠹乞恩，實屬不守臥碑，好管閒事。不准，並飭。

批渭南縣民任全仁呈詞

據呈黨均等串通作奸，將爾生意歇業，更改字號，另行生理。各情如果屬實，何以控縣控府，各印委均不爾直。詞稱黨均行賄，蔽蒙天下，原有破財求勝之刁民，郃陽豈皆枉法婪贓之官吏？近控呈詞動以朦聰枉斷、冤難縣伸等詞瀆求提省，以快其拖累之願。此更直指印委受賄，尤屬不經。姑仰郃陽縣錄案詳覆候奪，懇提不准。

批三原縣貢生劉楷稟詞

據稟已悉。爾所慮者，本司早已代爲慮到。業經面囑首府，嚴提薛森、張炳元到案，聽候責做，分別飭遵矣。麟郎嗣單由本司手批，蓋印發還，仰即祇領，交爾弟婦收執，永爲憑照。本司尚有親筆判詞，爲爾劉氏永立鐵案，汝勿憂也。

批南鄭縣民梁泰新呈詞

據稟已悉。情詞未必盡真，案牘或非虛造。粘呈前後府批，郭振基似屬狡猾之尤，而王德新更屬無恥之吏。此案仰漢中府提集人證、卷宗，秉公質究，斷結報奪。王德新如實有枉斷情事，照例隨案詳革，勿稍徇縱。切切。詞發，仍繳。

批中部縣貢生劉過辛等呈詞

據稟欲爲常革令昭雪，足見民情之厚。惟該令居官之好壞，本司不知；被參之冤否，本司亦不知。該令參革經年，果有不平，爾等早應上訴，何以乘來省鄉試之便，作此順路人情？該革令現住省垣，此稟是否出於囑吒，本司尤不得而知也。既昭雪則必開復，本司實無此權柄，應勿庸議。

批醴泉縣民李夢庚呈詞

爾係醴泉縣管押之人，著仍遞解回籍，交唐署令嚴行管束。無案則取保，有案則仍押，統由該署令酌奪可也。將此批行西安府，轉飭長安縣查照辦理。

批渭南縣余令稟

此案各犯經該令縱放數月之久，聽其私和。迨屍母上控，委員往查，長安縣函致屬，將被告一齊傳案，以待研訊。該令僅傳賀雨兒一人，餘仍故縱。張委員親至厚子鎮訪詢得實，督役緝獲李悅父子、李明兒、穆流女兒回縣，此案甫得端倪。該令因始終欺罔，經本司會詳撤參。茲閱來稟，竟以訪聞獲犯具報，其居心行事不惟無恥，抑且狡險已極。蓋明知官已被參，故作此昧心之稟，誑一照例之批，以爲他日無罪而且有功之據。非不知層憲難欺，其意以爲甘肅無案，專爲欺罔督憲，朦取批詞而設，此則不惟職有應革，而心更可誅矣！此案爾始終有罪無功，不勞作僞，仍候補詳督憲，俾鬼蜮伎倆無所復施，亦天下快事也。此繳。

批渭南縣民王虎兒呈詞

余紹僑在渭南凡有命案，俱令私和，可恨之至。此案仰西安府轉飭現任鈕署令，檢查原

案，傳集被證人等，秉公研訊，據實詳覆。余紹僑業已被參，無所用其回護，應即提訊。原差刑件人等，如果王王氏因傷而死，即著照例稟辦，勿稍扶同徇隱。切切。詞發，仍繳。

再查此案余紹僑於交卸之後，始行補詳。初四自渭南發遞，十四始行到省，明係倒填月日，情屬可疑，尤應查究。不然六月初五之案，何以八月初四始上詳乎？又批。

批南鄭縣文生賈銘勛呈詞

案由縣斷，趙委員何敢受賄濫刑，彼獨不懼參劾乎？仰一併稟覆候奪，勿稍徇飾。切切。詞發，仍繳。

批三原縣民王翰臣呈詞

三原程令，今之循吏。爾不投審，意欲何為？仰西安府轉飭三原縣查照前批，迅速集案訊斷報奪。詞發，仍繳。

批長安縣捐生嚴翼等稟詞

韓思義如此可惡，罪不容誅，應即日鎖逮讞局，嚴訊懲辦。至嚴監生因憤成疾，情實可憐。查病由思義而起，使思義受一分罪，則嚴生減一分病。爾不必憂。

批醴泉縣貢生羅經權稟詞

閱稟慰悉，准即存案。本司另有判詞，為爾家斷異日之紛爭，絕旁人之唆使。俟出闈後牌（牌）示，爾等先行回家可也。

再查該生人極明干，他日作官，亦係好手。再能處處存心寬厚，則前程愈遠，後福無窮。爾叔是可憐人，非幫扶不可，爾姪是紈袴子，非管束不可。勿記恨，勿遠嫌，是所望于該紳

矣。勉之！

批長安縣民定清桂稟詞

胡說！爾父痰迷枉告，事或有之，試問賭具從何而來？爾父首告賭匪，甚屬可嘉。爾身爲人子，故反爾父所爲，庇護賭匪，反指爾父爲瘋痰，實屬不孝之尤，法當杖斃。仰西安府將定清桂一併嚴拏到案，盡法懲治。稟發，仍繳。

批乾州孫牧稟

張把總既素有癩症，中營何以得派？此要差俟即日撤回，以免延誤。所有官犯王新成一名，即著馬縣丞管解赴甘，妥速投交可也。此繳。

批三原縣貢生劉楷呈詞

仰西安府查照控情，提同薛森、張炳元、許建英嚴追銀物。俟交清後，即將張妾交張炳元領回，不許逗遛省城，再滋訟蔓。切切。詞發，仍繳。粘單附。

批白河縣生員錢福清呈詞

爭水之事，自應稟請地方就近勘驗，何得越控請提？無論爾有理無理，豈能憑一面之詞提千里以外之案乎？不准，並飭。

批大學堂肄業生聶文順稟詞

大功廢業，而況儼然苦塊之中。此生僅續假一月，豈百日未彌，即入堂肄業乎？聶文順應即暫行除名，俟百日后，如果該生來省，再行酌量收入可也。

批甘泉縣官令其震稟

據稟已悉。雨驟河深，蹉跌可念，馬夫未受傷否？公文沾濕遲延，不足怪也。來牘特地申明，是老吏謹慎細密處。仰延安府轉飭知照，仍候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洋縣德令稟

據稟已悉。所言公允詳實，一切照辦。至王縣丞事多失檢，人地不宜，應否遷地為良，候移明藩司辦理。此繳。

批學律館攷勤簿

查館中各員，除書差外，無故不到者，二十人。既不願學，何必務讀律之名？每月不過三期，而猶憚於一到。如其輪委一缺，更不知如何深居簡出矣。本司忝領柏台，凡看不過眼之事，萬不能忍，開罪同寅，亦所不懼。今與該員等約，如不願學，仰即自行辭退，決不強留。如不辭退，又不先期請假，臨期無故不到者，定即按名撤令出館，並分別詳咨記過，停委不貸。將此批牌示宜門，俾眾周知。

批三原縣貢生劉楷稟詞

據稟已悉。即仰魏州判煜章即日馳赴三原縣，會同現任程令將老劉張氏及一班無賴按名拏解來省，聽候發落。張妾所拏家具衣物，究明現存何處，務宜追齊，仍交三桂堂具領。稟及信函均交魏委員查照妥辦，不另給札。

批長安縣商民謝萬元呈詞

所控無情無理。老穆如果積慣兇橫，人人受害，何無一人控告？前日下午，糾黨十餘人，直入爾鋪，託言買衣，實則硬拏架貨。鋪夥劉生發父子攔阻被毆，各受重傷。爾店設省城，時非昏夜，而老穆等形同明火，迹等行強，果有此情，豈有報縣不究之理？據稱鋪夥受傷沈重，曾否報縣驗傷？老穆等將衣持去，究竟持去若干？均未聲明。似此荒謬朦朧，實堪怪詭。况十七薄暮肇衅，控縣僅隔一日，爾即於十九日越訴到司，謂長安縣至今未曾一訊。試問爾十八具呈，必得即日傳集訊問乎？如此膽妄逞刁，非痛撻不可。仰長安縣即日驗明傷痕之有無，查明搶案之虛實，迅速秉公從嚴究坐。切切。詞發，仍繳。

批已革副將趙貴華稟

據稟，萬難照准。前者董太波及克仁等因散行在外，伺隙潛逃，至今案猶未了。本司深以前任寬疏為恨，豈能自蹈前車？仰候即日起解，勿得故延干咎。此飭。

批滿城總約張大興等稟詞

老穆等既如此兇橫，爾等身為總約行頭，何以早不稟究？據稱去年糾眾撻架，各鋪閉門，情同罷市，此係何月何日之事？被撻者究屬何人？曾否撻傷？何以未經報縣？著明白稟復候奪，不得空言干咎。此飭。

批延長縣馬令兆森稟

閱稟深為憫惻。該縣秋稼將成，霜災忽降，殘黎失望，情何以堪？應即商之藩司，稟商撫憲，將本年應徵之丁課兵糧一齊從緩。如來歲青黃不接，民食維艱，准如來稟，在平糶存款項下買糧接濟，以惠窮黎。該令篤實此項，必能實惠均霑，雖饑不害也。仍候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朝邑縣稟

“起色”上只能加有無二字，不知何時不通劣幕將“難起色”三字連綴成文，劣劣相承，人人習用。近來案牘，亦頗有之，自蹈不通，閱之可恨。應將此批通飭，各屬幕友以後如再用“殊難起色”等語，定將各該東家記過不貸。

批三原縣印委魏程會稟

老劉張氏已回娘屋，因天寒衣薄，復至劉家拾取穿舊棉衣數件。雖云經官斷離，以後不應乘虛入室。然所取無多，且是伊從前舊著，即可發還該氏，俾禦冬寒。張萬昌等故甚其詞，情殊可惡。此婦十年以來蕩費劉氏產業數萬餘金，劉氏東夥諸人瞠目坐視，無法可施。今經本司斷得乾乾淨淨，永絕葛藤，乃將小事捏作大事，來轅聳瀆，致煩印委交馳，東里騷動，何其真而謬也！老劉張氏著其弟張炳元具領回家，遵照前斷，每年在劉楷手領銀百六十兩以養餘年，不准再入劉門，復滋訟累。其舊衣兩包，即令去。張萬昌記責百板，倘再無端撒謊，定即加倍重笞。薛升吞蝕極多，仰讞局細算窮追，務令繳足而後已。稟及原詞發交西安府查辦，仍繳。併飭三原縣及委員知照。

批涇陽縣民姚兆芳呈詞

書吏本應由官召募，以吏缺據為世業，已屬大干例禁。該民人既未入卯，輒敢自稱秋審房書辦，荒謬已極。而且賣缺、買缺，公然形諸稟牘，尤徵糊塗膽妄。此案著交本署文案委員郭令代本司從嚴訊究斷結，勿稍寬縱。切切。稟詞四件併發，併繳。

批盤屋縣舉人徐登第訴詞

據稟各情與馬委員所稟大相徑庭，現奉撫憲面諭，遴委公正廉干之員前往查辦，一經質究，自必水落石出孰是孰非，決無偏袒。該舉人應即回縣候訊，勿得逗留。再查該舉人系委員稟託之人，今日來省具稟上控，輒口稱稟見，稟辭殊屬糊塗冒昧。著值日承差將該舉人送往西安府訊其來意究竟如何，即日問明覆奪。詞發，仍繳。

批白水縣陳令維藻稟

所稟極為持平。劉鴻儒如此無良，若遇本司作令，早已決打無算。茲據稟明，一切照所議辦理。劉積玉倘再上控，即由本司自行杖斃不貸。此繳。

牌示

照得候補人員無事之時競求差委，及委一稍苦稍遠之差，則紛紛繳委。此風近數年始見，本司初到省時未嘗有也。此次委送各屬釘封，花金萼首先繳委，蔣瑞臨繼之。查花金萼乃著名無用之人，蔣瑞臨搬弄是非，官場之蠹。今又任意繳委，大壞吾陝風氣。除花金萼先已准其繳委，詳記三大過，停委一年外，蔣瑞臨著限兩日內起程，如一定繳委，本司亦不勉強，著聽候詳參可也。此示。

批三原縣民蘇學三呈詞

此案昨據首府面回爾與文、李二人夥設“新興福”字號，因爾將生意敗壞，文、李憑人言明，各自出夥生意。爾做帳債，爾還所立葛藤字據，灼然無疑。而爾以鋪倒家貧，遂欲牽扯出夥之人頂缸還債，官府豈能由爾指使？爾係自作之孽，死不足惜。仰西安府即將蘇學三發回三原，押追欠款，永遠不與文、李二人相干，以昭公道。詞發，仍繳。

批雒南縣張令稟

凡舉辦一事，總須先籌經費，然後舉行。若節節爲之，觀成無日矣。改建學堂，事極繁重，先須約計延師之脩脯若干，住院之生童若干，月需膏獎若干，建齊舍若干，置書籍若干，通盤打算，開辦費若干，常年經費若干。再查書院本有之出息若干，現值擴充變置之時，尚須募捐若干，方能足用。經費籌定，再議興工，此一定不易之辦法也。來稟據稱書院存款共二八錢一千八百餘串，酌提一千二百串改修學堂，俟修成後另籌多資，爲買書延聘課士之用。果如所言，是該令於常年經費未曾籌一文，而先將書院本錢提用十分之七，以修房舍。萬一將來募捐不應，勢必至於有房屋而無生徒，有生徒而無師長，有師有生而無書籍，無膏火，無束脩，不惟新學堂之齊舍空存，而且舊書院之根基亦壞，良由該令心中毫無經緯，以致鹵莽如此。且又不候批示，輒稱定於十六日興工，尤爲謬妄。合及由五百里飛飭，不准率爾興工。所有書院存款，勿許擅用一文。況核其所繪圖式，尤爲簡陋不堪。該令非辦事之才，不如不辦爲愈。如欲興辦，仰將經費籌足章程擬定，另稟候批。切切毋違。此繳。

批紫陽縣李令稟

單稟具悉南山貼差一事，不過以該處地廣糧輕，欲較平原每兩四錢之數畧畧加多，以示公道，並無紫陽加派二千金之說。該令加費加釐，未奉批而遽行開辦，居心固屬急公，實亦不能無過。此事藩司專政，本司實無容心，仰即知照。繳，夾單存。

批西安府張守稟

據稟已悉。定章：兩縣發審請獎，本班拔署者不得過二員。咸甯幫審李晉魁雖係進士出身，實則糊塗一片。應如來稟，將陳上理、李少溶各給予本班拔署一次，其餘各記大功二次可也。繳冊存。

批華陽鎮鄉約王耀光等呈詞

據稟已悉。王縣丞之婪索，事在意中。爾等一面之詞，亦難遽信。首府張觀察前守興安，號稱神君慈父，於闔郡情形知之最悉。應如何革除陋習，體恤小民之處，即仰西安府妥議定章，通飭遵辦，不僅為華陽一鎮計也。詞發，仍繳。

樊山政書卷五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吏房書辦張金鏡稟詞

書吏指缺賣缺，大干例禁。嚴署任不諳公事，本署吏房一缺竟有由雷馮氏另當之批，已屬可怪。及馮文煥等公稟，令馮氏持出銀五十兩了爾債項，業稱彼此欣允，而嚴署任一偏之見，竟將馮文煥革卯，令爾入房辦公。不但衆人所不平，亦爾初意所不料也。文煥之被革甚冤，爾之入卯本來不正。茲據馮燿祖稟訐前來，爾知本司公事認真，不可欺罔，且有姚代書前車之鑒，故不敢爭缺，但請銷卯，此是爾明白之處。總而言之，嚴署任之偏私，爾張金鏡之僥倖，事屬既往，一概置之不論，准爾除卯可也。

批整屋縣印委關馬會稟

據稟已悉。此案原委，本司早已洞明。徐登第以本地舉人充當院長，家本饒裕，買得昭信股票五千兩，走京捐官，大張“奉旨引見”旗號。出城之日，隨帶衣箱一口，板箱二口，釐局巡丁瞥見，知板箱滿裝煙土，令其照例完釐，登第不顧而去。馬委員知之，帶同局差、縣差尾追十餘里及之，先與登第善言開導，橫不說理，以致彼此相持。其鋪夥陶玉堂經馬令再三窮詰，據稱實有土八千六七百兩，其東人徐登第不過千餘兩餘，則包攬德善永、新慶德之貨也。馬令當令局差等押車回縣，在大堂開看。該令先行馳往縣署，與關令坐待。詎意登第于馬令阻擋車輛之時，先已馳回書院，糾領生徒二、三十人，俟於城隅。土車一到，即喝令趕回書院，局差不從，諸生徒擲石亂毆，丁差均受傷痕。馬令聞報親往，亦被擲傷手指。當因關令畏縮不出，局員無可如何，任憑登第將板箱拉回書院而罷。登第情知此事不了，乃先為反噬之計，面見關令，稱釐局搶去昭信股票五千兩。經關令怵以誣告反坐之條，遂又復為

緩兵之計，請營口廳兩學與釐局議和，往復四日之久，迄無成說，馬委員始進省面稟。迨由省委員下縣查辦，則已事隔十日，不但板箱煙土銷彌無迹，即德善永、新慶德之帳簿早已預防提驗，改洗盡淨矣。徐登第於銷彌以後，自以為無贓無據，膽敢進省來見本司，併在各衙門稟控馬令。當經本司嚴批痛斥，發交西安府押發整屋縣聽候審明詳辦，甫能少奪其氣，而有今日之悔呈也。查徐登第名則孝廉，身為歸長，又將捐官出仕，父母斯民，而乃私販洋煙，抗完釐稅，不服盤詰，聚眾毆官，事後滅迹銷贓，計圖反噬，似此形同無賴，豈堪身入仕途？今日為紳士，而敢毆官長，他日為官長，當如何魚肉小民耶？登第心地糊塗，自以為煙土藏匿盡淨，可以狡賴，殊不知果無煙土，何妨對眾開箱，表明心迹。將車趕回收院，已不啻自畫供招矣。陶玉堂於倉猝之時指出德善永、慶新德二號託帶煙土，希圖漏釐，此千真萬確之供也。茲該印委等因提驗該號帳簿並無與徐登第交土明文，即任其免脫。試問登第之板箱、煙土亦復未經呈驗，何以認罰四倍耶？登第本應詳革，姑念知悔知懼，寬其一線。即如來稟所擬，照一萬兩上釐，永遠不准再充院長。從此勉為善士，吾又何求？倘再敢鴟張，將來該舉人勿論指捐何省，本司必將此批分別詳咨該省之院司，請其留省查看，勿遽差委。該舉人凜之！其德善永、慶新德二號，既經陶玉堂在河壩供明託帶漏釐煙土，豈能以今日別立之假簿寬其從前瞞稅之真贓，德善永、新慶德著勒令各完一千兩土釐，仍各加罰四倍，如徐登第持出之數，以儆奸商。該二號持出之款，即留為整屋縣開辦學堂之用。該號交錢日期具報查攷，餘俱如所稟辦理。仰西安府轉飭遵照，仍候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商州張護牧家驥詳

據詳已悉。此案石明順之女向許陳維清之子為婚，未及過門，陳姓全家搬往鄜州，數年無耗。石家女大，又值年荒，明順乃以女改字葛成松為妻，逾年生子矣。維清於音信斷絕七八年以後忽爾還鄉，欲奪石姓已嫁之女仍為子婦。查兩家爭娶，准先聘者得妻，誠有此例。

然夫在外三年不歸，並無音問，女年已長，准其父兄另行擇配，亦定例也。陳維清父子七年無耗，石氏另嫁，自是天理人情。況于歸一年，生子數月，維清突出爭訟。只能還從前之財禮，豈能折現在之夫妻？山陽劉令背謬糊塗，竟將石氏斷給陳門，幼子留於葛姓，夫妻母子頃刻分離，必使妻為再醮之妻，子為無母之子，不仕不義，天理安存？幸經該護州酌理准情，平反冤讞。然子雖不離阿母之手，妻往來兩姓之間，失節敗名，誰職其咎？果有天道，賡年其不免乎？來詳謂妻歸葛，石明順退還陳姓財禮，判斷極為公允，從此占石尤之風，勿生波浪，看鄜州之月，別有團圓。劉令應詳記三大過，實繳過罰銀兩，以為糊塗無理、敗人名節者戒。並通飭各屬知照。繳。

批甘泉縣宮令稟

老吏辦事，始則多方持重，繼則令出惟行，識力俱優，百事可做，不獨禁遏私錢一端也。閱稟欣慰，仍候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鳳翔府楊守稟

此尋常事耳。而辦來四角俱全，周詳穩妥，大才小試，罄無不宜。世競言變法自強，有法無人，強於何有？天下服官者皆如貴府，民無不安，事無不舉，不期強而自強矣。為政在人，臨牘三歎。此繳。

批臨潼縣黃令稟

據稟已悉。即未稟之先，亦早已洞悉。陳好全聽唆妄控，迨經情見勢絀，乃借瘋顛求免。該民喪子，固屬可憫。李黃氏因顧恤親戚而至於尋身破家，此豈尚有天理耶？陳好全既稱素有瘋疾，即應照例鎖禁，勿任來省滋事。王五丁等事外無干，蟻節擄物，唆訟欺孀，理應立

斃杖下。惟念該令膽力漸衰，恐難做到，仰即定鑄六十斤鐵杆，將王五丁先笞千板，即行照章鎖係十年，再行查看辦理。仍一面嚴拏王俊成、李皂兒務獲到案，一併鎖係十年，以懲姦蠹。李黃氏受此大纍，已失之物與被訛之錢務須一一追出付還，以恤孀寡。仍將遵辦情形具報查奪，仰西安府轉飭該印委知照。繳。

批蒲城縣民趙金貴控詞

光緒二十六年臘月之案，如果爾叔趙溫志被黃藥客謀財害命，該縣豈能諱命縱兇？本州又豈能坐視不理？爾又豈能坐待兩年之久始行來轅上控？核其情事，顯係藉命圖訛，而自忘其情虧理短，實屬愚妄已極。不准。

批長安縣民任貴控詞

所控各情，一面之詞，原難為據。惟繼嗣有嗣單可憑，分家有分關可驗，委員何人，何得一味顛預推抹？此案仍仰長安胡令覆集親訊，斷結報奪。詞發，仍繳。

批隴州稟

據稟縣民雷忠信將寡婦譚楊氏拐至隴州，同居苟合。九月二十九日夜，該氏之姑譚羅氏與小叔譚丑兒跟尋至隴，在炕上雙雙捉獲，捆綁送官。經房主牛天成勸止，忠信慙懼莫釋，遂於十月初五日吞煙殞命。報由該牧詣驗，有毒無傷，稟稱除俟一面關傳屍親到案，提集人證研訊確情，填格錄供詳報外，合先稟報云云。是該牧將此一事當作真命案辦理，實屬怪異。在該牧認真辦案，不過幕友核稿，東家畫行，書辦寫字，誠屬不甚費事。獨不思譚氏母子孀媳私逃，已辱門戶，跟蹤查找，又費盤川，雷忠信以拐兒而姦夫，當丑兒母子當場捉獲，立時殺卻，亦屬毫無罪過，而況淫人自盡，於羅氏母子何尤？今被該牧將該母子羈繼隴州，靜

候屍親到案。試問供證已明，何勞研訊？除卻姦拐，有何確情？該牧將例應捉姦毫無罪過之人留而不遣，其心固屬慎重人命，其跡似為姦夫報仇，錯謬糊塗，直無是非惻陷，深堪痛恨。合及嚴批訓飭，奉批之日，立將姦婦楊氏交與譚羅氏母子領回，不准羈延片刻。楊氏嫁守，悉聽姑命，雷忠信死有余辜，既經驗明，著將屍棺淺埋，標記其屍，親來與不來，領與不領，一切聽便。倘敢枉告譚羅氏母子者，責遞勿貸。天下貪官汙吏作孽固多，而老實人作孽亦不少該牧拘泥之病。本司姑以此批藥之，仰即凜遵辦理。繳。

批風翔府詳

吏治之所以日益凋敝者，在於上下之皆不能舉其職，牧令痿痺於下，臺司道府扶護於上，而百事墮壞矣。貴府於各屬審解延逾之案徹底查明，詳請嚴催迅辦，叢叢墨牒中得此，如聽仙樂耳聾明矣。候即日如詳嚴札飛催，勒限審解。隴州一屬，官幕俱庸，尤不可靠。俸褚牧到任，當有起色。倘札催二十日以後仍不管解，本司必詳撤一二，以警曠發聾，不能同作痿人也。該房即日具稿送核，他府凡有類此者，一並分別札催，勿延。此繳。

批華陰縣印委劉李會稟

查近來誣控之案層見疊出，總由承審官不肯坐誣，是以毫無畏忌。此案時扣娃偷竊僱主王秀蘭麥袋槍枝，人贓並獲，送縣請究。為團總者，誼當如此。扣娃行至中途，畏罪投井，事出意外，死非逼迫，業經該縣驗明具詳了案。蕭至川以扣娃外姻事不干已而輒以逼命霸埋一再控府控司，計圖訛詐。該印委等業已訊明，誣告屬實，照例以“俯首認咎，並不始終誣執”二語請免治罪，已屬婦人之仁。又因蕭至川一面之詞稱扣娃娶親，伊曾幫銀二十兩，此番時熊氏再醮其堂叔時，先泰私受銀三十二兩，斷令先泰分給一半等語。查先係扣娃叔父領屍由彼，主婚亦由彼，則再醮財禮自應歸其收受，何所謂私？至川所稱幫銀二十兩，真假尚

不可知。即使果真，人死例不還賑，而況以毆殺二命重情，誣人以必死之罪，被證拖累，久乃得明，該令等不辦反坐，而反以十六金賞之，是開誣陷之門而長健訟之氣也。優柔顛倒，閱之令人憤怒。仰同州府迅飭華陰劉令速提蕭至川到案，立將十六金追還先奉，將蕭至川重笞無算，枷號一月，遞解回籍，永遠不准再至華陰滋事。仍將遵辦及遞解日期稟報本司查攷，勿再縱延干咎。繳。

批華州李令嘉績稟

接閱來牘，如畫如話，於兩造案情及案外圖賴之詭謀，軒豁呈露，真公牘能品也。此案朱村堡孫建極等借修河為名，砍伐沙漳堡樹木六十餘株，毆傷戴忠仁母子，而伐樹之侯來娃、李上墳亦被還毆受傷，均經貴州驗明在卷。而朱村民人李映秀突於事後報稱其姪剛子被沙澗、史辣子毆傷身死。查互毆在十月二十四，驗傷在二十五，剛子死亦在二十五，果係受傷垂斃，豈有請驗輕傷而反置重傷於不報之理？其為死後聽受孫建極等主使誣陷無疑。既經貴州驗明，死由服母，別無傷痕，應即究明因何自盡緣由，別詳了結。至隄工已竣，而孫建極等膽敢隔堡伐樹，假公事以報私嫌。查兩堡受傷相等，而朱村情理太虧，而且藉命圖訛，誣人死罪，實堪痛恨。杜端忝列夔校，隨同陷害，應即查明年貌，詳請斥革。孫建極係屬主謀，侯來娃砍樹傷人，李映秀聽唆誣告，著一併逮案，重責枷號。來娃前經受傷，量減一等。除將樹株歸還沙澗外，仍勒令朱村合堡出錢二十千，以為補種樹株之費。以後再有隄堰各工，務須查照舊規，妥定章程，出丁出料，均勻攤派。有不遵者，重責勿貸。本司特就紙上判斷，如有未盡情事，貴州隨宜酌改，務得情法之平可也。此批發還閱看，鈔錄存案，仍繳。

批鄉試內簾答應吏趙鳳云等稟詞

所稟自係實情，惟科場事竣，供給已撤，兩縣報銷亦俱結算清楚，該書等遲遲具稟，雖

欲津貼而不能矣。爾等係藩轅供役之人，候將此移送藩司察核飭遵。

批鎮安縣民阮照祥呈詞

據稱爾堂兄阮光啓來省貿易，今年八月十一日帶銀百兩回家，在咸甯北留村被人劫銀砍傷身死。爾等九月來省，詢知光啓頭顱粉碎，遍體刀傷，赤身入棺，懇求覆驗，並指控何席珍等五人到案。查阮光啓身死，該村並無人知其姓名，咸甯縣照例往驗，填格殮屍，緝凶招領，並無不合。爾於人死四十日後始來省城，所稱光啓身帶百金，糜身碎首，究竟聞自何人？又稱在該地拾得頭髮一撮，門牙一個，查大路旁邊日日人畜踐踏，何以四十餘日極輕之髮而風不能吹，極細之齒而土不能掩，剛剛被爾拾得？況齒髮何人蔑有？何憑何證，定為光啓所遺？又況屍格存卷，屍骨掩埋，爾既未開棺見屍，又未閱看案卷，何以知屍傷、屍格兩不相符？似此妄控圖訛，深堪痛恨。查爾所說各節，無非聞之於人，是誰告爾得知，即著將其人指出，以憑傳究。此狀不准。明白另呈候奪。

批興安府金守稟

據稟各節，語語如吾意中所欲出。天下事因地因時，尤在得人而理，斷無印板文章可以通行百年，程式圖省者。姜倅才明例熟，前稟所陳，亦系因地製宜，姜倅自行之則可，人非姜倅，地非漢陰，原不必互相倣效也。燒鍋例有明禁，然昭烈禁釀，至於有釀具者皆服嚴刑，史冊傳為訊笑。貴府議稱荒年宜禁，豐歲宜寬，蓋民食不足，何可耗有限之穀，鋪無益之糟。若民食有餘，正可借酒價之高，劑穀價之賤。顛撲不破，實獲我心。至於簽、會各匪罪本當誅，而又持械拒捕，例得格殺勿論。往年山西災後劫掠公行，南皮尚書撫晉，曾有格殺勿論之示，劫奪為之頓戢。彼一時，此一時也。地方緝獲匪徒，量其情罪，立予重懲。本司在此，提刑決不拘牽文法，朝邑、岐山早已立竿見影矣。若公然出示，流弊滋多。來牘所云，指仇

為匪，改門為拒，乃係必然之事，不可不防也。貴府通達治體，熟悉民情，不勝欽佩，應一切如所擬行。仍候藩司批示。繳。

批邵陽縣仇令繼恒稟

所稟墊辦岑帥兵差十年流攤一款，誼應後任交出。羅令許以明夏歸款，而該令調簾賠累，又未能遠待西江，擬請在羅令領款項下先行借支銀六百零六兩，俟將來羅令請領分作三次扣還，此事與借支廉俸無異，儘可通融。惟事隸藩轄，候將單稟移送藩司酌奪辦理。繳。

批高陵縣王令稟

來稟閱悉，既經怠忽於前，即自認粗疏於後。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深可嘉許。自臘月初一起，務即遵照新章，將所審日行案件，詳敘供判，每月冊報數起，以憑攷核，斷才。切切勿違。此繳。

批三原縣程令壘稟

此案擬杖未免輕縱。查張貴林到案之初，曾經供認揪按事主，後來翻異，則稱因事主供指在先，不敢分辯。審是，則事主早已認明確指矣。今因事主回藉，竟聽其一面之詞，予以平反，以罪應駢首之人擬杖完事。在原審之歐故令誠不可靠，而以隨同上盜之犯明知認供即死，翻異是其常情，一面之詞，庸可信耶？此案遷延已久，姑從外結。張貴林著鎖係鐵杆八年，屆期查看請釋，以免枉縱。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干令長華稟

據稟各節均悉。該令甫經到省初次出差，即能如此切實詳明，而且下筆輕重得宜，論斷

不偏不倚，案內之情畢現，言外之意可思，真牧令中美才也。楊典史如此貪嗔癡妄，在任六年，作孽不淺，應將此稟移送藩司會詳撤參，以儆貪劣。至原告張忠華等控縣，不候批而即控州控州，已奉批而又控省，誠亦刁劣。惟所控尚不虛誣，姑從寬貸可也。繳。

批宜君縣孫令稟

據稟已悉。楊典史被控一案，現經委員查復，事事皆屬有因，背謬荒唐，實出情理之外。該署令受其請託，輒云八事屬虛。試問留此劣員虐害百姓，于汝安乎？初次捧檄，別無善政，專學徇庇，深屬不知自愛。仰西安府嚴行申飭，並記大過一次，以示懲儆。楊典史業經移請藩司撤參，張生員等所控不虛，應無庸議。此繳。

批西鄉縣李令詳

具詳已悉。五隆德等妄控一同，反給錢二百串，從此誣告愈多矣。此詳敘述極明，其判斷此案亦自覺善於了事，其實不過因王隆德是一健訟廩生，姑令他人出錢以媚之，庸儒巧滑而猶自附于準情酌理之列，可鄙可恨。此案仰漢中府轉飭新任王令提集覆訊，將王隆德照例坐誣，王盛宏自掃自墓，何得斷令付錢於誣告者之手？試問隆德等得錢到手，能不侵蝕肥己乎？凌鳳池係屬另案，業經了結，勿庸覆訊，專提五隆德等懲究可也。此詳發回查辦，仍繳。原詞併發併繳。

批咸甯縣劉令德全詳

剖斷極公，敘述極明。是非者，心之公理，佳在口能折服，筆能暢達。似此有才有識，有筆有舌，何事不辦，何案不結？三復來詳，嘉歎無已。繳，原詞存。

批朝邑縣易令國勳稟

貴縣才力兼人慈父神君一身，具備來牘，冲挹彌見高懷。所言邵陽差局一事，即當札飭仇令清釐積弊，另定妥章，以期經久而甦民困。至趙署令應交不交、應解不解各款，候即日札飭該牧迅速歸款，勿累同寅。此問近佳。繳，夾单存。

批富平縣印委梁徐會稟

據稟已悉。論悍姑虐媳，雖無治罪明條，而潑婦逞兇，理合當堂決杖。賊母必欲鯨其子，貢生不能齊其家，以致李氏母婦受傷如鱗，田家父子縮頭若蝟。袁子才曰，媳與妾分雖卑賤，而在天地俱為赤子，在國家均屬蒼生，顧令悍姑潑婦擄虐至死而不之罪，亦情法之失平者也。此案非本司與學院決不冒提，既已提省，當用以人治人之法。田王氏管押候審所，銷其嫉暴吼怒之氣，再加枷贖杖決之刑。貢生尾隨而來，如海濱之逐臭，原告乞恩具稟，如鼠子之哭貓。此等淫兇，豈宜矜愍？據委員面稟美原一鎮，人人畏惡其兄。王副貢曾囑貢生嚴管，有打死勿論之語。貢生小加聲色，即被該潑婦閉門毒打，狂呼救命乃止，貢生讀勞而不怨。朱注甚熟，所謂雖撻之流血，不敢即怨，起敬起孝也。虐媳雖難抵罪，而毆夫豈可姑容，應即勒令貢生照例出之。仍候學院攷畢回署，解往三原，聽候發落。此繳，縣卷存送。

批同官縣馬令猶龍稟

出易倉糧如數收回，甚不容易。該令一放一收，不勞而理，深屬可嘉。仰候藩司糧道批示。繳。

會同藩司牌示

本日本兩司稟商撫憲本堂學生聚眾滋事一案，從寬議結。論該生等聚眾犯上，越訴誣告，

理應將出堂滋事之人一併懲辦斥逐。第念首從攸分，其桀驁者尤難姑容，而愚騃者姑從矜恕。前據王守查明爲首九人，自應按名懲辦。而爲首之中又有分別。查車允濟賣弄刀筆，首稱主稿，橫肆誣讎，語類風狂。劉宗關、劉仰薇挺身犯難，自負能言，鼓煽同堂，誣告官長。此三名實爲學中大蠹，應提到司堂，痛加訓責，斥革衣頂，遞籍管束。其馮鳴謙、陳務時、固琳、靈斌、崔景嶽、孫佑釗等六名一併斥革衣頂，逐出堂外，永遠不准更名冒攷。其餘隨聲附和者，各罰去一月筆札銀兩，留堂學習，仍由教習領赴姚提調公館叩頭服罪。有不遵者，即按名斥革驅逐。再查前日刁劣各生蜂擁出堂，惟有六人不與其事，深屬可嘉，應於冬月分各加給筆札銀二兩，以示獎勵。仰即遵照勿違，此示。

批華州監生同保祥呈詞

卷查光緒二十年三月據華州稟報爾父同維楨於正月十二日被張三省用馬砍傷，延至三月初五日身死，兇逃未獲。嗣經爾兄同保珍、爾母安氏屢次控情，提比緝究，各前司嚴札勒催，並將州差提省，重比久押，此皆二十三、四年之事也。案懸九年，訟冷亦越四年。而爾突稱張武林等在家消搖，乃請提差比緝等語。卷查爾父生供，因張三省賴伊私販小錢口角結怨，正月十二日伊赴張武林書鋪買書，見鋪門上鎖，轉身欲走，適遇三省與王根柱走來，指說前事，彼此揪扭，以致三省用刀戳傷，越五十餘日因傷身死。是肇衅之初，張武林門已上鎖，身豈在場？至張五德、張四元、王根心等，初稟初詳，絕無其人。迨二十二年，爾母始以張五德等放火具控，委查無實而罷。今四參早滿，而誣累無休。爾即爲父報仇，只可請緝正兇，豈能任情羅織？仰華州查照前案迅緝張三省、王根柱到案，嚴訊究辦，餘不得拖累。此飭。詞發，仍繳。

批鄆州勞牧啟恂稟

此案路周娃既認共謀同行，即非爲首，亦係同惡相濟。昨據李倅聽回省面稟該犯惡貫滿盈，死不赦辜，自應早加顯戮，以快人心而懲大慝。仰該牧迅飭新任蔣令覆訊一堂，立即稟請就地正法，勿稍延縱，切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南鄭縣孀婦袁姚氏呈詞

據稟爾買彭劉氏地畝，當主彭毓璋指不放贖，並將地內房屋竹木毀賣。構訟以後，毓璋不遵縣斷，賄串求提。趙委員頓翻前案，笞爾幼子，勒爾退約。上控呈詞往往多過火之語，未可遽信。惟彭毓璋經該縣詳革，則不安分可知，何以委員庇惡欺孀，顛倒若此？此案仰漢中府楊守親提審訊，查照縣案秉公斷結。如該革生果係串提，趙委員有意袒斷，即行從嚴懲處，勿稍姑息。詞發，仍繳。

批漢中府詳

本案不過如此。惟此案之起，由於陳永春之妻陳韓氏與劉國順通姦背夫逃走，以致陳永春跟蹤尋找，楊登第以攔阻畢命。今本夫已按律問抵，而姦夫姦婦任其事外消搖，可謂暗無天日。著漢中府轉飭署陽縣簽差懸賞，勒限一月，嚴拏先姦後拐、肇衅釀命之劉國順、陳韓氏到案，痛責無算，然後照例擬辦。逾限不獲，定將該縣撤任不貸。繳。

批命婦張楊氏呈詞

爾夫張桂芬是本司辛卯分房，薦卷得中，不幸短命，心甚悼之。爾乃教職之妻，宜存體面。茲據稱爾有及笄之女於今年三月嫁與尋典史爲室，言明將爾兩代寡婦養老送終。嗣乃送銀五十兩，令爾暫行另度。冬月初一日，爾因寒冷，往索炭資，尋汝德遽加辱詈。爾既忍氣回家，則亦已矣。汝德忽於是晚帶領家丁僕婦擁至爾家，將爾撕打，併打碎棹椅鍋竈等語。

查汝僮人頗正直，亦甚明白，何得如此無情無理？既將爾毆辱，至此理應即時喊控，何以遲延一月之久，始遞此稟？汝僮現充機器局委員，仰該局提調童守詳細詢明其中情節，面稟候奪。爾係職婦，切宜自愛，勿受人刁唆，自辱門戶也。詞發，仍繳。

批客民田其元控詞

定遠廳沈丞長於聽訟，民不能欺。爾如實係含冤，豈有屢控屢駁之理？據稱爾高祖自湖北遷定，置有莊田，於今五代。爾叔身故乏嗣，張秉均遂使姚元廣承繼得業。爾於光緒十六年來定掃墓一次，直至二十八年三月再來探視，則爾叔孀均故，姚元廣異姓瀆宗，鵲巢鳩佔等語。究竟爾叔孀何時身故？元廣之改姓承繼在爾叔生前乎？抑在死後乎？爾叔既年老乏嗣，臨終之日，豈能不寄信於爾？所有千金之產交付何人，來詞恇恍支離，決不可信。以本司揣之，必係爾叔生前早又立繼，爾與爾叔一秦一楚，渺不相關，不但蹤跡闊疏，而且音書斷絕。今因爾叔身故，突欲收其遺業，遂以霸繼為詞。無怪該廳不准也。本司深知客民上控十呈九虛，從無批提之事。爾趕早回家，不必妄想。此飭。

批寶雞縣詳

此案應仍照門殺擬辦。查王汰奎欺尊犯上，屢次強取其兄汰香財物。其弟汰明身故，阻繼奪業，以鰥居之兄而欲與守孀之弟媳同住，其意何居？及汪氏避歸娘屋，輒又遷怒其兄，逐日訛鬧。及汰香邀同族長理斥，汰奎輒執屠刁將汰香逼入臥房，猶不歇手。汰香之奪刀還砍，實緣凌逼使然。彼時兄不傷弟，弟必殺兄，汰奎種種蔑倫，行同豺狗，即是應死罪人。若如所擬，坐汰香以故殺絞候之罪，殊屬失入。況兇器奪於彼手，致命僅止二傷，何得以近故二字坐以死罪？仰仍照門殺問擬，以示持平。此繳。

批朝邑縣易令稟

單稟已悉。此次坐選原缺之謝典史由浙江原籍徒步入關，情殊可憫。是以言於方伯，令其早到本任，亦知署任劉典史甫經視事，未便落空。適值宜君出缺，暫為更易，此方伯之苦心也。來稟云云，固係實情。而就近無可量移，則此稟亦成虛話。若請藩司別謀位置，則正苦缺少員多，豈能奪彼予此？若由本司捐廉攸助，則予者不無傷惠，而受者亦覺無名。天下有法可設者易為功，而無計可施者難為力。鄙人於同寅艱苦之處極肯周旋，無如此事如無題作文，從何下筆，仰即籌一善全之策，另稟候奪。此繳。

批山陽縣劉令稟

大凡判斷婚姻案件，以保全婦女之節為主。世稱州縣官為民之父母，世間有女者願其從而終乎，抑願其一嫁再嫁乎？劉廣年判斷此案，於葛石氏適葛成松一年以後，突然斷歸原聘之陳德林。石氏甫一歲而再婚，其子剛彌月而失母，有是非惻隱之心者固如是乎？幸賴張護牧斟酌情理，石氏幸免失節，幼子亦不致絕乳，原聘財禮由陳姓收還另娶，可謂犁然有當於人心矣。而該令之荒謬糊塗，相形益見，本應撤任示警，從寬詳記三大過，聊示薄懲。該令奉批以後，不自咎責，而反上此自相矛盾之稟，悻悻求勝，實屬萬分糊塗。查張護牧前次錄詳據劉廣年申稱，葛石氏面許陳維清之子為婚，交財禮錢十六串。二十一年，維清家遷居鄆州，數年罕通音問。二十七年，石明順以女年大，又值年荒，遂另給葛成松為妻，生有一子，今甫數月。陳維清家控告，訊悉前情，本擬斷歸後夫。因維清父子不遵，是以照例斷歸前夫，幼子仍歸後夫等語，此廣年申州之詞也。及此次來稟，則稱維清於二十四年挈眷往鄆，與原申二十一年之說不符；又稱二十六年維清來接石氏，明順以路遠推緩，與原申數年罕通音問之說不符；原申謂石陳構訟在葛石氏生子數月以後，此稟又稱該令初訊石氏，尚未生子，六月再訊，乃始生子月餘；原申謂維清父子不遵，故將石氏斷給，此稟又謂初訊時其子並未到

案，種種矛盾，無非遂過飾非。查該令曩被告訐前護憲李即欲撤參，賴尹牧緩頰而止，本司以爲初入仕途，雖或公事未諳，未必不堪造就，前次記過，亦欲生其愧厲，勉爲循良。今閱此稟，不惟糊塗，而且傲僻自是。其對上司且毫無愧畏，對下民當如何暴橫？似此劣員，實屬不屑教誨。候即日移請司會詳撤任，應否歸入年終甄別之處，仍候撫憲主裁。吾陝官場風氣謹畏居多，如慶年之無才無識而猶怙過不悛，斷不可姑容者也。除片示外，仰商州牧轉飭知照。繳。

代善後局批邠州舒牧稟

據稟已悉。該牧前在涇陽任內添派局紳，開支薪水，先未稟明立案，照例不予核銷。惟據稱差錢加派之初，民多觀望，事較紛繁，其派苗紳，係屬因時責效。雖於例未合，而於情可原惟。查加徭一事，各屬攸同，他州縣並未添人，事亦克濟。若此端一啟，羣援涇陽爲例，各欲添設局紳，則歲費何止千串？斟酌其間，本年涇局已支之六十串姑準核銷。現在加徭之事俱已順理成章，明年即勿庸添派。一切局費，悉照往年定數，不准添支。即仰現任雷令屬恪遵辦理。繳。

批渭南縣印委張李會稟

鋪夥糊塗至此，真是咄咄怪事！姑念該掌櫃尚屬懂事，准其照章納釐，免交罰款，以示矜卹。劉姓既不識字，又不講理，以糊塗而肆濤張，非打不可。即仰重責四十板，枷號三日，用示小懲大誡之意。繳。

批咸甯縣詳

此案轎夫陳明山擅賣髮妻，一罪也；既賣復翻，二罪也；控縣過堂，斷令彼還妻而此還

銀，而該轎夫延不交銀，三罪也；捏造無情無理之詞，誣搶誣拐，率行上控，四罪也。現在雖經交銀，豈能免打？彼昏昏之娶主，質質之媒人，可東可西之蕩婦，雖皆可打，然非陳明山起意賣休，則彼三人皆不致自投羅網。是此一案，惟有重責該轎夫了事。陳明山著枷號十日，期滿重答取保，餘人可打可不打也。繳，原詞存。

批蒲城縣詳

張炳耀假冒生員，捏情上控，該令審明斷結後，自應答臀梏頸，勒令交銀贖業，仍僅予戒責，又不押追，致令進省二次誣告。發縣覆訊，則又無處尋拏。此則寬之爲害也。查炳耀之兄張增玉欠王福江之銀無償，仍以原當油粉各房作抵外，立五十金欠約一紙，有中有據，本無兄賣業而弟取贖之理。該令斷令還賬退業，已屬有理者吃虧，無理者便宜。而炳耀竟欲不還一錢，自然連城歸趙，如此糊塗貪妄，狡險誇張，實所罕見。今由本司斷定，王福江所買之油粉各房著即照約管業，不必退還。其下欠之五十金，仍著張增玉流期歸楚完事，如違重比。至假冒生員，誣告越訴之張炳耀，仰咸、長兩縣嚴拏到案，押發該縣，重答一百板，枷號五十天，以儆刁妄。此繳，原詞存。

札咸長兩縣

札咸、長二縣知悉。昨據長安縣會令面稟候補巡檢劉楷以謀財害命重情誣告薛楷等到案，過堂質訊，全係虛誣，而劉楷纏訟不休，狂言無忌，懇祈作主前來。當將原卷及已死張廷煦遺囑吊驗，業已洞悉其情。劉楷無賴之尤，衣冠敗類，陷人重辟，法所難容。除牌示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兩縣查照來札事理，刻即票傳劉楷、薛楷、杜天成、沈延壽、薛生財、傅錫籌娃限本月二十六日齊集本司，聽候親訊斷結，嚴行懲辦，不准一名不到，並不准捏詞息銷。書曰，自作孽，不可活，其該無賴巡檢之謂乎？勿違。此札。

批商州尹牧稟

據稟已悉。此案屈黑娃與其堂兄屈永賢爭麥，彼此互毆，刀匪屈貴榮事不干已，輒敢從旁拔刀助狠，砍永賢成廢。應如所擬，將該刀匪查照省章，鎖係巨石十年，限滿查看能否悔過，再予核釋。候一面據稟轉詳，一面即遵批鎖係，以懲兇暴。繳。

批咸甯縣劉令德全詳

此一場混帳官司，直是無從說起。來詳委曲詳盡，剖斷亦復嚴明，從前雷、舒兩判都未到恰好地位，以致貪奸淫惡，醜怪百出。查尚德壽夫婦雙亡，僅遺兩妾一女，而其岳母車潘氏向係著名人販，竟使其前夫之子董計愷姦霸尚氏二妾。其一尚孟氏尋故，一則尚林氏與計愷生子，居然繼德壽之後。又德壽之女蘭英具控，舒令輒將德壽家業俾蘭英、林氏均分，可謂謬矣。當涉訟之初，蘭英身猶未嫁。若為揀一好婿，俾嗣尚氏香菸，亦是經中之權。林氏則逐離尚門，聽其子歸董。車潘氏罪惡山積，立斃杖下，豈復有今日之事乎？舒任既錯舛於前，雷任復將蘭英交已故孟氏之嫂孟王氏領去，蘭英以及笄之女無人管束，而且屢涉公庭，膽麤顏厚，當涉訟之始，早與司書唐鳴雁有瓜田之疑。及孟(氏)王氏領歸，遂使其姪王長歲作桃僵之代，詐稱尹姓，欲娶蘭英。經雷令驗得是王非尹，而車潘氏以外祖母而出頭爭訟矣。夫蘭英乃一無主之女也，案經官斷，只可官為作主，何能付之於人？況孟王氏乃其已故父妾之嫂，有甚關連？其慨然承領者，不過欲圖財嫁賣？以尚家女子而孟王氏主婚受金，何怪車潘氏不服乎？車潘氏勾串遊勇姚開業爭娶，而孟王氏遂縱令武生李福愷刁姦。蘭英一無知女子耳，縣案過堂早類飄令柳絮，野臺看戲居然迎接桃根。福愷非故非親，忽爾登堂看望，忽爾邀請出游，彼既餌魚以上鈎，此遂雉鳴而求牡，相從蔓草甘抱衾裯，蓋此時之蘭英亦復不足惜矣。此案無一好人，來詳分別重懲，都已了結。獨以蘭英應否歸福愷作妾，詳請示遵。

查蘭英願嫁，福愷願娶，亦可將就了結。著勒令福愷出銀三百兩，交卹瘞局充公，不交即將蘭英另行擇配。尚德壽遺業現存若干，著即查明。董林氏所分一半，刻即追回。誰為蘭英之婿，即令誰經理此產。將來蘭英生子，即繼尚氏之後，得尚氏之業可也。餘俱如詳辦理。此繳，原詞存。

詳撫部院

為詳請斥革懲辦事。竊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學堂諸生放學之期。是日上燈以後，忽聞齋舍有人大聲罵鬧。眾委員趨視，係小僮王喜與咸甯縣生員薛秉午撐拒嚷罵。維時官生齊至，王喜泣訕走去。薛秉午始而愧避董懷舒房內，繼而往尋稽查委員，聲稱王喜偷伊洋表一個、銀二兩一錢、錢票六串。當經委員詰以爾身坐房內，王喜豈有當面行竊之理？該生語塞而去，歸齋大言曰“我本不願在此。每月毫火不穀我宿娼”。次日提調滕守到堂，以為事關圖姦誣盜，未便姑容。當提王喜研訊，據供“年十六歲，在大學堂伺候余委員，與薛秉午素不認識。十四日，薛秉午使他家人李福連叫小的兩次，勉強前去，站在門外，問他何事，薛午笑說我叫我與我疊鋪蓋。小的當即走回。十五日下午，他又叫齋夫夫王升來叫，因伺候主人開飯，不肖前去。到夜，王升又來，說薛先生請你喝酒，再三勸說，小的勉強前去。和王升、薛秉午同坐，推說不會喝酒。薛秉午就起身拉著小的灌了一杯，王升當即走開。薛秉午把門拴上，笑向小的說你穿棉的太冷，我送一件皮袍子你穿。小的當時起身要走，薛秉午攔住說，今夜就在這裡同我睡。小的生氣，奪門要走。薛秉午攔抱不放，小的情急喊叫撕扭，將桌上酒杯燈臺撞翻砸碎。眾人聞鬧查問，薛秉午纔開門放我出來，並無倫他洋表、銀錢的事。求查究”是實。又據齋夫王升供“小的是薛秉午鄉鄰，他常叫我做事。十五日他叫小的去喚王喜，白天叫了一次，王喜不來。他夜間置辦酒菜，又叫我請王喜喝酒。王喜和我同來，我喝了兩杯，王喜不喝，薛秉午灌了他一杯，我當即出去。後來他們怎樣犯言撕鬧，不知道”是實。又據

薛秉午家人李福供“小的向來服侍馬教官。因馬主人撤差，薛秉午把我稍留在堂。十四這天，薛秉午叫我去喚王喜，喚了兩回纔來。站在門外，薛秉午要他疊鋪蓋。王喜說不會疊，當即走去。十五日又叫王升去叫，夜間纔來。小的和衆先生都在窗外看他們喝酒，薛秉午用酒灌王喜。王升走出，就把門關了。不一會，聽得王喜亂罵。委員們都來，纔開門放出的”是實，各等供。據此，由提調滕守開具供摺，面稟前來。本司覆查，大學堂開辦伊始，來學之人宜如何束身自愛，其中明立課程，優給餼廩，本以待鳳麟之選，豈容蹈禽獸之行？薛秉午名父之子，難兄之弟，清門舊族，身列高齋，乃穢惡至於如此，在本堂則爲下流之最，在家庭則爲不肖之尤？顧或者謂此人不足惜，當爲薛總教地，殊不知舜爲兄而有象，惠爲兄而有跡，手足或恐傷恩，每寬容於當境。倘官師代爲懲創，或啓悟於將來。其兄端人，決無回護。或又謂恐傷大學堂體面，殊不知放及四兇，何損堯天之宏，明刑兩觀，何傷孔教之宏。新臺牆茨，不聞玷及，葩經龍陽，鄧君不妨直書史冊。試問國有災異，救災者是乎，抑諱災者是乎？朝有奸臣，鋤奸者是乎，抑養奸者是乎？是此一案，本無投鼠忌器之嫌，更不可存諱疾忌醫之見。本司坊淫，糾慝是其專司。除咨請學院將薛秉午即行斥革外，相應詳請憲臺斟酌情法，嚴予究懲，以儆頑姪而端士習，實爲公便。再查學堂肄業各生可造者多，而不宜姑息者時有其人，如董懷舒屢辱委員，不服稽查；陳協坦無端誣竊，近日出堂門者向索憑單，即將號簿撕爛；屈志伸引誘布店小夥與同臥起，祁志經、杜鑑、朱元鴻均鴉片大癮，不堪造就，似應一併斥逐，爲此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批綏德州孔牧繁樸稟

據稟已悉。查閱密摺，切實平允，甯寬勿刻，寬獲我心。該牧素著循聲，北邊保障屬吏皆嚴憚之，而密攷不護人之短，仍不沒人之長。推此器使之心，雖方面可也，端揆可也。佩佩，密摺留。此復。

批咸甯縣印委會詳

據詳已悉。此案張積與張童氏因屋基構訟，自光緒二十三年起，經該戶族張功等處令從中兩半劈分，具息銷案。二十七年，復控。雷前令仍照原管斷結，張積並無異言。二十八年二月，張積忽持紅契一紙，謂地係嘉慶九年伊故祖所置，爭訟不休。夫地係公產，戶族周知，管息於前，官斷於後，事經再訟，張積並未以印契示人，突於三次翻控之時持契賴業，其為偽造無疑，而該刁猶敢一再上控。經該印委查驗印花，道光五年以前之印文曰“咸甯縣印”，五年以後之印增“陝西”二字。今張積所持嘉慶九年之契乃用道光五年以後之印，其為捏約朦印，百啄奚辭。擬以杖枷，案從原斷，應即照准。該印委才明心細，深堪嘉許。惟來詳敘事意取詳明，而詞欠簡要，若能剔去枝詞，專露筋節，則此稿可存也。鄙人教同寅作吏，兼教同寅作文，學究氣太重矣。一笑。繳，原詞存。

批洛川縣蔣令稟

據稟已悉。該令以前後任所訊一案兩歧，稟請批示前來。查刑名朋友辦案，有幾句通套話？云現訊供情與原稟稍有未符，既經研訊得實，應以現供為定，該令依樣畫葫蘆可也。仍候督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盤屋縣胡令啓虞稟

據稟已悉。此次創立雙溪小學堂，不但不准革舉宮炳南經手，並不准殷縣丞與聞。佐雜大半不甚識字，豈能管學堂之事乎？仰西安府轉飭胡令從速擬定章程，通稟立案。殷縣丞聲名素劣，亦著胡令隨時訪查，如有劣蹟，立即稟許，勿稍容隱。切切。此繳。

批咸甯縣劉令德全稟

高攀桂業經斥革，管押數月。因其狂悖荒淫，毫無人理，是以久未責釋。今既患病，仰即醫治務痊。俟痊愈後鎖遞回籍，交地方官嚴行管束。如再不安分，即稟請鎖繫巨石，永不釋放。仰將此批移米脂縣知照，並示該革生知之。此繳。

批西安府張守詳

該兩造買空賣空，均堪痛恨。陳明遠著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管，勿行再出滋事。李昭灃如不悛改，留備甄別摺料可也。此繳。

批咸甯縣劉令德全詳

斷才明敏，判詞詳確。倘人人如此，吾惟坐嘯畫諾而已。案銷，原詞存，此繳。

批吳直牧廷錫稟

君以通敏之材典機要之事，復承明薦，恭應大科，先期請咨，便道省觀，陟罔陟屺，油然而孝弟之心。有本有文，允矣邦家之幹。既君親之兩報，亦仕學之兼優。此行何異登仙，班景傳成名獨早，一榻從茲倚壁，張安道惜別殊深。“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爲何人”，張安道送子由詩也。既據開陳，相應咨送。仍候撫憲暨藩司批示。繳，清摺存。

批沔縣楊令詳

如詳銷案。凡控案審係誣告，誠宜從重責懲。若劉長保身係囹圄，罪擬絞候，本案之供招，無異案外之誣指。有因質明，具結不敢再翻，薄責還禁可矣。復加重責，未免太過。以後遇誣控審實，其桀黠者不當姑息，惟罪上加罪，切宜量減。此繳，原詞存。

批鎮安縣印委會詳

據詳已悉。此案王禮明與汪五氏通姦，本夫汪忠堂佯爲不知，屢次借欠禮明錢麥。嗣因禮明索欠，忠堂持棍追毆，禮明力大奪棍還擊。忠堂因妻被人姦，又與姦夫互毆不勝，羞憤吞煙身死。案經驗明稟辦，屍父汪恭泰初無異詞，陡有無服族人汪恭欽因索賄私和不遂，捏以因姦謀殺重情，上控到司。今經該印委會訊得實，汪恭欽確係覬財誣告。所有王禮明因姦釀命本案，應仍照原詳擬辦。恭欽縱不反坐，而所誣情節太重，斷非掌責所能示懲。仰鎮安縣於奉批之日，即將恭欽鎖繫鐵杆一年，期滿查看果能改悔，再行具詳請釋。職員江桂秋上控瑞瀛及李戴氏，其曲均在桂秋，而於恭欽誣告一案又復從中慫恿，代作呈詞，實屬衿紳敗類。江桂秋即日詳請咨革，交該縣嚴加管束，以懲訟棍。要證胡金聲既據供證明晰，案經斷結，即著釋放回家，以省拖累。該委員審斷三案，明白公允，深屬可嘉。此繳，原詞存。

批咸甯縣民姜濤呈詞

此非王門斗窩賊一案乎？贓賊既由爾家起出，理應嚴辦。爾母羞忿自盡，豈能借命圖訛？姑仰西安府轉飭咸甯縣提集被證人等，秉公嚴訊。如虛，重究不貸。詞發，仍繳。

批在籍山東知縣焦鎮海呈詞

此案自有公斷。爾等來司投到，本司念係渭南部民，且係富室，恐發府嚴管，有傷爾等顏面，是以令其討保住店。至咸、長差役巡視，乃係照例之事，並不准索爾一錢，著靜候人證到齊，一堂斷結可也。如果本司欲折磨爾等，何不發縣管押乎？仰即知照。

代籌賑局批長武釐局陳牧澤霖稟

該牧存心忠厚，任人無疑。前年葭州賑捐一案，因恐造報不能合格，飭承冊進省，商同葭紳長安縣學張訓導佩鈞就近妥辦，不期張佩鈞移挪改換，將已捐未交之糧一千石作為出借籽種，概予請狀，而張姓即有得獎者。嗣經後任李牧查得此一千石黑豆乃屬子虛，該牧不肖諉過於人，情甘賠補。是前此不無疏忽，而事後認賠，忼懷可嘉。來稟既自認還倉，應即趕緊設法彌補。李署牧亦即早為結報，勿再延逾。惟本局公事一秉大公，陳牧賠糧而衆紳得獎，此何理也？仰西安府嚴飭張佩鈞迅速協同陳牧將此項黑豆合力輸倉。其認捐未交已邀獎敍各戶一並著落張佩鈞如數催齊。如陳牧已墊者，則還之；陳牧實欠者，即還之倉庾。收不足數者，由該訓導捐賠。倘敢違延，先撤後參，決無寬貸，切速。此繳。

牌示

照得東局委員孫司獄景渠自新年以來二十餘日中，僅于十一日到局一次，實屬惰玩異常，應即撤差示儆，並札飭其堂叔祖乾州孫牧嚴加管教，以期保全功名，免干咨革。東局幫查忠明勒奮耐勞，人極明幹，即著充補該司獄遺缺。總查趙令年輕要好，是其長處，說話過激，是其短處，同局共事之人有怠玩者，斷不可徇情面，有當勸誡者，亦不可使意氣。以後各局攷勤簿務須照實填寫，每十日一呈本司核閱，以覘勤惰而別勸懲。四局總查以南局朱令蔭潤最為勤敏，現值一年將滿，應再留半年分查。林典史景勞績最深，應記兩大功，以示鼓勵，勿違。須牌。

批秋審簿

以姦夫殺姦夫，刀由奪獲，固應入緩。惟查王均芳與姦婦王馬氏之子王登有認為弟兄，受僱於彼。以僱工而姦東人之母，已屬淫頑，以義兄而姦義弟之母，與亂倫何異？況又因姦釀命，樊丁二始與馬氏通姦，及看破均芳姦情，因妬生憤，抽刀撲砍。均芳當用木棒格，落

毫未受傷，並用棒毆傷丁二額角、臙肋，是該犯力大手快，丁二不敵可知。及拾刀到手，連砍帶戳，疊傷丁二手腕、手心、右腿等處。丁二力本不敵，而又身受五傷，即使揪衣拼命，該犯何難掙脫？乃又連砍其致命左太陽、左腮腴、額顱等處，致丁二立時殞命。通姦雖以凡論，而情節可惡，人死雖由鬥毆，而迹近故殺，應否改緩入實，商之。

批咸甯縣文童田秉鈞呈詞

竊賊害民，地方官之責也，巡役緝捕不力之咎也。事主防範不早，運氣不佳，一經失竊報驗，即向地方官要定贖物，動以捕役拳盜殃民挾制。此等風氣，士林尤盛。本司往年作令，但知比捕不准賠贖，所以杜事主虛報、差役懈緝之瘼也。爾一童生，偶爾失竊兩次，上控詞氣猖狂若此，決非安分之徒，姑仰咸甯縣查明稟覆。詞發，仍繳。

此稟甫經批示，適值咸甯劉令來謁。據稱爾失竊書籍，係在董故令任內，報案未獲。既而尹升令到任，爾遞呈要挾，尹令嚴加申飭。查爾寄居空廟，別無住持，鎖門而歸，未托一人照料。及再至廟中，失去免園冊子數帙。前既自不小心，後又小題大做，屢催屢控，意在挾制賠贖。今事越五年，官經董、尹、王、舒、雷、劉六任，忽而數年不控，忽而一月數催。試問幾本破書，失去五年，豈有尋獲之理？不獲，則痛詆官役，自以為童生招牌，不知若何大樣。若一進學，又當如何？似此冥頑不靈，愚妄無知，何能冒充童生，希圖應試？仰西安府及咸、長兩縣將該童田秉鈞永遠扣攷。倘再到各衙門具呈催案，即發咸甯縣痛答百板，枷號一月，以為健訟無知者戒。竊案已越五年，從此批銷不問，仰即知照。

批咸甯縣民馬剛稟詞

屠宰耕牛，本干例禁。惟爾以不干己之事，藉不忍者穀棘為名，屢次具稟，意在不禁不休。謂非挾有宿嫌，其認冒信？本司於假託公義，一人出頭具稟者，照例不准。仰即安分為

妙。

批孫司獄清摺

語曰，止謗莫如自修。既已撤差，猶復嘵嘵置辯，此即不善自處之一端。該員年力方強，若從此力矢慎勤，何患上司不用，負氣求勝，殊可不必。況趙令樹同並未向本司訐爾之短，爾所謂和衷其濟之趙令思誠早有微詞，本司向不偏聽人言，凡我寅僚，遇小小拂逆，亦宜熟思己過。君子自反，小人必文，此兩途聽人自擇耳。仰即知照，勿違。須牌。

批咸甯縣劉令德全稟

據稟已悉。訟棍方長進著加鐐遞回大荔縣，重加笞撻，鎖繫五年，再行察看，用懲棍蠹而清訟源。仰即遵照。繳。

批扶風縣稟

單稟已悉。現值雨暘時，若預卜豐登，各屬錢糧自應統按十成徵收，源源報解，以佐餉需。仰即及早開徵，勿再延誤。仍候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三原縣職員劉大瀛稟詞

本司於爾有何苛求，惟爾藉訟害人，鄉閭疾首。昨得學院來函，謂自爾北押以來，涇原之人無不額手稱慶，惟恐野豚出笠。現飭西安府將爾功名詳革，銷去礦務局差，免爾憑藉招搖，害人而終歸自害，應俟府詳到司，再遞保狀候核。此稟不准。爾如急欲出押，呈懇首府早為詳革可也。稟發西安府查辦，仍繳。

批乾州詳

宋金寬上控之初，即知不實。茲閱來詳，金寬之父宋秀升約借高忠銅錢七十串係，係富平紀養廉作保，贅房三間爲質，並有王振邦、張瑞祥耽保爲證。及高忠以有力故抗控案，秀升以抗斷被押，膽敢嚇令其子瀆赴富平，串通紀養廉捏遞稟詞，希圖狡抗。又復捏情上控，任意誇張。此案既有王振邦等作證，即可據以斷結。即以該民上控呈詞而論，無論借錢者姓宋姓紀，而高忠放債屬實，豈能令其落空。宋秀升著不准取保，候本司札飭富平縣迅將紀養廉押解過州，質明斷結。此債議息二分五釐，事越七年之久，早已利過於本，應按一本一利清償。如不清償，將該父子管押重比，紀養廉通同爲幻，誣指刑書，質明重責，勿貸。此繳，原詞存。

批西鄉縣民王鎮海控詞

爾所控係周令良玉任內之事。周令開缺回籍已歷四年，爾所謂得贓之許門上早已不知何往，爾既含冤負屈，蕩產傾家，何以遲至今日，始行上控？惟據稱，案經控府，會發洋縣德令審訊，既已質明，劣生孫機、劣差常恩串害得贓，何僅以申飭了事？及控道批縣覆訊，後任李令知爾墊賠燒鍋稅錢九十餘串，何又僅斷錢十二串而止？所言均不可信。仰現署西鄉王令檢查全卷，錄案詳覆，一面提集人證，秉公斷結具報。爾即回縣投審，勿延。詞發，仍繳。

批耀州詳

該犯婦以謀殺親夫重情，於去年四月發回覆審，迄今將及一年，未據審解到司，乃以犯病具報，萬一病斃，豈非倖逃顯戮？各州縣於發回另審之案，不分輕重，一味壓擱不辦，實堪痛恨。此案犯婦樊張氏著趕緊醫治就痊，依限審解。倘再延逾，記過詳撤不貸。繳。

批醴泉縣民解維賢呈詞

此案早經咸陽縣斷結，何以事隔數月，復行上控？爾聘妻經其父送入教堂，不堪涉想。此等無恥之丈人，淫賤之閨女，爾如稍有志氣，自應退婚另娶。前經咸陽縣斷還財禮退親結案，洋務局有案可查，何得狡翻越控？不准，併飭。

批商州民宋迎春呈詞

據控各情，似是爾妻賣姦方姓，一時苟合。迨方姓跟主赴鳳翔任，則已東風吹散野鴛鴦矣。劉防兒夫婦始則與方姓成全好事，繼又與爾妻捎帶情書，方姓並無還音，爾妻勿然潛遁。是此有淫奔之實蹟，而彼無拐帶之確憑。究竟爾妻現在何方，爾亦未能指實。惟據稱防兒現在省城，仰咸甯縣將該原告及防兒一齊傳案，分別研訊。如果宋陳氏真在鳳翔，即專差守提該姦夫、姦婦及幼女來省，嚴加懲究。防兒傳訊後，即管押候質。詞發，仍繳。

批在籍知縣焦鎮海呈詞

即已來省，何得又求免喚，著靜候堂訊，勿瀆。

此案係撫憲札飭提審，爾父不到，將來何以詳銷乎？抑預為覆控地步乎？

批商州詳

據詳已悉。此案阮明有受阮賢煌指嚇，昧良枉控。此一塊地，初為阮姓活頂，於同治初年由陳姓受價百六十串頂給劉忠慶故祖為業，頂約注明“永不贖取”。四十年來，陳、李、阮三姓疊稞耕種。阮明有於光緒二十六年稞種以後，見此地轉瘠為腴，遂將早已退頂之地賴為己業，強欲取贖。該牧研訊得實，嚴詞詰責，斷令明有照常認租交稞，地歸忠慶，判詞極見公平。惟阮明有以佃戶而賴為業主，訟縣不直，膽敢控司。發州提審，拖累多人。今仍令佃

種交租，誠恐訟嫌已深，將來欠稟不完，必添後累。應飭鎮安縣隨時察看，如果阮明有再有拖欠情事，准劉忠慶據情稟訴，勒令退佃下莊，以懲貪賴。此繳，原詞存。

批蒲城縣陳令稟

據稟已悉。敘述趙氏家事，歷歷如繪，此案可不訊而結。趙鼎五作令中州，故後遺一妻一妾、一子。子爲妾出，在汴時即以爭財構衅，經同鄉官秉公分析，妻、妾與子各六千金。葬費一千，嫡庶各存五百。其弟堃五，以歷年隨任分二千金作修脯，又分給長門姪、三門弟各一千五百金。所謂三門弟者，仍即堃五也，當由堃五搬靈回籍。其妻宋氏，久住孀家，妾陳氏遂子歸蒲，懸柩未葬。宋氏金貲耗盡，乃與母家多人還蒲，假營葬之名，覬分其妾與子已分之產。陳妾、堃五閉門不納，以致涉訟。前任彭令斷令嫡庶同居，商同營葬。陳氏不甘上控，未蒙准提，遂復子往汴。案縣三年不結，屢經宋氏呈催，該縣關提，延避不到。據祥符縣移稱，陳氏具訴前已將葬費五百金持出，被堃五私吞等語，該令以陳氏不到，案終不結，具稟請示前來。平心而論，此三造中最可憐者，妾與其子也。可憐不足惜者，其嫡宋氏也。最可惡者，趙堃五也。堃五以胞弟居胞兄衙署，數年吃飯著衣，孰非兄賜？兄沒，覲然攘其遺資二千金，名曰束脩，已屬可詫。束脩之外，又分一千五百，亦云足矣。及嫡庶肇訟，陳妾已將葬費五百金持出，又爲堃五乾沒。計鼎五作官一場，身後兩寡一雛，百端未了，僅餘二萬二千金，而堃五坐分四千金以去，復嗾其妻妾相爭，彼收漁人之利。遺棺在殯，葬費歸囊，使上天果有雷霆，必首擊此人之腦矣。宋氏身爲正室，夫亡子幼，誼當視庶出如己出，與其妾同心撫孤。而乃屍肉未寒，財產徑歸娘屋，浪擲遺金，金盡歸來，又欲剝削陳氏母子之產，此雖名爲正嫡，實鼎五之罪人而其妾與子之冤孽也。陳妾興訟以後，當將葬費五百持交堃五，足見其傷心畏累，冀其子無事爲福，欲其夫入土爲安，不圖夫弟鯨吞、嫡妻狼噬居蒲，則羣兇環伺，貪心不足，居汴又屢檄關提。計其所分萬二千金，訟耗當復不少，再

令同鄉營葬，迎嫡同居，陳氏與子垚官，其終爲餓殍矣。凡斷此等案件，最患泥一定之名分而不諒人情，作官樣之文章而不顧後患。彭令前斷此案，可謂冠冕堂皇，然害趙氏即彭令也。嫡庶苟可同居，則在汴時不必分矣。宋氏視夫如路人、妾爲魚肉，所分之金既盡，而令二女同居，若任其揮霍，則陳氏必不甘薄奉養，則宋氏必再訟。是斷案者自取不了也。案中最重者，鼎五葬事耳。陳氏營葬五百金既已持出，則亦可告無罪，何必關提？試問宋氏之五百金今在何處乎？此案即由本司批結，仰該縣即將宋氏塋五提案，勒令將葬費一千金持出，剋期下窆。喪祭稱家之有無，若宋氏業已耗盡，即專用塋五吞沒之五百餘金量爲營辦。至關中俗例有孤子頂盆破土之說，今鼎五之子在岳家讀書，而且回籍必更受鉅累，九原有知，必不忍其子以不抔土之故又耗其行金之產也。從權酌斷，塋五除交出乾沒五百金外，如有不足，仍於前受束脩二千金內取償，以贖其唆訟吞財、欺兄蔑姪之罪。宋氏代垚官送葬，以贖其忌夫蕩產之罪。至宋氏之六千金未必全行花費，倘住夫家，即責令塋五照管；倘歸母家，即責令其兄宋西寶養贍，永遠不准侵削垚官母子之遺資。俟十餘年後，垚官學業有成，功名有望，或歲給養贍，或迎嫡同居，理所宜然。道貴各盡，將來迎養出於其子，愈可聯慈孝教之情。此時分財斷之自官，必更啟欺訛之衅。本司既無桃葉，復鮮楊枝，判斷此案，惟以持平毫無偏倚，問嫂叔之本罪，使彼無詞，留孤寡之餘資，延渠一線。彭令顛預延訟，應詳記大過一次，以爲專打官話、不體人情者戒。除詳請撫憲轉咨河南撫憲轉飭祥符縣鈔錄案判付陳氏母子收執，永爲鐵據外，仰該縣遵批即提宋氏及西寶、塋五等到案，將本司批判各事理當堂吩諭明白，勒令具限營葬，具結完案。如敢不遵，即將宋氏、西寶、塋五押解本司衙門，聽候親訊懲斷。此繳。

批渭南縣詳

據詳已悉。王懷清身爲生員，捏約賴業，告不投審，屢控屢避，任意拖累。以百錢與差

役，而即誣以辱矜詐贓之罪，無錢買屋而輒假捏賣約拖陷平人。今既審實，理應坐誣斥革。本司曩在渭南，如劣生吳採芹、景星高、牛光漢、郭建唐等，皆嚴加責革，蔓訟遂清。今觀王懷清所爲，大有趨步吳牛之意。貴令宅心仁厚，苗莠同滋，應由本司據詳徑咨學院斥革可也。繳，原詞存。

批渭南縣張令稟

據稟已悉。本司前任渭南郝教官濬湘之弟毆打世叔，經本司嚴加訓責。郝氏子弟不安分久矣，然猶以濬湘爲好人。今閱來牘，湘之姪品端挾鄰村吳建愷索欠之嫌，主使徐張娃糾人謀毆洩忿。因建愷他出，毆傷其妻頂心等處，並強拏銀錢衣土。控官傳訊，張娃與品端質證明確，毆由主使，贓在郝家。比因鈕令愛護士族，不往起贓，令其自行繳案，郝姓遂從此生奸矣。始則濬湘昧良飾辯，謂糾毆之夜，品端猶在大荔，繼而其兄濟普吞昧贓物，從中阻繳，反控建愷誣告。品端以例應辦罪之犯人，猶敢以家世官職抵抗官府，諭家世科名，至拔貢而止，論官職，一教官耳，一賑捐知縣耳。所挾僅此寥寥，即欲包庇犬豚。雖行同強盜而無罪，然則韓城朝邑兩宰相家之子弟，不將日日殺人都市乎？候即日札飭咸、長兩縣嚴拏郝濟普到案，押發該縣，重加笞比，勒限交贓。俟贓繳齊，將徐張娃重笞見血，鎖係五年。郝品端姑免笞責，亦鎖係五年。此係本司格外從寬。案由外結，郝姓人等倘再恃符妄告，即仰該縣將郝濬湘、郝敬端功名一齊詳革，以儆妄謬。此繳。

批渭南縣六姑泉道士薛禮容呈詞

本司前在渭南，薛道士尚屬安分，而田桂萼則聲名平常。張令何竟聽其一面之詞，於並無法案據之道流憑空趕逐。且學堂經費不應取諸緇黃，昨藩司已有通飭矣。仰西安府一面委員往查，一面轉飭渭南縣明白稟覆候奪。詞發，仍繳。

批華州武舉趙登第呈詞

此案於去夏發交潼關廳審斷，彼時李署牧尚在邠州，決不因華案移潼稍存隔閡。今武興邦抗斷不遵，自應本州就近覆訊。爾州主從無推諉不問之案，何獨漠視於爾？爾等上控，慣作誑言聳聽，意在朦提。此等伎倆，不必在本司衙門賣弄。仰即回州投案，先打爾五十戒尺，以正妄言之罪。然後，由李牧查照潼關廳原斷了結可也。詞發，仍繳。

本司但就所稟批示，未及吊卷詳覈，究竟趙丞如何判斷，該州查卷即得。又批。

批渭南縣民王連三呈詞

如此胡說，實所罕見。人命賄和，大干例禁。公然登諸呈詞，來司覆瀆。爾得銀則埋屍息訟，不得銀則云母冤未伸，明明賣死母以圖財，儼然自具不孝供招，自畫誣訛小照。糧差惠貴等既爲了息，何以銀未過手，原差李興又至爾家恣意搶擄，如此無情無理之詞，膽敢越府控司。仰渭南縣覆集嚴訊究懲。詞發，仍繳。

批知縣孫培恩稟

去冬四路粥廠辦理得法，實惠及民銀糧多羨，固由各廠委員實心經理。而所以此者，實提調支發之力居多。來冊朗若列眉，深堪嘉悅。各委員均已請獎，該令及賈牧應各記大功三次，不足以本州勞勩也。繳，冊存。

批洵陽縣李令稟

據稟已悉。此案現奉撫憲批示，仰該令即將史悠政、袁澍拏獲，解省懲辦。茲據稟稱史袁兩礦匪先已聞風逃遁，仰即行文竹山縣將兩匪嚴拏解陝，以懲姦慝。現據該令查得該匪等

越境私控，已運去礦質數千金，而山賞尚欠大半，猶敢捏搶擄重情計圖反噬，應移明竹山縣，除拿解外，仍將該匪徒竹山礦局封鎖，將洵陽原礦提還公道。該令稟辦此案，有膽有識，勘驗尤屬細心，深堪嘉尚。仍即照撫憲批示迅速關提懲辦。繳。

批華州民曹月成呈詞

如果爾買地在先，劉呂氏招夫在後，則呂氏母子係理應賣地之人。此案但看買地年限，即可得其要領。姑仰渭南縣張令移提人證、卷宗，秉公覆訊，斷結詳覆，勿延。詞發，仍繳。

批在籍知縣焦鎮海呈詞

爾家爭嗣一案，本司前在渭南任內剖斷清楚。爾四門雖受譙責，仍占便宜。乃竟冥頑不靈，於本司入都以後，延訟無休。歷任長官皆照本司原斷批飭，足見公道入實，無偏無倚。而爾父子任情狡展，霸房不膳。去年印委會訊，經曹錫堃等調停其際，於本司原斷之外加給四門一萬五千金，爾已遵斷具結，旋復獍翻如故。此次撫憲批司提審，本應將萬五千金一併充公，俾蔓訟蔑理者失卻便宜，庶知悔懼。而讞員仁恕，僅以五千提歸學堂，仍以萬金給爾。本司隔屏親聽，爾與梁升猶敢妄言狡賴，全無服輸認過之忱。是以本司於爾等具結後，將爾與抱告一併押發咸甯看管，以待親提覆訊。意在將爾等重責詳革，以儆貪癩。適值兩日閱護路林，未及提究。今觀來稟，懇恩懼罪，似有明機，姑寬一線之恩，暫免三褫之罰，將爾移至候審所管押。梁升仍押咸甯，爾父永齡等與原告一同回渭，勒限半月遵斷膳房。交領既清，由渭南縣申報本司，再行詳院銷案，將爾與梁升釋放。如敢狡延，革去爾知縣，罰去爾萬金，仍照戊戌前斷了結。爾試自思孰為便宜，孰為吃虧乎？特此明白批示，仰此案原被人等一體知照。

批咸甯縣民五宗彝呈詞

據稱爾家稻地既有紅契糧串為憑，又有村老公言委員審判可據，何以第三次上堂，陳委員竟不檢查原卷，直以水田改作旱田？不盡可信。仰咸甯劉令覆集親訊，斷結報奪。詞發，仍繳。

批白河縣趙令興霽詳

做州縣官一味討好，最是壞處。此案鄒承麒健訟害民，本司擬以鎖係，乃是為民除害。當人犯由省發回之時，札文即隨之而發。何至該犯冬月二十日回縣，該令即聽其稱病保外，承麒於臘月十二日在保潛逃，該令始於十六日奉到鎖係行知，其為有心縱放不言可喻。況人犯已逃，理應迅速詳報，何以遲至正月二十日始行具詳，而詳文遲至二月二十五日始行到省？明係故意稽延，倒填年月。該令初次署事，庇一訟棍如此勞心費力，欲蓋彌彰，實屬別有肺腸，令人不解。本應詳請參革，姑念業已丁憂，置之不屑教誨之列。仰仍新任林令於到任後，即提保人陳德潤嚴訊比追，該逃犯如不獲案，即將陳德潤衣頂詳革，永遠押追勿貸。趙署令興霽之丁幕人等有無得賄故縱情事，著一併查明稟奪，勿稍祖延。切切。繳。

批渭南縣童生王丙焮呈詞

本司在渭南時，該童以己地捐入景賢書院，嘉許實深。惟事越多年，其所捐地畝若干，值銀若干，均不甚記憶。茲據稟呈，願為嗣母建坊。仰現任渭南縣查明該童原捐地畝確數，原買地價若干，是否與請獎之例相符，逐一稟覆候奪。詞發，仍繳。

批臨潼縣革役陳明年呈詞

閱稟不勝詫異，黃令何至如此不堪？查皂班墊糧，事所時有，革役復充現役被革，亦事

所時有。何至縣令之子赴汴鄉試，令差役在外借銀四百，既借又不歸還，直與打差役之抽豐無異。如果屬實，參革有餘。仰西安府立提此案來省，秉公質訊，勿稍袒延。切切。詞發，仍繳。

批郃陽縣生員李宗筠呈詞

爾家失竊已八閱月，忽請本司提比縣差，實屬荒謬。惟所稱夥賊楊玉環業已就獲，起有贓物，姑仰郃陽仇令檢查原案，比差勒緝。並移會澄城縣一體嚴拏，務獲究辦，勿延。詞發，仍繳。

批郃陽縣仇令繼恒稟

接閱來稟，自係實在情形。荒地招墾，屆限升科，乃通例也。雖屆升科年限，而仍歲兇饑，自應稟祈展緩，此隨時辦法也。前任郃陽縣因年限已屆，不問墾戶逃亡與否，即將應徵之三百八十餘金責令值年戶首墊納大半報解。該令到任，熟察凋劫情形，甘冒不韙，為民請命前來。此事若令書辦擬批，幕友核稿，必照例痛斥。謂去年入銷之糧，今年何能免豁？是前令忍心追比，反受催科得力之名，而該令之撫卹荒殘，轉受弗顧攷成之咎。本司身親閱歷，深悉賠糧之苦，尤不以專打官話為然。若該令之明允慈良，真吾陝祥麟威鳳也。此項銀糧，既然墾戶逃亡，自宜展緩升科。一面由該令招復流移，盡力墾闢。查此地乃已墾復荒之地，與老荒不同，應俟一有收成，即令納賦。所有本年應徵之款，與加四差錢，暫緩輸納，以示體恤。現在撫憲藩司勤求民瘼，洞達吏情，凡我同寅，努力循良，自行其志可也。此繳。

樊山政書卷六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咸甯縣商民王日宣等呈詞

此案已據咸甯縣面稟，該鋪民欠一萬四千金，歸還現銀一半，抵給貨物一半。所斷甚公，爾等並無喫虧之處，屢控何為？不准。

代糧務局批咸甯縣訓導張佩鈞稟

閱稟具見。該訓導狡猾已極，葭州陳牧視該訓導如腹心，以空白冊籍交令隨宜妥辦，而竟將已捐未交之款作為出借籽種朦混請獎，以致葭紳各己得獎，而陳牧自認賠糧。該訓導稍有人心，宜如何上緊催收以自贖。其膽大妄為之咎，乃於本局嚴批飭賠之後，輒敢具此顛預推宕稟詞。其借送攷為名，猶可說也。至謂陳牧現未在省，即預永遠推卸之地，可謂極詐極愚。試思此一千石黑豆，虛造捐冊者，張佩鈞也；得獎者，張佩鈞之宗族鄉黨也。陳牧以心腹委之，而爾以詐偽報之，欲使此虛報出借之糧概令陳牧賠還，而葭州人憑空而得職銜，更憑空而實倉稟，使皆如爾之居心，天災恐未有艾也。此糧應著落該導勒限六月以前將黑豆掃數交倉，逾期不交，定由本局移請藩司將該訓導先行詳參，照例監追不貸，凜之。繳。

批咸甯縣劉令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大凡訛索刁控之案，斷不可以斷錢。查來冊穆夏氏、陳林興兩案皆是訛賴，而一斷錢十八串，一斷錢五串，意在憫其貧窮，而實則賞其無賴也。此端一開，人人樂得欺訛。審實以後，不惟不坐誣，而反可以受賞。本司實無從索解。以後再有此等謬斷，定行查取委員職名記過停委不貸。即札西府轉飭知照。

批朝邑縣易令國勳稟

稟及夾單均悉。此案楊牛子因其弟榮子向趙武兒估借錢文，被武兒刃傷左手。牛子聞知，挾忿起意，糾邀麻黑兒、王夢兒等十一人前往報復。於正月初六日，在火燒村井憲章家內尋見趙武兒。牛子首先施放洋鎗，轟傷肚腹，喝令諸匪各用黃鱗尾腰刀等凶器輪番砍戮十餘傷之多。最後，牛子起意殺死，復將兩腳面很砍，武兒登時斃命。今經獲案，據供挾嫌故殺不諱。又據查得楊牛子歷年逞凶行竊，案積如鱗，洋炮大刀起獲有據。前任趙署令逮案責押，繼復開釋，婦人之仁，致釀今日之禍，深堪痛恨。此等匪類，若照例解勘，轉稽顯戮，不足使人稱快。稟到之日，立即稟商撫憲。准如來稟，將楊牛子即行就地正法，懸首犯事地方，以昭炯戒。至稟請本道本府覆訊，此係公事排場，本司深信該令深恨牛子，何必輾轉覆訊，使凶人延旬日之生，而該令受供億之累。亦經回明撫憲，勿庸覆審。奉批之日，立即提犯綁赴市曹，以期直捷痛快。王夢兒、麻黑兒、程番子、程甲潮幫同行兇，雖死不枉，應如所稟，各重責千板，鎖繫鐵杆、石墩十二年，再行查看辦理。拜吝見、張何明、王冬兒各枷號三月，滿日各重責八百板，分別取保遞籍管束。楊榮子估借錢文，肇此大衅，云不知其兄糾毆情事，其誰信之？榮子著枷號一月，念其前經武兒砍傷，姑免笞責，滿日疏枷取保。其餘各逃犯仍著勒限嚴緝，務獲究辦，以懲凶慝。該令辦事明決，緝匪勤能，真牧令中霹靂手也。嘉佩深之。仍將斬梟、鎖係、枷號各日期具報查攷，勿延。繳。

批續備防軍統帶周副將玉堂稟

貴統領仁信廉勇，夙為撫憲所器，故以漢南重任相寄，俾得盜息民安。前者楊守稟牘到省，本司與撫憲皆未深信其一面之詞，特以所稟情節太重，照例委查。譬之白璧泥污，非磨洗不能還其潔白，並非撫憲有疑於足下也。茲接來牘，情事昭然。楊守所言乃係匪婦膚受之

懇，不惟委查之姜丞自有公論，即據呈轉稟之楊守亦當憬然也。撫憲委足下以干城腹心，切勿以小事自隳壯志。一切巡防事宜，當加倍認真，以酬知遇。傳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人言且勿恤，而況匪婦之口乎？萬勿介意。繳。

再據夾單稟稱，驛遞遲延半月之程，兩月始到，並有折封情事。郵傳疲滯，實堪痛恨。應由本臬司嚴飭各州縣逐站挨查究在何處延頓，以警疲頑。此繳。

批華州詳

據詳已悉。此案原被無一好人，潘上墳用槍轟傷張聯傑，復用刀砍其左腳腕，此等凶狂刀匪，僅擬枷杖，何足蔽辜？萬一枷滿保釋，再釀人命，是欲輕而反重也。潘上墳著鎖繫巨石五年，滿日再行查看辦理。張學清與子聯傑既據稱詭譎刁猾，見惡於衆，聯傑前已逞凶釀命，繼復挾忿尋仇，將劉統福刀紮受傷，並將事外無干之史文吉門扇砍毀，擄其煙菜各籽不給。此是何等凶橫，而末乃以“殊屬非是”四字輕輕帶過，以致上下文全不接氣。後又云“姑念聯傑已受重傷，從寬免議”，夫受傷以後，不責可也。並武生亦不能斥革乎？查光緒二十五年六月武生張聯傑與張丙寅因劉統福之兄統盛放水灌田口角揪扭，統盛被丙寅毆傷氣忿，服毒身死。經唐前牧坐聯傑喝令之罪，詳革擬徒。該署牧到任具詳了結，將聯傑免罪釋放，亦云足矣。又請開復武生，已覺不甚可解。開復以後，試問該武生父子知懼知感乎？聯傑不惟不知懼，且持刀傷人，平白據物矣。學清不惟不知感，且誣控越訴，謂州主輕縱於先，差役賄獲於後矣。今經審實，於誣告之張學清不置一詞，於傷人據物之張聯傑從寬免議，使一生員僞寫硃票未行而即發覺猶且照例擬革擬徒，此是何等嚴厲？聯傑所爲，與刀匪無異，而竟始終保其衣頂，錫之護符，此則百思不解矣。張聯杰即由本司移請學院斥革，以儆昏狂。張學清交西安府提至省城，枷號一月，滿日遞籍管束，以杜誣控。此繳。

代農工局批寶雞縣朱令弼臣稟

來稟奇詭已極。石委員等採運甘木，兩次在渭河沖沒，是以本局札飭沿途各州縣各就轄境查明沿河居民撈獲若干，飭令交出。該令前次來稟但稱所撈獲者已交委員，然則兩次沖失之木料，該縣民併為一次撈獲乎？此即所謂籠統也。既經查出交還，委員豈無件數，而來稟不言數目，此即所謂顛預也。如此稟詞，僅僅批令分析明白稟覆，尚念該令曾為首縣，著有微勞，是以曲全體貌。乃此次來稟，發風動氣，任意抵觸。據稱“木料上並未注有年月字號，無從查悉”等語，查木料兩次沖失，中間間隔多日，居民前所撈獲即第一起也，後所撈獲即第二起也。該令豈無口之匏，不能一問乎？又稱“陸續撈獲二百九十九件，均交委員”，既有件數，何以前稟不言，而猶自謂並不顛預，亦可謂渾沌無竅矣！至謂“該縣並未存留一件，並未朦混”之處，尤堪詭異。本局前批具在，曾謂該令存留乎？曾責該令朦混乎？節外生枝，如發譎語。是明明前稟多有朦混，故此稟自辯其無，而不知自露馬腳也。大凡人有心病，往往於人所不知之言自誤，自發陰私。“朦混”二字，不啻該令自畫供矣。本局前批，語氣和平，並無譏讓。人以和平來，而我以忿激報施之。同輩且不可，況上司乎？士人入仕，為作官來也，非與人愾氣來也。朝廷分職，具有等威，若人人氣凌其上，紀綱安在？該令無學無養，對上司且如此，見下民當如何置之？衝繁萬難勝任，仰鳳翔府轉飭該令於十日內自具告病稟詞，以遂其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之節。如其戀棧，盛氣何在？本司道不能宥也。繳。

批紫陽縣梁令稟

興辦學堂事宜，須問真讀書、真明理人，則言之親切有味，行之條理秩然。該令以紫陽瘠缺，苦心經營，籌款目，建齋舍，定課程，而歸本於正人心、厚風俗，語語著實，迥非他人紙上空談可比，不勝嘉歎。准即如稟立案，並由本司移送大學堂，通行各屬小學堂，以資觀感。仍候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商州尹牧昌齡稟

子路論爲宰曰“何必讀書”，此語亦非無見。蓋催科折獄，勿論軍功捐納，但有才具，便可作一好官，不專在讀書人也。獨至學堂一事，則斷非讀書人不辦。此中甘苦，非親身閱歷者，不知游息藏修，理無偏廢。該州學堂已成，在他人必自謂吾無事矣，而賢州牧自嫌逼仄，益切恢張。在多士居無求安，得一畝之宮而已足。而官師所庇者，廣非千間之廈則不歡。據稟於學堂後牆對過買地數十丈，增修講堂精舍，種植花樹，以惠士流，建復道而行空，雖望衡而不隔。即此經營布置，覺心思才力百倍常人，良深嘉佩。准即如稟立案，仍將落成日期具報查攷，並候撫憲藩司暨大學堂批示。繳。

批商州尹牧昌齡稟

據稟革生張列宿狂獠各情，實堪痛恨，雖立斃杖下，猶有餘辜。來稟請照光棍斬決例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復照省章，改爲鎖係八年。查此等棍徒，未必八年即死，期滿得脫，仍必爲害閭閻。查其私出傳單，語狂悖縱，縱不擬斬，豈得貸其體膚？張列宿著重加笞撻，然後永遠鎖係巨石，以懲大慙。奉批之日，立即遵辦。仍候撫憲暨藩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高陵縣王令海涵稟

據稟本月初十夜燈時，突有賊匪多人各持洋槍刀械闖入城門，直入該縣北街“玉全德”錢鋪，搶去銀錢晶玉等物，並用槍械轟擊鋪夥鄰佑等人受傷。出城時，槍轟周利貞身死等語。時僅黃昏，地屬縣治，公然鳴槍持械，行劫傷人，計贖數百金之多，傷數人而死一人，該匪之愍不畏法，實吾陝從來所未見。而該縣捕務廢弛，城守疏慵，保甲渙散，文武兵役，人人

無用，亦可概見。當該匪進城，守門之兵縮入值房，彼時誠不能攔擋，獨不可飛報營主乎？當該匪進鋪搶劫，豈無一、二巡役耳聞目見？該匪從進城至出城必有二、三刻之久，若營縣立時關城圍捕，何難悉數就擒？乃一聞槍聲，人人蜷縮。迨至飽掠而去，始議追擊。稟稱該令親率丁役追出十里以外，無論絕無其事，即使果真，而城廂以內，任其出入，鬧市之中，任其搶擄，而轉欲擒渠捕匪於十里以外，有是理乎？此案絕非尋常疏忽可比，該令與城守把總應一並撤任留緝，以警痿惰。且該縣出如此奇案，兵役既如此無能，即應立刻稟請通飭各防營四面兜拏，乃稟牘遲至十三始發，十四始到。前既疏懈，後又稽延，實堪痛恨之至！如十日以內贓賊無獲，定將該文武兩員詳請參革不貸。仍候督撫憲暨藩司、糧道批示。繳。

批渭南縣張令世英稟

此案據劉副將面稟，該游勇吳洪山（即劉進善）牽馬一匹，在山西賣給張姓，得銀十餘兩。見張姓蓄有車驛，即詐稱欲赴潼關，僱其拉送張姓之子張運運送到潼關。又哄令進省，行至渭南倉渡嘴左近，時已昏黑，該游勇乘其不防，突出小刀狠戳運運項頸，滾跌路旁。諒其已死，即將車驛趕赴冷口。運運死而復甦，適遇華州馬夫經過，聞聲查問，乃同村約昇送縣城，通知防營，將該游勇人贓併獲，交縣訊辦。此稟未到之前三日，本司已知其詳，當即稟商撫憲，應按軍法從事。茲接來稟，仍當命案辦理，未免有稽顯戲。查該游勇在晉賣馬之時，早蓄謀財害命之意。觀其節節哄誘，直至行近渭南昏夜無人之際，方始下手，而且舉刀直刺要害，則知有必欲死之之心。運運之不死也，該游勇劫車而去之時，固自以為運運必死矣。東路為九省通衢，遊勇公然劫奪殺人，宜何如嚴行懲辦？若如來稟按例招解，殊不足以警奸凶。仰於奉批之日，立提謀財害命之游勇吳洪山（即劉進善）到堂，驗明的身，綁赴市曹處斬，仍將首級傳至潼關懸竿示眾三日。再由東而西，至臨潼止，節節懸示，俾凶狡之徒知所做懼，免蹈覆轍，仍將梟示日期通報查攷。再查該遊勇賣馬之銀必尚存十餘兩，應以四

金付張運運養傷，以二金賞華州馬夫，其餘給冷口防勇可也。仍候督撫憲批示。繳。

再查牘尾未據稟報藩司，應即補稟。切切。

批鄜州客民趙鴻源呈詞

此案檢查舊卷，爾以商州客民於光緒十六年在鄜州領種荒地。原請一百五十畝，不候前署牧飭約丈地指撥，輒敢撤擅自開種至二百八十八畝二分之多。核與原領之數溢出一百三十餘畝。內有李賀、緞樊等五家八十八畝有主之地，又佔種河灘三十九畝無主之地，經該州勞牧斷令有主者如數點交，無主之河灘地歸入經正書院，以作膏火。而該客民承懇之地仍有一百六十餘畝之多，較之原領之數有盈無絀。而爾恃老恃刁，疊次上控，控不准提，居然京控，審實全係虛誣，因爾年老悔懇，具有實在感恩永無翻異甘結，從寬免究。今事隔七年，官經數任，爾年過七十，輒逞刁誣故技，來轅翻瀆。試問案牘具存，豈容爾再三誣訴乎？大凡輕去其鄉之客民與京控省控之老民率非善類，而爾則老悖貪狡之尤也。爾與鄜州土著既不相能，何不仍回原籍？趙鴻源著押發鄜州，仰勞牧當堂詰問，如戀地不捨，即出具切結，安分種地納租。如再敢恃老逞刁，恃客欺主，即將該客民父子叔姪一並遞回商州原籍，交尹牧嚴加管束，所領鄜州地畝全數罰充學堂經費。此本司懲創恃老恃刁之不二法門也。凜之！凜之！三詞併發，仍繳。

批藍田縣民黃九田呈詞

據稱爾同髮妻王氏遷居蒲城，忽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偶然不見王氏，尋找無獲。直至十月一日，始於梁村張薛娃家得見。鄉約畏惡不管，爾始於二十八年三月控縣。李令仍將爾妻斷歸，薛娃誤娶拐婦，適被本夫找獲，應愧謝不暇，何反將爾拉毆？李令乃是好官，素為本司所信，果係爾妻被拐，豈能不斷歸本夫？況爾既抱奇冤，理宜速控，何以前年十月

尋見王氏，薛娃抗不還妻，遲至今年三月始行控縣？及縣斷仍不還妻，又遲至今年三月始行控司？妻屬他人，爾傷離異，情不可以終日，而訟乃緩至三年，亦云奇矣。本司素知商州藍田之民往往自賣髮妻，控人姦拐。曩在渭南，每遇此等案件，必將原告痛笞無算，遞籍嚴管，以懲無恥而免效尤。爾今又來嘗試，仰蒲城陳令檢查原卷，覆集斷結報奪。黃九田隨呈押發，勿稍疏縱。詞發，仍繳。

批山陽增生楊詩浙稟生楊詩瀚呈詞

上控呈詞，本司向不輕信。惟山陽趙署令向當保甲局差，屢次接見，察其言貌，似非端人。今茲所控丁差需索，或者不盡無因，仰商州尹牧親提審訊，務得確情，秉公斷結。本司於官於民，兩無偏倚。此次批提，實因趙令不甚可靠，無成見也。至該生等所控假祖命以首叔父，引律例以誚縣官，此等生員亦近訟棍。尹牧精明強直，必能廉得真情，屬員不必袒庇，刁生亦不可遷就，速將提訊剖斷緣由具詳候核，勿延。詞發，仍繳。

批鎮安縣監生李傳進呈詞

一面之詞，斷難憑信。本司於各屬自理詞訟綜覆詳嚴，李令何敢徇私袒斷？況學院聰察過人，爾子世芳如果毫無刁劣實跡，何至據詳革稟？此案仰商州尹牧查明前後控情，據實稟復，以憑核奪。詞發，仍繳。

批渭南縣民樊培榮呈詞

此呈於去年臘月寫就，延至三月十五始遞，如果妻爲人奪，縣書申差臥票，豈能游移數月之久始行上控乎？爾娶妻定有膠葛，是以情詞閃爍支離。既據控縣有案，姑仰黃令錄詳察奪。詞發，仍繳。

批咸甯縣民于扶福呈詞

凡地畝膠葛案件，指當為賣，捏約措贖者有之，以賣為當，持價霸贖者亦有之，要在問官虛心平氣，審契據之真贋，察原被證三造之情詞，從公剖斷。至於審結以後，有應答者，有應押者，有立時發放者，隨時隨事，準情酌理，得其平而已。此案孰虛孰實，本司無所容心。惟查于扶福手心潰爛，膿血流離，即使地不當贖，亦不必酷刑至此。本司向來懲責奸民，笞臀有過千者，掌責無過三百者。往年黃臬憲曾有通飭，謂綁手於凳，用戒尺重加擊打，其酷甚於笞臀，懸為厲禁。而同寅中偏多掌責者，本司深不謂然。此案仰西安府提至讞局，秉公覆訊定斷，具詳察奪。詞發，仍繳。

代農工局批長武縣陳令云霖稟

據稟辦事覈實，深堪嘉尚。六朝人詩云：“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皆在孟春”。茲據稟稱，種棗須在春暮，今已三月過半矣。仰即飭令闔屬保約人等勸民廣種，以收古人五果之利。辦事切實，不日當回本任，務於未卸事以前，辦有規模，以便後任廣續。董勸勿託空言為要。仍候憲批示。繳。

批蒲城縣陳令潤燦稟

數日之間，藍、涇、蒲、華迭報劫案。雖贓有多少，賊有衆寡，案有小大之不同，而大邑通都，公行搶奪，成何事體？此案仰該令懸賞購線，比捕嚴拏，務獲究報。仍候一面通飭各屬，查照保甲定章，什伍相聯，守望相助。戶選丁壯，村置柳鑼。一家有警，各家相救。一村有警，鄰村相救。城門早閉，禁止夜行。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曰“勇夫重閉”，況國乎？現在遊民散勇，到處成羣，防範有方，則民無性命之虞，官免撤參之咎。反是，不

惟官民兩害，抑且政體大傷，本司不能曲宥也。該房即具通飭札稿送核，仍候督撫憲暨潼商道批示。繳。

批咸甯縣民崔世德呈詞

姜恒泰自光緒九年咸長公局敗壞以後，所有“德日新”等錢鋪相繼倒閉，所欠外債及孤兒寡婦存放取息之本銀不下十餘萬兩。本司在咸甯、渭南任內，於“悅德堂”錢債案件了結者，凡百餘起。今距伊倒帳之日已歷二十餘年，恒泰死亦數年矣。爾有五百金借項，何以早不控追？遲至廿年之後，家業已分，本人已死，而始控請提追，豈此二十年中爾竟長眠未醒耶？既經控府批提，何又來司越瀆？不准。

牌示

照得南局散查委員林景前因冬防巡緝得力，詳記大功在案。該員年少性浮，不知檢束，日與本城聶姓子弟相狎相優。繼乃因借貸齟齬，本年正月，聶姓控報竊案，意在陷害局員。既而林聶之交復合，言明案係子虛，勿庸上報。突於三月中旬由林景一人署名，追報正月聶姓竊案。經本司訪查得實，緣今正林景、吳源瀚賭博輸錢，各借聶姓銀百餘兩，恐其索償，遂追報前案，意在賄聶姓以捏竊之罪，俾其恐懼悔懇，則可以勾銷前債。此等浮浪子弟，無賴卜人，為鬼為蜮，實屬官紳之蠹。林景著撤去保甲局差，遺缺以王樹棠充補。去浮薄子，用讀書人，聊示懲勸。林、吳、聶三姓之事，本擬發府訊究，姑念未經告發，從寬省事。該員等倘再不知改，不但不入衣冠之隊，兼恐為溝壑之隴。凜之！戒之！此牌。

批乾州教民黃玉賢呈詞

據稱爾胞姪黃富成如此凶惡，糾匪謀殺叔父，羣毆爾妻，據爾家財物。爾不往乾州控告，

輒來省越瀆，其為誣飾無疑。況去冬爾姪初由邵陽至乾控爾於孫牧案下，爾自云州主公明，一見瞭然。迨去臘今正，兩次搶擄，爾何不控請驗究，遲至三月，忽然控司，實屬荒唐已極。仰孫牧迅即覆集審訊斷結，具詳候核，勿遲。詞發，仍繳。該原告即回州投審，勿干押發。

批大荔縣民張先貞呈詞

劉副將素性忼快，尤愛體面，何至如爾所言？如果設計局騙，則受害當不止一個，何以專欺爾張姓家？爾姪士傑先為雷忠仁所誘，幾至破家，自應視忠仁如仇，何以其弟士秀、士希迭被忠仁誘進省城，均以車驟為餌，逼立借票，訛索銀錢？前後三番，幾如印板文字，實屬情理所無。惟稱哨官什長假冒教堂，設局誘騙，虛實均應澈究。仰西安府傳齊人證，督同局員秉公審訊，實究虛坐，勿延。詞發，仍繳。

批乾州孫牧庭壽詳冊

據詳已悉。此案甫經該州斷結，而宋金寬盤踞省城，輒敢砌詞復控。昨已察其刁誣，批飭該州錄詳候奪。茲閱來詳，判斷極公。而宋金寬既一意逞刁，決不同州投審。仰咸、長二縣嚴拏宋金寬到案，押發乾州，與其父宋秀升一併責押比追，債不還清，不得釋放。紀養廉（即紀國璽）另有要案，應加懲辦，准即押回富平，交梁令從嚴懲處可也。

批洵陽縣監生楊松亭等呈詞

爾李縣主亦是好官，何至謬翻前案。爾劉縣主現任咸甯，洵陽舊案必尚省記，孰屈孰，直憑劉令申覆一言，再行核奪。詞發咸甯，即繳。

昨據劉令面稟，此案經趙令斷於前，劉令斷於後，所有虎頭崖之石只准爾修渠取用，不准任意伐石售賣，是於爾渠工無礙，於劉姓風水無傷，判斷何等明爽。而乃挾嫌蔓訟，爭讓

無休，兩造均非善類。今由本司斷定，虎頭崖准為爾業，劉姓偽契作廢，仍只准伐石修渠，不准故意鑿斷，與劉姓為難。仰興安府轉飭洵陽縣即以此批永為定案可也。仰即遵照，勿違。

批富平縣民孫天順呈詞

爾擔保借銀，反致自累。高學信東夥三人有力故抗，任控不還。及被押追，又復串差保釋。伊與其送錢於訟棍書差，何不即將此行賄之錢還之債主乎？富平梁令未免疲弱，是以此等平常訟案久久不結。仰西安府嚴札申飭，並簡委明白爽健之員馳往富平代其結案。現在馮、陳兩令往勘渠道，就近遴委一人結此案猶反手也。州縣不能了事，可為太息痛恨。詞發，仍繳。

批鎮安縣民解廣良呈詞

一日之內，兩接鎮安上控呈詞，恐該縣必有坐省訟棍包控包准，害民漁利。此案既經控州批縣稟覆，何竟急不可待，奔省呼冤？核其情節，解宜聰係爾自行擇立之嗣子，爾以盜賣祭田首控，何以不責逆子，而反將爾管押拷掠？世間無此糊塗官也！仍仰尹牧查明稟奪。詞發，速繳。

批咸甯縣民于萬善呈詞

本司明知劉令斷案決無錯誤，前日批府提審者，因見于扶福戒責太酷，掌大於荷，血肉狼籍，以為當賣田土之案，何必用如此重刑。至於本案之是非曲直，毫無成見，今縣斷則被告稱冤，府提則原告呼枉，兩俱不服。吾誰適從？此案著於本月二十七日將人證卷宗送司親訊，自有公斷。

批續備防軍教習張玉琴稟詞

汪副將復友向來聲名尚好，若如該教習所稟，則營制蕩然，成何事體？就中尤以停操一事爲最謬，而亦最易查。仰商州尹牧按照稟許各款，嚴密查詢，據實徑稟營務處，以憑查奪。稟發，仍繳。

批鎮安縣民阮明有呈詞

商州尹牧斷案，其明決勝於本司，豈能曲庇屬員，冤屈百姓？畢竟該牧提審此案，已否斷結詳銷，仰該房檢卷送閱。

檢查商州本年二月詳冊，爾受阮賢煌指嚇，強欲取贖劉忠廣死頂之地，控州控省，蔓訟不休。貪妄刁誣，情堪痛恨。茲復砌詞越瀆，仰咸、長二縣將阮明有傳案，押發商州，交尹牧重加朴責，遞回鎮安，將所佃劉忠慶地畝立刻下莊退佃。如違，枷責勿貸。詞發，仍繳。又批。

批華州已革從九李發瑞呈詞

此案前據華州稟覆到司，已革從九李發瑞侵吞差錢，延不完繳，反敢捏詞上控，發州審訊，避不到案，實屬狡健之尤。今乃二次控司，自投羅網。仰咸、長二縣迅將李發瑞拏案，遞回華州，交李署牧重笞百板，枷號一月，押追差錢完案。詞發，仍繳。

批余縣丞承桂稟

據稟情詞懇切，該縣丞辦理賑務，報銷獨任其勞，諸臻妥晰。今反因此牽掣。欲歸未能，似非所以待有功也。俟與藩司商明，請於中座再行飭遵。繳。

批麟遊縣從九何際昌呈詞

差徭加收，爲償款六十萬而設。凡舊有差錢之處，莫不皆然。若一縣從寬，各縣皆將藉口，豈不掣動全局？況差隨糧行，麟遊丁糧無從，使加徭亦無大累。地方公事，往往一二好事，紳矜出頭撓阻，萬一得遂所請，則自以爲功，更斂民錢肥己。本司久任劇邑，知之稔矣。試問闔邑公事，獨爾兩人來省具稟，果自備資斧乎，抑斂錢上告乎？仰鳳翔府查明所稟各節，及奉批事理，切實稟覆候奪。詞發，仍繳。

批乾州監生黃玉賢呈詞

此案奉批已及十日，尚不同州投審。至被告姓名，爾未打聽的確，率行寫入呈詞，又呈請更正。周狗兒改爲鄭狗兒，周、吳、鄭、王四姓，一人遂佔其二，將來一本《百家姓》不夠爾上控使喚矣。仰孫牧一併究奪。詞發，仍繳。

批華州生員羅堃秀等呈詞

此案係潼關廳趙署丞斷結之案，何以延今未了？仰現任李署牧迅即查照原斷，飭羅全孝交銀了事。如違，押追勿縱，仍將比追情形稟覆候奪。詞發，仍繳。

批渭南縣張令世英稟

本司前批云云，乃劉副將之詞也。該令所訊，自係確供。要之，劉進善之罪不容誅則一也。馬夫是渭南人，非華州人，賞銀二兩，自應給渭南馬夫馬派江具領。仰即遵照。繳。

批商州民解慶良呈詞

仍仰商州提審，如果爾子爾姪將爾謀害身死，本州自能爲爾伸冤。本司案前，豈是此等

妄言所能聳動乎？糊塗已極，著即回州投審，勿干押發。詞發，仍繳。

批漢中官運鹽局文丞德升稟

據稟漢中鹽務，商人之控，楊守之訐，皆李令煥墀一人所為。另摺又稱，李令到府，將該丞肆口謾罵，有屈令在座勸解可證。是否屬實，即仰屈令明白稟覆，以憑核辦。繳。

批郿縣張令炳華稟

李春發既係光緒二十六年經岐山縣稟拏有案，且係謀為不軌重情，何以至今衣頂猶在，殊不可解。現又包賭逞凶，亟應照例褫革。仰該令即提該棍徒從嚴訊究，重笞無算。審實以後，至輕亦須永遠鎖係巨石大鍊，以儆凶頑。糾約匪黨，謀為不軌，果有實據，即照例擬斬可也。仍候撫憲、學院批示。繳。

批驛傳房書辦周日新等稟詞

段克勤、姚思恭如此荒唐膽大，著即日差提來省，嚴訊究懲。惟失落憲書一案，本司記得曾經行查，因乾州與潼關所稟兩歧，駁令申覆該書再細心檢卷為要。

批紫陽縣民葛大效呈詞

情節支離，詞尤膠葛。府批極為明允，洞見癥結。況梁令事事小心謹慎，本司深信無他。何至縱娼入署，賄串門丁，屈法袒斷？此案既經興安府飭縣錄詳，轉司候核。詞發興安府，仍繳。

批邠州舒令紹祥稟

老手辦事，具有條理，不事矜張。所陳五事，看似平淡無奇，實切實可靠。他人滿紙鋪排，空言無實者，本司不惟不信，亦不取也。此稟可取處，即在可信。所以可信處，正在平實也。平餘驟減二分，得毋入不敷出否？只此一條，本司疑其過於要好，其餘若捐麥，若招懇，若監務，若水利，事事愜心貴當，至為難得。——如稟立案，仍候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富平縣民趙鏡堂呈詞

爾與張炳南是否東夥，不難一訊即明。即稱在富平先有控案，復有息詞，爾嫂、爾姪俱在富平，獨爾因炳南一控，移關來省。是從前分家之證據，與後來叔姪之爭端，咸甯均無可稽攷。仰劉令查覆此案情節，能了即了，如不能了，即將張炳南、趙鏡堂一併發回富平縣，提同趙王氏及子有兒就近質訊，以省拖累。詞發，仍繳。

批白河縣林令揚光稟

據稟已悉。倉糧霉變，惟有出易一法，而出易亦頗累民。趁此未甚朽敗之時，攪和出易，則百姓不甚吃虧，猶為願領。秋後加一還倉，則息不甚重。惟須嚴飭倉紳書級人等，領糧時須攪和勻淨，收糧時不得加耗留難。全在賢有司多用一分心，則百姓多受一分益耳。仍候督撫憲暨藩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雒陽南縣民李福壽呈詞

據稱李令不許百姓告狀，有喊冤者必答原告三百板，天下斷無此事。姑仰商州尹牧查明稟奪。詞發，仍繳。

批興平縣民孫學周呈詞

語多過火，殊不足憑。仰讞局原審之員查照原斷，提馬四比追了案。如果馬六、馬長齡有從中唆抗情事，即一併提懲勿縱。詞發，仍繳。

批咸長兩縣皮行頭張天興呈詞

此案爾與馬源盛爭充皮行頭，發縣審訊酌斷。大凡斷案自有一定之是非，即或不公，亦有一偏之意見。何以一面將爾掌責三百，一面令馬源盛當堂向爾連連叩頭，實屬奇情怪事。仰西安府轉飭兩縣稟覆察奪。詞發，仍繳。

批商南縣職員朱開興呈詞

語類瘋痰，姑仰商州尹牧查明覆奪。此呈關鍵全在“一生置業空勞碌，勒斷入廟怎甘心”兩句七言詩中，有無窮冤痛也。詞發，仍繳。

批白水縣陳令維藻稟詞

該令刑幕出身，豈不明白公事？司牌已掛，而欲本司爲之改牌，子爲藩司，願乎不願？夾單發還，繳。

批李令少溶稟

核閱摺開各節，尚係實情。周令民社初膺，驟遇命案。論飭兩造，容有失當之處。然以新任職官，舊家子弟，開宗明義第一案，即被兩造控其詐贓，此必無之事也。張鴻緒以窩塌壓斃僱工二人，周令斷令各給錢七十五串，本屬太多。鴻緒痛惜錢財，遂爾上控。劉姓得錢七十餘串，心滿意足，退無一言。而任文郎籍隸郟陽，周令欲將錢移送原籍，俾屍母具領。其族伯在同，無可染指，遂亦來司具控。是此案周令心實無他，特其初斷錢太多，致啟屍屬

之貪心而招僱主之怨忿，其後又未能安頓妥貼，此所以一案兩控也。今既查明，張鴻緒已出之財無庸核減，仰西安府即飭在省具控之任姓迅回同官領屍搬柩，勿再誣瀆。惟聞該令所用楊姓家丁頗招物議，著即日驅逐回籍，勿得袒護，致干提懲。切切。

批學律館游令拯課卷

就文而論，頗有思議。今之少年，稍獵洋書，輒拾報章餘喙，生造字眼，取古令從不連屬之字，鬪合爲文，實則西儒何曾有此？不過繹手陋妄造作而成，而新進無知，以爲文中著此等新語即是識時務之俊傑，於是通場之中，人人如此，畢生所作，篇篇如此。不惟閱者生厭，作者自視，有何趣味乎？去年鄂闈端中丞詳加戒諭，如改良起點反影特色之屬，概不准闌入卷端。該令豈未之見去臘大學堂季課卷，因榜首用文明野蠻字，經本司嚴批痛斥？近南鄭稟牘用起點字，又經撫憲切責，該令豈未之聞？而此文輒復自鳴得意，以起點二字示其學有本原，實爲吾輩之恥。中國文字自有，申報館而俗不可醫，然猶不至於鸚鵡改言從鞮鞞，狝猴換舞學高驪也。迨戊戌以後，此等醜怪字眼始絡繹堆積於報章之上，無知之物承襲乞餘，相沿相襲。本司在陝，誓以天帚掃此垢污，法所不及，令所不行，則亦已矣。該令在陝服官，誼當入境問禁，而竟貿貿爲此，亦云不智。以後凡有沿用此等不根字眼者，本司必奮筆詳參，決無寬貸。此卷幕友原取第一，特置榜末示儆，蓋矯枉不嫌過直也。

批紫陽縣梁令士選稟

汪大有用草泥偽造人頭，藏於家內，非圖訛害平人，何爲作此惡劇？來稟謂窩主王六在逃，如緝到案，則將大有重責保釋，豈不慮保釋以後再作假人頭害人乎，大有著勿論王六就獲與否，應即鎖繫巨石三年，期滿再行查看辦理。仰即遵照，仍候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華州李牧嘉績稟

該州武生吳佩旂、吳佩鈺兄弟，十年前在渭南幫訟，破人家產，拖陷無辜。本司蒞渭，潛逃回籍，久欲懲處此人。今乃自投羅網。該革生黨護刀匪，擅敢施放火鎗拒捕，轟傷捕役至四人之多，實屬凶狡冥頑，潛不畏死。即立斃杖下，亦不為過。猶捏砌虛詞，在同州府誣差聳聽，實堪痛恨。仰同州英守迅飭代理大荔縣王丞將該犯吳佩鈺嚴加鎖鑊，押回華州，交新任唐牧嚴訊究辦。至輕亦須鎖繫巨石八年，勿得寬縱。仍候撫憲批示，並移李令知照。繳。

批富平縣生員楊炳森呈詞

柳進有猶未死乎？光緒十八年咸陽馮氏一案，進有幫同程書辦毆撻宦裔，曾經本司在咸甯任內將伊重責管押。彼時進有年已六十，經今十有二年，而猶狂惡如此，實堪怪訝。至於爾控各情，亦復可怪。柳進有霸爾店房，爾遂將房轉與孫姓。是爾明知時進有非人，何以竟將紅契任其騙去。及控告到官，案閱十年，至今未結。此十年中，如施令、尹令、舒令皆好官也，何至此等細事不能斷結？至稱二十五年九月爾家忽被百餘人各執兵刃洋鎗明火搶劫，爾身受十餘傷，婦女兩人驚嚇而死，爾時端撫憲正在柏臺嚴辦保甲，何至省城之內秀士之家百餘盜賊橫行，兼有兩條人命，如此巨案又閱五年未結？實屬聞所未聞。況爾所控者，柳進有也。牽入此案，豈劫賊百餘人，即柳進有所指乎？爾即以本司為能伸冤，何以在任三年，爾無一詞控訴，直至今將去任，始懇親提？察其控詞，太無情理。仰咸甯縣檢查兩案原卷，送閱候奪。詞發，併繳。

批大荔縣生員郭應辰呈詞

爾堂叔郭文選不過一拔貢州判耳。如果棄其嫡母，霸產私肥，何至歷任縣官均皆袒庇，反將爾胞叔文平重笞勒結？所呈殊難深信，此案委李令煥墀馳赴同州詳核卷宗，提集要證，

秉公審訊，斷結具覆，勿延。

批綏德州孔牧稟

稟摺閱悉，綜核各員，雖無赫赫之聲，亦鮮彰彰之過。固見品評得實，尤徵表率有方。

此繳，密摺留內。

又批咸甯縣生員楊炳森呈詞

頃經咸縣送到案卷一宗，查係光緒十八年本司在咸甯任內親訊斷結之案。彼時爾有房一院，柳進有先租後當，已交當價銀一百二十兩。爾忽翻悔懼控，訊悉各情，斷令爾交還柳娃銀兩，柳姓與爾交房，紅契存案。俟爾交銀領契，柳進有交房領銀。爾銀交後，即將紅契領回。而進有一再覆控，爾堂兄楊炳焱函囑勿得騰房。原函在卷，嗣傳炳焱不到，進有又復赴甘，案遂懸擱。二十四年，進有投案領銀。經董署令喚同爾兄炳焱當堂質訊，供稱房已騰交，始將百二十金付柳姓領去。爾乃於五六年後昧卻從前一切交領各情，來司妄控，已屬荒謬萬狀。而又妄捏百餘盜賊明火執杖在省城公行搶劫，如此奇案，據稱至今未結。及本司行提此案卷宗，據劉令覆稱，遍查檔案，並無其事。爾為生員，造此無法無天之謊語，實堪痛恨。仰咸甯縣即將該附生楊炳森傳案重責五十戒尺，移查年貌，詳請斥革，以除學蠹而警妖狂，尤勿輕縱。切切。此批掛發，交咸甯縣遵辦，仍繳。

批三原縣守備黨濱呈詞

是何處不通秀才用李陵蘇武書句法代爾作此呈詞，三原程令案無不結，結無不公，豈有押非其罪之理？姑仰三原縣錄詳察奪。詞發，仍繳。

批渭南縣已革武舉劉遇魁呈詞

爾已經奏革，尚敢自稱武舉，上控官差？仰咸、長兩縣即將該革舉傳案押發渭南縣歸案訊辦。此飭。

批華陰縣劉令林立稟

此案拐犯楊幅有拐匪郭王氏，自應照例擬罪。惟到案後尚敢誣指郭王氏係嚴盛德所拐，訊係武舉楊維翰教唆使然，此等武舉不革何待？仰即敍入正詳請革可也。仍候督撫憲暨藩司批示。繳。

批山陽縣民王萬振呈詞

屢次纏訟，情殊可厭。惟念山陽劉、趙兩令問案均不可靠，仰商州尹牧提案親訊斷結報奪，勿延。詞發，仍繳。

批華州民羅海娃呈詞

現在華州唐牧回任，無所用其回獲。仰該州查照趙署丞原斷，覆訊斷結報奪，勿延。詞發，仍繳。

批鳳翔府傅守稟

來牘祇悉，神君衆母之用心流溢紙上，即投呈鈔批不准需索一節，已徵實惠在民。而又體恤吏人，捐給津貼，絕非今世矯爲清刻，示厚於民，而故薄於吏者可比。佩悅奚如？本司去年通飭各屬，將自理詞訟每月摘錄數起呈核，誠因端升憲所訂清訟之法，六項月報但云上控若干，自理若干，未到者僅標事由，已到已結者但注曲、直二字，清訟局各員持冊校勘。

正如房攷閱卷，但有題目而無文章，亦何從判其優劣哉？今令敘錄供判，既可覘牧令之斷才，而每冊加批又可增局員之識見。其不合者，以管見商之，竊附直諒之義，似覺彼此有益。前劄但飭州縣冊報者，以太尊職分，較崇局員未便擬批也。今貴府自行造竇請核，想見虛衷求益，慮以下人，應即通飭各屬一律照辦，以通民隱而顯賢能。臨別依依，率筆奉復。

批商州尹牧稟

商州何幸，得此賢牧。一切政事蒸蒸日上，不獨開拓學堂一端而已。慰悅久之。繳。

批鳳翔府印委傅徐朱會稟

此案楊鵬喝令張傑等將劉楊氏手足網縛，逼索欠麥，致該氏羞憤吞煙身死。業已衆證確鑿，猶敢任情狡展，誣差謗官，希圖挾制，實屬凶惡棍徒。若照“威力制縛人致死律”擬辦，轉嫌輕縱。楊舉鵬著查照省章，鎖繫大鍊、巨石十二年。期滿查看，如果真能悔過，再行稟行開釋。楊金煥以麥交舉鵬轉放，當舉鵬遣人向楊氏逼索，楊氏往向金煥懇緩。如金煥允其緩期，便可無事。乃以斗麥之故，因楊氏到門懇緩不允，向其潑鬧，即時通知舉鵬，以致釀成人命，亦近於爲富不仁。此案既擬外結，應將金煥例貢斥革，免其餘罪。張振傑聽從逼索網縛，著鎖係鐵杆二年，期滿保釋。餘如所稟辦理。仍候撫憲批示，並移委員知照。繳。

批鳳翔府轉寶雞縣詳冊

此案王汰奎懷禽獸之心，欲與分家寡弟婦同度。及其弟婦交給財產，自回娘屋守節，汰奎未遂淫心，反疑其胞兄汰香所使，迭向欺訛，昧債而又賴債。及汰香請同族長理斥，汰奎輒敢執持屠刀，將汰香逼入臥房，致其兄情急奪刀回砍致斃。此禽獸人人得而誅之。該縣初詳擬汰香故殺，太不允協，是以本司隨諭令從輕問擬。今閱來詳，謂“遽照毆死有罪卑幼，

按例擬流減徒，似與本司批飭擬鬥之案不符，應照鬥殺例，擬杖壹百，流二千里”等語，殊不知前批但言情理，未查律例，儘可於來詳故殺上量減一等，批令擬鬥，並非設有成心，著爲定讞也。此案照“毆死有罪卑幼例”擬流減徒，情罪適相符合。王鎖銀幫砍一傷，並非致命，亦未損骨，應於汰香從罪上量減一等，擬杖完結。即由本司改擬詳院，該府縣隨同更正，以昭公允而正倫常。該房即查照批示事理，錄供過堂，勿延。此繳。

批倪令度稟

據稟已悉。該令歷年以來在長安縣及發審局得力，本司素所深悉，曾經奏准給予本班拔署三次，俟先酌委一次。後雖題補商南縣知縣，並未到任，旋即丁憂。從前所得酌委拔署均未到班，此次起服到省，自應仍行註冊，依次上榜輪委，以彰公允而獎前勞。仰候移請藩司飭承查明前案，註冊輪委可也。此繳。

牌示（署陝藩任內稿）

爲牌示事。照得十月二十六日鳳翔官鹽局被焚一案，本司未知其詳。現奉撫憲面諭，據嚴署司函稟，及劉副將面稟。此案莠民李褚娃等因販私挾忿，於一月之前殺牲飲酒，迫脅各村堡往焚監局。岐山、郿縣兩令若罔聞知。迨十月二十六日夜，匪徒在前，平民從而後，直入鳳翔官鹽局，先擄銀物，後燒房舍，幕友被戕兩人。自昏至明，歷時甚久。而鳳翔守令屢欲出城，爲城守營參將所阻，亦遂閉門不出，聽其殺人放火而去。當印委初報之時，撫憲未得其詳，猶批令府縣緝匪自贖，委員帶罪從事，亦謂使功不如使過，而未經懲匪，不肖懲官也。今匪首已獲其二，經署臬司查明，該守令等於此等劫殺重案爲一參將所阻，遂爾裹足不前，實屬庸懦無能，形同木偶。李委員辦事認真，因公結怨。此次肇衅又先期公出，然分卡各局緝私各勇若非平日倚勢作威，何至積怨如山，使局卡悉付劫灰，幕友慘同車裂？是李委

員即不得罪於民，而知人不明，約束不嚴，已屬咎無可逭。況各匪傳帖，聚議一月有餘，印委各員如其不知，是聾瞽也，知而不言，言而不備，是無心肝也。反復以思，斷難姑息。委員李倅撤差候勘，局事即委新任鳳翔府尹署守兼理。鳳翔府傅守、鳳翔縣彭令、岐山縣鈕令、郿縣張令，一併撤任示儆。城守營參將畏葸荒謬，由院咨請督憲撤參。扶風劉令于匪徒蓄謀未發之時偵悉其情，親歷各村，切實諭禁，扶民遂無助匪燬局者，應記大功三次，以示褒榮。至花鹽官運，事無中止，總期盡祛宿弊，利國便民。其分卡各員，統俟查明，一律懲處。撫憲面諭如此。須牌。

批鄂縣催頭騫潤身呈詞

據稟已悉。是否屬實，未堪遽信。惟該民人之父曾官廣東，吏目衣冠，陵替輪作催頭，何至被告未來，先將原告笞責四百板，勒賠糧石？鄂縣陳云霖以選得官，本司未能深信，仰西安府即委候補知縣涂嘉蔭馳往該縣，會同陳云霖將此案妥速斷結具報，勿延。詞發，仍繳。

批留壩聽李丞稟

所稟剴切詳明，足見盡心民事。據稱該廳淘沙壩北岸向有水田，南岸地勢較高，素無渠堰。該署丞擬在上游攔河築堰，節節疏引，化瘠為腴。計可開水田三百餘畝，歲收稻穀千石。現估工價九百餘串，而千石之租即可易錢四千串，是不僅利市三倍也。稟請挪借學堂八百串興此渠工，渠成之後即作學堂公產。凡食渠利者，按年納息，以資膏火，尤為意美法良。應即照准刻日興工，以期來年即可食利。該丞仍宜細心審度，勿使徒勞無功，欲益反弊，是為至要。仍候督撫憲暨本道水利局批示。繳。

批湖北文生吳紹海稟

查陝省人浮於事，無可位置。該生既與阿那親王有舊，又爲劉軍門幕下得力之人，何必舍舊謀新，效毛君之自薦耶？仰即回肅，不必在此逗遛。

批石泉縣詳

據詳已悉。此案因黃繼瀛拖欠黃光明當價稞穀，蔓訟八年之久。繼瀛已死，其妻黃馬氏無力清還，以致光明控道控司，添誣聳准。李故令蔚然初訊此案，即斷令繼瀛還錢四百串了事。繼瀛在日，尚且無力歸還，以致光明屢控。今僅黃馬氏一寡婦，該令仍照前斷，令措錢四百串交案，押其弟繼洲爲質，夫男子所不能了者，責之於婦人，夫死而累其妻，兄死而押其弟，萬一四百串永不措交，繼洲無出押之日矣。大凡積年帳債之案，要貴隨時酌斷，不能執一而無權。繼瀛既死，當視黃馬氏家道，實能持出若干，或二百串，或三百串，斷案者取其易遵，得錢者圖其爽利。若必死於句下，吾恐光明一無所得，而此案終無了期矣。該令見批之日，如果黃馬氏已將錢如數交案，誠光明之幸也。如其未了，可傳光明剴切開導，勉以恤孤憐貧之義，責其添誣越控之非，令馬氏還錢二百串了案。試問光明再訟八年，所花費者豈止二百串，吾恐馬氏嫂叔亦將從繼瀛於地下，而此錢愈無著落矣。該令爲本司故人，勿以直諒爲怪。此頌近佳不一。繳，原詞存。

秦中官報序

人欲知古事，莫如讀書，欲知今事，莫如讀報。孔子據百二國實書而作春秋，爾時五等之封，星碁布列，國有大政，彼此赴告，即今二十一行省文移往復之意。宋時民間有衷私小報及新聞紙，即今申滬諸報之權輿。吾秦之有官報，始自光緒丙申，迨戊戌秋而止。庚子以後，朝廷講求新法，開通民智，於是《湖北商報》、《北洋官報》以及《浙報》、《晉報》相續而起。吾秦遠在西陲，風氣之開較南爲晚。雖復學堂大啟，兼綜中西，而士守陳編，商無遠

志，京滬諸報，貧者不購，迂者不觀，其購而觀者又或少年浮動，習其非聖無法之言，而略其智創巧述之事，則不惟無益而有害矣。癸卯之春，於省城設課吏館，乃附官報局於內，而以館員司選錄校刊事。月得三冊，分發各州縣學堂，俾資觀覽。癸卯一冬，報凡入出，甄擇雖勤，推行未廣，今年春乃復振而新之。天下每作一事，必有本意之所在，不可拾唾而乞餘。報曰《秦報》，當以秦中政事為綱，傳之遠近，可以知關內政治之得失，風俗之醜澆，物產之盈虛，人材之消長，此則為行遠設也。若首列詔旨，次列直省章疏，以及列國邦交，東西政藝，其轉販於京津滬粵諸報者，則專為秦中官吏士商設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決擇無方，取盈篇幅野言，塵牘觸目生憎，雖強令州縣購閱，不過人擲數金，增多鑪灰一寸耳，遑冀行遠乎？是故俯仰隨人，而無特立之幟者，在人則為李志曹蜍，在物則為泥牛瓦狗，在音則為腐木濕鼓，在味則為白蠟空螫，在文則為今日無味之報章而已矣。吾中國事事不如外人，獨倫理詞章歷劫不磨，環球無兩，今擬增入“關中文錄”一門，俾讀者生歡喜心，除塵俗氣，即言文行遠之意。寄售各省，亦即春秋列邦互相赴告之意。在今日為政要，在異日為史材，秦中官吏無小無大，知吾之所為，用人行政，課士治民，及一切謳歌訟獄，皆將佈告遠近，而人之賞譽譏罵，胥於是乎在，則必益自振奮。凡可以利國者無不為，稍不可示人者決當去，則豈惟開民智而已。其裨於吾秦治術者，夫豈微哉？夫豈微哉？

甲辰年變通秦報章程十一條

一 報曰《秦報》，諛應多載秦事。向來關輔政編僅居六分之一，有似喧賓奪主，今擬每一冊中秦事居其半，選鈔各報居其半，以期名實相符。

一 向來報本一月三期，每本以三十餘葉為率。夫本局訂購華洋官私諸報，其來也常在一月以後，再由本局選印發遞，則秦中官紳士商之閱報者已在兩月以後。更限以十日一冊，則期愈遠而訊傳遲，我之新聞久作人之故紙矣。今擬減其篇頁，密其報期，每本十餘頁，五

日一出，以稍慰先覩爲快之意。

一 向來本局所刻路透電音，皆取之於津滬各報，頗恨不獲先覩。近來俄日失和，關心大局者尤迫欲知其戰事。茲由本局與上海電報局訂定每日將路透電信轉報秦中，則剛日之事，柔日即知，其未經訂購以前之路透電信仍當彙錄，俾秦人士得窺其全。

一 吾秦自講求新政以來，創辦之事不少，奏牘文移未見京報者亦不少，秦中人士無由得見。去年報本登載，亦屬寥寥。今擬將吾秦重要各政事苟非密折，一切宣示。蓋事屬創辦，士民但知有其事，而不必喻其心。類如軍政、財政、吏治、學程，務將原辦奏定各章程一一登報，俾秦人咸知。每辦一事，皆有其命意之所在，非徒取民財以供揮霍傳之。他省亦知吾秦疆吏之苦心，其合者可資鄰省之取裁，有不合者尤冀來執友之規諷。本局刊報之本意，注重在此，當揭以示人者也。

一 吾秦現辦各事，凡奏稿、詳稿以及各局各府廳州縣稟牘批固當次第刊行，即數年以前有關政要而未經傳布者，亦當載入報中。但須注明年月，俾閱者知其前後次第。

一 省城各局文案委員不乏能手，其擬稿擬批凡可資觀覽者，概予登報。攷宋時官兩制者，凡所撰擬皆繫以某人行。今仿此意，凡局員所作，皆注明某某擬稿，某某擬批，以示不沒人善之意。

一 州縣判決詞訟，有案涉奇異，審斷公明者，冤獄平反者，大謬無理被撤參者，一概登報。蓋公允者可以示勸，過於湖塗荒謬者告之通省並傳諸鄰省，不但可以示懲，且使現任各官各有戒心，從此不敢荒率任性，則所全者多矣。若等常詞訟，案情平平無奇，判詞又簡率鄙俚，概勿登報。

一 一省大政，撫、藩、臬三署盡之。然如善後、厘金、洋務等局，皆要政也。一切公移文牘，應刊入秦報者，均宜鈔送本局，次第排印。今於藩署辦公所特設寫官二人，專司鈔錄事。除撫署要公悉已札行藩司外，其臬署及各公事會局行到署悉由辦公所委員慎選速鈔，

隨時封送本局，以資報材。

一 《秦報》固以秦事爲重，而選刻各報尤宜知所去取。今仍舊歲定章，首列樞廷政要，次即關輔政編，惟較去年加多加詳。至於外交新事，無非轉錄津沪各報，存其要畧，削其游談。向來每錄一條，必併載其四字題目，如“設局保商”、“彙解賽物”之類，甚無謂也。今另定格式，如錄《申報》若干條，則於其末注云“以上見申報”，錄《中外日報》若干條，則注云“以上見中外日報”，此亦著作家雜誌之例，局員不可不知。

一 言文行遠，千古不易。世間最賞心者，何事乎？佳文佳詩，即移情之尤物也。今擬增入“關中文錄”一門，凡大學堂季課、課吏館月課如有佳作，皆可附刊。惟選擇必精，中駟勿取。他如我師我友錄示名篇，存吾篋衍者，每報之末錄其一二，爲閱者娛目賞心之助。此亦法曲之尾聲，天機之贖錦也。其不佳者，雖送本局，亦所不錄。

一 報局附於課吏館，意在使我同寅諸君子周知本省政要，兼知中外時局，用以擴其聞見，培成有用之才。鄙人以課吏自任，常恨政書無佳，本久欲自道所得爲《居官淺語》一書，腹稿已成，而老年懶慢，未經寫出。今擬公暇日書數條以告，後來需次諸君俾知塗經，亦即附刊每報之末，公諸海內。講求吏治者，新婦成婆，指點當年之井臼，老駝無力，心知舊歷之山川。自道已經，或當親切，閱者勿笑可耳。甲辰正月十九日秦中官報局述。

序二

或問秦之古法，欲黔首皆愚；今之新法，願吾民皆智。異同失得，可得聞欤？曰焚詩書以愚黔首者，秦政所以自速其亡也。通中西之郵以開民智者，朝廷取法之善也。烏可同年而語矣。天下智者不可使之愚，愚者可以使之智。經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可知見聞之多寡爲民生智愚所由分，民智之通塞，爲人才消長國家強弱之所繫。世方求其智而不可得，顧欲一切堙塞錮蔽之，豈非大惑也哉。今天下增設文武實業諸學堂，將欲天下無一不學之人，即無

一無知之人，人人有知，人人力學，自不至以西人如鬼神之不可知，亦不至以西學爲周孔所不能及，不疑不怪，不毗不流，而後學術可以有成，天下可以望治。聖人教人之科，則智先於仁，識先於力，故小學重在啓蒙，而大學基於知止。顧學堂中人，欲其疏靈而淪窒也，則讀書之效遲，讀報之效速，何也？書之義精而報之情顯，書之理繁而報之旨約，讀書難終而讀報易竟，讀書一苦而讀報味甘，故報章者開通耳目之丹方，而震動愚迷之鼓次也。今天下報館多矣，讀報之人衆矣。其甘於無知者，固終於愚，即自命有知者，亦不可謂智，何也？禿襟小袖，剪髮膠須，履革以行，割腥而啖者，其視叉手搖頭之措大，與端坐如塑之迂生，同一無知而已矣。習於怪論而昧其本原，掇其皮毛而遺其骨髓，可以謂之智乎？故載筆先定其要刪，而讀報必知所抉擇。秦中士庶恂謹居多，然惟其見之狹也，則驟聞異說而思迂，惟其質之良也，尤易爲儉人所煽誘。戊戌之已事株連秦人不少矣，是秦之人不愚於祖龍之焚書而愚於無父無君革命平權之邪說也。然則讀報以開民智，而轉自失其是非之心，馴致於訕上作亂而不可止，豈非愈智愈愚，而一切堙塞錮蔽之者，轉不爲無見歟？曰此官師教督之無方，與親舊黨論之相激有以致之，非民智之不可開也。法無論中西，知貴真知，學貴實學，其似是而非者野狐也，去順效逆者怪鳥也。昔舊今新者，再醮之婦也。可西可東者，無舵之舟也。客慧狂華，焉識學林之根柢。蠻奴貊隸，何知彼教之宗傳。是所謂愈智愈愚者，仍一不學之人而已，焉有學而知之者，反出於喪心病狂之一途哉？是故多識前言，以端其本，博觀新事，以會其通，使吾秦之人皆賢皆智，而不謬於聖人，知彼知己而不懵於時務，是則選秦報之微意也夫。

序三

報章者，不登者作之庭要，亦史稗之類也。瑣屑則煩，凌雜則亂，必先條其目例，各以類從，乃若網之在綱，錢之就貫。癸卯秦報分列六門，今年刻意增刪，期明主客，而舊例未

除，新例未備，館員輯錄，人持兩端，以故一再印行，迄未畫一。乃復取而訂之，併省附益，厘爲五門，合路透電而爲六焉。其一曰“諭旨恭錄”，記玉音也。言綸出綍，如日月之麗九天，振玉聲金，譬電霆之行萬里。冠諸篇首，誕告關中。其二曰“秦事類編”，紀邦政也。事先本始，遵大學之經文，名從主人，用穀梁之傳例。文多故難省，事近故易覈。其三曰“直省文牘”，闡嘉猷也。百二國之實書，盡登冊府，十二州之政要，都上屏風。衆長萃於一門，鄉法亦堪我用。其四曰“外報彙鈔”，通智慧也。辦諸子百家之同異，勿失聖權，擷十洲三島之菁華，聊資貧餉。即博通乎政藝，亦兼綜乎中西。其五曰“藝文存略”，系雅詞也。平生師友，績湖海之文，傳近代詩歌，規瀛奎之律髓，借奇文之欣賞，爲綺麗之餘波。至於路透電音最詳，東事間者，兩雄角觝，三省玷危，我鬥龍觀，龍鬥我觀，大反乎子產之言，蚌語鸚語，蚌曰兩不爲漁人之利，身雖局外，覩欲爭先，用乞竿線之靈，式慰邦人之望。嗟乎！捧綸北闕，銜書每望於青鸞，載筆西京，紀事獨詳於金虎。錄名臣之奏議，豈限方隅，拾瀛海之瑣談，即成掌故。江關詞賦，猶及新文未喪之時，舊國河山，豈無我武維揚之志。述是編者，金惟三而共治，珠百八以同繩。分之則部居秩然，合之則莊諧間作。讀是編者，如觀圖畫，幸建章門戶之可尋，如入名都，恐山陰應接之不暇。開卷而聆天語，可知時事之艱難，曲終而奏朱弦，彌見文章之福澤。若夫近來諸報卷無牘幅，幅少餘行，此義未終，更端又起，於是前卷似懸崖縮腳，後編以虛字發端，貽朝報斷爛之譏甚，小題割截之弊，若斯之類，未之敢從。惟是遠在西陲，強效東贖，匠心近拙，鉛字少稜，雖紙墨之未精，於義例則善矣。譬如洪景廬之筆詳於典故而間涉詩詞，張曲江之文窘於邊幅而時濟實用，海內通人當自知之無假鄙言也。

序四

鄭風首緇衣，勸改爲也；雅詩錄賓筵，嘉改過也。易曰：“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名手爲文，數易其稿，名將用兵，數更其令，名臣爲政，數變其法。變法之始，其大者見於兵制、學制、官制、錢法、監法、稅則及一切農工商務，而其致小者則見於吾秦之報章。舊歲秦報分門凡六，今年春張碧岑、程戟傳兩太守並提調而以彰箴生、姚敬侯、游道園三大令主輯錄，自中和節以來，報凡兩出，徒以新舊日例兩存其說，未能一衷於是。乃商之兩太守，盡去舊例五門，秦事爲主，外報爲賓，於是今歲之報與舊歲異，而中旬之報又將與上旬異。議既定，三大令操觚而進曰，一館之內，一旬之間，義例參差，不堪行遠。及前報未發，請悉更正如例，而後示人以竊附於緇衣寶筵之義，可乎？吾乃服兩太守之和衷，而三大令之勇改也。今天下患，正在新舊之相爭，而是非之不明。舉凡兵制、學制、錢法、監法、稅則及一切農工商務，其陳腐刑弊闕冗而無用者，方將立新法以善其後，而每撓於守舊者之護前。今日更之，明日復之，此人是之，彼人非之。所謂改者見於文告，未必見之於事實，見於在上之謀議，未嘗見於在下之奉行。日日言變法，而陳腐刑敝者如故，人人言改過，而闕冗無用者如故。此可爲傷心流涕仰屋而長嗟者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如兩太守之和衷，三大令之勇改，凡事勿論新舊，但論是非，盡去其護前之私，而一以求是爲本，則豈惟區區報章而已，中國何法不行，天下何事不治，四彝何人不服？海內外諸報館無論其爲通人，爲不通人，爲亂臣賊子，更復何隙之可抵，而何喙之敢置？

樊山政書卷七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鄂縣印委會稟

據稟已悉。該印委會訊此案，明白如繪，駁詰處俱中窈要，深屬可嘉。惟騫潤身身充催頭，因比糧被責，輒敢捏砌虛詞控司聳准，居心險惡，實為無賴之尤。僅予薄懲，何足示儆？仰陳令於奉批後，立傳騫潤身到案，枷號衙前示衆，枷足十五日，重笞百板，取保釋放，以儆刁誣。仍移委員知照。繳。

批白水縣郭令稟

作官以遇事有主意為最難。此案以業經奉准流抵之錢糧，忽奉部駁，迫令催交，不惟失信於民，並恐上催下抗。茲閱來稟，請於代徵二十七年民欠錢糧已經解司之五千九百餘兩項下撥出三千二百餘兩，作為本年下忙應征之糧，以符部議而顧攷成。至來春查看情形，再為帶征二十七年民欠。一轉移間，既免大部橫駁，亦免民情困苦，足見才堪應變。死法不足以制生人也，嘉佩之餘，一切照准。仍侯撫憲批示。繳。

批平利縣李令稟

兇犯楊建朋以胞弟勒死胞兄楊建敖埋屍滅迹情堪駭異，及詢其起衅情由，則建敖以四十三歲之胞伯強姦十四歲之胞姪女已成，致建朋冤憤填膺，下此毒手。建敖以狗彘不若之徒，身犯立決之罪，全屍而死，僥倖已多。建朋之迫而出此，亦以為彼既下同禽獸，又復上辱祖宗，實係仇讎，成何兄弟？論其罪案，不過擅殺應死之罪人，攷諸經文，豈無大義滅親之明訓。仰再悉心研訊，照例通詳。然建朋雖不至於死，亦太冤矣，擲筆憮然。繳。

批石泉縣幫款房稟

此案由本司在署任時以石泉固屬瘠苦，而獨令渭南幫給千金，亦欠公允，因仿北山苦缺之例，議定每歲庫支六百金作石泉津貼。旋經前升司以庫款支絀，仍飭渭南縣照舊幫給千金。此時石泉按千金請領，渭南按四百俛助，本司若仍以庫款作幫，近於是己非人，不惟虧寅誼，亦非所以重庫款也。調停其間，可令渭南幫五百金，彼此得半失半，在渭南所增無幾，而石泉聊勝於無。該房照此意送敘稿，送核札，飭該二縣遵照可也。

批綏德州孔牧稟

各屬辦學堂者，商州爲最。綏德此稟，抑其亞也。凡真能辦事人，說出話來，都與人不同，字里行間自有一股真氣。要知北山地方籌一千，便抵得山外一萬，孔牧經營一年之久，乃能粗具規模，既有成模，然後上稟，與他人紙上空談、信口撒謊者迥別。此等官安得不說好。

批長武縣李令稟詞

一味稟訐前任，而自已如何籌款興學毫不提及，但請留舊山長，辭新教習，以節經費而已。前任籌款捐而未收，正賴後任廣續，若但問之紳士，則凡有捐項地方，紳富無不自道貧難，與狐謀裘，與羊謀羞，終無成事之日矣。該令年輕氣盛，與陳令交代生嫌，一稟再稟，語多過火。此更以切已應辦之事，欲訐前人之短，遂盡聽紳士之言，獨不思學堂萬無不辦之理，亦萬無爲省經費遂令高拔貢長此終古之理。勸捐之事，難得人發其端，我爲之繼，款由我集，怨不我歸，豈非便宜？今乃盡翻前案，曾亦計及後圖乎？若竟因循不辦，則是自礙攷成。若又另起鑪竈，豈非舍易求難乎？本司道等亦並不以陳前令所辦爲已有成模，但該令係

實缺人員，長武學堂必應責成該令興辦。徒訐人非，轉忘己責，既云陳令籌款無著，即仰該令認真捐辦。至地方士紳惡習，凡有書院義學皆願本地舉貢主講，而不問其學問之是否優長，該令因陰教習是陳令稟請，遂必去陰留高，而該縣紳士亦遂察機稟留。該令延師視如弈棋，且既知另延陰教習曾經稟明在卷，何得不行請示，即將高拔貢照稟批准。該令既持手板而走風塵，家世不可恃也，意氣不可恣也。本司道等有課吏專責，屬上之間，有如師弟。本日接見該令，察其才堪造就，慮其氣未和平，而於學堂一節，純是意見用事，深恐因陋就簡，尚難底於成用，特明白批示，仰即遵照。繳。

批客民劉光成稟詞

本司在陝二十餘年，客民無故求幫者三、四年前從無此事，近則動稱鄉誼，攔輿遞稟乞恩者常常有之。其是否同鄉固不可知，即是同鄉，吾楚之人何止萬萬，博施濟眾，誰能駕堯舜而上之？所懇應毋庸議。

批盤屋縣曾令稟

據稟趙羣等三人以賭為生，屢犯屢懲屢賭而不改，是誠不可教誨，不可救藥者也。應如所擬，鎖繫三年，期滿察看。如不知悔，則鎖至五年再看，再不痛悔，則遞加至十年可也。來牘遽請鎖繫十年，萬一若輩中途改悔，而大府批定在前，不滿不釋，豈非阻人自新？吾輩疾惡固嚴，仍宜寓慈祥於駿厲。賢令尹當亦知此意也。

批漢中府官錢局委員劉令稟

據稟欣悉。往者官錢局年年虧折，總由辦不得法。是以本署司前在藩司任內，特委劉令赴漢經理，今果大著成效，將從前局存無用之毛錢四十餘串全數使出，民不病而官有益，竟

長錢三千餘串之多。而且取信於民，官票即作現銀實用，因請將前發之局本一萬兩繳還司庫，以備急需，不特心計獨工，抑且忠誠如揭。使人人皆如劉令，吾復何憂矣。應即詳明撫憲，將劉令酌委優缺一次，以答其勤。至稱米麥騰貴，原定該局夥食錢不敷用度，准如所請，每月加錢二十二串，以免墊賠，將來糧價平減，仍復舊制。此稟及批通行西、同、延、興四府錢局，俾資觀感而顯賢能。其局本萬金附於釐局搭解可也。繳。

批咸甯縣民閔福成呈詞

荒年乏食，棄妻不顧，任其另嫁，及年景轉豐，則又以拐賣髮妻具控，索還妻子者，隨處有之。若竟斷還，則是年荒穀貴之時後夫代為養贍，迨其能自給也，依然破鏡重圓，在該民固乏天良，在縣官亦欠公道。凡事不可執一而論。攷諸例案，據閔福成控稱，光緒二十六年以錢十二串娶朱賴娃之妹為妻，迄今四年，已生一女。而本夫陳世德突於四年以後控領荒年已棄之妻，此案若經本司判斷，只可令閔福成找給財禮錢，留其妻女，不能令陳世德找還養贍錢，不但還妻並奪閔氏之女也。乃縣斷初令還錢一百十三串領妻，繼則僅斷五十串領妻。舒令乃老吏也，何竟拘於死例，不體人情，至於如此意者不更事之委員所為耶？惟原告一面之詞，亦難深信，仰交全案卷宗封送本司閱看再奪。詞發，隨繳。

批山陽劉令稟

據稟該民人孫前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夜歸，瞥見伊妻馬氏與余振江在炕行姦，伊當用柴塊將振江頂心擊傷身死，並將馬氏毆傷，經該令驗屍取供在案。又據稟稱，余振江（即余正江）因窩留外匪，被團副俞彬仁驅逐，挾嫌於上年七月十七日糾同楊國華等夤夜撞門入室，用刀砍傷俞彬仁而逸，亦經該前後兩任勘驗稟報，懸賞購線嚴緝在案。此兩案分而觀之，平平無異。惟余振江既係勒緝要犯，自七月至年底將及半年未離漫川關一步，而且風流自賞，

遇便續姦，不但目無孫前廣，抑且無該令劉廣年也。吾不知所謂懸賞線勒限嚴緝者果在何處，捕務廢弛，不啻自盡供招矣。而孫前廣一時憤激，能殺當場之姦，遂使該令兩案獲此此便宜之盜，馬氏之妖淫即是該令之限線，前廣之猛鷲遠勝該縣之捕班。殺姦之案仰即從速從輕了結，並由該令賞銀三十兩、花紅一疋交孫前廣當堂祇領，以實懸賞之言而示酬勞之意。至刀傷俞彬仁一案，尚有逸匪四人，仍懸賞購線，嚴緝務獲。逾限不獲，照例開參。

批白水縣郭令稟

作州縣，辦命案，固是常事。然史皮兒身列膠庠，糾集凶徒，攜帶洋槍，橫索欠項，討而不得，即開槍轟斃一人，實屬慘毒凶頑，愍不畏法。該令旬日之間緝獲凶手四名，並起出洋槍、腰刀各凶器，隔別訊供，一堂即定，辦理捷速，訊鞫精詳，深堪嘉尚。史皮兒（即史載揚）著即詳革，與凶手雷甲寅等從嚴問擬。

札西安府

札西安府知悉。案照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一日鳳邠鹽法道鐸物故，一妻一妾有待於正名，三男三女同傷於失怙，公私有千金之累，囊囊無一錢可名。襲以薄財，殮以時服，傷哉貧也，禍莫甚焉。二十一日側室告逝，長男少女同日而殤，一旬之內四喪在庭，六時之中三棺並舉，殃咎集於一門，天乎何忍？親丁僅餘五口，命也如何？行路增歎，矧同舟之相契，廣庭集議，賴中座之施仁。卹以千金，提諸閑款，官逋暫了，私責猶多，兒女長號，丁幕靡適，留此一日，需一日之糴殮，去此一程，耗一程之資斧，釀金不力，歸柩何資。省城自撫憲以次既已各致賻儀，省外之優缺優差誼當攸助。秦中官況，不佞深知，量其力之所能為，勉以情之所當盡。今由本司留腴去瘠，酌盈劑虛，計差缺若干處，共派奠分若干兩，盡小範卹孤之義。人熟無情，仿涪翁硬派之差，餘非得已。合之省門，賙贈足四千金。至鳳、邠兩屬之寅僚及

奉直八旂之鄉誼，未經本司攤派者，有無聽便，豐畜隨人。貴府高義薄云，廉泉潤物，中歲久傷於哀樂，同官永念夫存亡，甚賴同心成茲義舉。合行札飭，札到仰即函致單開各府縣及各釐局各分清俸惠此孀孤，總期回旂尚有餘糧，就道別無膠葛。惟是扶棺期近，深虞執紼來遲。所有攤派奠資，先由司庫墊發，即飭各員迅解歸款，勿稍延誤。嗚呼！脂膏爾祿，慎勿貢諸豪貴之門，冷暖交情，正可驗於死生之際。馳書徧告，垂涕何言。此札。

批南鄭縣楊令稟

毛蔚豐以至刁劣之革生，奉文永遠鹽禁，自必拚命求脫。南鄭至褒城僅止一站，於中營鎮地方免脫，謂非解役得錢賣放，其誰信之？該令差簽不慎，疏脫以後，又復延不稟報，實屬疲玩異常。著勒限一月，將毛蔚豐緝獲鎖禁，逾限不獲，必撤無疑。臨批憤憤。繳。

批丁令禧瀚稟

能先秦諸子之文章，非君誰任；與後漢雙丁相伯仲，惟楚有材。接閱來章，願隨貢舉，惟君家之兄弟皆幕府之賓僚。伯也，傳經仲子。試令珠劍在風塵之下，光采常新，蛟龍得云雨之時，飛騰孰禦。合行詳轉，請給文批。錦標爭屬鴿原，云路展其驥足，願我情關桑梓，不特贈子以言，待君重泛蓮花，豈止居吾此座。十科相先後，定重脩瓊帖之儀，三日拂埃塵，何敢當冠劍之禮。此繳。

批臨潼縣舉人陳石銘呈詞

同室操戈，衅起收蜂細故。縣訊謂爾族兄陳生輝將爾抓傷，例得勿論，無服族姪有兒責押示警，判斷極公。爾乃纏訟不休，謂爾為兄，而生輝為弟，孰長孰幼，豈真任情顛倒硬坐生輝以卑幼毆尊之罪？爾既賢書忝列，乃以揪扭細故九次控府控司，爾之為人概可見矣。不

准。

批臨潼縣舉人陳石銘呈詞

爾忝賢書，以細故閭牆，弟兄構訟，縣案已結，輒復省控，控而不准，盤踞省城，連控十一次。今已臘月二十四日，猶復攔輿喊稟，誓不回家過年。臘臘之際不脩，訐告之心愈急，此等舉人理應斥革，惟值封印期內，一切公事停辦，姑俟開印上詳。爾如知幾，早早回家度歲為妙。

批客民楊清江稟詞

人則已處窮途，文則猶嫻墨調，姑准賞給錢二千文，以示矜恤可也。

批吏房稟詞

據稟楊沼泉劣跡多端，一一皆有案據，自應澈底根究。惟本署書吏互訐，不必發局研審，即請交案吳牧，並添派張牧、姜丞在本署集訊，仰即檢齊案卷，先期送閱。楊沼泉即日派差看管，毋任逃逸。此案即於初十日送審勿延。薄耀南隨堂備質。

批經書薄耀南等供詞

唐明懷始充營勇，繼開客店，今與薄耀南挾嫌，聲稱出押後抄搶伊家，恐其說得出，即做得出。明懷著交咸甯縣除遵照前斷辦理外，再將該犯鎖繫一年，以柔其橫疏之氣，年滿察奪可也。

札十二府州

案據咸縣申賈民人閔福成、陳世德互控一案，卷宗到司。查此案前據閔福成以已斷復翻等情控陳世德到司，當經明白批飭，吊閱全案卷宗，以憑核斷。茲據封送前來，本司詳加披閱，不禁三歎。查陳世德於上年九月以拐妻有著，控李姓于前任劉令案下，經崔委員集訊，業經問明陳世德荒年則棄妻，年豐則又索妻，殊屬不合。乃又斷令陳世德既願要人，應持出錢十五串交李姓收受，然後領人，則初斷已大謬矣。及舒令到任，閔福成夫婦先後復控到案，閔朱氏不願歸陳世德，尤戀其新生之女，而草灘倉正等亦為代鳴不平，舒令復訊亦明言陳世德不合，而又云惟係本夫，自應斷歸領度。飭房查算朱氏四年食用若干，令世德交錢，旋據算明應交錢一百十三串，越日復訊，朱氏堅稱不願，世德必欲領妻，福成惟冀錢多，倉正等極言前夫可惡，舒令依違其間，仍斷令世德持出錢一百十三串，然後領妻。前後兩任，其抱定死例，斷歸本夫，如先聖后聖之同揆。而所斷之錢，則驟加至九十八串之多，無怪陳世德不感其力庇本夫之情，而反以縣斷翻異具控於本府也。及府批覆訊，不究世德越拆之誣，而驟減錢六十三串，令世德僅交五十串領妻，似甚懼其上控也者，無怪閔福成不感其斷還養贍之情，而又以縣斷翻異具控於本司也。夫陳世德之荒年棄妻，情斷義絕，崔倅、舒令之堂斷屢屢言之，而所斷與所言竟如兩，已相背反，不如倉正鄉約之公且明，此本司所百思不解者也。夫以妻還世德，而世德不承情，以錢與福成，而福成不生感，朱氏難乎為婦，幼女莫保其終，斷一案而四面皆非，兩番上控是亦不可以已乎。作官第一要體人情。陳世德者，不問而知其為奸民也。凶荒拋棄，早無結髮之情，陌路相適，頓起圖訛之念。觀其四年之久，從不追尋，可見此時堅欲得妻，正為多得錢文之計。而該令等轉令出錢領妻，試思該民初次呈詞，謂乞食至草灘，瞥見朱氏。夫以乞食之人何能以五十串贖妻？足見未領妻以先已早蓄賣妻之志矣。即令不賣，而從前世德已不顧朱氏之死生，此時朱氏又歷訐世德之浪蕩，強令復合終，終必仳離。況世德既不顧己之妻，豈尚能疼人之女？該令以朱氏母女付世德之手，將來母逃女死實在意中。此等判詞，不仁不明，閱之令人胸中作惡。此案由本司更正，即仰咸

甯幫審委員張直牧覆集全案人證，將陳世德重責百板，枷號十日，以治其棄妻於前，圖訛於後，昧良上控之罪。交案之五十串錢，當堂擲還，並令出具恩義早絕永不索妻甘結存卷，枷滿取保釋放。朱氏仍歸閔福成爲妻，俾幼女無失怙恃。以後如有荒年棄妻，在後夫家已生子女者，均照案辦理，以彰公道而順人情。合行札飭，札到該府州縣遵照。

批稿房稟詞

此案該書於去年二月夏升司任內稟稱，頭班經書楊凌云於正月冒領二月口食，經前司批令俟其上班另稟呈案，如數追繳，乃楊凌云於閏五月上班，該書與之互相交替，默無一言。迨九月間，該書上班，楊凌云又與該書交替，亦無一言。直待凌云回籍，乃於十月十三日具稟許前任案下，批令傳諭凌云來房清繳。茲又稟稱楊凌云匿藏案卷，希圖滅跡等語，試問爾等兩次交替，同在科房，何以不當面追索？稟稱下班之人不能攙越房內公事，此事該書是原告，凌云是被告，頭班冒領二班口食，二班書辦控經批准追交，理應向索，何得謂之攙越，爾當時既不敢攙越，何以事後又兩次稟許乎？如此糊塗混帳，實屬罕見。著照指駁各節明白另稟候奪。

牌示

據本署書吏馮承恩等聯名稟許捐記書吏楊治泰到案，當經委員訊明，所控楊治泰四款有虛有實，分別請示前來。查唐鴻雁掛名卯簿，並未來房，而令其族人唐明懷頂名冒替，明懷係一開店之人，借藩署供役爲名，在澇巷藏垢納汙，作奸罔利，而猶敢聯名許訟，實屬膽大糊塗。唐鴻雁卯名著即行斥革，明懷發交咸甯縣重責百板，遞解回籍，交保管束，將所開澇巷客店即日查封，以懲奸蠹。楊治泰並非本署書吏，因其妻父韓思義在捐房供役，岳死婿繼，縱非頂冒，亦欠分明，應即革除，以彰公道。再查光緒二十六年馬故令在蒲城任內曾經稟稱

戶書楊正東(即楊治泉)少號捐麥十七石，受賄舞弊，經前撫憲端批飭通緝。此案久懸未結，應將治泰押發蒲城，交李令檢查馬令原卷，切實根究有無藏弊，勿稍徇飾，仍將查究情形稟覆候奪。捐餉局書吏著該房公舉兩三人，候本司點驗飭充，勿違。特示。

批甘泉縣李令稟

來牘閱悉，入山兩年，既乏膏腴之潤，更迫死喪之威，覆讀終篇，愀然不樂，量移之事，紉之在心，子姑待之。繳。

批澄城縣高令詳

凡判事須情法兩平，則受者心服，閱者愜意，而革人衣頂尤須慎重周詳。此案據該令詳稱，勞兒之妻習王氏夫婦不和，哭訴於鄰居龔生員之母，央借盤川，往省城姨娘家暫住。龔母憐之，付銀一兩五錢，該氏遂搭袁生員家貨車進省。嗣經本夫以誘串拐匿控龔、袁兩生到案，該令傳訊，其實情不過如此，業將習王氏交本夫領回完事矣。乃謂龔、袁兩生雖無知誘護送情事，究屬不合，若不詳革，不足以端士習，斯言過矣。夫借銀出於龔生之母，與龔渤海無干，王氏搭貨車進省，袁明鑑是否知情尚未可定，即使知之，人自搭車，與明鑑何與？以案情論之，習勞兒告兩生串拐，乃誣告也。該令斷王氏為背夫潛逃，亦枉斷也。如果背逃，則必另嫁矣，藏匿矣，何以該令一喚即到乎？龔、袁兩生被人誣以串拐重情，訊無其事，則亦已矣。乃於此妄誣之案，一詳而褫兩衿，該令亦係秀才出身，何以谿刻至此？既袁明鑑尚未到案，乃於詳革後仍請勒傳懲責，何其酷也？所請褫革兩生衣頂應不准行，仍將該令高錫華詳記大過三次，以為居心刻薄自殘同類者戒。批速申三院，以免准駁參差。繳。

批長安鹽生童遇祥稟詞

此案不問而知兩造均有不是。爾爲爾子娶賈兆春之女，因爾妻憎嫌媳歸，遂爲爾子別納偏房，始於姑婦之不相能，繼以妻妾之不相安，以致兩親家相罵相撻，構訟數年而不得結。大凡秦晉成仇，非有他故，在翁姑以爲女入吾家，即是機上之肉，任我所爲，新婦初來，豈能事事如意，稍有不順，則姑惡之聲作矣。明白之婦能有幾人，其糊塗者必當前抵觸，退後謗傷，積久遂成仇敵。女之父母明理者，或能勸誡其女婉，謝親家。若遇糊塗之人，勢必糾衆登門，毆人毀物，本司所見，不知凡幾矣。爾兩家之訟，賈女一死則結，否則大歸，另嫁亦結。賈女不死不嫁，或其姑不幸而死，則亦可以少安。若姑婦俱不死，則兩家一日不得安，此訟百年不得結。此案繫鈴解鈴仍存乎爾老夫婦之一心。爲翁姑者，以仁存心，子婦糊塗，亦不至於大不孝。凡姑憎其媳者，每號於衆曰，我未嘗撻罵之，彼乃視我如仇，不知面上秋霜，慘於刀劍，口頭冷語，毒甚蜂蛇，使人終日皆愁苦之時，安得兩姓無相爭之事。至爾與賈姓和合，尤難構訟數年，讐深隙鉅，爾既痛恨其父，而欲其女孝親敬夫，天下無此人情。賈兆春本屬弱門，而敢於屢次逞強，又久留其女在家，足見並不望其夫妻和好。兩姓決裂如此，本司提審亦復何益？夫既云子婦不孝，已顯犯七出之條，出之豈不痛快，而翁姑往往不宥者，非冀其復合也。深恨其人，惟恐其改適得所，不如留之，終日折磨，以洩吾忿。在女之父母非不愛其所生也，業已棄好成仇，女家愈懼，男家必愈驕，其女受氣亦愈甚，不如一味強蠻，以洩吾忿。如果折磨至死，再打人命官司。天下糊塗人往往出此，而爾與賈兆春即其一也。夫已嫁之女豈能長住母家，無知之婦豈得不遵姑訓，曾令所斷自是正理，而實未體人情。試觀賈氏自返夫家，訟嫌愈甚，此豈有了期耶？爾欲了之，惟有出之。然本司亦難憑空斷離，爾其再思之母忽。

批商州楊牧詳

案情近於離奇，供詞亦復蹊駁。據稱吳瓜木借欠吳卯子銅錢五百文，屢討不還。去年冬

月，卯子因索錢不給，將瓜木痛撻成傷，臥床累日，何其狠也。及十二月望，又索前欠，瓜木約其同往山陽向其妹丈借錢還債，卯子欣然偕往，何以行至東店子河灘，忽然坐地不走，必欲得錢，無錢則解帶繫頸，令瓜木將伊勒斃。人非瘋痰，何遽至此？瓜木婉勸再三，親為解扣，且云到即還錢，是瓜木本無殺機。卯子亦不必辱其父母，何以至此也大罵，彼也絕情，乘卯子臥地不防，蹲身向下，將帶奪於脖項，右膝緊頂，頂後兩手握帶狠勒，登時致死。夫卯子能將瓜木毆撻臥床，瓜木力不能敵可知，何以勒斃如此之易？一不合。卯子在家許其同行，半途忽然拚命，明知其無錢，而必欲得錢，萬無死法，而必欲求死，均屬情理所無。二不合。卯子持帶教勒，原非真話。迨瓜木公然謀勒，豈不抗拒？即云乘其不防，然既云臥地，則頭顱貼地可知，欲套其頸，必先將頭撮起。當瓜木蹲身扶頭之時，卯子非病非死，非醉非睡，何以伸頭受套，束手受勒。三不合。凡一人勒一人，壯夫勒幼孩可死，強夫勒弱女可死，若兩人氣力相當，斷難一勒即斃。況瓜木本係敗將，即使卯子頸已受套，而當活扣未緊之時，何難以兩手爭持，而竟溘然瞑目長逝。核其起衅根由，與下手情形種種不合。就案情揣度，恐瓜木約往山陽，早蓄謀殺之心，中途預伏加功之伴。若徑照原詳勘轉，定干部駁，仰再悉心研鞫有無同謀加功之人，勿稍護前憚改。凡辦謀殺重案，先須情理通順，方與例案符合。仰遵照批示各節，逐層登復，乃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詳撫部院

為貪吏劣生兩宜示儆，詳請分別懲辦事。照得光緒三十年月三十日，據署洵陽縣知縣陳協華稟稱，該縣生員朱守正、監生高維岳等抗拒糧賦，現聞結伴進省，如果捏詞上控，即請押發下縣等因。二月二日，朱守正高維岳及糧戶魯世定等果在臬署具控，嚴署司以事隸藩司，將原告三人及稟詞粘單一併函送前來。當經本司親訊，據生員朱守正、監生高維岳供洵陽錢糧向經書差催納，已屬浮苛，自李令丙焱改於二堂設櫃，以舅氏掌平，其浮收陡加數倍，是

以上年七月控府。及李令卸事，陳令仍照前任浮收，是以來省具控云云。至魯世定，則一鄉愚附和而已。當詢以爾等有田若干，每年應納額糧若干，額外浮收若干，守正稱歲入租稞百數十擔應，納銀四兩有餘，浮收約一兩許。維岳稱歲僅交錢一千二百文，當詰以州縣之平餘火耗天下皆然，四兩之糧以五兩收不過為苛，於爾無大損。至維岳千二百錢即全係浮收，亦不值一控。況闔縣公事，何僅一生一監出頭？則稱生等原不為己，實欲為闔縣造福。問爾自己並不受累，專為他人之事不遠千里，廢時失業，所耗費者百倍於所納之糧，而犯上官不測之威，嚴告本邑兩任之父母，盤川誰出？訟費何資？明明假公濟私，反云為民請命，此陝西訟棍慣技，將誰欺乎？兩生語塞。又問魯世定納糧幾何，供稱糧銀一分二釐，官收我錢三百六十文。問爾決不能上控，誰教汝來，世定不言。乃令朱高等出，復問此二人，誰教汝來？曰惟岳何維命是聽乎？則泣曰，我上年八月十五日持錢四百進城完糧，有子九歲，令於是日上學，擬以餘錢買香蠟餅果，不意官索我錢三百六十，僅買小蠟而歸。兒驕不肯入塾，我撻之，兒躍人流數里得救而甦，我甚恨官幾絕我嗣。維岳遂教我來府控，控後官拏我急，乃從之進省，今求歸不得矣。語甚悽惋。當由本司手寫紅諭一道，蓋印付之令歸，示陳令不准妄拏良民。復喚兩生入，問曰從前趙/劉兩任何如？則曰皆照向規征收，民不受累，足見訟棍雖甚誇張，猶存公論。此案平心而論，生監刁劣，誠屬責革有餘，而官亦不得為無罪。查朱守正以三十餘歲老童上年倖獲一衿，意氣揚揚，自投糧櫃，意在恃衿少納。因與李舅爭執，經李令戒責管押，高維岳入押視之，相約府控，此則肇訟之源也。維岳係著名訟棍，縣案存其呈稿數張。此次朱、魯二人皆其指喉。此輩以訟事之有無為生意之衰旺。其來省也既控官，而又辦貨，白糖草紙，網載先歸，是直以訟為生涯，罪浮朱、魯數倍。向來上控之案從不輕撤，牧令懼其長刁風也。惟查李丙焱承劉令之後，蕭規曹隨，何等便易。乃陽為剔除糧弊，移櫃二堂，而其舅氏之橫徵反較書差為甚，是明明奪書差之利，而又加取於民。前任所取者一，而李令加二焉。夫用私親而去官役，已屬不避嫌疑。而且甘冒不韙，惟利是圖。即如魯

世定一分二釐糧銀不過完錢二十餘文耳，乃竟收至三百六十，以此類推，焉得不招上控。此李丙焱之貪而愚也。陳協華承李令之後，糧案業經控府批訊，無論朱守正等控情虛實，李令既招物議，自應改弦更張。乃批朱守正等投案之詞曰“本縣到任伊始，各前任有無弊竇，實不知情，仰俟本年徵收後查明弊竇所在，再集衆商議，妥定章程”等語。夫收糧有無浮苛，大糧加幾何，小糧加幾何，有前任之糧簿可尋，更有書差之活口可問，何必照樣徵收一次，再定章程。譬如人言酖酒有毒，亦將先嘗此酒而後去其毒乎？是明明利李令所爲，陽託於弊未查清，請暫仍其舊，而下忙所得，業已實受其福。然後於今春集衆徐商，商定始改，改定始稟，稟定始批，批到然後出示曉諭，而上忙所得又已實受其福，而猶詭於衆曰“糧賦之輕咸我績”，此陳協華之貧而巧也。不然浮收之案，省城無一人知。協華此次來稟，何必預爲李令辨曰“詞稱趙、劉二令均屬廉明，相沿未改，實非始自李令”云云，小人朋比爲奸，肺肝如見矣。此兩令者，丙焱才堪奔走，協華貌爲樸誠，其操守實皆不可信。除李令早經交卸回省，應俟查明，與陳令一併核辦外，陳協華應即撤任，以儆貪欺。接任之員，必須公正廉明，始足以昭激勸。茲有漢中府官錢局委員劉令懋官新經本司詳請拔署優缺一次，若任洵陽，必能方軌趙劉，改革陳李。本司久在下邑，糧賦之弊略悉其情，書役之利，利在小糧，凡銀以兩計，糧以斗石計者，未可妄加也。最有利者，分釐之銀，收錢一二百，合勺之糧，收麥一二升，在糧戶所出，仍屬無多，而其利已在二十倍以上。然而秦中書差僅能糊口者，何也？若輩有餘羨，亦有墊賠糧賦，有逃亡未報者，有尾數拖延者，有刁劣抗欠者，不得不以盈補絀，故虐取固所當禁，而積弊亦未易盡。除今擬札飭劉令不必如陳令故爲支展，規白河而仿安康，洵陽自有糧規，但今一仍趙、劉之舊，民間自無怨讟。其李、陳兩任浮收若干，令即詳細查明，據實稟報，以憑核辦。劉令所管漢中官錢局事，暫令王守兼攝，以便該令速赴署任。未到任以前，洵陽上忙錢糧，不准陳協華開徵，以懲巧猾。李令所收學堂經費捐款五千金，是否建立齊舍，惠及士林，抑別有不實不盡之處，著劉令查實，併案稟覆核奪。至於陳令撤任，

實由該令稟詞閃爍。初謂收糧弊竇，俟開徵後再查，既開徵矣又謂雖以小糧有餘補不足，究非慎重糧賦之道。夫既知其參差，何以去年下忙朦朧，巧取今年上忙，又復一議再至今日而不定乎？是該令被撤，實由自貢其情，並非因朱高上控。至朱守正因受責押，挾憤具控，少年躁妄，法當重懲。惟昨夕出題而試，文理尚覺通暢，且經本司訓責，似知悔懼，應從寬注劣，交縣令及學官嚴行管束，永遠不准干預糧事。如不悛改，即隨時詳革。高維岳嗾訟害良，有證有據，無待覆查，應即革去監生，追取執照，遞解回籍，鎖繫三年，期滿由地方官查看稟奪。似此兩面持平，不患刁風不戢，本司為均平糧賦整飭官方起見，謹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批周副將稟

朱自宏身為賭痞，因貴統拏賭挾嫌，竟敢捏以假造銀票強姦滋害重情，赴縣赴省，再三誣控。因一人具控被駁，又復竊名瀆名，旋據彭長恩等以竊寫名號具訴到縣。李令差傳不到，旋復潛逃。是該賭痞種種矯誣，情虛畏質，已無疑義。此等光棍，若不從嚴懲辦，不准擾害地方，兼恐外人不察，收入教堂，則後患尤大。候飛飭石泉李令即日比差勒緝，並希貴營協同往捕，期於必得該賭痞到案。先將監照追出，稟請褫革，一面訊明盜名誣控各情，即遵照省章，用大鍊石將該痞朱自宏（即朱訪臣）鎖繫五年，期滿察看稟奪。至貴統領廉正嚴明，人所深信，彼陷人者適以自陷，不足介意也。此繳，夾單存。

詳撫部院

為會擬試辦章程詳請示遵事。案查陝西課吏館自奉准開設以來，一切應行課試刊報事宜，均已次第照章舉辦。惟是培植人才，非專精於學問不可，講求吏治非實驗其課程不可。所有原章選員住館一節，自宜切實舉行，以期明治本而資任用。茲本署司等復會同商酌，擬就變

通試辦章程十條，於功課則不務廣博而求其切近，於額數則不務繁多而求其簡少，於經費則不務奢靡而求其撙節。至於將來勸懲之道，要期公明篤實，以為振興鼓舞之資。其學律館歸併課吏館辦理一層，原章曾經聲明在案。現既實行選員入館之議，應即查照舉辦，藉歸一律。除札飭課吏館提調西安府張守牌示願入館人員即行投報銜名，聽候甄別，俟取定後飭令赴館肄業，並鈔詳及章程移課吏館知照外，所有擬議課館變通試辦章程緣由，除詳督撫憲外，理合開單陳請憲台批示立案祇遵，實為公便，為此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課吏館試辦章程十條

一 陝西課吏館之設，本為造就吏才起見。原章同通州縣以及佐雜人員均准入館講習，自係寬設其途。第開館以來，應攷者固寥寥可數。而蘄在館中攷求一切者，更無其人，則以志士之不可多得也。茲擬變通原章，其實在有志入館者，准於本年開課前列報銜名，候本署司等擇期局門攷試，嚴定去取。大抵平時接見，亦略得其生平。攷試文詞，又可覘其識議。總以文行俱優者為合格，學識稍遜者次之。至於宗旨不純，以及庸鈍矜躁，品學均無足觀者，概屏不錄，以肅仕路而勵真品。

一 館中原設有提調、幫辦提調、文案、收支各員，以督理諸務。第現在既選員入館，則課程實重在讀書，一切治理學術之事，雖有監督總攬大綱於上，然如課文則必須評閱，點書則必須校勘，讀約讀律讀報，則必須有通知三項底蘊者為之指陳途徑，始能得事半功倍之效。則提調諸員外，似宜添設分校二人，以便襄同攷核糾察。此項人員必應妙選通雅之才充膺斯任，所有館員逐日功課均由分校先行詳加批閱擬註，分數送提調覆校後，呈諸監督鑒奪。並不時按照各員所讀之書抽詢一二，以驗其學識之淺深，材識之高下。譬諸漢司徒府之有東西掾，唐尚書省之有左右司，先以分糾者理其紛繁，後以統察者振其綱領，庶俾各員有所觀摩矜式，而精敏者知奮，怠玩者知懲。

一 入館人員擬請正班取三十人，佐班取十人，作為初定額數。查原定章程本有將臬署之學律館歸併課吏館，並將該月支經費照提充用之議。現既選員入館，自應查照原章辦理，用歸一致。所有該館原設之學習正班十四員，即併入新設之三十人中，月支津貼如舊，其新設之十六員亦照案支給。計正班每員月給津貼銀十六兩，佐班每員月給津貼銀十二兩，以作膏火紙筆之費。其學律館舊設提調兩員，仍留以督普通律學之課，改為律學分校，並幫同課吏分校辦理一切攷校事宜。至在館人員功課優劣，將來必照章實行勸懲，津貼復經優給。所有口食一節，各館員即可自備，毋庸增添。既期豐儉自由，且免置庖，不得其人，始精潔而終粗疏，又蹈兩學堂譁噪之覆轍。

一 原章館中讀書功課分別三門，而一門之中，書則數部，長編巨帙，卒業甚難。昔人云，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立一專門簡易辦法，改為掌故、吏治、交涉、輿地四門。一門中只取精要書一、二部授諸館員，限定一年內誦習卒業。“掌故”則以“三通”攷、輯要（正、續攷取其於治體有確切論斷，《皇朝通攷》可其知國家典章，且亦多所折衷）為最，“吏治”則以牧令書（取其親切可用）為最，“交涉”則蔡氏《約章分類輯要》（取其簡當賅括，且有圖表可資攷證）為最，“輿地”則以顧氏《方輿紀要》（取其議論通博，指陳形勢，攷求沿革，亦皆有實際可尋。且州郡山川道里，尤司牧者所當留心也）為最，“一統圖”及“平圓地球圖”附入此門參閱。一人祇看一書，一日祇點二、三十頁，目之所至，心嚮往之。每三日後送交分校核閱，一次以點校分明者為及格。其或句讀錯訛，圈點草率，屢經教習指斥改正，仍復疎脫出之者，即非有志之士，自應隨時飭出，以示儆戒。至律例為入官者普通之學，不惟讀律各員仍照向章由律學分校按期課試，即讀書亦必兼讀律例，而讀律者仍應兼讀他書。

一 專門而外，固應兼習《大清律例》，而正、續經世文編、諭摺彙存、外交報三種亦應作為館中普通學。每日各員均宜分別瀏覽，不拘頁數。如律例有疑義，文編有名論，諭摺有要事，外交有博聞者，閱後即摘錄鈔本中，以備彼此參攷，且可隨時晤分校質證。積鈔既

久，將來隨事便可會通審度，用資聽斷而識時務。（魏氏《聖武記》、李氏《先正事略》亦皆典核通博，與空談政治行誼者有別。館員課暇有餘力，可兼閱之）

一 原章館中定有初二十六兩課攷試策論，自應循照辦理。惟攷列超特等前三名者，須提覆一次，以驗其是否自出心裁。原章館中每月十五日各呈札記一冊，按期送核，係課程之未可少者。惟須先由分校詳細評閱，分別判定，以驗其是否果有心得。原章館中定有各員赴府及兩縣觀審，以長閱歷一節，惟現在甫經入館肄業，似宜於前半年內專心講習，俟所業漸有頭緒後再擇委數員輪流前往，以驗其坐言起行之能否符合。

一 館中各員既定以一年卒業，則看書置記須明立分數，以便計算多寡，用示勸懲。如看書每日定二十頁，其能閱至四十頁者，即須優獎。札記每日定二三頁，其能書至五六頁以上，且有議論攷證者，亦即須優獎。均按半月將各員功課分數示獎一次，以為專心致志者勸。其有分數不及者，按原章分別斥懲。於攷驗看書之法，每日各員將所點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註於書冊上方，於晚間呈分校，用原筆記明某日，以便稽查而戒欺飾。日記本則三日一呈，其法亦如之，不得漏送干罰。

一 館中條規仍酌照原章，惟須每十日給假一天，以資休息。如有要件，須回明提調，酌量給假不，得擅自出館。至各員既在館中肄業，監督會辦遇課期必偕臨，自可隨班參謁。所有朔望衙參，可不拘執成例，以省奔走而專心致志。在館之時，最重潛心玩習，最忌朋聚嬉談，有志者宜各默守此戒，堅卓勿移。其原章所明禁者，諒不敢違背以自誤也。

一 在館各員既有志讀書，即當仰體國家培養之至意，深念本署司等造就之苦心，努力學修，一以卒業為斷，藉儲異日有用之材，慎勿始勤終怠，目外裁成。如一年卒業後功課果居上等者，本署司等必照章詳請獎敘調劑，或委地方，或司局務，以審所能而示鼓勵。倘有藉此請託鑽營，不知自愛，及喧囂多事，疲軟無能者，應由提調隨時查明，稟由本署司等立予飭出，並分別記過停委，不稍寬貸。庶幾僥倖輕躁之流知所懲儆。

一 課吏館通年經費計在事人員薪水、津貼、獎賞及新增分校四員薪水銀兩，暨購書閱報，並本館書役月支口食零星等費，約歲需銀一萬八千餘兩，應由本署司等籌定款項，詳請奏明，作正開銷，以期經久而端治本。再查上年館費自三月起至十二月止共文銀一萬九百兩，今擬增正佐班津貼一項，通計正班三十員，每員月給津貼銀十六兩，佐班十員，每員月給津貼銀十二兩，滿歲需增銀六千四百八十兩。除以善後局撥支學律館歲需津貼獎賞庫平銀三千六百七十二兩（扣四分，平核發）提歸此項充用外，尚不敷銀二千八百兩，擬即由司照數籌撥，按月支付，用期撙節而歸核實。

以上十條係為目前館員定立簡要切章程，期於遵守易而攷驗明，以為試辦一年之制，其原章之奉行已久，及有仍宜分別照辦並此後須當酌量變通者，統俟一年後由本署司等屆時察酌情形，詳請覆奪辦理，合並聲明。

札程守崇信

為札委事。照得陝西課吏館開辦逾年，尚無住館人員分門肄習，殊失課吏本意。茲由本司將原定章程重加整訂，詳請憲台批示立案。擬攷取正佐四十員入館住宿，每日點書若干頁，作札記若干條，均須有人逐日閱看，隨時指點，則進功速而成材易。除札委楊令調元外，查該守仕宦無習氣，學問有本原，兼才、學、識三長，合中、東、西一貫，應即作為課吏館提調，會同西安府張守辦理館中一切事宜，並與楊員分校館員功課。館中設有官報局，並仰該守會同張守督飭各報員遵照本司更定章程，慎選精校，以期遠邇通行。蓋刻報自有義例，無知妄作，貽笑必多。即如本年第一次報章，於序文後妄行添註本司籍貫姓名別號，無論不諳報例。為屬員者如此荒率，尚敢寄以事權耶？本司手定章程，大旨不外奏事居其半，選鈔各事居其半，至所採各報，無論申滬，均宜一一註明原報名目，此固報局通例，抑亦並不煩難而報員竟不遵照，不解何意。本應查明撤換，姑寬申飭，觀其後效。至於訛字連篇，空紙多

頁，既刺人目且虛耗紙價，皆屬不諳事理之處。合亟札委，札到仰該守即日到館，會同張守查照札內所開各事理悉心妥辦。其洋務局提調如故，天下惟才最難，不得其人則數人治一事而不足，如得其人則一人兼數事而有餘，該守勉之矣。切切。此札。

批臨潼縣印委稟詞

陳石銘健訟圖拖，早已知其恃符欺懦。惟以弟冒兄，屢控不已，非掐定真命脈不足以折服其心。今該印委即於石銘原呈之中尋出五個叔姪字樣，石銘父子既自有兒之叔自係生輝之弟，以矛陷盾，何說之詞？譬之作文，則為看題得間，譬之治病，則為按穴施鍼。既為劣紳杜纏訟之源，更使後來知折獄之要。此稟刊入秦報，俾眾傳觀。仍候撫憲暨臬司糧道批示，並移委員知照。繳。

批山陽劉令稟

據稟該縣竹林關於光緒十九年設卡抽收土釐，旋於二十年四月裁撤，計虧銀八十一兩。直至二十九年始將虧空填清，通計十年中土釐收數僅一百四十餘兩，實屬荒唐怪異。據該令稟稱，自二十四年四月起至年底止，凡九個月所收土釐錢文共折合銀二十三兩有零。自二十一年起至二十四年年底止，四年中僅合銀三十三兩有零。又自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冬月初十日止，四年零十個月得銀九十兩有零。查從前九個月內收銀二十三兩，何以後來九年之久纔得銀一百二十兩，此等荒誕情詞，該令敢於形之稟牘，實屬糊塗無恥。應即委員前往確查究竟該縣所收土釐每年實有若干，何以十年以來收數如此其少，而前九月與後九年又復多寡懸殊，務得確情，據實稟復，以憑核辦。再查清冊內開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收錢一串八百，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收錢二串，何以兩年之內僅止兩日收錢，而二十七年一錢不收，二十八年自七月至九月收錢五十餘串，餘月一錢不收，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至初十收錢四十八串，

餘月亦一錢不收，均屬奇情怪事，應一並查明登復。現值餉源奇絀，不能任貪昏之吏不顧局面任情吞嚙也。繳。

牌示

照得本館二月十一日攷試甄別，業經揭曉。其正班超特等、佐班上次取均應入館住宿，按照本年詳定章程，各認一門，分別肄習。茲定於三月初二日本監督等親送諸君入館，除攷列優等而別有差使者勿庸住館外，正班原取七人，補取五人，佐班五人，於是日辰刻各攜筆墨及隨身應用什物入館讀書。其各房几榻等項，仰提調分校及收支委員先期預備停妥，務期賓至如歸。此後按月課試，其取列在前者，仍應陸續補送，以期足額。至學律館既經歸併，其向領津之十四員皆應入館肄習，不來館者，即扣給津貼，乃准在寓讀律，照常交課。惟張君驥、王君心一律學最勤，雖不住館，亦准領津貼，以示優異而資鼓勵。仰即遵照，勿違。須牌。

牌示

照得孫縣丞銑因在館屢取第一，特委芝川鹽卡，以示鼓勵。而該員謝委之時，面稱情願留館學習，是不惟文字可觀，其志氣尤不可及，應准入館，以成其美。一年卒業，當以數倍於芝川者酬之。此示。

批長安縣監生童遇祥控詞

枉總師生枉破財，至今伉儷不和睦。可憐一劇絨花計，誤盡長安曾儉齊。

冤孽夫妻死即休，何須秦晉苦尋仇。司堂好到休經到，知否雷霆在上頭。

批平利縣匪徒姓名簿

查此冊內賀有誥之名凡三見，據供光緒四年被劉海延引誘入會琥珀山忠義堂，長清水松柏香。光緒六年王軍門拏會匪，曾罰過錢二百三十串，為本境圍練之用。是該匪二十年以前早已入會受罰，而此次議罰，乃謂該民為奇冤，而其子為奇孝，亦理之不可解者也。此卷係郭觀察由平利持來，核其簿中匪徒名籍，大半與興安屬下，似應將此冊存局，而另鈔一分發還平利備查。創此冊者不知為誰，大抵留心民事，安良除暴之好官也。簿中各匪大段老且死矣，然後起之，匪又不知幾何？今之令長，若師其意，而記錄之，隨時訪拏懲辦，實於人心風俗有裨，應即飭南山各屬照辦。

詳撫部院

為標營預領賞號，情同晝奪，請嚴追還局。以杜侵冒而昭核實事。竊查標防各營旂春秋二操，向須分別賞罰。而近來一從寬大，大抵罰少賞多。然如十年以前，每次獎賞不過二百餘金，標防合操則賞賚亦止一分。今年先閱標營，次閱常備，所有賞需厚簿，應俟憲臺閱看都畢，視其優劣而分別鼓勵之，此公事一定之準繩也。乃二月十六日，侍閱標營還署，據善後局提調吳牧面稟，中軍參將祝鑑廷於三日前預借領賞銀三百兩錢二百串。本司等不勝詫異，問何以未見公事，則稱去年已如此辦理。不先關白兩司，此可謂漫無綱紀矣。夫標防既分日閱看，則該中軍縱極愛錢，亦只可得半而止。況賞之多少出自憲恩，豈能先事開支？即由營局私相授受，不惟無此營規，亦復無此政體。本署司既忝此位，實難聽其貪橫。況標營兵弁其視常備軍奚啻天淵，而常備向不預支，標營轉先領賞，優者賞之，劣者賞之，是使常備不感恩，標兵不知恥也。應請嚴飭該參將將贖領之賞銀三百兩錢二百串即日送還善後局，其十六日春操賞號由我憲臺斟酌攷校，量能而予，則權操於上，標營貪惰之積習庶可輓回。其十七日常備春操步馬精強遠勝，標營疲弱，應大分軒輊，以彰公道而勵軍心。再查向來司道隨

同憲臺閱操，藩司糧道各賞錢五十串，臬司三十串，鹽道二十串，合標防各營旂通共賞錢一百五十串，本署司增祥曩在首縣任內所親見也。今該參將在局預領三百金，曰此撫憲之特賞也，而憲臺不知。領錢二百串，曰此司道之公賞也，而本司道等亦不知。現值時艱款絀，朝廷派認軍餉猶且瀝陳窘況，籲懇恩施，而司道等以隨同寓目之故，今日二百串，明日二百串，一概開支公款，不惟所賞無名，抑亦問心有愧。擬請自本年春操為始，仍行規復舊制，司道等公同捐廉一百五十串，以五十串給標營，以一百串給防營，永為定例。以後標防各等在善后局領借款項，均須先由藩司覈定，然後給發，以杜流弊。再查各防營月領火藥均止五成，而標營竟領至八成之多，外間人言嘖嘖，皆謂該參將轉賣火藥。本年正月十五日守備衙門失火，幸而即時撲滅，萬民稱慶。緣該署積存火藥六百餘斤，倘一轟發，豈堪設想。此領藥有餘之證也。夫標兵之操不逮防軍遠甚，而反多領三成之藥，萬一防營援例相求，殊難為斷。應請仍照五成發給，以杜中飽。至該參將著名貪黷，應否隨時甄別，出自憲裁，為此具申。

批咸甯縣稟

據稟該縣民人李登甲不知因何吞煙身死，業經驗明別無傷痕，而分居屍姪李積善輒稱必係其孀李翁氏與李土桂因姦所害。夫謀殺之案必置毒於飲食之中，使死者中毒於不覺，今登甲右手黏潰煙膏，明係自行吞服。若謂持膏強灌，則死者必抵死掙拒，總有縛制磕撞痕跡。今毫無傷痕，何得指為謀害？據李翁氏供其夫甫死，其姪即將什物文契及小兒女四人一並擄去，是積善之指為謀害，定欲坐其孀以凌遲之罪而已，得盡佔其叔之遺業。且不但死其孀而已，小兒女四人既入其手，豈得復活？此等毫無憑證之事，未經相驗，而即先奪其子女契約，既經驗訊，猶不令人母子完聚，彼稍長者或不即死，若乳哺之兒，離娘數日，堪設想耶？閱稟令人焦急，仰迅速傳集兩造，先將兒女暫還李翁氏。然後虛心訪查究竟李登甲因何事服毒自盡，伊既係酒房之夥，問其同事，或許知情，但能得其根由，則誣姦誣謀不攻自破。如果

李翁氏等真有謀毒確證，則按律擬辦，又復何惜？如係李積善謀業妄誣，則須照例反坐，以儆貪凶。總之此案死者已矣，尚關係小孩四命在內，為民父母者能不急起直追乎？切速迅結，安置停妥，先行具復，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三原縣民劉扶九呈詞

欠債還錢，何須提省追比。凡帳債之案果係欠戶無力，自宜分限歸還。如其有力故推，亦何得任其狡抗？至謂程邦之子在學堂肄業，德令即有意從寬，必無此事。昧良抗賬之生何足培植乎？仰西安府轉飭德令迅速覆集斷結，此案經手借錢者果係張鴻恩，則程生員自不得恃衿頂案。作州縣者於此等極沒要緊案件亦致上控，尚復何所底止耶？速結勿延。詞發，仍繳。

批三原縣德令詳

據詳已悉。該令原斷公允之至。劉扶九所以上控者，程邦抗債不還有以致之也。查程邦於光緒二十五年借劉扶九銀八百兩，嗣因生意閉歇，央人說合，止利還本，並押房屋一院，定以三年還清，此二十六年之事也。二十七年還銀百兩，房屋並未騰交，以致扶九於二十八年控於程令，案下訊悉前情，斷令程邦騰房。嗣因違斷抗騰，將程邦押追。旋復因病保釋。及該令到任覆訊，斷令程邦於五日內騰房，交扶九租賃取息，原欠七百元限五年交清，房歸原主。賢哉令尹！可謂鑑空衡平。乃程邦業已騰房，而扶九並不接收，反行控司控府，情殊刁劣。然就此案始末觀之，程邦之有意抗騙，百喙莫辭矣。查借銀八百，事在五年以前，借銀未幾，生意倒閉，押房一所，流期三年，口血猶存，天良已昧。僅於二十七年還銀百兩，餘皆坐食前言。劉扶九忍至二十八年始行呈控，似非好論之徒。程前令斷令交房，程邦敢於違抗，致煩覆訊押追，則抗賬本領已可概見。及該令再審再斷，較前任尤為平允。然賬債案

件，公斷尚是空言，交銀乃爲實際。程邦抗償已歷五年之久，從前不騰房亦不還賬。今扶九即受房，能必其五年還賬乎？該令所斷甚公，而債主其情甚急，以致上控。此次再訊再斷，令程邦將所押值銀四百餘兩之房變價還債，不足者限一年歸還，此該縣自取不了也。賣房還錢，那能剋期出售？即有售主，而程邦與扶九既結訟怨，又臆度縣主嫌其上控，必不力追，保無故事遲遲，使扶九屢控無功，以顯其欠債不還之伎倆。試問一年還清之斷，該令如此輕描淡寫，果能信其必還乎？前批語侵問官，此本司隨手批抹之過。該令判斷無差，轉因控控見讓，雖甚賢良，豈得毫無意見？故此次改五年爲一年，意若曰“爾欲速，我即速之至”。程邦之還不還，固計也。論事貴在持平，本司一言之失，已自引咎。該令亦不必介懷。程邦居心抗償，六載於茲，僅於程令任內管押數日旋捏病取保，此等負心人斷不宜好相識。即就一年還清而言，亦應分限呈交，不宜任其拖至年滿再生訟蔓。今由本司酌斷，限至端午節前交銀四百兩，過節不交，即提案比責管押。下余五百金中，秋交一百，年底交一百，明年二月交完，即令抗騙者知所懲儆，亦免劉扶九再三瀆控。俟頭期交銀，飭領之時，扶九戒責四十，正其捏訴之罪。仰西安府轉飭遵照。繳。

批鳳翔府尹守稟

據稟岐山縣舉人張鎮嶽造作蜚語，陰沮官鹽，稱官秤小於岐秤。迨該守傳集各商面較，則岐秤每百觔轉小一觔。又稱車運顛簸，不免折耗，該守復用車載鹽往返，顛頓百餘里，復行過秤，毫無短絀。而領運之岐商始俯首無詞。該守辦事之認真而耐煩，精神力量，無不滿足，即此一端，可徵全體。吾猶惜其獅子搏兔，亦用全力，未免長才短馭耳。至徐令所稱鎮嶽流言意在替人洩忿，吾知忿者非他，必任乘諸犬彘耳。仰該守拏案嚴加鞠治，勒追欠款，以期宿弊全革，官鹽暢行。至鎮嶽在里民局屢逐屢入，劣跡昭彰，迭控有案。僅請逐出里局，不准預地方公事，似覺輕縱。應即據情詳請斥革，奪其所恃，自無蹶而復起之理。每讀該守

稟詞，無不力透紙背，令人想見蘭陵王上馬入陣之時。祝君早至台司，庶幾挽回風氣乎。仍候撫憲暨臬司、鹽道批示。繳。

詳撫部院

爲詳請斥革事。竊照署鳳翔府尹守稟陳岐山縣里民局紳舉人張鎮嶽造言阻運一案，除徑稟有案請免重錄外，查岐山縣領運官鹽各商鋪無故流言，謂鳳翔官鹽局秤較岐山商秤每百觔小五六觔。經該守傳集岐山官商到府，兩秤並較，岐秤每百觔轉小於官秤一鎰。各商又謂運鹽到岐，車行顛頓，不免折耗。該守即用車載鹽拉運百餘里，過秤並不短絀，而各商始服。似此辦事，既認真而又耐煩，實爲官場第一能手。惟據岐山縣徐令聲稱張鎮嶽之散佈流言，意在代人洩仇，使官運終於不行。此等居心，已堪痛恨。而又鑽居里局，屢出屢入，屢被控而屢不悛，劣跡昭彰，府縣均有底案。尹守僅請逐出里局，永不准干預公事。該守素非姑息養奸者流，豈不欲稟請斥革，特敢請耳。查官鹽前已潰裂，尹守等力任其難，輓救之艱，實百倍於創辦。而鎮嶽又從中撓阻，其爲賢書之玷，猶曰罪止本身，其樹官運之敵，深恐有妨大局。夫用人辦事，有請必准，固也。若於其不敢請者，迎其意而助其力，則感深而功必倍，亦威重而令易行。應請憲台將造言阻運之岐山縣舉人張鎮嶽特予奏革，逐出里民局，交該縣嚴加管束，永遠不准干預地方公事，庶使奸商畏法，而官運得行。爲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批倉厰工程善丞稟

閱稟慰悉。此次修六厰工程甚小，該丞不以小而忽之。身自督工，旬日畢事，併以餘款補脩橋道。工外添工，而不添款，足見實心辦事。雖小可觀，所賚清摺保結，望而知爲堅實。本司既知該丞可靠，即無庸委員驗收，以示相信之意。此繳，摺、結存。

批三原縣福嘉公司商民張星五呈詞

該商民巧製兩截貨箱，上裝藥材，下帶煙土，外加包皮，渾然無際。迨經三原司巡查出，始往釐局報稅。及局員照章議罰，該民認稅不認罰，始來本司乞恩。前次稟詞並未言及有大票也，十餘日後忽然稱有大票。查該民夾帶之土藥有印花者，有無印花者，並有自甘肅粘貼者，與此次所持大票種種不符。如果買土之時早經完釐掣票，則堂堂正正之貨何必攬放藥材之內，巧掩深藏。及到局初供，亦並未聲言有票，則此呈驗者豈足為憑？況向來各釐卡掣出之票未經收回，散在各商販之手者不知凡幾，該民誇張為幻，豈能逃本司犀鏡之明。現已飛飭三原印委將大票印花逐包查對，以窮其技而關其口。倘再敢飾詞抗罰，定將偷漏之貨全數充公。況吾陝並非通商碼頭，該民等輒引東洋之人冒西洋之號，始稱行棧，繼改公司，違背約章，恣行包攬，似此糊塗膽妄，亟應予以嚴懲。爾如知機，及早認罰，庶免後悔。此飭。

批署白河縣楊令乞假稟

貴署縣文章爾雅，治行循良，官場增粉澤之光，科目雪迂疎之謗。屬在壬寅之歲分校云勞標，題甲乙之籤，持衡不爽。白河小邑，未足云酬。顧不菲薄荒遐，較量肥瘠，誓盡心於民事，尤殫力於學堂。麥瑞方呈，瓜期已迫，遂欲順流東下，省墓南還。昔淵明歸去之辭，猶存三徑，即令伯陳情之表，為侍重闈。貴署縣，俸少餘金，衣無純採，故鄉可戀，較勝為仕而貧，賢者求歸，庸非當路之恥。本署司扶持氣類，引翼循能，長貧固子所難堪，短假亦我所不許。縱松楸隴畔，不免低徊少逸之文，而桃李花時，豈無位置安仁之處。徐營善地，勿掛歸帆。仍候撫憲批示。繳，夾單發課吏館登報。

批華州唐牧稟詞

魏康興誘拐周楊氏姑娘，持刀逼姦，即此一端，已堪痛恨。而又加以劉載氏控之，李慶

升控之，其親父魏四回亦控之，是以逆子而爲刀匪，久應立斃杖下。今暴病而死，是天誅也。

閱稟稱快者再。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樊山政書卷八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鳳翔縣周令稟

此等萬惡革書，該令不立斃杖下，僅請鎖繫十年，可謂君子常失於厚矣。准帥如稟辦理。惟當其咆哮公堂與該令撞頭拼命之時，是否重加笞責，來稟未經聲敘。如其未打，或打而不痛，仰於奉批之日將武崇鑑提出痛笞無算，然後釘錄遞籍，照章鎖繫。仍候撫憲暨臬司、鹽道批示。繳。

批華州唐牧詳

據詳已悉。原斷尚屬公允，惟原中杜若佩供稱薛映庚當杜朝棟之地現錢壹百串，另有朝棟故父欠映庚故父錢帖七十八串文，該牧照約斷令朝棟以壹百串贖地，而置七十八串之錢帖於不問，此映庚所以不服也。映庚捏寫四百串之假約，誠屬可惡。然錢帖往來如果實有拖欠，亦宜酌斷歸還也。繳，原詞存。

批鎮安縣監生趙子璋等呈詞

鎮安縣並未報災，爾等何得憑空乞賑？況廩貢生監八人列名，僅止一人攔舉遞稟，其為捏名可知。惟事關民瘼，姑仰商州楊署牧迅速查明鎮安縣屬有無災歉景象，如來稟所言果實，則玩視民瘼之罪決不能為李麟圖寬也。確查速覆，勿稍徇飾。詞發，仍繳。

批商州楊署牧稟

復稟兩面俱圓，自是文章好手，亦確是地方實情。仰仍隨時察看，如果旱潦不時，自應

賑撫。若此後並非甚歉，亦不可啓飾災倖賑之心。此等事全在身任地方者有斟酌，有裁斷，勿以惜費取悅於上司，亦勿以濫施市恩於百姓則得矣。此繳，原詞存。

批商州楊署牧

該署牧辦理此案，亦過於周詳審慎。據稱李義傑、董植祥於光緒十八年因窩賭漁利，哄誘趙春兒輸錢無償，服毒身死，均經擬徒，遇赦減杖責釋。今乃怙惡不悛，仍敢誘賭唆詞，遇事生風。經該署牧逮案訊究，義傑稱有從九職銜，植祥稱有功牌頂戴，各各恃符狡展。今僅將義傑執照追繳到司，其植祥功牌查無案據，尚須移詢前商州協張副將確查虛實，先將兩賭棍發房看管等語。閱稟未終，如王藍田食雞子，恨不以齒嚙之，以屐蹴之也。夫以擬徒減杖會經折責之罪犯，朦捐從九，濫竊功牌，乃係罪上加罪，豈得恃爲護符？況功牌既無案據，其爲冒捏無疑，於其到案之初，即應答臀見血，鎖押班聽。地方官懲治棍徒，如熱鑿翻餅，無待其涼，方足使奸民知畏。若揖讓附仰，作歐陽子之文，縱使後來懲勑綦嚴，而時過境遷，不及當幾立斷矣。此案仰於奉批之日即將董李二犯各答千板，用鐵杆、石墩鎖繫十年，期滿而其人猶在，再繫五年，爲趙春兒報死後之沉冤，爲衆狼狐作生前之榜樣。爲官行法，如按病下藥，良醫殺蟲，有用砒霜者，不可不知此意。仍候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三原縣稟

天地之大，何奇不有。此案官金純欠劉奉明錢文，奉明請康恭明代爲索討。而恭明與金純並不認識，劉奉明央請之時，自應告知住址及其人之年紀、面貌。恭明受託而往，見面後亦應先問貴姓，次道來意。即使無錢，亦無代人逞兇橫索之理。乃貿貿然去，硬將客民張友兒當作官金純，逼令還錢，互相爭吵，以致友兒氣忿握拳便打，誤傷恭明耳門致斃。吾不能不恨劉奉明之冒昧與康恭明之昏狂，而悼張友兒之冤枉也。奉明自己賍債，請人代討，又請

一不知誰何之人往討，以致釀出人命，罪坐所由，豈僅庸人自擾而已？恭明錯認顏標，友兒自必分辨，既知錯誤，即應謝過不遑，乃猶復與之爭吵，其錯也本屬可齒，其知錯不認錯，必錯到底而後已，尤屬可恨。使盲左載筆紀事，必繫以君子曰，恭明之取死也宜哉。友兒在家突來一渺不相識之人，改換其名姓，勒索其錢財，人非木石，焉得不怒，怒而相毆，適中要害，本無干己之事，翻為有罪之囚。明知此等鬥殺案件例不入實，然久繫牢扉亦可矜之甚矣。仰再研訊確情，旁詢見證，究竟是鬥是誤，案關出入，罪判重輕，該令素好仁明，萬勿輕定爰書，致嗟枉濫。友兒無辜繫獄，應令冒昧釀釁之劉奉明將官金純欠伊錢文持出一半，為友兒獄中用度，以昭公允。仍候督撫憲暨臬司、糧道批示。繳。

批岐山縣徐令稟

據稟已悉。該縣舉人張鎮乐造謠阻運，經尹署守稟請逐出里局，不准干預公事。本司當以撓敗官運大局，誼應嚴加懲創，立即詳請奏革在案。茲據稟稱，鎮岳於巨陳氏與白魁通姦一案膽敢函致該縣幕友，若令巨陳氏為所欲為，誓謝百金，該劣紳忝中經魁而甘心為一淫僻無恥、非親非故之婦人作杈桿，並不問官幕之任受與否，竟投暮夜之書，其卑賤齷齪，糊塗冒昧，實出情理之外，應請撫憲於奏革時添人庇姦行賄一節，俟斥革後歸案訊辦。至該令稟稱賄託之事，由縣幕舉發，誼應迴避，此言良是。仰將該革舉及姦案卷宗人證一併押解鳳翔府，交尹守督同署鳳翔縣周令秉公研訊，分別議擬，勿稍輕縱。幕賓羅老夫子判斷無私，誓翦鄭風之芍藥，淤泥不染，何慚庾幕之蓮花，賢主喜賓，深為佩仰。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道批示。繳。

批藍田縣馮令稟

馮立智之披猖食狡，健訟肥私，本司知之久矣。皆由周令闖冗無能，縱之使然。該民鄉

愚下賤，非紳非衿，膽敢屢次聚衆上控。此次該縣買糧存倉，該民染指不得，輒敢數黃道黑，阻撓倉事，經該令傳訊，猶敢恣意咆哮。若遇本司，早已立斃杖下。該令僅予笞責，何涵養之深也。馮克智著鎖繫鐵杆、石墩三年，期滿察看稟奪，並令將從前收吞訟費錢二千串從寬減半交出，添買義倉穀石。如敢抗違，即從嚴比責，期於必交而後已，不准姑息。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並補稟糧道備案。繳。

批華州唐牧稟

稟及夾單均悉，此案劉劉氏被竊計銀二千三百餘兩，該牧勘驗細心，訪查多術，立獲賊犯三名，自是法家老手。據稱時老悶與劉天祿等在堡門間談，謂財東由川帶回銀匣，係伊幫同抱進房去，由其熟察房中位置，故從外挖孔，適當棹櫃相離尺許之間，其爲此案正盜，八九可信。至積賊到案，狡供避就，乃是常事。訓曰：賊不打不招。該牧欲用刑求而猶上稟請示，其小心勤慎過於石慶數馬矣。惟竊賊商同上盜，自應避人，何以聚議於堡門，竟爲守門之時狼兒聽得清清楚楚，恐狼兒亦在知情之列。該牧老於聽斷，仰即隔別研訊，務令吐出實話，方能起獲真賊。其逸賊張德俊、陳春生二犯仰再添差速緝務獲，提同現犯分鞫環質，務成信讞。事主劉劉氏前經吳復來糾同營勇刀匪失銀六七千兩之多，迄今七年，又出此案。該氏儼然一寡婦，無子無孫，厚貲坐擁，屢有盜竊之災。語云“積財不如積德”，該氏於地方學堂義倉慨然捐助，或亦消災保富之一道也。仰即知照，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葭州俞牧稟

據稟殊欠明晰。教士來函明指守備借渡留難，自係指劉守備而言。來稟歷敘傳訊水夫頭及村頭均供凡有過渡之人，無分民教，均隨到隨渡。惟劉守備相距二十里，有無留難山西教民，不得而知。又據該州千總外委面稱該營巡河並無留難情事，所謂水夫也，村頭也，千總

外委也，皆非教堂來函著重之人也。其請查者，惟一守備，而來稟偏置劉守備於不言，閱稟令人焦灼。該署牧意謂劉守備係榆林派來駐紮，沙峽頭地在神木境內，遂推卸不管。不知其地相距僅二十里，該守備在彼有無前項情弊，何難一問即知？何妨於稟內聲敘數語，本局得據之以覆教士，而竟作此不了之稟。又當查詢神木文牘往來需四五十日，萬一該守備與教民果有釁嫌，旬月之內或出他事，謂非該牧之咎乎？該署牧老實平庸，近乃學滑學巧，自託於老吏所為，良堪鄙笑。此稟答非所問，仰再將駐紮沙峽頭之劉宗備有無留難壓制害教斷渡等情詳切查明，限奉批三日內據實稟覆。該教士來函既稱葭州守備，而該牧來稟又自謂守備駐所距州僅二十里，自應始終著落。該署牧查復，雖欲脫滑而不能也。繳。

批武功縣高令稟

孫故令萬春沒於武功任內，其時正當春征。掃數以後，武功滿年，菁華全歸囊橐，何至虧挪公款三千餘兩之多。查該故令之子德濤等皆係著名荒唐之惡少，其為吞公肥私毫無疑義。使其父負侵挪之名，使後任受流攤之累，不孝不義，人頭畜鳴。前署司批定以八百金作流攤，而以應交之三千七百餘兩令孫德濤等自行措繳。旋據德濤稟稱，願將其故父提用之糧價銀二千餘兩折交穀百石外，下餘七百七十石至今無著，實堪痛恨。茲據該令稟計前來，仰長安縣胡令立將孫故令之子傳案管押，勒限半月買穀還倉。逾限不交，該兄弟等皆有功名，定即詳請咨革，監追不貸。再查孫萬春長子德濤現赴四川，行至鳳嶺被回民搶劫衣物銀兩，此即昧良喪心之報應。即移關回陝兄弟三人一併押追。此繳。

批臨潼縣李令稟

據稟已悉。陝民上控風氣十案九虛，又有纏訟之一法，一控不准，再控三控，甚或四五控而不已。來牘引畧陽稟詞及司詳院批甚悉，桂令稟請凡有上控，均令鈔錄縣批、縣判、司

詳，則謂牧令惟在清廉謹慎，令錄批敘判豈足以杜上控？院批韙之，本司亦深佩之。該令則以桂令意在省民之累，多駁少准，自然省累，而以不批傳訊先令錄案詳奪爲得中。本司生平惟服膺“爲政在人”一語，上控之來，固屬十有九虛，豈竟百無一實？昨覆該令書有云“案情各各不同，不能執一，解事者語語人情，不解事者著著是錯。陝西七十餘廳州縣，豈能人人聽訟公明？凡有上控，當先察其官之賢否，再詳其情之僞真。果係衆母神君，而其民逞刁健訟，則直批‘不准’二字，不必錄詳也。如牧令爲貪人，爲刻薄人，爲偏謬人，爲初任不諳練人，爲天生一無所知人，其百姓赴省控告，而呈詞又似乎可信，縱不提省，亦必批該管府州提訊矣，必委妥員往查矣，不止於錄案詳奪也”。本司又服膺曾文正公之言曰“不信書，信運氣。百姓運氣不佳，則遇糊塗州縣。州縣運氣不佳，則遇糊塗上司。若州縣真無枉濫，刁民雖控何妨？若上司真有是非，好官被控何礙”？以本司爲令時所眼見所身受者言之，大吏批牘，惟恃幕賓動筆，死守舊套，詞無真僞，同此一批，官無優劣，同此一視。其最得意者曰：控關丁役，詐贓虛實，均應澈究。獨不思實者自應澈究，虛者亦究，不慮被告受累乎？且准駁亦甚無定矣。慮有冤枉則准之，然好官被控而准，不令賢者灰心乎？慮長刁風則駁之，然贓官被控而駁，不使貪污愈肆乎？上控動牽丁役，誠屬訟棍濫套。然如鐵某之門丁及許宏、吳福來一類之差役，亦不得謂上控之盡虛也。官之賢否不齊，民之情僞不一。若無論何縣之民，何等之事，一概批令錄詳，亦未爲得中也。總之，至雜者流品也，至幻者民情也，有信有疑者存乎我之心，有准有駁者仍其人之自取。天下斷無一定之法，而可以概通省之吏與民者，抑更有不可執一者。賢明之吏，案案持平，或偶有一時之錯，貪昏之吏，屢屢被控，亦豈能萬事皆非？故君子不無遭謗之時，小人亦有被誣之事，是又在爲長官者不存成見，我所愛者不得庇之而遂其非，我所憎者亦不得譴之而非其罪，此所謂鑑空衡平也。本司不足言今日之陝西似是最有是非、最有公道省分，在官者無小無大，胸中皆有真是非，民有冤而不伸者鮮矣。官有才而不得自見者，亦鮮矣。本司學養未純，意所不平，有觸即發，篝燈治牘，聊與

該令紙上諭心，有未合者幸賜匡益，自問尚能虛受也。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判回民童遇祥控詞

天下夫婦不和及翁姑憎其子婦因而涉訟者多矣，女家父母偏護其女致訟者亦多矣。此等事，自有該管父母官了之。爲上司者，何必提審？獨童遇祥父子控賈兆春一案蔓訟六年，臬司發縣，而原告不到，又控本司，屢駁屢控，調卷核閱，不得不提。緣童遇祥之子夢元於光緒十九年娶賈兆春之女過門，至二十五年因姑媳夫婦口角生嫌，賈兆春父子擁至童家摔毀器物，遇祥控請驗案，單開衣物甚多。及查勘得實，則所毀者亦屬無幾。當經長安周令諭令回紳李家風等爲之處息，而兩造俱不相下。時則賈女已還娘屋，遇祥父子瀆控不已，官經三任，迄無斷法，後亦彼此寢息矣。二十九年賈兆春因夢元娶妾，其女情同大歸，懇祈長安曾令作主。曾令情殷成美，傳集兩造，開導再三，令兆春將其女送至縣署，認爲義女，又將夢元收作門生，擇日用肩輿牌傘送女歸童，爲民父母之心可謂極恩勤之至。薄俗夫妻之愛不禁由勢利而生，此後夢元屢詣師門，禮待有加，其家庭亦暫得無事矣。惟是童遇祥年老昏顛，夢元則奸貪儂薄，既得出入衙門，謬託師弟，乃遂肆其欺狡，而有誣控馬驥父子吞本滅東一案。先是遇祥有香料鋪歇業，以殘貨作五十金打與馬驥。時值庚子荒年，馬驥僅付十五金，下餘三十五金未給。至是夢元捏稱馬驥之子領伊本銀一百七十兩，開設復興齋數年，弗與算賬，今竟反眼不認等語。曾令信之，堂訊令馬驥給夢元百金，馬驥不服，乃飭三班協約鄰查覆。既而覆稱查無領本情事，惟欠三十五金屬實。稟詞已達門房，夢元急商工房張建基謂：差稟有誤字，祈抽出另改賄錢五串。張潛至門房，竊稟付之夢元，另易一稿，仍以差約出名，謂領本屬實云云。曾令即據稟斷案，勒令馬驥給銀百兩，限中秋交領完案。夢元心知馬驥不平，乃又控其違斷抗交。曾令批云：“爾何性急，如到中秋無銀，爾在縣堂叫罵三日，本縣墊銀百兩何如？”曾令居官倔強，有過人不敢言。此案闔署皆知夢元賄通抽換事，獨曾令不知。迨

馬驛控府，批縣覆訊，三班始以原稟底稿呈案。曾令將張建基笞二千板革役，而令馬驛給夢元百金如故，似唐人之鐵案鑄就無移，如宋末之弓鞋一錯到底。迨八月二十九日夢元赴縣領銀，曾令竟捐廉百兩付之。嗟乎！由前而論，乃君子成美之心；由後而觀，似小人必文其過。在他人不足言，吾特為賢者惜耳。夢元輕浮無檢，外遇頗多，本憎其妻，又恨其岳，以曾令故，暫爾和翁。及其師去任，反目時間，兼其繼母生嫌，勃谿不免。去冬夢元毆妻成傷，兆春喊控請驗，刑件到門，夢元麾之使出。及到案，又與兆春喧呼揪扭。長安胡令各予戒責，將夢元押待質所，仍令李家風處和了案。旋據李紳等稟覆遇祥父子均願和好如初，此案又小作結束矣。夢元出押，恨兆春愈甚，又深以胡令戒責為辱，乃嗾其父以兆春父子毆詈及縣差朦聰等詞控諸臬司，發縣覆訊，抗傳不到，又以冤上加冤控諸本司。本司歸自京師，此案原委一切未悉，但以情理譬之。及詢諸胡令，盡得其詳。遇祥二次再控，嚴斥不准。夢元竟敢三次懇提，今經提訊，其案情不過如此。詰其意欲何為？遇祥稱毀物求償，當以二十五年之案，二十九年經曾任委曲成全，早已無事，何得再提？則又稱兆春父子毆詈無休。問誰作證，則稱無人敢證。及問夢元，爾言爾妻謀命有諸？曰有之。問何以不令大歸？則稱不忍休妻。夫謀命果實，則賣女雖死不屈，如無其事而忍以凌遲之罪誣之，則夫婦之義已絕，亦以斷離為是。而兩造俱不願然，則屢懇親提者，果何意乎？察遇祥形同墨屎，前後纏訟，皆夢元所為。該回民自經曾令擡舉，趾高氣揚，直以上控為兒戲，意在以久訟拖累。兆春以控差動搖胡令而自忘其誣告反坐，及抽換稟詞之罪，天下糊塗之人自詡聰明者皆此類也。當以該父子所控毀物凶毆、放火謀命及縣差毆辱各情無證無據，全係虛誣，概勿庸議，惟據革書張建基當堂質明童夢元賄錢五串，抽換稟詞，毫無遁飾。查受賄徇情者，笞責二千，革役，而行賄舞弊者，得銀一百了案，不平至此，世所希聞。夢元之必懇親提，可謂自投法網。當將夢元戒責二百，押發長安縣收管，追取曾令濫給銀一百兩，限三日內交案，發交卹釐局充公。仍追取從九執照，照抽換官文書律治以應得之罪，勿稍輕縱。若該回民真能知懼知悔，懇請李

家風、賈兆春來案具呈，保其從今兩姓合好，永不滋生事端，或者法外施仁亦未可定。如十日內賈、李保狀不到，即仰胡令一面追照詳革，一面答臀二千板，如曾令答張建基之數，以昭平允。答畢，再科本罪。童遇祥昏憤無知，令回家安分。此判。

會臬司詳撫部院

爲遵籌餉項詳請奏咨擬解事。竊照本月十二日奉憲台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二日奉上諭：“戶部議覆袁世凱密陳籌防情形一摺，覽奏具悉。現在時局艱危，非多練得力勁兵無以爲固圍安民之計。疊經降旨，通飭認真籌款，以備餉需。前據戶部奏議十條，皆係就公家固有之正供興利除弊，果能切實整頓，自不難湊集巨款。極應再行嚴飭，趕緊籌辦。總之，今日財用窘乏，內外同一爲難。全在各省不分軫域，深維練兵爲根本之計，合力通籌，庶幾衆擎易舉。朝廷倦懷赤子，搜括病民之政，斷不准行。若剔除官吏中飽，並非格外加懲，何得因循不辦。自此次訓諭之後，該將軍督撫務即破除情面，悉心釐剔，不憚煩勞，實力督催。其於餉源日有起色部議各條之外，各省所辦諸事，有虛糜款項可從裁損者，並著核實節流，移緩就急。至戶部所稱各省常備等軍，原備征調，且均有現餉等語，著袁世凱體察情形，一併酌核辦理。其各同心戮力，共濟艱難，以副宵旰勞憂諄切告誡之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等因。承准此合就行知，爲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欽奉上諭內事理，即便分移釐稅、督銷各局，按照前奉部議籌餉十條，欽遵切實辦理毋違此行等因。奉此遵查，本年正月奉到戶部奏定籌餉章程十條，由憲台轉行到司，當經移會善後、釐金、督銷各局悉心籌議去後。本司覆查部章十條，除監務四條、沙田一條、土藥一條、停止工程一條均於陝西無涉外，惟第一、第二兩條應即遵籌聲覆。查第一條，嚴核錢糧後附各大吏率屬報效，仍即酌提中飽之意，但不拘定數目。第二條酌提雜稅，則又於酌提中飽之內指定名目者也。夫向來通飭之文，無天下通行之理。大部於報效歸公一事，亦自謂不能遙度。本司則謂不能遙制

者，正不止此一事而已。各省情形不同，局面有濶狹，吏治有濁清，物產有盈虛，弊端有多寡，朝廷每下一通飭，有此省所有者，或為彼省所無；有部議以為可行者，或竟不能行，而部議所未及者，轉能因地因時而奏效，有治人，無治法，由來久矣。上年陝西奉派加征提解三十萬金，經憲台披瀝上陳，籲懇寬免。尋奉部議，陝西奏懇之時乃是未見部章之日，應令查照現定籌款十條辦理等語。是大部深鑒陝西加征提解之為難矣，惟是外省匱乏情形有不能不違之於內者，而大部之迫切待用亦有不能不協助於外者。本司具在天良，豈肯見好屬員，罔顧大局。惟陝西官場苦況，憲台前奏業已闡發無遺。今若不限數目，酌量提解，各該員亦決不敢違。但恐在外吏已竭囊金，而在公家僅同杯水。抑更有慮者，率屬報效之款，罄陝西全力，歲不過四五萬金。凡此皆出自錢糧平餘者也。一經報部歸公，遂成練兵的款。萬一歲逢荒歉，如丁丑、庚子等年，錢糧分釐不收，而報效一日難緩，將若之何？即使不遇荒年，而取其有限之盈餘，召彼無窮之嗟怨，百端墮壞，實在意中。是益於軍餉者僅毫毛，而有損於吏治者不啻邱山也。本司非謂必不可提，實因國家得不償失，不敢遽提。今謹就陝西近年出入款項，通盤籌之，收少支多，常有不足之勢。自光緒辛丑以來，籌餉款，行新政，兩端並舉，力盡筋疲。類如高等學堂、武備學堂、師範學堂、洋務局、水利局、課吏館，皆近年新設，無一不耗財者也。其所籌之款除規復差錢、潞鹽加價於酒糖三項加稅適敷償款六十萬外，若官運花鹽、川蒙花青諸鹽加價，神木之鹼、韓城、鎮安等處之礦，以及通省炭窯加稅種煙，地畝覆實，皆求財之事也。其所用者，常有人不敷出之憂。其所籌者，常有緩不濟急之勢。惟上年漢中所收川蒙各鹽加價約六萬金，似屬較有把握。今擬於此款內提五萬金滙解戶部，作為練兵之款，以後仍當隨時隨事稟商憲台，竭力籌措。但有所得，必當先其所急，俟數解京。再查償款六十萬，大半取諸差錢，此皆隨糧帶征者也。設遇年荒，必行短絀。故奏籌餉款之時，歲以七八十萬為額。凡鳳、漢兩屬之鹽斤加價，本為預備水旱偏災湊解償款之用，今值奇窮之會，不得不挹彼注茲，仍不能遽定為練兵專款。至於嚴核錢糧一節，陝西

向無以熟作荒、以完作欠之弊，自光緒三、四年奇荒以後，節次招懇，以一百數十萬之丁糧，未復額者僅止四萬餘兩，其為實荒實報自可無疑。近則庚子、辛丑再遭凶饑，溝壑平填，流亡未復，業已嚴催各州縣竭力招懇，勿任久荒，以期逐漸復額。至雜稅一層，陝西向無竹木各稅，其驛馬稅一項各縣皆有，而皆不多，大半留作糧捕各廳津貼，實屬其細已甚。總之，軍國之急，羅掘在所不辭。而吏民之窮，搜括亦所不忍。是在大部不限定辦法、不拘定數目，期於籌措有得而已，為此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詳督撫兩院

為遵批擬議詳覆事。案奉憲台行據朝邑縣易令國勛稟該縣歷年崩河地畝懇委勘驗及黃洛交逼隄工應否籌修請示一案，批“據稟該縣歷年崩河地畝懇請豁免五年並黃洛交逼隄工應否籌修之處，仰布政司妥議詳奪，仍候督部堂批示，繳。摺存”等因。奉此查該縣亦具稟到司，正核辦間，適奉前因本署司覆查朝邑縣所屬村堡地處黃洛二水之間，東、西、北三面咸與水為鄰，僅只西鄉一隅稍稱平衍。現在黃流展拓，日向西趨，洛水浸淫，日從北徙，均有不可阻遏之勢。而議者輒欲障黃使東，障洛使南，不知黃之東岸為雷首諸山所扼，洛之南面為沙苑諸梁所梗，微論與水爭地，斷有不行也。即令人力暫可維持，而地形高下順逆之不相抗，水性強弱緩急之不相同，勉設隄防，終歸潰決。有如前次議築之黃河磚石各壩，未嘗不籌鉅款罄全功，而甫歷數年，三十二壩已衝刷殆盡。核諸易令稟辭，所餘十號壩亦岌岌可慮。此往事之足為鑒戒者也。伏攷黃洛近勢，自上年秋汛，兩水並漲，永安隄內外受敵，堤面一轍僅容。而堤之南頭從前寬三十餘丈者，現乃寬十六丈，兩面衝崩，直有刻日合併之勢。將為築壩計，則工繁費鉅，績不易成。將為讓地計，則安土重遷，事亦非便。即如該令所擬，將永安堤南洛河新潮之雞心灘撥營開挖支河，分洩水勢，計非不善。然水性之赴寬平而就窪下者，固其常也。設使堤東一面之險稍松，而堤西所以為顧全之法者，未能籌維曲當，則該

令稟中所云顧此失彼一層不爲過慮。惟是治河本無善策，處此艱窘之際，築堤既力有未逮，遷民亦事屬難行，不得已而籌及開挖支河，以冀稍殺水勢，是亦目前救敗之術。第該處地勢高險，則挑濬不易，水性湍悍，則迂折爲難。加之引河既開，夏秋水漲，河流活活遵軌而來，尤不無旁溢倒浸之慮。事關大局，不厭求詳，似應由司飭該令從細籌度。支河開後，是否可將洛河掣溜南趨，別無他患，暨需工若干，需費若干，並大功既興，有無確實把握之處，分晰稟覆，以憑斟酌妥辦。總之，河患既亟，本非人力可回。類如該邑趙、杜諸村，昔稱繁盛之區，令入洪濤之內，即不棄地與水，亦終爲水所囓。然水所已囓者自付諸無可如？何若水將至而未至，先主棄地之說，併地上之廬舍、田產置之弗顧，恐非小民所甘受，亦非官府所忍言。是在該令任保民，而本司任籌款，冀得奏功於萬一者也。至於該令所稱沿河附近村堡如寺子趙渡望仙觀一帶民地衝刷成墟，正賦新差仍須完納，業據紳約於報夏秋災後造“呈崩河內賠糧地畝花名數目清冊”到縣，計民地六十九頃八十五畝九分四釐二毫，折征正耗銀四百三十一兩四錢一分七釐，新加差徭役銀一百三十三兩八錢八分二釐，並聲明所衝地畝委非二三年內所能復業，懇請委員覆勘，分別釐剔，先爲割免錢糧五年，事關田賦正供，自應勘查明確，詳請奏咨核辦，以重國帑而恤民艱。除由司遴委明干之員前往會勘造冊加結稟候核奪外，所有遵批籌議緣由是否有當，理合詳請憲台察核批示祇遵，實爲公便。除呈撫憲督憲外，爲此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詳撫部院

爲具詳請參事。竊照咸陽縣知縣係衝、繁、難兼三要缺，且係出省首站，例須遴員實授，以專責成。案查光緒二十七年三月據該縣知縣調署西鄉縣知縣周良玉稟稱，遵秦晉賑捐新章捐升雙月候選直隸州，並捐離原省，乞開去咸陽縣缺，並委員接署西鄉縣事，以便赴部候選等因到司。據此當經前藩司轉詳，由憲台奏請開缺，奉硃筆批“吏部知道”，欽此。是年六月，

兩司會詳以榆林縣知縣孫云官調補咸陽縣。旋據吏部咨查戶部以周良玉捐升之案既未核准，員缺未能遺出，所請調補之處應勿庸議。二十八年二月，復經兩司會詳以周良玉捐銀六百十二兩請以直隸州雙月選用。二十七年九月，業已由局詳請達部。是銀兩既已上兌，咨部員缺即應照例查開，應請仍以孫云官調補，由憲台二次奏請在案。旋奉部議，片查戶部該員周良玉並未報捐離任銀兩，應合在任候選，未便選行開缺。所請調補之處，仍勿庸議。兩奉部駁，均與良玉原稟捐離原省之語不符，而良玉自交卸西鄉後，即不知所之，並未來省請咨請假。於是咸陽要缺懸擱無人者，於今四年矣。風聞良玉函致同寅謂，願補是缺者，當為代出離省銀兩云云。膽玩貪饕，殊形狡詐。本署司此次到任，以要缺久懸，無此政體，傳諭該員同鄉官兩次電催回陝，數年均未得復。最後由該員原籍高要縣知縣覆稱，良玉並未回籍，查無下落。伏查該員官陝數年，雖無劣迹，亦馳循聲，既嫌此地清寒，又復若留若去，欲將離省之費取償於接補之員。至於曠缺不補，上無所責成，下無所仰望，則置之不顧。而且該員捐款尚欠庫平銀六十八兩二錢，由西鄉閩令開摺稟揭前來，是周良玉藐玩荒唐，斷難原恕。夫不應離省而擅自離省，已屬藐上自由，彼不開缺，而人亦不能補缺，尤屬有心延誤。孟子曰：“三年不反，收其田里”。今良玉一去四年，詳參實非得已，應請憲台將咸陽縣知縣周良玉奏參革職，一俟奉准，即行遴員請補咸陽縣要缺，以重職守。仍一面由局行文高要縣查傳該員家屬到案，追交賑捐欠款，實為公便。為此具申。

批臨潼縣李令稟

誣告反坐，例有明文。至以強劫誣人，尤為險惡。據稟張喜龍以黑夜強劫牛隻具控張彥芳等到案，趙改娃亦以越牆入室強拉牛隻捆送趙老白到案。及該令分別質訊，張彥芳等乃該村官廟之會首也，趙老白乃開設雜貨舖之連東帶掌者也。緣張喜龍之子來成代客賣廟中葦席五十葉，欠價未償。會首向索，適來成牽牛犁地，棄牛逕去，抵暮不來。會首等只好趕牛赴

張祿令家暫喂，而來成即嗾其父誣報搶案，此一事也。趙改娃向欠趙老白貨錢三十餘串、銀六兩八錢，屢討未還。經周四魁管說，給牛一頭，趙老白拉牛回家。後改娃父子即將老白網縛毆打，偏體受傷，竟將六十餘歲之舖民作為強盜送案，此又一事也。該令訊斷此兩案，謂索欠拉畜，雖有不合。本司則謂并无不合，張來成棄牛，而會首代為喂養，無所謂拉牛也。趙改娃欠債無償，經人管說，給牛一頭，而趙老白乃以拉牛為不逼債之計，亦無所謂不合也。該令將喜龍父子及改娃分別枷責，斷令照賬還錢，俟交錢後領牛還案，而又以如何從重懲治之處請示前來。查張來成、趙改娃欠人賬項，積久不還，反以強劫誣控。而改娃更多網毆一層，應勒限十日將錢各自交清。不交，即提案重比。至來成之牛乃棄與會首者也，應歸官廟變價充公。改娃久欠貨錢，並無利息，毆人成傷，未敷湯藥，即以此牛賞給趙老白作利錢可也，作湯藥錢可也。喜龍父子、改娃父子各用重枷一面，枷號兩月，摘敘案由黏貼高腳牌，交原差保約帶領徧歷城鄉，鳴鑼示衆，以為妄誣者戒。期滿，責釋。仍候臬司批示。繳。

批回紳李家風等保狀

天下女婿之無禮於丈人者，莫童夢元若。前經本司戒責，發縣管押，追取執照，並追曾令怙過濫給之百金，意在從重懲辦，以警童昏而彰公道。昨據胡令面稟，已將百金交案，應即送交恤嫠局充公。茲復據爾等具呈懇保前來。查李孔目為同坊第一正紳，賈兆春為童姓父子屢控之被告，今乃一同作保，或者夢元悔過出自真誠。該狂童現押長安，即仰爾二人前赴長安縣，當堂保領。仍仰胡令飭童夢元當堂與其岳父叩頭，並與李紳叩頭，出具永不反目致訟甘結存案，仍將保領完案緣由申報本司備案可也。

批乾州孫牧詳

此案本司早有所聞。澧化縣學官牛應辰因訛索攷童姚少林銀兩不得，臨場揭其匿喪，嗣

經少林措錢十餘串與之，則又面稟提學稱其並非匿喪。今據詳稱，學使將少林扣攷，稟保斥革，校官牛應辰、韓之驊各記大過一次。學使蓋未知該校官所以反復無常者，以贖之到與未到也。向例每逢院試，東西兩齋，一送攷，一留學，仰邠州雷牧查明送攷爲誰，訛錢爲誰，據實稟覆，以憑參辦，勿稍遲延回護。繳。

批城固縣陳令稟

據稟該縣小學堂應用書籍經該前任徐令派紳赴川購買，俟該紳回日，如有缺乏，即行備價領購。查吾陝開辦學堂，兩次派員赴滬購書，以備各屬購閱。該令何以不購之於本省，而購之於川省，舍近就遠，情理所無。學堂之需書籍，猶農田之需耒耜。該縣壬寅開學，三載於茲，而川省購書至今未到，其與學堂隔膜，儼然自貢其情。夫州縣自不讀書而培植士林，借立名譽，俗吏中往往有之。至於舊家科目，則無不汲汲於此。如商州尹牧、臨潼李令皆以重金購備多種，而鄜州勞牧地瘠官貧，猶且捐廉二百金博收羣籍。該令處膏自潤，遇此等事，推之前任，推之邑紳，推之川省。本司生平最恨脫滑取巧之人。仰漢中府轉飭陳應臻速備五百金專差赴省城官書局購買一切新舊書籍，如一月以內不來，定將該令撤任，以懲慳滑。繳。

批雒南縣張令詳

核閱來詳，敘述詳明，剖斷公允。此案劉詳禮兄弟買張興全之當業，延欠當價不交，反冒充賣主劉陳氏嗣子一再上控。該令斟酌情理，剖判曲直，燭照奸欺，彰明公道，一一如吾意中所欲出，深可佩愛。該令聰明特達，有本有文，自到雒南，循聲茂著。猶憶曩年白河之獄，不無枉斷，本司意在詳參，賴護憲李緩頰而止，設當日竟登白簡，豈不屈抑人才。天下事，一節不足以繩人，一眚不足以掩德。本司閱歷之言，以謝該令，併告同寅諸君子察焉。此繳，原詞存。

批大荔縣陳令稟

據稟戶首孫理馨兄弟二人向孫福娃索討代納糧銀，被福娃用鐵鏟毆斃。檢閱屍傷，致命額顱、太陽穴均至損骨，兩人食氣噪俱斷。福娃欠糧不納，反毆墊糧之人，弟兄雙殞，而且下手慘毒，期其必死。案關一家二命，若凶犯無獲，非尋常四參案件可比，仰懇重賞多派干役上緊緝拏，期於必得，勿稍松懈，致干嚴譴。

批澄城縣高令稟

據稟各情，該令之不諳事理亦甚矣。前據該令詳稱，縣民習勞兒以同謀拐逃具控生員龔渤海袁明鑑一案，當飭查傳龔渤海、習王氏到案，據渤海供“鄰婦習王氏夫婦不和，生員一時憐憫，勸母親借給盤川一兩五錢，委沒誘拐的事”，據習王氏供“係因被男人打罵，想到省城姨娘家躲避，央龔渤海母親借銀一兩五錢，就搭袁明鑑運貨順車進省的，委沒聽從誘拐的事”。大凡讞獄皆先案後斷，先述情而後麗法，該令所餘案情止於如此，後乃云“雖無和誘護送情事，究屬不合。若不詳革，不足以端士習”云云。本司因其情法失平，嚴批不准，將該令記三大過在案。該令尋即函稟首府，詳稿係幕友所為，未及閱看。夫以澄城簡缺有何蠅務纏身，況生員串同誘拐，案有大於此者乎？一案而斥革兩衿，事有重於此者乎？該令於此等重要事件不看稿而即畫行，吾不知終日所幹辦者為何事也。前曾面語首府，本司向來辦事一秉大公，如果龔、袁兩生串拐屬實，本司何愛於淫僻無恥之生員，而必留之以污黷校乎？茲據該令據實稟陳前來，核與原詳大相逕庭。據稱龔渤海先將王氏誘匿邵陽，繼又將其為餌請袁明鑑與王氏同車進省。嗣因姻盟不就，明鑑始漏洩前情云云。夫州縣辦案，不文致足矣，何必以實作虛，以輕易重？覆核前詳，一則曰委沒串拐是實，再則曰並沒誘拐是實，既欲詳革其功名，而反洗刷其罪狀，糊塗顛倒，何說之詞？此番陽為引咎，仍係飾非。一則曰“若

據實詳辦，該生等獲咎匪輕”，夫咎由自取，何判重輕？況吾陝刑政務崇寬大，王氏業歸本夫，該生等除斥革外，有何餘罪可辦乎？再則曰“其苟且情節實難形諸公牘”，該令此稟獨非公牘乎？何以不能形諸詳文，獨能形諸稟詞也？況各屬犯姦之案，其穢褻有十倍於此者。若如該訟所言，將一切付之不辦乎？該令不知例案，不達事情，前詳純聽幕友之言，以致情罪兩歧，自干駁斥，此一謬也。記過以後，竇東離析，致書首府，自認未曾看稿，此二謬也。詳革被駁，威令不行，欲申前情而又多方文過。曰“據實恐干重咎”，以示其居心不近仁。曰“情節苟且難言”，以示其措詞之得體。糊塗自用，救藥實難，殆不止於三謬也。高錫華應加記三大過，前詳後稟一併登諸秦報，俾眾周知。本司胸次空洞無物，毫無成見。如果龔渤海真與王氏有姦，又以其妹為餌，串同拐匪，袁明鑑涎人孀妹，挺身為拐婦護送標車，此等淫人，士林不齒，亟應澈究，以挽頹風。查有到省未久之謝令榮敬通知時務，公事留心，為課吏館中翹楚，本司愛重其文，久欲試之以事，應即委赴澄城縣提集此案人證卷宗秉公覆訊。如果串拐屬實，即將龔、袁兩生一並稟請斥革，以端士習而示大公。仰同州府轉飭知照。繳。

札涇陽縣

札涇陽縣趙令知悉。案查該縣丞李麗峯前辦賑務，指捐詐騙萬照磨銀三百兩。數年以來，既無執照，亦不還銀，更一口冷味。據該照磨將其收銀親筆信件面呈核閱，祈請究追前來。似此無良無恥豈可姑容，除將該縣丞李麗峯先行撤任外，合行札飭。札到該縣，即將該縣丞鈐記暫為接管，一面將該縣李麗峰管解來省，交長安縣胡令看管，與萬照磨當面質訊明確，勒追騙款，稟候參辦，毋得遲延，致干重咎。再查前札以該縣丞欠交萬照磨銀五十兩係得諸訪聞，今萬照磨既將李麗峯親筆收銀信件呈閱，則三百金之數確鑿可據，李麗峯固不得借前札為遁飾也。仰併傳飭知照，毋違。此札。

批紫陽縣詳

據稱李永隆因向黃興華借宿不允，興華撲欲攏毆，一時氣忿，拾取磨刀石向興華頭上連毆傷左太陽穴等處致斃，復起意將所藏包穀衣物拏去等語。該令意在將此案辦成鬥殺，故裝敘情節，謂撲毆起於死者，而致斃由於適傷，核其情形，殊非信讞。永隆與興華是否素識，未據聲明。興華單戶獨居，永隆突欲借宿，難保非窺覷衣物起見，毆人至死。如係無心適斃，自應慌懼潛逃，乃又盡掠所藏，大類殺人越貨。且下手之時，連繫要害兩傷，俱至損骨，迹其心狠手辣，非謀即故。若謂衅起興華撲毆，彼時旁無見證，豈可信凶手一面之詞？仰再細心推鞠究明確永隆是否與死者相識，何以突向借歇，何以不借歇即至相毆，何以下手如此之重，何以其人已死，毫不畏懼，反盡掠其衣糧？夫以曠野單門，黃昏求宿，來意已屬不善。既傷其命，復取其財，豈鬥殺可了耶？該令書生辦案，聽之刑友，然故殺改鬥，亦是作孽，不可不知。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牌示

作官第一不可任性。白水陳令操守聽斷均屬可嘉，而屢有任性之處。其署長武時，把總因妒姦被打，該令極力袒護，竟敢面回撫憲，謂把總如有姦私，請將卑職一併參處。嗣經讞局審實，該把總于被打之後，猶將該寡婦引至省城，主婚嫁賣，此一謬也。長武卸事，不與後任交代，即日進省，以至激成李令稟訐，此二謬也。白水郭署令與該令素稱莫逆，半年之中兩次互相交代，郭令虧款已言明回省彌補，該令面允而背訐之，此三謬也。白水土藥坐價向完大錢二百千，該令察其利厚而釐薄，諭令加增，自係為籌款起見。該商疑客頭孫四從中詐索，赴省乞恩，而該令稟詞又於坐買章程不盡符合局批稍稍駁正，該令即怒不可遏，立提鋪夥痛笞管押，並將鋪門查封。迨經委員會訊，各該商認繳錢五百六十千，而查封之兩號歲須交錢四百千，斯亦可矣。乃該令于委員結案後，將鋪門封閉如故，以致守鋪之人牆頭過水

而飲。夫州縣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也，怒則撻之，既撻仍當矜之，爲民父母而自同於寇讐，抑何殘忍，此四謬也。本應撤任示儆，而撫憲念其前辦公幫一事著有微勞，適澄城高令亦有自取之咎，遂令該兩縣對調署理。該令過而能改，作好官有餘，若任性到底，恐其猶有後患。大凡有脾氣人雖至親厚，友亦不敢直言其過，是此等人聞過已悛。若再怙過不悛，則終身無足觀矣。論語曰：“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狂人作官，有何體面？本司向以直諒待同寅，故言人之所不言。今陳令近於剛而不學矣。特記兩大過示儆，以驗其發狂與否。若尚能受善言，則猶可期進德也。除行同州府轉飭知照外，勿違。須牌。

咨善後局

爲咨請通飭遵照事。照得各屬兵流各差歲有常額，本司作令時，偶有不足，皆自行彌補，他屬有請動盈餘者什九被駁。近年爲政尚寬，各州縣動以差繁款絀，在差餘項下支銷，已與餘錢買糧之舊章不合。乃醴泉干令以該縣盈餘不敷，竟在償款內扣除辦差之費。若各屬效尤，每月償款憑何應付？萬一不辦償款，不加此四成差錢，該令又從何扣抵？似此荒唐貪妄，不顧大局，祇便私圖，實堪痛惡。醴泉縣知縣干長華著撤任示儆，遺缺以舒紹祥署理，並由善後局通飭東西大路各州縣，以後一切差務不但不能稍侵償款，並不准請動盈餘。缺分優者，自行墊賠。缺苦者，本司自能體恤。如敢效醴泉之尤，有干長華之榜樣在。除牌示外，合行移咨。爲此合咨貴局，煩照來咨事理，希即通飭各屬，一體遵照辦理施行。

批山陽縣劉令稟

據稟許祚攷被方世才等戳傷身死，移屍廟坡溝內。經該令驗得刃傷十處，磕墊傷各一處，而以咽喉近右透內五刀爲致命之傷。訊據屍堂兄祚仁供稱，死者與世才胞妹從前通姦，被世才擒而復縱，此次不知因何致死。而方紀娃又稱祚攷係世才等在姦所獲姦戳傷身死，各等語。

查世才以胞兄捉姦，當場現獲，登時致死，報官請驗，本無重罪可科，何必棄屍溝中？以無罪之人作此犯罪之事，而且到案又不直說，以例得勿論之案為自投法網之囚，可謂愚不可及。該令既訊出姦情，自應親詣其家，驗明捉獲之時是否已離姦所，房中有無血跡，姦婦有何供詞。乃並不及早勘訊，竟以世才供詞游移一語具稟。其辦事遲鈍，令人焦急。仰於奉批五日之內立即訊取確供，如果實係姦所獲姦，即照例迅速詳結。本司向來辦案爽捷，如該令之顛預疲滯，真不可耐。仍候撫憲暨泉司批示。繳。

牌示

前據萬照磨炳煌面稟涇陽李縣丞為其子萬松年代捐縣丞，詐去銀三百餘兩，至今官銀兩空，請為究追等語。本司當以李縣丞平日聲名，不理人口，而該照磨老實無用，必受欺騙無疑。因將李縣丞撤任，交長安縣齊集兩造，當面質明，勒將銀兩交還了事。茲據胡令面陳一切，並將兩造甘結及萬照磨之子實收呈案，懇祈銷案前來。查李麓峯於光緒二十六年任邵陽查賑，本不應干預捐事，乃代外省之人買本地紳富之捐，尤干例禁。是以實收雖掣，而捐冊無名，數年以來，抗不還銀，情同掣騙。惟被撤後自具稟詞，深知悔懼，業將原收萬姓捐款百兩併飯照費十六兩一併退還，是從前不免荒唐，而此次猶堪原恕。至萬炳煌當日僅交百金，而竟硬作三百七十金向討。本謂麓峯騙賴，轉而騙賴麓峯，欺謾本司，誣枉被告。迨李縣丞拉往都城隍廟發誓，乃始無詞。而結中猶書三百餘兩字樣，該照磨無知無能，而敢於面謾如此，實屬糊塗謬妄，萬炳煌著記大過三次，停委一年，以示懲儆。李縣丞文筆可觀，才具勝炳煌百倍，若能遇事謹慎，接物謙和，勿挾制堂台，勿傾軋僚友，此才豈止作丞尉而已？勿違。須牌。

批岐山縣徐令稟

此案發回岐山，本借該令爲了事之人。不期小題大作，竟稱事關重大，請將全案提省交讞局澈底根究，獨不念人證牽連無辜受累乎？查撤任武功縣高令原稟謂哨官敖忠榮誘拐薛馮氏幼女，令營勇王天銀背送進省。行至武功，經該縣捕役盤獲之。其母薛馮氏趕到，該令堂訊，令將幼女領回等語。撫憲以營弁知法犯法，嚴飭唐旂官升祿將敖忠榮網送來省，從嚴究辦。及敖弁至營務處供訴各情，呈出張安成賣契乃係三月初四日由吳大旂帶領因荒賣女之褒城縣人張安成來營，當面議定身價銀十兩，買得年甫九歲之張朝娃爲女。初七日，憑蔡兆淮、梁耕庵立約，猶恐其中或有未妥，遲到十八日始行交銀。十九日，令王天銀送女進省。巧與薛馮氏遇於武功，被高令斷歸其母，實無拐騙情事。本營務處查其理直氣壯，而約據中又有梁、蔡兩人知證，且陝西因貧賣女鈎串圖訛情同放鴿者，所在多有。又接唐旂官稟詞，鈔呈高明德信函，有悞聽薛馮氏一面之詞等語。後因敖哨官往拜，該令拒而不見，敖向門房發話，乃復挾忿稟許。是敖弁既爲拐兒所騙擲銀十兩於前，又爲高令所誣幾罹重罪於後，其情可憫，其人又復可用，是以發交該縣覆訊了結。但使梁、蔡二人作中是實，則敖弁非誘拐可知。既非誘拐，則出銀買女可知。今該弁人財兩空，薛馮氏母女無恙，儘可小事化無。而不意精明穩練如徐令，迥非高令之昏庸邇邇者比，而亦有事關重大之一稟也。敖弁遭薛馮氏齟齬，意本不平，在省時稟見本藩司，因見人頗精幹，賞坐待茶，戒其以後益當修謹，渠頗感愧。及到岐山，照例營押，武弁何知？自以爲坐於藩司之客座，而押於縣令之班房，其在縣庭意態忿激，語言生硬，不問可知。徐令怒其倔強，遂故設兩造各執之詞，並寫中人不得已之狀，使此案遷延不了，以奪該弁之氣，而不顧全案人證無辜受累之可憐。夫亦可以不必矣。不然以徐令之明豈不知此案既無人命，又無姦情，有何重大之處，而故爲是不獲已之詞乎？稟尾自知其說不圓，因申之曰“勇丁百長應知紀律，乃竟爲一年僅十齡之幼女如此誇張，實不可解”。天下豈有理不可解之事，而營弁悍然爲之，問官貿然信之者乎？況營勇即欲誘拐，斷不能駐紮本鎮。即拐本鎮之女，至張繼娃係事後添出，與薛馮氏皆益店人，何難串供誣陷？據

供辛文勝令伊將薛菊梅哄至營內，無證無據，何怪文勝極口呼冤。總之，薛馮氏之女失而復得，此案遂畢。營兵誘拐訊無實據，即使提省，無非在縣原供張繼娃詞出一面，張安成不知所之，是兩造均難折服。而梁耕庵係鳳翔京貨舖夥，拖累至岐，已覺不忍。該令尚忍其拖累赴省乎？此案仰於奉批之日，所有一千人證一併釋放省累。敖哨弁及各該營勇什長送交唐旂官自行發落，本營務處並非輕縱，天下誘拐民女決無請人作中者，今梁耕庵等既自認作中屬實，則其餘夜長夢多之言，一概可以不問。仰即遵照。仍候撫憲批示。繳，供摺存。

批三原縣德令稟

此案於五月初二日據涇陽趙令稟稱“四月三十日巳刻據客民楊壽喊報二十九日定更後行至三原縣城南距城三里之南營地方，突遇四人攔車搶劫，失去銀錢衣服，赴縣報案。而三原謂係涇陽地方，令赴涇陽報案等語。卑職當即馳勘，該處委在三原縣界內，距涇原交界碑二里有餘。當於失事地方派差將事主送原歸案，並請速即通稟緝賊。而德令不勘不訊，竟勒令張鄉約之弟具稟，謂犯事在涇陽地方，仍派差將事主送還涇陽。卑職交卸有期，無所用其規避。惟事出三原境內，勢難代人受過”云云。當經本司批飭該二縣嚴緝贓賊務獲究報，一面札飭西安府委員查勘失事地方究屬何縣所管在案。旋於初三奉撫憲嚴批，將該二令各記三大過，案歸三原緝捕，限三箇月，贓盜無獲，即行撤任。該令於院司嚴批以後，知其諉無可諉，甫于五月初五日夜稟報到司，吾不解該令一書生平日溫謹篤誠，冀其大有出息，而於此一事竟如此愚謬，實出意料之外。夫客民初更被劫，二更報縣，何等急迫，而竟遠赴相距六十里之涇陽報案，是謂不仁。界碑自有一定，而竟勒令鄉約具稟，二次押令事主赴涇陽，若以為始終可以推卻者，是謂不智。已不欲辦盜案，而硬令風馬牛不相及之涇陽代辦盜案，是謂不恕。及候知憲批嚴切，終難推諉，始於失事六日以後具報，倒填初三日發詞，稱當即飭差嚴拏，會營馳勘復，以飛移涇陽協緝一語，掩其兩次推諉不管之咎。若曰非推卻盜案也，乃移

請協助也。試思該縣鄰封不止一縣，何獨移請涇陽協緝耶？是又近於小人作偽，心勞日拙，不止於不誠而已。夫以讀書明理學道，愛人之士，本司夙以遠大相期，而竟學欺學詐，學滑學狡，而仍不能自脫於四參處分之中。且有三月撤任之懼，若再不緝盜自贖，本司實難曲宥。吾陝吏治本極清嚴，近爲言官劾奏，加以吏治窳敗、盜賊公行之目，心竊冤之。正望同寅諸君子各自振厲，以雪此言。而素所賞識之人竟出於不仁不智不誠不恕之一途，將何以責他人耶！臨批不勝憤切。繳。

批商州楊牧稟

據詳已悉。此案樊應政故父於同治年間在錦盛成放賑鋪借錢二百串，至光緒六年應政父故，此債已磊至五百餘串。至十七年，本利滾算竟有八百餘串之多。是年應政還錢六百餘串，下欠百七十串，又復措還百三十串，下欠不過四十串而已。及至二十六年，本利盤剝又滾至四百零二串。應政將旱地十七畝、瓦屋九間抽回稞約，另立當約。迨至二十八年，應政欲將此項當業變賣還賑，另將他項當業頂抵，錦盛成不允致訟。雒南前後兩任均准其兌換，而錦盛成東家張慶謨捨縣控州，願將當價三百八十串捐作學堂經費。尹牧行縣飭繳，應政力難設措，以致控司，發州覆訊。該署牧敘述此案滾剝情形可云詳盡，而未後斷結則有本司大惑不解者。如云張慶謨盤剝窮民，狡翻縣斷，假託公議，圖洩私心，是該署牧灼見其情，宜如何痛加繩治，乃云“細民情僞，億貌千形，公堂畸重畸輕，民間即長奸長詐”，此四句本司不解。至稱樊應政上控由錦盛成過於刻薄，情尚可原，是該署牧念其借錢僅二百千，而還錢過八百串，必有格外矜原之處，乃云“今仍按三百三十八串原價，與學堂另立當約，兼立稞約，每歲交錢十二串，有錢贖地，不贖交租”，是錦盛成吸膏吮血至七八百串而猶不足，而該州學堂猶復討野火以續燈，乞盜泉而解渴也。嗚呼！該署牧素稱好手，而斷案至於如此，更何以責他人哉！夫以遠年陳賑，利上滾利，律有明禁，法當嚴懲，乃云恐長奸詐，豈懲治重利盤剝

之人，民間即都不還債耶？近來人心風俗益險益媮，收賑不得，多捐入教堂，借神甫之威，逼窮民之債。張慶謨師其意而用之，學堂是直以牧師神甫待州牧也。該署牧明言其假公快私，而又翕然受之，使奸商出盤剝之餘而更得捐助學堂之譽，窮民受久訟之累而仍納連年佃戶之租。顛倒是非，令人髮豎。若非平日相信，撤任何疑？仰於奉批之日，即將樊應政所立學堂當、稞各約立即一併塗銷，地歸該民管業。張慶謨若照重利盤剝律治罪，毫不枉屈，姑念該署牧寬縱於前，免其按律究擬。該奸商既捐學堂經費，豈可有名無實，仰將該商傳案管押，勒令繳出銅錢四百串作為諸生膏火。蓋該商一本一利祇應得錢四百串而止，此四百串乃是滾磊而得，誼應充公，仍不得作捐款論。倘敢延抗不交，或該署牧有不便勒追之處，即仰將張慶謨交吏目押解來省，本司自有辦法。該署牧好處儘多，固不得因一事之非而遂不敬，子路亦不能以成事之故而遂不說宰予。本司力持公道，不得不然，仍將遵辦情形具交申報查攷。切切。此繳，原詞存。

樊山政書卷九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華陰縣民李映蓮呈詞

來呈雖不可遽信，而劉令初稟亦屬可疑。原稟稱報案之王楊氏為王劉氏故夫之繼母，本年正月二十四夜，鄰人李英秀在劉氏房內，楊氏率同親生之子王彥四、彥邦各執木棍，踢門捉姦，砍傷姦夫姦婦，一並捆置車中送縣請究，姦夫登車即死。該縣劉令驗得李英秀屍身刃傷四處均至骨損骨斷，飭起兇器，已為彥四攜逃。本司覈其年齒，王劉氏五十一歲，李英秀五十二歲，男女皆已衰老，何至戀姦殞命？況既云各持木器，何以傷皆金刃？王彥四奉母之命，叔捉嫂姦，登時獲住，名正言順，何必攜刀逃逸？時當正月，天氣尚寒，即使行姦，豈能一線不掛而竟赤身縛置車中，恐亦不無裝點。況報呈但稱劉氏不守婦道，與英秀通姦玷辱門戶，此乃平日之事。是夜進內捉拏，並未言其行姦與否，但云英秀持刀拒捕。該令驗屍又無餘精流出字樣，則似乎是夕並未成姦。前飭勒令傳彥四到案，隔別研訊，誠以案關人命，又關名節，似此疑竇孔多，豈得據為信讞。茲據屍姪呈控到案，與劉令原稟大相逕庭，並稱英秀死後，始被剝衣網綁，其所穿衣服尚有血跡刀痕可驗。又原稟謂捉姦時在三更，此云日方薄暮。原稟捉姦者祇有母子三人，此則添出楊世太等七人。況李英秀果因犯姦被殺，其弟英林內愧不暇，何敢將屍棺舁置王家。查劉令係屬初任，於民之情僞、案之竅竅均欠閱歷，難保無受人矇蔽之處。此案即委渭南縣知縣張令馳赴華陰，提集人證、卷宗、血衣，詳確攷究，密切訪查，隔別研鞫，並勒緝在逃之王彥四及被控主謀之楊世太等到案。按照呈控各節及本司駁詰各事理逐層訊實，總期勿枉勿縱。萬一原稟實有謬誤，不妨隨同更正，切勿護前徇飾。為劉令刑友不會辦案，即仰張令提回渭南代辦亦可。切切。詞發，仍繳。

札長安縣

札長安縣知悉。案查前據山陽縣商民張賜福等上控該縣各節一案到司，當經本司委員密查，所陳多有不實，已將原詞發交該縣，傳訊原告，嚴究在案。惟據委員稟稱，該令所用家丁熊傳梯嫖佔婦女，把持公事，管櫃欺矇，毫無顧忌。又蕭姓于已經驅逐後，仍敢盤踞，均屬非法之徒。覆經本司札委營務處差官郭慶麟前往山陽縣將該劣丁熊傳梯蕭姓等一併密拏鎖解來省，以憑從嚴懲辦去後。茲據將劣丁熊傳梯先行拏解來省，除已發該縣管押外，合亟札飭。札到該縣，即刻查照前發原詞，將該劣丁熊傳梯提案，早予發落。其嫖佔婦女，把持欺矇各情事，既經委員查實，與本司訪聞者相合，即可據以懲辦。仰將熊傳梯重責百板，鎖繫巨石兩年，期滿遞回原籍，交保管束。此等劣丁若待取供稟辦，勢必恃無質證，一味狡供。本司於此輩有不問而辦之一法，不但為該丁所不料，並可使各屬之官弱丁強、官昏丁肆、官小丁大者皆知所做懼，不專為山陽縣進此一服再造散也。仍將遵札懲責及鎖繫日期具報查攷，勿延。此札。

批淳化縣印委會稟

稟詞欠清楚，圖樣亦欠明晰。淳化煤礦之出路，所以委員查勘者，欲其運至涇陽暢消也。由炭窯至涇陽若干里，由山凹溝至涇陽又若干里，來稟均不言。圖中城外大河一道，從老虎嶺安寺凹兩炭廠至淳涇交界，南北相距約一百里，其路忽在河東，忽在河西，而不言此是何水。又稱該地向不通車，自李前令竣工後，車路始通，此係何時之事，並不著其年月。又稱二十六年歲荒以後，亦無車來運炭，然則未荒以前，必有運炭之車矣。及轉荒為熟又三四年，礦產堅良豈宜屯而不售，何以此數年竟不籌及運道乎？李前令修此路費錢若干，現在逐段添修補葺需錢若干，來稟無一字道及。閱之憤悶無已，杜從九不足責，曾令能文之士而公牘顛預若此深堪笑詫，豈讓委員主稿耶？仰查照批飭各節詳細登復，並另具圖說，以憑核辦。此

稟不算。繳。

批臨潼縣稟

據稟該縣向有民、快、皂、捕四班，施前令因撲總李升縱賊昧贓，將捕班裁革，是矣其實快即捕也。快、捕對峙，是事而兩班，甚屬無謂。其後已裁復設，必係李升買充，縣令受賄。該令仍行裁撤革去李升總役，而以該班可用之役分隸民、快、皂三班，所辦極是，應即永遠立案，此後不准規復捕班名目。若有無恥之官受賂添卯，一經覺察，即予撤參。至李升之已革用，前任爲誰，姑弗深究。大約其人非革即死矣。該令與施升令所見畧同，好手之異人在此。繳。

批鳳翔府尹守稟

本司常自愧不如該守，該守此稟又自愧不如張令。現奏撫憲批示，俟鳳屬有缺，即委張令署理，以期兼顧鹽務。至林老五以會匪而充私梟，狡悍詭秘，卒爲張令所禽，亦惡貫滿盈之報。其狡供避就乃猾賊之故套，該守督縣嚴鞫，正不以刑求爲虐。一得確供，即可稟請就地正法，即終不吐實，亦可照衆證確鑿辦理，勿令久稽顯戮，切速。此繳。

批謝令稟

據稟龔渤海真非人類矣。始與習王氏姦好，誘居其宅，固已玷辱衣衿。然“世上如無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朱子嘗言之矣。及習勞兒歸自朝邑，將其妻喚歸。該生竟因姦謀拐，借拐以永其姦。初匿郃陽兔窟，猶虞未穩，乃商請斷絃之袁明鑑護送王氏進省，以寡居之姊爲公行之賄賂，即以所姦之婦爲與共之輕裘。明鑑遂冒充孝廉，同車至省，朝登程而並載，暮投店以雙棲，其姊弟朋友之間，真禽獸不若矣。迨勞兒以姦拐指控，袁、龔、高令移關不

獲，勒令渤海交人。渤海身在膠庠，堂有老母，乃招王氏之書有云“功名詳革，家產盡絕，我亦不悔。汝若不歸，我將自盡”，其爲一淫婦甘心身敗名裂，正屬萬分不堪，復甘以祖宗遺產父母遺體爲姦婦之殉，置其垂白之母乏嗣絕食於不顧，執迷至死，願作鴛鴦。據事誅心，不如梟獍。吾今而知高令恐辦重罪之言良不虛也。本司論人最怒，天下佻達之子爲色所迷，與風狂無異。如上所言，猶可從寬，一革了事。何也？姦婦既還本夫，便可從權了結也。其尤爲怪異者，前次結案後，勞兒領妻，渤海保釋，竟敢令廖姓向勞兒關說，願以五十金買王氏作妾，不允，即令刀匪劉四序刺之。此次覆訊，渤海若僅予褫革，將來以姦情始，以人命終，實屬意中之事。仰澄城縣即將龔渤海、袁明鑑衣頂詳革，仍將渤海及劉四序分別鎖繫二年，期滿察看稟奪。彼時姦婦已嫁，禍水全枯，庶幾無事乎。仰同州府轉飭遵辦，並移委員知照。再查高令前後兩牘特不善於立言，問案不謬也，著銷去記過處分。繳。

批三原縣德令稟

接閱來稟，愀然不安。本司素重該令，以爲後來之儆。四月二十九日劫案，忽爲涇陽稟訐，不惟本司不悅，撫憲亦弗善也。端午夜，該令稟報到司，詞涉粉飾。若在俗吏出之，本司決不動氣。因平日愛之深，一旦同於滑吏所爲，則怒之亦愈甚。既怒則奮筆嚴批，如東坡書竹，芒角森利。及今思之，殊覺言之太過也。李西平曰“武夫性直”，正本司之謂。此案正文惟在緝盜務獲，其餘皆閒話耳。同寅如該令能有幾人？一事之疎，無傷全體。來牘云無地自容，獨不見子路聞過則喜乎？況公事以緝盜爲重，不但不暇喜，亦不暇恨也。本司等辱在高位，惟思多得賢良，殫心求治。涇、原兩令皆賢令也，教督則有之，豈忍摧傷之哉！天方盛暑，好自保蓄，勿爲抑鬱。此繳。

批郃陽縣仇令稟

今日聞吳敬之云足下來省，甚喜。及聞爲求交卸，又復憮然。足下品學高鄙人數倍，曩令城固，以繁難求去，乃調郟陽。語云“好官不過多得錢”，城固視郟陽所入殆加倍半，而顧辭腴就瘠，此愚心所嘆挹靡已者也。居郟二年，民純政簡，兩漢循良殆無以過，不圖復懷去志，借病爲名，三復來章，斷難放便。吾陝人才雖衆，而素心密契，祇此數人。君而言歸，河華減色，且去年鄙人調浙，離陝凡七閱月，足下曾不於是時移病。及我還秦之日，乃爲脫拔之謀，縱非厭薄鄙人，而形跡之間似乎不能安子思而留申穆也。敬與足下約，我何日行，君何日去。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辱在東臺而賢者避位”，我之恥也。君雖作陶彭澤，如督郵我何？此繳，夾單存。

牌示

本日閱水利局稿，其移藩司文有“准貴統領水利軍移開”字樣，移本司而曰“貴統領”，又將“貴統領”擡頭書寫，明係水利軍統領，而曰“貴統領水利軍”一語，而具三不通，可謂離奇。本司取人向不專論文字，但能辦事，文理稍紕無妨。惟文案則大不可，水利局文案忘其爲誰，應予撤換。查有課吏館冠軍即用知縣張瑞璣，藻耀高翔，文中鳴鳳，大局主稿，定復可觀。此後各局文案委員皆宜細心檢點，求差之始，量而後入，到差之後，顧名思議。切切。須臾。

批雒南縣張令稟

嗚呼，該令已矣！未死之前，三日猶手草此牘，灑灑千言，以事主蔡方友原報搶案失實，亟請更正。其此對三屬卷宗及案犯死生供狀，細心鞠治，穩慎周詳，何期閱牘之時，已在招魂以後。昊天不弔，奪我循良。此牘若傳，當爲鹿洲公案之殿，交情不淺，似答秣陵身後之書。炳燭濡毫，涕泗橫集，仍仰後任崔令查照辦理。繳。

批富平縣劉令稟

閱稟惻然，不圖一把麥而斷送兩命也。唐張氏與張科舉為族人，與張韓氏為遠房姑嫂，乘科舉夫婦赴地割麥，潛入其家行竊，韓氏回家瞥見，遽用鐮砍扎張氏左肋致死。該氏旋亦畏罪自刎。兩命相抵，夫復何言？惟念盜竊起於饑寒，仁義生於豐足，嚮使吾陝不遭饑饉，戶有餘糧，則婦女何至作賊？即偶然被竊，又何至痛恨若斯，立即致之死地。所以然者，民竊財盡，各有一錢，如命之心，故盜財者無復廉恥之存，而被盜者亦以性命相搏。婦女且然，何論男子？近年命盜各案倍於曩昔，孰非窮之所使耶？此案已矣。吾輩蒞官於陝，當時存一哀矜勿喜之心，取於民時多一番體恤，即銷一分亂萌，於治獄時多一番慎矜，即養一分元氣。該令賢明，可與言治，聊復書之，共相策勉云爾。仍候督撫憲及臬司、糧道批示。繳。

批三原縣德令稟

十一歲幼子與人無仇，出門拾麥，無財可圖，而竟被人毆傷致斃。事涉離奇，情堪憫惻，仰即簽差嚴拿凶手，務獲究辦。此等毆殺幼孩之案與尋常鬥殺不同，蓋幼孩無力抵拒，毆者如鷹擊雀，其心殘忍，萬不可恕。切速訪緝。仍候督撫憲暨臬司、糧道批示。繳。

批洋縣王令世瑛稟

天下最難得者是明白官，明白地方情形，而又能於公事用實力，對上司說實話，則更難得。該令敏練精強，事無不舉，是天生理繁治劇之才。茲於查煙一事如此盡心覈實，良深嘉佩。本司向不以空言許人，記功酌委，未足云酬，遇有缺出，必先以該令請補。繳。

批整屋縣稟

此案死者梁勤娃與其兄希鴻佃種武生符定邦地畝，歲認租錢八串餘文。二十年來，一錢

未給，定邦將地轉當吳姓。希鴻以煙苗在地索補牛工籽種錢二十串，未允。四月九日，與其母任氏、弟勤娃飲酒致醉，赴定邦門首薑鬧，聲言拚命。定邦閉門不出，希鴻臥地用磁片自劃傷痕，勤娃亦臥地自拾磚塊繫頂見血，有楊拴拴奪磚可證。因醉中亂繫，以致血流被面。嗣後自將血痂抓落，致傷口進風，延至二十二日身死。經該縣一再驗明，質之見證，六人俱稱傷係自種，符定邦並未出門。而梁希鴻一口齧定係定邦打死，問其凶器，始稱磚塊，繼稱鐵鈹，其為借命誣訛，人所共見。該令既稔知其母子弟兄平素凶狡，此次又衆證確鑿，的係種命圖賴，自應按律懲辦。而又念其弟已死，曲貸其兄。查希鴻佃地二十年，欠租近二百串，一概抹煞，而又令定邦出大錢五十串，為衣棺之資，希鴻仍不具遵結。本司於此等案訊斷多矣，大抵訛人之人愈得便宜，則愈不了。希鴻嗾弟種傷，因傷身死，是希鴻自死其弟也。而反以殺人誣人，豁其欠租，而不感斷給喪費，而愈不遵。若曰如果人非彼殺，官何以斷錢了事乎？是長誣訛之燄，而預伏上控之根。該令明強，何以出此？此案梁勤娃傷係自種，死由自盡，與人無尤。欠租免其追交，喪費勿庸另給，希鴻縱不反坐，亦應查照省章鎖繫三年，以壓刁誣風氣，且免其來省纏瀆。奉批之日，即將遵辦情形具報查攷，勿再延縱。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咸長二縣印委會稟

此次省城內外土藥坐賈，該印委實力清查，妥籌辦法，於籌款之中仍寓恤商之意。按坊巷以清市肆，視成本以定等差，既明且公，不嚴而覈，實堪嘉尚。一切准如所擬辦理，候即發給印標，仍由該印委斟酌填寫，發交各煙房具領，按月納釐，是為至要。此繳。

批整屋縣稟

民教訟案務在持平，況教民詹瀧香死於樓觀臺，則該道士等自不能置身事外。若謂米麻

子無威逼情事，何爲逃匿？即就莊姓等現訊供情而論，瀧香將其二弟夫婦用斧砍傷，即使因傷而死，亦與樓觀臺道士無干。何以其三弟不投約報官，而訴諸道士？且受傷之人並未投訴，米麻子等亦未見其果否受傷，何至一聞詹老三之言，立即往尋瀧香，拉至道院，不走即以皮繩拴繫？據詹三云瀧香若逃，恐於地主要有礙。試問樓觀臺道士田連阡陌，佃戶衆多，豈能保其家家無事？若佃戶犯罪，即向地主要人，天下恐無此糊塗官也。詹三不應訴而妄訴，道士不應管而鑽管，而且既用繩拴，何難鞭打？況受傷者未經見面，而遽令瀧香給麥一石，不允則滅五門教民，兄弟打架而道士從中剖斷，既拉至道院，復羈禁寮房，從十五至十七三日之久，卒至瀧香吞煙殞命？似此荒謬情節，謂米麻子等毫無威逼，其誰信之？該令來稟但言教民譁噪屍場，而於道士之橫謬荒唐全用輕筆帶過，不但無以服外國人，其何以服中國人耶？現札委鄂縣陳令及洋務局董令同赴該縣會驗，連日驕陽如火，瀧香死已五日，屍身度已腐化，若驗無可驗，豈非授教堂以口實，而損該令之官聲？大抵作官心有所偏，必致誤事。該令於教堂夙有讐嫌，是以難於收束。此案謂詹瀧香不死於毒，本司不信。謂屍身竟無一傷，本司亦不信也。且俟委員相驗明確，再爲定奪。其詹二夫妻究竟有無斧傷？其已死之兄年過六旬，因何起釁？斧砍其弟，詹三因何赴訴樓觀臺臻釀命案？道士非官非約，非鄰非族，何以與人家事斷令出麥養傷？此皆案中緊要關鍵，仰俟驗明後即會同委員澈底問明，據實稟報候奪。仍候督撫憲暨臬司、糧道、洋務局批示。繳。

批鳳翔府尹守昌齡詳

敘事詳盡，筆意入古，判斷極得人心，天理之平。惟於藉姦盜財、嗾訟婪產之衙蠹白魁未定鎖繫年限。查白魁身在公門，而竟姦佔淫孀，吞噬么幼，立斃杖下，始快人心。該守既擬以鎖繫，著即笞責千板，鎖繫石墩十年，期滿查看稟奪。革舉張鎮岳受楊婆之託，庇陳氏之姦，畏罪潛逃，茫如豕竄。仍仰徐令四路捕捉，到案後與白魁同繫一墩，滿五箇月開鎖責

釋餘，如所擬辦理。繳。

批興安府金守稟

閱稟有似子心慚詞枝。屬員供饋上司，固屬積習相沿實，為君子所不許。官至州縣以上，非甚貪劣，誰肯作無厭之求。若黠樸豪奴指官橫索，稍不如意，即向主人播弄是非。在上者稍不察則屬上之嫌隙成矣。強項之令每以抗長官取名，置應辦者於不辦，所謂難乎為上也。庸弱之吏，唯差門之言是聽，不應供者而無不供，此又難乎為下也。來稟因府攷供給一事，如許費詞，究其實不過各屬攤派七百餘金由安康縣辦差而已，府試不過一月，七百三十金有何不足？而歷任之安康令畏難如此，此非守令之過也，必有狐假虎威者橫索其間，必欲其攤款罄盡之外，再加賠墊而後已。故歷任視為畏途，今該守反覆申敘，一若知縣無不慳吝，知府無不作難者。因請自下屆始，安康縣專辦修理陳設及二堂以外例應供支之事，即在該縣應解棚費內支銷，勿庸解府。其餘該守及丁幕夥食自行備辦，即在各屬棚費內支銷，令各屬逕行解府，不復經安康縣之手，此言似是而實非也。上司於屬員往往其先多一番體恤，其後多一項花費，何也？即如此次該守將各屬攤款，自辦夥食，將來換官以後攤款，則收入腰纏夥食則仍責其供饋，是安康縣留弱半之款而仍辦全分之差也。況官場儀節，求免實難。夥食即云自備，而進棚出棚之酒席，以及官幕跟丁之賞封，為首縣者若預備則太冤，不備有防挑斥。本司十五年老州縣，此等苦處知之稔矣。況七百三十金該守取其多，安康留其少。而所出之數，該守不過每日便飯暨幕友脩金而已，安康令所辦則有修整攷院，鋪墊陳設，粉牌紙張，書差口食，各行行帳，府縣所費，孰少孰多，必有能辦之者，而欲本司批示立案，永為定章，事屬不公，未見其可。本司風聞此次興安府攷關令一切備辦，因該守家丁需索不遂，譖愬兼行，該守驟發火簽，立提該令，差門府差擁至簽押房捉人，關令憤極暈絕良久，舉家號泣，猶賴該守刑幕老練，公平代白其冤，該守乃虎頭蛇尾而罷。關令旋即乞病，通稟層台，縷述

府縣不和之故。經姚鎮軍作調人，追回稟牘，換稿另寫，得請在案。本司初尚不信，今觀該守來稟支離掙著，恐人言不盡無因。再查該守以戶部郎隨扈入關，寓居攷院。入院之始，即多需索，出院之時，復將房屋拆卸。即使皆家丁所為，而該守之縱丁滋擾已屬百喙莫辭。昔是京員，猶形貪恣，今為郡守，可想驕橫。該守此稟，應不准行。至關令是否負氣告病，前稟如何立言，是否鎮台追回，另改府差，有無闖入後堂捉人之事，該令有無量絕復甦之事，姑緩委員查辦，即仰關令明白稟復，聽候核奪。此繳。

批澄城縣陳令稟

此案楊得虎不知何時被何人毆斃，凶無影響，案鮮端倪。事在該令未到任以前，而甫經下車，即悉意推求，親身查訪。詢知豸虎平日帶刀行走，不安本分，復訪得楊家籠地方有追毆竊賊情事，乃飭干役密緝楊雙成到案，一訊而伏。該令辦案細心，緝凶得覈。以罪名論，不過擅殺拒捕竊賊，並非大案。而該令一片訪緝苦心，卒使茫如風影之案崇朝破獲，其功不可沒，且於他人無從下手處撥云尋路，披隙奏刀，其用心尤為初入仁途不諳辦案者所當效法也。前因他事屢記大過，亦是玉成之意。今既有功，應將前過一併銷除，以彰公道。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蒲城縣詳

此案岳潤生因素行惡，薄其家開設紙坊，先僱寇友娃傭工，欠工錢串餘不給，反賴友娃害斃馬匹勒賠而散。嗣又僱黃幅碌造紙，積欠身工廿餘串，僅給蔴紙四百張，得錢陸百文。及再索工錢，反賴前給紙張係幅碌盜賣，網縛欲毆。幅碌懼而逃去，猶且絕其生路，不准他人僱用，繼復屢欲奪毆。四月廿二日，閻生帶刀趕集轉回，適與幅碌相逢，狹路持刀先砍，幅碌用防身矛桿格落，傷其右手。寇友娃趨至勸阻，閻生疑護牽罵。寇、黃俱係受害之人，

頓觸前恨，於是友娃拾刀，幅碌用矛，將該棍徒砍斃身死。友娃在逃，幅碌自首。到案衆證確鑿，該令擬以照擅殺罪人律，坐幅碌以絞候是矣。惟案關人命，不厭詳求，凶非一人，誰當重罪。查岳閩生身行曠野，巧逢幅碌，猶謂事出適然，何以受害之寇友娃亦於是時趨至？揣其情事，有似乎預謀糾毆者。然死者身受六傷，致命者四，均至損骨透內。寇黃各認其半，今以在逃之友娃爲餘人，而以自首之幅碌當重罪，似亦未安。總之，友娃所傷偏右額顱皆骨損，幅碌所傷胸脅皆透內，均足致死。其最後傷重者，究屬何人？此案雖不入實，而爲一凶惡棍徒使受害者久羈囹圄，仁人所不忍也。仍仰該令覆集詳審，究以何人何傷致死，務得確情，以成信讞。大抵辦案與作文同麗以明法，尤須運以靈心解人不易索也。擲筆三歎。繳。

再查友娃拾刀向砍，彼時閩生身未倒地，迎面撲砍，似只能傷及額鼻。偏右一傷，宜在倒地以後。其詳究之。又詳內合面不致命左手刃傷一處，應是右手，有犯證等供詞可據。粗心，併飭。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格、結存。

批漢中府王守公亮稟

既稱王德新向有腿疾，舉動惟艱，輪委榆林典史逕將委牌繳還，而又戀戀於漢中保甲一差，試問六十老翁，足不能行，尚能查保甲耶？凡輪委不到任者，亦須稟陳所以不克前往之故，候本司批准方可繳牌，乃竟將委牌擲還。此等糊塗狂易風氣，本司恨之刺骨。而該守以老練精明之人，而亦以爲誼應如此，深可怪愕。王德新不准在漢中當差，撤回省城，聽候詳革，以爲佐班老不曉事任性妄爲者戒。繳，委牌銷。

批漢中府王守公亮稟

該府所屬各廳州縣留壩李復、褒城黃秉維、洋縣王世鏃，其上選也。南鄭楊淑修、西鄉閻佐堯亦皆有心要好。最庸劣者，莫如沔縣羅天榜，來稟以本年春季沔縣結案獨多，請記功

一次，既聞命矣。繳，清冊存。

批咸甯縣舒令紹祥稟

據稟李炳星（即李竹坪）於光緒二十二年與鄒故令之子婦通姦，唆令本夫藏匿，以免其叔鄒佩囉啤，被鄒佩告發，訊明遞籍管束，尚有數紙情詩存於縣卷。二十六年，來陝贛捐巡檢現，充南局查街委員。昨歲賃居張河台前院，張氏門祚凋零，僅一風竣孀婦，炳星母事之，妹其女，而弟其子。積欠三月房金，移居他處，猶復勾誘十三歲養子張百福游蕩徵逐，盜典衣裳。又調戲其十七歲之女，女批其頰，乃益唆其姊弟不睦。本月二十二日二更後，炳星借尋百福為名，帶領局差敲門入室，將其姊拖拽中庭，穢詈凶毆。女情急奔訴縣案，驗明傷痕在卷。旋經臬司鎖拏該巡檢到案，發縣審訊，三造環質，各供前情不諱。溯查賑捐冗濫，麇鼠皆官，至於淫惡昏狂如李炳星者，則衣冠中固無斯敗類，即禽獸中亦罕與此倫。曩者淫人之妻，自作孽而罹天網，今者賊人之子，夜無故而入人家，始挾投梭之嫌，繼為反間之計，離人骨肉，適啟螟蛉之心，舊彼老拳，傷在螻蟻之領，更騰舍血之口，謂有解佩之情，意將誣以無媒之奔，示自撻其未婚之婦，顛冥至此，誅不勝誅。案既質明，應即斷結，仰俟會同臬司將李炳星詳請咨革。准如該縣所擬，照“凶惡棍徒例”發極邊煙瘴充軍。係職官，應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仍於起解之前，重笞百板，枷號十日，押赴張河台門首示衆。嗟乎！眇茲一目（炳星隻眼），當夜半而曙馬臨深，送汝長征，投有北而豺狼不食，垂為炯戒，汗我丹毫。仍候臬司批示。繳。

判機器局稟送咸甯縣民劉喜

此案無中生有，可恨已極。劉喜在張牧門房聽得一言半語，即走向萬順店中冒充門政，胡造謠言，聲稱杜守虧空機器局公款二百七十金。張牧京官不懂公事，請伊查算一日，弊端

全現，囑該舖往告杜守，早為彌補，並令速收貨賑，意在送情於該店，而自鳴其本事之大，為張牧敬信必不可少之人，希圖愚弄該舖，為將來賒欠之地。其居心不過於此，而不知杜守本無虧空，一聞舖夥陳姓之言，立即面稟本司，以致發縣傳訊劉喜到案。經該舖夥陳仲祥質證確實，而仍一味狡推，以致笞臀見血。及本司委員提訊，始供認張牧家丁閒談有杜守虧空二百七十金之語，伊從旁聽得，遂向該舖藉端招搖。詰以該家丁為誰，則堅不肯說，但自己認錯。查官無大小，各有跟丁，此輩惟視主人之寬嚴為斂肆。張牧人極和厚，所用兩僕不過家鄉粗人，初入機器局，必係向局書局差打聽前人之弊端，與自己出息之多少，四五個糊塗人在一處談論，鮮有不弄出事來者。而劉喜竊聽其言，即以爲虧空必真，而招搖必可得手，而不意三百金虛有是言，而八百板實受其惠也。劉喜就此一案而論，笞臀荷校，已足蔽辜。惟查該劣丁係沔縣羅天榜之門上，在沔縣時，帶領園丁下鄉查賭，將一秀才拘來，劉喜高坐於上，厲聲呵問，闔鎮不平，相率罷市，控府飭縣。稟復天榜，覆稱並無其事。及控道再查，始經釐局委員龔令調停了事。漢中王守奮平生不測之威，將劉喜驅逐回省。此等惡奴，斷難輕縱，劉喜著鎖繫三年，期滿察看稟奪，以謝沔縣士庶。陳仲祥誤聽謠言，既吃官司，又砸飯碗，情實可憐，應諭令該京貨店依然收用，杜守貨賑決不至於無著。至此案根腳仍由張牧門房而起，應令該牧自行攷究，以儆下次。語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主教僕在，於初次得差尚能從此振作，則將來署事補缺可無主弱奴強之患矣。供、判發閱看，仍繳。

批盤屋縣曾令稟

當商領運官本，屆期納息，官出印文，商家自行批解，此各屬領運通例也。據稟盤屋當商簡裕大等四家領運官錢局本銀四千六百兩，去年該令九月到任戶書王作想因侵挪差徭公款二千餘兩，偽造該令諭帖在官錢局本銀內提用二千五百兩報解償款，訖簡裕太等交銀之時，並無交狀，亦不到署查詢，竟憑偽諭一紙，與王作想私相授受，實屬情理所無。王作想將償

款清解，並不將批迴呈案備核，該令亦不查問，直至今日事發，查無批迴存卷，始據王作楨供稱批迴被楊耀南帶回富平，如果解銀掣批是實，此批存房，則為要據，在家則同廢紙。該革書不呈案何居？楊耀南持回家何用？尤屬情理所無。官錢局本銀既已抽吞二千五百金，而償款清解與否尚在疑似之際，如其未解，則所侵蝕者在五千上下，殺之有餘。該令素負能名，而此一事如此顛預，偽造印諭而不知，批迴未繳而不問，事已敗矣。而簡裕太等猶敢擅發狂言，令該令自行賠墊，此語尤不可解。該令豈有授人以柄者在耶？再查王革書抽提官本大半，事在十一月十日，該當商等於年底批解息銀，仍照四千六百兩起息，則賠墊當在二十兩上下。商人錙銖必較，何肯出此？此案種種可疑可訝，可恥可恨，仰西安府即日委員守提一千人證、卷宗來省，聽候本司親訊，以釋疑竇而儆奸欺。一面移查善後局去年盤屋下忙償款是否解清，以憑研究。此繳。

批盤屋縣當商裕大等稟詞

此案前日據盤屋曾令稟報到司，當以事涉離奇，批飭西安府委員守提人證、卷宗到省，聽候本司親訊。茲據爾當商等稟控前來，查此項生息本銀由各屬發商領運，領有領狀，交有交狀，何得因戶書持一諭帖提取，即將二千五百兩之鉅款，概交其手？況爾等既與衙門因公來往，近在同城，得諭以後，亦應赴署查詢明確，方可具狀交納，何得私授戶房，別無交狀？況提銀在冬月，解銀在臘月，彼時大半本銀提去一月之久，而息銀仍照四千六百兩計利解省，豈非怪事？況據革書王作楨供稱，今年四月解銀期近，央人與爾等下話，息銀暫祈墊解，本銀陸續措還，爾等此時已知此銀係作楨謊騙提用，應即稟官究追，何竟隱忍不言，直待六月解息之期，始行具稟請領？而仍不言與王書辦授受之故，殊不可解。據曾令稟稱，查卷並無交狀，而此稟稱係具狀交銀。曾令稟稱戶書除王作楨外其餘概不知情，此稟則云庫平足銀二千五百兩。商運戶房闔房人衆逐一過稱曾令稟稱王作楨抽出諭帖，指官提銀，此稟又云該房

清書手執諭帖，徧諭當行，清書是誰，何無名姓？似此官商稟詞互相矛盾，尤應澈底追究，案已親提，仰即在省候審，勿得回縣，仍照指駁各節，另具訴狀，呈案候奪。

詳督撫兩院

為詳請委署事。竊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宜川縣知縣高涵和病故，二十七日雒南縣知縣張倣蘭病故，先後稟報到司。兩故令皆以積累之身居下中之缺，當經稟商憲台，以林岐饒代理宜川，以崔運生代理雒南，各就兩故令之鄉誼戚誼委令前往，俾得照料孤寡，接辦要公。如果稱職，即可改代為署。茲查林令，名臣之孫，文行茂美，應即改為署理，接算交代。惟張倣蘭暴病而終，黔婁有妻，伯道無子。其刑幕某乘其屬纊，即將公事戳記徵糧簿籍索去。雒南歷任交代，前交後接，至多不過三百金。張故令簿有餘資，毫無虧短，其室人所夙聞也。不意該刑友人面狗心，串通戶書，將糧簿掠去，做成虧空八百餘金，於其室人扶棺首路之時，擋至逆旅，勒令交足虧款方准成行。夫張令即有虧空，自有後任清算，與朋友無干。該幕食人之食，乘人之危，阻人之喪，勒人之款，形同劫盜，心等虺蛇。而崔令袖手其間，方欲坐享漁人之利，停柩兩日。經張令外姑擔保，乃得放行。查崔令於光緒二十四年代理華州，因案革職，去年甫經開復。本年二月到省，宿愆猶在，資格全無，本萬無委署之望，因與張令微有瓜葛，冀其憫念存亡，不圖反相吞噬。懸牌之始，催令速行，而志得意滿，遽以重金買妾，已屬不應。到雒以後，張令之妻以車轎驛馬儀仗鋪陳一切相贈，冀得厚償，乃於其行封送百金。請益，則曰無矣。該令本因張氏之請得邀意外之榮，乃不惟不恤其喪，而且盡掠所有。該令與刑幕可謂物必有偶，而張令遇此親友，可謂禍不單行。經張故令同鄉公同面稟前來，查官場有此敗類，豈可姑容。亟應另委賢員，迅赴署任。查有候補知縣丁禧瀚，有本有文，有為有守，留參幕府將及十年，保薦特科，亦經再試，近在課吏館屢擢第一。今欲激勵人才，正宜於到省未久之時，示破格用人之意，以之署理雒南縣知縣，實於地方公事，仕途

趨向，均有裨益。並飭丁令到任後，立提該縣戶房，切實根窮，此八百金虧款究係如何做成，該刑幕詐去戳記糧簿是何居心，逼索交代是何命意？如有弊吞情事，即押吐出，仍將該刑遞籍管束，永不准來陝就館。崔令無良無恥，應記三過，停委二年，以懲貪得豕心，仍合將張故令所遺車轎等物，照單點交丁令接收，將其百金擲還。如敢瞞昧短少，定即詳請參革，仍勒令交足而後已。爲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批邠州唐牧沛霖稟

大凡通行公牘，上司行之，各屬酌之，彼此情形不同，斷無以死法制生人之理。本司曩年作令，深知義倉出易之難。每倉糧出易一次，則百姓受累一次。而麥性不耐久儲，三年必須出易。惟豆穀可儲十年，若十年一易，則爲期遠而民之受累也輕。是以前在藩司任內，通飭各屬舉辦義倉，專收穀豆，此特舉其大凡耳。茲據稟稱邠州地性高寒，即儲麥倉，亦可耐十年之久。現值麥收豐稔，若不取狼戾之麥，而待收秋後不可必之穀，則爲失時。又恐格於定章，稟請示遵前來。夫辦事有一定之章程哉？拘文牽義，乃胥吏縛制婪財之法，真知爲政者，有何成見？邠州義倉仰即按照所擬章程，每畝三升專儲麥石，仍俟收齊後具文申報查攷，勿延。併候撫憲批示。繳。

批漢陰廳張倅稟

據稟該廳米價翔貴，每斗需錢九百。該署倅查得前任王倅曾經稟准以倉穀四百八十餘石平糶，嗣因年歲轉豐，仍行買補還倉在案。其未經動用者，爲數尚多，紅朽堪虞。擬請此時糶陳，平價年豐，買新還倉。更恐奉批過遲，民饑難待，先已設局發賣，每斗減價二百，足見老手辦事，動協經權。閱稟不勝嘉歎。一切悉如所稟辦理，俟秋熟有期，即行停止。所得糧價，仍俟穀賤時儘數填倉，並將糶過糧石數目、得錢若干開具清摺，具文通報查攷。仰興

安府轉飭知照其他所屬各廳縣有類此者，均可仿照漢陰辦理，以濟艱鮮而出陳紅。仍候督撫憲批示。繳。

批鳳翔縣周令稟

本司前日批邠州唐牧稟云“凡上司通飭之文，不過舉其大畧。至各屬情形不同，仍賴賢有司自行酌量辦理。即如戶部通行天下之章程，其不合本省情形者，本司每具詳頂覆。若以生人而拘於死法，不辦不敢，辦又不能敷衍，因循以玩誤粉飾，而上之人亦喜其言莫予違。雖無效而不之責，此所以上下相蒙，成爲胥吏之天下而不可救藥也”。據稟捐糧備荒一事，原定每畝捐豆若穀三升，鳳邑地分五等，計畝則下，則與上則無別，事屬不公，不如按糧收捐爲便。又稱夏麥已收，秋穀豐歉尚不可必，與其待穀，不如收麥，所言皆切中事理，較然明白。一切准如所稟辦理，仰鳳翔府轉飭知照。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富平縣民惠漢林呈詞

此案昨據耀州褚牧稟報到司，據稱爾長順錢舖招住延安商販管姓等收買土藥八千兩之多，並不投行報稅，輒敢縱令管姓等攜土潛逃。提驗爾舖賑簿及舖掌趙保榮供詞，均屬相符。本應照章懲罰，因念爾舖本小力薄，從輕加兩倍議罰，已由本司批飭照辦在案。茲據控稱，管姓等歇住榮陞店，但與爾舖銀錢來往，買土之事並未經手。查各屬錢舖無不帶賣土藥，管姓等既在爾舖換銀，則代買土藥不問可知。褚牧人極慈明，本司可信其決無冤誣之案。爾舖串容舞弊，及事發到官，猶敢捏詞上控。據稱州差將趙保榮押入黑廳，斷絕飲食，有意謀害，試問罪止不應之人，一旦斃於押所，該差豈非自尋死路？如此荒謬控詞，深堪唾罵。仰兩首縣速傳惠漢林到案，押發耀州，交褚署牧一併實訊斷結，分別懲儆。此飭。

批鳳翔縣周令稟

昔余宰富平，李方伯禁煙甚力。余稟陳辦法，深荷褒答。時黃子壽師在柏臺，以書抵余曰，禁煙稟雖佳想，大集不存稿也。見者多不解，余曰：硃卷刻後，場無刻空策者。即此語注腳也。今見來稟，果二千言，忽憶前事。書此一笑。繳。

乾州孫牧稟

據稟極爲詳實。武功寄莊里，自康熙間別爲一甲，刻石立案。而土著欺異，屢生訟端。前接高署令呈詞，本司即不以更張爲然，批令一仍舊貫，而里局紳書等意在兼併，巧以支七餘三及額外浮收等詞蔽聰聳聽。及該牧訊明寄莊里田地較少，是以差徭項下他里支差錢一串者，該里僅支七百，是有支七之名，而並無餘三之實也。上年加徭，以備償款，每糧銀乙兩加收差銀四錢，此四錢中即包孕舊有之差錢在內，理應留舊解新。而局紳張濟海竟將寄莊差銀按每兩取足四錢，實屬昧良欺異。來稟請將該里差錢解四留六，則又似乎太過。查每兩四錢之額各屬皆留少解多，而茲獨留多解少，恐貽各屬里民口實。應由該牧覆核盡解，學差一項，寄莊里民在乾州攷試，故不與武功支差似也。然武功不能一例而徵，又不能隔屬而取，則是乾、武各里皆支學差，而寄莊一里獨得逍遙事外，似亦不公也。現值興學之際，應令寄莊里增設蒙養學堂二處，即以應貼學差之錢作爲經費，以昭平允。至上年張濟海等將差銀四百三十餘兩盡數提去，應令按照應留之數撥還。以後兩局各清各款，勿得挾嫌蔓訟，自貽伊戚。餘如所稟辦理。繳，碑文存。

批鳳翔府尹守稟

據稟各情均悉。查夫運腳價較驟運爲大省，而究竟不若飭令防勇輓運之撙節尤多。蓋防勇本有口糧，不過畧加津貼即足以示矜卹而資鼓勵。今日已面謁撫憲，熟商鳳郡運漢之糧仍

以兵運爲宜，擬自寶雞至留壩，以賀昌佐所領水利軍主之，留壩以南以傅玉林、左新盛所領續備防軍主之。沿途仿安置堆撥法，每四五十里駐勇四十名，節節運送，有哨弁以董督之，則當無淹留遲滯之弊。有卡撥以稽攷之，則當無竊逃偷割之虞。雖運數不克增多，而辦法甚覺整一。除移營務處行知各營，議定每旗各能抽撥勇丁若干名，照上項指示諸節，咨會漢中府恩守妥協轉運外，仰該署守等速即遵照，先行移知各防營籌撥勇丁，節次輓運，一面確探糧價，刻日採購，陸續發運，以期漢南糧價速平，用拯艱阨。仍將委員探明寶邑糧石確價若干暨措辦採運情形隨時稟覆核奪，勿稍疏延。切切。此繳。

批雒南縣崔令稟

單稟閱悉。本司向來不冒偏聽一人一面之詞，此次該令與張故令交涉各事，聞丞並未來司陳懇，因張故令同鄉多人俱抱不平，來司面稟。據稱雒南刑幕任某乘張令身故，立即索去圖章糧簿，做成虧空八百餘金，及其家屬扶柩回省，又復擋至店房，措留兩日，必令交足虧款而後放行。該令不惟坐視不管，而且盡收其車馬儀仗等物，僅送百金了事。同寅皆動公憤，該令豈可復留。況該令經聞丞稟求代理改署與否尚未可知，既急死友之難，誼應迅赴代任，而掛牌以後，志得意滿，遽以百八十金在省買妾。爾時本司聞知已深，鄙其器小易盈，不堪造就矣。已而果被張令同鄉公揭，是以另行委署。今該令嘖嘖置辯，本司原不設成心，一切均聽丁令查明稟覆再奪。惟本日據丁令函告，出省後途遇雒南戶書趙姓攜交代案卷進省，查詢其故，則稱刑幕任某有本家在省，故令持卷竇投，可與聞丞查算等語。即此一端，該令與任姓幕友之糊塗荒謬概可知矣。夫上憲既未提卷，該令又無印文申竇，但聽任幕指撻，遽令房書將交代卷宗送省。後任到雒南，憑何清算？況交代之事，惟在前後任兩人。今乃令幕友之本家與已故知縣之親戚兩面對算於數百里之外，實屬聞所未聞。萬一中途遺失，或被他人抽換改易，咎將誰歸？任幕出此糊塗主意，爾崔令即作此荒謬事情，幸而丁令巧與相逢，將

人一齊帶回，不然丁令到雒，算無可算，而聞丞在省波上生波，是任幕必至牽累其本家，而崔令加倍抱慚於親戚。似此行爲乘謬，主停委而竇遞籍，一毫不虧。再查單稟內開，該令到雒，即詢問任幕戶書有無虧空，據稱現有前任用印交代移文，即此一語，顯見劣幕蠹書挾同舞弊。夫張令暴病而終，豈能於未死之先，預清交代，預印移文，是所謂用印移文者，仍即該劣幕自撰自印，豈足爲憑？況官死則印須封存縣庫，該令到任始開，恐此文仍係該令自印，更不足憑。惟既據瀆訴前來，姑仰丁令按照前札及今批事理一併秉公查辦，據實稟覆，勿稍徇飾。切切。夾單併發，仍繳。

批岐山縣稟

據稟該縣馬夫朱元轉遞各項公文赴府，中途遇雨，驅馬疾馳。比至鳳翔查點，獨短陽平關釐局印花一包。經該令訊明，懇祈本總局補發印花，併自請記過等語。查稟中歷敘朱元所竇公文，除本局文七角印花七包外，尚有奉發各州縣公文七十八角、秦報二十五包，該馬夫打做一包。凡驛卒打包之法，均係將包袱上下兩角斜對緊裹，用帶拴束，再將兩頭餘布圈轉，如繩繫於腰背。今云口松失落，殊不知包袱非義袋也。義袋有口，包袱何所謂口？若使結頭一散，勢必全數失落。如其不散，何從失落？查包封三十二個，獨丟印花包一個，其餘件件俱存，而該令猶謂查係實情，殊屬無情無理。近來各奸商偷漏影射，視印花若奇寶，難保非驛書驛卒勾串賣錢。仰鳳翔府尹守速提朱元到府，嚴切研訊此項印花究係如何失落，並令將原用包袱當堂演試如何而口松，如何而有失有不失，如果於情理上說得去，則無心之失責革外，免其餘罪。如其情節不對，則必偷賣無疑，亟應重辦。徐令自請記過，論馬夫在數十里外失掉印花，知縣盡可原恕。惟此等支離情節，馬夫言之，該令信之，逕以達之本局，裝糊塗耶？圖朦混耶？本局不能受欺也。統俟尹守究明稟復再奪。此繳。

批漢中府王守稟

該守既將“糊塗狂易”四字自己承認，請記大過一次，應即照准。王將新既係為該守所誤，姑聽其老於漢中，勿庸回省，以後倘有再經繳委牌者，必參無疑。繳。

批鳳翔縣周令詳

臧文仲居蔡不得謂知，今蔡文仲被打，動手之王仕璽經來詳縷述各情，該武生不但不知，抑且不仁不義，准將該武生衣頂斥革，餘如所議辦理。繳。

批臨潼縣稟

此案任金魁出錢五串，得地一頃零七畝，猶不知足，復捏寫賣約，朦官報稅，竟將範、梁二姓承種之地一併寫入約內。及經該縣訊明，分別斷結。而任金魁猶敢一再控司，批縣訊詳，又復盤踞省城，抗不投審。此等惡物，斷非重懲不可。查鬲明義父子俱亡，次子風收出遊在外，因村正公議令範文剛出錢殮殯，遂以鬲姓遺業十五畝歸之，另地四畝久經梁廷斌承種，此十九畝乃坐落西北里者也。鬲姓別無近支，另有坐落北田里軍地一頃零七畝，地荒糧懸。甲長鬲生成等懼受賠累，同中張永德等立約推與任金魁種地承糧，僅令出錢五串作為游甲公費，可謂便宜。而金魁貪愚狡妄，竟將推約改為賣約，不顧其地隔里隔甲與否，居然隴蜀兼收，潔田巧取。迨經集訊，鬲生成、張永德等證明其事，金魁無可狡飾。查軍地許推不許賣，自稱價賣，作偽無疑。況業屬一家，糧分兩里，範姓種彼地在前，任姓承此地後，合併為一強霸無疑。縣斷既明且公，而該客民不遂其私，計圖拖累洩忿，告不投審，乃陝西訟棍慣技，然亦由原斷輕縱使然。查金魁朦印假約，佔奪民田，審明後並不答責，仍令承種一百零七畝軍地，是以訟蔓愈結，訟興愈豪，即以此田刈獲之糧供久訟圖拖之費。昔高神武治惡馬曰“治惡人亦當如是”，此案由

本司判斷，任金魁出錢五串，種地二年，均係豐收，所得業已倍蓰。應用以人治人之法，將鬲姓一頃七畝之地從金魁手中奪回，令鬲氏戶族分領承種。金魁假造賣約塗銷，原來推約亦塗銷，一面飭咸、長二縣速緝任金魁到案，押發下縣，由該令勒訊。該客民將所種軍地與鬲生成等交清後，即將金魁遞解回籍，保領管束，永不准再到臨潼滋事。欲奪人者反爲人奪，足徵天道好還，欲累人者適以自累，稍覺人心一快。仍將遵辦情形稟報查攷，勿延。切切。此繳。

牌示（凡遇州縣出缺，本府本州委任佐班代理，務當擇賢而使，勿得市惠徇私由）

照得州縣因事出缺，其距省稍遠者，本府本州率委經丞、巡典代理，此中流弊甚大。我不敢曰，佐班必無好官，然營謀代理者，什九爲錢財起見。近二年來，漢中尹廷選以代理南鄭被撤矣，同州鄒仁鑑以代理大荔被參矣。昨三要司薛炳燧由楊署牧宜瀚委令代理雒南，其堂翁屍猶未寒，即在孫署鳴炮奏樂，懸綵拜印，接印以後，他無所事，稅契而已。本司最恨此等貪鄙無良之人，業已稟商撫憲將薛炳燧撤任示儆。此等小人，唯利是視，何足深責。所可怪者，本府本州爲各屬表率，不幸縣令身故，當念孀孤，縣民無依，當謀懷保。而凡委代理，非其私暱，即其同鄉，明明放餓狼以入羊群，命雀鼠以守倉庚，惟徇情面，罔恤官常，可爲歎憤。夫人孰無桑梓，有意薄其鄉人者，必不近人情之姦慝也。然鄉人豈無善惡，孔孟魯人，陽貨、臧倉亦魯人，使聖賢得位爲政，二子能不伏兩觀之誅哉。而今之君子不然，但屬同鄉，犬亦獅也，梟亦鳳也，狼莠亦嘉穀，鮑魚亦芳蘭也，是非之心盡昧，賢否之界不分，無事則爲之營求，有過猶爲之袒庇。吾不解其何心也。今特剴切牌示，以後凡遇州縣出缺，本府本州委佐班代理，務當擇賢而使，勿得市惠徇私，倘代理之佐雜因貪縱獲咎，定將該本府本州一併撤參。凜之！慎之！切切。須臾。

牌示

凡作官人，第一不可犯“貪鄙”二字。省城各局皆預備飯食，原為在局辦公，免其朝夕回家果腹，得以長駐局中，無事則互相講求，有事則立時辦理。乃聞洋務局學習小委員劉某甫經到省，即得學習差，甫經入局，即商同局員李令樹培欲將局中飯食錢文分攜回家自炊自食。若人人效尤，局中無喫飯之人，亦即無辦事之人，此端豈可開耶？況每人每月飯錢不過三串，該委員等何至如此見小？在劉某不足言，李樹培出盛伯熙之門，亦復猥鄙如此，深堪憤詫。為此牌示，仰各局知照，以後不但不准私分飯錢，並應日日到局喫飯，以重公事。李、劉二員各記大過二次，洋務局三年屆滿，不准該二員列保，以懲貪鄙而飭官常，勿違。須牌。

批咸甯縣民劉溶呈詞

此遞咸甯縣之稟也。抱告誤遞本司，接閱乃是將己業捐入學堂，殊堪嘉尚。此稟及南五臺地畝冊一本一併發交劉令查照辦理，捐戶劉溶老年好善，始以田產捐入佛寺，今因主持各僧戒規不講，蕩費堪傷，請以原捐佛地之租充作學堂之費，該耆民可謂樂善不倦矣。應由該縣獎給匾額，以旌善人。至野僧一林蕩耗廟產，而舒令於驅逐後又斷給十五畝之地，深所不解。此地著不准一林承受，仍歸學堂招佃取租。至清冊內開前經寺僧出當之水旱地百畝有零，應一併查明，將來仍歸學堂取贖。劉令辦事核實，必能安置妥當也。稟冊併發，仍將遵批辦理情形稟覆候奪。切切。此批。

批洵陽縣稟擬議嗣後徵收錢糧情形由

所議極為平允。雖云損上益下，然有取民不虐之名，而無因仕益貧之累，足見該令居心仁恕，遇事皆規畫得宜，應一切准如所稟辦理。仍候督撫憲批示。繳。

批鳳翔縣周令稟

據稟已悉。此案嘲戲起釁，死者姚吉利聽糾尋毆，致被段涿娃等毆斃斃命，罪不入實。惟榮姓鬥狠殺人，致其老母畏累自刎，法所必誅。該令於犯已遠颺之後，卒使兩凶就縛，足徵緝捕認真。益見前日晁黑狗就禽，不知費賢令尹幾許心力也。作令者盡一分心，有一分效益，見有犯不獲者仍其心未盡到耳。閱牘茫然，不勝嘉嘆。九峻山色，仁壽宮花，不足以答其勤，萬里煙霄，由君自致，豈復可限量耶。仰鳳翔府即日轉飭知照，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鳳翔府尹守詳

據詳已悉。附生任懷璋取入學堂，而竟姘識淫婦，自玷衣衿。該守不知其惡而取之，既知其惡而即斥之，了無成心，一視其人之自取。每閱鳳翔公事，無一件不實獲我心，良深嘉歎。任懷璋准即斥革，發縣嚴加管束，仍候撫憲學院批示。繳。

批乾州詳

判斷甚屬明允，准其如詳銷案。革監吳資壽砌詞屢控，輕骨肉而重貨財。該牧不以上控為嫌，轉因其俯首遵斷，聲請隨案開復。仁人用心，迴殊凡眾。惟該革監天資鏗薄，誠恐分家之案暨結而久復翻，應俟案結三年，兄弟無故，再為詳請開復。若此時吳樹勳能為乃兄乞恩，則亦可以開復。該牧當默喻此意也。繳，原詞存。

批蒲城縣紳耆孫麟瑞劉愷等呈詞

據稟是否屬實，殊難臆斷。現任蒲城李令仁心仁聞，上下交孚，此稟札發閱看，俟查明后酌量稟奪。稟曰闔縣紳耆公具，而僅以三人出名，又無歇家保狀。況告狀小有費用，各屬

皆然。每呈加錢四十文，在作俑者固屬不應，尚與創鉅痛深者有間。換官以后，自可赴縣乞恩，乃竟越府控司，此必健訟者所為。若公正紳耆，潔身自好，人不控己，己不控人，雖使每呈加錢十倍，儘可付之不聞不問，何暇以不干己之事來省上控乎？本司久在下邑，深知小民之苦，亦知訟棍之姦。統仰李令詳確查明，稟覆候奪。詞發，仍繳。

批蒲城縣詳

屈兆愷有力故抗，押追復尚拖延取保，何能歸結？是德泰店四十七兩之土價終歸無着矣。況前斷牛犢抵債，已多作銀二十兩。而兆愷父子猶不知恩，輒敢砌詞上控。若欠債者被押，即上控，上控即出押，此後帳債官司豈有清償之日耶？屈兆愷著不準取保，勒限中秋前后將欠銀交案飭領，再予省釋。過期不交，嚴比不貸。此繳，原詞存。

批韓城縣稟

頃月以來，盜竊各案層見疊出，破獲恒不及半，深為憤鬱。茲據稟稱該縣灘子鎮民薛鴻飛等煙鋪於七月初二日夜被賊撞門入室，拒傷鋪夥鄰人，搶去煙土銀錢等物。該令於勘驗以後，簽差嚴緝。先將從犯傅院兒獲案，訊知首盜為李明章，益復添差名捕，期在必獲。尋即探得實，協力兜拏，該盜情急，跳牆跌傷腰膂被獲，並起出煙土、棉襖、長刀、煙袋各真贓。該首犯於到案取供後，因震跌內損身死，仰仍戮屍懸首，以儆羣兇。該令緝捕有方，不旬日而得盜首，深可嘉尚，應詳記兩大功，風示各屬之捕務廢馳者，並即懸賞購線嚴緝在逃各犯務獲究辦。其傅院兒一犯既已供認聽從李明章夥劫得贓屬實，應照“強盜已行，但得贓，不分首從皆斬”律，錄供通稟核辦。刑亂用重，勿稍存婦人之仁，是為至要。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留壩廳稟

據稟拏獲賊犯張林灑（即瞎張）一名，該犯上年十二月糾同羅順元夥竊江口“元順合”布鋪錢票兩捲、大布一捆。今年五月，又在桅竿石地方緝竊不知姓名之過客紋銀二封。經該廳飭差盤獲，供悉前情不諱，並起獲布疋銀兩到案。布疋給主認領，銀一百十四兩查係無主之贓，請充學堂經費。瞎張確係積賊，請照新章鎖繫八年。辦理至為允協，應即一切照准。該署丞殫精求治，事無大小，莫不認真，官既認真，則役不敢惰，故雖竊案靡不破獲。為政在人，於茲益信。各屬同此民，同此役，同此案，官好則如勃興之戶，氣象皆新，官壞則如破落之家，奴欺鬼弄。世間無用而妒才徇私而黷貨者，輒謂萬事不過如此，盡人皆可作官，真誤盡蒼生之言也。既深嘉歎之忱，又觸不平之氣，亦欲各屬丞倅牧令賢者知吾有公道，不能者亦不甘於自棄，各有相觀而善之心，吾願足矣。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三原縣稟

據報案情離奇。王登甲父子與王姚兒同院居住，姚兒夜歸，旋聞有人扣門，而院中人俱置之不問，已非情理。移時登甲之子進箇開門小遺，突被矛頭刺其小腹。其父聞喊出視，臍脇連受矛傷而斃。揣其情事，近乎讎殺。而進箇供稱不識其人，或黑夜看不真切耶？即應詢其父子平日與何人有隙否，則同居之王姚兒與人有隙，來者欲殺姚兒，誤傷登甲，皆意中事。觀其攜矛扣門，早存謀殺之心。扣答即不再叩，亦不去休。萬一進箇不開門不遺，其人將露立到曉耶？初稟固不能細詳，然似此等情節亦不應逕據原呈轉報，使閱者焦悶。試問該令坐堂問案，豈一毫不能駁詰耶？三原命盜案多矣，照例批令嚴緝務獲，何益於事，故不批。此繳。

批渭南縣紳趙元中稟詞

稟及預寫遺囑均閱悉。該紳有子葆坪不幸中道摧傷，未有子嗣。去年寇窳暫令姪孫高兼祧送葬，該紳天情篤至，向視亡姪慎修如己出。高即慎修之子，兼祧宜矣。現因老三房本有餘丁，慎修、葆坪何必一子雙祧，致葆坪雖有後而如無後。因擬以胞姪孫敦為葆坪嗣子，而以高專嗣慎修。葆坪、慎修同為該紳之子，高與敦同為該紳之孫，深合禮經，亦葉律意。宗族親鄰，俱無異言。猶恐百年以後或有不逞子弟藉詞爭訟，用特具稟立案，並書立遺囑，傳之子孫，杜異日之爭，端立一門之宗法，誠心公道彰於家庭。閱稟極為嘉佩，應准如稟立案，並鈔稟札發渭南縣存案。遺囑鈐印，發還。

批興安府稟

該守第一次稟批，本司親筆也。第二次稟批，幕僚代筆也。前批嚴切，後批寬緩。該守以本司為易與，又恃關令已故，對訐無人，而遂有糊塗謬妄之第三稟。閱之不禁失笑。查本年興安府試，該守與關令齟齬，省垣早有所聞，本司蓄而未發也。五月二十五日接該守第一稟，請自今年為始，外屬應解棚費歸該府自辦，火食並支幕友修金安康應解棚費勿庸解府，劃歸該縣，以為修整攷院，製備粉牌，禮房紙張，書差口食，各行行帳，及鋪墊陳設一應雜費之需，稟請本司批示立案前來。查府試不到一月，閱卷者每人二十金，即延請四人不過八十金，一月火食窮奢極慾，不過二百金。況夥食自備，行帳縣發。所謂行帳者，無非米肉油面耳，價由縣發，不知所謂自備者何在。是該守出項不過百餘金，而坐收各屬五百餘金之棚費，安康支發如許之多，而僅留一百餘金之解款。是入項府五而縣一，出項府一而縣五，事太不公，焉能准予立案。證以傳聞之詞，謂該守簽差赴縣捉人，關令負氣告病，及追回稟牘，換稿另寫等語，似屬不為無因。然本司如有意重責該守，何難委員確查稟辦。而批飭關令自行稟復者，意謂府縣罅隙已成，他人代解不如關令自解。如該令覆稱並無其事則可以化怨為德，將來回任，不致參商，該守經此番攻錯，亦可增一番閱歷，不致再蹈難事易說之譏。而

本司公事，亦可借此為轉舵收帆之地。本司成全該守令之本心也。不圖六月二十五日接該守及關令各一稟，府稟惶急申辯，不無可矜，縣稟則將前事一一坐實，並齊呈該守親筆書信二封。幕友擬批兩面，敷衍本司，亦以關令業經乞病交卸在即，此事得了即了，不復追求，於該守可謂厚矣。不圖該守不知進退，伺七月十二日關令身故，竟敢於十九日復具此嘵嘵置辯之稟，直不知其意欲何為？據稱前在戶部管理餉項，有應得平餘銀八千餘兩，充作公用，藩署有案可查。無論本司未見此案，即有亦分所當然，豈能自以為功？如果筦庫者吞銀至八千之多，則該守早經獲罪矣，尚能出守興安乎？至曩年該守借居薊院，需索供應，西安省城無人不知，看守貢院委員至今皆在，此事愈辯愈實，可以不辯。況本司前批所以旁及此事者，因該守府試需索供應，故引貢院需索供應以證之，不然事隔數年，早已置之不究，豈於今日復行查究耶？該守自恃時過境遷，獨於此一事力請查究，是並不知文章竇主之義，亦可笑矣。至稱嗣後如有因案傳訊縣署丁役，應否用簽用帖，用標且簽，必何事而後可用，伏乞訓示等語，尤為無理取鬧。如果丁役詐騙枉法，欺主殃民，或告發有人，或訪查有據，豈但知府可用火簽至縣署拏人，即知縣亦可用火簽至府署拏人。往年閻文介為鄂臬，鎖拏官文恭之門丁，至今鄂人猶稱道之。若因州縣供給不到，遂簽差至縣署拏人，而猶自詡為情法兼盡，本司未之前聞。該守蓋不知關令先已稟復，而且親筆信函俱在司房存案，私幸關令已故，欲將前事悉指為誣，罔為顰顏見人之地，亦可謂心勞日拙矣。又謂前批已登秦報，欲本司預防後患，此非本司所能為力也。本司向來毫無成見，即如三原德令佳吏也，本司批上控呈詞，偶未及檢，語侵該令，及錄詳申覆，即引咎不違。洛南張故令本司前欲參之，後乃愛之重之，此皆載在秦報，眾目共覩者也。至前批該守稟詞，本司實無一毫錯處，該守欲保全令名，惟有致力於“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及“正謗莫如自修”二語，庶可以免後患。若再無理取鬧，則安康之案有關令稟牘及該守親筆信函在貢院之事，有看守貢院之委員在，且此二事皆是旁瀆該守初稟所請，府縣分辦攷試，供應乃正文也。試問便宜則歸諸己，吃虧則屬諸人，該守為有理

乎？無理乎？本司向來文字辣，而心地慈，姑再寬該守一次。倘再無知妄瀆，勿謂本司不情也。該守去冬係已經撤任之員，本司到任後，稟商撫憲勉予牽復。今竟因供給小事，使屬員病勢增劇，以至於亡，迨其故後不但無抱歉之意，且若幸其死而逞其詞，不仁甚矣。況此等謬妄稟詞竟敢通稟撫憲，意在訐本司前批之不公，無良甚矣。本司前後批詞自謂既公且明，雖嚴不惡。所自愧者，前司撤之，本司復之，殊無知人之哲耳。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耀州稟

稟及鈔件均悉。市儈爲鬼爲蜮，是其常情。惟有犯必懲，庶使奸商知儆。此案趙保榮等包土漏釐，抗不認罰，反使其夥韓、惠二人盤踞省城，再三捏控。又串延安府照磨王文炳馳書請旌，種種鬼蜮伎倆，可笑可憎。該牧不惑不懼，始終將趙保榮押追，務期取足四倍罰款而後已，深得懲治奸商之要訣。准如所稟，札飭咸、長兩縣迅將惠漢林、韓儒濤兩人拘拏到案，押發該州，與趙保榮一併懲辦示儆。至王文炳雖屬雜流，亦儼然官也，乃竟冒昧致函，爲奸商作說客。書詞鄙俚，自認該官錢局買土二千餘兩，不諱其渾沌無窮之形狀。閱其信，如見其人，應援江東孫郎坐無所知之例，將該員撤任候參。餘照所稟辦理，繳。文炳信存。

批富平縣詳

據詳已悉。梁戊子以攔路劫搶重情控詞上控，劉令審明誣告，並不答責一板，以致該民又復控省，一誣再誣，皆斷案寬馳所致也。仰將梁戊子勒傳到案，重答五百板，管押二十日，從此可以無事。繳，原詞存。

批官吏房稟詞

查候補人員准補某缺，未經到任，以禮去官，可以謂之曾補實缺，不得謂之曾任實缺。

如盧秉鈞以即用知縣准補平利，未到任而丁艱，自與曾任實缺丁憂服滿者有間。現有准補商南未經到任憂尤服滿之倪度，即其類也。至蕭鎮東以大挑知縣借補州同，在丁憂服滿，仍歸原省，是曾任州同之缺，非曾任知縣之缺，亦與現奉吏部新章不合。以上三員均不在新章盡數請補之例，該房知照。此批。

批渭南縣稟

此案情節荒穢已極，該令等稟詳所述，乃於穢褻之中力求馴雅。其實王劉氏所爲，豬狗不如。今將其叔王彥邦擬徒，又爲其夫王彥消立嗣，合於例案，殊未協於人情。好在犯事在恩詔以前，城旦可期援免。過繼即彥邦之子遺業免付他人，不然以劉氏之淫、英秀之奸而猶令殺姦之叔抵罪，犯姦之婦撫孤，豈人情哉？一切准如會詳辦理，姦婦劉氏抱養楊氏之子，只准家庭使喚，不准覬產瀆宗。劉氏死後，所分產業概歸彥邦之子承受。即予立案可也。繳，原詞存。

樊山政書卷十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雒南縣稟

該令發劄之始，便如太阿出匣，英爽絕倫，深為嘉佩。所獲牛萬里、黃辛卯兩犯，研訊得實，黃辛卯確係搶劫李長泰致死事主案內首犯。其從犯劉石頭早已斬梟，該犯三載稽誅，仍罹天網，固見報施不爽，亦由緝捕認真。此等惡人，仰即開具供單，剋日梟示，以快人心。至牛萬里身為刀匪，奪妻搶女，畧賣霸爭，重案纍纍，無人敢問。該令試思若邳都趙廣漢遇此，當用何法治之，仰於奉批之日，立斃杖下，至為簡捷。本司並非輕視人命，特以該令儒者以仁存心，平生無一妄語，相信有素，今乃歷繪其兇惡形狀，有證有據，杖斃何疑。其餘三犯，一任該令斟酌懲辦，仍詳記三大功，以示嘉獎。誠如該令意不在此，特欲旌賢以勸不能耳。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西安府稟

州縣因案科罰，例有明禁。本司作令十五年，未嘗罰人一錢。來牘引武功、咸陽各一案，皆因勒罰激成上控，武功因賭釀命，案情較重。金作贖刑，宜若可原。至咸陽曹俊有女，光緒十七年有與李丑連姻之說，並無紅庚聘禮。事閱十二年，李丑無一言道及，突於二十九年曹女字人，李家構訟。此等官司，將李丑擄百即結。乃竟因局紳張志鑑挾曹俊抗捐城工之嫌，媒孽其間，成令遂罰曹俊銀三百兩，荒唐萬分。賢太守主持公道，軫念民艱，請通飭各屬嗣後照案斷案，不准因事苛罰，所言先得我心。一俟撫憲批准後，即行通飭遵辦。成令相沿弊習，其謬誤在未定章以前，姑記三大過示儆。若通飭後再有犯者，定予撤參。高令已故，勿論。曹、李訟案，仰即日判結，分別責釋省累。切切。此繳。

批華陰縣舉人李兆鵬等稟詞

各屬署事，人員年滿更替，天下皆然。邑紳稟留，本官例有明禁。茲據稟稱劉令瓜代，及期而文廟工程未完，捐款未齊，請將劉令留至明年交卸等語。修理廟宇，工已及半，又有邑紳監修，何至劉令去任，即行中止捐？款未收者，自可按籍而稽，何至換官後即不復催繳？爾等皆讀書人，所言既違例而又無理，深為可怪。況新選崔令，精明干練，望而知為能吏，豈有收捐小事聽其抗繳之理？仰各安分回縣，所請不准。此飭。

批澄城縣稟

閱稟具見慮患甚深，防虞尤密。此等流民直以乞食為生，逃荒為樂。據稱該難民李文元等係湖北廣濟縣人，四月間在荊門州請得印照，六月七日自豫入陝之商南縣境，轉至該縣。填男婦大小二百三十四人，經該令查點，實止一百九十六人。核其獲照印信，有似描摹。該令未與鈐印，極為有識。查廣濟至荊門，由江浙漢而上凡千餘里，始至沙洋，沙洋起旱到州，又九十里，該難民等何以在荊門領照？其為偽填無疑。且來路既已可疑，去路又復無定，該令催令速走，誠為得計。然聽其逡流各縣，終恐滋生事端。現值盜案選出，正當嚴辦團保之時，豈可令此輩結黨成群，逗遛滋事。據稱該流民等自離澄城，即向蒲城、涇原而去，應飛飭李令、雷令、德令等於李文元到境之日，即行截住，分作數起，遞解回籍。如敢不服，即將李文元鎖解來省，聽候本司親訊。仍通飭各入境首站，以後遇有此等流民，務即迎頭阻截，或分起遞籍，倘縱令闖入陝境，定予譴撤不貸。此次該難民等由商南而入，劉署令不加攔阻，且於偽照上加蓋印信，聽其飄流陝境，丐名而盜行。試思二百餘人到處乞討，其在縣城鄉鎮，人煙輻輳處所，或不敢公然為非，若僻壤荒村，客多主少，萬一滋事，豈非伊戚自貽？劉奮德應詳記兩大過示儆，俾各首站奉為殷鑒。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蒲城縣稟

此一起潮北流民前據澄城陳令稟報到司，業經通飭各屬於奉札之日，隨地截留，分起遞解回籍，免滋事端。茲據該令稟稱該流民等詞氣桀驁，行蹤剽忽，不惟可惡，而且可慮。本司誠恐各州縣專恃訊兵捕快之力，未必即能制伏，亟應由營務處移會馬軍劉統領，請其迅派馬隊數棚，星夜馳赴涇原一帶，俟該流民等到境，悉數截留，由該地方官酌給資部分作十起，遞解回籍。倘敢抗違，即將爲首之李文元等三人鎖拏來省，聽候懲辦。至將來遇有流民過境，若在首站，即迎頭阻截，勿放入境。若在腹地，即隨時資遞，勿令前行。均查照本司前札辦理，勿稍率忽干咎。切切。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雒南縣稟

稟摺均悉。此案劉老虎挾胡春升控伊義父之仇，糾同石虎兒、郭兔娃等搶牛洩忿，刀砍事主身死。旋又與虎兒、兔娃搶蔡方友馱驢抵債，虎兔就獲，首要劉老虎在逃。該令到任，明立賞限，期在必得。果於前月杪，將該犯及隨行之鄭建發獲案，並起獲洋槍二枝、子藥一袋。據供兩次行劫殺人不諱。查此案從犯石虎兒先已拒捕受傷身死，郭兔娃監禁華陰，若欲質審，只可提兔娃來雒，無解首犯赴華之理。仰即移催劉令迅將兔娃妥解雒南，交該令提同劉老虎質究明白，即將劉老虎綁赴市曹，斬決梟示，以懲大獗而快人心。兔娃如未持刀傷人，但係隨同搶奪，即照新章鎖繫巨石十年，期滿再行稟奪。其鄭建發一犯重責遞籍，亦足蔽辜，准如所稟辦理。每閱該令來牘，殊有張堪爲政樂不可支之意，喜秦民得此賢令，尤喜吾鄂有此異才也。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供、摺存。

批西安府詳

與人家事，其難甚於謀國。婦女無識，戚族教唆，涉訟公庭，照例批飭調處。即經官斷，往往無理者薄責而厚贖，有理者受累而折財。問官之自命循良者，於被訛之家勸令忍讓，曰全骨肉也，於誣告之人酌斷財產，曰恤貧寡也。此等斷法，幾於人人如是，而猶自以為厚道，為明允。本司恨之較貪贓枉法者更加一倍。即如此案張張氏呈控張倅到司，批府查議。茲據詳賈張氏之子鶴齡所書親筆字據及永斷葛藤一紙，皆光緒二十六七年所立。復據詳稱已故巴里坤總兵張懷玉有弟懷德病歿於陝，遺妻張張氏暨子鶴壽，僑寄西安。迨張故鎮夫人趙氏攜子鶴年回陝，張氏懇乞收留，因令同居共食，視姪如子。嗣因張氏胞弟大丙身充牙儉，覬產刁唆。趙為好而成仇，張逞誣而興訟，始批同鄉調處。繼由讞局剖斷，令趙氏出銀二千兩了事，趙氏因其不分曲直，不論是非，但令出資以謝誣訛，豈能降心而從斷。幸於是時，張張氏前房長子鶴齡由新疆來陝，長跽世母之前，卑詞請罪，趙乃憑同鄉里，給以路費及捐官授室之資，一共三千金，由鶴齡書立葛藤字據二紙，攜其母與弟赴新疆候補，以為從此無事矣。乃張氏去甫逾年，復攜鶴壽來陝，再肆欺訛，此皆當日不講是非曲直、滿口“全骨肉”“卹孤寡”之腐話，致張氏以弱肉為可食，以黑暗地獄為可欺可恃，一控再控，既去復還，不絕其根。張倅母子之遺業行將罄矣。查張氏母家在此，鶴齡非其親生，其不肯就養新疆者，情也。前年相從同去，特因詐得三千金，既稱永絕葛藤，不得不齟離桑梓，此殆迫於眾口而實非其本心。且問此案者亦知訟根何在乎？即張氏之弟張大丙是也。假使當日發審局將大丙傳案，痛加撲責，將張氏嚴予譴訶，令其母子自向趙氏乞求多寡，唯命不違，則答其弟大丙，再不遵則押其子鶴壽，此案有不結者耶？讞局錮習，動稱問案不可開花。試問此案逮問張大丙，亦可謂之開花耶？張倅母子忍氣揮金，含冤控府，養雛被啄，蓄犬發狂，其訟案至今不了者，皆往年讞員誤之也。今日者賢太守遇事持平，具錄原委，詳請批示前來。仰即轉飭讞局龔、鈕兩令將張氏母子傳案，痛加責罰，並將張大丙拘案，笞八百板，枷號一月，勒令鶴壽母子照原立葛藤字據息案，迅速前赴新疆。如願在陝居住，應令出具切實甘結，永遠不登張倅之

門。倘敢抗違，不但將鶴壽發縣管押，並將鶴齡詳請新疆撫憲咨革，以爲世之無良者戒。仍將遵批了結情形具報查攷。嗟乎！此等案件至爲平常，庸人漫無是非，遂至於此。原審此案者請貴府密查其人，如尚在局，縱不逐出，亦不必再令襄訊，恐其復害他人也。此繳，原詞一紙、清摺二扣併存。

批紀典史景星稟

課吏館非卹嫠局、養濟院之比，可以任人自求要須，品學較優，方能入選。吾陝佐班候補者二百餘人，若人人稟請入館，安得此大裘廣廈覆庇多人耶？此風不可開，此願尤不易遂，應勿庸議。

批大荔縣稟

此一起游民，節據城蒲二縣以人多勢衆，恐滋事端，稟報前來。已移請劉統領派撥馬隊三十人馳赴三原迎頭截住，交地方官將該游民等分作十起遞解回籍。茲據稟稱爲首之李文元等帶同男女數十人轉至大荔在民人馬兆麟家索食，及其既去，則箱內之銀錢衣物俱已羽化。經該縣簽差拏獲文元、文斌及李九兒到案，供詞狡展，忽認忽翻。查城蒲來稟，李文元、文斌等均自稱武生，意氣驕亢。今經該令驗得文元兩臀舊有板花，其爲假逃荒爲財利之罔謀，冒武生爲橫行之符契，明訛酒食，暗盜衣銀，已無疑義。仰該令即將該賊嚴訊追贓，期在必得。俟繳贓後，將九兒重答遞籍，文元、文斌一留大荔，一解蒲城，各鎖繫十年，期滿遞籍管束。吾陝青天白日世界，斷不容魑魅橫行，迅即遵批嚴辦。切切。此繳。

批同官縣陳令丕業稟

同官縣典史想是風水不利，接連兩任瘋痰。據稟署典史彭錫書於該令拏獲搶犯五名收禁

訊辦之時，輒敢不開監門，勒要修監錢一百二十串，實屬聞所未聞。彭錫書著即撤任，聽候查辦。該縣典史遺缺，輪委王繩武署理。此繳，夾單存。

批丁守念敷等稟

據該同鄉官公稟，為周故令維祺之妾周簫氏請旌一案。該故令早開八瓣，歲見數喪，妻亡而子繼殂，子死而孫弗嗣，其孀然僅存者二孀媳、二女孫而已。念不孝莫如無後，遂生枯楊之稊。而雖老猶尚多情，爰有採蕭之詠。來當臘日，命宮帶青女之孀，容易秋風，病榻臥茂陵之雨。猶且斟量藥餌，扶護暄寒，論年華則老穉懸殊，論恩情則周星未滿。周令彌留之頃，預商放遣之謀，而姬俛焉弗答也。迨至所天見背，頓地長號，手辦灰釘，躬親含殮，蓋棺事畢，仰藥自裁，時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距周令之歿統五日也。嗚呼！橋填鳥鵲，正銀州拜織女之期，地近馬嵬，是天寶葬楊妃之處。方謂遺言在耳，效晚嫁之楊枝，豈期大節凜然，出小家之碧玉。可知天地剛健，中正之氣，不擇人而後鍾，益歎古今愛錢惜死之官，曾賤妾之不若，憫茲義烈，宜予褒揚。仰候轉詳請旌。繳，結存。

批咸陽縣成令稟

此案前據首府稟請通飭各屬，不准因案科罰，引武功、咸陽兩案，皆因罰款激成上控為證。當經本司批准照辦，並將該令詳記大過在案。既經記過，自應照例飭繳，過罰銀兩。乃該令接札後，並不細心閱看，竟謂本司札提罰款銀三百兩，實屬糊塗昏憤。試問一面禁止科罰，又一面札提罰款，天下有此政體耶？該令亦係舉人出身，乃於尋常公牘不能通其文義，且此番飭提過罰銀兩係本司專札，該令即冒昧上稟，亦祇能專稟本司，乃竟通稟撫憲，意在揭本司之謬而不自知其糊塗萬狀也。成安著加記三大過，實追過罰銀兩，以為舉人不通文理者戒。仰西安府速飭知照。繳。

再本日據成令面稟，本司前批曹俊有女及將李丑擄百云云，均屬大謬。李丑早已身死，而此女實係曹俊之妹，乃曹俊之父曹萬清之女等語。查此案卷宗本司並未寓目，亦無人來藩署控告。因西安府稟稱現署咸陽縣成安於李丑與曹俊等婚姻興訟，該城工局紳張志鑑先向曹俊派捐未允，成令因罰曹俊銀三百兩，又杜長善二百兩等語。本司就來稟引申，以為既稱李丑與曹俊以婚姻涉訟，則李丑實有其人，而所爭者必係曹俊之女。語曰“不知者不罪”，似不得以此為本司之過也。且府稟所重者在不應斷，今曹姓出錢勿論。曹氏為女為妹，為姊為姑，為孫女為曾孫女，總之無紅庚為憑，勿論。為李丑，為李丑長子，為李丑次子，總之不能以未過紅庚之人遽以賴婚興訟。該令捉上司之短斤斤，焉辯李丑之存歿，爭曹女之輩行，亦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且該令於札文並未看清，遽行通稟，又復來省面質。迨本司口講指畫，謂札文內開明係過罰銀兩，該令始自知錯誤而去。已而復請抽回原稟，且謂撫憲及臬司處俱已抽回，似此起滅自由，視公事如兒戲，直不知抽換官文書是何處分？其荒唐迷謬，實為吾陝所罕見。查該令光緒二十六年猶是一本地舉人，二十七年因刷印進呈書籍，經沈學使奏保知州，即在行在，引見到省。雖到省，仍在家也。雖在家，已候補也。二十八年即得涇陽釐差，二十九年差滿即署咸陽知縣。通省正佐六七百員，發跡之驟，與得差得缺之速且優，孰有如該令者？至問客何能，則不過一奔走才。同寅中，文章政事高出該令千百倍及十倍而遇合弗如者蓋不知凡幾也。該令福過災生，竟有如此謬妄舉動，此後若再貪求不已，任性妄為，吾不知其所終矣。仰西安府傳至府署面加訓斥，至擅抽各署已投之稟，應如何量予處分，以昭炯戒之處，仰該府一併核議通詳，勿稍徇縱。切切。再批。

批商州楊牧宜瀚稟

稟及供摺均悉。查柯恒東、王元仁、吳道明等聽從在逃之王權子於本年三月十七日夥竊嚴永和家，臨時行強，捆縛事主，搶據多贓。二十二日復至楊老二家撞門入室，刀傷事主，

如前捆縛，搽劫錢布。六日之內兩次行劫。經該署牧陸續緝獲該三犯到案，因後案而究出前案，並傳兩家事主認贓給領，犯供確鑿，毫無遁飾。此等凶頑劇賊亟應早正典刑，傳首犯事地方，以照炯戒。仰於奉批之日即將該三犯一併正法梟示，仍嚴緝首犯王權子務獲嚴辦，勿俾漏網。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供摺、夾單存。

鞫案心細如髮，絲絲入扣，深可嘉佩。又批。

批咸甯縣稟

據稟已悉。此案張文彬挑運軋花機器經過東關釐局，漏不報稅。迨經局員驗明，諭令照熟鐵貨物完釐，文彬已認交矣。及投公盛行以後，忽由行夥岳朝基送來江漢關稅單及公泰洋行名片各一紙，經該印委等細心究詰，稅單的係假造，情節種種支離。張文彬被駁無詞，自願認罰。查商人貪利漏釐，尚是常情，可以照章加罰了結。惟公盛行於文彬認完鐵釐以後偽造稅單名片，挾局抗釐，其居心深堪痛恨。張文彬俟罰款交清，即行釋放。公盛行著追取行貼，即日查封，行夥岳姓不得保釋，候本司咨請江漢關道查明稅單果係偽造，即將岳朝基照例從重擬辦，以儆奸欺。該印委辦事認真，研求入細，得稟慰悅。繳。

札官報館

本司最服膺聖訓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吾師張抱冰先生論詩亦曰“講神韻不若講神味”，由是以思，無味之人不可交，無味之事不必做，無味之文不足觀也明矣。自秦報刊該公牘、批判，辦公所司鈔錄，官報館司選刻，要必有異於尋常通稿者，始足令閱者醒目。乃昨見三十三冊秦報內有批咸甯所上張梁氏一案詳文，此係書辦照例擬批，而竟鈔之送之，選之刻之，不解諸君子何以深此無味之味也。天下最壞最可恨者，是書辦習氣。凡事俱有老套頭照本宣歌，腐爛陳舊，而無本事無墨水者奉為科律，以為當行能品。鄙人一生深惡此種濫套，

每一動筆，大半言人之所不言。忌我者皆以爲何必如此，然天下知味者亦往往有劉邕之嗜。秦報既經改定章程，所謂今日之事我爲政，其深中吏毒者，既爲本司屬員，縱使腹誹，亦只可面從，勿得故事違拗。即如十四冊秦報，本司牌示各州縣不得藉辦差賠累擅動償款一事，報章不刻牌示而刻咨文，必要將書辦濫話添入其文，曰“除示外合行移咨，爲此合咨貴局煩照來咨事理”云云。試問此語有何趣味，而必舍彼登此？即經此次明白札飭以後，倘再染書辦習氣，妄將無味之例稿填入秦報，取人憎厭者，本司亦不復與之愜氣，惟有一字訣曰撤。切切。此札。

批同官縣彭典史稟

該員業經撤任候參，乃上此乞假就醫之稟。前日之稟畫虎不成，此次所稟畫蛇添足。發稟日期自用硃筆填寫，足徵痰氣，仕途冗雜，無所不有，可爲浩歎。繳。

批鳳翔縣周令丕紳稟

咸陽搶騾殺人之強盜，貴署縣遠在數百里外，代爲緝獲，深可欽佩。大凡協緝文書通行各屬，認真緝拏者百不得一，以其無關攷成。彼身負四參處分不破案者其常，而況事不干己之鄰封，獲固有功，不獲誰能見罪，故協緝往往有名無實也。此案馮建汝（即馮建勝）與劉葆堂在咸陽渡船上偶遇騎騾過渡之人，即夥謀搶劫，趕至僻處，建汝先用馬刀砍傷其人肩臂，劉葆堂亦用馬刀連確其膝蓋殞命，奪騾同逸，至隴州賣銀使用俵分。劉葆堂旋在省城被獲，審明處斬。從凶甫戮，首盜旋擒，仰即迅解咸陽，訊明正法，以懲凶暴。至所供挾仇謀毆，劉葆堂在咸陽並無此供，顯係狡避，不必聽也。貴署縣先記大功三次，通飭各屬，皆宜以鳳翔爲法，則吾秦不復患盜矣。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三原縣德令稟

天下虛心而能自疚者，必君子也。傳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前者涇原爭界一事，在兩賢各欲劃清地段，在鄙人疑其規避四參。其地近原而遠涇，故以該令不即勘緝爲過。向來批牘於詰奸捕盜諸案，往往用激將法，看似語言過火，實欲作其氣而收其功也。該令兩年洋縣，輿誦翕然，號稱衆母，三原移治，益慎益勤。至於兩出劫案，以公事言，則曰事前未能防范，事後未能弋獲，其實會匪游勇圖財行劫，何人運氣不佳即出在何人境內。本司作令時，亦因四參銷去兩級，是盜案之有無，原不足定官聲之佳惡，要須視其平日之勤惰與事後緝拏之緊慢耳。三原城內搶案情節較重，而該令登時捉獲兩賊，則當與無獲者有別，故彼時不即撤任。近因限滿首要未得，解任示儆。該令欣然受之，不惟毫無忿狷，且上稟自陳以本司前次嚴批未登秦報，恐外間疑其不公，應以補登爲是。賢哉蘧大夫，非真有寡過未能之意，不能爲此言也。今再就前案申言之。吾三人俱有過，地本涇陽，而定謂非涇陽，趙令過也；地雖涇陽而近在三原城外，該令軫域自分，不即勘驗，該令過也；本司臆度距原三里必係原地，不待查明，即將該令痛斥，本司亦過也。吾輩知過則必改過，秦報之不刻前批乃本司改過也。本司有過惟恐同人不肯規正，豈有自以爲是之理，願該令勿多心也。近大學堂缺一提調，業經稟商撫憲，俟該令回省，即入堂當差。吾輩在任，日勞攘於，民詞吏牘，暫爾還省料理，學堂事亦自有味。記得本司曩年起服入都，見李會稽師呈詩云“還京即是女歸甯”，師笑其罕譬雅切。今賢者回省，亦有此意境否？繳。

批隴州詳

武生之作姦犯科，幾於十人而九。此案郝恒升霸姦誣竊，被押潛逃，誠鄉里之蠹蟲，亦武生之慣技。茲據詳請斥革究辦前來，革則革矣。案經訊明，無可再究，亦不必照案擬辦，徒費筆墨，仰鳳翔府轉飭該署牧奉批之日即將該革生痛加笞責，鎖繫巨石二年，期滿察看稟

奪。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紫陽縣稟

單稟閱悉。該學訓道李瑩身後蕭然，無力歸葬，孀孀孤寡，生死兩難，姑於勢難博濟之中，籌一惠而不費之法。查該學學田十月內即可收租十餘石，而今冬必有院攷可收印紅錢文，此缺暫不委員接署，即仰該令兼攝所有該學應得之款，由該令經收，悉交其妻為養生送死之費。俟院攷已過，印紅收齊，再行委署。此繳。

批籌賑局革書楊治泰稟詞

察閱來稟，大有要挾之勢。萬一爾無病而死，籌賑局即不辦事乎？爾等以本司為何如人？糊塗萬狀，楊治泰著遞解蒲城，重責五百板，交保管束。局事另派經承承辦。此飭。此等可惡萬分之稟詞，局員代為轉送，一併申飭。

批整屋縣學呈送攷試學生課卷

各屬生童均由各牧令攷試申送，整屋崔令前已申送數人，何以該學復行補送。外屬縣廳營學同在一城，斷不可各存意見。即如此一事，本係沒要緊事。然縣令與教官各不相謀，將來偶有交涉事件，勢必齟齬無疑。且披閱兩卷，均不見佳。如云“文王戰於崇墉”，豈非笑話。“轍”字作“輒”，論題挖補，該學官俱以為可取耶？原卷及冊一併發還，以後攷送學生，仍應商同知縣辦理，毋得自分畛域。切切。此繳。

批鳳翔府稟

據稟已悉。事貴得人，人惟其才。有用之才，又須冒為我用，方能日起有功。該守督辦

鳳翔鹽務，各要卡委員必須該守自擇，乃如臂之使指。來牘所舉三人張家驥專辦神讎，勿庸議矣。王玉堂本司不知其人，豈孫玉堂之訛耶？邱令老成諳練，素所心賞，應即委令接辦天堂寺鹽務。張令炳華所以不委他缺，必委鳳翔屬縣者，正欲借資熟手，雖署缺而兼奉差。所有郿縣左近一切派銷加價事宜，仍應責成該令悉心經理。本司嘗謂得其人則一人可兼數事，不得其人則一事難倒數人，惟該守能知此意也。仍候撫憲暨督銷局批示。繳。

批鑲白旂生員崑瑞稟詞

此案前後情節，本司早已洞悉。爾家三千金血本交王紀瑞領開煙錢店，化為烏有，今又令爾認還土賑四百金。孤寡餘貨，能有幾何？奸夥騙土賣東，徒因其家貧無力，遂令東家除本銀不計外，再為代還騙賑，亦可憐矣。仰咸甯縣照崑瑞所稟，將王紀瑞所開煙舖及街基地畝一齊估價抵債，勿令崑瑞受累。切切。詞發，仍繳。

代洋務局批整屋縣稟

單稟已悉。民教之事，全繫乎地方官之一心。無事時中外一家，有事時持平辦理。中國今日被人欺壓至此，皆由從前一味自尊自大、自怙自是所致。其各處教案亦多由有激而成，激變不過兩途。媚洋者，民不平，袒民者，教不服。如果州縣真有是非曲直，案案持平，有何教案可辦？該令此稟謂整屋教士胡定邦縱容教民欺壓百姓，請本局轉致高陵總教堂將胡教士另調他處等語。查整屋曾前令因到任之始，張貼告示，有意刻待教民，至滋齟齬，不克久於其任。該令初到，與教堂毫無意見，冀得彼此相安，乃到任即有此稟，深非上游所望。夫公事不可無據，對外國人言尤不可以無據。該令來稟但曰“縱容”，曰“欺壓”，曰“下鄉時，約保紛紛赴懇”，且作危詞曰“其患將不可測”，究竟教士所縱容者何事，教民所欺壓者何人，紛紛赴懇者有何鉅創沈冤，得何真憑確據？一概不能指實。如果即據來稟，達之高陵教堂，該堂

函索縱容欺壓之實據，本局何以應之？是此稟不惟冒昧，而且糊塗。在該署令之意不過欲於蒞任之初先將教士撤換，藉以討好於百姓，示威於教民，仍是二十年前混沌未鑿之習氣。殊未知我欲撤換主教，未必聽從。即使聽從，能保後來者必勝於前乎？萬一另換之人，其縱容更甚於胡定邦，該令又將如何？本局非畏而庇之，特事貴平情，不可空言無據。該令接曾令下手，與教士無怨無德，正好趁此時開誠佈公，與之訂約，各除袒獲之私，一以持平為主。教士固不可偏信教民一面之詞，縣令亦豈可偏信百姓一面之詞。彼此胸次空空洞洞，百姓是則，伸民而抑教，教民是則，伸教而抑民，有何難了之案乎？如果該教士理論不能，情感不可，在該令任內實有縱容欺壓之案據，然後就案上稟，本局方可據以相爭。若該令自覺才不勝任，日抱不測之憂，盡可稟請交卸。前年唐驛路署郿縣，亦謂教民會匪彼此交關，禍且不測，及委張令炳華代之，晏然無事。為政在人，豈不信哉？大凡訟師作呈詞空空無據，專以危言恐嚇者，不惟自取駁斥，抑且惹人憎怒。不意該令作稟亦染陝西不通訟師之惡習，深可憤詫。繳。

批中部縣王令稟

僅一土橋，何至需銀一千二百餘兩之多？現在庫儲奇絀，而各州縣於地方橋道工程動輒請款，實堪痛恨。仰候另委妥員切實勘估，來稟文理不通，足見該令胸無墨水。繳。

批三原縣監生張敬業呈詞

稟詞殊欠明晰。據稱爾父在日，持出本銀一千三百兩交李瑞林開設德盛新行。甫及四年，即獲利一萬有餘。嗣爾故父，又將已身四釐生意撥歸瑞林名下，冀其日後關顧孤寡。迨爾父身故，瑞林竟將爾應得紅利分毫不付，鯨吞四萬餘金之多。所呈殊無情理。德盛新行開自何年？係何買賣？何以千金之本四年即賺萬金？既稱爾父年衰子幼，託孤於彼，爾今已三十五

歲，似乎開行獲利總在二十年前。前賺萬金作為護本，則是爾父在日，徒有開行獲利之虛名，而未獲絲毫之實惠。爾父之故，故在何年？爾年幾何？何以生意如此興隆，而東家毫無沾溉？十五年前，爾年已二十，不為小矣。陝省號規三年一清賑，若瑞林欺孤專利，爾早應具控公庭，何至隱忍十餘年之久，始行呈訴？迨至控州集訊，如果瑞林鯨吞屬實，楊署牧才明守潔，豈不能立判是非？而爾既起訟端，應呈鐵據，何以轉將合同及萬金賑簿匿而不獻？所呈均堪駁斥，必欲終訟，仰照指駁各節明白稟覆候奪。此呈有意顛預，其詞照例不准。

批邵陽縣仇令稟

興辦學堂誠為當務之急，而其弊有二。東南各省民智早開，官私學舍其比如櫛。人習和文，士多橫議。西學好處，一無所知，一無所能，而專以平權自由之謬說互相誇煽，此偏於新學之弊也。西北如吾陝者，士風樸樸，地遠江流，耳目囿於鄉鄙，心力盡於時文，加以俗儉民窮，人無遠志，一旦廢八股，講時務，怯者不肯來，來者不可學，比比皆是，此局於舊學之弊也。且以書院改學堂，經費恒虞不足，就地籌捐，苦無為炊之米。是以新章誕布，兩載於茲，雖實心辦理者亦自有人，而齊舍粗立，經費無著者又比比皆是。風氣之不開渾沌之難鑿事，固不容勉強，亦難任其因循。綜其規畫之成不成與辦理之效不效，則信乎為政在人矣。學堂之難，難在無學生，又難在無教習。通都大邑招攷誠不乏人，若荒僻小縣，秀才猶不知書，而況童穉，故曰無學生也。既改書院為學堂，則鄉塾師不任教育，當取稍習時務者為之師，而天文、輿地、西文、西語就地取材，百不獲一，聘之遠方，無此力量，故曰無教習也。然此皆不足難，所難者仍在有本有文實心辦事之地方官。官得其人，不學可教之使學，無師則身自為師。官非其人，縱使身居大邑，人才盛而物力充，而座鮮佳賓，胸無墨水，雖欲興學，從何下手？雖欲課士，誰為發題？吾陝各小學堂若商州、鄜州、綏德、永壽、臨潼、渭南、朝邑、紫陽諸牧令，皆苦心經營，各各有所成就。雖規模有廣狹，程度有淺深，要皆

是箇中人，故稟牘說得親切，學務辦得實在。茲接貴縣來牘，二年以來，悉心規畫，絕不求知。今當去任之時，乃始開摺列表，稟祈立案前來。凡所敷陳，皆如吾意中所欲言。勿謂是小學堂，學問經濟已露豹斑，君才豈止百里耶？稟及表摺俱登秦報，俾仁而不學者知所仿倣，鄙人此批附以傳矣。抑各屬不能辦學堂者亦未必無好官，特讀書不多，故於此事隔膜。苟能見賢思齊，亦可相觀而善。且學術雖差，而能盡心民事，則猶有可取。君子用人，不能求備，況七十餘廳州縣，安得如許仕學兼優者而用之？惟過庸過猾之吏不能教士，又不能理民，甚而至於虐民，則老夫決不能恕矣。貴縣另單所稟，以息肩為幸。現已委君課吏館分校，吾陝吏才勝學堂數倍，得君以三益資之，其功效當什伯於郟陽也。程令已來省，當催令速行，勿念。繳。

批涇陽縣詳

饑寒起盜心，人之常情。此案趙楊氏攜子拾花，路過馬寬心地內，餘桃棲畝，四顧無人，遂令其子偷拾一籠。適遇寬心至止，將其母子捉獲，投約送還。其夫趙登孝管束，登孝斥罵妻子不應作賊，楊氏羞慚，仰藥而死。肇端極細，視命何輕？登孝寬心誠不得為有過，而楊氏不為不可憐也。夫遇便拾花，與摘食田園瓜果相似，非真盜竊也。若以古人送蒿一車，置筍一束之事例之，直可相安無事。而彼此見小，遂釀釁端，觀於被罵而輕生，則知其尚有廉恥，知恥而行竊，則知其迫於饑寒，以饑寒之故而死一有廉恥之人，吾所以重為楊氏惜也。應令寬心贖錢二十串，既助喪費，且解冤孽也，仰即遵照。繳。

札課吏館

札課吏館稽查委員知悉。本日據提調面回館中近有閒人闖入居住，聞之不勝詫異。問何人容留，則仍是館員延請入內，代為點書點律。查館員讀書所以必須點勘者，蓋手到則眼到，

眼到則口到，手口眼俱到則心亦到，此讀書定法也。若他人代點，與自己何與？此如看人噉飯，無補我腹之枵，借衣見寶，終露懸鶉之丑。本監督等留意真才，而館員敢如此欺罔，良可恨也。自今年開館以來，人皆曰吾秦課吏較他省為有實，數月之間得缺得差者肩背相望。不圖我以成材期之，而館員以作偽報之，以情理論，則為無良，以居心行事言，則為無恥而甘於自棄。此等敗類，館中度亦無多，亟應澈底清查，以免自毀招牌，敗壞風氣。該委員有稽查之責，而竟形同木偶，熟視無言。若非首府遇事認真，吾館勢必倒敗而後已。痛恨之餘，合亟札飭。札到，仰該員立將潛匿齊舍代為點書之鎗手拏交咸、長兩縣答責枷號，其延請鎗替之員嚴切查明，據實稟覆。倘再徇庇，除將該員撤差外，仍當另委委員查辦，凜速。此札。

牌示

監督示同學諸君知悉。前因首府面稱館中有外人闖入代為點書之弊，本司以吾館方刻意求實，豈可如此作偽。當飭稽查委員嚴切查明，據實稟覆。昨據韓典史覆稱並無其事，本司意猶未信。本日據分校蔡令、李令面稱各館員雖學有淺深，然無不恪守館規，手披口誦，實無代倩之弊，亦無在館寄住之人。並稱館員絡繹奉委出省，凡在館者，誰不各欲見長，豈肯授人口實，此言自屬可信。今年館中得差得缺，數月之內，已有十人。在上司雅意求才，而局外豈無側目，造作蜚語，亦係常情。本司與首府皆苦心提倡，極力甄揚，聞此流言，豈有不澈底清查之理。今既查無其事，斷不能仿書辦文章，以查無實據，事出有因二語，屏黜一二人，以沽兩面俱圓之譽。凡我同學，安心讀書，用己所當盡之功，守無則加勉之訓，亦禦寒重裘之意也，勿違。須牌。

批蒲城縣李令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冊開八月分自理詞訟六起，案案持平，恰如吾意中所欲出。如李宗愷欠劉姓錢三十五串，

三十年來，利倍於本，則令還三十千了事。閩七娃欺閩青蛙癡呆，誘租其地，兼用其騾。經青蛙之兄弟告案，則令七娃全數退還，並不准索牛工耕種費。成應章有一妹，先適汪姓，得受財禮，唆令其妹，在夫家種命私逃，被汪家退回，則又另賣與原成兒為妻，又得受財禮，又唆其妹投井種命，撈救得生，反控成兒逼妹廢命。該令將應章痛責，其妹仍交本夫管束，永斷兄妹往來，痛快之至。校好剛之寡居堂弟婦校劉氏攜子僑寓省城，原籍地畝交好剛管種。同村校六兒忽稱劉氏在省借伊錢十八串，指地為質，逼令好剛讓地。及問劉氏現在何處，則稱遍找未見。既未見面，何從借錢？該令斷令自尋劉氏索錢，不准隔手索地，靈妙已極。郭芸福之女憑媒張近喜許給黃茂倉之子為婚，得受禮銀四十四兩，有庚貼為憑。芸福旋故，其弟蘭福昧婚不認。經該令訊明媒證，驗明紅庚，即將蘭福重責，斷令黃茂倉擇吉為子完姻，蘭福不得抗阻。原屈氏夫故乏嗣，收養異姓子福娃為嗣。族弟原禮娃唆令屈氏驅逐福娃，自任生養死葬，屈氏信之，將地二十餘畝付伊經種。禮娃得地到手，全行吞昧。經該令枷責示儆，飭將地畝全數退還屈氏，另擇昭穆相當者承繼。以上各案，看似平平無奇，然身坐堂皇，一問即明，一明即斷，一斷即了，是非曲直，較然明白，亦甚不易矣。特為拈出登報，俾初登仕版者攷鏡焉。

批勘中部縣路李令稟

據單稟已悉。該令此次奉委查勘中部路工，本屬兩難。若謂原估毫無浮冒，則本司難欺，若謂培修所費無多，又恐同寅獲咎。遷就其間，將原估一千二百金減去七百，請發五百金，以資修補等語。其實王令之因生妄，藉事抽吞，本司早已洞悉。此路本係山溝之間天生土梁，而捏稱土橋，已屬任情欺罔。該土梁兩旁侵削，中間極窄處僅剩尺餘左右，幫培就溝取土，無須運費，但用人工，通其十五丈，並非平地填橋，不過兩旁培厚。該縣不通車輛，人畜行走無取過寬。若如原估之數，則是每一丈需庫平銀八十兩，荒唐已極。且既云舍此別無他徑。

而王令原稟又謂別開便路一條，試問此一條便路又在何處？似此貪欺蒙昧，實堪痛恨。姑念業已動工，勉撥銀二百兩，仰王令覲顏具領，仍記大過兩次示懲。此繳，夾單存。

批臨潼縣李令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查各屬月報自理詞訟，大率類列兩三案塞責，事皆極沒要緊之事。問案者易了結，造冊者亦易申敘。若情節稍多，供證較繁，即不肯造報。蓋幕友文理平常，敘事不能清晰，更恐判斷未允，臻干駁斥。庸幕庸吏，不望褒獎，但求免於訓責。此月報所以半屬具文也。若真能裁斷、真有本領之人則不然。其尋常案件一五行即了者，決不上報，譬如請客其飯，蒸百令而煮刀豆，豈堪咀嚼耶？故好手月報冊，案情惟恐不鞣轉，詞證惟恐不繁多，因其情節支離，愈見斷才敏妙。此冊類列六案，大半頭緒糾纏，曲直互見，而一一分朋劈理，斧以斯之，斷者公明，訟者悅服，閱者愜心貴當。大抵道理本極平實，見得到，說得出，刁狡者駁得倒，糊塗者喚得醒，天下事似易而實難者無過此矣。若月報皆如臨潼與食側生，果何異而無如百合刀豆之太多也。繳。

閱洪李兩令判語書後

李令刑名好手，由幕而官，判斷精審，久充律學分校，同寅多受其益。此次秦報所刻疑竊看語及賣妻判詞，洪令原本已佳，李令批改則更進一層。天下無論何事，均以心知其意為難。李令可謂深知律意。如看語云“因疑而問”，並非因疑而誣。凡作公牘，均須有此等筋節語，方為顛撲不破。官、幕皆宜師法。惟韓德元賣妻舒氏，又另買孀婦岳氏，貨之共得價三百千，因房東李添成扣收賭帳，致訟到官。李令擬判將德元、添成照“興販人口例”擬杖一百、徒三年是矣。惟稱岳氏、舒氏應離異歸宗，財禮追還，娶主免議。此於例雖合，而於情未安也。查德元夫婦由皖至豫，因流落而賣休。岳氏亦襄陽孀婦，流轉販賣。若照例與娶主離異，

岳氏本無夫之人，舒氏雖有夫而實無夫，若各還原籍，不知其母家有人與否。況娶主劉姓、徐姓既各以百數十千買人，其如意可知，兩婦得所亦可知。與其斷離而仍無所歸，何如斷歸後夫，俾各得其所之為愈也。斷案與辦案不同，不必盡拘成例，當以簡當為主。吾恐各同寅遇此等案墨守此條，轉生波累，因書此以質李君且告同寅也。然此特為娶主不知情者而言，若謀娶者又不在此例，慧心人辯之。

此朝邑縣曾令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通閱冊報四案，準情酌理，語語持平。該令本係關中能手，在首縣時，豐採隱然，偶有賢智之過，不為盛德之累。論者或謂其有偏處，有刻處，有刑罰過重處，本司亦時相規切，該令能受盡言，則能吏而善人矣。冊開田見龍、張振鐸皆無賴之尤，矯誣已甚，該令訊明後，僅予薄責，殆有鑒於刑重之言，而日進於德化耶。憶鄙人初改官時，孝達師問曰：子為政何以？對曰：以仁。師喜曰：得之矣，人心不慈祥，既賊民而亦害己。吾終身誦之。特世風益薄，害馬當除，故治邑尚嚴，其初頗有不諒者，久亦知其無他。嘗謂作官有何奇節，勿討好，勿沽名，行其心所安，求其事之是，知過決改，見賢思齊，如是焉已矣。至“偏”之一字，何人蔑有，鄙人即不敢自信毫無偏謬且恐偏謬不少耳。人在下位，易開直言，友朋規益，上司責讓，皆藥石也。若本司以虛名驟躡高位，自撫憲外，孰肯告以過者，不自虛心將成過府，願同寅勿以訑訑待我也。緣讀該令案牘，見其論斷之平，知其學養之進，因有感於人苟稍有偏執，則皆不敢進言，既戒同寅，還復自念。吾屬同官一省，如同在一舟，官職大小，偶然事耳。我既以直諒待人，亦願人以直諒待我。所以丙夜篝燈，批牘不倦者，正以蚓投魚之意也。意有所觸，聊復發之。此繳。

札糧務局

札糧務局提調文案兩倉委員及咸甯、長安縣劉、胡令知悉。照得陝西督糧道員缺經撫憲奏請裁撤，所有道倉一切收放事宜歸併藩司衙門辦理現。值改革伊始，當體撫憲奏裁之本意，定化私爲公、因利而利之章程。凡事以更始爲難，而破俗論、祛積弊、奪中飽以歸公家，尤爲不易。此次裁缺，非撫憲毅力不能，則此次改革，本司與在事諸君亦非運以精心、持以定見不可。試問道缺何以裁？爲籌款也。款於何出？則奪中飽以歸公家是矣。查庚辛大侵以後，糧道缺分，已非甚優，而撫憲昔任是缺，又報效四萬金，爲旗屯之費。今疏請裁缺，約略以十萬金爲衡，除四萬外，須歲籌六萬金解濟京餉。此六萬金何出？則曰糧道之進款也，管倉、幕友、委員以及紅單房經承之出息也。以此四項歸公，六萬之數似屬有盈無絀。惟是永豐、敬錄兩倉，蠹弊已深，勢成積重，幕委猶爲傳舍書斗，幾若世官。一但拔除，初則請託哀鳴，繼則浮言煽動，以及暗中作祟，百計求復者，乃事勢所必至也。須知朝廷忍變二三十年之法，舉糧道而裁之，吾屬乃畏紅單房之書辦，仍使窟穴於兩倉，轉移於司署，以遂其把持吸吮之私，上何以對朝廷，下何以對糧道？是僅僅奪同寅之所入，而倉蠹之中飽如故也。是以本司稟承撫憲，決意一洗而空，如有言紅單房不可裁者，老夫必親唾其面。好在流俗人雖多，而與吾同志者亦不少。今開辦之始，暫以往年輿圖館改爲糧務局，內設提調一，文案二，熟悉倉務之幕友一，東西兩倉各委正班一員，佐班東三員、西六員，各予薪脩，倉中出息一概化私爲官，纖毫不得分潤，此所謂自立於不敗之地也。紅單、實收兩房，一概裁革。自本司受事之日爲始，該房出息，全以充餉。至局中倉中寫算需人，由本司另行招攷。其兩倉斗級等人，約在一千以外，徒滋耗蠹，無益事情，亦宜嚴加沙汰，分別去留，期於足用而止。至紅單房以下通同舞弊者，則有包糧舖，大半即紅單房所開，引蔓蟠根，虧官結吏，剝民剋兵，而不可止。此曹託名商舖，誼難一併查封。本司以爲吾陝既有官錢舖，何不可開官糧舖？今擬遴委廉干正班二員，慎選舖夥，於東西兩倉，各設一官糧舖，如官鹽之減價敵梟，如官米之減成平糶，庶軍民不招自至，而奸商不禁自除，此本司開辦糧務局之大畧也。至於化私爲

官，一切詳細章程，則惟在事諸君子是賴。局中、倉中諸寅好，皆本司與撫憲平日深信不疑之人。而咸甯劉令、長安胡令因鄙人受事，竭力贊襄，詢訪弊端，極為詳實。當茲開辦之始，多一人之智識，增鄙人一分聰明，多一人之謀議，增公家一分利益，應即添請入局，共相諮度。明知首邑事繁，然止借重一時，俟開辦章程擬定，辦有頭緒，即可息肩。查倉中出息無他，不過曰斛面也，倉底也，土糧也，樣糧也，牌價也，買片也，倒厰也，曩操之於吏則為私，今奪之於吏則為公。自來興利除弊，往往利即伏於弊中，弊盡而利亦與之俱盡。今本司志在因弊以求利，取向來肥己之私財，作永遠奉公之的款。仰提調以次諸君子，會同兩縣悉心條議，隨時惠商，勿惑浮言，勿畏疑謗，善歸吾友，過在鄙人，務於三日之內，將大概規模先為釐定，以後隨時斟酌，總期有利無弊而止。蓋事屬創始，經眾議而後成，設疑有未融，雖十反而不厭，本司去弊用實力，而受善用虛心，同心如蘭，勿我遐棄，幸甚。切切。此札。

牌示

照得西安糧道裁缺，無去官留吏之理。今自九月二十八本司接辦糧務之日起，所有糧道衙門紅單、實收兩房一併裁撤。該兩房經書人等，趕將一切檔案文卷檢齊送交糧務局文案，會同倉員幕友點收，如有短少抽匿情事，一經查出，仍惟該書等是問。各該書辦交清以後，各自安分回家，另圖恒業。至本局及兩倉需用清書由本司另外出示招攷，凡工於寫算者先期來局報名，於十月初三日辰刻在藩署面試。朱註云“去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即此意也，勿違。特示。

批鳳翔府尹守稟

盤根錯節，乃別利器。該守於鳳局糜爛之後，管領八百餘萬屯積不售之鹽，積壓三十餘萬串錢之本，乃竟舉而派銷淨盡，民不怨讟，本不虛懸，此等材具，殆姚崇、劉晏之亞匹也。

後乃歸功僚友，致美嘉師，抑知屬員視上官爲步趨，百姓與賢守同憂樂乎。此事若使本司承乏，決不如該守之英爽敏妙。舉重若輕，一生低首，謝宣城不惟年不及，才尤不逮也。縣倉以積糧者屯鹽，致各廩積受咸濕，漸形朽敗，今冬收糧在即，亟宜修補整潔，以利倉儲。准即動用鹽款，早日鳩工營繕爲要。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長安縣詳

此案昨據商州楊署牧詳請銷案前來，敘述前後情節至爲詳盡，判斷亦極允協。本司微覺於逞刁越控之鄧見舉不無過於寬縱之處。詳稱毛女幼許見舉之子屬實，今被其母於鞫訟後別字革役殷魁，婚娶逾年，勢難反璧。因令殷魁與原媒等共持出錢四十串，交見舉具領。夫見舉豈得爲無罪哉？毛女之別嫁，皆見舉自貽伊阻也。查楊署牧來詳聲稱毛女十八，身已長成，而鄧子眇小若孩稚，其外母憎之。及毛女父死，鄧姓不相弔問，一日與女母路遇，互相詬厲。見舉旋即糾邀徒黨，黑夜搶親，將毛女從臥床奪去。其子童駿，不能婚配，仍童養於家。經毛女母兄控縣，山陽劉令將毛女斷回母家。傳證覆訊，見舉從此避匿。吳德義母子乘隙賴婚，別招殷魁爲婿。迨二番涉訟，則毛女錄葉成陰矣。夫既締姻盟而不通來往，猶過之小者也。口角以後，夤夜糾人刁搶未婚之女，此與強盜何異？楊牧、劉令均重責殷魁，判令出錢了案，謂其身任公門，明知毛女爲有夫之女而悍然娶之，責革罰鍰宜矣。而於見舉但憫其人財兩空，而不究其始而忘親，繼而搶親之罪，反若懼其上控，多以錢餌之，而不知適以資其蔓訟也。今見舉羈管長安，業經匝月，自作之孽已足弊辜，仰即遞回山陽，由劉令交保管束。劉令審斷此案甚爲明允，而不意竟有一見毛女魂飛天外之誣，作呈之張列宿仰胡令到商州任後將該訟棍重責五百板，鎖繫空房，勿令與待質者相羈雜可也。此繳。

批鳳翔鹽局委員李令漢源稟

據稟鳳屬派銷鹽斤現已發出六百餘萬，存倉者不到二百萬斤。該令受事之初，即能敦勸同寅妥速集事，固由尹、傅兩守後先濟美，亦見該令佐佑有方，深堪嘉尚。惟領鹽將終，收價伊始，寬嚴緩急，務須操縱得宜。仰即幫同傅守始終慎勤將事，俾鹽本早日珠還，是為至要。此繳。

批同鄭縣稟

稟及供摺均悉。張沒耳罪大惡極，仰漢中府恩守於奉批之日立即提犯覆訊明確，就近稟明陝安道將張沒耳即行正法，傳道犯事地方懸竿示衆。何發治、林小巴偶未傷人至死，得逃顯戮，其實皆死不足惜之賊也。應即永遠鎖係，仍嚴緝逸犯李春娃務獲究辦，以儆凶徒。該令捕治羣凶，為民除暴，應記大功三次，以示獎勵。仍候撫憲批示。繳，供、摺存。

批南鄭縣詳

何林二犯如果因病身死，是天誅也，何快如之！一切照例飭醫調治務痊套話，全用不著。此繳。

批岐山縣稟

該令果將王搖搖拏獲，不勝快慰。仰即解赴鳳翔府由尹守提同晁黑狗當堂質究明確，開具供摺，將兩凶一併正法梟示，以塞匪膽而快人心。仍嚴拏首犯李豬娃務獲究報。該令詳記三大功，從前記過處分併予銷除，以彰公允。仍候督撫憲批示。繳。

批西安府詳

昔鬼子母食人，佛將其愛子置琉璃鉢中，鬼母涕泣悔過。貴府此詳亦是一幅揭鉢圖也。

張張氏恃潑訛銀，欺其嫂姪，皆從前寬縱使然。今枷其弟大丙，又押其子鶴壽，該氏有不遵斷具結者乎？世之聽訟者每見一潑婦上堂，則畏之如虎，應以此詳與一干無用州縣作再造丸。此繳。

批釐稅局稟

所稟恐不無過火之處，龍駒寨釐員程守文章政事冠絕一時，小試於權貨之場，何至誼無體察，竟致百貨山積，衆議沸騰。況定章案局查驗甘票，以百日為期，不為不寬。本年雨水較多，道路遷延，其偶也，非其常也。此在隨時體恤固不可逾限，即罰亦不能竟無限制。蓋雨水泥淖，阻滯行商，固宜少為寬假。而販夫腳戶任意遷延，藉口於道瀆難行，以冀破我百日之限者，恐亦在所不免。應仰程守查照來稟所云，所有甘貨到寨已完釐而待驗票者是否有意遷延，抑真阻於雨水，分別查明放行，以恤商艱而免屯積。然亦不得受奸儉之欺，自弛其一定之限。天下固無死法，亦不可過於活動。惟該守心知其意也。稟發，仍繳。

書王令景峩試卷後

嗚呼，時至今日，殆無可措手之日乎！毗於舊者，謂中國自有制度，西人之學皆竊我聖帝明王之緒餘以臻富強；毗於新者，則欲一切規倣西人，學西學，行西政，習西藝，居處飲食衣服無不效之。以彼新機之解駁，豈不勝於故步之自封。然而擇之無方也，行之無序也，徒歆羨乎外人而不自度其能否也，忘其高卑遠邇之程度而僥倖於速成也。夫無論中西，種無論黃白，其資性未嘗不同，西人心力所到之處，謂華人必不能到，不必若是之自貶也。抑有不同者數端，不可不辯。泰西各國後先開闢以來纔一千八九百年，中國邃古，勿論自堯以來已三四千年，以彼之朝當吾之午，以彼之午當吾之晡，天地之鍾毓，人物之蕃殖，彼方壯盛，吾已衰遲，此氣運之異也。歐美諸洲，島國林立，不有奇技異能則君不能自保其國，民

不能自贍其身，是以各竭其智力以求通微入化之學，極智勑巧述之致。因富國而興商務，因保商而厚兵力。因商戰必需人才，人才必需教育，而偏設大小蒙養諸學堂，使人人皆有愛國之心，皆知立國之本，與夫交鄰互市，保邦致治之所以然。任官惟其才，論事求其是，國有大事下議院條其可否，上議院定其從違，而君若相折衷焉。蓋其國無不學之君，無不學之臣，無不學之士與民，此議院之所以開而議員之所以有益人國也。中國自祖龍愚黔首，而漢之經術、隋唐以後之科目皆欲舉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驅而納諸無用之域，而我得萬世為天下君，故唐文皇有英雄入彀之言，宋太宗有纂輯禦覽之命，自前明用時文取士，至我朝嘉道以後文字之腐爛，已極人才之闕冗，亦無復加矣。作者此文昧於審己，而專欲效人，謂用行政聽言一切當歸諸議院，又謂古之中國治以人，今之西人治以議，夫人與議豈可分而為二哉？得其人則議可行，非其人則議無當，斷斷然矣。中國以四萬萬人料之，婦孺去其半，此一半中兵農工商雜戶輿隸僧道之屬什去六七，所謂讀書識字附屬於仁籍黌校者不過數十萬人，此數十萬人中雖讀書而無所知，雖入官而無所能者，又什去六七，此外非舊黨即新黨，中立不倚者落落然百中之一二耳。以外人凌轢若彼，中國孱爾若此，議院既開，知難者誰敢鹵莽從事，則入院者大率喜事之人，其舊者持謬論而自附於聖賢，其新者習野言而自薄其祖父，一則塗羹塵飯，一則客慧狂華，新舊議不合而黨禍成，上下意不同而紀綱破。嗚呼！西人惟恐一民不智，中國惟恐一人不愚，千百年來造士取士之法，若漆雪之不侔，水火之相反，而欲以泰西議院之制望諸中國未嘗開智之人，是猶效顰以示妍，握苗而助長也，不其惑歟？或曰：由子之言，議院終不可開耶？曰：有西人之智則可，無西人之智則亂。且建言與聽言相需而成者也。今下議院鮮智士，而上議院乏斷才，紛紛藉藉者謀之，泄泄沓沓者斷之。江夏王鋒所謂欲益反弊也。新學家皆曰：今日是過渡時代。夫所謂過渡者，由此岸達彼岸，方及中流之時也。全國之人方半濟於風濤之中，半立於崩沙之上，而欲學彼岸之人之坦行捷步，正坐危言，是又責嬰乳以掇巍科，策病夫以行萬里，必不能矣。或曰：如子所言，則前之科目取士

者皆非歟？曰：重此一時也。中國歷朝以來皆以一人坐制天下，惟恐奇傑之士逞其囂然不靖之氣，闕竊寶位，竊據神州，乃啗之以科名，納之於場屋，使天下才智之士竊老盡氣至力於文字之中，其下者則聽其生活於兵農工商及一切雜徭賤業之內。設有不靖，以中國之人平中國之亂，不必奇材異能也。譬使漢祖唐宗早知六合以外猶有跳龍臥虎十數大國，可以遠越重洋以奪吾國之美利，損吾國之威權，而我制舉之文與徒搏之勇舉不足當其萬一也，則亦必亟開民智早圖富強，何待今日始成爲過渡之時代哉？或曰：然則，究竟何如？曰：事窮勢極以至於今，欲於學堂中求速成，悉索後求驟富，無是理也。然風氣漸開，運會漸轉，百年內外學益精而工益巧，天悔其禍，人竭其才，地呈其寶，必有馴致富強之一日，則中國漫漫長夜有時而且矣。而泰西諸國亦容有中昃盈蝕之憂。則以吾之朝乘彼之暮，或者城濮之戰，其報在邨乎？至於吾國民智盡開，則立憲可也，共和可也，有議院可也，無議院可也。若徒憤數百年壓制之害，與上下內外壅蔽之深，未開民智，欲伸民權，爲天下有才無遇者姑爲是過屠之一嚼焉，吾未見其可也。

樊山政書卷十一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商州楊牧宜瀚稟

稟單均悉。該署牧循聲黽採，迴越恆常，而觀過知仁，斷案常有失厚之處。本司批牘，亦時有若嘲若諷之詞。今閱許祚仕上控方世才一案，稟詞反復詳盡，清冰直繩，奸狀冤情，披豁紙上。末後處斷公允，實獲我心。查祚仁堂弟許祚攷始淫方世才之妹，被世才就姦所網縛，祚仁輒敢糾衆勒釋，以致祚攷色膽愈大，不惟姦世才之妹，並姦世才之女。此案因祚攷潛與方引女續姦，世才夫婦憤繳往捉，即於姦所用刀戳斃，因顧惜顏面，棄屍不報。祚仁乃藉屍圖訛，捏控謀財害命。及經劉令訊明斷結，仍敢再三上控。迨本司批州提訊，方引女行至中途，墜崖身死。夫幼女何知，被祚攷誘脅成姦，久爲父母痛恨。今以祚仁誣控之故，就質州堂，目視其祖若父若母，因殺姦之故破家傾產，而身不得脫，其死也愧憤所激，有意投崖，而非由於的足也。審若是則祚仁以謀殺誣人，量減一等爲絞候，而引女羞憤自盡，罪坐所由，祚仁尤百喙莫辭。來稟請將祚仁從九職銜褫革，笞四百板，鎖繫五年，尚未盡滿吾意。方世才姦所殺姦，有功無罪，引女一死，尤足盡洗其門戶之羞。而因許祚仁狡健誣訛，女亡家破，彼應重辦，此可矜憐。所有世才父子夫婦及見證方記娃等在州在縣一切訟費川資應令許祚仁持出，引女愚幼夫身，包羞隕命，所有棺殮齋醮之費，亦應祚仁持出，仰將從九執照繳，勒令一共出錢五百串，交方世才具領。如十日不交，即將該棍徒從重笞責一千板，鎖繫鐵杆石墩十五年，免其交錢。如能遵斷交錢，則如該署牧原斷完結可也。劉令廣年從前亦有偏謬之處，且山陽上控甚多，蓄意調一北山簡缺。近來屢經訪察，該令實係有心要好，判斷一切較前大有進益，方當褒獎，豈忍苛求。此案問得甚好，仰即轉飭該令好自爲之，將來不止於百里也。至慮許祚仁再赴撫轅刁告，則詳明撫憲立案，尤爲周密。仍候臬司批示。繳。

批渭南縣詳

絕業爭繼之案，往往而有。世風益薄，貪財產而悖倫常者，幾若視為固然。此等毫無天性之人，雖歷引古人孝弟之事，譬說百端，何足發其深省？惟有痛打一法，使彼受剝膚之災，差免蔓訟之累。此案原告李振愷，當其長兄故絕之時，尚未生子，業憑親族以二門之子為長門後，雖得遺業，然葬祭之費，皆二門任之。愷突於數年以後，因生子而起奪業之心，竟以佔據控其二兄，意在婪產奪繼。該令於訊明後，不打一板，發給兄弟翁和故事一本，令其熟讀自悟。此等辦法，乃兩漢循吏之所為，施之今日，微嫌迂緩，不但不能感振愷之心，轉致延訟不休，其二兄更加受累，豈非仁於奸民而反累及良民乎？今振愷於上控批訊以後，數月不回縣投審，應即銷案，一面飭咸、長二縣在於省城各店鋪嚴拏李振愷到案，代該縣痛加笞責，以儆刁誣。此繳。

批中部縣稟

該縣本係苦缺，補路修橋，又係好事，惟前次請款過多，跡涉浮冒，是以嚴批申飭。茲接來稟，該縣土梁一道，展寬填實，都已告成，行旅往來，無憂險阻，閱之欣慰。該令因前批嚴切，深自咎責，聲稱不敢領用公款，足見居心要好，見善思遷。惟修平既費多工，苦缺焉能賠墊，前此允發二百金，仰即遵照具領，以示體恤，並銷云記過處分，為過而能改者勸。此繳。

批安塞縣曾令朝康稟

該令是北山最為出色之員，實政實心，本司知之稔矣。此稟所陳，無一虛語，具見苦心化導，務實而不務名，行之稍久，亦必日有起色。視彼甫經下車，黑白不知，朔南莫辨，即

妄談興利除弊者，正如元凱之視渾敦，騏驎之視瘦狗，其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繳。

批鳳翔府尹守稟

此案劉署令派銷監斤本欠公允，及刁生藉詞抗領，則又跡涉張皇。人不可以無才，於茲益信。現已調張令炳華署理扶風，必能佈置周妥。惟派銷就緒以後，武生張化龍究應嚴拏革辦，以遏刁風，餘如所稟辦理。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渭南縣詳

此案吳桂興欠潘同合銅錢四串，久假不歸。同合於本年七月復往索討，桂興妻穀氏助夫斥說，至同合有“如甯陪睡，即不索錢”之言，當經全樹林勸解各散。穀氏即於是夜吞煙身死。經該令審訊明確，潘同合照“因他事與婦女口角，彼此詈罵，婦女一聞穢罵，氣憤輕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穀氏照例准其旌表等因，具詳前來。查鄉民粗野無知，每適彼此忿爭，其出言村俗惡薄，有百倍於陪睡之言者。況桂興欠錢四串，屢討不還，其理本屈。此次夫婦齊聲抗債，致激同合之怒，發言輕薄，尚不至於穢惡不堪。是同合激而出此，本無調戲之心，一勸即散，更無逼迫之勢。吳穀氏本可不死，而竟至於死，或者因貧難度，早存蟬蛻之思，或者借此為題，別有銜碑之處，皆未可知也。以情與例相參而論，同合索債之理長，穀工賴債之理短，因抗債斥說，而始反脣相稽，是衅起於抗債之人，而輕薄非無因而至，與例載因他事與婦女彼此口角者似屬不合。且陪睡一言，褻而不至於穢，與例一聞穢語云云亦屬不合。以情理論，同合之罪，滿徒即足蔽辜，杖流未免太重。仰再依律准情，從輕科斷，至於死者人之所難，然穀氏過於輕生，非愚即戇，若再請旌表，是導民輕生也，應毋庸議。此批由司詳請督撫憲核示，並移臬司知照。繳。

批署岐山縣徐令普稟

接閱來牘，深爲惦念。該令居岐，隱然西面一屏障也。自去臘以來，鳳翔守令真有東井五星之慶。今尹守調權首郡周令左右，本司鳳屬派銷積醜，緝拏逸匪，主張新政，佈置冬防，繫惟執事是賴。不圖偶嬰目疾，請假就醫。昨者尹守自扶風還郡，有致周令書，道及執事目疾頗劇，欲求善地量移。本司稟商撫憲，憲意以爲屢見岐山稟函，密字長箋，流美精勁，目疾當不爲累，遂罷前議。今閱此稟，發言懇到，信非虛語。若執事還省，鄙人誠所樂聞。比者仲錫將歸子搢，涑之深資匡益，再得執事惠然，豈非並難具美。第念足下鵠原之痛，吾黨同悲，本係積累之身，雖繁劇屢膺，而宿逋仍在，更以元方鉅萬之累歸併一人，尚須接濟嫂姪月分，鶴俸在任猶難摒擋，假歸何以支持。昨聞子搢云足下之疾，蓋焦灼所致。去年逸犯李豬娃等久未弋獲，賢令尹費財動氣，百計追求。而本司不明，猶復屢相督促，興言及此，歎悔何如。昔王晉卿耳聾，坡詩所謂“且喜兩家俱平善”也，今亦願君日速愈。不愈，即移於吾目，勿使賢令乞退。得批已後，好自將息。況銷監已順理成章，匪犯三名獲二，即使豬娃漏網，於執事何與哉？在岐逾年，官民之間，如家人父子，辦公養疾，知不相妨。語云“一動不如一靜”，鄙意仍欲足下勿動。必欲歸者，可另示數行，當與撫憲謀之。此繳。

批清澗縣稟

現當力行新政之際，政務處責令各省各州縣將所辦學堂、工藝、巡警諸要政造具表冊，咨送備查。各屬遵札造冊，已復不少。茲閱來稟，知係縣公親筆，意在鋪陳治績，炫露才華。據云“遇有家庭控爭各案，其半多係因財，務使略明大義，稍知天性之恩。公餘遍歷各鄉，即勸以安分敦倫。此時黎庶漸次共聞共見”，又云“清邑每遇稟辦要政，輒患赤拳空張，豈僅款所無出哉”，又云“興建小學堂不免因陋就簡，乃今二月間當即攷選聰明穎異之生童二十人諸生功課，旬日送署一次，親加校閱”，又云“間有殷實巨紳竟爾素慣瑟縮，屢經剴勸，迄無

首倡，應之者幾使束手”，又云“清邑常患缺類，因查有東洋造糞之法頗多，擇其用牛馬畜骨發酵法最為便宜，此法行之，亦免臭骨亂拋”等語。語曰“人苦不自知”，天下不通人專好舞弄筆墨，該令即其一也。以後再以此等不通不雅之語言形諸稟牘，定予撤參。仰綏德州轉飭恪遵，並不准其胡亂校閱課卷。繳。

批山陽縣劉稟

此等照例查復之事，無關政要，徒令書吏生財。此等湖北即用進士覃壽堃若不敘明原籍山陽，豈不省事，乃于覆歷中此一筆，以致大部行查。使壽堃專人來陝，與本縣房書十餘金，則亦必代辦族鄰互結，稱其確係山陽原籍。今由部咨院，由院行司，由司行縣，壽堃遠在廣東，並不知有行查之事。若照來稟所云山陽覃姓雖多，遷移轉徙，代不乏人。惟壽堃原籍是否山陽，無從查訪。不知其遷蒲始祖係屬何名。夫果據稟詳咨，則吏部書辦必向壽堃訛索無疑矣。夫山陽覃姓並非崔盧王謝，人以附託為榮。藉非由陝遷鄂，壽堃非瘋非痰，何必定須注明山陽原籍。況遷移既久，地隔千餘里，時經六七代，戶族誰知之者？即如本司原籍甘肅，始遷蜀而繼遷楚，此時若到武威訪問何代徙蜀，再到潼川訪問何代徙鄂，決無能舉似者矣。經曰“君子成人之美”，來稟既云山陽覃姓其多，歷代遷徙亦不少，則覃壽堃之原籍山陽自屬可信。仰族奉批後立即加結稟覆，以憑詳咨，勿再替胥吏作馬牛也。繳。

批商南縣劉令稟

張金福兄弟於本月初六夜被盜匪多人撞門入室，強劫多贓，網毆事主。該令於呈報勘驗後不出五日緝獲盜犯陳老五等六名，捕務得力，深勘嘉尚。惟起獲贓物與否，未據聲明。此案破獲甚速，理應贓隨賊至。況衣飾二十餘件，銅錢四十串之多，決不能數日銷盡。應即迅速訊供查起，方為鞠盜要著。再查金福住屋僅與崔國榮比鄰，而國榮即於是夜同行上盜，是

糾劫雖由陳五，而禍首必係國榮。此等鄰居，尤為可殺。仰即迅起真贓，就現獲之盜非六名研訊確情，開具供摺稟候核辦，勿再疏延，仍嚴緝在逃二盜務獲究報。切切。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鄂縣陳令稟

閱稟不禁慨然。據稱該縣管押劉三（即劉成娃）一名，自光緒二十四年十月被押，歷今七年之久。問其情罪，則因劉三之胞姪驟娃因行竊被鄉老查問，致毆張創、李恒貞二人先後身死。當獲犯訊供奉之始，固於劉三無與也。嗣因屍親張根香與劉三有隙，控以叔姪共毆。及發員查訊得實，根香自認挾嫌誣控，具有悔結存案。而委員方革令稟稱兇犯累娃究係劉三胞姪，請暫行管押，俟定案後再予開釋。旋經劉前令將驟娃兩次招審，犯供翻異，堅稱李恒貞係王世有毆傷。復經前署鄂縣吳革令稟，俟緝獲王世有至日，再行質訊。自茲以後，驟娃在監，成娃在押，世有緝獲無期，驟娃定案無日，而無罪被押之成娃亦遂永無出廳之望矣。當方革令委訊之初，業已質明驟娃毆人，成娃並未在場幫毆，並取有原告悔結。乃該革令以究係胞姪一言，效胥吏舞文之慣技，自以為必如此，方為認真公事，必如此方為熟悉例牌，而不知係累無辜，造孽非淺。再查劉驟娃到案之初，犯竊行兇已經供認，招審翻異，乃囚徒避就之常。前升司發縣，另招亦系照例之事。而吳革令妄希意旨，遽請別緝逃犯王世有到案，再行質訊。該革令曩在讞局名隸“五鬼”之中，專欲駁人之案，顯己之能，心術之壞，關中罕比。此案經兩革令後先舞弄，劉三遂幾幾瘐斃，而彼兩令者卒以居心險很並遭彈劾。而吳更下獄追贓，雖云果報無差，而劉三卒無緣自脫。今幸賢令尹關心民命，緝閱六年以前之陳案，察悉其冤，稟請開釋前來。吾意劉成娃者，必其先積有過惡，故適遇方、吳兩革令，幾永墮於黑暗地獄也。又必具有善心，故於官經五任以後，卒得賢父母為之振拔也。書曰“罪人不孥”，天下罪犯大辟無連坐父兄者，況於諸父乎？仰於奉批之日即將劉三（即劉成娃）登時釋

放，以豁沈冤，並免其取保。該令能如此用心，富貴壽攷未有艾也，仍詳記三大功，俾同寅以劉令云霖爲法而“五鬼”爲戒，吾陝之民庶有豸乎。此繳。

批釐稅局秦令駿聲稟

查票細心，發言得體。理財必讀書人，方能遇事知輕識重，商不累而課不虧。其于上遊各卡放寬之故，言之娓娓，理足情真。既不揚已訐人，亦非故爲開脫辦。辦一事而存心之厚，見理之明，悉流露於筆墨間，閱之不勝嘉歎，應一切如稟辦理。此繳。

批商州楊牧稟

據稟張敬業誣控李瑞臨一案，委曲詳盡，繪景繪聲，真公牘中射雕手也。據稱敬業不孝不弟，始唆繼母逐其過繼之兄，繼因誣陷瑞臨，並忍於誣其繼母。此案瑞臨與敬業之父張凌霄及李克昌各出資本銀四百兩夥開“德盛新”過載行。瑞臨獨領號事，迄今三十三年，獲利十餘萬金。截至光緒二十五年，止敬業一家已分利銀二萬七千餘兩。乃因父死母慈之故，浪蕩胡爲。既誣控不遂，乃敢在省城擅奪該行代客完釐之銀六千兩。迨經咸甯追究，已耗去四千餘金，均由瑞臨欠補。此次復在商州結訟，該署牧灼知奸僞，敬業遂來省妄誣。似此無良無恥，豬狗不若之徒，難斷容恕。迹其所爲，唆母逐兄，罪一；蟻母辱宗，罪二；浪蕩敗家，罪三；忘恩反噬，罪四；搶奪釐金，罪五。任舉一端，皆堪棄市。仰咸、長兩縣在於省城各店鋪嚴拏張敬業到案，押發商州，交新任胡署牧查照楊令原斷妥速結報。俟具結後，即將敬業監照追奪，用大鍊巨石嚴加鎖繫，不拘年限。須其母若兄及李瑞臨到案具保，再爲稟請酌奪責放。仍移楊令知照。繳。

批鳳翔府稟

該守斷案，何其似鄙人也。語云，清官難斷家務事。吾謂，不能斷者，必其官清而不明也。既明且決，何事不斷？此案馬攷祥之母王氏與寡媳張氏現年構訟，早經持平斷結。及王氏身故，攷祥復以霸業滅門控其寡嫂。該守認定攷祥童幼，張氏孀孤，其旁必各有唆訟漁利之人。因查出王氏之黨為馬經綸，張氏則倚其父和世玉為之規畫，一則本族之貪人當秉炬以薰穴鼠，一則外家之頑父當熟桑以烹老龜，二蠹既斷絕往還，則嫂叔分家，但取均平，別無播弄。該守尤慮張氏女流，攷祥穉嫩，奸□易入，久遠難防，因擇族中老成殷富之馬天錄等代為筭理，每年彙算一次，禁其浮濫而留其有餘。並教攷祥讀書明理。此等用心真無愧民之父母矣！一切俱如詳辦理，併登秦報，以備觀摩。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鳳翔府尹守彭充會稟

據稟已悉。晁黑狗、王搖搖與在逃之李豬娃於上年十月糾脅羣不逞之徒焚劫鹽局，殺斃司巡，被緝遠颺，釀成參案，文武各員因之獲咎，前署臬司亦由是罷官，極惡窮兇，法當駢首。王來娃亦係同惡相濟，惟衡其情罪，惡於三兇。其餘李紀林等或隨同搶劫，或並未在場，應即分別辦理。晁黑狗、王搖搖著於批示至日，即行正法梟示。王來娃如擬永遠監禁，雖在獄中，仍應鎖繫鐵杆巨石。餘俱如稟辦理。另單稟稱革生呂宗文代黑狗等繕寫呈詞，計圖翻異，既經該府審實，各認原供，自應決不待時，何須提省？仍仰岐山縣嚴緝首犯李豬娃務獲究報，勿俾漏網為要。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單、摺拼存。

牌示

案照館員獎賞，每課多不過六十金，少或三、四十金。視佳卷之多寡，為獎銀之盈縮。良以文字有一日之短長名次，非科舉之中額分等。給獎當以手筆為衡，不當以名額為限。若一有定限，則佳卷少而亦必取盈，佳卷多而不能逾額，是又吏胥之死法移而用之，賞奇析疑

之地，甚無謂也。是以本司課吏，不主故常。若佳卷寥寥，則直標之曰“超等”，無優取無。若兩卷並佳，難為軒輊，則丁、吳兩君曾經雙取第一，文字之事未易一二與俗人言也。此次正班等多至九名，佐班優取多至八名，獎銀至七十四兩之多。惟館中經費有常，不可漫無限制，所有此榜獎賞應照向來最多之數以六十金開支，下餘十四金由本司捐廉補足。此後永以為例。仰即知照。特示。

批平利縣訓導王鎮西稟詞

一秀才出學與否，何關緊要？據稱該縣附生李肇基前因隨宦滇中，父故守制，致欠歲攷二次。比已報捐府經歷驗看蜀，該教官即不令出學，豈能禁四川不委差缺乎？記得前數年漢中某縣有一欠攷生員在直隸已補知縣實缺，學使咨請北洋飭令該令開缺，回籍補攷，北洋置之不答。今該教官又借欠攷為題，跡近勒索，心欠慈良，就好一面說，以為公事認真，若以不肖待之，疑其索詐不遂，亦復何苦乃爾耶？君子成人之美，該教官其三復之。李姓出學與否，本司不管。繳。

批漢中府成守稟

單稟及鈔件均閱悉，貴府可謂愛人以德矣。黃令由中書改外，頗能讀書，文筆有足觀者。初試為令，志在廉勤。方今人才難得，上司每假借之。至於例案，乃專門之學，書生始仕，茫未有知，祇宜虛以受人，豈可剛愎自用。前者黃令因褒城招解之案為貴府所駁，遽行通稟，請示其詞氣披猖，傲狠自是，本司深不謂然，幕僚擬批，已微示箴儆矣。夫書生本未讀律看詳，情罪未協，犯供又復翻異，經本府駁回另審，事理之常，何至如此發風動氣？試思皋陶乃刑名之祖。皋曰杀，堯曰宥，若使皋陶亦如該令任性，幾何不呵堯罵舜耶？貴府所駁，顛撲不破，而屬吏敢於逕稟層台，攻訐本府。使府縣一般見識，豈不貽人笑柄？乃披閱來稟，

詞氣安和，意切憐才，絕非求勝。另摺開呈，稟批一通，纏纏千言，披卻導窾。以例案言，是刑名老手。即以文章言，亦是公牘作家。兩兩相形，黃令原稟不但硬紮死打，全失情法之平，即論努目撐眉，亦豈有詩書之氣耶？天下年少人聰明人往往誤於自是二字，黃令著從此虛心所至，尚未可量。若一味以規爲瑣，則與自暴自棄無異矣。來牘立言忠厚，發於貴府之至誠，至於律意精通，深得幕賓之補助，東南盡美，佩服深之。愚弟樊增祥手復。

批城固縣易令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凡公事認真者，其月報冊必不草率。臚陳八案，判事持平。惟判語俱用四六，若縣公自撰，未免過勞。若幕友代撰，亦可不必。此可偶一爲之，勿冊冊皆然，篇篇如是也。公事但取明通，粉澤多則反不真切。該令乃我心藏寫之人，故敢效其直諒。

批辦神木鹽務張令家驥稟

陶守呈閱來稟，該廠鹽務大有起色，本年已售出一萬數千錠，深爲慰藉。惟此次發運白鹽二千四百錠來省，殊屬糊塗冒昧。該令夏間來省謁見本司，並未言續運之事。且前運一千餘錠之鹽，省垣無人領購，勢將化爲鹽滷。不得已，札飭兩縣，督同杜從九硬行派銷。省城派足，又以其餘分配各縣，甫能將官本收回。而商情嗟怨，嘖有煩言。涇紳于天賜領鹽四百錠，僅銷四分之一，至今尚餘三百錠。當該令來省之時，正派銷棘手，商情不順之際。該令非聾非瞽，豈得毫無見聞。乃竭見本司時並不當面請示，回局火急續運至二千餘錠之多。近來堆積三河口，札飭同州府屬派領。而守令俱稱民不肯買，商不願銷。此項鹽斤以每錠三兩計之，合銀七千餘兩。如民不願配銷，官又不敢抑勒，是七千金之官本直將化爲烏有。耗官款而取怨憎，是誰之咎？本擬將該令撤差回省，責令赴同州賣鹽繳本，以示懲罰。姑念神木鹽務微有功效，暫免撤差。該令向爲尹守推薦，本司亦察其貌似樸誠，是以前年有護理商州

之事，不圖外作嚴冷面孔，內懷卑鄙心腸，迎合揣摩，置官本盈虧商情順逆於不顧。言之實堪痛恨！若久屯不售，恐齷齪與冰山俱化，金錢付渭水東流。該令樸實之名不保，逢迎之計徒勞，何面目以對尹守耶？擲筆憤憤。繳。

批機器局機匠姚天華稟詞

此稟留置案頭數月，籌思已久。此項後膛子彈本以自造為宜，如果購機開廠僅需四萬餘金，司庫雖貧，猶堪籌措。仰尹守、劉守會同善後、機器兩局切實估計，妥議定規，稟候核奪。原稟併發。

批延安府劉守等公稟

據公稟已故陝西候補知州張桂森之妻華氏、曾氏各守節三十餘年，例得旌表，公同具稟，造冊加結，籲請轉詳請奏前來。查張故牧籍隸壽州，隨宦隴上。華氏未加笄總，髮賊遽陷本州，鶴唳遙傳，紫玉有成煙之耗，鴛盟別締，青琴續中斷之絃。迨曾已於歸，荊布慕古來之德曜，而華猶未死，紅閨有海外之蘇仙。雖匹嫡有戒，著於春秋，而二女同居，徵於易象，邢與尹氏皆夫人而相泣也。姬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何期月不長圓，天乎遽隕，當送死養生之大事，釵笄無忝於鬢眉，完生男育女之苦心。彼此無分於嫡庶，論德則已無子而善視他人子，華固無私，論才則內夫家而不外父母家，曾尤多智。綜計撫孤守節三十三年，孤子成人，兩嫠壽攷，昔也春蘭秋菊同奉交讓之枝，今也雪柏霜筠並著梁寒之操。憫茲節義，宜予褒揚，仰候轉詳請旌。繳冊結存。送冊中“乙巳”俱訛為“己巳”須改。

批藍田縣稟

據稟已悉。馮克智係積年糧蠹，貪狡刁橫。鎖繫以後，猶敢潛使伊弟克起上汗撫轅，捏

病乞恩，希圖免脫。若竟墮其術中，藍田糧務又將破壞。茲據該令驗明，實無疾病，應再加繫三年，俟六年屆滿查看稟奪。並查傳上控之馮克起到案，重責枷號，以儆奸欺。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鄂縣稟

該令實心奉公，隨事可見。即此加收坐賈煙釐一節，竟能利市三倍，亦可持錢易銀，竊取箇頭者，聞而生愧。此次酌加坐賈，除兩首縣外，惟臨潼、鄂縣最為核實，不勝嘉歎。繳。

批定遠廳詳

來詳敘述此案，前後情節不甚圓穩。兇犯張洸耀因其故父厚孫薄子，將該犯自置之產勒分四成與其胞姪張碧綠，縱此伯姪不和。去臘碧綠移居大莊子，欲將分得老屋租與外人，洸耀夫妻向阻，碧綠面罵世父世母，洸耀氣忿，遂賄囑李得法等五人將碧綠打死。三月十一日五更，得法等各執鐵木各器前赴碧綠家中，洸耀在家守候，移時得法等走向聲稱碧綠已死，洸耀給錢四十串各散。次日洸耀夫婦同往收殮胞姪，屍已入棺，適遇碧綠僱工丁麻子走來查問，洸耀盡吐其實，丁麻子不依，報官獲案，以謀殺擬絞。查碧綠少孤，經洸耀撫育成丁，恃祖愛而橫分伯產，便宜自佔，鞠育全忘，猶敢詈罵犯尊，稱欲糾人毆打。設洸耀此時投明族衆，立即撻之致死，以尊屬而斃犯上之卑幼，罪亦甚微，何必出於謀殺？即以謀殺而論，洸耀夤夜遣人往刺，至多兩三人足矣，何必延請五人之多？洸耀年逾六十，有子三人，都已分居，則壯大可想。洸耀欲行此事，何以不謀之於親子，而謀之於外人？得法等黑夜潛來，貪賄也，非與碧綠有仇也。乘其睡臥，一刀足以了事，何必刀矛扁杖橫施毒手，致有十餘傷之多？洸耀賄人斃姪，其僱工張文緒僅給包穀斗餘，李得法等則許錢百串，文緒何竟貿然聽命？凡謀殺人者，先須算計妥，然後前往下手。碧綠家有僱工，洸耀豈不知之？幸而是夜巧

遇丁麻子回家，萬一丁麻子與碧綠同在一屋，彼五人者將併丁麻子而殺之耶？抑嚇禁丁麻子使勿聲張耶？碧綠死矣，刺客都散矣，洸耀此時正當佯爲不知，坐待丁麻子來報，何以老夫妻迫不可待，即於次早同往收殮？鄰族一人不覺，棺木如此現成，正欲蓋棺，而丁麻適至，甫經查問，洸耀立即盡情傾吐。天下謀殺人者竟如是之無用耶？此案底細不能懸揣，但觀來詳事理，種種支離，仰再提同犯證人等悉心研鞫，另擬招解，勿稍率忽。總之，洸耀身爲伯父，撫育孤姪成人，分其弱半之資財，報以惡聲之詈罵，卒令六十老翁以謀殺擬抵，此事之萬分不平者也。仰照指駁各節，另具副詳逐層聲覆，倘再毫無道理，官撤任而幕驅逐，本司皆優爲之。此繳。

批鄂縣陳令稟

據稟已悉。羅文濤欺東吞本，幾使鄉民喫一千串空票之虧。幸而資東崔義安變產開錢，得以了事。而文濤之兄文錦猶敢捏詞上控，情殊可惡。法雖姑容，羅文濤准如所稟，鎖繫鐵杆。俟將掏吞之款交資東領清後，再行責放。其兄文錦上控後匿不到案，尤屬狡譎，文濤承認主使，語不可信，仍應傳案重懲，以儆刁誣。仍候臬司批示。繳。

批咸甯縣劉令稟

趙鏡堂本非善類，被押尚不還錢，出押益復吝抗。原告張炳南見其押迫，仍抗捨而之他，意謂我雖不得錢，汝究不能出押。若令其取保，不出旬日，炳南之控呈必又至矣。此等案情，本司閱歷已熟，該令自行斟酌可耳。繳。

批褒城縣鈕令稟

所稟甚是。據稱漢中糧價甫於秋後稍平，而川省又有乞糶之舉。誠恐挹此注彼，而此間

斗價立增，請咨會川中別就秦階採運。惟查隔省買糧，必就糧多價賤者而糶之。若該縣糧少而貴，川省採買委員豈肯自費多金，轉致人乏積米？兩失之道，雖愚不為，似無庸過慮也。況川省歲已轉豐，尤可無慮。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三原縣倪令度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六案皆膠葛荒幻，自非老手，莫能得其要領。而批卻導窾，使無情者不能盡其辭。閱之，既愜心又解頤也。雒得章、余萬興兩案稍覺失之寬厚，所謂君子過於愛也。若本司問此兩案，雒得章百金欠項，李懷遠堂只可出十五金，雒得章少得二十金，以為捨夥控東、捨貧控富者戒。至余萬興始而昏癡可笑，繼而固執可惡，終且騙賴無恥，理應重責遞籍，而賢令尹於申飭之後，捐廉二串賞之，吾服其仕而不與其斷也。登諸秦報，略備觀摩。

批潼關釐局吳令稟

趙甌北詩云“閨媛如有私，時或恐人知。妓女雖改行，見客仍笑嬉”，所以劉士安，轉運兼度支，筦庫必用士，不使吏為之。繳。

批澄城縣命婦田李氏控詞

外姑控壻，其壻則校官也。身為多士之師，而忍於負心盜財，背師欺寡，殊出情理之外。據稱該氏故夫田寶岐以即用進士解組歸田，王重熙束脩不行，得為升堂高弟，又以其子妻之前後寄頓金銀衣飾麥糧，數在千金以上。重熙窺爾夫故，昧抗不還等語。查重熙鄜州稟貢，何以負笈澄城，家有同仁質庫，何能昧人銀物？爾夫故並非乏嗣，何以銀錢衣物不交諸子而交諸壻，重熙之妻是否該氏親生？爾壻昧良，爾女何亦忘其父母？爾既執據興訟，何以控澄城不理，控盤屋又不理，而崔令甘心帖銀二十五兩為汝盤川？所呈均不可信。惟查女壻負心，

世所恒有。近來滿城如柏將舅家產業寶器盜竊淨盡，自市一官赴蜀，幾限其內弟於饑寒。本司不平久矣。比閱來呈，豈得不問，仰西安尹守轉飭盤屋崔署令迅將此案情節詳細稟覆。以本司揣之，壻開典當，岳寄資財，事或不虛。惟田李氏是否田寶岐嫡妻？寶岐故後，曾否另醮？寶岐之子現在何處，是否不肖？皆宜切實查明申覆。如果王重熙真有吞昧情事，本司必嚴劾押追，俾一干欺心盜財如四川知縣如析者有所儆懼。如果該氏夫亡別嫁，此時窮極無賴，受唆訛人，亦即據實直陳，本司無成見也。詞發，速繳。再查來詞用有大同縣印，田寶岐去官之日預用許多空白稟牘，供其身後妻子打官司之用，可發一噓。

批藍田縣胡令稟

太凡地方公事各清各款，未可隨意通融。學堂要政也，積穀備荒亦要政也。該縣長解屯更折價二成銀五百五十餘兩，經本司發還買糧存倉。該令稟稱現在糧價未平，而且本年已買豌豆四千餘石，又須收回出易粟款約三千石，以致糧少價昂，擬請將領回之長解二成銀兩發商生息，即以息銀充作學堂經費，俟年豐糧賤再行採買存倉等語。查學堂培植人才，誼應籌備常年的款，何得將糧價作為本銀借食共利？設明年買糧以後，該學堂少一項利銀，必致缺一項經費。該令明係因學堂籌款為難，欲將此項糧價挪入學堂，但得邀准一時，則來年仍借糧貴為詞，永不購糧，學堂即永遠食利。且係署事人員年滿以後，勿論其為糧價，為學費，均於己無干。似此巧取苟安，應行申飭，所請不准。仰西安府轉飭遵照。繳。

批雒南縣丁令稟

稟摺並悉。辦學堂先須籌經費，既得經費，然後可以定辦法。州縣不能治事而能做官者，特有幕友書辦故也。惟學堂一事，斷非刑錢朋友門印書差所能牽傀儡使行、替啞啞說話也。是以官非通人，其學堂稟牘決無中冓語。本司於州縣學堂事從不挑斥，何也？明知其不學而

又責其不通，是猶責傀儡之不能行、誦啞之不能言也。每得通人一牘，不禁心開目明，如獲星鳳。今之定新法者，皆欲使天下無人不學，其愚真不可及。試問天下之官，皆能辦學堂之人乎？不能辦而強之使辦，敷衍紕繆，有何益乎？然則如何而可？應之曰，事由漸進，道在觀摩。遇有通人稟牘章程，亟登報章，以供衆覽，使不學之官皆有所取法，庶中小蒙養各學堂可以逐漸推廣。欲知取法安在，則秦報所登商州、郟陽、鄆州、綏德、臨潼、永壽諸學程，雖因地制宜，有小大深淺繁簡之不同，要皆切實可行，而今之雒南又其一也。讀之欣快。繳。

札西安府

札西安府尹署守知悉。照得本年七月初五日臨潼縣李令稟銷客民任金魁上控範文剛等一案，據稱該縣民鬲明義父子俱故，遺地一頃零七畝，地荒糧懸。該甲什排鬲生成等惟受賠累，於光緒二十八年冬同中立約，推與任金魁承糧開種，金魁僅持出游甲錢五串，坐得軍地一百七畝，可謂便宜。而又朦印假約，隔甲奪地，誣控範文剛等。本司因李令訊明後不加答責，仍令種地，以致該刁民上控不已，是以批令鬲氏戶族還伊游甲錢五串，原地歸鬲姓自種，以爲天下既佔便宜仍逞刁誣者戒。前批登諸秦報，衆所共知。乃任金魁控府控司，計不得逞，遂永不回縣投審。于八月間又復誣控撫轅，批飭張升守札委龔維估赴臨會訊。旋據稟請仍以一百零七畝軍地歸金魁經種，置本司前批於不顧。在本司原無成見，前者因金魁平空得地百餘畝，意猶不足，又欲隔甲奪人之地，故用以人治人之法，反令自失其地，意在懲刁民抑上控，使凡爲州縣者保其威權，不致為刁健者所輕侮。批云“原斷輕縱使然”，乃譽詞而非怙詞，其賠助縣官之力不少。而該印委等復訊此案，曲徇刁棍，不顧上司，實屬有虧情理。而本司向不與人計較，既據通稟翻案，亦姑聽之。而數月以來，外間人言嘖嘖，頗謂本司仁弱，爲屬員所欺，爲訟棍所笑。此不可以不辨。查李嘉績原稟歷言金魁之貪狡可惡，並未言其開荒。

而會稟則云“究有數十畝荒蕪多年，由伊力懇成熟”等語，即以開荒而論，亦僅數十畝耳，何得併熟地而亦與之？且金魁捏推爲賣，贖印假約，罪一；既佔便宜，更謀攘奪，罪二；竊名作僞，朦朧晰詞，罪三；盤踞省城，誣控四次，罪四。而印委一切究，反以可憫二字加之，可謂無是非之心矣。夫人言誠不必恤，而紀綱不可馳也，公道不可沒也。李令向來忌才而自是，心非不恨金魁，而因本司有原斷輕縱之批，則必以一百零七畝之地歸之，會稟中“仍照原斷”四字，乃其最快心之語。而於本司之暗助其力，百姓之益長其刁，皆置勿顧，可謂難矣。至龔令庸闇無能，更不足道。屬員無是非而輕上司，則紀綱有礙，百姓肆誘張而無懲罰，則公道安存？該令等徒欲彰司斷之非，獨不計刁風之熾乎？合行札飭，札到仰該守即日委員前赴臨潼守提一千人證卷宗到府，覆訊嚴斷。如果本司前批真謬，金魁確係可憫良民，切勿騎牆牽就。如果屬員故翻司斷，縱庇刁徒，賢太守自有公道，亦無待本司言也。限十日內斷結詳復，火速。此札。

批鎮安縣姚令稟

陝民報竊之案不实者多，拿賊送案，挾嫌誣指者尤多。本司作令時，經歷不少矣。此案李祖乾家被竊，即將其戚李仕坤、徐高貴送案。既無贓據，又無口供，僅稱伊嫂李石氏見其入室行竊。祖乾到案，而嫂病不來，石氏病起，而祖乾又不到，致將仕坤等係累數月之久，明明挾嫌誣害。既經廩生方懋勳十人聯名懇保，而該令下鄉密訪，村鄰又皆爲稱冤。嗣與祖乾叔嫂對質，又各不能指實。且案中紕漏，來稟言之確切，顯係虛誣。若李祖乾者實屬無良無賴，特正賊未獲不能反坐事主，而仕坤等則必應開釋。仰於奉批之日即傳原保之生監等保領還家，十人中有一兩人即得，勿須全喚，仍嚴緝正賊務獲。屆時如仕坤等有應質之處，再令保人交案可也。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雒南縣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儒者判事，剖決精嚴。第一案比例親切末，後爭驟一案事殊膠轕，而敘述詳明，看得清，駁得倒。筆之紙上，似乎人人能言，當堂立斷，正不易也。至戚陳網事成人之美，尤見仁人君子之用心。此冊發回，鈔批備案，仍繳。

批山陽縣自理訟詞月報紙清冊

作官者，但立意要好，未有不屢進益上者。該令竇呈三案，案案持平，人服其判事之精。吾嘉其進德之猛。亟應登報，以彰斷才。

批潼關釐局吳令庚稟

通人之論，令人解頤。大凡兩局相鄰，爭地設卡，聚訟紛如，託名為公，實則賭氣。來稟謂吊橋一小聚落，而河口、潼關各設一卡，公款無毫釐之益，而行商受重疊之累，稟請即行裁撤前來。在潼局如身之割旒，在商人如喉之去鯁，觀毅然去之之便民，知爭而留之之無謂矣。天下贅旒不少，安得盡如該令者一一割之，准一切如稟辦理。仍候撫憲暨釐金總局批示。繳。

批乾州稟

行商坐賈，劃然分別。今年各屬坐賈增多，益應責成地方官催收報解。前者釐員于令廷琛請留坐賈，本局以事非一律，批駁未准。該牧此稟故亂其例，輒欲將坐賈一項委諸釐局。大凡老州縣遇事推卸，是其積習。如嫌事煩，儘可從容乞退。不獨諉謝坐賈土釐一事也，欲作官又欲避事，且欲變動。本局已定章程，試問土藥一項畝稅，行坐各釐各有專司，該牧將坐賈推之釐局，將來畝稅亦由釐局徵收耶？地方官能收畝稅，獨不能收坐賈耶？況坐賈一項，

本藩司作令時經徵久矣。城鄉煙鋪布滿四境，每借糧差催糧之便，帶催土釐，故不勞而事集。若令釐局自行收解，焉得許多丁役四路經催。若仍由該文牘收齊，轉交釐員報解，則又何必多此一番周折耶？所稟應勿庸議。

批高陵縣稟

此案有何可辦？據稱牛繼仁受僱在李貴娃家中傭工，即與貴娃之母通姦。經貴娃屢逐不去，本月初四竟將其母拐逃。當經貴娃跟蹤追獲，繼仁尤敢用木棒拒毆貴娃左臂受傷。貴娃情急還毆，適傷該姦夫左耳根倒地，移時身死。查貴娃母淫子憤，義也；母逃子追，孝也。牛繼仁以傭工姦主母，以姦夫作拐兒，以姦拐之人作拒捕之賊，耳根一傷雖人力，實天道也。驗訊明確，將犯屍深埋標記，姦母崔氏交貴娃領回，此案遂結。此稟乃將貴娃收禁，按擬通詳，意在為姦拐拒捕之傭工報仇，閱之使人憤懣。豈謂貴娃母與人姦不應標耶？母被人拐不應追耶？姦拐之人拒捕兇毆，不應還手耶？貴娃既孝且義，有功無罪，仰於奉批後立即開釋，不必辦案。仍候詳明督撫憲並移臬司、鹽道知照。繳。

批鳳翔傅守稟

據稟請飭梅咸壽、王秉鈞赴鳳聽差，本日本司傳見該二員。王從九尚屬謹飭，梅典史微露佻浮。王秉鈞准即札委鳳翔府差遣，咸壽暫行留省察看。此等少年人須令曉得世事艱難，得差不易，裁抑之正，所以成全之。渠見藩司尚且趾高氣揚，若本府委赴外縣，其狂妄無知更可想見。昔席令德恆為佐雜時赴涇陽出差，涇故令涂君少卿吾陝第一賢吏也，因其不謹，稟請撤回。德恆自此小心敬事，今為有用之材，此皆前事之可鏡者也。繳。

詳撫部院

爲詳請轉飭事。竊照本年陝西督糧道缺，所有糧務歸併藩司辦理，本司即於光緒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接准崇道移交設局開辦，詳報憲台，分別奏咨在案。內有報銷一款，係憲台前在糧道任內詳請奏准，以每年所得盈餘銀四萬兩永遠作爲報效。以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奉之日起，至年終止，應交報銷銀二萬兩。是年憲台與童道各解銀一萬兩，有卷可查。嗣經全省奇荒，胡署道任內僅解銀一萬五千兩。崇道於二十七年六月初八日到任起，至年終止，徵糧四萬七千餘石，報銷之款未經解交。二十八年，滿年核計，共收糧十萬零九百餘石，解銀二萬兩整。二十九年，經憲台諭飭，規復原額，是年滿年徵糧十一萬八千六百餘石，解足報效銀四萬兩整。本年自正月日起至崇道九月二十八日卸事之日止，其徵糧七萬二千八百七十石有奇。若照上年分數核計，本司接辦至年終，僅能收糧四萬五千餘石，報効之四萬金，崇道自應攤認多半。而崇道收糧收糧近八萬石，僅交銀一萬四千四百餘兩。本司接徵，至年底僅能收糧四萬五千餘石，而須認解二萬五千五百餘兩，方能足報効之數。似表理不敷，且按糧攤算，自應照實徵之數爲憑。崇道按十成足額攤算，尤近取巧。當經移請補交去後，旋據覆稱“本年春間所收糧石係屬上年舊欠，本年不能攤算。至道倉懲收分數從無徵足十分之事，固屬實情。惟倉糧原以十分徵收，斷不能縮攤於九分之內”等語。查大小衙門遇有攤款，總應按日攤算，年清年款，從無前後套搭之事。按糧攤算，亦須實徵實攤，斷無以三萬餘石之虛數推歸他人攤認，而猶自謂均勻之理。在憲台報捐之初，只言每年報効銀四萬兩，並未申明甲年報効款須俟乙年秋糧收齊始行截算。即憲台童道交替之時，時僅兩月有餘，即慨交銀一萬兩，錙銖不較。前事可師，況崇道去冬將四萬之款解足。萬一今正即裁缺，後二萬餘石之秋糧尾數粒不收，該道能將已解之款從司庫抽回乎？況名爲夏糧，實須收至十月，名爲秋糧，實須收至次年四五月，兩糧銜接如環無端，只可按滿年實收，石數勻攤，豈有將今春劃歸去秋，今冬又套搭明春之理？在今年崇道詳請遇有交替按照額徵十四萬石之數均攤，即預爲今日取巧地步。本司與崇道同官爲僚，交情不淺，無如接管此事，合勺歸公。雖明知崇道

改任襄鄖，缺分甚苦，而事關秦案，未便含糊，輾轉籌思，必與失意之人較多寡，似無以對友朋。然以公家之款徇實情，又何以對君父？而況公帑百端竭蹶，該道三載膏腴，際此時難從，不格外輸將，何忍從中剋扣？再查該道二十七年有征無解，二十八年征多解少，直至去年始復原額。前已種種便宜，今又處處巧吝，該道長者，度必非其本心。理合詳請憲台轉飭崇道將短解報効銀七千八百四十七兩四錢如數補足，再赴新任，以免將來赴鄂以後詳請咨催，實為彼此兩益。為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批淮南縣丁令禧瀚詳（授陝藩任內稟）

牧令身任地方，能盡心於撫字催科，即屬勤能稱職，然未探其本也。正人心，端風化，表征闡幽，使匹夫匹婦皆知孝友貞節之可慕、澆漓蕩佚之可恥，庶幾古良吏之所為矣。貴縣到任甫及半年，誅大慝，省徭錢，興學堂，查保甲，諸端並舉，百廢俱興。即於編查保甲之時，行舉報節孝之政，詳冊所列，例得旌表者，孝子一，貞孝女一，節孝婦十七，合十九人，各具事實，極力表彰，撰述庸中見奇，用筆簡覈有法。以良史才寫孝義心，闡揚十數事之幽沈，感發千萬人之志氣，維民何修而得此賢父母也！詳文駢麗而真樸，直逼北宋諸賢，冊首所列孝子陶端、孝女明姑、孝婦陳馬氏皆節行完嫻，撰敘高奇，應即一併選登奏報。嗚呼！名與實副，實與名副，攷閭庭之庸行，各有千秋。文以人傳，人以文傳，發潛德之幽光，合為雙美。識孝弟為仁之本，可挽犯上好作亂之風，問敬忠以勸何如，不越舉善教不能之事。本原已得，嘉歡何窮。仰候轉請詳旌。繳，冊、結存。

批西安府詳

據詳已悉。馮峻乃極不堪之下流小人，以佐雜冒充直隸州撞騙招搖，無所不至。迹其以佐冒正，一不堪也；候補人員開雜貨鋪，二不堪也；到京詐稱本司委查工藝，三不堪也；赴

京時被藥鋪指控騙賴，前署臬派差從臨潼捉回，四不堪也；去年隨郭道查水利，到處訛索供應，五不堪也；郭道待之甚厚，該佐雜與蔣瑞臨等當面事之如祖攷，背面謗之如寇讎，六不堪也；開設鋪面，無一文本錢，東掌數人同謀夥騙，七不堪也。來詳聲稱馮在陝騙買榮順行煙土一萬八千餘兩，在京又騙買滕慶春京貨八箱，值銀一千餘兩，均一錢不還，疊被喊控到府，發縣質訊，謀騙屬實，詳請咨革押追前來。查此等佐雜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直兼拐丐竊盜為一人，久擬詳參，今遭天報，准一切如詳辦理。倘革後押追無出，即照李炳星之例永遠監禁可也。仍候撫憲暨臬司鹽道批示。繳。

批白河縣于令長華詳

傳案以役，不聞以丁。該令查傳私販硝磺不服盤詰之職員，添差前往可矣。而令長隨王祿帶著往捉，足見該令信用家丁，視如臂指。此案王祿被打受傷，實該令因不愛以及其所愛也。從九武生知法犯法，責有攸歸。惟此事先由巡役盤查而起，安知其非詐騙？繼因家丁往勘而爭，安知其不挾勢？如果紳衿私販禁物，法當嚴懲，如果丁役凌逼細民，罪當兩坐。觀該令如此信任家丁，若不查而即革訊，白河之民必曰非為銷磺也，為長隨巡役復仇也。姑仰白河釐員吳直牧就近提集人證，秉公審訊，據實詳覆。本司於刁紳劣衿素所深恨，然丁役究不可偏信。吳牧向來為吾右臂，深知吾心，但欲持平而已，非有愛於張、李二人，亦非苛求于令也。張肇成等應行革辦與否，俟覆到再奪。此繳。

牌示

查喬府經名父之子到省三年，未宜長此寂寞。惟同寅僉謂該員近於清狂不惠，本司視其寫作，似尚可觀，姑以一缺試之。該員其好自為之，慎言謹行，飭己愛人，勿受民詞，勿見小利。仍仰西安府尹署守隨時察看，遇事訓勉，勿速官謗，勿忝家聲。貪、妄、驕、惰四字

有一於此，立即撤參勿違。須牌。

批興平縣稟

稟摺均悉。教與民爭，務在持平。此則教與教爭，尤須持平。據稱劉秋鄰叔姪與劉慰心係其高祖之叔姪，其高祖劉永先發以己業地十八畝、房屋一院捐作本村義塾。厥后屋塌學廢，長房劉慰心獨種地畝，食利多年。今因投入耶穌教，竟將兩門公產、闔村學塾由彼一人輸入教堂，並聳女教士鄂愛甯致書縣宰，責令二門劉秋鄰賠修房屋。而秋鄰亦係天主教民，籲請教士馳書陳訴。此案劉姓兩叔姪各投一教，各自背其祖宗，男女兩教士各庇其徒，各自為難官長。該令斷令學田十八畝，秋鄰、慰心各分九畝，房非秋鄰折毀，不能令秋鄰賠修，明白爽快，語語持平。慰心所分九畝之地，聽其處捐自種。案經斷結，因恐鄂教士不奪不履，稟祈立案前來。惟其事尚有未竟者，學田分矣，其義塾房舍雖亡，地基猶在，亦應分析，以杜外人之口。或留作公產，以為小學之基，來稟未經道及，稍覺疏漏。劉慰心以公產媚教，然是一半主人。至劉振鐸毫不相干，亦在教堂遞稟，此何理也？況上年該令籌興鄉學，欲就義塾基址改設學堂，振鐸父子等輒稱不願改歸外姓。本係闔村公業，官設學堂，則曰不願，捐入教堂，則不但情願，且藉教而噬其族人。此等敗類，該令並不懲責，尤屬寬馳。劉振鐸苟忝膠庠，仰即迅速詳革重懲。如係平民，奉批之日，立提重責勿貸。餘如所稟立案可也。繳。

批西安府稟

查姬柄於光緒壬辰春因聚眾鬧糧一案提省革審，久押咸甯，本司交卸咸甯後，不知何時釋回。此獠素不安分，姬公有靈早應勸絕其命。茲忽據報五經博士姬柄丁憂，該棍徒曩在讞局重責久押，究竟曾否斥革。如已斥革，又係何時開復？仰西安府飭承檢查前卷，明白稟覆核奪。結暫存。

批西安府尹守稟

據稟已悉。辦理極為精當。貴府在此為吾右臂，事無大小，咸以相諮。此次皮永榮妄控批府查辦，但將原卷原詞封送，不用札發者。意以此等小事，吾兩人時時相見，口述即得，文牘可省。而貴府仍如此詳盡，固見每事認真，未免勞力已甚。緣知凡有案牘多出手稿，君才期在大用，勿於是淺淺者過費精神也。此繳，來件存。

批雒南縣丁令稟

此案未據稟報之時，外間嘖有煩言，僉謂臨、渭二華釐局巡役在雒南境內將夫婦叔嫂三人誣為拐犯，並有強姦情事，以致該夫婦被逼吞煙身死，本司聞知不勝發指。茲據來稟及所開供摺，韓治海實因姦拐陳黃氏，其弟治有護送同逃，被巡役何德、王升盤獲，各畏罪吞煙自盡。取有黃氏胞弟供詞，自屬可信，應如所稟完結。惟何德以渭南釐卡之巡役越境查貨，已屬不應，而又兼拐案，尤屬荒唐。觀其供詞，陳黃氏央其釋放，願與同寢一夜，伊含胡應許，則其詐贓圖姦之罪業已自畫供招。此等局蠹應即立斃杖下，以快人心。來稟僅擬鎖繫一年，何其輕也。何德（即王升）勿論從前曾經答責與否，奉批之日重笞一千板，鎖繫鐵杆巨石十年，期滿察看。如不悛改，加繫五年，再看再奪。至釐員王令始於渭、雒交界稟添一卡，係為公事起見。惟設卡之後，早有巡役越境滋事，被該令逮案重責。王令馳至雒南，向該令懇請通融釋放。既有前車之覆，應如何約束司巡不准過兩岔河一步，乃仍縱令何德盤踞兩岔河店中，即無圖姦命之情，已屬怨聲載道，而又釀逼兩命。圖賄圖姦，罪坐所由，是誰之過？本擬即行撤換，而釐局提調劉守謂其收數頗有起色，懇祈留觀後效果，姑如所請，詳記三大過示儆。再有隔屬釀案情事，不惟撤差，定即參革。丁令平日事事認真，而稟報此案多用輕筆，豈未免有情耶後勿復爾？仍候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長武縣李令稟

據稟前長武令莊鍾濟原短常平倉糧一百三十石有奇，折交銀一百二十兩，合之陳署令出糶霉豆銀八十五兩零，共合銀二百零二兩有奇。歷任皆因糧價較貴，未輕買補還倉。該令到任，適值年豐麥賤，即以原銀儘數糶麥，其得京斗麥二百零三石有奇，較原額溢出七十餘石。又據夾單稟稱，前奉本司批飭，莊令除折交銀百二十兩外，尚短賠糧價銀五十四兩零，陳令當日通融接收，此時自應賠補足數。茲由該令查明稟復前來，以短交之銀而論，誼應著賠，以現買之麥而論，則已溢額。既已豆將麥補，何須李代桃僵。大凡後任接前任之事，了其所未了，原其所可原，既徵通變之才，尤規心術之厚。該令一舉而備三善，倉糧溢額一也；彌前任虧空於無形，二也；自不居功而爲人免咎，三也。吏才寅誼，可佩可師，願我同僚，皆以李令爲法。白水/澄城之已事，對此能不汗顏乎？繳。

批前武功縣高故令之子之浩稟詞

據稟已悉。汝父之冤人所共知，孟稱堯此次逮案，重則永遠監禁，輕亦鎖係十年，勿庸過慮。此稟發交武功縣繆署令閱看。如有稱堯之黨代求免罪，即與稱堯一同鎖繫勿貸。

批扶風縣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綜覽各案，尤以斷結前兩起爲最鞫轉而最詳明。頭一案趙萬江買趙典壽等兩段莊基，因與趙狗矢之地毗連，又乘其出外逃荒，起意賴業。遂勾串里書，過狗矢一升之糧，而不過典壽等六升之糧，以致賣地者賠糧，未賣者失地。前任劉令懵然將狗矢責打，令萬江給錢三串完事，猶屬一時糊塗。及再控往勘，心知狗矢被屈，而自護前非，令萬江加給錢二串完事。此則劉林立之謎謬，趙萬江之詐騙，厥罪惟均矣。第二案李吉祥先開煙錢店折本，以殘帳作

錢五百串打合李義舟出錢五百串夥做義盛祥生意，李吉祥連東帶掌，義舟概不過問。其生意甚佳，義舟又寄存錢五百串。五年之中，義舟使錢三十餘串，吉祥則用至一千三百九十串之多，忽然閉歇，令義舟分認外債，以至互控。劉令不念義舟一千串之血本化為烏有，吉祥五百串之殘帳掏換千金，皂白不分，斷令所有欠外之帳，二李各還一半。此則劉林立之顛預，與李吉祥之貪狡，又同一可恨矣。此兩案該令訊明平反後，未將趙萬江、李吉祥責打一板，稍嫌輕縱。若遇本司，則彼兩人者血肉正應皇極數矣。張令據事直書，於前任無所迴護，亦無所中傷，以古之遺愛而兼之遺直，吾愛之敬之。若遇油滑之吏，必代為彌縫，以納交傾險之人，又必恣意攻訐，以揚已殊。不知前任有過，後任補之，達之上司，百姓之冤抑可伸，前任之謬誤亦可自做，並可使同寅共做若畏。前任獲咎，則本司論人最恕，必不追究前非。即如劉令見事不明，知過不改，誠為可恨。然今之作令者大抵不學而仕，身坐堂皇，知明處當者，七十餘廳州縣不過得半而已。但使肯愛直言，肯改過，即當觀後效而貸前愆。張令之平反各案，乃扶風之照妖鏡，亦劉令之降魔杵也。各屬有平反前案愜心貴當者，儘可一一示我，勿存官場庸鄙之見為佳。此冊開列五案，無不允當。前兩案登報，俾眾共知。此冊發還，扶風錄批備案，仍繳。

批西安府稟

壬辰年咸陽鬧糧一案，實係姬柄主唆。後來結案，稱與姬柄無干者，乃發審局開脫之詞也。與無干而提省，管押數月之久，此何為者耶？應飭咸陽縣查明前案，及壬辰以後姬柄在籍是否安分，有無唆訟害人情事，明白稟復候奪。至此等敗類，勿論革與未革，丁憂與否，何須大驚小怪，動輒報部。此等蟲蛭，乃陶貞白藥鼎中煎煉之物，算得一個人耶？繳。

批麟游李令稟

據稟已悉。該縣典史吳駿於正月二十三日因事前赴武功，該令慮其日久不歸，獄囚有失，遂以擅離職守稟揭前來。夫官無大小，均不容擅自離任。苟因家事而曠官，守劾之可也。然亦視其私事為何如事。稟稱吳典史因其長子行次武功墜車壓斃，為之父者念其身任客中，死非正命，急痛迫切，往臨其喪，雖以道途之人聞其事者，猶應矜憫，況在堂屬之間乎？如果該典史累月不歸，猶可說也。乃吳典史正月二十三日起身，該令即於二十七日稟揭，即以擅離而論，僅僅五日，既不愍其所之可哀，不計其為日之無幾，居心險刻，渾不似讀書人，必其平日挾有私嫌，是以此稟專打官話。本司以為典史有子之喪而越境，其情可原。該令樂人之禍而乘危，其心太忍。忍人作官，民命安託？李少溶應撤任示儆，以為官場涼德者戒。吳典史此時想早已回任矣。此繳。再本司與吳典史從未見面，其究竟何如，與李令有無嫌隙，此次前往武功，何日回任，仰鳳翔府切實查明稟奪。

批褒城縣鈕令稟

據稟已死張羅氏之娘屋姪羅維禮其表姪張偷子誣趙連忠將其祖母毆斃，始欲訛錢八百串，既而謬稱十一傷，具有虛甘反坐切結請驗。旋經該令驗明，實因年老衣單，冒雪遠行，受凍而斃。訊其起衅之由，則因連忠之僱工鄒老么借欠羅氏錢六串，屢索無償，趙連忠從中調處，令羅氏讓半還半，由伊扣收工錢付還。羅氏祖孫依處向討，連忠又復推緩，致與偷子相爭。羅氏撲撞失跌，微有墊傷，經朱長生勸散。越日，偷子負其祖母冒雪而往，甫至趙家，而羅氏氣息儘屬，偷子委而去之。連忠灌救無效，延至次早身死。該令驗訊明確，羅維禮、張偷子實係訛詐不遂，藉屍誣控，稟請查照新章，將羅維禮應得軍罪改為鎖繫三年，應准如稟辦理。又以張偷子眼見祖母將死，委之於人，預為圖訛之地，亦請鎖繫一年。惟據稟稱偷子年僅十六，又遭祖母之喪，其誣控也無非羅維禮教猱升木，應將一年改作半年。其應得鎖繫之罪仍令訟棍羅維禮代為承受，維禮共鎖繫三年零五個月。偷子管押一個月，以足半年之

限。一月期滿，將偷子重責百板保釋。趙連忠擔錢釀衅，應如所擬，杖八十。除還欠款外，仍勒交葬埋銀十兩，交偷子具領。連忠勿庸管押。該令相驗七十八歲老婦之死屍，而稱其面帶芙蓉，色誠不意鳩形鵠背，雪地冰天而出此妍詞綺語，可謂能人所不能也。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樊山政書卷十二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耀州褚牧稟

稟及圖摺均悉。以學問言，總挈綱要。以政事言，洞見本原。以公牘文字言，具有條理。是真能讀書人方有此楷模，是真能辦事人方有此楷模。吾秦近來吏道日昌，興學育才，具得要領，決有成效。可觀者，不下十餘州縣，同寅取法，即中才皆可奮興。耀州又為吾陝張一軍矣，不勝嘉佩。仍候督撫憲批示。繳，圖、摺存。

批白河釐局吳令稟

稟及平單讀悉，不待查覆，本司早知之矣。武生捐職，有何好人，違禁藐官，所在多有。丁差倚官搜索，藉勢圖財，亦所在多有。各坐各罪，此謂持平。所不解者，作官之人，丁役在縣滋事，不恨之而反庇之一。見於澄城，再見於白河，甘心以自己攷成為家丁護法。總由本司無辣手，是以屬員狃積習，言之殊深痛恨。此案上年冬月二十四日張肇成僱腳挑運硫磺二十餘斤，在張肇敏飯店住宿，被干令家丁王錄差役龐順查獲。如果以公辦公，應立即回明干令，將磺充公完事。乃囑令存放店內，並無下文。是夜張肇成即請王錄在李日興店內吃飯，宋、楊、龐三役作陪。王祿居然赴席，龐順又得錢八百文。二十五日，李日興將磺挑回該店，王錄亦既知之矣。如果為公而不為私，應立即將販私移店各情告知干令，立提訊究。乃二十六日又待一日，直至是夜三更，始奉干令之命往李日興店內搜尋。觀王錄語張肇敏云“並未說好，不該把磺給他”，已經情見乎詞。夫云“並未說好”，則曾經說話可知。至如何是好，如何是不好，則全係乎錢之給不給，與錢之多不多。所以廿四赴席後，廿五、廿六按兵不動者兩日，待其說合也，待其行賄也。而張肇成以為二十餘斤硫磺能值幾何，業已破費一餐，出

錢八百，中心坦然，以為可以無事。王錄赴席後，等待兩日，渺無消息，乃告知主人，晝夜帶差往拏，以致互相揪毆不放。干令聞報，以為如此忠心赤膽之家丁被違禁販私之劣紳毆辱，奚啻傷其頭目，剖其肺肝，是以天未質明，匍匐往救，大有劍寢屢皇、被發纓冠之象。及被張肇成語言挺撞，則怒不可遏，竟將王錄干係一己承擔，是以原稟有“卑職派令長隨帶差往拏”之語，而於肇成之請酒求情，王錄之停戰待和，遷延三日夜之久，該令如坐鼓中，茫無知覺。及到日興店內，一味詬責其違禁恃符咬打丁差之罪。平心而論，刁民挺撞官長，誠可忿恨。然挺撞此等糊塗出奇之官長，其罪似應末減也。此案日興、肇成、王錄、龐順俱不足怪，何也？一，七十歲之武生；一，數串錢買來之從九，僅僅販賣二十餘斤硫磺，算得甚事？至於長隨差役，過事生風，倚官磕詐，尤為見慣不驚。寬則俱寬，辦則俱辦，干令必欲腹心其丁役，寇讐其刁劣，此刁劣之所以不服，而糊塗之所出奇也。該直牧直諒寬仁，稟詞據事直書，平單婉言譬解。本司初意本擬撤參，惟念該直牧是入幕之賓，實有情而主執法，非東南水乳之謂也。干令長華免劾撤任，詳記五大過，留觀後效果。仍將該令交該直牧就近察看，隨事指教，倘再執迷，本司必參無疑。李日興查取年貌，即行斥革，年已篤老，免其刑責。日興飯店應即查封。張肇成追奪捐照，詳候咨部查銷。硫磺充公，倘再私販禁物，定干倍坐。到案時已經干令重打，應免重科。王錄、龐順發交洵陽縣鎖繫三年，期滿察看稟奪。嗟乎，使干令當日有一隙之明，逐王祿，革龐順，雖明正張李違禁之罪可也。受丁役之欺而猶出死力以相救，今之官場，義僕何少，義主何多。批牘既終，擲筆三歎。繳，夾單存。

批商州詳

來詳具悉。訟棍郭光隆於黃光前、黃顯煥互控一案兩頭唆串，從中取錢，險譎貪橫，罪難擢發。此案關鍵在光前之僱工偷摘顯煥構葉，因照村規議罰。光前用光隆之計，將萬娃藏匿，而以誣逼帶逃不知生死纏控。顯煥被該署牧明眼勘破，先將萬娃密拏到案，已招定真命

脈矣。此詳敘述明白，剖斷公允，一切如所議行。惟郭光隆以棍徒擾害鄉里，積案如鱗，近復拒捕傷差，形同強盜，僅擬鎖繫十年，未免輕縱。郭光隆著加銬釘鐐，發回山陽縣重笞一千二百板，永遠監禁。雖在獄中，仍應帶杆繫石，以懲巨憝而快人心。此繳，原詞存。

批監修南院兩廂鋪面曾令等稟

稟及摺、冊、圖、結均閱悉。所有監修南院兩廂鋪面二十號，共大小房二百二十餘間，前經本司逐一閱視，均係工堅料實，結構謹嚴。所定招佃取租各章程，亦復細密公平。一切照准在案。此項工程曹令勞績最優，王令次之。茲閱稟詞，條貫分明，收支清楚，一覽而知其實用實銷，絕無浮濫，曷勝慰悅。該令能者多勞，現又監修朝邑河工，一俟工竣，另酬勞勳。其餘在事五員亦應量予獎勵，以答其勤。此繳，摺、冊、圖、結存。

批石泉縣陳令稟

稟詞甚好，稍嫌空衍。經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則言發於先，當策其效於後矣。勉之，望之。繳。

批咸陽縣詳

此案劉瑞駒行同無賴，欺人寡弱，敗人名節，深堪痛恨。該令前稟毅然革審，此詳朦朧擬結，豈念瑞駒為理學家兒，特予寬貸耶？結則結矣，以後永遠不准詳請開復。仍將瑞駒交給保正鄉約嚴加管束，倘再犯事，重笞勿貸。餘如詳辦理。繳。

批常備軍管帶胡鼎銘稟

據稟已悉。該教習教練有方，武備學生，受益非淺。現值整頓新軍之際，必需通曉中西

兵法之員，撫憲委帶常備後旂，意在酬勞而兼擇將。惟學堂教員缺額，該旂官才可兼人，來稟詞意殷殷，卒伍生徒兼收並育，而學堂薪水則辭之，具見仁勇廉平，實深嘉佩。惟吾陝向例凡有兼差者准給薪水一半，作為車馬費。該員事同一律，即由學堂減半開支，勿庸固辭。此繳。

復臨潼李令雲生書

謙版敬璧，學堂章程容即飭局排印，貴縣蒙學如此奮興，微賢父母化導之力不及此，佩慰無量。來詩效香山，真香山也。尤佩八旗學堂楹聯六副，視差處無稿刻入，去秋秦報中可尋取而得也。書成即交弟刊懸為望，日來冗迫殊甚。緣發鄂信，又發京信也。

批甘泉縣張令驥稟

接稟奇詫之至，委署之員無端借廉八百兩，實屬荒謬。甘泉誠屬苦缺，然從前補署者何嘗不捧檄輒行。即使借廉，亦不過三四百金而止。今該人員資輕勞淺，酌委斯缺，乃竟若挾制本司者。然出此荒謬借票，此等風氣，是認所開？本應撤委詳參，姑再予限五日，如不赴任，定即參革。借廉不准。繳。

詳撫部院詳

為詳請分別札飭移咨事。竊照漢中府城固縣孀婦衡張氏與其嗣子衡長緒爭產一案，於上年冬月間提省發府審訊。現經訊結，由尹署守逕稟有案，請免重錄府稟，到司之日除批。細閱來稟，委曲詳盡，判斷持平。查衡張氏與其嗣子衡長緒自光緒二十六年於城固縣構訟，既而控府控道控省，首尾五年，始而變起倫常，繼乃牽涉民教，論者皆謂案久不結，由於教堂之袒子絕母。吾謂教堂不足怪也。此案起根發源由於母子異心，邪得乘間而入。向使始終

如仇令所斷，俾衡張氏持家撫子，衡長緒讀書孝親，擇衡氏族中公正懇實者監視其孀孤，經紀其財產。如杜陵春、張文猗等輩痛加懲治，斷其往來，一切刁唆離間者，概不得如入寡婦之門。張氏近於哲婦，必顧顏面，長緒本一駘監，何能妄為？所以開其隙而速之訟者，則一誤於漢中府之勸捐，再誤三誤於城固兩令之媚教也。當二十七年控府之時，傳署守斷令家事仍由張氏經理，善養嗣子，此案遂結。乃無端畫蛇添足，又令衡張氏報效銀一萬兩為請二品封典。關中富戶，類無現銀，凡財雄一鄉者，非生意即田產也。衡張氏借服效之故，借債五千，又以腴田百畝有奇折銀五千，一併交府。既而借口應還前債，賤售壩田百三十畝，得五千金，以二千買屋，餘皆為所□之杜陵春等分用，族眾大譁。長緒不能以子抗母，於是投教背親，是衡長緒之入教，其母激之，實不啻傳守使之也。長緒既入教堂，教堂代為保護財產，奪諸母而畀諸子，張氏絲粟不得干預，以至控不休。二十八年八月，城固張署令復訊此案，接教堂照會八條，張世英一無所違，大有八事為律之意。大旨財產全歸嗣子，每年由長緒給張氏租穀百二十石，錢二百四十串。所有紅契由張氏交出，歸其族人經理。前賣之地，仍追交長緒出價五千金，罰令杜陵春、張煥榮等歸還買主。此則張世英之所為也。紅契未追，今卸事接署者為王世瑛，由張氏手中追出紅契一百四十七張，立萬年簿兩本。在教堂初意誠欲產業歸我教民，然所索八條祇言紅契交族人，一百四十七張紅約及萬年簿兩本一併移請教堂管。此則不惟衡張氏不服，即凡審此案者皆為不平，而訟蔓延緣無已時矣。二十九年，漢中府王守復訊此案，改為歲給錢四百串，教堂撥給衡張氏壩田百畝，房屋一院，取足食用，不准售賣，張氏死，仍歸長緒管業。衡張氏不服，久住省城，屢控不已。查衡長緒乃已故衡仕一之再從堂姪，抱諸祿育作螟，自十一歲至十七歲，衡張氏實撫養之。在當日，張氏誠來空穴之風，長緒未悼蘆衣之雪。後雖有隙，初豈無恩？乃因傳守斷令捐貲，其嗣母鬻田借債，而遂受人指嗾，投教滅親。既入教堂，即不祀先，不但奪其嗣母持家教子之權，並斷其嗣父接木移花之祀，天良安在，情理奚容？世之無子而養他人者，能不為之寒心哉？且長緒以疏

屬爲人後，坐得衡仕一夫婦十餘萬金之產，此是何等恩誼，而竟甘心背其祖攷，納諸教堂。彼駮豎子不足言，爲之官長者亦若，以爲此一分家產爲張氏必哇之肉，而教堂應奪之牛。不惟淆本案之是非，抑且損外人之名譽，是欲曲媚教堂而適以浼之也，不其僨乎？本司因此案訟累無休，行提一千人證卷宗來省，發交該守與洋務局提調姜丞等秉公訊斷。節據面稟一切案情，在張氏幾經道路流離，在長緒悔被教堂制縛，皆已倦而思返，斷結不難。惟教堂藉口於張氏浪費家財，故欲爲之保護。究竟該母子迭主家事，用帳孰多孰少，必須澈底清查，始足以服人心而息外論。復經札調歷年帳簿來省，經該守等逐一清算，衡張氏治家六年，雖因報效耗費萬餘金，然尚置有產業。至原田還主，其田價由杜陵春等還買主，於衡氏無損也。衡長緒自二十七年投入教堂，奪管家產，四年之內共花費三萬餘金之多，核其用款，概無主名。閱其供詞，則曰愚弄，吾不知教堂屢屢申言保護財產者究在何處，而衡長緒甘心投教，卒加教堂以愚弄之名，甚可惜也。茲據守稟稱母子各悔前非，張氏自矢不聽訟棍挑唆，長緒堅稱不願教堂保護，似屬迷途漸轉，各宜予以自新。查衡仕一親子長齡已故，嗣子長緒入教，例不祀先，應爲長齡立後承祧，以延嗣續。惟現無昭穆相當之人，據張氏供稱，願以衡鶴經之幼子爲子，俟抱孫後，再爲長齡承嗣，此亦權中之經，應准過繼。仕一遺產除長緒蕩費外，現有之房屋田地一並各半均分。惟地有肥磽，屋有大小，誼當分配停勻，不能遙爲剖斷，應詳請撫憲札委新舊兩任陝安道督同恩守、易令傳集衡氏族長，將仕一所有財產明白開單呈案，妥爲分析。溯查投教構訟之初，衡張氏在上元觀老屋屢稱被搶，今茲析產，長緒可居城固，張氏與新繼之子留寓漢中，以免再肇爭端，別生枝節。其餘均如所稟辦理。嗟乎！衡仕一平生三娶，獨後婦之不良，身後雙孤，偏親生之早逝。母與子猜嫌於始，府與縣謬誤於中，教與民膠擾於終，今則情與理呈露於當前，死與生安排於至當。在拔主教勸人爲善，達理通情，來信所言，絕無干預。現據衡長緒供除累年花費三萬餘金外，尚欠教堂三千餘金，而衡張氏歷年上控挪借亦在千金以外，應於分家後各還各債，不必深求。衡仕一地下有知，雖云筐里

櫻桃一半非吾兒所有，猶幸堂前俎豆，有人繼別子之宗。所有一切紅契及萬年簿於分析後各皆照契管業，不與教堂相干，以後倘再起訟端，倍懲不貸。此判印發外，相應詳請憲台於唐道已卸事未回省之前札飭該道，會同張督同恩守、易令將衡氏家產秉公公析，永絕訟蔓。至主教拔士林於此案提省時毫無抗拒，尚自知其從前干預之非。惟該堂司鐸不一其人，今衡長緒深悔前非，不願受其保護。該堂此時雖不別生異議，仍恐暗肆流言，應請憲台將此案咨達外務部，照會駐京法使永遠立案，以杜蜚流之口而昭事理之平，實為公便。為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會臬司詳撫部院

為核議詳覆事。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十日奉憲台批“據署延安府劉守濟坤稟遵飭訪查保安巡防要隘並各屬應防地方及屯軍分防情形察酌籌辦懇請示遵一案，奉批及夾單均悉。屯田一事，兵食攸關，若不盡力懇開，何以符定章而抵餉項。獨是北山情形與平原迥乎不侔，地氣高寒，秋霜夏雹，一也；地本瘠壤，無計糞肥，二也；一歲一熟，收穫有限，三也。縱極力經營，斷不能抵餉需之鉅。而揆諸給餉之本意，則重在屯懇，尤重在巡防，顧此則失彼，又必然之勢也。據稱近來府屬安塞、安定、甘泉等縣迭出劫案，地方不靖，不獨保安一縣為然。夾單所籌辦法，擬將顏鎮南一旅改屯為防，分紮要隘，專意保衛地方。其已墾之地，現在願領接種之人一律照章定限輸租，決不任其復荒等語。果能如是，則屯田不至盡棄前功，而防務亦得專其責任。節餉改為的餉，兵屯化作民屯，一轉移間，未始不兩有裨益。查上月札調李致貴移紮鳳翔，即令其將屯地及牛工籽種等項交榆林縣接收，招佃承租。今顏旂官事同一律，應如何稍事變通屯田，交官經理，暨如何擇要分紮，與新改之馬隊聯絡一氣，認真巡防，或該旂亦應改為馬隊，以期得力之處，仰布、按二司妥速核議詳奪，併移營務處農務局知照，仍飭該守遵照。繳”等因。奉此查上年十二月間據保安何令稟本地巡防要隘情形，

並懲紳耆疲玩等情一案到司，當經分晰批示，並鈔原稟，札由委署延安府劉守察酌情形，妥為籌辦去後。旋據該府稟覆，訪查各屬地方及屯軍分防情形，不惟保安一縣匪蹤出沒，轄境空虛，他如安塞、安定、膚施、甘泉此比皆是，並夾單酌擬辦法。稟奉前批，本司等復查延屬僻處，北山地方遼濶，時有外來游匪出沒其間。近據各州縣稟報劫案多起，非擇隘駐紮防營，專意巡獲，似不足以懾匪膽而靖閭閻。北山防營改屯，開懇成熟田地二千餘畝，亦不無成效可觀。特經營數年，既苦於地力之瘠薄，又限於天氣之嚴寒，獲少費多，得不償失。誠如憲示所云，縱極力經營，斷不能抵餉需之鉅。在原日給餉本意原係以屯以防，藉以懇荒蕪不治之區，而並收兵農合一之效。惟既經按名給地，則屯懇是其專責，巡防即斷斷不能認真，即令負耒橫戈，隨時勤事，要我必待農之隙而後可以防人，人或專伺農之不隙而先出犯我，顧此失彼，勢所必然，既無甚利益於公家，又隱誤地方之防務。應請准如該府所擬，將該旂懇熟地畝責成該府督飭所屬招佃接種，議定收租，歸還工本。騰出顏千總鎮南一旂，飭由該府會商擇要分紮，專意巡防，一轉移間延民種已熟之地，而公家收額定之租，防軍以巡緝為常，而地方獲安謐之效，與時變通，無善於此。至應否改作馬隊，以期得力一節，李貴一旂改步為馬，駐紮甯條梁，於延屬地方足資兼顧。千總一旂分防告要隘，有馬隊以備馳逐之用，復有步隊以為鎮懾之資，相輔而行，似覺尤為得力，應請勿庸再改。所有遵批核議緣由，相應會詳呈請憲台察核批示飭遵，為此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批潼關釐局吳令稟

奸商偷漏，有犯必懲。何況土客孫潼關挾詐行私，始已認罰，繼復挺抗，非立即充公，以示本局之有權，則後來者將益恃奸計為可行，而益輕局員為無用。該令先辦後稟，深合機宜。再孫姓在潼關犯事，該局詰其名姓，即以孫潼關對。其蔑視釐卡，玩易欺矇，反復無常，殊堪痛恨。除將淨土十五包全數變價充公外，仍將孫潼關發交潼關廳重責八百板，枷號一個

月，務令說出真姓的名，然後遞解盤屋縣交保管束，以爲奸欺藐玩者戒。餘如所稟辦理。如奉批之日孫姓已逃，即鈔批移知盤屋縣嚴拏遵辦，勿得徇縱干咎。此繳。

批鄂縣陳令稟

該令於質訊明確後，猶復如此姑息，婦人之仁，官師切戒。仰於奉批後，立即查取劉作霖年貌，詳請斥革，勿再延縱干咎。繳，原詞存。

詳撫部院

爲詳請立案事。竊照上年八月十九日奉前撫憲鈔發裁官節費以濟餉需一摺，奏蒙俞允，行司查照，欽遵辦理在案。伏查原奏內開籌備練兵處的餉十五萬兩，厥有三端：一，糧道裁缺，一切化私爲公，歲可得銀十萬兩，以四萬兩撥歸本省旂屯，以六萬兩解京充餉；一，鳳漢鹽勛加價提六萬兩，下餘三萬則出諸各官報效，前撫憲自認三千六百兩，由糧道應解撫署辦公經費內劃除，下此則藩司一萬，臬司三千，臨、渭、涇、富四縣各三千；再飭酌提上中之缺數處，湊成三萬兩，合之糧、鹽兩款，共成十五萬金，以爲練兵處常年的餉。伏查前撫憲前年十二月奏懇免提中飽一摺，奉部允准，中外揄揚，乃因國計艱難，復有酌提之奏，仰見公忠體國，但知急君父之急，不復顧臣子之意，甚善也。惟此三萬金之報效，在天家只益毫芒，而陝省實多窒礙。以憲署入款既崇，所費亦鉅，平日本有拮據之勢，再捐五分之一，縱能節儉，必少盈餘，一有遷移，勢必立增債累。揆諸敬大臣體羣臣之心，朝意似不如此也。況陝中優缺首數藩糧，前撫憲即由此兩缺歷級而升，而至今不名一錢，則官高費鉅之言不虛矣。至酌提州縣平餘，窒礙尤甚。專提四縣，而他府廳州縣勿提，則不公。以臨視渭，歲入少數千金而出省，首站差務較次站爲繁，概提三千，似亦不公。四縣各提三千金，其他次優各缺與臨潼不甚相遠者僅提數百金，則仍不公。專提優缺，不提優差，則尤不公。若勿論差

缺，一並嚴提，恐有差有缺者無擔石之餘，而候差缺者無膏潤之望，其窘象徧形於仕路，而隱患終及於民間，必然之勢也。本司籌思累月，不致與前憲顯相違異，不敢不為朝廷暗中斡旋，擬請將報效三萬金除本司缺分較優應按年捐銀一萬兩外，其自憲署以下，概緩扣提。不敷之二萬金，由本司在於倉糧盈餘項下妥籌足數，以濟要需。竊以此三萬金者，若一概免提，則是本司意存自利，何以率屬治民。今將本司認捐之萬金全數持出，而但為憲署計，為同寅計，則公也，而非私也。僅僅二萬金，提則窒礙百端，免則所全實大，似此通融補救，仍與奏案相符。若將來朝廷更有急需，再行斟酌報效。此次緩提各差缺之款俾各有以自存，則去其私憂，方能核其公事，本司於此更可攷百司之勤惰，較各卡之盈虧，實於用人理財關係非淺。為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批甯羌州趙牧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人皆謂該牧懶於坐堂，並懶於相驗。今觀來冊，盡冬月一月僅得此稀松平常之一案，足見人言非無因矣。此批登報，俾知愧勵。

批渭南縣張令詳

該令真漢庭老吏也。細閱來詳，令人頭目清爽，心氣平和。一切如詳完結。惟唐牧於軍戶糧差互爭互討，紅串在逃差之手，後差索再納之糧，膠擾經年，該牧竟無聞無見，以致偏成上控，勞動鄰封，不亦愧乎。此詳不但審斷極好，敘述亦佳，佩佩。

批興平縣楊令稟

本司於各屬詞訟詳報到司，往往較原斷加重。其加重者必至刁極劣之徒，蓋恐州縣權輕，刁民玩易，故隨事為之助力，亦以久在下位深知牧令苦情故也。至於各屬奉批以後，或咎在

紳衿，或案關民教，只要刁風壓得住，外人折得倒，不至長惡害良，固不必定照司批辦理也。

然知此意者，實難安得人人如該令乎。此案如稟完結。繳。

批沔縣詳

何老八借欠張老么之錢，屢討無還，並未口角相爭。乃約其同往取錢，行至半路，忽因腳痛斥罵，先罵後打，因相打而何老八頓起殺機，致之死地，情節殊欠圓穩。張老么如果善罵，當罵於屢討不還之時，不當罵於認承還錢行至半路之時也。張老么如不能走，即不應慨然偕往。況係鄉里粗人，年才三十二歲，何至行不多路即稱腳痛？即使腳痛，亦不過瞞怨數語，何至即行斥罵？斥罵不足，而又打架，豈忘其為取錢來耶？又況打架須量敵而進，張老么手無寸兵，何老八現持扁杖，人以械關，我以徒搏，張老么雖愚不應如此鹵莽。當互毆之時，無人知見，僅據凶犯供詞，似於起衅致死情由不甚真確。查張老么開店放稍，何老八現錢衣服已輸盡矣。張老么復借錢懲賭，再賭再輸，利在投家，情同局騙，何老八恨之必深。當約同取錢之時，難保無謀殺之意。不然該店是何老八常常往來之地，果肯還錢，而又實在有錢，帶來付給可矣，何必移人就我，必令登門而後還債耶？謀故同係一抵，情罪務令相符，似此供詞，實干挑駁。仰再細心研鞫，務得確情，按擬招解，勿稍護前。切切。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西安府稟

已委宮令其震前往代理矣。查梁令居官清惠，債負纍纍。富平雖號膏腴，無奈臨徵遽殞。去歲該故令省寓被火，衣物蕩然，今並不保其，孤寡孀孀，路人心惻。宮令與該故令兒女至親，誼應拯救。此次代理，應將春徵所得全歸孤寡。俟至六月改為署理，俾領秋光。本司曾任富平，深知甘苦，得其弱半，尤遠勝於北山。所以必委宮令者，良以卹死救生，人情也；

邑大政煩，公事也。無其益，而有其才，恐于死者無益，情誼親而材望不孚，又恐不了地方之事。宮令兼之，故相委屬。該令須知若非梁令之故，則甯羌一帶適當輪委到班，今以富平之半抵羌之全而有餘，又重以大缺之名，加以恤孤之義，名則其美，義不容辭。本司一生，雖私情而不外公理，故無事不可明言。宮令此行，其克踐是言也。吾受該令之賜，其不克踐是言也，吾不僅唯該令之怨。仰該府轉飭照，並催其速赴代任。繳。

札西安府

札西安府尹署守知悉。案照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奉撫憲轉發商部來電一紙，內開漢口“謙祥益”向與西安“義合吉”交往，上年除去千金洋貨，過期不還。派夥韓萬福追討，東避夥抗，控蒙長安傳質，諭令輔夥討保清賬，至今無著等因。本司當飭辦公所祁令前赴長安提卷閱看，則此案自去年八月興訟，紛紜膠轕，於今七閱月矣。查此案發端之始，乃“義合吉”舖掌竹姓喊控樊裕順圈計勒索，長安胡前令傳訊，緣“義合吉”借欠“裕順公”銀九千五百兩，屆期乏償，又將“義合吉”字號改為“務本合”。“裕順公”疑其逃騙，遂將該號由漢運來之洋布等物在龍駒寨阻截，以要其必還。胡令斷令貨物放還，陸續還銀了事。斷後，竹義合抗不清還，此訟蔓之所由來也。迨至九月，忽有紅單房書辦紀育齡（即紀六）以惡夥欺東稟控樊裕順到案，胡令集訊。據紀六供樊鳳鸞領伊本銀一萬三千兩開設“裕順公”錢舖，與二櫃徐姓掏吞舞弊，致欠外債一萬餘金，而私放“義合吉”九千餘金，至今無著。樊姓則稱原領本者為趙琳詭弊，皆其所為。趙琳已死，伊實無掏吞情事。蔓延數堂，乃訊得樊姓實掏使銀八百兩，趙姓使四百兩，斷令樊姓勒限清還，交帳出號，此又一案也。迨至十二月十八日，李令任內有“大德恒”票莊掌櫃申應芳具控紀育齡巨富抗債到案，詞稱“裕順公”錢舖陸續借欠該號銀一萬兩有奇，請為究追等語。同日又有漢口徽商胡德泰、汪謙和具控“義合吉”資東暢姓舖掌鄒大到案，詞稱“本年七月該舖張體清在漢購運洋布顏料等物，借欠該兩號銀七千餘兩，給予滙票，來

陝取銀。比及到陝，該舖業已停門”等語。至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又有鄂韓謙祥等以詭騙血資具控“義合吉”舖掌薛禮中等到縣，詞稱“禮中巨富奸險，派張醴清在漢坐莊。上年七月積欠漢口‘謙祥益’等十三家貨銀二萬四千五百餘兩，而欠韓謙祥最多，計實銀九千兩有零，請勒追飭領”等語。經李署令於正月二十八日集訊，斷令“義合吉”資東暢懷義覓取妥保，出外設法了事。二月初五日，“大德恒”與紀六到案質訊，斷令“義合吉”還“裕順公”，“裕順公”還“大德恒”，各清各款，仍令暢懷義覓保，樊鳳翥還押在卷。統閱全案卷宗，竹義合控樊裕順為第一案，“裕順公”資東紀六控樊鳳翥為第二案，“大德恒”控紀六為第三案，“謙祥益”等十三家控“義合吉”為第四案，各因帳債糾紛之事，中有連環套搭之形，“義合吉”其罪魁也，“裕順公”其旁紐也，“大德恒”其支蔓也，十三家其總結也。合計“義合吉”所欠之債過三萬金，問官四五人，蔓延二百日，審訊十六堂，其判詞非勒限交銀，即保外還銀，其實限者自限，交者不交，保無人保，還無可還，案固遷延，官亦疲緩。查此案集訊之初曰，竹義合既而為李義令，既又為龔義合羣奸頂案，出沒不常，問官弗究也，但令還銀而已。中間請以漢口運來之貨抵紀六之銀，及香長查看貨物，則新到之洋布等物早已暗售於人，惟積年滯銷之殘貨欲以抵八九千之欠銀，其鬼域固屬可憎，而暗售之價不下數千金，究歸何處，問官亦弗究也，但令還銀而已。直至十一月以後，卷中始見資東暢懷義之名，從此以東替夥，永還押追。觀其訴詞，伊在山西，不但不知漢口謙祥益借銀之事，亦並不知西安裕順公借銀之事，此實情也。山陝風氣，財東出銀，奸夥挾其血資，別謀生計，本司恨之次骨。曩作令時，凡有此等案件，必嚴於夥而寬於東，凡以持公道也。義合吉一案，問官於竹、李、龔、薛、張、王諸夥概不深究，而資東父子相代坐聽，更有馬委員者，輒將暢懷義答責，抑何背謬。此案以還銀為實際，以勒追為作用，而押案追債，當追可恨之人，不當追可憐之人，當追經手借錢之人與領本辦貨、停門倒帳之人，不當追既已折本則又受累之人也。至紀六一案，伊欠“大德恒”之銀八九千兩，而始控“義合吉”，繼控樊鳳翥，意謂“義合吉”之數千金，樊鳳翥之千餘金，若不還伊，則伊亦無

銀還債，是使“大德恒”代伊受禍，而伊自處於不敗之地，且不居賴債之名，何其巧猾。應各追各債，以示公平。合行札飭。札到，該府提集四案人證，秉公審訊，分別斷追。著重在“義合吉”一家，應將李義合、竹義合、薛禮中、張醴清、鄒大一併逮案，嚴究勒追。至暢懷義父子勿庸再押，但取“義合恭（公）”等三家保狀足矣。此案固以還銀為要義，第一須切究“義合吉”存貨若干，價值若干，外欠若干，去年由漢運來之新貨暗地售銀若干，售與何人，銀在何處，此為緊要關鍵。若舖中銀貨不敷抵債，則比追薛、張諸奸，令將歷年吞噬之貨一齊吐出。再不足，則令“義合公”等分攤分認。暢姓因奸夥累東，身受刑辱，復因一號倒塌，而令其餘四號一齊不能自保，吾不忍也。該署守忠信明決，不減仲路，速訊速了，以報商部而恤遠人，切速。此札。

批高陵縣王令稟

據稟已悉。何主教勸善懲惡，達理通情，與本局函牘往來，從無齟齬。一旦長逝，悼惜良深。茲發去輓帳一懸，文曰“教思無窮”。仰該令致送教堂，親往吊奠，以彰睦誼而旌善人。此繳。

批山陽縣劉令自理詞訟月報清冊

所斷三案，明白公允，深屬可嘉。作官與作文同，但使居心要好，未有不竿頭日進者。欣喜覽之。

批邵陽縣程令壘稟

查王教官於正月初四出缺，該令於一月初旬稟報到司，照例詳請委員接署。委札早發，院批已准。該令突於半月以後稟請以訓導兼攝，俾其家屬得分科攷印紅。既作好事，前詳何

不早言？今欲本司追回已發之委札，由司另詳，由院另批，該令係刑幕出身，曾見有此公事否？此事本司無法，仰該令妥為調濟，以贖迂緩之咎而盡同寅之情。此飭。

批石泉縣陳令稟

邵富伍窮凶極惡，前據李令稟報，即欲早伸顯戮。今既復審得實，該匪帶刀訛詐，燒香結盟，砍斃二命，擾害閭閻，此等凶徒不殺何待？仰候院批到日，即將該犯就地正法，傳首犯事地方，縣竿示衆。邵富雙既擬極邊充軍，譚貴元擬流二千里，張步鰲五年期滿，分別察看稟奪。餘如所擬辦理。繳，供、摺存。

批石泉縣陳令稟

據稟已悉。該令初任，於稟報命案未得竅要。此案據屍兄甘朝興轉據伊三弟甘朝勝向說，昨晚三更伊二哥甘朝順聽見屋後狗咬，手擎木扁擔走出，不知怎樣與陳世發在山根爭吵，被世發用矛戳傷左耳竅，移時身死，凶犯逃逸等語。朝順、朝勝是否同居？當朝順聞聲出視之時，朝勝是否相隨同出？如果一同出視，何以不知啟衅根由？如未到場，何以知爲陳世發戳斃？時當夜半，無人見證，無人解勸，死者死而逃者逃，朝勝此段供詞從何處得來？該令在屍場竟不窮究耶？據云移時身死，或者朝順未死之前尚能言語耶？朝順以三更出門，朝勝究於何時往視？如果朝順能言凶手姓名，獨不能畧述起衅情由耶？此等顛預稟詞，閱之令人髮躁。他人顛預可也，該令亦顛預耶？以後凡遇命盜案件，初次稟報總須叫人看得明白，無可挑駁。刑名家之言，初稟要空不要實，以爲將來獲犯辦案之地，此言似是而非。凡事只要近情近理，空也好辦，實也好辦。本司向來辦案，盡說實話，從無辦不出去之案。若供情犯駁，則自己早已駁詰，決不率登稟牘，使上司駁詰。問案辦案與時文家作理題相似，剝去一層，

方能深入一層。此事本難與初學者言，特該令與尋常人不同，故不憚諄諄相誨也。仰再研訊確情，並嚴緝陳世發務獲，細心推鞠，照例填格錄供，通詳察奪。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石泉縣陳令詞訟冊

判斷平允，在他人初任有此，可為驚異。若該令，則相信者深，相期者大，此不足為該令難也。繳。

批藍屋縣崔令稟

閱稟欣慰久之。該署令歷練已深，似此公明平恕，消息無形，的是關中牧令好手。據稱藍民因受教民欺侮，訟不得直，遂私立山堂香水，意圖藉會抗教，此真愚民之可哀矜者也。朝廷特許遠人來華傳教，凡教士、教民地方官皆有保獲之責。民教和，其上也。即不能和，而不相往來，亦不相侵犯，抑其次也。民欲抗教，已出下策，而況借會抗教，身犯悖逆之罪，欲以抵制奉旨傳教之人，不待彼此交爭已先自處於必敗之地矣。其狂可恨，其愚可憐。該令察知藍民散飄立會，有徒實繁，先勿查拏，專圖解散，早已得其要領。凡作官者，莫不曰除莠安良。然至於會堂林立，斷無除民安教之理，又無縱民抗教之理，則莫如化莠為良最為上著。然“化民”二字，夫豈易言？為牧令者，須先正其心，無一點偏私，無一毫客氣，勿論民教，皆待以父母愛子之心，使民與官相信不疑，則撻之不怨，導之易從，執迷者喚之即醒，有過者教之即改。該令此次解散藍屋入會之民，蓋庶幾近之矣。藍民入會既多，教堂滋懼，沙云屯、馬家灘等處蟠根引蔓，各聚黨徒。穆、左兩教士至欲赴省請兵，該令止之，不動聲色，輕騎馳往，傳集保約紳耆，各清各村。凡在會之人統限十日呈繳號片，不咎既往，並將所呈號片二百餘張當堂焚毀，以堅民信。半月之內繳飄悔罪者四百餘人，而為首之寶明堂鎖

繫一年，馬明禮、齊百義等分別杖枷取保，餘人免究辦理，極為靈捷。自應一切照准。惟念作此等事其為首之人必一鄉中桀黠有才望者，如其怙惡，法所必誅，如其悔罪，才猶可用。今寶明堂既係自首，又繳出號簿名單、飄布，其情不無可原。然居心究竟若何，本司亦難臆斷，是在賢令尹之隨時審度矣。若教堂能代為乞恩，懇祈開釋，則更可化民教之嫌，而渾然無迹，特不知穆、左兩教士有此識量否？此繳，單、摺併存。

批雒南縣詞訟冊

臨潼老手也，雒南新手也。兩縣賢尹俱能判斷極纏繞之案，並善於敘述極繳繞之情，判斷公允，則受者心服，敘述清晰，則閱者眼明。嘗謂言語、文學、政事本是一串，不會說話、不能作文之人，其政事雖妥當，而決難出色。聽訟者，政事之一端，坐堂要口才，稟詳要文筆。月報冊多矣，能斷案者亦正不乏，而能說難說之話，能達難達之情，則莫臨潼、雒南若也。此冊前兩案登報，以示共賞之意。繳。

批興平縣稟

據稟該縣鹽課向隨地丁攤徵，自咸豐六年改歸河東先課後鹽，官民並運。該縣係潞鹽引地，既食封課之鹽，即免隨丁之課，五十年於茲矣。乃有縣西舉人劉錫純借學堂捐款為名膽敢聯名具稟，請飭潞商趙思敬將歷年興民代納鹽課一概算息交出，並令移居他處，與民自設鹽局，即以鹽利作為學費。而代書之子張鵬翼亦復隨聲附和，冒充舉人。該令素性寬仁，專喚鵬翼上堂訓責，而錫純猶敢挺身直前，奪擲戒尺，解其手縛，挾之逕去。該令飭押禮房是矣。而錫純仍敢煽誘村民，於本月初五聚集多人來城滋鬧。該令禦諸城外，苦諭不遵。昨經尹守面稟前來，當即稟商撫憲遴委劉參將鈺督帶馬隊四十名飛馳前往，彈壓解散，並委張令樹功馳往會審。茲據委員稟稱粗已安謐，各鄉民均稱不敢滋事。本係無中生有，自可小事化

無。惟劉錫純膽大披猖，鬧堂聚衆，而且歛錢構訟，簧鼓羣愚，非革訊嚴懲不足以挽刁風而端士習。至西鄉愚民一二百人被錫純激之使來，其中必有爲首者。據該令稟稱當官民相持於城洞之時，衆民將解散矣。有一少年曰，此來爲何？衆遂堅索釋放錫純，不然不退。此少年爲誰？務須勒令交出，嚴加懲創。劉錫純何科中式，名在第幾，仰即查明，另文詳請斥革，歸案審辦。批示至日，即仰該印委會同劉參戎傳集西鄉各紳耆剴切面諭，鹽課久已停徵，潞商完課行鹽並無不合，劉錫純全爲歛錢肥私，豈可信其簧鼓，鄉民無知，一概不究。惟爲首聚衆之一、二人務須自行交出，儻敢扶同匿抗，必累同村。晁黑狗、王搖搖之事，可爲殷鑒。興民素好純良，潞引更非鳳局，相安五十年之久，何得受一人之愚，犯聚衆之罪？試問初五夜果將該革舉奪回鹽店打壞，該西鄉之民其能安枕乎？吾陝紳耆曉事畏法者多，開誠布公，誰不我信？俟將爲首之人交出，該委員即帶同劉錫純、張鵬翼一併回省，以憑審辦。再由該印委及劉參戎悉心體察，如果鄉民知罪知悔，歛迹歸農，不至再滋事端，即由參戎將馬隊一併帶回，以示我無防民之意。至該令變出意外，堵禦有膽，曉諭有方，何疚何辜，自請撤任？應勿庸議，仍應補稟撫憲。繳，摺存。

復趙紳元中書

乾生九兄同社，接來示以梅、李兩姓婚姻之事計無可施，乃問策於弟。查梅次山大令外宦吾鄉，老而無子。早年曾有嗣子，並得嗣孫，聘李紳耀先之女爲孫婦。次山服官於楚，其嗣子文定於秦，紅庚固在子所也。不圖嗣子夫婦俱亡，梅大令官成歸里，嗣孫不肖，忤逆狂迷，李紳意欲退婚，大令亦情甘還聘。良以女如鸞鳳，卽是鴟梟，誰無父母之心，皆曰鄭齊非偶。梅、李兩紳覲面言明，任從另字。而孫逆祖命，不返紅庚，彼也恐污濁水之泥，此則倒持太阿之柄，欲離不得，強合必傷，兩姓之牙角將興，諸君之智勇俱困。弟竊以爲此事不難也。婚姻之事當問主婚之人，李之女有父，梅之孫有祖父，不遣女嫁，女安得嫁，祖不爲

孫娶，孫安敢娶？況李紳許婚念其為次山之孫而許之，爾時年皆幼稚，選門戶非選人才也。今次山既不以為，則李紳自不以為壻。彼狂童者，既不為次山之孫，何得復為李紳之壻？若謂紅庚不返，恐有後言，則請梅大令出一紙書，略謂嗣孫不肖，賢女堪憐，合恐兩傷，離誠雙美。惟嗣孫違背祖命，措匿紅庚，用以親筆數行，為賢女另擇佳偶之據。將來紅庚若出，作為廢紙。似此辦法，李氏感玉成之德，逆孫失挾制之資。三秦之人無賢無愚，誰得而議其非者。若其嗣孫尚敢橫逆，即由梅大令帖送長安，永遠鹽禁。此信刊人秦報，俾眾周知。執事熱腸，鄙人直性，快人快事，庶幾近之。草草奉復，作尺牘可，作堂判亦可，惟希照察不宣。愚弟樊增祥頓首。

批甯羌州趙牧稟

陝省定章，命盜案初稟不得過十日。本司作令時，從不逾限。茲據稟報李青灃刀傷沈用銀身死一案，事在正月十五日。屍父報案，在二十二日。該員初稟，遲至三月二十日始發，四月初二日始到，實屬怪異。本司訪查得實，該員在甯羌凡告狀者皆不准亦不傳，傳亦不到，到亦不審，審亦不結，大約一月難坐一回堂，一年難辦一件事，如此頹惰，何必作官，何苦造孽？仰漢中府迅即轉飭該情牧自行稟請開缺，侍親歸里，頂載榮身。如一月內稟牘不來，所不詳參革職者有如日。臨批憤甚。繳。

批臨潼縣李令稟

據稟已悉。該縣辦理蒙小各學堂，在各鎮牙儉向抽斗秤用錢項下十取其二，裨於士子，並不刻於牙人，乃河南北悉已遵行，獨新豐一鎮為降調之縣丞黃某把持，市儉恃符阻撓學務，法當重懲。即仰令將黃儉立提到案，呵之如叱狗，押之如圈豬，勒令出具任提行用永不阻撓甘結。俟該鎮一律遵辦，再令此獠取保。如敢違抗，即仰該令將該市儉鎖押來省，聽候本司

親訊嚴懲。來稟曰其謬有三，本司懲之法亦有三，笞臀，一也；咨革，二也；永盛粟店查封，三也。彼如不畏，即著來省嘗試。繳，夾單存。

批劉參戎鈺張令樹功會稟

來牘閱悉。此次印委諸君查辦此案，輕重緩急，動協機宜，且嘉且慰。茲據稟稱緝獲任光武到案，訊據供稱劉錫純始而親至各村借免捐學堂經費為詞斂錢入己，已收介莊五堡銅錢七千五百文，由伊弟劉坎坎親手取去。及錫純鬧堂被押，輒又令坎坎傳信各村聚眾逞刁，挾制求脫。刀匪劉三瘋子統眾撲城，凶悖萬狀。據此供情，劉錫純供雖狡展，已屬革辦有餘，姑仰張令帶同劉錫純、張鵬翼、任光武及續獲之任鍾鍾先行進省，發府審訊。劉坎坎及劉三瘋子罪惡昭著，保約人等速將該二犯交出，勿得自干連坐。俟二犯就獲，即請劉參戎帶犯拔隊回省可也。此繳，縣卷二宗存。

批雒南縣稟

稟及供摺均悉。王樹、李植、徐老信安心為盜，糾約劉丙寅等一共九人，前往邵陽黃龍山會場搶劫馬匹。行至該縣窩子地方，撞遇孫天太騎驢走來。王樹首先喝令王撞底擋住驢頭，將事主揪毆網縛，搶去銀錢、兩傘等物。經事主跟跡追至三要司喊控，巡檢王翰父子齊集團勇訊兵趕至黃家村喊捕兜拏。王樹膽敢用洋炮轟傷團長陳慶兒及魏治有，村民憤恨，當將王樹攢打斃命。捉獲六人，惟首盜李、徐二匪在逃。查王樹窮凶極惡，雖經格殺，仍應戮屍梟示。其劉丙寅、朱檢、王撞底三犯聽從攔路劫搶，而且結夥不止三人，又持有洋炮，應照省章立決梟示。劉根、李添舍、王詳城途搶，訊不在場，然聽糾搶馬，甘心濟惡，雖死不冤，姑從寬典，各重笞二千板，永遠鎖繫巨石，遇赦不赦。團長陳慶兒奮勇拏賊，受傷昏瞶，情可嘉矜，幸而獲愈，賞勞勿惜，不幸而不愈，撫卹宜優。魏治兒受傷較輕，應與慶兒一並飭

醫調治務痊。此案登時往捕九賊得七，固由巡司出力，然非該令平日寓團於保，守助有方，安能倉猝之間，一呼畢集。炮火之下，捨命兜拏，應詳記三大功，以資觀感。王巡檢翰父子同行，手擒三匪，有盤龍奉叔之風，惟記功拔署佐班，得之味同雞肋，擬由本司籌發銀一百兩，交該巡檢祇領，以旌其勇而濟其貧，亦所以資觀感也。逸盜徐、李二犯仰添差購線嚴緝務獲，以彰顯戮。繳，供、摺存。

批甯陝廳民王允義呈詞

此案本司聞知久矣。殷洪順收得貨銀四百五十兩，並不緘之箱篋，而以八床氈條裹紮，付秦士萬背送進山，行至江口，又復自己空身上前，覓店打火。任士萬背負氈包在後，其作事本屬離奇。士萬在爾兄店門歇坐，爾兄窺其氈包沈重，商同開看，誘令依分。迨經洪順尋獲，士萬方在溝中藉氈酣睡。問銀何在，答曰不知，以致備訟到廳。此前任西安府面告本司者也。事在去年七月，迨九月初始據甯陝汪丞通詳前來，贓既無獲，供亦無定，詳文愴恍，毫無辦法。茲據控稱贓銀已由吳學蕃家中起出，而汪丞將爾兄王允明責押不放，並稱爾母被江口主簿拷斃，所言萬不可信。惟出案以後拖延兩月有餘，汪丞始上一籲預詳文，上詳以後，閣置半年有餘無結案消息。汪丞之疲玩昏庸實堪痛恨。仰西安府迅委明干廉直之員前赴甯陝查閱廳卷是否人贓已獲，如果贓盜俱真，何以遲延不結？王允明之母因何致斃？吳學蕃係何月何日到案？陳志富有無挾嫌貪賞誣報情事？此八個月中，汪丞其捉得幾人？審過幾堂？因何玩延至今不結？逐一查明以後，一堂了結，據實稟覆，勿許徇飾，代人受過。切切。詞發，仍繳。

批渭南縣附生薛子敬呈詞

爾願入武備學堂，應赴提調處具呈，聽候攷驗。堂中學生須身體結實，文理通順，而兼

能武事，方可入選。如自揣無赴桓氣概，不如仍理舊業為妙。

札西安府

札西安府尹署守知悉。案照興平因捐聚眾一案，昨由劉參戎、張委員會稟到司。藉悉民情安靜，惟首先聚眾之劉坎坎、劉三瘋子未獲。當經本司批飭，張令先將劉錫純、張鵬翼、任四、任鍾鍾解省，一面勒令該村紳耆保約速將二劉交出，即由劉參戎帶犯拔隊回省。旋據張令回省，面稟劉錫純等四人已經帶到，並呈縣卷二宗。復據稟稱各堡士民現皆追悔無及，恨為錫純所愚。詰以聚眾罪大，何遽冒昧聽從？則稱十年以前，該邑曾經兩次聚眾，皆未辦罪，是以此次相率求恩，並非鬧事等語。此則網紀弛於前，故風氣刁於後，愚民以麤聚為故常，並不知為犯法之事，亦可憫矣。此案發端由劉錫純借免捐為名，斂錢肥己，錫純鬧堂被押，嗾其弟坎坎糾約十七村民人挾官求釋。若曰我為眾人免捐，反致一人頂罪，眾心何安？坎坎弟兄濟惡，不惜出死力以求援。而刀匪劉三本係楊令因案嚴拏在逃未獲之犯，是以首先叫噪，借羣力以快其私，是此案自始至終可恨可怒者兩三人而已。張代書之子昏無所知，任姓二人冥頑不靈，較傀儡而能言，方走狗而不足。案結後，重笞數百板，押發回縣，或枷或不枷，聽楊令區處。劉錫純業經楊令詳請奏革，此時發府質訊明確，後令將已入己之錢一齊繳出，發還各村，仍交兩縣管押。俟奉批斥革後，然後重責押發回縣，由闔縣公正紳耆保領，嚴加管束。此時在押待罪，每三日，或策，或論，或經義，由該府出題面試。如其不通，痛打戒尺，切勿輕輕放過。劉坎坎到案質訊明確後，重責八百板，鎖押發回，鎖繫鐵桿巨石五年。劉三瘋子到案質訊明確，重責二千板，鐐鐵發回，鎖繫鐵杆巨石十五年，俱俟期滿查看稟奪。除已到四人早經該府收管外，合併縣卷一齊札發。札到，仰該府查照來札事理，即行遵辦勿延。切切。此札。

批西安府稟

據稟已悉。庶人在官，周室已在頒祿之列。今既不能一概劃除，則向有之舊規亦自難於更改。惟此次磚坪領抵之款，各房通共多扣銀三十二兩九錢，以致屈署丞有情實慘異之稟，實屬各該書無事生事。若照古人一錢誅吏，雖殺之可也。若照近來貪吏婪藏，動輒盈千累百，往往倖逃法網，則該書等每人名下僅止多扣數金，稍可寬其一線。業經該府分別責打，原銀照繳發還，姑免斥革，以觀後效。仍通飭各屬，此後凡有以領抵解及在司庫或借或領者，如果該書格外妄扣，准各該員逕稟本司，定將該書等立斃杖下不貸。此繳，原稟存。

批朝邑縣曾令稟

閱稟不禁皆裂。此案王夢兒因聞賈丙戌言其堂弟賈福生往李開甲家送交財禮銀兩，起意搶奪，糾同王中娃、薛發兒分執火槍馬刀，乘福生出門與丙戌說話，夢兒於黑暗中突將福生揪倒騎壓摻銀，中娃用刀在兩腳亂砍。當經李開甲勸散，報請驗傷拏犯。該三犯盤踞空廟，一見縣差往捕。中娃首先持鎗當門拒敵，將差役梁德轟傷。及衆役勇進，夢兒、中娃猶敢持刀砍傷公差三人，嗣乃力屈就縛。查王夢兒係著名刀匪，前在易令任內因砍傷趙武兒身死一案定以鎖繫十二年，去夏扭鎖潛逃，嚴緝未獲。茲乃明目張膽，執持鎗刀，夥謀劫奪，毆斃事主。嗣又不服拘拏，鎗轟刀砍，致捕役四人受傷，極惡窮凶，法當立決。王中娃雖係從犯，然刀砍福生，鎗轟梁德，皆出其手。而況去秋在蒲城砍斃客民劉毓魁（即劉木娃），曾經移關有案。今二罪歸一，死有餘辜。而該令猶牽義拘文，請將中娃解歸蒲城，併案訊辦。此等凶頑不法之匪徒，可令久稽顯戮耶？仰於奉批之日，即將王夢兒、王中娃立行正法，懸竿示衆，以遏凶燄而安善良，仍移知蒲城李令。作為蒲差，協緝就獲，業經遵批就地正法，即可一詳了案，勿再開參。至薛發兒雖未動手傷人，然處處跟隨，甘心濟惡，斷難寬縱。仰該縣於夢兒等處斬之日，將發兒一併押赴市曹，俾其目覩行刑之慘，仍復重笞一千板，牢釘鐐銬，

押解薄城原籍，鎖繫鐵杆巨石十五年，期滿查看稟奪。仍候督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供、摺存。

批雒南縣稟

來稟閱悉。此案膠葛十餘年，官經數任，迄不能結。去臘劉振儀以舞弊埋冤等情具控劉玉全兄弟到司，語多過火，情實可疑。當以案涉繁難，問須精細，商州各屬折獄好手無過雒南，是以批令行提人證卷宗到縣，秉公斷結，以絕訟蔓。茲據質訊核斷，取具兩造遵結，縷晰稟請批示前來。反覆披閱，敘事詳盡，辯駁精嚴。幕僚周令詰難十四條，駁原呈者也，該令此稟十不解，則駁詰被告者也。原呈急於邀准，故甚其詞，反招詰責。被告劉玉全及其兄自典奸貪陰狠，婪產欺孤，經該令逐一指陳，此案癥結無不洞見。查構訟之初，原告劉振儀之父劉蔭名下每年應認劉家儀稞錢六百七十餘文，自同治七年起或欠或抵，膠葛不清。家儀之子自典、玉全挾忿尋仇，遂屢有搶稞霸租、逐佃奪莊情事。至光緒十五年，劉蔭與玉全、自典互控到縣，蔭死而其子振儀繼訟，永無了期。中間光緒十九年，劉蔭在日，和息一次，而旋和旋翻。二十九年，復經劉正卿、齊如芬等調處一次，立有合同。內稱先年籽稞、銀稞一概算清楚結，並有自典、玉全手書花押。而玉全旋復翻悔不認，硬稱振儀應交伊銀四百六十兩。其劉自典佔踞黃家溝水泉坪兩處莊地，已交出矣。而玉全父子所踞抗不交還，又復假立賣約，偽造圖章。又振儀分關簿兩本，為自典弟兄搶去，各執其一。自典已還，玉全狡推抗給，因是訟不得結。而因玉全應交者不交，遂致自典已交者復霸。現經該令審明，斷令從前劉蔭每年所欠六百七十餘文之稞，即本利磊算不過百千。而玉全等歷年霸收振儀之稞，每年三十七石有餘。夫以三十七石之租抵六百餘文之稞，世上無此便宜。徒以玉全險狠貪凶，欲弭事後之爭，遂不究從前之賬，准其互相頂抵，彼此兩清。霸據各處莊田，一概交劉振儀管業。其歲認六百餘文之錢稞，即以振儀西川一石六斗之稞作抵。賃居振儀寡嫂之房，即行

退佃。分關簿一本，一併退交玉全之子。當買各業，俟回鎮安質明有證有中，即無庸議。如無中證，必係偽造。除地歸振儀外，仍將玉全父子痛懲。惟該令隔屬傳訊，相距七百里，牽涉十餘人，此次到案者原被而外，中證則劉如芬一人而已。如再一一傳質，則拖累何堪？因有另委干員赴會審之請，本司查此案蔓訟十七年之久，罪魁實惟劉玉全一人。自典雖曰同惡，然既立合同，即退莊稞，玉全則不惟霸據如故，而且狡稱應交伊稞銀四百六十兩，而且狡稱有知姓名人代振儀當地伊去銀一百六十兩，似此妄誕無恥，險譎無良，藐玩無法，若解回鎮安，是縱免還窟，縱蛇歸壑。姚令復傳必抗必避，振儀原業仍霸仍爭，渠在雒南，即隱以京控相恐嚇，此等冥頑不靈之物，可令其但佔便宜，豪無懲戒，已造累年之孽，復生異日之波耶？仰該令於奉批之日即將縣稟、司批一併鈔粘移明鎮安姚令，除劉玉全外，其餘原被人等及原卷一概移還，由姚令查照該令所斷，將玉全之兄玉全之子、玉全之堂姪孫凡霸佔產業者一並拘案，喚同原中劉正卿等質證明確，即將霸業之人一併鎖押班廳，勒令交莊退稞，稞簿追繳，偽造當賣各約，追案塗銷。俟振儀田業收清，再令自典伯姪子孫取保。玉全僅予管押雒南，不足蔽辜。本司酌擬兩般斷法，一則鎖繫鐵杆巨石兩年，以正其霸佔搶奪拖累刁頑之罪；一則將歷年霸收之稞每年四十七石六斗作十年算，已近五百石之數，本應勒令算明吐出，姑從寬核減，每稞一石作錢一串，令其出錢三百串，作為鎮安小學堂經費，俟姚令收清後，移行過雒，由該令遞籍保釋。只此兩途，聽該奸徒自擇。如上所云，仰該令及姚令分別查照辦理，仍將遵辦了結情形詳細稟覆察奪，切速勿延。此繳，結存。

批洪典史瑞瀾稟

公牘中繕寫舛錯，大抵出於筆誤。然亦視其所錯者為何，如事若父母存歿，他人不能代填，必由該典史親筆填註。即使託人代辦，亦應以底稿付之。乃以俱存之父母填為“俱歿”，率行達部，直至接到部覆，始行呈請更正，此真糊塗荒謬之奇外出奇者，該員之為人亦概可

知矣。本當詳革，姑念典史之糊塗者多，直是不屑教誨。此繳。

批扶風縣詞訟冊

判斷極公。惟梁和順、郭有才、樊甲成均極其可惡，該令僅予掌責何也？

批石泉縣詞訟冊

各屬月服冊大抵三兩案居多，本司是過來人，豈不知甘州某縣每月當有若干案？其少報者，蓋亦有故。一則官不能動筆，幕亦不其能動筆，每月必報，愈多愈難，是以少報。一則所斷之案，自己問心，不過不堪示人，譬如秀才出場，能文者必出稿傳觀，若著名不通之生監，必匿而不出。此則審案雖多，可以告人者實少，是以少報。更有庸滑州縣，度本司公事如蝟，不報豈能察及，報則轉恐挑駁，此則不但少報，而且直頭不報。凡此皆糊塗之甚者也。本司於各屬月報案件所以不憚煩勞，隨到隨閱，隨閱隨批者，正欲覘同寅之斷才。查百姓冤否，其能者揄之，可以資觀感；不能者教導之，亦所以示祖繩。而愚者、滑者、不中用者，不明此理，或少報，或不報，自以為十分得計。殊不知自本司視之，直一言以蔽之，曰糊塗。諺有之“丑婦須見姑嫜”，又曰“文從胡說起，詩自失粘來”，是鹽嫖之姿不能避姑舅，童蒙之作必當呈塾師。況本司待人最恕，從不苛求。即如山陽劉令從前斷案頗有失平之處，近來月報冊煥然改觀。所以然者，虛心求益故也。各牧令如果為本司信心之人，雖一案不報，亦可。其迫欲攷察者，正在期其做得好。惟恐其做得不好之人果能按月冊報，其好者可釋本司之疑，其不好者亦可規該員之過，若祕而不出，則功過皆無由知，而疑將滋甚矣。本司既忝一日之長，有黜陟之權，各該員不求其相信，而聽其相疑矣，豈非糊塗之甚者乎？石泉陳署令，關中翹楚，本司信之不疑。而每月冊報既多且佳，此足以矜式同僚矣。以後此項月報，凡曾經本司手批嘉獎者，報固欣然，不報仍自可喜。其向不造月報冊及隔數月始報兩三案者，本司

必有以報之，勿悔可耳。陳令冊報六案，六案持平，感而書此。

批留壩廳詞訟冊

查祝自申控楊邦興一案，邦興乘楊萬朋出外，借宿其家，致與郭姓爭姦互毆。萬朋投約講理，邦興自知理曲，認罰錢二十三串交鄉約祝自申作為地方公用，並移居他處。數月以後，邦興復至該村，與萬朋相遇，逞刁辱詈。祝鄉約稟控到案。若本司處此，將邦興重打一頓，遞籍管束即得。而該丞重責祝自申，革去鄉約，薄麗楊邦興，免其遞解。留壩之民不曰該丞糊塗顛倒者幾希矣。其判詞曰“鄉約藉端私罰，其為入己無疑矣”，夫自申身為鄉約，萬朋以姦毆重情請其講理，其勢不能不管，邦興恐送官治罪，自願認罰。爭風有據，何得曰“藉端”？同眾評理，何得曰“私罰”？並無人控自申侵吞，而曰“入己無疑”，何其武斷？當邦興認罰之時，惟恐見官後不知如何重責，是以甘心出錢求息，若早知該丞如此輕鬆，豈但不出錢，必且再姦再毆矣。祝鄉約因幫興所犯較重，又拖欠罰錢三串未交，猶敢向本夫辱詈，理直氣壯，送案請懲。私以為慈父神君必有明斷也。若早知刁徒見原，鄉約捱打，必不管此閒事矣。該丞素稱長厚，然長厚進步必致糊塗，糊塗改良即成顛倒。此案往矣，以後倘再犯此等糊塗顛倒之病，勿怪本司不情也，凜之。此繳。

批雒南縣丁令詞訟冊

前兩案斟酌平允。後兩案極其膠葛，賢令尹正於膠葛中顯斷才，更以敘述膠葛案情見筆伏。初學遇此，豈但說不清，而且看不清，即講與伊聽，亦未必聽得清也。擬之時文，其羅萬藻、艾南英之文乎？欣賞，欣賞。惟第二案於雷振有兄弟共分地一段未注畝數，其姪雷發福將此地里賣與董文彥未注錢數，稍形疏漏。此繳。

批高陵縣王令詞訟冊

敘述案由斟酌情理，亦清楚，亦公平。惟其了然於心，故口里說得出，筆下寫得透也。
繳。

批淳化縣稟

曹署令將差徭餘錢發商生息，並不稟明立案。其所藉此息錢彌補虧空者，亦屬口說無憑。如果此項餘錢當該署令接收之時，已折耗二百八十餘串，自應立即稟明，以免累及自身。乃竟貿然接收，又復專擅出放，無此人情，尤無此公事。難保非侵吞入己，藉事彌縫。查曹令黃頂糊塗，本司屢試屢驗。茲復如此謬妄，應詳記三大過，停委一年，以示懲儆。再查差徭定章，每年盈餘之款專備買糧儲倉及非常大差之用。各屬皆由里民局紳經手發商生息，淳化是否如此辦法，未據聲明。總之銀錢之事易啟嫌疑，曹令之父丁文城許為第一清白吏，該署令竟如此不清不白乎？仰冀令詳切查明光緒二十六七年差餘之錢、二十八九年差餘之銀一共若干？曹令於何時出放？月息幾何？領運鋪戶是否殷實？有無連環保結？所虧近三百串，何時方能補足？數補足之後，此款應如何存儲？此皆公事中一定節目，必須打算周妥，稟請立案，方為立得腳住。該令奉批後，妥速籌議，詳細稟復候奪。此繳。

樊山政书卷十三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朝邑县曾令稟

此案早经抚憲批示，与司批如出一手，想已由臬司轉飭同州府轉行下縣矣。仰即遵批通報，勿延。大凡衙門公事皆有一定層折，惟本司性卞，一味直行，不但幕怪之，胥亦非之，各行其是而已。猶憶去年雒南劫案，丁令奉到司批，即將各犯斬訖，及撫憲批飭，商州覆訊明確，再行處斬，胡署牧疾馳而往，則已臬示三日矣。幸而撫憲素相倚重，毫不咎責，而本司至今以為慚。性急佩章，吾當學西門豹；剛腸疾惡，世不可無鄧都鷹也。此繳，夾單存。

批龍王廟僧清和懇詞

該僧是否向在糧道衙門月領香火錢二串，應將從前領字呈驗，以為案據。況糧務改革，今已八閱月，該僧始行稟懇，抑何迂緩。查糧道向稱腴缺，是以各廟均有佈施，乃私家功德也。今既裁缺歸公，豈能如前散漫。所懇不准。

批臨潼縣詳

作官裁陋規，本司向不謂然。以閻文介之介，而為大農時歲分燒鍋銀兩，何也？廉俸既薄，官不可以無養也。（此事甲申年間之張幼樵前輩。時王廉生患瘡，戲改杜詩云“燒鍋銀子雪糝糊，手提擲與閻大夫”）若以陋規移作學堂經費，則妙不可解矣。據稱該縣馬號向由各鎮供支科豆三百四十餘石，每斗僅發官價八十文。茲由該令自行買豆喂馬，而以各鎮應支之豆酌減分數津帖各鎮新設之蒙小學堂。一轉移間，化私為公，民所出者較少，官所損者無多，而學堂所恃以立者則久而遠。民受其惠，官享其名，士得其實，是一舉而三善備也。如詳立

案，仍候撫憲暨大學堂批示。繳。

再該縣設立學堂多處，而鐵爐一鎮，則臨、渭共治之鄉。本司風聞該鎮有貢生王丹銘僞充理學，諂惑張令自設蒙館一所，招致蒙童數人，即稱為渭南小學堂，並欲把持臨潼學務。查王丹銘壬寅科鄉試，本司適為提調。八月初十夜五更，向盡二場，將次點名，而丹銘猶未出場。查號委員屢催之，始則曰“我不過來要的，你們把這件事真當件事麼”？及催之亟，則破口大罵，辱及委員祖父。經本司提至精白堂，與委員質證罵詈屬實，該生磕頭無算。視其未完之卷，荒謬不通，當即呵叱出場，登諸藍榜，並札飭臨潼縣具詳斥革，黃令因循而罷。今該劣生以幸免之身復敢露其無恥之面，以痞棍而充理學，實為關學之三蟲，不識字而教生徒，真乃蒙童之七煞。誤渭南不足，欲誤臨潼，前後二罪，於今併發，仰西安府尹守遴委明干有學之員前赴鐵爐鎮察看該鎮學務，一面飭臨潼縣將王丹銘具詳斥革，交保管束，永遠不准在臨渭兩縣作祟，迅速查辦具復，勿延。

批臨潼縣李令稟

閱稟及鈔竇張令世英論帖不勝笑詫。鐵爐設學一事，本司早有風聞，於本月之初九日批答該令以料豆陋規捐助學堂費詳文內批飭首府委員攷察鐵爐學務，並飭該令將該縣貢生王銘丹詳革管束在案。實因銘丹在舉場內辱罵委員父母，共見共聞。既入場屋，故犯規條，忝附士林，甘為痞棍，本司恨之詈之視台犬豕。爾時該貢生駭汗俯伏，自認不應詈罵，惟乞寬恩。士望鄉評，幾於徧國，無與立談矣。而張令此論，稱王銘丹辦理小學兼師範學堂一，蒙學堂七，庶人婦女之學各一，以身倡行，半出己資等語。果如所言，則銘丹設學已有十處，此十堂者設在何處？每處有生徒若干，十學堂以婦人教之乎？抑銘丹以男教習兼女教習乎？十堂經費，每年通共需博士學位若干？所云半出己資，銘丹家產幾何，能常年賠貼乎？凡此種種不經之言，加以銘丹素係鄉里不齒之輩，張令如此信任並欲強臨潼以就渭南，實堪怪訝。惟

念張令陝之循吏，平日於士於民勤勤懇懇，好處甚多，今之信用銘丹，或者該貢生自壬寅科場犯貼以後幡然改悔，為善於鄉，張令故加青盼耶？抑該貢生善為兩種面目，以卑汙苟賤貪驕險詐之面目對鄉人，而別以一付齊莊中正剛毅木訥之面目對張令耶？本司向無成見，張令既有此諭帖，王銘丹暫緩詳革，仰尹守即日委員前往會同臨潼李令按照諭帖所言，逐一查攷，究竟是實是虛，直言稟覆，勿稍苛求，亦勿稍瞻顧。並將公舉王銘丹之監生王殿型等六人一併傳案，問其何所見而云然？如有實效，豈惟不革，且當重用。如果借此漁利欺騙，張令把持兩縣公事，則豈惟斥革而已，並當鎖繫三年，為學校中無恥光棍作榜樣也。稟及鈔件發西安府查辦，仍繳。仍鈔批札行臨潼縣知之。

批丁安府詳

此案前據洵陽縣劉署令以邑紳姜善繼侵吞棚費，硬抗不交，詳請懲辦前來。本司與撫憲皆批飭嚴行究追在案。惟據趙、劉兩令面稱洵陽一縣，惟姜善繼一人為正派紳士，該兩令曾任洵陽，見聞必確。正擬批府查辦，適善繼以算公不公等情遣抱呈控到司。當以控關縣幕挾嫌朋奸丑，正非提省清算賬目，辨明曲直，不足以示大公。旋經提集一千人證卷宗到省，發交該府督同局員及趙、劉兩令秉公審訊。茲據審明斷結，詳請批示前來。查洵陽棚費姜善繼未經接管以前，諸多虧蝕。光緒二十三年，始交善繼管理。八年以來，並無弊端。而屈三省、張遠猷、張鵬程等皆虧短棚費之人，乃劉署令因陳裕昆一控，遽令此數人出而與姜善繼算賬，於是三省等任情苛算，不問本錢出放與否，有一錢則責一錢之息，不問錢價糧長落與否，硬作一鐵板價值，籠統牽算，謂姜善繼八年之久，實虧千餘串之多。劉署令不問情由，籠統減為五百餘串，令善繼交出，以致善繼稱冤。而劉令發暴，竟以抗交虧款具詳。自古以來，使姦臣察冤獄，忠臣豈有生理？以被告作問官，原告豈有直理？劉令懋官非糊塗人，而竟顛倒若此者，一則甫經到任，賢否未分；二則其刑幕王某有求不遂，不無萋菲。前既誤信人言，

後又面護已過，誤聽者猶不失爲君子，怙過者則幾幾流爲小人。觀於該令枉斷以後，武舉任名揚等請算二十三年以前之賑，並指告屈三省等虧欠數目，該署令竟行此駁。如此不公，何顏爲民父母耶？今經該守督同局等員等將姜善繼歷年賑目逐一清算，實不虧短一錢。屈三省等以監守自盜誣人至千串以上，劉署令隨同誣陷至五百串以上，均屬罪有應得。而屈三省挪用棚費本利共欠錢三百三十串，張遠猷欠七十串，張鵬程之弟戶書張鵬翥欠錢一百零八串，以積欠棚費之人算並無虧空之賑，飲食取諸棚費，盤川亦取諸棚費，劉署令耳無聞目無見也。該守斷令三省等限一月內將包蝕公款交清，如逾限不交，即仰新任辛署令將三省、遠猷一併詳請斥革。王敏之謬主允刑幕，專與劣紳營弁往來，蒙哄東家，顛倒曲直，仰興安府勞署守將該劣幕密拏到案，重責五百戒尺，遞籍取保管束，永不準來陝就館。張鵬程，蠹吏之兄，朋奸黨惡，仰辛署令即日追取貢照，具詳請革。禮書路世昌、戶書張鵬翥一併革除卯名，各重笞一百板，枷號一月，以儆奸蠹。生員彭德昌、李夢彪爲善繼門人，因其父曾虧棚費，畏善繼索償，而遂反攻善繼，此不但以弟子而攻其師也，其罵虧短棚費之人即自罵其父也。民生有三，已絕其二，豈宜汙我膠庠？仰辛令查取年貌，一併詳革。其父已死，虧款免追。劉署令前在漢中錢局著有成勞，此次偏謬不明，從寬免其置議。洵陽棚費應仍交姜善繼管理，並仰辛令傳諭該副貢案已平反，勿復抑鬱，既有功於學校，必食報於子孫。即如此次劉令申詳到司，該副貢危於累卵，而竟能平反者，非有天道存乎其間耶？觀於此，爲善者可以勸，爲惡者可以懼矣。該守得批，速即分行查照勿延。再詳中所稱被告盤費百二十金，在縣算賑，酒食共錢七十餘串，皆取諸棚費之內，來詳漏未著追，應飭辛令勒令屈三省等分別繳還，不得短欠絲毫，以重公款。此繳。

批咸長兩縣留養局清冊

來冊三本閱悉。留養貧民，名爲作好事，實吾中國之糶政也。有民而不令其各自主謀生，

長此設局以養之，是教民情也。綜計滿年經費有銀一千一百餘兩、錢二百六七十串、糧三百六七十石，合老幼大小男女四百七十餘名口，坐而食之，其用意已不可解。而冊報尤有不可解者。查貧民數目四柱冊內上年夏秋二季皆注日新收無、開除無、實在男女大小共四百七十三名。最可詫者，春季開除四十五名，收養四十五名，冬季開除五名，收養五名，收除剛剛相抵，如吏部選缺營兵補額者然，此並非為收養貧民計，乃為開銷口糧計也。再查銀錢數目冊內有病貧民醫藥一款，春季十串，整夏季十六串，整秋季五串，整冬季三串，整藥價無一文奇零，何其巧也。前事往矣。自今年始，當改革辦理。近奉商部電催罪犯學習工藝一事，今即迅速開辦。本司擬就該司現有之款，稍為擴充，將省城貧民罪犯分別鳩集，俾習粗淺手藝。抑西安府尹守督同兩縣妥定簡易章程，剋期興辦。俟省城辦好，再行推及外府州縣，一律辦理，以符部章而開民智。定章以後，即將留養局改為習藝所，局中委員紳士酌量撤換，從前不實不盡之處，姑免深究。倘因失此利藪，造作浮言，阻撓新政，則二罪俱發，定予重懲不貸。此冊發府閱看，仍繳。

批臨潼縣詞訟冊

昔袁簡齋批趙甌北詩云“諸作是少陵老境，無可疵瑕”。余於臨潼月報冊亦云，冊中張朱氏、張德榮兩案尤為實獲我心，應登秦報，以供眾覽。惟楊科科控宋臘兒一案，臘兒為宋楊氏故夫之族弟。昔者楊氏生女雲兒乏乳，乳於臘兒家，以族叔為義父。今此女年已及笄，因楊科科與楊氏丑聲外溢，臘兒恐女染母習，將義女帶往伊家擇對。楊氏遂令科科具控，謂此女已許科科為妻，臘兒強欲另賣等語。該令訊明，謂此婦女無絕母之理，楊氏現有同居胞嫂宋劉氏，斷令將雲兒領歸，商同其母擇配。科科如再滋事，準即稟懲。所斷微嫌迂緩，查楊氏戀姦無恥，自以其身予科科，復欲以其女予科科。設遇不明之官，竟執女子之嫁母命之一語錯斷斯案，科科豈不姪其母兼納其女乎？楊氏如此姪亂，母道已絕，雲兒甘心從其義父母

於三原，度亦弗善所爲。今令云兒從其世母，仍與姪母同居，而科科又未經嚴懲，天下姦夫姦婦，兩情炎熱時，何事不可爲？萬一科科欲實前言，吾所未慊者也。繳。

批宜君縣周令稟

該員以郿縣、宜君，郿雖不腴，宜則更瘠，山深地寒，人情所畏，而來稟心氣和平，豪無尤怨，本司心甚重之。該令資性聰明，如甘白之能受和采。勉之，勉之。盡心民事，偶有下喬入穀之事，豈無自黃移汝之時。年輕人且是明白人，務宜打起精神，力除習氣，果臻上攷，何患無公道耶。此繳，夾單存。

批卸署岐山縣教諭羅云霄稟

閱稟情詞懇惻，教官示免有虧寅誼。查該員去秋到任，進項無多，全恃今年印紅彌補。而張教官去年歲攷已過，則以給咨赴引稟請委員。今年科攷將臨，則又以養母無資稟求回任。本司偶失檢點，如其所求是，科歲兩攷之精華，張祝祥一人收之。而自秋徂春，間曠之月，則該員代爲供職，此等巧猾習氣，雜流猶不可，況儒官乎？張祝祥著撤任示儆。該員仍回岐山署任，即日赴郡送攷。俟今秋署事期滿，再行交替。通計科試縣、府、院三攷，該員送其二，張教官送其一。今年印紅分給張教官二成，俾供蘭膳，甯人負我，勿我負人。該員當知此意也。此繳。

批華州詳

民生有三，事之如一。以學生而姦業師之妻，與姦姪何異？此案生員李仰蓮與其師母杜張氏通姦，此等狗彘不若之男女，何足汗人筆墨。惟原告與原問官均屬膿包無用，查稟生杜鑑爲張氏之夫胞姪，例得捉姦，既於姦所登時捉獲，何不將李仰蓮一刀殺卻，以快人意。到

案以後，唐前牧眼見師母、學生赤身綁縛，如犧牲之陳於庭，凡有血氣，能不髮衝？乃猶念其爲秀才也，僅予責懲。抑聽其爲秀才也，弗予詳革，但令仰蓮將誑當之地贖回，誑賣之房價交出了事，而於人神共憤之姦情直以輕輕一責了之。士習民風，幾何不淪於墨風鬼國也！而仰蓮猶不知懼，但交房價，不返土田，以致二次控案。適當唐牧已去，該牧到任之時，甫得續敘之案情，詳情斥革懲辦前來。李仰蓮準即如詳革去衣頂，至於懲辦，惟有立斃杖下之一法最痛快，亦最允當。而現值部議恤刑，姑貸其命。仰該牧於斥革後，將該狗彘重笞一千板，鎖繫十五年，以爲瀆倫縱慾行同禽獸者戒。仍候各衙門批示。繳。

批興安府勞守稟

上官爲屬員加攷，猶畫師爲人寫真也。顧陸寫真，無不似者。今之畫匠，無一似者。廖守此次密攷，於各員之面目性情皆能曲肖，以不作計薦通套語故也。摩詰前身應畫師，不禁爲賢守誦之。此繳，密摺存。

批華州褚牧詞訟冊

平妥而無味，他人月報有此，儘下得去，褚牧月報儘止如此，殊不滿意。譬如向攷一等之秀才，作出三等文字，其不爲先生嘔責者幾希矣。繳。

批鄂縣陳令稟

天下惟有過來人，能說在行話。興辦學堂，斷非不學之官與初通之幕所能就紙片上敷衍也。昨見邸抄，河南因學堂之或得或失，舉兩人，劾兩人。若吾陝七十餘廳州縣以學務爲殿，最嘉者固不勝嘉，恐劾者亦不勝劾也。陝中學堂舉辦之初，以商州爲最宏大而最切實，嗣是亦有十許處可觀者。迨邵陽仇令之章程表冊既出，登諸秦報，各屬乃有所觀法。迨仇令提調

師範學堂，與丁總教更定章程，載在秦報，而各屬愈得所秉承。故一年以前，各處開辦學堂以定章程為難，今則奏定學堂章程業經刊布，而秦報中若商州、綏德、郃陽、耀州等屬之學程燦然布列，隨人取法，則近來各屬之學堂章程似又不甚難也。雖然，此仍為箇中人言耳。譬如能文之士偶得藍本，所作必愈佳，若不能文者雖有陳篇，何從鈔襲。該令讀書從政，事事精能，此次興學較他縣為晚，而所論較他縣為詳，蓋取諸人以為善，與文必已出者其難易詳略固有間矣。坐而言，尤貴起而行，勉之，勉之。繳。

批西安府尹守稟

此案已奉撫憲批示，獎許甚殷。該守遇事認真，竭情盡慎，褒不勝褒。辦事以籌款為難，西安中學堂開辦及常年經費所需甚鉅，該守請之於上，而上發之，派之於下，而下應之。所以然者，上下相信故也。為政在人，萬古不易。世間無本事人，見人鴻功美政，輒不自量曰：彼能做，我亦能做，直是癡人說夢耳。繳。

批三原縣倪令稟

此案何彭氏老病臥牀，家有孫男女各一，央其姪屈王氏照管。王云娃以湖北客民，因與何家鄰近，不時往來，竟與彭氏女孫何秀娃調戲成姦。嗣因求親不允，竟將秀娃拐匿臨潼。迨屈王氏投約搜查，云娃逃避，其父王謙、其兄章娃等竟敢糾眾橫毆鄉保。經臨潼訊明，將云娃兄弟移送三原，甫能追回秀娃，交其祖母。而王謙猶敢捏情控府，經該縣錄詳申覆，擬將云娃鎖繫四年，通稟請示前來。查先姦後拐，罪在云娃，通同拐匿，糾眾毆約，則王謙與章娃所為。王謙明知其子姦拐民女，經官斷回，猶敢以屈王氏搶奪其媳上控府案。似此兇橫誣妄，該縣僅將章娃責做，王謙置之不問，所謂罪坐家長者安在？王云娃如稟鎖繫，王謙與章娃仰再提案，各重笞五百板，遞解回籍，交保管束，永不准來陝滋事。此等惡劣不法之客

民，少一人則少一害，斷不可以姑息。仰西安府嚴飭遵照，仍將責遞日期具文申報查奪，並候督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鳳翔縣彭令稟

稟及供折閱悉。周蓮卿靠賭爲生，引誘富家子弟傾人之家產，填己陷坑。陝西類此者，時有所聞。今既經該令捉獲，衆供確鑿，允宜懲一警百。現經委員將周棍提省，即仰西安府尹守將該賭棍鎖繫巨石五年，俟罪犯習藝所造成，即令該賭棍隨同學藝。嗟乎！周棍之兄曾作鳳翔營參將，至今鳳人呼該賭棍爲三大人。仕宦人家，父兄不教子弟，不學文與武，一無所就，衣與飯兩俱現成，一朝失其所依，鮮不流爲匪僻者。周蓮卿頸脖上一條鎖鍊，習藝所罪犯中一個大人，所以使天下文武生衙門中不肖子弟觸目警心也。餘如所稟辦理。撫憲所批至爲明覈，仰即遵批登復。繳，供、摺存。

批佛坪廳楊丞卓林稟

來稟閱悉。該丞學有本原，心存愷悌。佛坪瘠土，慨然請行，其舉動已加人一等。下車未久，即能攷求利病，思欲教養兼施，蓋庶幾古循吏之所爲，必如該丞者。世乃不敢議儒人爲無用也。稟中“無士乃不教之過，無商乃不富之由”二語，最爲破的之論。據稱建立學堂，艱於籌款，擬將現存生息銀一千兩及息錢二百餘串全數提回，以四百金修建學堂及文廟，餘則隼儲作長年經費。不敷者，另籌。查此款除去四百金，所餘不過八百金之數，即以月利一分計，歲不滿百金。聘教習而養生徒，何啻車薪杯水。則所謂另籌者，正恐願大難成矣。至請於廳城設一官錢局，即以學堂經費存放其中，有利即撥充學費，事成兩便。然萬一無利，學費從何取給乎？該丞長者作事，無不踏實，然慮事尤貴細心。本司就紙上觀之，心所謂危，不敢不告，非有意駁詰也。總之，能爲廳民興學通商，已扼臻治之要。至於因時因地，各有

攸宜。因民之貧富爲捐款之多寡，因款多寡爲辦事之大小局面之闊狹，此在當局者悉心規畫，非本司所能遙度。此稟特其大畧，尚未見諸施行，然其意已可嘉矣。繳。

批華陰縣詞訟冊

各屬詞訟月報，無若華陰之勤者。每交下月，必報上月之案。核其判斷，無不公平，即此一端，全體可見。繳。

批華州褚牧稟

來稟閱悉。憶本司二十年前，初任宜川，一月以後，以一箋上霸州中丞，深蒙嘉許。北山荒糧，始得達於憲聽，然本司幾因此獲咎。今觀來牘，實較本司前稟爲優。蓋本司言宜川之事病多而藥少，此則有病即有藥，藥皆對症，可預決其必效故也。學堂、工藝爲今日當務之急，該牧到任僅兩月，即能舍舊謀新，於城外另建學舍，舊有之書院則改爲工藝廠，兩端並舉，實則一氣相承。辦事以籌款爲難，該牧捐廉以爲之倡，天下無難事矣。以上二事，如稟辦理，必有成效可觀。惟該牧浙人，夙知蠶桑之利，務於今年下手，則明年收效可期。跂予望之。此繳。

批雒南縣丁令詞訟冊

通閱四案，判斷允協，情理兼盡。若使上海律師問之，可作申報四十日之料。蓋一案即可消磨十日也。吾甚不解，今人學西政專學，其不必學者，如申報所登各案，有由一訊至三十餘訊者，而卒莫知其窮竟。每一堂結束處，則曰商至此，已鍾鳴幾下，下期再審。使兩造中有一急性者，三訊以後，必暴跳而死矣。吾陝州縣中間案好手高出外國律師奚啻萬倍，固不必事事推遜，以爲中不如西也。此冊第四案登報。繳。

批城固縣稟

據稟已故高藩司嫡妻石氏具控孀媳高趙氏及其弟趙直牧棄姑攜子逆命赴湘一案均悉。查石氏有子二人，長楷，次模。楷娶前長沙府趙守之女爲妻，生子文岳，高藩司故後，楷從其孀於湘，而遺其子於石氏。時文岳甫五齡也。楷旋在湘病故。其弟模亦故，石氏撫育孤孫，相依爲命。直至去年臘月，趙氏及其弟送高楷遺柩還鄉。其姑石氏代撫遺孤已十二年，文岳年十七矣。趙氏葬夫事畢，棄姑弗顧，竟與其弟攜子回湘。石氏情急控追，直至縣始將文岳奪回。而趙氏竟棄其姑與子，從其弟而去。嗟乎！男女婚嫁之間，可不慎哉？高京兆出典湘藩，非不一時煊赫，顧起家寒素，陝人又素稱儉嗇，故三秦之顯宦或不及江皖之士商，而趙則皖中世族也。曩日以薇埂之子婚黃堂之女，方自謂降尊就卑，殊不知趙氏入門，視其壻猶儻父也，視其姑猶村姑也。楷視其妻如天人，故父死而從其岳；趙視夫家有如枳棘，故夫死而棄其姑。所以然者，杭越之人適秦則怨，南離之鳥，背北而飛，配非其偶則必離，生非其鄉則不樂也。今以趙氏之故使高氏一門長子死於湘，衰姑訟於漢，祖孫合則母子離，姑媳爭而嫂叔闕，推原其故，總由高藩司貽謀之不臧，秦人不應婚皖女，寒門不必攀世族。向使高楷娶於漢中士族，豈惟無今日之訟，亦不致客死他鄉也。今文岳已歸，石氏心慰，此案遂結。趙氏罔知詩禮，形同大婦，其弟紈袴驕姪，何足與議。惟查其弟儼然州牧，筮仕西江，乃竟糊塗至此，幾使其至戚有無子無孫之嘆而貽其孀姊以不慈不孝之名。並於公差攬船之時，令勇丁持鎗抗拒，又以合肥至戚嚇人如此不堪，萬一出而臨民，其昏暴何堪設想？以趙氏名門碩德，豈宜有此等不肖子孫。應據稟轉詳江西、湖南兩撫憲，並分咨兩藩司，俟其回省稟到記，以五大過停委三年，勒令入課吏館讀書，以淪其昏狂而生其愧恥。所以湘贛兩詳者，以該員指分江西，又由湘借差來陝故也。至高石氏、高王氏嫡庶爭產一案，仍仰該令秉公斷結具報，勿延。繳。

批榆林鹽釐劉令稟

該令辦事切實可靠，故以榆林屬鹽釐委之。茲閱來稟，於開辦之始，不惜博訪周咨，並於扼要之區不憚躬親。閱視此項鹽釐既改商包為官辦，總期較有起色，乃不貽笑商家。該令能如此用心，決其必有成效。仰於行巡周遍以後，迅定妥善章程，總以簡要二字為主。簡則省費而報解者多，要則扼吭而倫漏者少。定章後，一面稟報查攷，一面核實抽收，勿延。仍候撫憲暨督銷局批示。繳。

批長安縣李令稟

來稟閱悉。此案本係高石氏無事生事，石氏故夫高登瀛在日，以銀二百兩開設恒興綢舖，自東自掌，用耿生全之父耿文耀為舖夥。登瀛死，而文耀接做。文耀死，而生全接做。三十餘年，以二百金之本，共獲利銀八千六百餘兩之多。按銀六人四核分，耿少分二百餘兩，高多分一百餘兩。而高石氏以久分之夥，已結之帳，突然以東逝代掌，蔓訟不休。其呈詞固前有後不符，而堂斷亦舊新互異。胡令斷令耿生全出銀百五十兩了事。該令接審此案，未及細查，徒以生全立意停門，致一年之中虧銀四百兩整，斷令生全一人認賠。嗣因屢比無出，復經張令詳加研訊，並令各香長清算歷年帳目，實只短銀三百餘兩，請仍照胡令原斷令生全持出銀百五十兩了事。而生全受比七次，實無一錢可名，因請以地十二畝作抵，而高石氏不惟反覆不遵，抑且牽控張令。查耿氏父子領做高姓生意三十餘年，獲利將及萬金，所短不過三百，而分利之時，則又高長耿箴短。論獲利之豐，則與高為有德，論分利之少，則在耿為吃虧。以情理言，即以此三百金作為補其虧可也，作為酬其德亦可也。何忍使之變業清還乎？況高石氏之無良亦甚矣，姑勿論其前後情詞自相矛盾，即以所控耿生全匿帳不現而論，官經兩任，質訊三十餘堂，其帳簿四十餘本，率由高石氏家中起出，生全不但毫無隱匿，而且早

已清交，是其誣陷奸刁，實堪痛恨。生全經年訟累，復受官刑，情殊可憫。胡令所斷之一百五十金應即一併豁除，勿庸賣田作抵。高石氏以一寡婦而矯誣陷，刁健若此，必有訟棍從旁主唆，仰該令一面勒傳該氏到案，諭令不得再生覬覦；一面訪查主謀唆訟之人，嚴拏到案，重責枷示，以絕其根。仍取具石氏誣告切結存案備查。此案不難於張令之翻斷，而難於該令之毫不護前，似此虛公明允，前途未可限量也。欣喜深之。繳。

批朝邑縣曾令詞訟冊

通閱四案，各有誇張隱幻之情。賢令尹眼明口剛，每就其微結之處指空說破，使矯偽者俯首無詞，於是公道大彰，葛藤立斷，吁不易也。岳李氏姑媳與訟一案，罪在李萬瑞一人，一千板，一面枷，可謂沈著痛快。若遇糊塗官長，伸姑抑媳，勢必釀成冤獄，而猶自以為扶植網常。此等謬人，吾見多矣。不中與該令作奴。繳，第二案登報。

批鄂縣稟

凡作公牘，斷不可自留罅漏。此案該令前稟謂張陳氏之店房，經其夥張安定招賭漁利，請將該店充公變價等語。夫以店夥招賭，遂將寡居店主之房業充公，無此情理，誼當批駁。茲據稟稱實係張陳氏自行招賭漁利，然則前稟何不早言耶？自干駁斥，多費筆墨，安得謂文章無關政事也。既據稟明，一切如稟辦理。繳。

批邵陽縣程令詞訟冊

所斷五案，均極平允。其李砥柱上控一案，了此案而兼及彼案，可謂心靈手敏。獨繭雙絲，初學審案者觀此，可以知變化。繳。

批白河釐務吳守廷錫稟

該守辦事相信有素，焉有不認真者。釐收較絀，乃時爲之，非人事之過。以後布莊早行，豈惟足額，並可逾額，此時勿庸自歉也。現因陝、鄂合辦竹山，白河、洵陽一帶礦務業經楊委該守及興安勞守督同洵、白兩令，先將礦山查看明確，出示曉諭，山主及居民等勿得疑阻居奇，一俟鄂中委員礦師至日，由該兩守和衷商辦。能者多勞，古語不我欺也。繳，夾單存。

批畧陽縣桂令稟

李安民鎖繫八年，期滿查看稟奪。李玉山、李安業均從寬免其鎖繫，緣安業有父之喪，並無誣訛之意，其具結請驗，皆由安民父子迫脇使然，應薄責保釋。玉山附和其子估令安業陳屍不收，誣告李邦元毆斃其父，情實可惡。惟年已篤老，其子安民又已犯罪被繫，姑寬一線，釋放回家。倘再恃老妄爲，倍懲勿貸。至李安民係李昆山胞姪，昆山欠李邦元之款無償，以地當給，安民即以當價撥還邦元欠款，安民得地到手，既不還邦元之欠款，亦不交胞伯之當價，以致昆山氣忿吞煙，是安民以胞姪逼死胞伯也。安民又逼安業控邦元毆斃，不惟圖卸己罪，並欲騙邦元之債，且欲格外訛邦元之錢，死有餘辜。罪宜加等。該令稟請鎖繫六年，未滿吾意，應再加兩年，一年代其父玉山，一年代其兄安業也。仰即遵照。仍候各衙門批示。繳，摺存。

批臨潼縣李令稟

李令於應領之款自謂業經墊發於前，不復補領於後，區區三百餘千之數，慨捐廉俸，誠非賢者所難。第念許前司倡議買糧，各州縣奉行惟謹，委員下縣，已費應酬，糧戶居奇，更煩開諭。其買糧也，穀豆則運省儲倉，小麥則存縣待糶。其運糧也，由各鄉運至縣城，由各縣運至省城。其糶糧也，本期賤買而貴鬻之，用以圖利。何期年豐而糧愈賤，反以賠錢。各

同寅以公款爲重，有出糶者，有出易者，有責成原經手之商人照原價領回者，一年之中紛紛藉藉，公家與州縣各有所虧，真可謂無事自擾矣。猶幸前司發交前西安府十五萬之庫款，經本司如勒奔馬留其大半，若當日似數收買，則公家之折閱與州縣之受累甯止是耶？臨潼李令身自認賠而公款無損，深可嘉尚。現值該縣振興學堂之際，即以該令應領不領之三百串錢發充該縣學堂經費，以示上下相孚，不讓蘧大夫獨爲君子之意。仰西安府轉飭李令即日具文請領，勿延。繳。

批西安府尹守稟

人有投鼠而忌器者。此案吾不難痛懲王銘丹，特不能不爲張令惜也。張令之爲循吏，通省無聞言。昔蘇云鄉評張魏公曰“德遠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張令似之。據稟王銘丹種種荒謬，既沽名而又漁利，借辦公以便肥私，迫婦女以輸身，強鄰封而從我。革生楊文星、劣舉薛仰瑄皆衣冠敗類，擾害鄉愚，理學如此不堪，師範於焉掃地。最可怪者，張令歷任城固、商州、渭南皆迷信之。來稟謂在商辦賑，深滋物議，因憶張令在城因開辦蒙學，申送學堂章程前來內有數語云“明體不達用，則爲擁衾之婦女；達用不明體，則爲穿窬之盜賊。致知不力行，則爲泛濫之書蠹；力行不致知，則爲妄誕之禿廝”。本司怪訝其言，以爲張令不應如此不通，久乃知爲銘丹所作。以言手筆則如此，以言品行又如彼，亟應重懲，以除民害。雖然熏蚊虻以艾炷，恐壞羅帷，剔蚯蚓於蘭根，慮傷香草，治惡僧須看佛面，撻瘻狗還念主人，王銘丹前擬鎖繫三年改爲詳革而止。仰該守轉飭臨潼李令將該革貢嚴加管束，永遠不准干預學務，仍朔望點名，免其出外滋事。王、趙兩姓捐博士學位，已收者姑免著追，未交者勿庸持出。革生楊文星仰新任渭南縣劉令嚴加管束，並時時察看，倘再黨惡健訟，即照“棍徒擾害例”稟請笞臀鎖繫。薛仰瑄押發華州，交褚牧嚴加管束，倘再無恥妄爲，即詳請奏革，以除學蠹。所有臨渭學堂各籌各款，各辦各事，以清界限而免競爭。嗟乎！小人閒居爲不善，

視之者如見肺肝。然君子可欺以其方，其過也，比於日月食。在銘丹伊戚自貽，不足為學堂害，並不足為張令累也。繳，原稟鈔件存。

批咸甯縣劉令稟

如稟將胡德振遞解回籍，交榆林縣陳令按其平生劣迹切實訊究詳辦。本司風聞該棍徒平日專以訛人為事，與地痞宋姓狼狽相依，無惡不作，榆林文武各官俱遭訛詐。此次並敢揚言係道臺門丁喊令來省上控滕守，宋姓資以銀數兩、馬一匹，似此刁誣狂詐之奸徒，斷難輕縱，仰陳令提同宋姓嚴鞫得實，量予鎖繫勿貸。繳。

批華州褚牧稟

馮丙丙僦屋，與蔣王氏僅一牆之隔。不問此婦貞姪邪正，黑夜翻牆入室，調戲求姦，膽大妄為，至斯已極。王氏抓面拒姦，旋復羞忿仰藥，誼當請旌。而馮丙丙縱狂且之慾，戕貞婦之生，雖無問抵之條，實激人神之怒，仰該牧將該犯先笞一千板，然後辦案。仍候各衙門批示。繳。

批大荔縣陳令稟

據稟強盜冒充巡役，攔路截搶銀物，數逾滿貫，深堪憤怒。既據事主供稱，聽係本地口音，較易躡緝，仰即多差幹捕重賞懸前，嚴比隨後，務在必獲。若視為照例開參之案，則自誤矣。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渭南縣張令稟

王有善（即南山王）向係著名刀匪，本司任渭南時蓄意拏辦，而該匪遠颺境外，亦遂置

之。茲由該令緝獲到案，應即如稟鎖係十年，以懲奸慝。該匪生平所爲，豈止聚賭而已，搶殺之案時有所聞，或事在鄰封，礙難稟報，或苦主畏惡，隱忍不言。本司向來治刀匪之法重則杖斃，輕則繫石，若照例詳辦，則憲幕之駁斥，罪犯之翻供，案證之拖累，招解之繁費，有不勝言者。死法而活用之，緩獄而速成之，老手靈心，往往於不合例之中而有極快心之舉，特難爲初學及不知者言耳。今日忝在台司，於心所未信者銜勒難寬，而深信不疑者操縱任便，若刑幕專以死法繩生人，則胥吏所爲，而通儒所恥也。繳。

批榆林府劉守稟

稟及夾單並原告甘結均悉。該地查辦此案，情法兼盡，寬嚴得中，深爲嘉佩。查神木高家堡等處雖經霜雹，並不成災，上控半由倖澤之心，半由詐贓所激。張令因蒙漢交涉事件會廳往查，遂以勘災付之丁役，以致門丁馬姓詐銀七十兩之多。律以失察私罪撤參不屈，該守念其老病清貧，事前雖少關防，事後尚無徇庇，業將門丁交出，由該守追還贓銀，重責枷號，並將該令不肖子弟驅逐回籍，仍於明法勅罰之中寓憐老恤貧之意。法家之筆，仁人之心，悉於稟牘中見之。查此案前奉院批，令兩司會詳參辦。既據查明，並無匿災情事，其家丁子弟又已嚴懲，所請撤而不參，姑勉從賢守之言。比附毫不加刑之例，銅符已解，霜簡從寬。惟神木官虧，仍仰該守督令填還，以重公款。各里長因詐贓而控，因還贓而息，雖有誣飾，法當原恕。馬門丁枷號三月，期滿察看稟奪。該主僕若遇西林制軍，一則縣首藁街，一則襲棺絕域矣。繳，單、結併存。

批紫陽縣梁令稟

該令篤於風義，處事精詳。李訓導生死俱安，足以感泣幽靈，振興薄俗。凡事俱有反對，寅誼之薄無如麟遊李令者，而至厚則無如紫陽令者。願我同寅知所法戒，該訓導缺已委署矣。

繳。

批臨潼縣稟

因興學堂而重修段忠烈祠，以祠宇爲小學堂，即以教習作祠官。興修之費挹注有方，推廣各堂衆擎易舉，蓋一舉而數善焉。興學，一也；表忠，二也；款集而民不擾，三也；彼此挹注以速其成，四也；置一學，闔屬皆興起，五也。應即如稟立案，索撰段祠楹聯，俟擬就另寄。繳。

批臨潼縣稟

斷案本無一定。該令不折母女之親，本司特深申姦之慮。司批據理而言，亦未以縣斷爲非也。賢令尹奉批以後，虛懷若谷，將楊科科傳案管押，俟云兒字人後，再行保釋。所保全者實多矣，不勝嘉佩。繳。

批城固縣易令詞訟冊

通閱十六案，除德聚魁出帖、劉毛子送租數案以外，餘皆婚姻男女之事爲多，亦如朱註毛詩，屢斥姪婦，屈原騷賦，深惡鳩媒。天下人惟無恥難醫，家務事非清官莫斷。巨李氏雙花分姊妹，何友壻強欲偷香；李石氏一榻判薰蕕，奈本夫不甘逐臭。強雪娃以叔妻嫂，大似昔之楚子元、秦體壽嫉姊畔夫，又似今之趙太守禁人偷香，易強人逐臭難，嫂叔仇離易，夫妻好合難，人情反覆，靡常堂斷，只合如此。繳。

批西鄉縣詳

李俊家身爲秀士，犯案纍纍，猶敢恃衿誣控，牽累無辜，實屬學林積蠹。應即如詳斥革，

併予鎖繫三年，期滿查看稟奪。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虜施縣稟

據稟五月十六日有榆林專差劉永勝持熊德霖名片並道台馬票各一紙至該縣要馬，繼乃不要馬，而要折價，因該令不折，遷怒於馬行，至甘泉用刀砍傷馬眼。及該縣馬夫追問，又遷怒於人，用刀背毆傷馬夫等語。北山荒瘠，驛馬無多，該差如此橫行，不惟騷擾驛站，抑且人馬兩傷，兇悍冥頑，至斯而極。惟熊德霖究係何人？劉永勝進省何干？持有道台印票，是否道台所差？該令於其到縣之時都未詢明，殊屬疏漏。該差想尚在省，仰咸、長兩縣严密查拏務獲到案，聽候本司親訊。一面咨請榆林道查明熊德霖有無其人，劉永勝是何衙門差役，如係德霖所差，即勒令備價賠馬。以後無論何處驛站，除知府以上實缺官員過境照章支應馬匹外，其餘非有緊要公事，一概不准濫支濫應。有與劉永勝相似，著即以騷擾驛站論。一面將來差扣留，一面飛稟請示，本司自有辦法。官場積習大都怕得罪人，凡有惡奴悍役撒野逞刁，相率隱忍而止。此不但厚小人之毒，抑亦損上司之名，須知上司非甚糊塗決不能縱廝養以欺屬吏。昔本司作令，亦嘗枷院憲之車夫，笞藩垣之書辦，鎖遞關道之親兵，而皆蒙列憲嘉獎。及身為鄉試提調，有廚廝凌侮委員，徐令重笞之，而後來告本司，深感之該令於此事不宜嘿然放過，深屬可嘉。若人人肯為此舉發，豈復有騷擾驛站者耶？此批先發兩縣照辦，仍繳。熊某名片存。

批馬牧毓華等公稟

來牘讀悉。宋故丞一生廩仕，晚景艱難，妻妾全殂，長男夭逝。七旬以後，納婢生兒。迨其逝世時，婢已先亡，僅存一女、一小男、一寡居孫媳耳。孫媳梅氏性欠溫純，視姑與叔殆同旒鬻，宋丞沒時，除西號存放五千金外，尚有衣四箱及書畫器玩之屬值數千金，以一子、

一女託其妹楊宋氏，而家事則孫媳主之。宋丞死五年，雖五千存款依然，而書畫等物蕩然矣。去年少女於歸，以首飾一匣交同諸君收管，乃宋丞手自對誌，留與其子娶婦者。諸君子篤於鄉誼，傷遺孤之子立，憫弱女之孝思，恨梅氏之無良，而懼楊宋氏之推手不管也。公同具稟，懇祈本司作主前來。本司以爲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不使婦人爲厲之階，則何敗產傾家之有？此後若仍令梅氏持家，一二貪險奸讒之親戚從中用事，豈惟五千金之存款莫保，並恐孤兒有性命之憂。今由司酌斷“天成亨”所存五千金月息四釐，可得二十兩，除塾師修伙每月四金外，下餘十六兩，寡婦、孤兒各分一半，同居另炊。梅氏孑然一身，八金儘可敷用。宋公子則由其姑母楊宋氏照管，外事由其堂兄宋典史燮棠經理。仰西安府尹守面諭宋典史，責之以大義，勗之以報恩。該典史經宋丞撫育成人，捐官授室，昔受之於乃叔者，今當還之於乃弟。即仰該典史徧請同鄉及梅氏之父到場，將本司此批與之閱看。即自本年本月爲始，析居另度，各不相擾。倘梅氏再敢潑悍，本司定將伊父提案，嚴懲不貸。總之，梅氏如能安分守寡，將來孤子成立，決無薄待寡居姪媳之理。如再受唆潑鬧，豈但貽累其父，並須追究從前所有書籍、字畫、玉器、古玩賣自何人，用之何處，吾恐參革者不止一人也。至封存珠花玉器等物，如能變價生息，則可化無用爲有用，仍請諸君子酌之。衣服四箱，宋丞遺令男衣與子，女衣與媳，本無梅氏之分，然已落其手，復取諸其懷，且其人雖不賢，而其夫亦宋丞之孫也，應各半分析，以昭平允，亦唯諸君子酌之。頗聞孤兒賦質聰明，狀貌瑰異，竊願依棠棣之華，異日克昌宋後，庇垂楊之陰，春風不在梅邊。犢角已具於初生，羊牢無嫌於晚補。楊宋氏之子增謀，仰西安府量予一差，俾資菽水。批稟發該府查照辦理，仍繳。

批署城固縣周令稟

該令文章政事迥出風塵，調署劇邑，斯盡其用，非有私也。來稟謙謙，兼多過情之譽，愧不敢當。竊謂敬慎將事，不可無此心，申謝則不必也。迅赴新任，式聽稗聲。此繳，夾單

存。

批城固縣易令詞訟冊

各案斷制謹嚴，真筆刀胸鏡也。繳。

批臨潼縣李令詞訟冊

第一案貪，第二案狡，第三、四案俱穢，該令懲貪制狡而除穢，如利刃割藤、蠅刷去垢也。繳。

批城固縣易令詞訟冊

該令每月所報斷結各案，較各屬幾加一倍，而又案案持平，判詞皆其親筆，足見精神才力，色色過人。通計各屬訟案按月冊報者不過十之三四，其餘非害羞，即脫滑。昔人謂，丈夫見客，大踏步就出去，女子便有許多做作。凡不造月報冊者，是自謂不成丈夫也。該令調署首邑，亦足以愧之。繳。

批涇陽縣稟

查此案於上年十一月二十日據報百頃溝死一無名男子，頭面受傷，不如何時被何人殺死。該令往驗，屍弟張德當場認明，係其兄張四女之屍，曾經通詳請緝，並開初參在案。茲於六月六日據緝役在美原鎮拏獲正兇劉小第及屍妻張楊氏，並起獲兇刀到案。據劉小第供稱，因見楊氏少艾，起意商同堂兄劉建長將四女謀斃，攜其妻而逸。建長尋故，楊不同謀等語。所稟殊多疏漏。劉小第與楊氏是否先已通姦，然後將本夫謀殺？抑但涎其少艾，先謀殺而後拐逃？如張楊氏先無姦情，後又不知謀情，其夫甫死，劉小第一見即姦，一拐即逃，恐無此理？

小第殺四女究係何日？拐楊氏又係何日？該令相驗之時，楊氏是否在家？如尚未拐逃，則張德認屍之際，理應嫂叔偕來。如其已拐已逃，張德眼見其兄斃命，其嫂無蹤，顯係有人殺無夫而取其妻，何以不當場陳訴？楊氏夫死不問，竟與殺夫之人膠漆相投至八閱月之久，即使先不同謀，其後豈無覺察，何以甘心辟地，覲顏事讎？此等淫僻無恥之人，法無可貸，來稟尚欲開脫耶？再查美原至涇陽不過百餘里，該男女犯此鉅案，何不遠引高飛？正兇近在鄰封，何以遲遲至今始行就獲？該令問案殊欠細心，敘事亦失支脫節，仰照指駁各節提集人證，悉心研鞫，總期無可駁詰而止，俾成信讞。切切。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彭從九稟

爾不過一司事耳。忽然變作委員，已屬奇怪。以採買磁釉之故，去年五月奉委，今年四月始回，借詞回籍，浪支公款，由陝到贛，輕車輪船往返不過兩月，而開支十個月盤川，實屬荒唐萬狀！此等物事，仰即自行回籍，不准在陝候補。此繳。

批寶雞縣詳

楊舉鵬為惡於鄉，舉國痛恨。前經批飭鎖繫十二年，該令宜如何嚴加編管，懲創冥頑，乃於上年十月即任其捏病保外，以致免脫回家，迄今九閱月之久，既無弋獲之期，亦從無隻字稟報。直至今日始移交後任嚴緝務獲，而猶飾稱因清釐交代，是以詳報稍遲。試問楊舉鵬保外潛逃二百六七十日，該令日日俱辦交代耶？似此顛預糊塗，玩公縱惡之庸令，何堪再膺民社，貽誤地方？朱弼臣應即詳請撤去興平署任，留於寶雞協緝楊舉鵬到案，加繫三年，候十五年屆滿再請開釋。如一月不獲，定將該令詳參，以儆玩泄。以後各屬凡遇奉批鎖係之犯因病請保者，均須稟請批示，不得由各該牧令擅自批准，應即通飭遵照。再查詳稱據巡役甯金稟稱，上年十月十一日楊舉鵬病勢沈重，業經稟明將鍊石開卸等語。夫罪至鎖繫十二年，

斷非尋常管押之犯可比，竟由巡役一稟即放，朱令若無聞知者。查舉鵬爲富不仁，重利盤剝，私刑逼命，其家廣有銀錢，此次脫逃，顯係丁差受賄故縱。朱令作官向唯門丁官親之言是用，觀其扶同諱匿將及一年之久，若非交卸，猶不具詳。正恐貓鼠同眠，以致豺狼出阱。仰新任蔡令提集具稟之原差、原保人等嚴刑研訊，有無受賄故縱情事，據實稟報候奪。朱令參限待至九月晦爲止，本司腹稿已具矣。繳。

批長武縣稟

如稟立案。該令此舉平斗斛，便輸將，興市廛，剔衙蠹。以政事言，乃是大功德；以公牘言，亦是好文章。此才不得一衿，而以刑幕起家，誰謂人才必由科目耶？仰候撫憲暨鹽法道批示。繳。

批城固縣稟

此案當姚天順報案之初，但稱伊弟姚天富不知被何人勒死。及獲犯黃向氏到案，則稱身係寡婦，姚天富屢向調姦，忿極將伊勒斃，令夫弟黃招喜並李秀娃移屍等語。案情殊甚離奇。查原驗屍傷固屬死由繩勒，而左右兩腳腕各有青紫木器傷一處。夫調姦，非強也。屢次調姦，是並不嚴拒於初，方能屢調於後。該寡婦果惡其無禮，自可投約送官，隨時懲治，何必遽動殺機？且既有木器兩傷，明係先打後勒，而受傷專在兩足，則斷非對立互毆可知。以情理揣之，一婦人勒一男子，若非乘其或醉或睡，斷無延頸就套之理。至先打後勒，則非乘其不防可知。傷專在足，必係一人揪按於地，一人乘其兩足亂踢，迭毆致傷，是既毆且勒斷非該寡婦獨力所能到。天下拒姦致斃之案亦不一，貞女節婦被人調戲，忿不顧身，或刀或剪立斃狂且之命者有之，不待其再至，並不能謀諸他人也。其下則自開可挑之隙，致來空穴之風，特因求歡者，非其心之所愛貌，爲貞潔致釀衅端者亦有之。更有始與此人私，久而厭棄，復私

於彼人，兩男相妒，而姦婦嫉所愛以殺所不愛者，亦有之。此案黃寡婦被死者屢挑不已，情實可疑。而毆勒兼施，則後來移屍之兩人即同謀加功之人，尤無疑義。至稱死者向屢調姦，畢竟何人知證，是否屢有罵詈撐拒趕逐之事？總須確有憑證，不可空言無實也。仰即研訊確情，勿故入，亦勿故出，照例填格錄供，取結通詳，勿稍率忽。切切。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西安府詳

據詳及供折均悉。此案劉徽書兄弟成仇，歷有年所。乘其胞兄徽綸身故，夫妻郎舅盤踞其家。徽綸有媳有孫，一概抹煞，別以其子劉達志出名主持喪事，而又強逼姪媳汪氏改嫁，將其家筐篋銀物吞擄無遺。經張升廳傳案質訊明確，斷令交還原箱多口，而值錢之綢緞衣服終於吞沒。尤敢於案結四年以後誣飾圖翻，其情節過於可惡，仰該府迅將徽書父子提至省城，發縣鎖押，俟罪犯習藝所開辦之日，將該父子罰做苦工半年，屆滿令徽書取保一年，屆滿再令遠志取保。徽書之妻王玉蓮身是臬婆，惡同鴛母，凌虐寡居姪媳，逼嫁誣姦，而始終未曾到案，應飭汪丞勒喚到案，重責荊條五百，發官媒管押五個月，期滿取保。自此以後，倘敢再上劉汪氏之門，勿論男女老少，均著團頭網送到廳，重責鎖繫。此所謂以人治人而止也。繳。

詳撫部院

為詳請立案事。竊維陝省各屬屯更糧石有本有折，皆以各州縣去省遠近分別徵收。其本徵折色者無論矣。即離省較近，本折聽氏自便者，亦系折色多而本色少。現在本局入款以折色之錢為大宗。從前道倉積弊亦始以折色之錢為展轉牟利之資，終以折色之錢為上下公分之利。其收本色也，正耗之外有餘良，有土糧，有樣糧，合計其數得若干，則以抵作額糧之數，

而改收折色之錢。其收折色也，每一京斗牌價照市斗九折，即以隨時折入之錢收買糧片，多抵本色，再約其買片所抵之數加收折色，以飽私囊。買片愈多，則折色亦愈多。牌價愈大，則獲利亦愈大。片者，兩倉所給旗兵以為領糧之券也。每月放檔之期，旗兵持片到倉打現糧者十無三四，餘皆按糧定價，以片易錢。旗兵應領之片糧不盡出倉，但售錢則不啻其已領矣。公家應填之本色並不實買，但銷片則不啻其已填矣。以大致言之，不過買片以補正額，而餘利自此出焉。何以言之？片糧之買價必小於折色之牌價，折色所收一石之錢不止買旗兵所買一石之片。片糧系大斗，又多於牌折之京斗，賤價買入一石之片又不止抵貴價折入一石之糧，層層抽取，所餘實多。本色之餘，一利也；折色，二利也；牌價多於片價，三利也；片斗大於京斗，四利也。逐層算抵，正額既敷，則凡所餘折色之錢皆餘利也，皆私款也，其實皆弊端也。上自糧道，下至倉書斗級無不處脂分潤，習為故常。官幕猶傳舍也，書吏則窟穴之矣。上年前憲台奏裁糧道員缺，將糧務歸並藩司設局專理。本局接辦以來，博訪周諮，通盤籌畫，因從前之端既屬相尚已久，而裁缺之本旨又主於報效歸公，所有一切辦法悉以因弊為利，化私為官為主義，業將開辦章程詳請前憲台具奏在案。數月以來，一切辦理就緒。前之所謂弊者罔不為利，前之所謂私者罔不在官，惟積弊所叢，一旦搜剔淨盡，固須有一定不易之法以為現在之遵循，更須有百變不離之宗以杜將來之弊混。夫銀糧出入，貴於簡明，彼此套搭，節目糾紛，則吏之所樂而官之所苦也。從前兩倉有所謂長短帳者，紅單房主之，多立名色而力求其不簡，故為紆迴而力求其不明，煩碎繳繞，莫可究詰。外人聞之而不能見，糧道雖見之而不能知，管倉之幕委雖知之而不能盡，拱手受命，按股分錢而已。錢之何以能有此數，又何止有此數，則皆不能了了於中，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由來久矣。現既一概歸公，則向之惟恐人知者今則惟恐人之不知，向之惟恐盡知者今則惟恐人之不盡知，所有兩倉本折銀錢出入各數謹於清冊之外附簡明表一分按月呈覽憲署，以便稽核。表之所不能備者，冊以詳之；所不能簡者，表以約之，提綱挈領，縷晰條分，一目瞭然，無可遁飾。曰，本色正耗之外，

土樣各糧附焉；曰，折色本價之外，單票各數附焉；曰，買片片糧之外，以所買粳米現糧附之；曰，抵補折色現糧之外，以所買各色片糧足之；曰，雜入糧不在正額之內者也；曰，雜入銀徵解自各州縣者也；曰，錢易銀，以折色之錢按照市估隨時易入者也；曰，報效即原案歸公之數由局解司者也；曰，捐支糧糧道未裁缺以前，如省城留養局兩縣凶犯口糧之類各有捐糧，現仍援案辦理者也；曰，局用錢、局用銀、倉局薪工火食雜費及各團公費胥以隸之；曰，餘糧餘錢餘銀則一月之後綜其出入，以計盈虛者也。此十四項，不必一月之中各項俱備，細數皆同，有無多寡均隨其本真逐條登註。惟有必須聲明者兩端，本色項下土糧、樣糧兩宗向系約畧收取，並無確數，現在改革伊始，欲悉數裁汰則弊除而利亦微，既恐報效無出，欲明定數目又恐閱時既久，視同正供，以致土樣之外復有土樣，現時一仍其舊，無所更張。約計其數，每收本色一石，至少不下平京斗一斗五升，至多不過一斗五升五合。若以上月之數校之，下月斷不能斗升悉合，顆粒無差。此其一。抵補折色項下小麥、粟米、豌豆三種歷來價值不甚懸殊，向來辦法，兩倉各折各抵，不相通融。若在一倉則但須抵足總數，不復細分糧色。譬收折色小麥千石，以小麥片抵之也可，即以粟米、豌豆各片抵之亦無不可。惟粳米價值校昂，必以粳米片乃能作抵。而此項米片散發到旗，有上月之片遲至下月不領者，有上年之片遲至下年不領者，或三五年，或七八年，往往有之。欲買片則不願賣，欲發米又不來領，欲購儲米石以備不時則紅朽之虞又勢所難免。惟有存儲米價，隨時應付，願賣片則給錢，願領糧則買米之一法。去年冬季分因倉有餘糧融抵一次，已將粳米折錢歸入報效，此則因時因事為之，未可以為定例。現在四月分冊表仍有折色，未填粳米四百餘石職是故也。又其一。抑本局更有請者。徵收糧石不過本折兩宗，本色有斗斛，折色有牌價，猶屬衆目昭彰。惟片價一項，一買一賣，彼此直接索價若干，還價若干，真出價若干，實得價若干，旁無與聞之人，即最易蒙蔽之事。兩倉入款以折色為大宗，折色出款以買片為巨數，稍有不實，全局皆非，命脈所關，最為重要。前因紅單房盤居把持，從中漁利，而改設官糧舖。現在官糧舖所

辦之事得人，則前日之弊即今日之利也，不得人則今日之利即後日之弊也。現在改革伊始，慎選委員，尚無慮此。特弊生於久，政舉於人，既無百年不弊之法，即不敢謂以後必無舞弊之事。語云“有治人無治法”，及“無治人則更不可不有治法”。應請嚴定章程，以後收買糧片，敢有重尋故轍，因緣為奸者，無論數目多寡，一經查出，立予詳參，由憲台批示定案，永遠遵行。峻法在前，庶幾知所儆惕，不致驅狼進虎，病及公家。竊查陝省屯更各糧其二十萬數千石，夏糧居十分之四而稍強，秋糧居十分之六而稍弱。本局自去年十月開辦，至今七月有餘，秋糧甫經畢事，數月之中，牌價極小，片價適中，買片之數與從前亦屬不相上下。而核計折色所入之錢，除買片抵補之外，猶餘錢二十二萬三千一百四十餘串，以一串七百文買銀一兩計之，合銀約十三萬一千餘兩。以秋六夏四計之，餘銀總在二十萬兩以外。若以後牌價加大，片價加小，買片再加，多能加半則利亦加半，能倍蓰則利亦能倍蓰。現在接辦之初，和盤托出。所有盈餘之數目，前可以一望而知，將來更可以依此為例，實於陝省理財之道不無所裨。所有本局賚呈表冊緣由理合詳請憲台批示立案。再上年冬季分列一總表，本年自正月月起，以後即按月造賚，合併聲明。為此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批商州詞訟冊

各案均能批卻導窾，切中冑繫，自非好手莫辦。吳荷屋作《消夏錄》，不如閱此等判詞更為痛快。心快而清涼在其中矣。繳。

批華陰縣詞訟冊

天下事專論情理，盡人皆知。至情理中又有情理，則非天資高才識敏者不知也。冊開第一案孀婦王王氏無兒無女，撫張士旺為兒，買陳運釵為女，立契言明女媳聽便。當抱養時，皆在繿褸，王王氏鞠育雙雛，誠不啻同懷之兄妹。而愛憐兩小，暗許為異日之夫妻。不期士

旺愚頑，運釵厭薄，及當倩當婚之際，欲正佳兒佳婦之名，而運釵之兄陳悶兒誘妹回家，意圖另聘。迨王氏呈控到案，該令訊悉前情，以為陳楊氏不得誘回已賣之女，王土旺亦不應妻其異姓之妹，斷令土旺別娶，運釵由王王氏另字。凡遇此等案，本極活動，兩邊俱說得去。王王氏意省事，義兒義女順水推舟，本屬鄉間常事。惟既不同父，又不同母，婚配何妨？今運釵既不情願，則曰既為手足，難作夫妻，斷離為是。該令敘述此案，先下運釵不悅四字，早為後來另嫁另娶伏脈，心靈手敏，深知律意，此所謂情理中之情理，非聰明人見不到也。此案登報，餘兩案亦極妥愜。繳。

批臨潼縣李令詳

詳及圖表、規程、總冊均悉。興學難，集款更難，定章程難，定簡而易行而有效之章程則更難。蓋學堂非通人不能辦，不學之吏照本鈔寫，照例稟報，本司不流覽，亦不挑駁，何也？矜不能故也。若通人談學務，真如紅爐點雪，樂不可言。該令讀書有識，教士有方。其尤難者則在於開堂如其多也，用款如此其鉅也。而一年之內拭目觀成，其款或取諸陋規，或提諸行用，或出自樂輸，生徒各得依歸，百姓不知擾累。惟其經費有常，學堂於是乎可久。設更聞風興起，逐漸擴充，學堂於是乎可大善乎。櫟陽之民何幸而得此賢父師也！準一切如詳立案。至於表冊，更是專門之學，非真讀書人真著作家為之，必不入格。茲閱來冊，首列地圖，開方計里，次表，次學規，次課程，旁行斜上，朗若列眉。如以原冊付刊，便是極好一本線裝書，譜錄家所必不廢也。抑更不必開卷而知為通品，試看揭槩一行，書法嚴整，款式精良，豈官文書所有耶？本司為此言，不免為俗吏及新黨所訕笑，然此實吾華之國粹也。特為拈出。繳。

樊山政書卷十四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西安府尹守稟

據稟已悉。馬勇黃璋鈺朦朧捐縣丞，欺徐氏孤兒寡婦，誑領血本萬金，開設典肆，以黃允中爲舖夥，開設五年，萬金化爲烏有。而領運之公款及教堂之借款皆不能短欠分釐，以外欠欠外兩相抵銷，而孤寡萬金已屬毫無餘剩。溯查領本伊始，王振鐸借銀三千一百餘兩，“德聚齋”借一千兩、“長盛福”借一千五百兩，皆由璋鈺取懷而予。數年以來，本利俱無，彼不還，此亦不問也。而璋鈺又自用一千八百兩，允中又長支九百餘兩，借當舖爲名，竟將孤寡養命之源爲一班狐群狗黨公共吞嚼之款。馬勇捐縣丞取諸此，馬勇由佐班過正班亦取諸此。徐家渺不相識之人，開布舖開油店亦無不取諸此。所謂“乾貞”當舖者，虛設門面，有出無入，群奸朋分已畢，隨即倒閉。此一塊招牌，數間舖面，與娼家之陷人坑何異？與強盜之分金亭又何異？來牘祇敘其欺心盜財，則璋鈺之隱慝，尤有鬼噉而神怒者。本司痛惡之，而不忍言也。應如來稟，將黃璋鈺即行詳請咨革，收監答比，務令本利交足，再行稟請核示。其餘外欠之款亦勒限飭令本利交足，如違稟究。且即令人人本利交足，亦只敷償還欠外之用，其孤寡被騙之萬金應如何歸結，如璋鈺允中不能歸結，應如何懲辦之處，仍仰該府認真稟奪。現值整頓商務，嚴懲欺騙之時，稍一放松，何能警衆？非本司故從其刻也。繳。

批華陰縣詳

近來繫石人犯，或捏病取保，或乘間脫逃，地方官以爲案非達部，無關參罰，平日漠不關防，及其逃也，一報了事。甚有犯逃數月，並不稟報者。獨不思罪至鎖繫，其人非棍徒即刀匪本，各有應得應辦之罪。因恐各州縣辦案費事，層轉達部又費詞，故省章定爲鎖繫之法，

所以免累贅而示簡嚴。若甫繫即逃，何以示懲？犯逃而差不加刑，官不開參，何以示儆？該令初涉仕途，貌似精幹，本司以遠到期之。每見華陰公牘，無不從優褒答，乃竟如此不知要好，以此等照例詳文申送本司，一若毫不要緊也者。若聽其松懈疲頑，何以對竇雞朱令耶？該令著詳記三大過，予限一月拏犯自贖。屆限無獲，該令自謂開送職名即可了事，殊不知本司別有辦法。該令日望調繁，若郭免娃無獲，遇有三字缺出，永不以該令調補。若不知振作，並華陰亦不可保。凜之！再近來風聞該令官親仆隸頗不安分，里局驛站多有弊端，讀書人作官何至負此等聲名，該令小心在意，“行己有恥”一語不可忘也。繳。

批華陰縣稟

據稟郭秃娃業已緝獲，本應免其記過。惟據所敘供詞，該犯於五月二十四日定更時攜石逃至城外，砸斷鐵鍊，拋棄巨石等語。果系巨石，至輕亦有百斤，何能攜之而走？既能攜走，則非巨石可知？吾不解作地方官者，自己並非刀匪出身，何以憐憫刀匪？若是再查該令原報該犯脫逃在五月二十四日，上詳在五月二十九日，詳交到司在六月二十七日，此次躡至闔鄉獲犯在五月二十七日，發稟在六月初六日，本司接稟在七月初九日。華陰距省二百五十里，快馬一日而至，闔鄉距華陰九十里，捷足亦一百可至，華陰緝役既於五月二十七在闔鄉獲犯，則二十九日何必詳報脫逃？既報脫逃旋即就獲，理應迅報獲犯，何又遲至六月初六日始行具稟？而且前詳自縣至省行走二十九日，此稟自縣至省行走三十四日，明系郭免娃縱逃以後，該令視若無事，本無詳報之心。及見秦報竇雞之案，始稍稍警覺，倒填月日，照例詳報。繼見本司批詞嚴厲，不獲犯不調繁六字實能刺骨鑽心，乃復將免娃喚回，重又倒填月日，以飾前愆，而覲速調。此等行徑，全不似讀書人初任所為。本司作令十餘年，凡同寅油滑躲閃手段，以及打誑語，避處分，佔便宜，卸責任，種種君子所不為而小人自以為得計者，知之熟矣。該令初入仕途，此等破斧鈍刀，不必向老夫賣弄，尤不可將不識字之劣幕假在行之門丁

奉爲明師益友，一味撒不經之謊，取無益之巧，自劈真面，徒取愆尤。以獲犯論，理應銷過。無如兩次倒填月日，近於胥吏舞文，應加記三大過示儆，以爲讀書人聽信丁幕弄巧成拙者戒。至該犯鎖繫年限即如來稟辦理，該令此稟明明接到前批，而佯爲不知，亦何可笑。本司生平最恨猾吏，該令須格外小心。昔人詩云“譬如閒看華山來”，又云“回頭慚愧華山云”，該令到任了無成績，閒看一回，則太不值，慚愧二字則更不可犯也。勉之。繳。

批渭南縣詳

據詳武生田芝英於光緒三十年前與刀匪侯新盈開場聚賭，經田錫海禁阻爭吵，及新盈以命案牽涉被押，芝英勢孤，是以三年無事。頃因新盈出押，商同報復，竟將錫海之子長命兒毆傷，詳請斥革懲辦前來。惟稱芝英現年十八歲，光緒二十四年入學，僅止十歲，與刀匪開設賭局，亦僅十四歲，未免年紀太輕，豈有誤字耶？田芝英如詳斥革，歸案懲辦，並嚴拏刀匪侯新盈務獲，永遠鎖繫。查陝西刀匪甚多，視官法之寬嚴爲匪膽之斂肆，爲民除害者往往得匪即懲，久押不放，不惟民受福，官亦省事也。惟至交卸之時，則不問其人可釋與否，概令取保。意謂即使出外滋事，後任當之，我何與焉。本司素不以此事爲然。不意賢令尹交卸之前，而亦將侯新盈釋放也。以後通飭各屬，凡新舊交替之時，管押人犯如系刀匪、訟棍、竊賊之類，一概不準取保。繳。

批臨潼縣李令稟

因撿瓜起釁，事屬細微。右腿並非致命一傷，又未損骨，王性兒猝然身死，殆前生冤孽耶。仰即研訊確情，填格錄供，取結通詳，仍候各衛批示。繳。

批高陵縣王令詳

咸甯革生崔岳崧賁緣入大學堂，仍不安分，時爲無恥佐雜捉刀，本司仍擬驅逐出堂，蓄而未發。茲據該革生與孫佔魁一同懇恩前來，開復礙難遽准，姑准入武備學堂，徐觀後效。如其安分肄習，本堂自有權衡。倘仍前躁妄，定予倍懲不貸。

批中部縣王令詞訟冊

第一案，奇文也。餘亦各有可驚可喜之處。總之作官不論文章好歹，斷法不謬即得。惟判詞系對百姓說話，以後不必自稱卑職。商之。繳。

批咸長兩縣詞訟冊

委訊各案均極公平，兩首縣近在同城，向不造送月報清冊。今亦虛心就正，不惟爲各屬之倡，亦酒逢知己，飲詩對會家吟之意也。咸甯判詞藻縟，長安判詞明潔，欣賞，欣賞。繳。

批咸甯縣劉令詞訟冊

各案均甚膠葛，要不離乎無恥者近是。第一案銅匠三人賃居開元寺，不給房租。俗謂“和尚吃十方，吃和尚者爲吃十一方”。今以三人騙一和尚，則吃到十三方矣。馬有娃邀人合夥，一去不來，高王二人將押租住滿搬移他處。有娃俟其遷徙，而又來寺追索押租，致成訟案。兩造均者混帳，合令徧吃藤條完事。第二案，安愷有女已嫁楊喜榮，又另賣給李石獅作兒媳，名爲作媳，實則轉販婦女。迨安愷欲收回白鴿，石獅早已賣卻瘦馬矣。以騙遇騙，可謂天道好還。斷令石獅交出原賣之人，再行責放，不交不放，安愷責遞回籍，以賣價付喜榮另娶，極爲公允。第三案蕭阮氏幼嫁蕭東林爲妻，東林因荒出外，三年不歸，存亡莫卜，蕭阮氏改嫁馬德芳，央東林母舅郜天富主婚。天富得銀二十七兩，不出婚書，德芳又給東休之兄蕭學哲禮銀六十兩主婚嫁賣，因向得銀而不主婚之郜天富索還原銀，以致涉訟。查此案人皆混帳，

款應入官。來冊斷令禮銀六十兩留待東林歸家付給，如再三年，不歸方准蕭阮兩姓分用。斷案過於細密，便欠簡捷。若本司處斷，直充作學堂經費可耳。第四案更混帳不足論。繳。

批華州稟

據稟華州久旱，亟思儲糧備荒，請將前發買糧運省之庫款五千金作為該州平糶之用等語。閱稟不勝其憤，不圖該團牧因貪生妄，一至於此。夫所謂貪人者不必皆攫金入己也，見錢即愛，不肯放手，此即謂之貪人。買糧一事由前藩司發端，欲買豆穀，運司填倉以備歉，而以餘糧賤糶貴糶，冀獲厚利，遂於前年冬發銀十五萬兩交前西安府承辦。及本司到任，款已發矣。本司深知此事無益有害，特礙於前任及前首府，未肯遽事收回。故於上年發款買糧之時，如懸崖勒馬，總以少發少買為囑。何也？以運糧而論，各州縣由鄉運省，所耗不貲。買價雖廉，運費實鉅。以買糧圖利論，賤賤賣貴，惟市儈為能，官不能也。譬如在此一縣買糧，即寄存縣倉，待時而糶，萬一明年之價跌於今年，則折閱已甚，存而不賣，麥性不耐久儲，迨價漲而糧已壞，則仍歸於折閱而已。況買賣之事，使各州縣官分任之，無非丁差牙儈奔走其間，於此求利，豈非使饕餮監廚託登徒買妾乎？本司又深知今人愛便宜者多，顧大局者少。此數萬金散在各屬如秦晉，財東令人領本，保本者什三，虧本者什七。是以前則各發糧價，今則催繳原金，誠以庫款攸關，貪人可畏。而不意愛便宜者，首先出於該團牧也。該團牧之意此五千金在手，不殊逢糶流涎，特假天久不雨之名作為民請命之態。果如其請，則市恩於民，不遂所求，則歸過於上。試問彌月不雨，各屬所同買糧之八萬餘金散在十餘州縣。設一齊留以備荒，庫款虛懸，誰職其咎？更有較瘠較遠未領之數十州縣，設盡援華州之例紛紛請款平糶，本司何以應之？況無病而呻，是為不祥。關中今年不但無災象，亦並無旱象，該牧挾善財難捨之心，作飾災倖澤之舉，實屬利令智昏，深堪痛恨。如果該州必須平糶，無款可籌，該牧今年自糶移華二州春色一網兼收，即捐金買名亦屬分所應爾，乃兩處平餘則一毫不

捨，公家正款則百計邀留，似此居心，亟應詳記三大過，以爲愛佔便宜罔顧大局者戒。仍委前代理耀州知州張成涉星夜馳赴華州將糧價五千金限三日內提回省城，交庫歸款，其餘各州縣應繳未繳者一並嚴札飛催，迅速報解，勿干委提。切切。此繳。

批甯羌州詳

七月十四日接到該州公文四角，內系詳冊四本。據報監犯唐鳳國、王富豬、周鳳其、李青云一齊患病，查四犯在監同時而病，申詳同日而到，如此盛暑，而所患均系傷寒，何其巧也。州縣報犯病，本極沒要緊之事。惟四同重疊而來，除姓名案由外，竟是一塊板印出，豈非奇事？仰即明白申覆，因何不先不後，同監同病，同驗同詳，是何緣故？切速勿延。

據寶雞縣蔡令詞訟冊

斷案以賑債案爲最難，亦如作時文者遇沈悶理題，心力艱而意趣少。此冊四案皆賑債膠葛，訊鞫既細，剖斷極公，該令生平讀書作文皆是細密一路，故發硯之始，即能獨爲其難，閱之欣慰。繳。

批曾令稟

該員六月初七日稟到，未及一月，即請回籍買書墨。無黔突項載徐冠，舉動浮輕，深爲可怪。嗣知該員身著短衣，在街面與車夫互毆，巡警軍不知其爲官也。猝至警察局，該令大言恫喝，稱系首府至親，又與督憲雅故。局員席令故長者，重笞巡兵千板以謝之。夫巡兵站街，突見有人短衣打架，理論不可，揪至總局，分所應爾。而竟被重責，衆論嘩然，事爲臬司所聞，深咎席令非是。此該令回川買書所由來也。稟辭回籍以後，始將到省履歷清冊賚送前來，顛之倒之，良堪愕笑。繳，冊、結暫存。

批臨潼縣詞訟冊

治民無他，擇其可惡者而痛箠之，人心快而民遂其生矣。各案懲治刁頑愜心貴當。繳。

批潼關釐局稟

王殿元即前日刀傷號馬之戈什乎？督憲爲此事自賠馬價四十金，將殿元斥革。既知其貪橫不法，豈能派送丁教習靈柩。該革弁藉護柩爲名，沿路招搖，恨孤子丁宗燿不許搭車，遽有白刃相仇之語。此等下劣廝養，形同強盜，既能說即能行，該令借其偷漏土釐，將殿元送廳管押，而令宗燿先行，以免變生意外，處事妥貼而兼敏妙，良深佩悅。既經通稟請示，應俟督憲批回，方能定其奉差回籍之僞與真，與招搖偷漏之罪之輕與重。本司之爲是語，亦欲綿其管押之期，俾丁子平安旋里。待蘭州公文一往一還，則真定之行人早到矣。況此輩從督憲出京，沿途索詐，今日漏釐之土三十包皆所詐之贓也，應一並充公，勿庸四倍加罰。憲批至日，鎖項遞解回籍，仍仰潼關廳將此稟此批一並抄粘，移知真定縣，於犯到之日取具切實妥保，及永不尋丁子滋事甘結，以杜後患。所謂殺人見血，救人救徹也。繳。

再查此次通稟，皆手自繕寫，不勝嘆服。曩惟張育生大令任甘泉時，自書文冊。本司在咸甯恨鈔胥遲慢，亦曾自繕太白廟謝降文。吾輩書迂性急而手不能，間往往有此，然究覺過勞，後勿復爾。

批臨潼縣稟

稟及鈔件均悉。王生吉霸種義學灘地，訟案累累。茲因該令興辦尖角村蒙養學堂，將從前歸公復霸之地取租興學，意至美而法至善也。王生吉以刁劣頑民匿其從前霸種之非，輒敢控府控司，任情誣飾。本司前批就事論事，以爲同種河灘之地，何獨令王生吉一人退莊，是

以批令查明共地若干，地戶若干，取租若干，一一了然，則原被告之是非可以一言而斷。滋閱鈔呈兩次詳稿，王之棟並非挾恨，王生吉實系刁誣。該無良地二三頃，於光緒十九年傳令任內斷歸義學，嗣於施、談、舒三令任內王生吉屢被訐告，迭受笞懲。此次王之棟辦理該村蒙學，猶復格外從寬，與生吉留地五十畝，未始非畏其凶狡，與以便宜。殊不知天下惡人愈怕則愈不了，生吉不惟不承情，反敢三次上控，足見渾敦窮奇，除放流外再無別法。此批到日，仰將王生吉即日拘案，重責五百板，鎖繫三年，期滿察看稟奪。所留五十畝地仍勒令一並認租，充作學費，倘再聳其老母薑鬪，每鬪一次則將生吉重笞千板。此皆本司作令時治惡人之丹訣也。至前批查地云云，乃未悉此案前後情形，欲查勘明白以關刁民之口耳。今是非較然明白，即可無庸查勘。蓋渭河灘地隨處皆是，盡人皆種，灘不灘視乎地收不收，憑諸天斷，無因一刁民之上控遂將闔縣灘地一齊清丈之理，即使清查得實，亦無一概充公升科之理，應作罷論，以免擾累。此繳，鈔、詳二件存。

批朝邑縣會令詞訟冊

四案皆膠葛紛縷，而剖斷公明，情理兼盡，閱之欣悅。第一案李孫氏聽陳廣泰、楊老五誘夫逃走，別嫁王百川為妻。經本夫李遇兒控案質明，斷歸前夫，乃一定之理。賢令尹因陳、楊二犯遠颺，百川財禮無著，乃自出銀三十二兩，俾百川領銀遇兒領妻。甚哉，斷案之難。不如是，則百川不服，遇兒妻不得歸，而此案終不得結。記吾小時看三國演義，至姜維棄糧破鄧艾，深惜不倖而獲勝，所失已多，為之不怪。該令斷結此案，殆亦姜維棄糧之類也。查李孫氏與遇兒結髮夫妻，嫁逾一載，當背夫逃走之夕，以思食豆酪將遇兒支開，乘機宵遁。遇見謹遵妻命，徧彝豆酪，冀適其口而悅其心，何期中夜歸來，入宮不見，世間癡心男子遇無良婦人，若與俠客相遭，吾知李孫氏之頭早被快劍割下矣。設身處地，吾問此案，有兩種斷法。一則將李氏立斃杖下，前後兩夫如君子之無所爭，最為痛快。然在古人則可，今人則

斷不能，徒爲是過屠之嚼而已。一則如該令所斷，將李氏痛打荆條無算，斷歸遇兒，一面嚴緝陳、楊二拐犯到案，押追財禮，官不能代出一錢，後夫王百川亦決不能聽其爭執。何也？百川雖不知拐逃情事，然誤娶拐婦，與誤買賊贓等前已誤矣，豈能復得原銀？況得婦已將一年，律以女閭之意，豈無夜合之資，而竟雙宿多時，仍將財禮歸還，分釐不短。若必如此方能結一齷齪拐案，爲民父母不亦難乎？觀過知仕，未免君子常失於厚矣。吾甚佩服，亦甚不佩服。繳。

批大荔縣詞訟冊

虞集是漢庭老吏。繳

批鎮安縣詞訟冊

訊案極其清楚，斷案稍形軟弱。再查該縣有叔姪爭產由雒南移回一案，至今未據稟銷，尚有一人在雒管押，豈得視若無事乎？見批速覆。繳。

批澄城縣楊令詞訟冊

三案皆允協，白丙紅休妻一案，翁婿夫妻均有不是。該令判令復合，先得我心，尤妙在動以情理，不加責罰。仁言仁心，可以爲法。繳。

批咸長兩縣里民局紳王煦等稟

所稟如果屬實，亟應據情移明山西河東道，並詳明撫憲轉咨山西撫部院嚴申禁令，飭遵定章，以紓民困。惟晉解甘餉系屬年年例差，是否向來即如此需，抑系近年積漸增多，所需車馬是否執有傳單文憑，抑系該委員任口勒索，未據呈明，殊難核辦，仰西安府轉飭咸長兩

縣遵照批示各節查明詳細稟覆，以憑核奪。隔省例差供支歷數十年，如非萬下不去，自以省事爲是。此繳。

批華陰縣崔令稟

單稟及鈔件閱悉。該令文章爾雅，深可愛敬。但辨論之文，須將原批實主分清，然後下筆。本司前批著重在刀匪郭兔娃之脫逃，當初次接稟之日，正臬司委查該令里局驛站之時，本司心非其縱脫匪徒，而遂旁及此事，乃餘波也，非正文也。繼經王令查明，都成風影，是該令前後其記六大過了，不與所申辯者相干，本司所深惜者在於該令疎脫匪犯，報逃在獲犯以後，而報獲又故填在奉批記過之前。初入仕途，不向好處學，專學打誑語，此最可恨，尤大失本司期望之心，故批語亦愈形駿厲耳。即此稟十三日午時發，十四未時即到，何以前此一詳一稟皆途中彳亍一月之久乎？倒填月日，百喙奚辭。朱子云“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不必再用避實擊虛手段，徒費筆墨，無益事情。所稱局紳張靄盤踞把持，里民怨怒，應即逐出里局，嚴加管束，永遠不準干預公事。本司於各地方公事，凡可以助力者，無不加倍相助，若向我撒謊，則自尋煩惱矣。來稟甚佳，可以登報。繳。

批永壽縣李令稟

單稟閱悉。永壽小學堂前經陳令稟定以官兼師，誠如來牘所言，可暫而不可久。堂中諸生公同籲請分學生之膏火作教習之脩金，自應延聘通人以育英才而孚士望。惟來牘擬請之教員系候補佐班蕭增戊，則本司不敢與聞。增戊有子甚慧，居爲奇貨，到處自媒。去年在鳳翔尹守，見其有異常兒，令入學堂肄業。增戊遂欲因子及親，坐邀厚貺，不遂所欲，攜子逕行。今年屢攷課吏館，一無足取。來牘稱其中西兼學，吾斯未信。論永壽小學堂原不必上等師範，惟增戊利心太重，跡近瘋痰，該令仁厚性成，一與爲緣，必受其累。盍函致仇令，在師範學

堂中選一教習似較妥當酌之，至稱一切公事不假手於左右官民胥役，隔閼毫無，往昔循良大都如是，可佩也。繳。

批華州褚牧詞訟冊

老實人斷案，至平妥而止。若天分高者，於平民則用異語法言，於刁紳必施權譎手段。若此冊第二案之於時校官是矣。人大都喜其似已故白愛元、韓愛孟，而亦最愛此種斷法也。第四案鄭英傑之繼女桂英招羅六女為婚，言明財禮六十串，僅給賤八串二百。六女又不安分，出外數年不歸，突於今年四月糾人將桂英搶去，幸而擋回，以致結訟。該牧斷令六女出錢三十串，將桂英領回作妻，無錢則桂英仍由繼父養育。再等一年，六女無錢，然後准英傑另行擇婿。此斷殊欠公允。羅六女所給財禮不足十分之二，輒敢糾人刁搶未婚之女，無賴可知，理應令鄭英傑還錢八串二百文，桂英另配，何等直捷。乃於糾人一搶之後，反為減去應出之財禮二十二串，又再寬以一年之期，該牧既怒其搶而笞之，又似嘉其搶而賞之，此例一開，凡欠給財禮不得成婚者，人人樂得而搶之。而況實三實七，嫁必及時，該無賴訂婚出外，業經耽誤八年，今再令桂英多待一年，設另擇之婿復效六女之尤，則此女如季隗之就木矣。案已斷結，無復翻之理，本司特論其理耳。因原判以為必如此方為情理兩得，似系錯誤，故以質諸同人。此繳。

批大荔縣詳

據詳已悉。屈安嘉無恥之尤，誼當坐誣。而尤必俟其再控始懲，未免輕縱者，遇本司必將該民逮案痛責，將原領三十金追出充公，以警誣告。此繳，原詞存。

批長安縣詞訟冊

各案均問得清楚，斷得平允。張令紹彩、方令汝士新研初試，剖決無差，尤為喜慰。繳。

批雒南縣稟

稟及單折並悉，不勝嘉嘆讀書人說話做事自與常人不同。夾單稟稱，保安堡三家商人於光緒二十三年分領平糶穀價四百二十餘串，一分息，迄今九年，錢價穀價漲落懸殊，紳訟商而民又訟紳，蔓延不了，歷任皆存此錢於紙上，雖有實無。該令獨能察其委曲轆轤之由，思欲平其爭而歸諸實，稟請飭令原領之商交足原本制錢四百二十九串零，買穀備荒。就一面觀之，近於免利還本，於公有虧，實則九年前之箇頭視今日之錢色每票錢一串僅能折制錢二三百文，今令按制錢交足原本，在商家已受虧不淺矣。凡事只要將事勢情理說得明白，即使官話打不去，而通人斷無不准之理。本司嘗謂凡作州縣對百姓說話要口才，對上司說話要文筆，無言語，無文學，而能政事者未之有也。若吾丁令庶幾兼之。准一切如稟辦理，仍候各衙門批示。繳，折、單存。

批雒南縣丁令稟

如稟銷案。此稟明白公允，登諸秦報。以後無論何屬買賣地畝，均用官弓不用鄉弓，永遠立案，以絕訟累。繳，原詞存。

批寶雞縣朱令稟

現聞該犯楊舉鵬業於限內緝獲，深為嘉慰。所請展限之處，無庸議矣。繳。

批雒南縣稟

如稟保外調理。此案姚令置之腦後，明明中存忌克，以為我鎮安之案而令雒南移提審結，

既結以後又解歸令我遵辦，意不能平，遂閣置不理。殊不知彼系書迂，而劉玉全又獍點之尤。若在鎮安，萬難了案，故令能了者代爲了之。惟雒南只能依理斷結，而玉全應交之款仍須鎮安追交，故暫留玉全於雒，而令姚令傳其家屬遵斷清交。不交，則玉全不歸；一交，則玉全即釋。使姚令稍冒盡力，三日即可了結，而玉全亦得速歸。乃竟遲延數月，無片紙雙字申覆，以致玉全在雒患病，萬一因病而死，此一條命債能不向姚令索價耶？世皆詈讀書人不中用，姚令必欲證實此言，是何居心？此稟此批飛札姚令閱看，若批到三日不了不復，必參無疑。丁令於玉全昔懲其奸，今憫其病，仁義兼盡，佩服深之。繳。

送陝西高等學堂學生留學東洋序

出洋游學者多矣，餞送之詞亦多矣。千人一口，千篇一律。其文則合時文公牘而一之，而間雜以新名詞言者，聽者皆自以爲剴切沈痛，即吾亦以爲剴切沈痛也。吾又何以贈諸君子哉？雖然，彼所言勿論數見不鮮，究亦無當於吾陝之情事與吾意中所欲言，則吾言又烏可已也。自同治間湘鄉相國奏派學生出洋游學，天下從風。頃年吾師張少保總制兩湖，湘鄂諸生遍布環球，學校自餘，諸行省亦各有人焉，爲喁於之和，獨吾陝闕如焉。此非吾之吝而固也。風氣未開，士無遠志，一；新政繁興，事須漸及，二；根柢未固，難語開通，三；年少遠遊，無人督率，四。三年以來，秦人士皆自力於學，而有志於開通，新法亦次第舉矣。而蜀中徐子修孝廉適至，儒而俠者也，志於聖賢，生而豪傑，吾乃用尹、仇兩君之言，請於濰縣中丞，精選兩高等學堂官費自費生四十餘人，以孝廉爲監督，詣日本留學，而以興平令楊君爲攷察官，舉一切學生之流弊，監督皆能湔滌而規切之，無假鄙言。加吾學術譾薄，自少至老，僅能讀四子書，其爲諸生臨別之贈者，仍吾中國聖人之言耳。《論語》曰“志於道”，《中庸》曰“知恥近乎勇”，志不立則事無成，不恥不若人，則終爲人役而已矣。諸生試思之。明治維新之初，其學於泰西者不先於曾文正，由今以觀，文正所遺容闈、馬建忠諸人，其視尹藤、陸奧何如

也？甲午之役，葉、魏諸軍其視大島圭介何如也？三十年來，彼國勢日張而吾益弱，彼實業日精而吾益窳，彼人心士氣日益團結而猛起，而吾益渙益隳。所以然者，人人不立志而不恥不若人也。庚子以後，徧立學堂，擴張新政，然試求諸人人之心與夫上天下澤交通之故，則其散漫而壅塞者殆無以異前而又加甚也。先聖先儒大抵責己不責人，務實不務名，愛國不愛身，計功不計利，今之謬論專責政府，指斥朝廷。及問客何能，則嗚然無具。所謂新學者獵皮毛而已，志富貴而已。不得富貴則怨望，怒罵而已。倖而富貴，則亦甘爲人役而已。嗚呼！學新學者皆如是，何顏責政府哉？韓子曰：“業患不精，無患不明；行患不成，無患不公”。兩宮方持高爵厚祿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文武一體，滿漢一氣，以盡洗有司不明不公之舊習，諸生學而有成，何憂韞玉於山林，而遺珠於滄海哉？且使人人皆賢皆才，則雖如探籌積薪，皆足以得人而濟事。然則不才而僨事者，雖用人之過，而亦人人不自力於學之過。爲士者獨不自愧耶？諸生勉之哉。遠涉東瀛，去家萬里，父母倚於門，少婦嘆於室，慎居處，節飲食，謹暑寒，遠聲色，衛生之要術也；惜分陰，戒游談，勤術業，志遠大，成業之梯杳也。修羊燈火之需，吾故鄉萬人之膏血也；舟車衣糧之費，吾官師銖寸所積也。吾父吾兄割骨肉之愛而使之遠游，台司郡縣不辭供億之煩而資之就學，其待之者何如，而其所責望者何事？諸生而無愛親敬長之心則已，人人有心，將必人人力學，其忍徘徊歧路，蹈襲狂迷乎？況吾中國事勢如此其亟也，種族如此其衰也，學成而歸，轉相傳習，寸炬千燈，一鳴萬和，則光緒一明治也，西都猶東京也。天下之重，後生任之矣。若今無異於昔，後更不逮今，群雄相偪而來，父母妻子將仆妾於他人，墟墓田廬恐沈淪於異族。興言及此，其不發憤忘食自力於學者，豈獨非人情，亦決非吾三秦子弟忠孝沈毅之性質也。諸生行矣，經旅順，眺大連，日露礮火所爭持，倏完而倏破者，皆吾地也。泊長崎，指馬關，甲午城下之盟，擲金二萬萬之處也。北望遼陽，戰血未乾，遺骸滿目，我太祖太宗發祥之所也。西望故鄉，五年以前兩宮蒙塵所巡幸也。西南望中華，全國風潮洶湧，海氣蔽天，吾黃帝堯舜億萬萬子孫所僑寄而託命

者也。諸生勉之哉！取人所長，益我所短，吐吾之故，納彼之新，救及身之危，圖萬世之安，期於各得其精華，而仍不自瀉其根本。我不若人，惟當自奮，不當自餒，即稍能趨步，人益當自勉，不當自足。日置吾身於薪膽之中，而預懸人格於歐美之上，積憤求通，增高繼長，以吾華人之聰明，棄其曠昔無用之學。而人人求為有用之材，何實業之不成，何國恥之不振？勉之！勉之！學成名立，三年來歸，河岳騰光，桑粉表色，吾將與三秦父老張樂設飲，相見霸橋之上。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八月朔恩施樊增祥序。

批藍田縣胡令稟

去年冬該署令請將糧價銀五百五十餘兩發商生息，作為學堂經費，本司批斥不准。嗣於本年六月復經專札飛催趁此糧價平減之時，速行糴買在案。茲據稟稱，甘霖大沛，糧價漸平，業已買定京斗豌豆三百六十四石，共用庫平銀五百四十六兩，下餘七兩零留買蘆蓆等語。查該縣六月折報糧價系每倉斗一石合市平一兩五錢。及買糧之時，則倉斗變為京斗，每斗縮二三升，市平變作庫平，每兩加二三分，以大平之銀糴小斗之糧，而自忘其從前折報之有據，實屬貪昏已極。胡令著詳記三大過，仰新任孫令於到任後將胡令買定之糧照市平倉斗折算，短糧若干，勒令交足，勿稍扶同徇飾，致干嚴譴。此繳。

再本司又聞該縣市平較京斗加倍，糧店交易並無倉斗之名。市斗一石，即京斗兩石也。現在市斗糧價，每豌豆一斗約重三十斤，合錢三百文。每石三串，約合銀二兩五錢。是每市平銀五兩可買京斗豌豆四石，市平五百五十兩可買四百四十石。胡令以庫平五百四十金僅買京斗豆糧三百六十四石，平餘斗餘，二者並計，賺銀百兩上下。貪得亡恥，膽大糊塗，實堪痛恨。仰孫令確查實報，以重倉儲。須知買糧所以備荒賑也，吞買糧之銀與吞賑何異？此本司決不能容者也。又批。

批西總科經書王維翰稟

該書在團供役，最忌倚上壓下。民間偶然失竊，稟縣請緝，差役臥票懈緝，呈催可也。乃以一書辦失竊之故，而欲本司札府飭縣，爲之嚴緝務獲。膽大糊塗，狗氣滿紙。王維翰著記責八百板，倘再妄瀆，定即押發三原縣，如數決打不貸。

批寶雞縣稟

據稟該前任朱令弼臣交代項下挪用脩築碉樓本息銀一千一百八十餘兩，又挪用常平倉斗小麥四百石有奇，應折交銀四百九十餘兩，又應交原接各前任應解未解捐銀一千四百六十餘兩，通共應交二千八百餘金，一齊拖欠。經監交彭令書立議單，俟朱令到興平署任一月內即行歸款。嗣以縱逃要犯被撤，遂將虧款懸擱，大有小兒撒賴、光棍抗償之勢。夫作官者，不可行同無賴，讀書人作官尤不可任意侵挪。寶雞一缺，每年除公私用度可剩六七千金，此同寅所共知也。朱令在寶四年春光，所餘應在二萬金以上，乃自謂私囊一無所有，又虧官款近三千金。以一寒士而揮霍至斯，是謂忘本。若謂盡爲其媚其子所耗，則該令一身與土偶何異？況議單所云一月即還，不過挪興平之官錢填寶雞之虧纍，是真以侵挪帑項爲居官之通議，更借身多債纍爲美缺之護符。設人人如斯，則無心肝者永享膏腴而守官箴者常安瘠苦，不惟無公道，亦太無天理矣。況論人當核全體，用人惟視才能，果真卓著政聲，又當別論。而朱令則塊然一物，形質存而神氣亡。其於民事無所知，亦無所問，以此等人物而猶必以好爵糜之，是謂我全無心肝也。況天下更有一種人愈有錢愈不還債，若以負亏空爲得意者。本司實深恨之，良以此等派頭最壞風氣。論朱令者曰，此人無官，則當餓死，情亦可憐。然即使再任寶雞四年，亦不過與今日等。而公事之廢弛，訟案之沓拖，匪類之鴟張，學堂之荒穢，誰職其咎？此人本非作官材料，業已鬼混十餘年，豈居大邑，亦便宜之至矣。有爲該令求缺了虧空者，本司必面斥之。仰蔡令將此批移知監交彭令，轉飭朱令限一月內將寶雞公款二千八百余

金如數交清，倘過九月望日猶未清釐，本司惟有詳參監追之一法。凜之！此繳，單、函並存。

批盤屋縣稟

閱稟慰悅。山西會匪猖獗，劫獄劫庫，戕弁掠商，自應一體協擊，以昭鄰誼。茲據稟稱，拏獲臨晉匪首費炭娃，取供管押，飛移該縣簽差接解，足見捕務嚴整，辦理得宜。吾陝吏道清嚴，巡防緊密，而外間報館專相忌嫉。前者晉匪竄豫，各報竟有潼關兵變，闖鄉破城之謠。山西近在咫尺，而晉報亦復隨聲附和。而長安、盤屋各屬反為協緝匪首，渾忘畛域。譬如晉閉秦糶而秦輸之以稻粱，梁刈楚瓜而楚報之以灌溉，甯人負我，勿我負人。凡我同寅，皆知此意，豈勝嘉悅。崔、李兩令協緝有功，各詳記兩大功，以示激勸。仍候撫憲暨臬司、鹽道批示。繳。

批鳳縣果令稟

凡作州縣者，每辦一事，最忌只顧眼前，不管後來，何以為繼？此次該縣開辦警察，前署任李令業將交卸，索性留待實缺人員辦理，跡雖近滑，情尚可原。乃外博咄嗟立辦之名，內懷敷衍一時之念，輒以五星台叛產租稞歷年積有三百八十餘串即以為巡警經費，立即創設四局，募勇十六名。就紙片上觀之，經費現成，警務立辦，一若旋至而立效者。及由司查詢該叛產租稞究有地若干畝，則歲收錢二三十串。若遇旱潦，所入更微，計其滿年所得僅敷警局一月之用。李前令舉十年之積一朝用之，只圖今日餉客一餐，不顧明日為炊無米，自己暫時討好，他人一任為難。此等居心，深為可鄙。李令應詳記兩大過示儆。所有鳳縣警務仰果令先籌的款，再議開辦。如款未籌齊，只可撤局散兵，暫行從緩。李令勿論居心不善，即辦事亦屬荒唐，以四局統十六人，與十羊九牧無異。該令奉批後，不惟另籌經費，並須另議辦法。切切。此飭。

批前鳳翔府傅守稟

該守交章政事，度越尋常。銜恤之余，清風兩袖，與其歸而仍須橐筆，何如留而為我分勞課吏館提調一差，裨于廉吏者無多，而益于寅僚者實大。茲據稟請給假三月，扶柩回川，奄窆既安，行旌即轉昔人宮觀之祿，在疾仍支講畫之方，居廬不廢，欲公私之兩盡，覺往返之非勞，準如來稟，給假三月，事畢即行還陝。嗟乎！言旋梓里，其如路礦之風潮，回視桐鄉，不少吏民之羔酒，而況館員延望，台省殷需，昔為養而今為貧，情知故國松楸難留孝子，此優學而彼優仕，行見連城桃李，俱是門生往卜，眠牛伫待歸馬。仰候轉詳分咨。繳。

批臨潼縣詞訟冊

看人斷案猶衡文也。同題作文，而有深有淺，有警策，有平庸，有高超卓絕，有荒謬不通。斷案亦然，其不能者勿論矣。中平之吏，大致不差，其坐堂問不到深曲處，其餘詳亦說不著要害處，此則三等之秀才，頭場之落卷，吾不欲觀之矣。臨潼案件最能動目，其摘奸有術，斷制有方，敘事有倫，發言有要，真課吏館中之師範也。摘登數案，以誌欣賞。繳。

批吳令念章稟

單稟已悉。六月十七、二十等日猗臨絳縣茅津等處會匪竊發，劫庫縱囚，戕殺哨官，搶掠舖戶。前已飛飭吾陝東路防軍及各地方官沿河堵緝，勿任西度。茲據稟稱，絳縣匪首童志修為該縣老君廟道士，作亂不成，因晉豫查拏嚴緊，剃去鬚髮，意欲遁入華山，應即電請潼商道分飭文武衙門，各派兵役在由豫入關要隘處所嚴密盤詰，一體協拏。並由營務處移請劉統領飛飭洪旂官迅派馬勇分頭嚴緝，並在華山各廟及東路一帶各寺觀認真查緝務獲，勿使免脫於晉，復漏網於秦，是為至要。並由司飛飭東路各廳州縣各派干捕懸賞協拏，以懲匪風而

篤鄰誼。吳令前後兩稟敘事頗詳，應一並登報。繳。

批醴泉縣舒令詳

此詳隱約其詞，死者王董氏與楊秀齡顯有曖昧情節，深屬可恨。詳稱王董氏乘其翁王思榮、其夫王富貴出外，偷將銀兩約據衣物，給其姐夫楊秀齡持出。迨思榮父子查問得實，令該氏往索，依然空手而返，以致羞忿吞煙。夫背本夫而向姐夫已非人情，然猶可曰楊秀齡甘言誘騙，以婿竊岳之銀物，或不疑其有他。乃該氏既以銀約老衣相贈，更以己所著之衣鞋贈之，無恥無良，死有餘責。此婦死後，秀齡僅還其衣鞋，而銀約老衣措留如故。查秀齡娶王氏之女，私王氏之媳，盜王氏之財，卒致其所私者死於非命。此案著一詳了結，仰將負心釀命、姦盜並行之楊秀齡嚴拏到案，重笞千板，勒令將盜贓悉數繳案飭領。仍將秀齡用大鍊巨石永遠鎖繫，死而後已。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扶風縣譚令詞訟冊

平情斷事，實獲我心，加圈發還，俾譚令閱看。譬如同社作詩文，其苦心研鍊而出者，恒欲得人欣賞以為快。然亂圈亂點，搔不著癢處，則亦感恩而非知己矣。仆一生作公牘，專在筋節上說話，看公牘亦專在筋節處著眼。其稿中竅要者必為拈出，百不失一，願與賢者印證之。冊發，仍繳。加圈之案俱登報。

批同州府英守稟

據稟已悉。王團令於此等重要案件屢解屢翻，札調原問到郡會審，系屬一定辦法，乃屢調屢推，迨至推無可推，則以稟請交卸了事。畢竟此案柴肖兒是否狡供避就，抑原審實有未確，必須推求得實，方昭平允。來稟以並未定供之犯輒請提省問擬，亦屬無此辦法。現因王

令稟請就醫，已委準補斯缺之彭令承慈前赴。新任彭令向系讞局得力人員，且於此案無所庸其迴護，應即發交該令覆審，務得確情，分別擬辦。王令亦近荒唐，俟定讞時，自有裁處。本司所見如此，仍候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澄城縣楊令詞訟冊

陝西風氣，男樂於娶二婚，女不必專一姓，由來久矣。第四案劉祥兒於光緒二十三年禮聘鄭學有之女銀娃為室，因循未娶。迨遭荒出外，於今五年，渺無音信，經鄭、劉兩家稟請立案另字前來，自應照例批准。乃又加之以訪查，重之以質訊，斷令再等二年，然後別嫁。查例載：“夫逃亡三年不歸者，準其另嫁”。該令獨令待到七年，不知何所依據。必守從一之義，則終身無可改移。若遵准嫁之條，則二年前已當還聘，人情例案，兩欠斟酌。不過曰：大老爺隨便而已。繳。

批朝邑縣印委曾曹會稟

閱稟慰悉。該印委於黃洛隄工一事盡力籌修，厥功匪細。當曾令上年稟請之時，本司所以鄭重躊躇者，良以光緒十七年李故令任內築壩三十餘座，糜金三十餘萬之多，不及十年，水嚙根空，壩隨波去。其倖然僅存者，三座而已。本司不諳河務，鑒於前轍，恐其虛糜寡效。及委曹令會勘估計，所有黃水隄工及洛水別開引河其需款八千八百餘金，本司以為款不滿萬，如水災可澹則為利實多，即捍禦無方亦所費無幾。開工以來，印委辛劬，載歷寒暑。茲據縷述前後工程及一切善後辦法前來，凡稟牘說實話與唱空腔者可以一覽而知，此工處處認真，此稟亦言言踏實，勿論原估尚屬有餘，即再加多一二千金，只要真能捍患禦災，本司決不效有司出納之吝。現在功程僅虧一簣，曾令自可獨力經營。曹令回省，尚有工藝廠立待鳩工，相需甚迫。能者多勞，古人是以有狝羆孔雀之喻也。所有黃洛交逼未竟工程，一切準如所稟

辦理。仍候各衙門批示。繳，清折存。

批鳳翔府孫守

閱稟慰悉。楊舉鵬積惡多端，身在鎖鑰之中，輒欺朱令癡愚，詐病保外，及在保潛逃，不惟忍心貽累保人，並敢執持洋鎗拒捕。朱令縱逃於前，懈緝於後，迨撤任留緝，較壽昌尋母而尤難，而該守獨能代為捕捉，尅日就獲，足見事在人為，賢與不肖之相去真不止九天九淵也。朱令之當劾，不惟縱匪一事，尚有侵挪公款銀三千餘兩，如不交代清楚，必參無疑。此次捉獲之楊舉鵬，即交蔡令永遠鎖繫。此繳。

批南鄭縣稟

此等龜鼈不如之訟棍，該令既訪訊得實，且有案牘可稽，乃猶拘乎其墟，必謂事犯在上年恩赦以前，無可擬辦，僅請鎖繫三年而止。本司每見此等情重法輕之稟牘，不禁如冬風夏雷有不平則鳴之勢。天下不平事多矣，最令人難耐者，莫如懦夫畏淫僻而悍之妻，孱主怕貪驕而黠之奴，平庸牧令優容稔惡之書差，寬待窮兇之匪棍。今遇此事，決難放過，仰新任南鄭縣曾令選派妥健差役將莊位三釘鐐管解來省。俟本司委員痛加責罰，重笞千板，發往罪犯習藝所學做苦工二十年，以快人意。見批速解。仍候撫憲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鳳翔府兼辦鹽局孫守稟

據稟張家店設卡，於鳳屬各監卡均有裨益，自應如稟添設。一切開支款項悉如所稟辦理。惟鹽釐與鹽水價系屬兩事，鹽釐者花鹽運鳳，每觔收錢八文者是也；鹽價者官鹽水派銷，由紳民商販繳回者也。以後批解來省，務將兩項分清，各為一款，以免膠葛。蓋鹽價須提還官本，鹽釐則以佐餉需，收既不同，用亦各異，勿相牽混也。因督銷局解藩庫加價與繳價之款，

局並解而庫並收，不惟索還本之章程，並難核各卡之比較。現已飭庫分別收儲，復於批牘時申言之。仰即知照。繳。

批孝義廳文丞稟

據稟已悉。何國碧如此窮兇極惡，閱稟令人髮豎。前數年被其父何光得逐出，不孝可知。罪一。被逐後潛迴安徽懷甯籍，硬賣公產，無賴可知。罪二。迨懷甯何氏續修家譜，遣何國梓、何令桐於該廳開丁序譜，並收丁費。何國碧輒挾國梓在籍攬賣公產縣庭構訟之嫌，自稱已投洋教，訛索票銀，攘奪丁費。罪三。及其伯父何光照仗義執言，國碧輒敢以卑毆尊，打傷光照左腳。罪四。懷甯訟案，甯陝本無人知，國碧詐稱懷甯縣斷令國梓交伊洋銀三百元書有票據，及憑衆索票閱看，則又稱不知被誰奪去，狡詐無恥。罪五。訛詐不遂，輒用其父何光得之名捏控何光成等，而光得寄光成書自言實不知情，是其背父蟻倫已有確據。罪六。國碧到案自稱在安慶投耶蘇教，持有十字照一張。據何令桐供此系族人何國經投教所得，國經死，遂爲國碧偷去，冒教訛人。似此種種不法，該丞俱已審訊得實，即立斃杖下，亦不爲過。乃猶輕言細語，勸其不要訛人，以致該棍徒愈肆凶玩，竟有告知教士不與該丞干休之語。該丞至此亦應少示堂威，乃猶稟請照會安慶教堂查覆，何其軟緩迂謬。萬一國碧詐稱系閻羅大王鬼卒，不將牒請城隍查覆耶？況條約具在，教民與平民構訟，俱由地方官主斷，教堂不得幹預。國碧罪難擢髮，安能請命於數千里外之教堂，始行懲辦。萬一行查去後，安慶教士就謊圓謊，謂其實系教民，該丞又將如何？仰於奉批之日立提何國碧到堂，重笞千板，用鐵杆石墩鎖繫十五年，期滿察看稟奪。仍將笞系日期具報查攷，勿稍恇怯輕縱。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稿總科書辦稟詞

查澄城欠發邵陽汛兵糧，自光緒元年起至三十年止，共欠三百四十二石有奇，由潼關協咨請撥補前來。約略攤籌，每年短發者不過十一石數斗而已。綠營兵額遞減，則糧亦應隨之而減。三十年來，積欠之糧，兵不知幾易名，弁不知幾換姓，斷無將前欠彼人之糧補給此人之理。是前欠可以一筆勾消。惟現在邵陽汛兵究竟實存若干名？向來每名領糧若干？現在共應領糧若干？澄城此項兵糧地畝每年實徵若干石？實荒若干畝？既有荒蕪，何以三十年來永不開墾？該汛兵節年短領，何以今日始請補給？均應分別查明，以重軍食。查明具覆以後，仍應嚴飭澄城縣實力招墾，不得挪他縣之糧補澄城之欠。該房照此分別敘稿送核，勿延。

批藍田縣孫令培恩稟

來稟不無徇情開脫之處，即極力開脫，仍應餘銀五十兩，仰西安府轉飭胡榮光如數交出，免其參劾。如不交出，仰文案處速具詳稿送核。繳。

頃據首府詢明胡令尚無弊竇，姑念其老而無用，從寬銷案。（九月初二又批）

批綏德州稟

來牘閱悉。該直牧老成穩慎，心賞久矣。初次臨民，即勤勤懇懇，見於紙墨。吾嘗謂，往時牧令以盡心民事為循良，今日牧令以振興學堂為急務。緣科舉既停，非學務大興，士類無由進身，朝廷亦無由得士。來稟注重興學，已得要領。孔前牧籌款已裕，立法已詳，該牧接續變通，程功較易。惟優加獎賞一節，乃曩日書院鼓勵之微權，非今日學堂責實之辦法。須知官立學堂，照例均須自出學費，今即不徧徵學費，亦當節省經費，延聘名師，並積蓄以為出洋游學之用，不可隨手分散也。況教法今昔迥殊，即工課克勤乃諸生應盡之功能，且為後日成材之受用。若慮無以鼓勵，則小學堂之佳者可送入中學堂，歷級而升，直至京師大學堂而止。不必於發端之始，誘之以財剩也。至地方應辦之事，所言俱有條理，將之以敬，持

之以恒，行之以實，不愧爲民父母矣。仍候各衙門批示。繳。

批大荔縣會稟

凡事須有情理，該府城文廟無端起火，焚去大成殿，餘俱無恙。據稟是日各處門戶關鎖，依然望見殿上火起，始行開門往救。事太無理，語涉不經。兩學官既各授生徒，必系有人在殿上吸菸煮茗，平日關防不謹，以致遺火延燒。仰大荔縣陳令切實研究，務得起火根由，以憑懲辦，勿得扶同徇飾，自干譴責。至籌款重修乃當務之急，彼外人於耶穌天主崇建堂室何等莊嚴，我中國萬世師表獨在於斯，敢不汲汲從事乎？仰該守令迅籌款項，刻日鳩工，勿稍延緩干咎。切切。仍候各衙門批示。繳。

批榆林縣稟

該令真能辦事，巡警要政不可不辦，然亦實不易辦。外人巡警兵皆由學堂出身，中國此時試辦，斷做不到。即省城警務，亦只合中國舊有之保甲與租界站街之巡捕而一之，小用小效而已。至各屬仿辦，第一難在籌款。該令所稟一朝集事，條理秩然，取不傷民，行可持久，人存政舉，宜其然乎。惟該令行赴調任，仰後任李令接署後實心任事，長久規隨，固不止巡警一端。然此端亦要政也，前任已成之事若不能守成，愧何如矣。一切如稟立案，仍候各衙門批示。繳。

批雒南縣丁令稟

稟悉，仰將訛錢釀命積案如鱗綽號“北山狗”之梁繼倉照渭南南山王王有善之例，鎖繫大鍊，收入罪犯習藝所罰做苦工三年。如不悛改，再加三年，期滿查看稟奪。繳。

批鄂縣詞訟冊

公生明，明生斷。大佳，大佳！判詞皆縣公手自潤色，桑中李下，對屬何工。少寡郭王氏隨豬客同行，婁豬艾豕，可發一笑。繳。

批華州稟

據稟民人李玉娃聽從逸犯郭全福強劫車士銀船上銅錢，拒傷事主，獲犯訊供等情到司。據此查該民人車士銀指稱銅錢鎖放櫃內，被賊撬開，全行劫去。到底是多少？此櫃有多大？能裝六十餘串錢乎？仰再比差勒限嚴緝此案逃賊郭全福等務獲，提同現犯研訊，務得確情，錄供取結，明白通詳。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臨潼縣稟

據稟以前次發去應領之款挪修新豐學舍，彼此挹注，一轉移而廣廈顏歡。且云三年以後，仍可將此款收回，賢令尹擘畫苦心，深堪嘉佩。惟前發之錢乃不欲貴縣因公賠墊，今領去仍以歸公，則貴縣依然賠墊今領去仍以歸公，則貴縣依然賠墊，豈非以已出之財，不欲收回私囊乎。廉吏之心，皎如白日，尤深嘉佩。前日得貴縣手書，以高等學堂札飭各屬選派學生出洋游學，但取舉貢生監而學僅不與。貴縣則謂童生儘有勝於秀才者，攷試既停，童生永無入學之日，即永無選送出洋之望，豈不向隅。不知學務處所言，特論其大凡耳。吾陝士風樸樸，攷秀中僥倖尚多，何論童攷。而各縣公又不能人人具有藻鑒，不稍示以限制，必致申送紛紜。迨來省黜落而歸，轉為該生之累。前札乃範圍通省之詞，不專為臨潼發也。凡事當觀其通，不可死於句下。若必定一不收童生之例，則五十年後前之舉貢生監俱已木拱琴荒。天下學堂無一非童生者，豈不無人可送耶？況今日學堂全仿外國，外國之游歷他邦者，有舉貢生監耶？士取其佳而已，不佳雖翰林進士無用也，佳則白衣可取也。附見於此，以當還書。繳。

批三原縣稟

逆道童志修已在河南就獲矣。查該道士曾在華山住持，後乃轉至繹縣，誘人入會，徒黨繁多。絳縣某令有特別之糊塗聯為詩友及晉中大府規知，亂萌已兆，密札飭拏。某令接札之時，正與道士談詩之日，因以札示之，且怪上司糊塗。該道感謝而出，次日遂有劫獄劫庫之變。某令之倖而獲免者，倘亦該道士矜憐詩友，特畱一點香火情耶？已而購拿緊急，該道士披剃為僧，卒以吾陝協緝甚嚴，不敢重尋西岳，而緝獲鄰匪之功遂讓之豫省矣。仰即知照。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雒南縣丁令稟

接閱來牘，不禁失笑。前次雒南買糧一事，稟摺微有未符，房書照例擬批，幕僚畧加潤色，此不過於公事節目上稍有舛錯，本司全不在此等處留意。而況該令清明縝密，相信有素，是淺淺者尚值得一駁詰耶？例行之公事與手批之公事較然明白，該令乃以劈理分肌之事筆前後千餘言與書辦逐一登覆，且自引咎又自認賠，本司所以覽之而失笑也。申明知無弊竇，即未經申明，亦本不疑其稍有弊竇，該令何辜而賠錢三十二串七百九十六文？大凡以錢與人，當與人以可受，該令賠錢為無名矣。既無名，則斷無批准之理。應即不准賠錢，前批所挑亦無庸議。單存案，繳。

札募兵各州縣

為札飭續募事。案照此次添練新軍，係奏明遵照練兵處咨行新章辦理，為武備更制之始基，尤陝民自強之命脈。本軍自五月札行該州縣出示曉諭招募，七月始飭委員分赴覆挑三月之久。該州縣乃富平僅募十名，耀州僅募十九名。一到本軍，又汰去富平二名，耀州三名，

白水一名，韓城十六名，富平逃去二名，耀州三名，現在只有富平六名、耀州一名、白水五名、韓城三名。如謂民氣不揚，觀望裹足，何以鳳翔能達至百名，朝邑能至五十餘名，不惟多也，而又甚整。其餘亦三、四十名不等。該州縣與鳳、朝兩處地不懸殊，竟草率至此。其於此等事扞格而不解，所謂直可謂之糊塗敷衍而視若尋常，終不免於游滑。練兵為新政最要之事，該州縣於委辦者尚漫不經心。其他如本地興學興工藝諸要政，心早已置諸腦後，無動於中。該州縣以不辦事為得計耶？本司當有以待之矣。合亟由四百里嚴札申飭，為此札仰該州縣刻即遵照前後札飭事理迅速續募，逕送本軍，不必俟委員覆挑。倘再玩延，定干未便。抑本司尤有為該州縣告者，地方官之辦事全在平日能取信於民，官好則令易行，反是則動滋疑畏。迨事辦不動，而嚴符迭被，於是丁差四出，騷擾不堪，而百姓反受其累。該州縣當切實曉諭，俾民間知練兵所以為民，啟其愚瞽，自能樂從，毋得因循之後，繼以顛預，致滋擾累。切切。特札。

批白水縣王令紹曾稟

前批所謂該令跡近荒唐者，因英守稟稱該縣紫肖兒一案屢招解而屢翻供，屢調原問官會審而屢不赴，此即所謂跡近荒唐也。至此案業交彭令覆訊，並未委該令會訊，該令係批准回省就醫人員，何以又作危詞請示，聲稱病勢垂危，苟延一命，暫准回省云云。此事早已批准，何分久暫？既稱垂危不能赴同州，何以又能回省？是英守所稟該令不過近于荒唐，此稟則於荒唐上加一級矣。候補人員如此糊塗，怎生是好？繳。

批磚坪廳七八兩月詞訟冊

判事明白，故是老手。吾聞洋人最佩服中國文字，以其善用虛字眼也、若見此冊，當何如？繳。

會臬司札西安府

爲會札查勘事。案奉撫憲批發西木頭市鄉約靳大發等上控羅觀察仗勢侵佔填築陽溝一案，奉批“羅道係丁憂人員，應早遵例，何以尚留省城？即令暫作寓公，偶興土木，何至漫無界限，侵佔官地至八間寬八尺長之多？況經咸甯縣親勘之後，應已審明舊基，又何至不講理法，仍前侵越？所呈一面之詞，殊難憑信。惟據呈羅道將陽溝填實，有礙水道云云。查西木頭市街道本不甚寬，若如所云，則於該處街道大有妨礙，或係工頭家人等蒙蔽該道，越界興工，抑係該鄉約等不明事體，無理取鬧，仰布、按二司督同首府縣親往該處認真勘驗，究竟舊日牆基係在何處？是否侵佔官地？據實會稟候奪。切切。詞發，仍繳”等因。奉此，查此案該鄉約等歷在各衙門上控，本藩司批駁未准，本臬司批查未復。茲奉前因，若據信爲實，則觀察年高位顯，豈有侵奪官地填溝阻路之暴行。若盡以爲虛，則鄉約非醉非癡，又豈有造捏奇情誣告道員之大膽。合行會委查勘，以分虛實，而示大公。札到仰尹守督同易令、李令即日前赴西木頭市切實查勘。羅道買屋，其四至各抵何處，此次修造有無越界侵佔，及填塞陽溝，挖出棚木鐵窗，傳約飭領情事，逐一查明，迅速稟覆，以憑詳請撫憲察奪。本兩司立等同話，切速。此札。

批石泉縣陳令天錫詞訟冊

各案雖皆無恥，而皆有情趣，斷判亦公。張克正許婚復賴，計圖逃匿，該令將伊管押，俟女嫁而後放，可謂簡截父入廳而女出閣。設緹縈處此，恐雖諧卜鳳之緣。婿甚快而岳被拘，若石郎有情，必請開老狐之鎖。笑笑。繳。

札富平縣

爲札飭查拏事。案照前次該縣募兵焦彥魁、孫彥彪先後逃去，札飭查拏，未經報獲。茲於本月初一日該縣募送本姓游之田玉，其又復潛逃，並拐去發給新製青洋斜布棉衣褲一套，洋巾一條，青布靴一雙，實屬冥頑已極，合亟拏辦。爲此札仰即作速認真查拏，以必獲爲主。該令辦此事殊不經意，募數既少，逃者又多。若再視爲具文，則本軍威令不行，各勇效尤必衆。是該令一人壞吾法也，必欲以老吏自居，視要政如兒戲，試思本司能容之否。特札。

批富平縣詳

文長娃之姊胡文氏夫死女幼，窮若無依。經其夫弟胡必方與長娃商同嫁賣與石拴處爲妾，禮銀七十兩，長娃得受三兩。陝西俗例，寡婦改嫁，夫家主婚受財，娘屋僅得追往錢而已。長娃貪心不足，輒因其姐產後病故，借命誣訛。該令集訊得實，並不正長娃誣控之罪，轉拏石拴處樂戶不應娶妾之錯，加以懲責，斷出錢二十串，以賞誣控之文長娃。過矣，過矣！彼既因誣得利，是以一控府而兩控司，任情牽累。石拴處出銀七十兩，得妾六箇月，業已人財兩空，而又於答責之餘罰錢二十串。若謂吹手不應娶妾，本人與媒人皆有罪，彼甘心賣姐與吹手者獨無罪乎？彼此同罪，而長娃更有借命圖訛一層，是人之罪一，而彼之罪二也。一罪受罰，二罪受賞，是長娃三次上控，乃該令不公之報也。夫復何言？繳。

批咸陽等州縣會稟

據會稟已悉。山西河東道所派甘餉委員夾帶私貨，多索車輛，騷擾驛站，欺訛地方官，由來久矣。本司在渭南五六年，支應各省餉差不知凡幾。其遵照定章者，百無一二。若遇懂事委員，猶以好言祈請。至一班糊塗狂獠之佐雜，則直以販私馭擾爲天經地義。本司作令時總以此等物事犯不著與之愜氣，譬如流丐過境，遺送即得。凡我同寅所見，率多類此。是以各省雜流習慣成性，忌憚毫無。茲據稟稱，去冬今春河東甘餉委員鹽大使趙宣哲、時維新、

鹽巡檢沈繼德、袁蕃各解甘餉銀肆萬兩，攬貨增車，往來馭擾，此猶是向來慣技，亦河東佐雜之通病，不足深責。惟此四佐雜者，除沿途擾累不足外，竟敢回至河東，捏稟吳鹽道，聲稱自入陝境，由潼關以至長武十二站，各州縣除派一役接遞傳牌外，並無兵役護送，其不及抵站寄庫之處，又無人防守巡邏等語。鹽道據以詳院，監院據以咨陝前來。查潼關至長武通共不足八百里，中間經過十二州縣，是每站僅日行數十里，焉有不及抵站寄庫之處。餉差非他差可比，設有疎失，應令委員及地方官各賠一半。各州縣事關切己，誰敢不護送巡防？大約河東道不曾做過大路州縣，故受其欺蔽而不知耳。試問該四雜職入陝以後，不及抵站寄庫者共有幾處？所宿旅店係在何村何鎮？何以八百里路作十二站，走而竟有不能到站中途歇宿之時？若吾陝餉員敢以此等妄語瀆稟，本司早以痛斥詳參矣。來稟所請以後河東甘餉委中到陝應申明定章，不准夾帶私貨，勒索車馬，此言自係正辦。應即詳請撫憲咨復山西鹽院轉飭河東道以後慎選廉干正班委員管解甘餉，勿得包私擾驛，撒謊誣鄰。詳定以後，即由司移請潼商、鳳邠兩道分飭入境，兩首站屬遵定章，每餉鞘一萬兩准給三套大車，一輛不准多給。更於入境之初，由長武縣潼關廳嚴查一次。除餉鞘行李外，如有私貨，一並扣留，通稟請示。如首站徇情不稟，遇有下站秉公舉發，定將上站州縣記過撤任，仍隨地將該私貨扣留充公。吾陝老艱當關，而貉子敢爾？彼時袁沈者可謂形同墨屎矣。除飭知該管府州分別轉外，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樊山政書卷十五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西安府詳

凡藉屍圖訛之案經人處和了結者無他，不過給錢完事而已。本司作令時，從不准和人命。有冤者伸冤，誣告者坐誣，無不一了百了。彼誣人訛人者，其處心惟在得錢。一錢不給，雖欲上控而無資，一遂所欲，不但挾之以爲資，而且持之以爲柄。語人曰：“我若誣彼，安肯以錢賄我乎？”是出錢而愈不了也。此案柳新財之舅汪興隆受僱與趙錦傭工，六月炎天，觸發羊瘋舊症而死。當喚同興隆堂弟汪啟文看明，由錦堂備辦衣棺，殮埋了事。十日以後，柳新財忽以外甥出頭誣控，謂係錦堂之子趙冬兒毆斃私埋。查死者病發之時有張永順幫同冬兒救治，死後又有伊堂弟及黃老漢一同看明。官令只須將永順、啟文兩人傳案質究明確，新財之藉屍圖訛何從抵賴，待彼無詞可賴，即當堂痛打一頓，遞籍管束，何等痛快？乃問過一堂，又要傳黃老漢到案，方才了結。試問黃老漢所言與汪啟文有何異同乎？死者之堂弟自稱看過無傷，何必再傳外人覆訊乎？縣令身坐堂皇，於此等極不要緊之假命案不能立時了結，而待其親友處和，實屬瞻小如鼠，萬分無用。仰西安府轉飭富平縣速將誣告人命之柳新財嚴拏到案，重笞五百板，鎖遞回籍，交保管束，仍將責遞日期具報。查攷趙錦堂出錢僱人不幸死於其家，衣棺殮埋已經受累，而又被柳新財誣，縣差傳案，管飯管煙，親友說和，承情酌酒所費已屬不貲，卒乃令出搬柩歸葬之費付之誣控之人。今日橫目之民視父子不相顧者多矣，舅身死而令外甥以死屍賣錢，此何理也？幸而上控不准，猶趙錦堂之福。萬一提省發審，趙姓傾家破產無疑矣。作牧令者，一事不斷，作孽無窮，願我同寅知所法誠。官令於此等假命案一月之中兩被上控。控該令者，皆誣告人命而官令斷給錢財者也。凡胸無墨水之州縣，自命

滑手，往往如此。語云事不過三，倘照樣再出一案，該令从此休想署事。此繳。

批同官縣詳

凡辦命案，犯證、供詞務須脗合。查凶犯郭茂盛與餘人陳奉宜供稱“因黨起太拏去茂盛煙土、衣服，因邀奉宜同去尋找。走到羊莊村，遇見起太，彼此爭吵。奉宜即將起太右手拉住，茂盛用棍毆其左太陽穴、左胳膊幾下。奉宜放手，起太即拏刀拏命。茂盛用棍格落，復毆其脊背，仰面倒地，又奪刀砍其左脚腕。當經袁本深聞鬧出視喝住，將起太扶入窑內，越日身死”等語。復查見證袁本深其供，“七月二十一夜聽得起太聲喊，連忙出門。看見郭茂盛拏棍毆折，陳奉宜捉住起太右手。伊見勢凶惡，不敢走攏，用言喝住”等語。就犯供而言，茂盛棍打刀砍已畢，袁本深方才出門。而用棍毆背、用刀砍腳之先，陳奉宜早已放手，何以本深供稱看見奉宜將起太右手捉住？是敘供自相矛盾也。起太所受各傷，以左太陽穴為致命。茂盛第一棍即將太陽穴毆傷皮破見骨，顯見手辣心狠。且左邊太陽、胳膊，連打幾下，何以屍格不填“重疊”字樣？此二處被傷，以後奉宜即已放手，起太拏刀拏命，此刀究從何處拏出？若早握刀在手，則奉宜早應受傷，茂盛棍來，亦必用刀架格，何竟聽一人捉其手、一人打其頭乎？茂盛將刀格落，乘其俯拾之時毆其脊背受傷，起太此時理應往前撲跌，何又仰面倒地？此供情多有未確也。陳奉宜聽糾同往，及兩人爭毆，急將死者右手捉住，以便凶手毆打，其為幫凶無疑，何得置之餘人之列？至“屍格”所填“左太陽穴皮脫，骨上紅色”亦殊新異，“太陽胳膊”各填“木器傷一處”，又與毆打幾下之供不符。該令讀律未深，刑幕本事平常，以致瑕癥迭出，仰即按照指示各節細心推鞠，勿再自干駁詰為要。仍候各衙門批示。繳。

批紫陽縣稟

稟及夾單均悉。賀七元以胞弟殺胞兄，梁令初報乃謂賀章元之死不知何時被何人砍斃，當其稟報之時或未訪查明悉，無足深怪。至於今則將及一年，此等重案能不物議沸騰。而況七元與章元有隙，正凶王光富因與章元爭風，遂約七元等同謀殺害，事後七元訛索姦婦唐劉氏銅錢一百串，彰彰在人耳目。又況謀殺之時，有梁洪舉在旁眼見可證，梁令如果留心詢訪，一兩月內何難盡得其詳？悠忽經年，羣凶偃息，在家視若無事。直至今年七月，始由緝役將七元獲案，其餘三凶聞風逃匿。王光富旋即在縣北空廟病斃，報經梁令驗明。當此之時，自應飛報獲犯，乃竟任意壓閣，直待該令接印以後，始將案卷移交。誠不解其用意之所在。該令恐傷寅誼，一則曰“一介舊生，病軀疏忽”，再則曰“梁令追悔情深”，以吾論之，直是一懵無知識之土偶而已。仰再添差干，捕速拏同謀加功、聞拏在逃之陳興定、王光富到案，與賀七元三面質明，以成信讞。至當日見證只梁洪舉一人，雍金良聞之於雍金發，金發仍聞之於洪舉，該令將金良保店醫病，而將舉發此案之梁洪舉與謀殺胞兄之賀七元分別禁押，均屬錯謬。雍金良即使無病，亦應釋放甯家。洪舉為要證，亦無永遠管押之理，萬一逃犯無獲，此案永不成招，為見證者不將死於押所耶？以後再有要案，誰敢舉發耶？梁洪舉如須逐日質證，則留在署中，俾在大廚房吃飯，否則令取妥保在外候傳。吾辦命案多矣，凡有要證皆如此發落，不聞有見證在逃者。仰即遵辦。此案定供以後，梁令自應隨同更正。惟遲緩悠謬，實非尋常疏忽可比，應詳記三大過示警。至應否委員會審之處，本司以為不必，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安康縣詳

凡辦案敘供，固須簡潔，亦須周到。此案王金鬥於光緒二十五年與聶章氏通姦，經本夫聶進富查知痛罵，禁絕來往。該姦夫、姦婦商同謀殺，棄屍河內，相率同逃。謀殺在本年五

月初一日，該令訪拏詣驗在七月十三日，獲犯在八月初八日，原報屍弟聶進貢及鄉約皆不知謀殺情形。來詳所敘姦夫、姦婦供詞，均稱“自二十五年通姦，醜聲外揚，聶進富聞知不依。那一年四月十八日，聶進富出外趕場。金門又往續舊，章氏告以伊夫管束嚴緊，囑勿再來。金門起意將本夫致死，商經章氏應允。四月三十日，金門望見進富趕場回來，即攜木棒走至。章氏已在門外等候”等語。夫曰“那一年則非今年可知”，究竟二十五年通姦以後，該本夫於何年間知罵禁？金門於何年四月十八日商謀？如係去年，何以遲疑一年方纔下手？如係今年，則又與“那一年”三字不符？至謀殺後棄屍河中，屍弟已打撈殮埋，該姦婦蕭然事外，何必害怕逃走？該兩犯究於何月日同逃？逃往何處？該票差從何處緝獲？來詳一概含糊，閱之使人氣悶。屍弟聶進貴於河中撈獲兄屍，傷痕重疊，竟不報請驗究，公然棺殮葬埋，已屬可怪。及其嫂與姦夫同逃，則謀殺親夫之情業已軒豁呈露，何以仍不控案，直待兩月以後經官訪聞，始行呈報？此等罅漏，人人能挑。該刑幕公然從筆下寫出，該令亦即畫行簽發，可謂“冥主盡東南之美”。下次詳文，好生留意切切。候督撫憲暨泉司陝安道批示。繳，格、結存。

批沔縣詳

苟馬仁僅生一女，特招李檢娃入贅兒媳，兩當自應慎選於先，乃能和睦於後。及檢娃不孝，則又縱令伊女與金來娃苟合，併欲殺李而贅金。及被檢娃看破，有要殺兩人之語，彼老龜者遂商同來娃將其婿網打致死，此亦丈人行中所僅見者也。夫女即適人，則其身已在本夫勢力範圍之內，此非可隨時改良者也。乃為之岳者，竟欲開為公共馬頭，許其迭相占領而姦此女者，亦遂視為長江流域可以彼此通商。彼本夫自有之權利，一旦姦婦欲自由，姦夫慾平權，不惟損其名譽，亦復大違公法。是以得其影響，立形衝突，憤然有革命流血之思想。而其岳與姦夫本有密切之關係，不甘以身為犧牲，聞此風潮，立成反對，逞其野蠻手段，必欲

達其目的而止，而本夫李檢娃遂立斃杖下矣。姦婦李苟氏供稱通姦屬實，謀殺不預，猶狡恐供避就，仰再研訊確情，按擬招解。仍候督撫憲暨泉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延安府稟

據稟已悉。此次延安河決爲災，城隍被囓，自應亟籌修復。經該守核實估計，防營助工僅需銀三百數十兩。又念庫款支絀，不請於上，民力拮據，不派於下，先自捐廉五十金爲倡，而令八屬令尹分別捐資，共得銀二百五十餘兩。所短不過百金，擬在膚施水利歲修本銀項下動用。又據稟稱“黎稱城東清涼山諸寺頹敝不堪，屋漏牆傾，佛像露立，此次山門亦爲水囓，業由該守飭令防兵畧加修葺。若論應有盡有，則非千金不辦”等語。閱稟不勝嗟惜。現當新政繁興，誠不能佈施金地。然西人避暑，雅愛林亭，海客來華，留心舊物。清涼一山，實延安之奇勝。船山所云“誰能大笑空諸有，化作前朝土一堆”，巧匠所營，永不復見，亦猶投秦銅於爐火，擲漢玉於重淵。外人聞知，亦必笑我不知珍異舊物也。故是清涼山之宜修葺，非佞佛也，爲存古也。古人云“學書不成，應學畫；學畫不成，而學塑”，今天下殆無塑手矣。留此古蹟，以示將來，倘亦德人瓦爾德西取塞變觀音之意乎？本司昔曾兩遊山寺，至月印泉、環翠亭，流連徙倚而不能去。爾時殿宇雖荒寂，像設尚完好也。茲聞頹廢，怒焉心傷。又念前年興辦延安水利，前守請款萬金，本司由北山起家，知其虛糜無益，特將已發之款提回七千金，以示撙節。今即於此款內撥銀六百兩，以百金助修隄工，勿動膚施歲修之本，以五百金補修清涼山諸寺，以存古蹟而慰山靈。舉世維新，豈可無人存古？惟該守與吾同志也。此繳，夾單存。

批長武縣稟

據稟廩生王思恭種種不法，應卽斥革衣頂，嚴加管束。至胡森川，最不可赦者，是其父允恭與胡建業口角後，伊竟將其父推跌崖下身死，藉屍訛錢數十串，似此逆倫重案，究竟出於何年何月何人任內？該令既將逆案舉出，而僅作為過脉文字，別舉輕罪數端，稟請鎖繫二年，豈以逆案無人告發難於擬辦故，為是從權了結之計耶？胡森川著痛責千板，鎖繫十年，期滿查看稟奪。仍候臬司批示。繳。

批臨潼縣詞訟冊

聽訟之事，千形百態，有有趣者，有無味者，有極討厭者。大約百案之中，有趣者不過什一，無味者什六七，無味而又討厭者什二三。不能問案者，一味茫然，不必論矣。能問案者，不難於審有趣之案，難在審無味而討厭之案。非不明也，非不決也，身坐堂皇，遇此極討厭之事，先存一不耐煩之心，無暇推求，三言兩語，喝令具結，內問諸心，實亦不甚清楚。彼持牒來懇者，不覆控必上控矣。故做官以耐煩為第一義。正如舉子作時文題目，宏深濶大，有工夫、有才氣者皆能見長，必須能作無味題目。他人不能生發者，我獨做得津津有味，方是真正好手。此冊臚列八案，無一稍有趣者，咬得來無味，轆轤得討厭。而能平心靜氣旁敲側證，究底尋根，務期盡得其情，然後以片言折之，使誦張者無詞可遁，吁不易也。非過來人，不知此中甘苦。吾嘗謂，案非聰明人不能問，非英爽者不能結，然才大而心不細，轉不若沈實謹厚者之推敲入里也。若夫天分高、更事多，而又不厭鄙瑣淆亂，一一為之分清理白，牧令雖衆，能有幾人？。繳。

批朝邑縣詞訟冊

一冊七案，案案持平，斷法嚴明，敘次周到。趙科新、胡許氏兩案，尤為快心。國僑衆，

毋包老、閻羅兼而有之。繳。

批興平縣詳

秀才在家無事，聞有無名男子落井身死，經井主殮埋，遂勒令一人冒充屍兄領屍訛鬧，可謂奇想天開。若科舉不停，此等秀才不幸而中，天下事尚堪設想耶？案經驗訊明確，屍爲張永春，認領實係其弟張昇升子之屍。而廩生楊韶春主使，訛鬧之楊義順自認被逼誣告不諱，此等小事，一詳了結，仍將楊韶春隨詳斥革卽得，乃事分作兩詳，費詞無算。引例六條，內有一條威力主使人毆打而致死傷云云，尤與此案判若膺背。獅子捕兔用全力，人笑其愚。博士賣驢，盡三紙卒未成卷，文章之與公牘真有不能相通者耶？楊韶春准卽斥革衣頂，嚴加管束。惟查其兄楊廉法亦係生員，廉法嗾發於先，韶春乃教唆於後，及訊明被押，廉法畏罪潛逃。來詳竟度外置之，未免疏縱。仰再查訪年貌，另詳斥革。兩家爭一死者，必有一虛，一家出兩生員，同歸於盡，必如此而後一了百了也。仍候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併須補詳學院。繳，二詳粘連。

批榆林監釐劉令汝訢稟

明白透快，見得到，說得出，辦事是老手，作文亦是老手。應卽一切照准。所有現設監卡，概歸府神葭，百貨釐局兼收，卽以該令就近接辦。俟該卡釐員田令祖培一年報滿，卽行歸併辦理。田令未滿年以前，監卡暫仍其舊，該令亦毋懈其勤總之貨鹽併收之策。自該令倡議，應由該令實行。田令已是殘局，必劃清一年界限，方好比較盈虧，該令當知此意也。現在麟游出缺，應以該令請補，勉之。此繳。

批咸甯縣西木頭市鄉約靳大發呈詞

此案臬司批云“羅觀察修蓋房屋，詎肯越界侵佔街道，所呈殊難憑信”。良以恃勢霸佔，乃鄉間棍痞所爲，豈有官至道台而肯於所買房基之外任意擴張，甚至填築陽溝，妨礙車道，損人利己，太覺不情。不情之事，其誰肯信。不准。

批白河釐局吳牧稟

據稟已悉。白河救生善舉，該直牧捐錢百串，在他人爲難得，在君子特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紳商公稟，欲令以後釐員永以爲例。該牧解囊自助，而此後或捐或否，聽之後人，此等處最愜鄙意。人欲善，誰不如我，聽人自便，在己不矜，君子中庸之道也。惟此項錢文，歷年釐金，委員俱有捐助隨用，似少居積之能。若能存放生息，年年用子而不用母，則更善矣。此繳，清摺存。

批咸甯縣易令國勳詞訟冊

該令問案公允，固不待言。末後兩畫匠興訟，判語用“畫墁求食，凶終隙末”，極爲雋妙。而造句未工，今就原本改之。云“同此畫墁，大都志在求食，忽焉隙末，豈知訟必終凶”。事莫繁於首縣，尤莫繁於藩司，首縣作四六，藩司改之，可謂好整以暇。繳。

批鳳翔鹽局孫牧稟

據稟鳳郡原設巡鹽勇丁，經上年裁汰後，猶存三十名，什長三名。現既興辦警務，足資彈壓，請再裁什長二名、巡通十名，月省銀四十兩有奇。該守自謂所省無多，本司深爲佩悅。

何也？吾見辦團練募巡勇者多矣，斂錢招致所爲者何？無非本官出門，前呼後擁，聳夾道之觀瞻。上司過境，左站右立，類盆景之擺設。無勇而請募勇者有矣，有勇而請裁勇，能不於該守嘉嘆深之？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洛川縣孫令詞訟冊

斷事平允。王學盈一案，爲堂嫂招夫，謂其甚於陳平盜嫂是矣；逐嗣子歸宗，謂其忍於郭巨埋兒則未免太過。此由貪對仗遂稍乖事實耳。擬改“嫂無夫而爲招夫，已故兄未必不生妒忌；已有子而逐嗣子，本生父居然包管來回”。今日閱判冊，改兩隔對，大似作塾師時光景。繳。

批咸長二縣會稟

據稟已悉。前因河東餉員趙、時、袁、沈四雜流奉解甘餉，騷擾驛站。及其銷差之日，反敢捏情妄稟，謂所過陝境無一兵役護送巡防。由山西鹽院咨院行司，經本司詳明“河東餉員入境時嚴查，一次如有挾帶私貨，卽行扣留。所需車輛照章給發，不准加多”。茲當立法之始，果有河東餉員沈春圻私帶蘭州水菸十一箱、多索車輛情事，既由東關釐局查獲，應卽扣留充公。沈春圻未見嚴批，仍狃積習。既經充公示警，姑免詳請咨參。吾陝令出惟行，誰敢曰不知者不坐？該員適逢斯會，亦可謂命薄者。當災以後，再有似此，則不但私貨充公，定卽詳參革職不貸。此繳。

批鳳翔府縣會稟

查各屬開辦學堂無不竭力殫精，苦籌經費。鳳翔大郡富庶著名，該守令乃欲在餘鹽變價項下撥錢三千串興修學舍，未免過於討巧。設當日不辦官運，即辦官運而並無溢出之鹽，鳳翔學堂不將長此停辦耶？況去年派銷官鹽，欠繳價銀為數尚鉅，竇鷄尤收少欠多，此乃報部正款。設有虧短，尚須以餘鹽抵補，各該員方能自顧攷成，是此項變價錢交斷不准挪用。本司一生不取巧，不佔便宜。試思上年派銷此項鹽斤，尹守及周令、張令等費無窮氣力，始能傾倒出之。而官本二十餘萬金，始有璧返珠還之望。及該守令先後到任，則八節灘、九折阪早為他人歷過，無復牆傾軸折之虞矣。是人為其難而已居其易，人救其敗而已更欲坐享其成，本司深為不取。況鳳翔餘鹽變價，一概隨同鹽本解司，以重公帑。學堂經費，仰即從速另籌，毋得延玩干咎。切切。此批詳請撫憲立案。繳。

批雒南縣丁令禧瀚稟

貴姪女守義殉夫，足為女婦之式，亦是門楣之光。有司照例請旌，假藉貞賢，激揚風化。有是人而舉是典，不如此則心不安。來牘殷殷，以高堂痛孫思子之情於茲少慰，皆大府表微闡幽之力推暨使然。此則孝子之心，因順親而愈思獲上，其實當官之誼，不揚善而何以勸民？蔚矣其文，心焉滋愧。繳。

批漢中府稟

陳思周，著名訟棍，積案如鱗。兩次責遞回籍，輒敢復至漢中逞其故技。該守捉獲到案，僅請鎖繫五年，何其輕也？陳思周除前已面刺“訟棍”二字勿庸再刺外，應重責一千板，鎖繫鐵杆巨石十五年。期滿，察看稟奪。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鹽田縣詳

斷案須通達，事理不通，人未足與議也。此案王兆智以冒拉嫡族控王從首等到司，本以為必無此事，而不意竟有此事。在被告王從首以愚民而受賠糧之害，拉扯臨潼人承藍田之糧，不足深怪可怪者。胡署令不管王兆智是否絕戶本家，竟令臨潼之百姓納鹽田之荒糧，可謂糊塗萬狀。詳稱藍田王姓有絕地一頃三十畝，地荒糧懸，始由戶首王從首賠納，繼而從首無力賠交，則由糧差傳金墊納。從首因傳金墊納無着，則于絕地內擇腴田二十一畝畀之。此外頃餘，磽確之地，無人開種。則誣稱臨潼王兆智父子是絕戶近門，不問此地已墾未墾，控請比追。胡署令將兆智之子既枷且打，勒令具結認糧。迨經上控，發交該令覆訊，一切情形俱已洞悉，斷令糧差傳金將一百三十畝絕地一齊領種承納此糧。前後兩任，胡令真黑漆皮燈籠，該令則長明琉璃鏡也。蓋傳金取腴留瘠，永食二十畝肥田之利，而荒糧之害貽之他人。勿論臨潼人不受，即絕戶真正族人誰肯受者？傳金承墾，則肥瘠利害全歸人而天下無事矣。非漆之黑不足以顯雪之白，胡令為該令烘托不少。繳。

批白河縣訟冊

此冊潘世貴控余澤膏一案，判稱“澤膏欠世貴錢七十二串、銀十三兩，前經訊斷限五日還清，銀錢併計，已遵還弱半，下欠四十八串未還。膽敢捏情上控馮萬邦”等語。做官的人，遇事總要持平。馮萬邦者，乃澤膏欠戶，捏寫撥條。該令真假未分，即斷令以撥抵欠，以致激成上控者也。吳直牧詳文說得清清楚楚，而該令猶謂澤膏捏控馮萬邦。吾不知余、馮兩造誰捏誰不捏也。今馮姓應還余姓之錢與穀，除前後私讓、官讓外，以二百餘串之債，僅令馮萬邦還錢六十串而止。而余姓還潘姓之錢，則必箇箇皆圓，絲絲人扣，此本司所不解也。吳牧所斷馮姓六十串錢，並未聲敘交案與否，萬一延抗不交，該令賺余姓上控丁差，恐未能以

比追澤膏者復爲比追馮姓也。存私心，昧公道，何以爲民父母？如不改過，危矣哉。繳。

批白河釐局吳牧詳

此案干令一點不錯，周經略可惡已極。來詳請飭縣隨時查看，稍形輕緩，仰干令即將經略逮案，枷號兩箇月。期滿，打五百板，交保管束，以正誣告之罪。餘如詳辦理。繳，原詞存。

批白河釐局吳牧詳

查閱來詳，敘述清楚，剖斷公平。中間查對字據之筆迹，添傳居間之活口，具得要領。而無情者，遂不得盡其辭。詳尾以余澤膏指控丁差，業經戒責，應否再懲誣告，請示遵辦前來。夫誣告之案，有本有末。此案余澤膏以馮萬邦父子抗債不還，控經干令審訊馮萬邦僞造包穀撥條三紙，謂余姓有撥無交，干令以僞爲真，令其兩抵，此澤膏上控之本也。牽控丁差，則其末也。如果馮姓之條不假，則科澤膏。不但誣馮姓、誣丁差，並且誣及干令不公，不明此必須反坐重懲者也。今經該直牧審明馮萬邦欠錢屬實，而所持之九條全係子虛，則餘澤膏不得謂無冤，而上控之根本已站得住矣。牽控聳准乃上控通套文字，既察其實情之不謬，則通套之罪，薄懲即得，不必議加。惟馮氏父子始以一分地當給余姓，得價一百七十九串，嗣又另借錢三十五串、糧六石五斗，欠價不歸，哀求余姓減讓當價六十串，下餘一百十九串另立票據三紙，既而終抗不還，反捏撥條抵賴。來詳有扼要四語云“馮氏撥穀之條假，余氏、索氏之票真。余氏概讓之數多，馮氏藉延之日久”。就此四語斷案，馮萬邦之罪浮於余澤膏數倍。而萬邦承人周急於前、概讓於後之情，不但久久推延，而又捏據抵賴。干令憑僞造數紙，不傳中證，遽許項抵，縱非偏謬，亦係粗疏。是餘姓之上控可原，而馮某、干某各有致控之

由。雖輕重不同，均屬可恨。此次訊明結案，馮姓應還之錢只令持出六十串而止，其前借之三十五串錢、六石五斗糧，一概令余姓情讓，而昧良捏據之罪，併予寬饒。該牧於此案明若然犀，所以不無遷就者，豈非以坐干姓之堂，翻干姓之案，於其原斷左袒之馮姓不肯遇事勘懲，而於上控丁差之余姓不能不捉其錯處，好在情節顯呈紙上，愈服該牧具有內心。此案澤膏前後讓馮姓錢一二百串，又經戒責，卽勿庸議。馮萬春太覺便宜，仰干令於奉批後將該被告萬春逮案。諭以一懲一罰，聽其自擇，如願受懲，則枷號一月，滿日，打五百板釋放；如欲苟免枷責，則將錢三十五串、糧六石五斗一併交案，充作小學堂經費，仍將遵辦情形具報查攷。速速。此繳。

牌示

調補西安府知府光昭著到新任，准補鳳翔府知尹昌齡卸署西安府事。本應飭赴新任，惟該守現辦學務、燭務、釐務、新軍工藝諸要政，正資得力，難可息肩，早經稟商撫帥將該守暫留省城，以資臂助。本司老矣，腹心臂指，深賴諸賢，惜別留行，事非得已，知己喻之。此牌。

札定遠廳

爲札飭事。照得地方之美利，以貨產爲宗；貨產之振興，以工藝爲本。陝省民俗苟安，不知工作。故贛之磁、晉之鋼，每歲行銷本境者，不可以數計。該聽到任以來，留心工藝，因舊有磁、鋼二項，竭力提倡，去其土法，教以新式。雖不能遽臻精美，已變其粗陋規模。前將新製磁器呈驗到局，業經本局批示嘉獎在案。今該廳瓜期已及，忽又留署，皆因此二事欲資熟手，俾竟全功。若使後效無成，則今日留之，隨時仍可去之。合行專札飭知。爲此札

仰該廳振刷精神，認真興辦，務使陶冶日臻精美，鐵礦日益開闢。本局注意於斯，斷非發一通稟、呈一樣範，即可搪飾耳目者也。磁窰、鋼板均以製造之精粗、多少為實馮斷，不能敷衍，亦無待密查。奉札後即將現在磁、鐵兩項如何求精，如何推廣，推廣必須添本，求精必僱良工，先將籌畫情形詳細稟報。本局兩三月後，必責實效，萬勿油滑敷衍，自干譴撤。勉之，慎之。切切毋違。此札。

批臨潼縣張令稟

張生金欠人牛價不還，互毆微傷，竟敢誣稱王大娃等賁夜糾人踏門入室，毆傷事主，搶去銀兩。如果屬實，罪當大辟。今經質訊明確，全係子虛。來稟僅請照張喜龍、史國珍之例，於枷責後牌示案由，鳴鑼游鄉示眾，尚嫌輕縱。應於游鄉後，再加鎖繫二年，以儆誣陷。仍候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高陵縣詞訟冊

敘事詳明而微冗，斷案平允而嫌寬。繳。

批商州客民李華鴻控詞

爾以商州客民在寶鷄縣佃林割漆，會首曹義祥等將官會漆林佃爾賺割，僅取錢二串五百文。旋因爾伐樹七根，竟苛罰爾錢二十串，又將漆林另佃他人。因爾尋會首評理，許爾另割菩薩山之漆。割猶未畢，又將爾私刑吊拷，勒交所罰錢文。又將爾已割之漆值錢二百五十餘串，一並化為烏有。及爾控府發縣覆訊，反將爾羈押不放等語。所控荒唐已極。爾僅出佃錢

二串五百文，竟能割二百五十串之漆。彼會首何不自割，本地人何不自割，而甘以百倍之利讓與客民。當招佃之時，早已言明任爾伐樹，及樹被伐則又以偷截相誣，似此橫蠻，尚有何理可講？乃爾一投會首，則又以菩薩山之漆樹作抵，何其前逆而後順也？迨爾在菩薩山割漆，則又用栽誣故技將爾吊拷勒罰，該會首等非瘋非痰。何以忽好忽歹至於此極？蔡令為吾陝最慈最明之吏，如爾言不虛，必能伸冤理枉。乃將爾既責且押，冤上加冤，尤為必無之事。爾商州客民，刁惡是其本性，誣告是其慣技，仰蔡令將此案訊斷情形錄詳具覆，聽候察奪。詞發，仍繳。

批華州褚牧成昌詳

本司近來久不讀律，然律意則必知之矣。此案秦田旺供稱“實係變奸情熱，商謀同死姦婦、姦夫並卧於鋤刀之下，女靠里而男靠外，奸夫引手攀刀向下，刀為女隔，不及男頸，故女死而男猶生。當經房主聞聲趨視，拖拽出鋤。若稍緩須臾，姦夫既決意同亡，必不負心獨活矣”。來詳謂此案若覆審無異，應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殊屬紕繆。兩人同謀，謀殺己也，非殺人也。乃自盡也，無所謂加功也。凡彼人殺人，而此人從旁助之，則為加功。試問此案有另殺姦婦之人耶？此詳若該牧自作，則書生可原。若刑幕所為，即日辭館為妙。仍候督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格、結存。

批山陽縣劉令廣年詞訟冊

近來山陽判冊可稱能品，每案依律准理，執法原情。問之民，自謂不冤，即達諸部，斷無可駁。此冊薛景福唆瞎子告狀，陳知正請瘋子教書，該令懲斷得宜，深為嘉悅。第一案周劉離婚，尤屬允協。再本司專看判語，以後各屬六項月報勿庸賈送藩司，以省紙筆。繳。

批長武縣李令煥稟

該縣向來差隨糧行，每糧銀一兩，加徵差錢一串，民以為苦。今年由該令稟請核減，每兩徵差錢六百文，綜計每年里局進款、徭錢息銀兩項，併計可得錢六千串。該令擬每月攤錢五百串，有盈無絀。截至本年八月，止通共餘錢七百七十餘串，業已盡數買糧備荒，得麥七百七十餘石，辦理至為妥協。惟來稟未計閏月，嗣後凡遇有閏之年，即當用勻閏之法。好在滿年所餘，總在千串內外，不患不敷也。又據稟稱“歷年民欠差錢其二千四百餘串，其間逃亡故絕者居多，請將光緒二十九年以前民欠差錢一律豁免，以絕擾累”等語。此事若出自他縣、他人之口，則官話萬說不去，一則恐本官沽名討好，有礙催科，二則恐名豁而實不豁，官免而私不免，徒供局紳、戶首糧差之中飽，而民不沾實惠。若該令則所言皆實，全不慮此，應即一切照准。惟不准他處援以為例。其三十年民欠差錢，仍應實力催收，不得拖延蒂欠。抑本司更有慨者，東、西兩路州縣雖肥瘠不同，而差事之多寡則同，車馬酒席之支應亦同，何以長武每月以五百串辦差而有餘，其他大縣以一千串辦差而猶或不足？雖云局面之闊狹稍殊，亦不應懸殊若是，總由過境之丁夫揣肥需索，辦差之僕役借事開消。應通飭各屬查照長武里局辦法，一律撙節支用，以肅徭政而惜民脂。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道批示。繳。

批畧陽縣桂令超稟

教民誠屬可惡，然非該令平日軟弱無能，何至於此？本司風聞前因豬釐之故，僅僅三百文錢，該教民除抗不遵完外，該令反花錢二十餘串放鞭掛匾以謝之，媚教長刁，一何可恥？馴至今日，彼教直視該令不如奴隸，一干涉教民之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汲汲皇皇上稟請示。試問何縣無教民，何以該令獨丁其酷也？本司不管。繳。

批臨潼縣張令運魁稟

坐賈土釐，亦吾陝籌餉之一端。和義長掌櫃爲誰？竟敢倚其內東命婦之勢，抗幫抗傳。抗幫則撓敗大局，抗傳尤目無官長。仰即勒傳該鋪掌到案，嚴加責做，勒令一律認捐。如再抗違，即將該號查封，以懲商蠹。其關山各鎮，凡有帶賣煙土者，均一律查照田市辦法，幫行助餉，勿任奸商狡抗，俾衆效尤。切切。此繳。

批鎮安縣知縣姚熙稟

此案網客張源興具報被竊賣貨銀三百兩，族人託帶銀二百兩，由該令緝獲竊賊馮記和到案，供稱“實只竊得三百兩，當即用去十二兩，餘存李繼朝家中。當面過稱重十八斤，以後陸續取用，僅剩十一斤十二兩”等語，又稱“行竊之時，與董老大同行。贓銀交伊持出”，而董老大堅不承認。查此案失主所報與竊犯所供差銀二百兩，而董老大之是否同竊，與李繼朝之是否窩藏，礙難定斷。以本司觀之，銀數以竊賊之言爲是。大凡失主報贓，鮮有不加多者。張源興受族人張光燦之託，代寄二百金，不幸而中途遇竊。報案之時，早存脫騙之意。本只三百金之贓，而詐稱五百。且必申明族人託寄。萬一贓賊不獲，則以光燦當其災而已，所失不過百金而已。如其獲賊，追藏三百金，原璧歸趙，則可借前報五百金之案據，坐昧光燦之銀。是有此一竊，而坐得二百金之利也。吾何以知之？則以源興所報，乃一人之言。而記和所供“竊銀出門，查係六封，當取十二兩兌換，餘銀持至李家，同面過稱重十八斤”等語。查市肆交易率以五十兩爲一封，六封恰得三百兩，三百兩爲十八斤十二兩。該賊用去十二兩，適符十八斤之數。且有李繼朝一同過稱可證，此不能矯誣者也。兩兩參觀，顯係失主以少報多，斷非竊賊以多爲少。仰即飭令張源興領贓回籍，並移明該原籍地方官毋許該網客移禍族

人，昧吞寄款。至記和指董大為同竊，此必狹嫌誣陷。何也？董大如果同行，明明竊得三百金，豈能毫不染指？今由馮記和獨自寄頓，獨自花消，則可決為獨自偷竊矣。李繼朝寄頓贓，誠亦有咎。然並未分贓少許，則非窩戶可知。應將繼朝、董大一併釋放，以省波累。馮記和除答責外，面刺“窩賊”二字，鎖繫三年。期滿，查看稟奪。餘照所稟辦理。繳。

批潼關廳舉人陳同熙、蒲城縣增生王其昌稟詞

兩生為本司心賞之人，常常在念，時時掛口。今秋選送高等學堂諸生東游，所以未及二生者，因久不見賈，恐其留京未歸故也。今得來稟，以有志游學，無資辦裝，懇祈資送前來。如兩生之英年美質，東瀛就學，足為關輔之光。俟來年攷選師範生出洋，定招兩生來省，一並咨送。華州褚刺史，學有本原，貫穿今古；華陰崔大令玉堂小謫，篤雅多文，兩生在彼可虛心求益。時至於今，擇善而從，誠為當務之急。然今之所謂新學者，學人之美，併其醜者而亦學之，去己之短，並其長者而亦去之，不分事勢之緩急，不揣程度之高下，人人自命為識時之俊傑，而其無識與八股諸公同，而禍且益焉。此可為長歎息者也。吾陝學人幸無此習，將來諸君出洋，文武、實業總期各有一得，而終身不忘為大清國人，則善矣。老夫灌灌，久為少年訕笑。然可言者不與之言，如失人何？此批行華州褚牧，轉致兩生知之。

批延川縣歲貢張清泉稟詞

閱稟不勝嘉嘆。北山蠶務荒廢久矣，該生獨能著書立說，手自植桑五百餘株，以提倡風氣，洵屬讀書有得，行義於鄉。仰再聯合同志，倡率鄉人，以竟全功而興大利。他日蠶業日盛，定當詳請獎敘，以示鼓勵。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紳協助，則勸誠徒勞；紳不得官提倡，則愚迷弗信。應鈔稟札札知該縣陳令督同該貢生，廣為勸導，普植桑秧，務使人習蠶功，戶

沾絲利。北山瘠土，庶幾漸有轉機。仍通飭延、榆、綏、廊各屬，一律仿照興辦，勿許視為具文，自干譴撤。切切。繳。

札興安府

札興安府黨署守知悉。照得該府所屬之白河縣上控獨多，及經發委覆訊，雖有控情不實者，亦有原斷失平者。夫以上控十起而有五起不虛，從可知縣斷千案必有五百案失平矣。如謂民好訟，何以尹守住白河時，絕無一起上控？又何以他縣上控皆少，而控干令者獨多？干令並非壞人，而信任家丁、牢丁牢不可破，此不但負殃民之愆，抑且有違旨之罪。合行札飭，札到仰該守嚴切查明該令是否能勝白河之任，劣丁蠹役是否仍前橫恣，據實稟訐，勿稍徇庇。本司與干令何嫌？惟念天下小人之有才者，皆可器使，好糊塗者最足誤公，不能矜一人而害百姓也。切切。此札。

批磚坪廳李倅聰稟

該倅尚係關中能手，既能問案，又能辦事。此案係該倅二十五年以前署理斯缺時，捐置養濟院一所，歲收租稞二十餘石，分贍貧窮。此次實授聽缺，查及前稞竟為佃戶杜芳楷乾沒八十餘石之多。一經查究得實，該佃戶情願贖地、賠稞、認罰，三項併計得錢七百八十三串有奇。此二十餘年以來，無人過問者。該倅追而獲之，可謂能矣。惟現值興辦學堂籌款維艱之際，該廳有此鉅款，與其喂養無用之人，何如培植有志之士？經曰“有舉莫廢”，養濟院租稞除杜芳楷贖回杜芳春原賣之田七石外，尚餘稞十餘石。即以此稞收養貧民，無須再為推廣。其現繳之錢，一律撥充學堂經費，似屬妥叶。該倅此稟，不但辦事敏練，文字亦作得甚好，應登奏報，以志欣賞。仍候督撫憲暨各衙門批示。繳。

批興安府詳

如詳銷案。天下勿論家事國事，皆壞於好人者居多。好人者，老實無用，毫無道理之可憐人也。湯太守曩在清秘堂，堂吏、門子無不笑之。嘗冬月衣白狐袍掛入署，鑪火正熾。湯本近視，以鑪爲凳子而坐其上。火炎臀下，狂呼而起，此庚寅冬間事也。此案湯守未生子之先有過繼胞姪鴻釐之語，並未書立嗣單，斷而次妾生子。如不食前言，則親子固子，猶子亦子也。如謂已已有子，從前又無過繼明文，則須將鴻釐繼嗣一層，於生前貽書族衆，授簡妻孥，申明並無其事，以絕後日爭端。乃默無一言而死，鴻釐成服發喪，自滇歸秦，開銷八千餘金。繼又爭襲世職，以致兩妾不平，公庭構訟，而鴻釐敢誣其胞叔與兄妾奸，非湯守至愚極庸，貽謀弗善，何以致此？今經該守斷令鴻釐歸宗，除前已得稞三十石外，復令兩湯黃氏再分十八石予之，永斷葛藤。釐前已花去八千金，今又得稞四十八石，本無繼嗣之事，而有誣讎之仇。所得竟如此其厚，上天果有雷霆，鴻釐其不沒乎？天下人如湯公者多，天下事如此案者亦多，此學堂所以亟宜備設，而教育之所以不可緩也。嗚呼。繳。

批咸陽縣楊令詞訟冊

先述案情，次申駁議，確中要害，直抉隱微。魏天福一案，發覆懲奸，尤爲知明處當，應登報以供衆覽。惟第三案劉志成之妹許牛志魁爲妻，既受聘而女卒，牛請還聘，弗許，致攔擋車牛涉訟。該令既云咸陽鄉規有女死退半禮之說，即可當堂立斷劉還半禮，牛返車牛，何等直捷？乃又斷令志成等請同鄉地村老秉公辦理，何其太不爽利？繳。

批畧陽縣桂令超稟

該令做出如此特別不通之稟帖，無怪教士以茶碗擲之。使蘇子美在座，必曰“異乎，不中”。譬如懦夫悍妻打鬧得不成模樣，必非一朝一夕之故，皆由其初媚內討好，有怒色而即長跪不起，博歡心而遂加級請封，迨至獅吼難堪，而始向人哀鳴訴屈亦已晚矣。該令之於教民何以異是？向便無放鞭持匾諸醜行，該士何至披猖如是耶？既據逕稟。仍俟督撫憲及洋務局批示。本司仍不管。繳，清摺存。

批西鄉縣閩令佐堯稟

來稟於罪犯習藝一事，辦理極為得法。惟該習藝所工程已費錢四百餘串，皆由縣公墊發。稟稱俟將地方前存餘款追出彌補，所存何款？究有若干，追自何人？何年侵蝕？稟詞含糊，殊蹈州縣油滑習氣。認真辦事者必先籌的款而後動工，既有可追之款，則必稟明著追。遇事捐廉，乃一人要好之心，非經久之法也。至罪犯習藝，即古人城旦鬼薪之意。滬上西人，凡遭事管押者，罰作苦工，與學徒習藝者不同。來稟謂“鎖繫之會匪、竊賊，應否卸去鍊石，以便工作”。查此項鎖繫之犯，大半稔惡之徒，去其石杆，立可免脫出外，生事尋仇，仍歸於該令不了。吾華人格尚未到歐美地步，學其寬弛，難化狼心，不必在惡人身上施恩惠也。繳，圖、摺存。

批鳳翔釐局徐令普賀壽稟

君子令詞，吉人善頌。過情之譽，何德以堪。昔我先公不樂壽讌，垂為家誡，敬謝親實。增祥忽不自知，遂躋六十，滑稽慢世，方朔未是，歲星膏火，自煎孫卿，常無暇日，白無可鑷，緋已在衣，無稱固先聖所羞，驟貴亦哲人所懼。按行境土，何功下濟於蒼生；歷數生平，無事不慙於君父。世皆言新法，而身是舊人；世皆喜少年，而吾今老矣。聞後生之謗議，唾

面心甘，誦先儒之格言，通身汗下。閱歷深而鋒鋦退，雖無缺折之患，而亦無剗割之功；意氣少而智識多，不為小人所排，而又為豪傑所笑。疚心何限，獻狀無欺，顧我寅僚喜為標榜，酌相如以仙露，楊吉甫之清風，人以文傳情，同年永回憶。人關歲月廿有二年，看鏡勲名，百無一可，晝眠東閣，誤見懶而稱高，賭跳南岡，殆因頑而得健。自處下中之品目，從無哀怨之交章。比跡端明，何止一場春羅，齊名夢得，居然兩樹冬青。聊寫風心，敬還謙版。

批鳳翔縣彭令詞訟冊

案案平允。最後傅太和一案，老奸肺肝，灼然如見。判詞準情酌理，煞費苦心。此等奸徒，務宜破其所恃。彼所恃者，老耳。應飭蔡令將太和管押，勒令照鳳翔原斷完結。如再恃老抗延即梏其頸，再延則撻其手，再延則封其所開之票房。爾鋪世傳，取龜溺之法，須以明鏡照之，斷此等案，更非明決不可。判詞登報。繳。

批興平縣王令稟

准如所稟，將該革舉劉錫純鎖押縣廳，勒令將劉坎坎等二犯交出，方予保釋管束。不然，永不釋放。至該縣學堂至今未辦，皆由該革舉阻撓使然。茲該令變通楊令捐章，籌集經費甫有端倪，如再觀望慳延，致稽學務，即將錫純提案，笞臀梏頸，借以儆覺冥頑。此天下通行之要政，士子進取之初基，興平士流獨能屏身化外乎？如人人慕效劉錫純，必致人人永無開化之日，興平人士何至如此不堪乎？仰將此批諭飭闔邑紳耆商富，迅速釀資開辦勿延。繳。

批石泉縣詞訟冊

第四案，據稱蕭德禮與汪瑞生素識，窺瑞生不在，撞入內室，與蕭德禮之妻胡氏調姦，瑞生回家棒毆云云。果如所云，是蕭德禮調戲蕭德禮之妻也。該令如此發昏，殊出意外。繳。

批長武縣李令煥墀詞訟冊

該令每月判冊多多益善，即此可見辦事切實，無一毫躲閃，嘉歎深之。繳。

批畧陽縣劉令欣曾稟

該令辦理釐金，能察人所不及，言人所不肯言。讀書人，有良心人，固自與俗吏不同也。據稱“略局水陸兩路藥材皮貨輕重懸殊，請酌量變通”等語。此事同一貨物而畸重畸輕，殊乖莊生齊物之義。他無辦法，惟將輕者加重，使水旱一律，商家得均平，公家得利益。仰即會同新任略陽縣劉令慶年，酌定加抽數目，會銜出示，曉諭商民，自本年臘月初八日起，一律照加。俟畧局辦好，即飭各局一體照辦，仍將改定章程、示稿迅竇本局查攷勿延。繳。

批雒南縣丁令禧瀚稟

一日接該令稟牘三通，瓜代有期，葺牆不懈，去如始至，不減叔孫氏之賢。三稟亦如麻源三穀，步步引人入勝，看此等公牘，與看好詩詞同一悅心也。種樹稟，昨已批發。此二牘，一係遵設罪犯習藝所，其款皆有縣公捐廉，興辦章程表冊，條理秩然。其宗旨先從賤而易售者習起，利薄可養身，利厚並可養家，至於身家懼贍，則不至因飢寒而起盜心。工藝有成，更不至因游惰而倒溝壑，深得立法之意，實為造福之源。惟所中習藝者現有幾人，未據申明。所稱頭役張昇、柳榮昕夕在所不辭勞怨，天下無論貴至何品皆有壞人，無論賤至何等皆有好

人，役之能仍由官之威德服人耳。應如所稟，由善後局發給九品功牌各一張，以示獎勵。其增設中學堂一稟，則又出其所學以成就後進。所言皆箇中人語，其事決非門外漢所能。臚舉四端，曰籌集經費，建置堂基，增添科學，選訂教員。該縣本有一高等小學堂，今更立一中學堂於其上，俾雒之人士不出鄉邑而得昇階，豈惟嘉惠邑人，並分吾高等學堂之勞力也。若縣縣皆如雒南，關內人才，十年之中，千百立就。惟事方經始，琴已改弦，後任雖長者實不嫻於學務，譬如時文，金陳作小講，而二等秀才作前後八比，則不如勿作之為愈矣。該令現為督憲奏調過甘，而臨行作此愛不忍釋之文字，本司為此事竟夕失眠。欲相留，則節幕需才；聽其去，則學堂可惜。沈思十刻，仍以該令留署雒南成此美舉。督憲篤念秦士，亦必暫虛蓮幕，重展瓜期。仰即坐言起行，按照來牘，所陳次第經營，一一做到。勸辦學堂，非將全副精神費貫注其內，不能觀成。增祥能知之，能言之，而百端交集，自愧力量不足。省城學務獨賴冰之仲錫敬之吟海數君子，畢力匡助，始有孟晉之象。雒南中學堂付之足下，期以三月落成。增祥與有光矣。先此鳴謝。繳。表、冊存，二稟粘連併發。

牌示

白河附生李夢彪，前因其故父借用官錢係其師姜善繼經手，慮善繼追索，遂附和羣不逞之徒告訐其師。案經提省，問明善繼被誣屬實。本司以為其父即負欠公項之人，該生控師，不啻自控其父，批飭洵陽縣查取年貌，具詳斥革。而該縣辛署令形同掩殍，半年之久未見縣詳，而該生反來高等學堂投攷。綜閱兩場文藝，不無可取。然欲以能寫能作之功折其不孝不弟之罪，重文輕行，遺本取末，豈惟背教諭之宗旨，抑亦敗學堂之聲名，本司不敢出也。仰該生持批馳回洵陽，長跪師門，涕泣請罪。姜紳長者，若肯代為稟祈收錄，則庶幾可以為學生，亦庶幾可以為人子。本司教人，先從本原上說起，文藝何足道哉！

批藍田縣孫令培恩稟

該“敬信當”早經停門止當，早應令其繳帖交銀。乃止當四年，官本依然生息，則縣署陋規依然按季交納可知。今年措齊官本，稟懇清交，而前任胡令並不批示。直至該令到任，始行轉稟請示前來。一當舖之開閉，其開也領帖，層層需費；其閉也，有錢無處呈交。如此作踐商人，商務安有起色耶？仰即迅如所懇，將該當原日領運之議銀一千六百八十餘兩、銅錢五千餘串，發交德元、貞壽兩家分存生息。原帖繳銷，勿許再索絲毫房費。違者，重處。所有該當停門四載以來並不轉報繳帖之鹽田縣令，著查取職名，一並記過示儆，以為不仁不信者戒。繳。

批咸甯縣詞訟冊

冊報四案，皆老當平允，本司前已通飭各屬。但造判冊，凡所謂六項月報，徒費紙墨，毫無取義，一律免造。今該令仍送表冊兩厚本，書辦亦人子也，寫許多字，買許多紙，殊覺可憐。應仿大集璧謝之例，分別發還，以免下次忘卻。前批再寫再送，此冊存檔。繳。

批雒南縣丁令禧瀚稟

大凡真讀書人，真能辦事人，一稟一牘，皆與人不同。陝省飭各屬種樹，由來久矣。農務局此次札飭，雖由本司刻意督催，然各屬仍多視為例行文書，申覆甚少。賢令尹獨能區分種類，取植物之有益食貨者，條別而冊報之，且自謂少於光緒二十四年、二十九年冊報之數，此豈昔有而無耶？蓋彼虛而此實耳。天下事一經例札、例稟、例批，則不如不札、不稟、不批之為妙。一沾例字，率出於幕友之手。屬員無論賢如龔黃，文如董賈，不肖如市儈，目不

知書如野蠻，其褒答之詞，必曰“尚屬妥協”，或曰“尚為迅速”，譴斥之詞曰“本應撤參，姑寬申飭”，又曰“實屬不顧攷成”，再輕則曰“殊屬不合”，更不通則曰“殊屬不諳”。此等無是無非、不明不白之舊名詞通行天下，豪傑囚首喪氣，庸人、小人見慣不驚，土偶皆可作官，聖人亦不合例，豈但吏治淪於糟邱，而天下事不可問矣！僕本恨人胸中所屯結者，如西人炸藥一觸即發，誠知此等批詞為書吏子孫所深忌，然究以吐出為快。來冊所列各樹四萬二三千株，以表代冊，旁行斜上。俗吏見之，必曰“有意賣弄，不懂公事”，書辦擬批，必曰“冊造不合”。本司好惡拂不成人之性，欣賞不已。應通飭各屬，查照雒南表冊，依式填報，聽候委員覆勘。雒南所報皆實，深信不疑，不必委勘。稟批一併登報。繳，表、冊存。

詳督部堂

為詳請暫留署任事。竊署雒南縣知縣丁禧翰，前蒙督憲奏調赴甘差遣，當經行知該令，並飭准補斯缺之李僑前赴新任，各在案。丁令在雒年餘，百廢具舉。今當交卸，到底不懈。頃接該令三稟，一添設中學堂，二種樹，三罪犯習藝所。言之剴切，字字皆心血結成。除原文通稟有案避免重錄外，本司伏查種樹、習藝二者規模已立，表冊可尋，李令猶可循照辦理。惟學堂為今日急務，又屬關中創舉。七十餘聽州縣，真能心知其意，遵照奏定章程，參酌所屬地方人格物力，切實與辦者，至多不及十人。丁令，則牧令中之師範也。陝西各府之中學堂尚未全設，而雒南一縣獨於高等小學堂之上增置中學堂一所。其言曰“雒源小學堂中多成材，督課年餘，按之表發高等小學堂章程，實已突過。自科場停止，堂外諸生皆願就學。而限於小學程度，不能深造。據京官陳綬等公稟，歲籌的款二千串，以強半籌辦中學堂，弱半籌辦小學堂，修建堂室，增添科學，稟祈立案”前來，細核來章，兼綜中西，精通學制，苦心規畫，實力舉行。惟譬之築室，甫具畫宮，於堵之形未竟土木丹青之用。經曰“為政在人”、

“兵方制勝而易將，徒方受益而易師”，後效難期，前功恐廢。李僑雖長者，然到任之始，民未相信，則收捐難；不諳西式，則建築難；不知科學，則延師難；不習管理，則用人難。就使丁令告知辦法，派定職司，而一能一不能，縱有格式而不知所為，縱有教習而不為所用。正如名手畫稿，以拙手皴染點澆之心不能登諸屏障矣。本司反復以思，萬難遷就。擬請仍以丁令留署雒南，俾該縣所設兩堂告成一手。現值洵陽署事年滿，即以李僑調署，亦可勝任。本司明知督憲幕府需才孔急，何敢擅留奏調之員。惟願借寇君古有成案，今丁令治績不減寇恂，雒人喁望迫於河內，憲台愛民、愛士之心切於光武，必能俯如所請，留署一年。一俟該縣中學堂辦成，即令解任赴甘，上供驅策。又念憲台昨撫三秦，本司實兼幕職，今分兩省，無異一家。如實有機要文字，猶可電飭撰擬。本司雖老，千言之牘，半夕可成，專馬飛遞，七日可達，亦猶丁令之在左右也。為此具陳，伏乞照詳施行。

批調署商州勞牧啓恂稟

凡講求吏治者，率禁用四六稟詞。而吾鄉先正曾文正、胡文忠則不爾，其佳者皆手自批答。文忠語人云“若一切禁之，則讀書人倚箋啟為生活者無噉飯處矣”。鄙人書記出身，每憶斯言，悽然淚下。老輩一言一事，皆與晚近立門面弋聲譽者不同。其實紅稟中亦可攷鏡人才。凡東道主之極庸、極吝、極不通者，決無好記室。若其箋啟楚楚可觀，則其主之下，士與賓之擇木概見於其間矣。曹公貽孫伯符書，孔北海見之曰“將示孫郎帳下兒乎？抑令張子布見乎？”朱溫得李襲吉代晉王所作書，謂敬翔曰“好作答詞，勿為所笑”。今世不通人，並朱三之不若，可為長歎息也。來牘藻麗精穩，真可令張子布見矣，欣賞久之。繳。

批客民王鴻謀稟詞

該民以客籍流寓陝省，有何職業，茲請前赴耀州、宜君、三水查勘礦質，懇發局照前來？該民究有多少資本，買礦山，設局廠，招工集股，鑿險縫幽？事屬煩難，談何容易？該三縣究有何礦可開？該民以一人而欲壟斷三縣之礦，冒昧從事，顛預其詞，迹近荒唐，意存包攬，實屬謬妄已極。不准。

批西安府光守稟

賢太守到任之初，首先為我懲治訟棍。閱稟如酷暑啖冰、雪天飲火、春食燒羊胛也。一切照辦。繳。

牌示

照得糧務局自歸本司典領，所有局員倉吏無不廉慎從公，方深嘉歎。乃有收發文件所委員王步瀛，竟以私函請託倉員莊敬，謂某日某人交糧，速為驗收，不可挑斥，莊敬以函示張令成淑。及其人輦糧到倉，成色甚壞，當經張令駁回，面稟本司前來。夫花戶交糧，與文件所委員何與？如果乾圓潔淨，倉中豈敢苛求？必係糧色過低，始行請託。在奸民不足怪，而王步瀛為曹令所薦、為本司所賞，竟爾扶同奸儉妄事干求。萬一徇情濫收，則好壞相攙，大傷倉政。倘從此人人請託，倉倉濫收，勢必至東西兩倉有霉爛而無乾潔。王步瀛如此糊塗，深堪痛恨。即日撤去文件所差使，停委一年，以示懲儆。以後兩倉收糧，如有成色低下濫予驗收者，一經查出，定惟各該委員是問。從前紅單房有保厥之責，今蠹書盡去，則其責專在委員。若以自己攸成徇他人情面，本司至公無私，不能絲毫通假也。此示。

批洵陽縣辛令景舒詳

查此案經本司批結後，於本年四月十七日發西安府，轉行洵陽縣，遵照批示，將屈三省等虧款著追，將張鵬程、李夢彪等分別詳革。計府札到縣之日至遲亦在五月以內，該令延至十月二十八日始行具詳。本司前批夢彪試卷，謂“該令形同掩飾”，良非虛語。該令老實無用，在無事之日亦可涵迹琴堂，當變法之時，實屬不堪委寄。試觀此一事因循半載，則詞訟之積壓，兩造之拖累，公事之廢閣，合衙門上下人等之但弄錢而不管事概可知矣。本司嘗謂“老好人斷不可作官”，即指辛干、張桂一輩人言也。辛令、安洵兩任，接算業已年滿，是以亟委替人。其實安康劉署令與該令易縣而治，何以獨不接算？此無他，劉令有用，該令無用故也。有用之人，雖姜善繼一案偏謬不明，而其他諸多可取。若天生無用，則惟有歸讀木雁篇而已。此詳一切照准。惟李夢彪文字究竟可愛，且年紀甚輕，若自知悔過，尚是可造之士。仰後任李令傳語姜副貢，念其久在門牆，收錄而訓迪之，本司之願也。繳。

批白河縣干令稟

此稟懲治賭匪，擬將抽頭聚賭之張肇慶等鎖繫五年，其被誘同賭之石業學年僅十四，查照罰鍰新章，免其枷杖辦理，甚為得法。惟稟中兩書“猴王廟”字樣，“猴王”兩字均跳格擡寫，此等鄉間淫祀，怪誕不經，而該令如此崇拜，幾如羅馬之敬教皇，殊可不必。仰將該泥像撲碎，就其廟基改為小學堂。彼猴王窩留賭匪，法當碎首隕身，而豬奴變作學僮，頓覺改頭換面。新學之所謂改良者，莫善於此。仰即遵照，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陳安道批示。繳。

批扶風縣譚令詞訟冊

敘述供判，皆文章也。其無材料者，必作不長。但事敷衍者，說來必不懇切。扶風判冊可謂文章作手、斷案老手，與可也簡者不同。繳。

批長安縣李令詞訟冊

敘述各案，皆逐層批導，務使真形畢露，然後片言折之。能如此斷案，斷無復翻之理。信乎作官不可以無才。繳。

批岐山縣詞訟冊

可也，簡。繳。

批鳳翔府縣會稟

據稟該縣陳邨地方收買菸葉，董化型私設菸稱，抽收用錢。前經傳守諭令化私爲公，撥充學費，而化型等延抗不遵，私抽如故。今經該守令等設立官秤，派紳經理。從前私收項下每菸葉一秤，買者、賣者各抽錢二十文外，取菸葉二三斤不等，竟有三十斤爲一秤者。今定爲百斤一擔，每擔買、賣兩家各出錢十六文，而不取其菸葉，是不惟化私爲公，而且商民就輕去重，學堂頓獲的款，閭閻亦得便宜，興學便民莫善於此。應即如稟立案，遴派妥紳，切實經理。董化型於前守改革以後，猶藐抗私抽，僅予申飭，何足示儆？應枷號三月，俟官秤暢收，再予責釋。如欲免其枷責，則令照新章罰鍰之例，捐錢一百串，撥歸學堂。此乃吐其私吸之膏，並非剝其本身之肉。倘敢不遵，枷責勿貸。仍候撫憲暨各衙門批示。繳。

批臨潼縣張令運魁詳

誣控不究，反請撥給灘地五十畝。若再告一狀，該代令必以臨潼縣印讓之矣。糊塗柔懦，

何必作官？聞李令足疾已痊，仰該令速即回省勿延。此批詳院。繳。

批雒南縣丁令禧瀚稟

據單稟已悉。該令於交卸之前，議建雒南中學堂，其志其事，深可嘉尚。撫憲得稟，即有意留行。迨本司請示，適合憲意，此該令留署雒南之所由來也。至督憲幕府需才，本司豈不關切？上詳時已備言之，督憲亦必見諒。來稟急欲赴甘，又欲還楚，不圖留任，以後轉令賢者神明恍惚若此。至謂中學堂人人能辦，則是欺人自欺之言，甚不可也。該令在雒年餘，百廢具興，精能之至，上官不勝嘉賞，同列或有歧心。此次中學堂一事，該令若不一手辦成，則讒慝之口必謂“該令上稟之日，本無必辦之心，但邀名譽於當前而貽難題於後任”，人言可畏，正在此等處也。今即經撫憲批准留署，斷無更改之理。惟冀該令將所籌雒源中學堂早日辦成，不必定俟年滿，即可交卸。赴甘若不成而去，本司與該令必俱為人所指摘，幸再思之。此繳，夾單存。

樊山政書卷十六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渭南縣劉令詳

張鴻儒曩被其嗣父張經誥控告到案，其時本司方宰渭南，痛加唾罵，因其懼而改過，免予詳革。茲據詳稱，鴻儒與田太玉互相上控一案，實係鴻儒冒捏假帳，詐稱太玉名下應賠伊麥銀一百三十兩，情願捐入學堂，張令受其欺愚，勒令太玉交款，以致蔓訟。查鴻儒忤逆不孝，為富不仁，仰即具詳將其拔貢斥革，以正倫紀而快人心。此詳駁詰剖斷至為嚴明，而未乃近於姑息，甚無謂也。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咸陽縣楊令詞訟冊

屈刀為鏡，引鏡為刀，足當“明快”二字。繳。

札新軍提調尹守劉守

札尹守、劉守知悉。照得本司現奉撫憲札委，帶陝西第一標三營新常備軍，本司生自將家，身為儒吏，練兵要政，何敢辭難。查本年四月前，撫憲夏奏明遵照練兵處新章，添募土著兩旂，以本司領之，教練日本新操。當輕擇能而使，以尹守為提調，劉守為督操官。干城腹心，繫惟兩賢是賴。劉守勇於任事，自謂赴鄂觀其軍容教法，並令延聘武師、購置槍械，此間開招之始，尹守實任挑募教練之勞。數月以來，漸次成軍。茲復遵照新章，並兩旂為一營，又添招兩營，合成一標。前所招者，命為第一營，仍歸劉守管帶。而以王守備帶第二營，

郭府經帶第三營。該兩管帶少年壯健，兼習新操。惟當勅設之初，必有受成之處。今於司署設立新軍公所，即委劉守與尹守同為新軍第一標提調。按之新章，即參謀教練之職也。合亟札飭。札到該守即將本標一切開辦事宜悉心釐訂，隨時關白本司，斟酌辦理。本司以為無論文事武備，皆以成材為亟，而不在鋪排門面，尤不必拘泥定章。此次練兵，人必土著，操必東洋，槍必新武，此不可違異者也。至於公費餉乾之多寡，營房衣飾之華樸，此不必定照他省者也。其營中執事人員，亦取足用而止。總期弁目畢忠奮，士卒皆精良，操法皆純熟，健捷心志皆親上敬長，何施不可，何令不從？先有此精兵，而隨時求合於頒發之章程，如金之就鎔而珠之就串也。若徒抱定第幾章、第幾節之章程，而將卒無一可用，則是虎皮羊質、金外絮中，此趨時討好者之所為，非認真辦事者也。本司與兩賢俱受撫憲國士之知，此次練兵為國家圖強，為地方求安，為知己盡力，無一可諉謝者。現在第一營規模已具，其第二、第三營應一切仿照辦理。未盡事宜，迅即釐定。開摺送閱，以憑詳咨立案。以後王、郭兩營，事無大小，皆先稟商提調，提調稟商本司，本司擇要稟知撫憲。司馬溫公論兵最重階級，即此意也。切切。此札。

批神木縣張令稟

所稟甚是。釐章猶鹽法也，私釐充斥，則官滯銷，一定之理。該縣釐商韓士恭，與昔存今故之王明善，當未經官辦以前，可使承充。即歸官辦以後，豈容並立？往年早已飭令封閉，而各該員意存姑息，誤聽其賣餘釐之言，適遂其熬私釐之計，以致官、私並售，奪利至今。夫餘釐能有幾何？發賣一年有餘而源源不絕，則為私熬可知。據稱，該令諭禁之後，韓士恭雖覬覦而不敢顯達，惟王龐氏私售如故。該令已將該釐場對閉，所餘已熬未售例應充公之私釐一百三十錠，念其孤寡貧窮，具稟請示前來。韓、王兩家釐場，著永遠一並對禁。如敢私

開，加倍重懲。至王庞氏餘麟，從寬發還，聽其售賣可也。此批移礦務局查照。繳。

批咸甯縣生員陳焯等稟

據稟杜從九如此貪鄙，如果屬實，亟宜撤換。仰咸甯易令查照所稟各情，逐細訪詢明確，據實面稟，以憑核奪，勿稍袒延爲要。稟發，仍繳。

批鎮安縣貢生祝隆熾呈詞

據稟死者陳善祿爲爾之欠戶，因欠官會錢文，由票差陳榮喚伊進縣，路遇爾夥羅經文向問前欠，一同行至原薄溝口。善祿落後，羅夥回家，三日後溝中浮出死屍，不知善祿於何時失足落水身死。屍弟善祥藉屍圖賴，將爾東夥控案請驗，尋又具呈攔驗。當經姚令批准，則此案已完矣。茲據控稱“案已和息，仍將張世烈、羅經文押廳不放，索屍場規費六十兩。差役石貴又先後訛錢六十餘串、土五十兩，概由蔡、熊二紳過付。而張、羅在押，仍勒要百金取贖”等語。查此案始而准驗，未驗豈能遽將羅經文管押，並將事外之張世烈一同管押？姚令昏庸度不至是。及案經准息，姚令並未詣驗，則無所謂屍場，更何所謂規費？石貴並未奉票，何敢坐驕下鄉，詐贓擾害？張、羅二人案未訊而被押，已屬離奇，已息而仍押，尤爲怪誕？拉生勒贖乃廣東、廣西強盜之所爲，何以姚令之官親門上亦有此事？姚令並非聾瞽，乃竟任聽丁差中表朋比爲奸，始終無聞無見。查現署斯缺之劉令業已到任，無所用其回護。仰即查照詞批事理，將案內被證人等摘要差傳到案，嚴切訊究，勿稍袒徇。如官親丁差真有得贓情事，則不僅勒令倒贓，並當據實詳辦。詞尾所稱黑廳非刑等弊，前經革除，今又私立，及石貴、楊林諸劣差已革復充等情，均應嚴切究明有無其事，據實詳候懲處。如控屬虛誣，亦即照例反坐。該原告，即回縣投審，勿稍逗遛。切切。詞發，仍繳。

批臨潼縣李令稟

單稟具悉。張代令判事軟弱，一奉批鎖繫之犯，畏之如虎，竟欲割學堂之地五十畝畀諸誣控之徒，以求苟免於上控。披閱前稟，怒不可遏，是以批令交卸回省。茲據稟稱，該令足疾未痊，懇請稍遲接印，亦無不可。惟張令太覺無用，所有逐日訟案，仍宜該令詳為教導，示以斷法。昔韓厥在晉，智罃稟焉以為政，今日臨潼可以仿行。此繳。

批石泉縣陳令天錫詞訟冊

各案多淫濫貪賴，剖決甚公。此冊存檔，餘冊發還。

批鳳翔府孫守稟

譚令稟詞，可謂善於居間，寅誼當如是也。此中是非，撫憲已燭照矣。該縣交代，如稟完結。繳。

批華州褚牧詳

大凡斷案最怕初斷失平，後來自翻自案。在聽訟者不敢護前，固是好處。然前負而後勝者，雖因後斷而吐不平之氣，而前勝而後負者，必執前斷以為上控之資。此案唐牧初審未經問明，即行武斷。及沈興昌等二次覆控，始知史生福謀賣此地，以賤價得之於沈興順，復以貴價售之於沈永春。既經問明，遂令興昌以原得之賤價贖回己地，而令生福將詭得之貴價退還永春。若唐牧者，可謂善補過矣。何期生福無言，而永春霸地，府控司控，一再逞刁。迨

經該牧質明，悉與唐牧二次所訊無異，自應仍照煎斷了結。惟因永春原價係九十串錢，唐牧斷還銀三十九兩，該牧以為太少，復加為五十兩，本為體恤永春，而不意反招上控。可見堂復一堂，斷不一斷，不能止訟，適足長刁。仰於奉此後將沈永春傳案，勒令領銀三十九兩具結完案。違即重責，其續增之十一金充作小學堂經費。以後凡有誣告者，一經審明，只可示罰，斷不可示恩。切切。繳，原詞存。

批習藝所工頭吳長春等呈詞

李令光祖自委罪犯藝所差使，頗著勤能。惟本月脫逃一犯，該令並不稟知警局，亦不知會兩縣，竟令一罪犯作眼，派兩巡勇拏人，以致該勇被毆受傷而返，實屬舉動荒唐。臬司詳撤別委涂令到差。涂令之賢，尤勝李令，爾等安分習藝可也，勿庸曉瀆。此飭。

批寶鷄縣蔡令詳

楊福元（即楊宗震）欺心賴債，恃符抗斷。彼以白身出銀數兩捐一例貢，而敢於如此刁頑，應即如詳將其例貢斥革，追取執照，從嚴押比。每比用笞，勿用戒尺，以本利交清為度。仰將此批移交後任雷令查照辦理。繳。

批畧陽縣桂令稟

該令何必如許費詞，愈辯愈令人不信。當前次批稟之時，本司即語人云桂令得批，必錯怪郭令，以為豬釐一案定係郭令告知本司。殊不知本司向不喜人說長道短，亦從無一人在本司前訐人過失者。郭令為人精細穩練，自畧陽收釐歸，從未提及桂令一字。所謂放鞭掛匾者，

乃唐觀察因該前稟有“昏黷職官”字樣，過於荒唐，始道及豬釐一案，此該令本道所言。而該令平日之聲名平常，此次與王教士之事涉可恥種種，皆在本司燭照之中，與郭令何涉乎？自畧陽設卡收釐，縣署稅務不無小損，是以縣令往往與釐員不和。至該令之稅務喫虧，則毫不與釐局相涉。該令信任家奴甚于腹心手足，一班無良奴才因其可欺而欺之，所收稅錢奴七主三，而該令懵然罔覺，仍信奴僕之言，以為稅為釐奪。嗚呼，愚矣！今該令業已撤任，尚不退思補過，而反含血噴人，以甘受王奉元揉搓。詈罵之人，本屬萬分無用，而忽學南山不通訟棍之所為，將自己之事推與旁人，抑何可恥？總之，該令好人而非好官，與教堂放鞭掛匾特其小焉者也，何足深辯。繳。

批華州褚牧稟

據稟華州卑溼，雅近南中，植桑養蠶可興大利。此事本司於上年冬切囑該牧函僱浙工來秦，教之織作。前由該牧送到四人，業以其二派往工藝廠，經理會城桑務，以其二派往鳳翔去訖。誠以邠地宜蠶，未可坐失美利。該牧以杭人為陝吏，即以越俗易秦風，物土攸宜，事半功倍，稟稱工資無出，擬於代書為人寫狀每紙四百文項下酌提百文，以為桑者津貼，事屬可行。然亦存乎其人耳。該牧在華，可保其民不累而事有成，至易一人，則恐取民多而勸工少矣。今宜酌定代書戳費，州民每遞一詞，由該代書手寫過戳者，准取戳費百文、桑費百文，以示限制。總之，立法在人，行法亦在人，防哽噎而廢飲食，固無此理；製成一套曲子，而謂人人能唱，亦無此情也。仍候各衙門批示。繳。

批城固縣周令楠詞訟冊

斷案自有見解，於吾意不甚合也，然亦不能謂之不是。繳。

批長安縣稟

准如所稟，將李成章所呈當、賣各契，發交鄠縣劉令酌量變價解充少墟學堂經費，以免隔屬收稞之勞。此繳。

詳撫部院

爲陝西籌修鐵路，先行詳請奏咨立案，以杜窺覷，而保利權事。竊見近二十年來，風氣漸開，天下皆知鐵路之益，亟謀興辦。顧前之主於不辦者，誠固執不通，而近之開辦者，每以財力不足，借外人之款，授外人以權，路則修矣，如非我有何？二者並衡，一則因噎廢食，一則揖盜開門。是以山西鑒於福公司之前車，力求自辦矣。兩湖、兩廣廢美約矣，江蘇京朝官公劾盛大臣而改其原議矣。外此，如江西、四川、雲南，莫不自籌自款，竭力開辦。自蘆漢鐵路告成，其一線西來之道，早已直注關中。我不亟圖，一旦由洛而潼，則秦隴康莊將落外人之手，是陝路之不能不辦，勢使然也。查陝西毗連五省，路綫則有三條，東曰秦豫，西曰秦隴，西南曰秦蜀。褒斜棧道，安軌維艱，則蜀路暫無庸議。隴路未開，則西路之線出境即斷，亦暫無庸議。所最急者，蘆漢枝路已向洛陽，則由西安以達潼關爲第一條緊綫，長不及三百里，無山澤之阻深，駕駛颯輪，地稱形便。若秦豫同時並舉，彼由洛陽而西指，我由西安而東驚，兩線交會於潼關之外，則厥有二難，一曰籌款，二曰用人。自秦入豫，以三百里計之，約需款三百萬兩。陝之凋敝，官紳商民罕有餘積，而又加以解償款、行新政，近五年來增籌之款數逾百萬，實已力盡筋疲，修路集資殊非易易。再查各省修路，凡測地購料，設局籌捐，皆官倡於上，紳和於下，或紳獻其策，官助其成。陝西士紳素稱謹飭，不多事亦不任事。新進者自媒而難信，老成者招之而不來。夫欲抵制外人，則官力不如民力之爲大，

欲籌備鉅款，則官勸不如自勸之爲良。而陝獨不然，尤爲奇窘。本司身任地方，責無旁貸。汴洛、薄大之遠綫已節節相逼而來，此段路工固不能獨力而成，亦豈敢畏難而止。查滇蜀路政亦皆先立奏案，粗定規模，集款鳩工，不異俟諸數年之後，如圍棋之爭先著，作室之定初基。陝雖脊區，何遽不如他省？況籌款之法，若贛款之法，若贛、若蜀、若滇，皆有章程，皆堪取則。其大致不出官捐、紳捐、畝捐、鹽捐、籤捐，而總歸於路局認息，使出資者無一往不反之憂，則衆情無阻，而集款者有子母循環之益，則可以爲常。至於辦法，擬先於省城設局，由憲台派定職司，認真籌辦。至於用人，陝西員紳，現無熟悉路工者，然事涉創舉，不可以急而就，要可以學而能。開辦之初，股本不可貸諸外詳，工師不妨聘諸日本。蓋我貸其財，則事權屬人，我用其人，則操縱在我。惟是集腋，匪期諸旦夕，則鳩工難俟乎河。陝人未盡開通，但勸捐而不開工，終無以化其疑沮。以本司計之，莫若先修咸臨五十里之軌道，其所費不過數十萬，而使秦之士紳商農目睹其有成，而心知其有利，則以後釀資接續，有不能自己之勢，並使人人有驚於遠大之心。開智發矇，莫善於此。陝庫雖窘，然一面集股，一面騰挪，自青門以達驪山，尚可尅期集事。除俟將籌款、開局、修路各辦法分別條流，妥定章程，另文申送外，合先詳請憲台奏咨立案，以佔先著，而保利權。並懇咨請商部，轉飭陝西京官，公舉名望素著、守爲素優之妥紳，如江西舉李紳有棻、浙江舉湯紳壽潛之例，來省會辦，以期官紳一氣，衆望咸孚。本司又聞他省之修鐵路，士紳在局者，皆廉勤自效，而官場自總辦以下，則各員之薪水皆豐，以致與情不洽，輸賞不勇。大凡辦一事設一局，一有調濟貧員之心，則民不服，而事亦不成，此中國最壞之習氣。變法者，必自變積習始。本司迂愚質直，竊擬開辦之初，首戒張皇鋪飾。本司係倡議之人，藩司乃總匯之地，宜暫以善後局爲坐辦之處，以局員及司署文案爲兼辦之員，不事修營，不增薪水。一切開辦章程，由本司督同釐定。直俟開工之日，再設專局，再議開支。蓋食功可也，食志不可也。責實課功，豈在員多而精厚乎？爲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批興安府黨守稟

所稟干令爲門丁李玉所誤一節，似屬可信。本司用人，有何成見？凡在外各牧令，攷其公事，證以與評。凡所撤參，舉由自取。大凡無才無能之州縣，率視家丁如手足腹心，否則奉書差爲名師益友。干令屢瀕於危，受本司譙讓無算，何一非迷信劣丁所致？又如武功高令，前因丁胥舞弊，幾掛彈評，而此番因工藝廠壽費又令書辦經手收錢。此在稍懂公事者，斷不肯令若輩操權，而高令公然登諸稟牘，一若書辦萬分可靠也者。武功與白河，可謂魯衛之政矣。總之，人貴自立。若干令果有明決之才，雖百李玉何害？否則去一李玉，而來者且不止十李玉也。若教褒姒逢君子，都是周南傳里人，姒已不幸而遇紂，李玉不幸而遇干長華，嗚呼，人顧可無用乎哉？惟既據該守稟稱，現在該令深自悔責，暫免撤任，以後察與所稟不符，必併該守一齊譴斥。仰仍隨時查看，切勿代人受過。此繳。

批購辦軍裝機器洪令稟

據單稟已悉。該令此次奉差，本係購辦銅元機器，兼勘運道。及該員到漢，已奉部文，禁鑄銅元。而吾陝方議添練新軍，擴充工藝，採煉石油，一切購機購料，延聘工師，領運槍彈，罔不惟該令是賴。該令往來漢滬，一年之久，遇事攷察，逢人研究，不欺謾一字，不枉費一錢，函電交馳，月必數信，所言皆切實詳盡，一一允行。此稟尤極詳密，語皆中肯。辦事無不周妥，而猶以負委任爲憂，買物從不吃虧，而猶以多花錢爲愧，似此虛心實力，不愧“結實可靠”四字。因念往日陝員赴滬購機購物，洋行一賺，委員再賺，公家糜款無窮，而所購之物大半不適用於用。誠不中與洪令作奴也，所稟一切照辦。繳。

批咸陽縣楊令調元稟

平治道塗，地方官所有事也。不請款於上，則事前不勞委勘，事後不必報銷。鄙人作令時，凡地方小小修營，皆捐廉爲之，並不使上台知道。誠以一經上稟，請款請示，則書辦擬批，幕友核稿，其批詞總似以不肖待屬員。幸而批准，而領款有折扣，委勘須應酬，其討厭有不勝言者。該令於咸陽城內路工，官紳籌議自捐，直待竣工，一稟完事，深與鄙意相合。稟詞樸雅蒼純，無一怪眉怪眼之字，尤爲可喜。此繳。

批洵陽縣辛令景舒

據詳已悉。李夢彪、彭德昌均暫緩斥革，飭詣其師姜副貢門下認非請罪。俟該副貢代爲乞恩，再予寬免。今日無知少年，迷於平權、自由之邪說，爲子弟者皆不知有父師，本司決不容此輩鴟張，亦不忍聽好好青年美質淪於禽獸也。至張鵬程不繳貢照，此乃有壞處無好處之敗類，斷難姑息，應押案嚴追，不繳不釋。仰後任李令恪遵辦理。繳，夾單附存。

批麟遊縣稟

查夏三乃著名會匪。升撫憲鹿在陝時，早欲就地正法，而網漏吞舟，至今尚充岐山捕役。今以隔屬拏案之故，竟敢誣良詐贓。接閱來牘，實堪髮指。候即日委員行提夏三等來省，嚴訊澈究，以絕衙蠹而慰冤民。該令此稟剴切詳明，應登報以彰其美。仍候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高等學堂學錄陳善謨稟

該學錄爲屠先生高弟在高等學堂供差三載，勤慎從公。茲以州同赴江蘇候補，稟祈銷差前來。查本省候補人員，供差日久，例予酬勞。惟該學錄以客官在陝，雖有勞績，難邀拔署，心甚歉然。應移會學務處，詳請撫憲，轉咨江蘇撫憲，俟該員到省後酌予差委，俾免賦閒，亦見吾陝用人有勞必獎，雖隔省者不恡游揚，亦鼓舞羣材之一道也。此繳。

批甯陝聽稟

鄧得勝以一逃勇行使假銀假緡招搖撞騙無所不爲聞拏在逃之犯，又復姦拐李武科之妻覃氏，致本夫生死無著。茲又帶同李覃氏潛至該廳，因柯顯明之妻爲李覃氏之妹，該拐犯夤緣挑逗，復與通姦，並逼令柯覃氏同逃。該氏不允，告知顯明，喚同其嶽覃文亮、內兄覃明月及周文學等追拏送案。該犯膽敢刀砍文學受傷，旋即狂奔圖脫，失足落崖身死。而李覃氏棄故雄如遺，戀新特如火，膽敢揪扭其兄覃明月拼命，經其父文亮喝明月毆打，該姦婦亦即衰崖畢命。伊父文亮以男女皆應死之人，掩埋不報，是也。該丞聞知，恐干諱命之咎，驗明稟報，亦是也。惟一報即當了事，乃稟尾云將柯顯明等飭押，再行復訊云云。玩一“等”字，則文亮父子與受傷之周文學皆不能無累，該丞豈欲爲無恥之拐婦、應死之姦夫報仇耶？若必按照公事節目，儘可先將一千人證全行釋放甯家，隨後照例具一詳文了案即得。何得羈係無辜，使在事之僕已玷其門風，又復破其家產，仁人肯爲之乎？仰於奉批後立將柯顯明等一齊釋放，並酌賞錢文，以旌其功而償其費。此繳。

批鄂縣稟

據稟已悉。仰即嚴拏山榮娃等務獲究辦，以懲凶狡。至鄂縣每年出土約二百萬，而報釐者不過二十萬，實屬駭人聽聞。仰即勸諭本地商民速設行店，招客買賣，報局查抽，俾客商

有投足之區，而釐局有責成之處。該令素稱精干，必能踐其所言也。此繳。

批商州學正張秉鈞稟

學官作出此等改訐稟詞，真不成事體矣。該學正與訓導李毓清同官為僚，匪伊朝夕，如果荒穢至此，本州張尹、楊、胡諸直牧皆通材令德，何以歷任隱忍不言？即該學正亦從無一言？今據稱李訓導於學使案下稟訐該學正十二條，所稟云何，本司無案可查，而該學正怒其稟訐，則亦從而稟訐之，揆厥事情，似有爭利挾嫌之處，皆非君子之所為也。該學正一面訐人，一面自請開缺，則必有站不住之處矣。稟中不但痛訐毓清父子，又復牽控孟氏兄弟，於李嗣端則云夫婦狎優，於孟鼎銘則云強姦處女，果有其情，而於已無干，固君子所不忍道，若無其事，而誣人太甚。雖小人亦不敢言，而公然形諸稟牘，何怨毒若是之深也！百姓以此等呈詞上控，直以胡說不准了之。今互訐者為兩學官，無論虛實，皆為鬻校之玷，不能不澈底嚴查。仰現署商州勞直牧按照所稟逐條細查，並將兩校官傳至衛齋，當面對質，據實稟復，以憑撤參，勿稍騎牆徇飾。切切。稟發，仍繳。

批保安縣童典史稟

單稟閱悉。童典史捨其實缺不做，而願得延長石油差使。現在石油尚未開辦，先修路而後設廠，設廠而後安機，機器齊全而後鑿石取油，路工須明年春融始動，此刻何能預先委一典史，前赴延長？至稱童某十年前曾在湖北大學堂肄業，查十年以前乃光緒二十一年，歲在乙未，爾時兩湖書院仍課經學，詞章並無大學堂之名，亦未教授西學，所言殊不足信。此稟果出該典史之意，則勿庸議。若係堂屬不甚合式，欲借此推開，則該令無妨明言，以憑酌調。此繳。

批長安縣稟

以“二郎廟”改作學堂，將“洪福寺”廟產併作學費，淫僧勒令還俗，俾與妻子完娶。該令此舉，改墨爲儒，改邪爲正，改僧爲俗，改暗爲明，新學改良，無逾於此。准，一切如稟辦理。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同州府縣詳

此次同州文廟失火，外間議論紛紛。有謂書門受賄縱火者，雖查無實據，而疏防之咎，責在有司。至教官乃居守之員，厥咎尤重。以本司所聞，此次望見火起，門鎖急切難開，乃僱覓銅匠開鎖，而後得施其撲救。此何等時，亦何等事，猶不毀門而進而銅匠是求？萬一城中無銅匠，文武各官只好擔水持鈎，隔牆吶喊，一任前後之廟堂廊廡悉化灰煙矣！可恥莫此爲甚！此次開具應議職名，猶謂趙劉氏之慨捐八千金出于教官勸捐之力，應請減議。此一篇文字，前則門內火發，請銅匠開鎖，後則富孀捐賞，謂教官有功，一線到底，實做“糊塗”二字。仰候轉詳咨參。繳。

統領常備新軍第一標藩司樊諭軍民人等報名應募告示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司奉撫憲札飭，統帶第一標新軍，遵照練兵處奏定章程，專練土著，原以練本地之人，保衛本地，掃除從前軍營習氣，其有益於秦民甚大。蓋軍營當兵，往往招集四方外來之人，猾匪棍徒，多藏身其中，萬一地方有事，兵勇四集，其擾吾良民，甚於賊也。今專就土著之農民挑選人伍，則其質地樸願已屬可靠，又皆有身家，皆有保人，又與爾等有桑梓之誼，必不敢干犯王法，擾害鄉閭，此招募土著之有益者一。今者四方多故，

伏莽潛滋，陝省民氣不揚，習於柔情。若不振發精神，練習武事，則束手坐困。既無以禦外侮，又何以保身家？今收強者而訓練之，風氣一開，羣知尚武。有一人稱壯士，斯人人慕之，轉相趨效，結爲干城，縱外患頻仍，而吾陝隱然爲一重鎮。所謂山有猛獸，藜藿不採，而爾等身家性命永永可保矣。此真子弟捍衛其父兄也者。此招募土著之有益者一。武科停罷矣，前此之強有力者尚可以弓刀石自效，進而博一官，以發抒事功，光寵宗族。今而老於隴畝，則其材可惜，而其人亦必自傷。況後起者永無出身，其何以待剛勇之士？練土著則可以由兵而官，古來名將多從士卒而興，果有能勇知，方顯於行陣節旄鼓。蓋任自取之文科停而辦學堂，武科停而練土著，事同一律也。不以榮利授他省之人，而以待三秦子弟，其惠秦民者爲何如乎？此招募土著之有益者一。有益如此，又新軍三營歲糜帑金十萬兩以上，官家竭蹶籌畫，不辭其苦，無非爲陝人起見。以情理而論，爾等當感激，當踴躍，父當勉其子，兄當勉其弟，書名軍籍，效力行間，庶不負此官司。乃訪聞民間頗多疑畏，煽動浮言，甚且謂派之出洋，永投海外，鄉愚無識，亦遂信之趨趨不前，逃匿不出。此等謠言，深堪詫恨！獨是爾等之疑沮，州縣官亦有不得辭其過者。本司委員會同各州縣招募，是募兵非派丁也。而該印委等不剴切開導，乃按里、按甲派人責成里長，里辰無可如何，遂挨戶派錢，雇人出應，奸黠者又從而乾沒之，差役下鄉，又設詞恫喝，從中取利，於是擾累滋多，浮言益甚，而應募者愈稀。今本司已查悉此情，除嚴札各州縣不准派丁攤錢，並將滋事之胥役提省懲辦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仰軍民人等遵照示中所言，壯健者各赴該有司衙門報名應募，來省挑選。一切擾累之弊，本司隨時爲爾等革除。須要激發天良，不許造言生事。其有讀書明理之人，當將招募土著，有益吾民，爲之解說開譬，以啟其愚，恐鄉民識字者少，不知本司苦心也。其各遵照毋違。特示。

詳督撫憲舉劾文武各員文

爲詳請甄別事。竊查陝西吏治素稱修飭，然策名者接跡而趨關輔，望治者拭目而待銓衡。二年以來，都無甄別。雖曰政趨崇寬大，究覺人少勸懲。若蘭艾同榮，何以澄清仕路？鸞臯無別，亦難鼓舞人才。本司忝塵左轄，兼綜營務，平日留心攷察，博採與評，惟期好惡同民，不敢愛憎由己。惟是陝多見君子而罕見小人，故臚陳者舉多而劾少。本司親於左班，而疏於右列，故舉劾者武少而文多，至所舉者或非甚愛之人，所劾者容有相知之雅。要皆視其人之自取，而恩怨不存乎其間。茲查有陝候補道吳樹棻望實俱隆，風型彌遠；存記候補道唐承烈洪纖並舉，民教咸孚；署西安府知府升補鳳翔府知府伊昌齡，冠冕人倫，發揮事業；署延安府知府、候補知府劉濟坤，中和練達，品峻才長；試用知府程崇信，學有淵源，深明大略；候補知府李復，興利除弊，奉公無私；升署興安府知府、鄜州直隸州勞啟恂，力學從政，謹身愛民；升署鳳翔府知府、乾州直隸州知州孫庭壽，篤於風義，長於撫綏；調署乾州直隸州知州、綏德直隸州知州孔繁樸，清慎勤明，吏民懷畏；候補直隸州知州吳延錫，天懷高逸，學識俱超；新常備軍督操官、前邠州直隸州劉瞻漢，究心文武，器識宏通；試用同知姜渭，書律兼讀，勞怨不辭；升署商州直隸州長安縣知縣胡啟虞，開爽精勤，循勤循能並著；咸甯縣知縣劉德全，虛心實力，峻節謙光；臨潼縣知縣李嘉績，名士好官，能文善斷；渭南縣知縣張世英，根柢理學，治行循良；咸陽縣知縣楊調元，才辯鋒發，闡澤春溫；調署朝邑知縣整屋縣知縣曾士剛，圖功必成，聞過則喜；興平縣知縣楊宜瀚，根柢堅實，瞻矚宏遠；富平縣知縣仇繼恒，限光心力，貫徹全球；醴泉縣知縣周丕紳，幕府長才，州郡好手；鄂縣知縣陳雲霖，實心愛民，殫精治事；調署華州知州、隴州知州褚成昌，學有本原，事有條理；鳳翔縣知縣彭毓嵩，學優品粹，明密慈良；調辦鳳翔釐金城固縣知縣徐普，澤躬儒雅，圖治精專；調署城固縣知縣、朝邑縣知縣易國勳，百廢俱修，五官並用；署寶雞縣知縣、補用知縣蔡實善，秉姿篤雅，贊治文明；署雒南縣知縣、候補知縣丁禧瀚，政學兩成，風力樸厚；署長武縣知縣、候補知縣李煥墀，讀律能文，明強精覈；署興平縣知縣、即用知縣王景峩，樸

學多文，通材敏事；即用知縣吳庚，高文密理，器干偉如；即用知縣張瑞璣，識周域外，譽滿關中；截取知縣黃秉濂，勵精從政，文行兼長；工藝廠委員、前例補知縣馬兆森，惠人以德，勸工爲勤；神木鱗廠委員、前候補知縣張家驥，赴功若渴，去利若浼；鳳翔縣學教諭張子釗，仕學俱優，督墾有效；常備新軍統領、記名提督萬本華，身經百戰，仁勇廉威；調署撫標、中軍參將西鳳營參將劉鈺，有勇知方，居心要好；管帶續備防軍右旗補用遊擊傅玉林，信及外人，操防勤密。以上文武各員，皆有成績可觀，應請一並傳旨嘉獎，以勵賢能。試用道常輔清，起家票號，耄老無能；前候補道羅壽昌，性近貪橫，疏於檢括；候補直隸州知州多齡，貪昏篤老，策馭難施，均請原品休致。候補知府陶憲章，小有才能，聲名素劣；候補知府談廷瑞，望淺才庸，不堪表率，均請以通判降補。麟游縣知縣李少溶，婦言是用，刻薄寡恩；三水縣知縣劉宗孟，老而務得，擅加鹽價，惟均係正途出身，請以教職歸部銓選。神木廳德山，粗庸躁率，人地不宜；寶雞縣知縣朱弼臣，辦事竭蹶，難任衝繁，均請開缺另補。候補知縣郭維藩，穢德彰聞，不堪造就；候補知縣王振鐸，營勇捐升，罔知廉法；候補知縣秦望梅，市井小人，懵無知識；試用知縣曾光祥，狂躁招搖，行同無賴；候補知縣葉星文，猥鄙貪昏，難膺民社；甯陝廳分防江口主簿徐廷鈺，苛罰擾民，被控有案；延安府照磨王文炳，販土漏釐，自認不諱；淳化縣典史宋壬江，勾結畫書，侵公被控；定邊縣典史熊毓藻，典司官物，分贈抗賠；岐山縣學教諭張祝祥，負疾闈庭，難資訓迪；候補布經歷孟殿薰，身有隱慝，殘忍異常；試用府經歷殷榮昌，曾受官刑，難勝郡佐；試用縣丞孫銑，小才濟姦，大言無恥；試用縣丞松齡，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試用從九品任燮廷，妻財納職，罔上殘民；試用從九品彭名駿，奉差玩誤，自便私圖；試用從九品陶鴻治，遇事張皇，與民貽害；試用未入流蔣瑞臨，反復無常，佻浮鮮恥；調署西鳳營參將、撫標中軍參將祝鑑廷，年老貪橫，營務廢弛；洵陽守備王忠美，化匪爲伍，自壞聲名；分防商州龍駒寨汛千總雷鳴春，縱賭漁利，不知檢束；分防臨潼汛把總姚玉麟，嗜利營私，兵民交恨；分防渭南汛把總朱槐芳，貪

漁成性，嗜好太深，應請一並革職，以肅官方，以上各員，有善有不能，何以使庶民？用勸曰賢，曰不可，必詢諸舉國僉同，選舉皆由至公，懲罰仍留餘地，應否斟酌損益，分別舉劾之處，仍候憲裁。至參劾各缺，陝西現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除呈撫督憲外，爲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批甯陝廳稟

此案游勇張姓在該廳所屬之關口鎮調戲良家婦女，被羅安全等毆傷越日身死。事本無關緊要，惟該丞驗屍填格，有仰面“面色微笑”字樣。該游勇被人毆踢將死，腎子受傷，牙根緊咬而尚能微笑，死後經官相驗而依然微笑，殊不近情。再查填寫年歲，問年則有確數，約年則屬疑詞。今云約年三十歲，亦屬武斷。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道批示。繳。

批靖邊縣詳

王四狗先姦後拐，已獲復逃，自行落崖身死，原可一詳了結。詳稱姦拐之孀婦張宗氏斷難守節，准其另嫁。所遺五歲幼子交其夫堂弟張二毛撫養，措置已欠妥當。而四狗亦有十三歲之幼子王富喜被二毛等一同追回，詳內具有口供，即自稱小孩子者是也。看語於案內之人一一擬結，而此子竟無著落，殊屬疏漏。至張宗氏之子年甫五歲，其母不嫁，固不致分離。即嫁，亦可以隨帶。俟其成丁以後，再令歸宗。此例所不禁者也。今以在抱之兒付其堂叔之手，疾痛疴癢，豈能如父母之關心？設有夭殤，疚心已晚。總之，姦夫姦婦，一死一生，皆有罪之人，毫不足恤。而其子則皆無罪而可憫者也。一無父而知所歸，一有母而不能帶養，閱詳既竟意殊不怡，仰再稟覆候奪。仍候撫憲各衙門批示。繳。

批咸陽縣詞訟冊

“胸中雪亮，舌本瀾翻”，批墨卷者往往有此二語。然時手作理題，何足當之？若咸陽判冊，當之無愧色矣。圈出三案登報。繳。

批臨潼縣李令稟

如稟，准其銷假視事。惟膝傷雖愈，究以靜攝爲宜。晉省拜年乃無謂之舉，可以不必。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藍屋縣陳令稟

無故以人命誣人，興平已革兩秀才矣。此案王金和主使陳生貴誣告任二、李羊羣將新桂攔路打傷越日身死。其實新桂因久病乏錢，生貴欠伊工錢二百文，扶病往討。生貴見其病，亟扶至鄰寺將養，次日即死，用蓆捲埋。而金和因與任二等有隙，嗾令生貴誣控。又念命案不可無屍親，乃妄拉一姓張之四川人，改名“新材”，作爲死者堂兄，出頭控告。並恐張姓記不清楚，開給節畧二紙，令其熟讀牢記。如此無中生有，實與興平秀才異曲同工。准如所擬，將王金和鎖繫巨石五年，陳生貴鎖繫巨石三年。其鄉約王還善、馮京元、辛金夥謀作證，均堪痛恨，應各枷號三個月。滿日，重笞，取保管束，革去鄉約，永不准易名復充。至任二、李羊羣於此案毫無干涉，無端被誣，有冤無罪。然不誣他人，獨誣任、李者，則以其平日爲富不仁，人人懷恨，故今該令剖其現在之冤，而責其宿昔之惡，罰令共出錢八十串，充作學堂經費，辦理尤爲妥叶。惟所擬張新材與陳生貴一同鎖繫三年，似覺稍過，何也？金和、生貴皆以睚眦之怨，遽欲誣人至死，其心可誅。若張姓則一昏無所知之木偶耳，王金和令其冒認死者爲弟，則遂冒認矣；令其改名與死者同派，則逕改名矣；與任、李毫無嫌隙，令其以

罪誣人，則竟誣之矣。何日身死，何人見證，稍有知覺者，不難一教即會，而彼竟充耳善忘，必須金和寫給節畧，如塾師之教蒙童，甫能當堂背誦，卒至失枝脫節。該令一眼即看出破綻，一問即究出根由，設使王金和處此，恐該令得情未必如此之易也。同一誣告，刁者當懲，愚者可恕。張姓著重笞百板，遞解回籍，仍勒令王金和幫給盤纏十串，以踐分金多與之言，俾不能訛人之錢，反令出己之錢以與人。非厚張姓也，正欲使主謀誣告之王金和多一層禱惱耳。該令精明，當喻此意。繳。

批長安縣舉人寇鴻恩等呈詞

吾陝風氣未開，每辦一新政，民間必有浮議。巡警之設上奉明詔，下衛閭閻，開辦經年，有利無弊，公家糜款已逾萬金，員弁巡街罔分晝夜，所以不惜勞費者，為地方也。而外間無知之徒，造作不經之言，一人信口妄談，衆人道聽塗說。在愚民不足責，竟有老成素著之紳耆而亦以無情無理之言為可信，神智錮蔽，言之憤鬱。試問省垣辦理此事，于紳于民，未捐一錢，而救火緝賊，似亦不無微效。在地方明理之君子，方將自歉於心，而必欲誣讎而破壞之，誠不解其命意之所在。前者東局以三段紳士告二段委員，經本司道等委查得實，在控者隔段具稟，事出挾嫌，而委員亦實有不知遠嫌之處，是以本局立將杜從九撤換。然紳士藉會斂錢，銜委員示禁之恨，遂爾摭事上控，亦豈得為良士乎？茲復據爾等以東關巡丁滋事，懇祈嚴禁前來。如果以保衛地方之人而竟有擾害地方之事，本司道等豈但嚴禁，即杖斃亦不足惜。惟事須指實，告必有名，受害者究係何人？滋擾者出於何段？彼賣柴之鄉民被訛，溲溺之村童受杖，賒欠之商人被謊，一無名姓，二無招牌，三無質證，本人皆默無一語，而爾等十三紳士作此怪誕呈詞來局投遞。又謂強入民房，不堪明指，既不明指，何必告狀？既告狀，又有何不堪之處？此等蒙混閃爍、若明若昧之詞，本不能准。惟涉控巡丁，理無袒縱，仰咸

甯縣按照所控情節逐一查明，集案質訊，秉公詳復。如所控有據，豈惟罪在巡丁，委員亦必撤換。若道聽塗說，信口妄誣，亦即將爲首主稿之訟棍據實詳革。至東局委員已撤，而越段告訐挾私洩忿之紳士，亦不得置之不問。並仰易令傳案訊責，移學註劣，以爲不守臥碑者戒。詞發，仍繳。

批白河釐局仇令稟

別來數月，渴念無已，祇以百端填委，無暇致書，相知貴心，不在筆墨。張抱冰師贈別詩云“時危只要同心事，豈在南鴻寄寸緘”，實獲我心矣。學堂事漸眉目，開山之力，君爲巨靈。惟東渡諸生，甫至東京，即逢難阻。今已風平潮定，仍入學堂，而已歸者不可復返矣。干令本好人，白河非此君所能彈壓。來牘未至以前，已稟商撫憲與安塞互相調補。開春即飭曾令先赴調任，干則須回省小住，俟安塞覆准署事者滿年，方能到任耳。今年僅餘一日，借還謙版，順賀年安，不備夾單。存。

批白河釐局仇令詳

古人云“天下無事，庸人自擾”，宋人詩云“癡兒不了公家事”，皆白河此案之確評也。王睦宗與倪正朋所爭不過一串錢之事，自干令一審遂至蔓訟一年之久。崎嶇兩縣之間，控府控司，株連無算。自該令一訊，立即雪釋冰融。然則干令兼有癡人、庸人之長，是以不但不了而反自擾也。此案經該令訊明，王睦宗已輸服，倪正朋已答責，門丁張林李玉已逐，劣書呂協已革，而干令亦調補他缺，應一切如詳完結。繳，原詞存。

批華陰縣稟

據稟已悉。嶽廟道士齊理坎素不安分，曾經本司懲創，是以此次捏情上控，獨不敢投牒藩司。查華山樹木被該道砍伐七八十株，此皆數百年、數十年培植而成者。該野道任意摧傷，廟已修竣，尚多餘木，而又欲別縱斧斤，實屬貪殘已極。使此獠斯須不去，嶽為濯濯之牛山矣。仰於奉批後，將齊理坎剝去道衣，笞臀五百板，勒令還俗，鎖遞回籍，交保管束，永不准再到華山滋事。該廟住持劉圓融（即劉永寶）老年貪賤，道氣毫無，因理坎係痞棍出身，招留助惡。華山素無開壇傳戒之事，而該二道創為此舉，朦朧請告示，招邀野道，十五成羣，千古名山，遭其蹂躪，匪道童志修之，已事可為寒心。仰將劉永寶一並逐出嶽宮，另招常住。此後住山之士，只許修真養性，不准傳戒斂錢。至於賭盜姦淫，向來不聞。有此，必係齊理坎等誣讒之詞。然事防未然，應由該令隨時查禁。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漢中府稟

蔣瑞臨本一反覆小人，往年科場胡令辦理供給所，拉渠襄事，該典史不知感激，反道胡令短長。本司向來深恨無良之人，懸牌痛斥，停其差委。而該典鑽一道士門路，賁緣郭道引入洋務局，而又散佈流言，毀謗郭道。本司由京還陝，久欲詳參，遲至今年，始由撫憲奏革。不圖劾疏已回，而該守稟揭繼至。去茲毒物，早斷其蠍尾雙針，譬彼象棋復遭此馬後一炮。笑笑。繳。

批南鄭縣詳

陳思周係著名訟棍，真病假病不得而知，該令輒請保店醫治。如有逃逸，定惟該令是問。寶鷄朱令之已事有所聞見否？吾甚不解，為民父母偏在陷害百姓之訟棍身上施恩討好，曾朝康真不足與言。繳。

批西安府稟

陝西各屬上告之案十控九虛，本司知之稔矣。華州褚牧自是關中頭等好官，其辦理耀華二州學堂最為完備。惟興學必須籌款，款於何出，必出於本地之商與民，各屬皆然，豈容刁抗。而上控之張凌高等八人則皆係窮酸，並非捐戶，而竟捕捉風影，干預公事，欲華民不出一錢而盡出州牧之平餘以為學費，而又牽引里局，謂摺差火牌不應由局支應車馬。本司前在渭南，凡事隸兵部者統歸兵差，兵差歸局，流差歸署，著為令甲。而凌高等恣意胡言，尤堪痛恨。今既查明所控皆虛，仰褚牧即日查取為首具控誣告不實之增生張凌高入學年貌，通詳斥革。其餘各生一並移學註劣，倘再不守卧碑，隨時詳革不貸。其粟行所稟各節，既經查明概無其事，均著勿庸置議，仰西安府迅即轉飭遵照。繳，原詞存。

批新軍礮隊管帶劉鎮海稟

據稟已悉。右班子弟例准入陸師學堂肄業。該員之子出自將家，年方總角，定是有造之士。一俟下月招攷，隨同攷試，以定去取。稟結移送陸師學堂查照可也。繳。

批澄城縣培令詞訟冊

老吏斷獄，筆剛口快，欣悅覽之。繳。

札鳳翔府知府尹守等

札鳳翔府知府尹守、善後局提調王守、新軍營務處兼帶第一營劉守、師範學堂監督程守、

學務處提調兼本司文案吳直牧、電報局總辦施牧、善後局文案陳牧、咸長兩首縣易令、胡令署涇陽縣蔡令、龍駒寨釐員曹令、調查鐵路事宜委員孫令等知悉。照得本司於上年臘月籌修陝西鐵路，詳請撫憲先行奏咨立案，已蒙撫憲批飭，准如來詳，以本司為總辦，以善後局為坐辦處，從速擬定章程，剋期開辦在案。本司向來持議，欲辦新政，先除積習，誠見各省鐵路一經創議設局，員紳羣集，月耗薪資，日糜局費，三年五載不見鳩工，而所謂鐵路捐者於尺寸未得之先已有耗費無窮之歎，是導民以不信而又責民以樂輸，豈非塞井而求泉，避燈而取影乎。本司舊人也，書生也，質直迂愚，久為後生訕笑，仰蒙撫憲任人勿貳，事無大小，政無新舊，悉見委屬。士為知己者用，政必待人而行。陝西近數年來新政蓋八九有成，籌款在百萬以上，撫心自問，何者是鄙人之功，無非上稟命於中台，下賴同志諸君子各抒所見，各奏爾能，或一人兼營數事而力任其勞，或一事限以數月而果程其效，人人盡力，事事求實，鄙人碌碌，因以成事，誠不自意何以得此於諸君子也。今鐵路一事尤為宏大，又嘗昌言於庭，力破虛糜積習。此時議辦之初，仍唯我同志諸公是賴。凡與我共籌畫者，皆暫作陝西鐵路議員，本司亦議員之一也。除移請張觀察來局會同商榷外，合亟札飭。札到，祈諸君子即日到局，公同定擬章程，先有堵上畫宮之象，乃免道旁築室之譏。所有各省鐵路章程均宜彙集一處，細心閱看，擇善而從，仍以酌量本省情形為主。其大致不過三端：曰局章，則修建局廠，延聘工師，委任員紳等是也；曰路章，則勘地估工，買地購料等事是也；曰捐章，則一切籌款之事是也。凡事以得人為最難，而集款次之。吾不敢謂我此數子皆有過人之才而不能破除自私自利之心，一以實事求是為主，則庶幾可以共信。至於集股，則滇蜀之法皆可仿行。大致不外官紳商民各出股本，按年付息。而本司所注意者則有四端。花青、川蒙各鹽行銷於鳳漢兩屬者，由今督憲升任撫憲任內創議加徵。每斤本以十文為率，嗣因甘省只取八文，因亦減如其數。今擬遵督憲前議，仍取十文，即以所增二文為鐵路之費。西路運陝之鹽其每斤八文者，既加二文，則河東運陝之鹽每斤向抽四文者亦應照加二文，歸入鐵路項下，以昭公允。

約畧計之，歲入可十餘萬。自庚辛奇荒以後，籌備義倉積穀，議以每畝三升爲額，數年以來，各屬倉廩多者二、三萬石，少者亦七、八千石此，項積穀若歷年稍久，勢須出易，積愈多則累亦愈重。今擬將倉捐截止，而以每畝三升之法移作路捐，仍由鐵路局認息。或謂三升之捐可計畝而收，三升之息安能比戶而付，是不然也。各縣莫不分里，每一里有地若干，應出穀若干，此有冊可稽者也。每年麥秋後，按照時價折收錢文，由各該里紳彙齊交縣，由縣解局，由局發給股票，按年付息。某里息錢即作爲某里學堂經費。是每畝三升之捐既免出易之累，又有學堂之益，而鐵路亦得資爲的款，是一舉而三善也。又次則土樂加徵有利無害，惟不可過重，使商販裹足耳。以上四端，以本司計之，歲入當在六十萬以上。蓋以官紳商民股分，西潼鐵路三年必可觀成。若房捐、鋪捐易茲擾累，彩票捐乃博進錢均，不必仿效他省。本司一隅之見，舉其大略如此。至於局章、路章、捐章一切詳細辦法，繫唯諸君子是賴。事當速集，幸勿刻延。切切。此札。

批韓城縣稟

據稟該縣民人孫徐年等在蘇家嶺地方突遇山西匪徒七人執持洋槍馬刀攔路劫去紋銀十四兩二錢，當經該處團正師正明等跟蹤，追至廟兒坪，則七匪在焉。因該匪放槍拒捕，難於活捉，斃其五，跌斃其二。報由該令往驗，五屍排列於窖中，二屍橫陳於溝底。生前交戰既未通名，死後驗屍何從問姓，是亦稟詳之新式刑幕之難題也。該令將七排作雁行，差如鱗次，世俗稱謂本有老大老二等名凶徒，屍格亦遂編爲第一第七等號。查傷有砍跌之分，崖有上下之異，則相驗喝報應有次第之殊。而作者有意錯綜，第一屍、第二屍曰砍傷，第三屍、第四屍曰跌死，第五至第七又曰砍死，不知名次前後論年齒之長幼乎？論傷痕之多寡乎？論凶悍之分數乎？設當日曹兵下江南被周瑜燒死，委員相驗，其末了一屍必曰第八十三萬屍矣。

新歲殊少開心之事，見此奇稟，不禁莞然。繳。

批長武縣李令稟

辦事全在精神，精神運用周到，則辦出事來，件件著實，說出來，亦語語著實。該令自到長武，凡百躬親，前後稟牘，毫無粉飾。即如此稟嚴辦冬防，先後捉獲外來積匪四名，毫無粉飾，請各遞回原籍，量加鎖繫等語。竊賊橫行，最為閭閻大患。向來冬防吃緊，無不嚴札通行。然各屬寅僚精能者不催而自辦，油滑者嚴飭而仍不辦，此亦各有才力，各憑良心，大府不能以察為明，而民間失竊又往往隱忍不報，報案無獲，又豈能一一上懇省垣，此所以庸吏境內竊賊公行，官自以為攷成之無關民，惟自怨運氣之不好而已。今該令所獲賊犯趙存生、張正義、廖為理、張福林等或身帶洋炮，或戳傷店主，或攔路剝衣，均屬罪不容誅。若本司作令，拏獲此等凶徒，早已立斃杖下。今准如來稟所擬，將四犯各責千板，分別鎖銬遞回原籍，交各地方官各用鐵杆石墩鎖繫十年，期滿察看稟奪，勿稍憫縱，自同於婦人之仁。窩主劉景山亦著遞解回籍，交保管束，以清盜源而安編戶。切切。仍候臬司批示。繳。

批四路測繪陳令廷傑清摺

所擬極有見地，欣賞久之。四路測繪委員及學生均宜商定規模，以免參差而歸畫一。此摺送督練處，俾測繪各員傳觀商榷，並登奏報，以示善與人同之意。

批興安官錢局薛令稟

據稟已悉。就公牘觀之，該局一年之間，發票廣而獲利豐，均有實數可稽，斷非空言粉

飾。惟葉道身為監司，釐卡、錢局兩不相涉，何以平空力詆該令。若本司輕聽其言，早將該令撤差矣。前已札飭黨守將該局有無弊混、民情是否怨讟確切查明，據實稟覆，應俟查復到司，再行核奪。惟餘利一節，有功必賞，無待推敲，著於三千四百兩餘利內提一成半，為局夥酬勞之用。第不知來稟所陳應解六釐官本息銀七百二十兩即在此餘利中提撥乎，抑息銀之外實長銀三千四百餘兩乎，總之按實數提一成半充賞，勿稍牽混，為囑。稟批登報。

批兴安府黨守稟

薛令耀嶷前因一年期滿經本司批准仍留興安辦理官錢局事務，近者葉觀察交卸興安釐務，回省對本司面稱，興安官錢局物議沸騰，商民交怨，是以密札該守查則據實稟報。不圖前札未到，而此稟盛稱薛令相度機宜，認真整頓，一年之內，廣行錢帖至三萬串有奇，長銀三千四百餘兩，與葉道所言大相逕庭。吾中國大患，莫患於各持一說，黑白混淆。聽言者既難懸斷是非，任事者亦難自陳功罪。本司向知此弊，從不敢偏持己見，輕信人言。惟此事既已委查，應俟該守稟覆至日再行核奪。所請將薛令仍行留辦及從優給獎之處，此時暫勿遽定，留以有待可也。前札想早已接到，仰即迅速稟覆，勿延。繳。

批城固縣詞訟冊

通閱四案，剖斷皆公。末一案胡永福賴稱吳楊氏已故之子託伊保借錢三十二串，既無證據，又無借主，以致吳楊氏控案，並稱永福與其寡媳通姦，是以將媳嫁賣等語。該令以永福平空訛賴，責懲完結。寡媳已嫁，非復吳姓之婦，未便追其既往，致啟後夫猜嫌。是則仁人之心，長者之言。使問官人人能知此意，則積福無量矣。凡問案有必應窮追者，有不可深究者。而於有玷門風、有關名節之事，總以甯寬勿刻為主，此非陰鷲之談，乃存心之要也。繳。

批石泉縣詞訟冊

一冊六案，前斷四案如鏡如刀，足當明快二字；後兩案鞫鞫已極，該令見得明，說得透，駁得倒，斷得公。具此斷才，何案不結？繳。

批雒南縣丁令稟

來牘讀悉。足下治行獨高，人門雙美，中台首薦，東省補詳，過蒙申謝之詞，益重不虞之愧。每念公論未嘗盡廢，常若不在於台司，風塵豈曰無才，或轉見嫉于當路，士皆願得真知己，世不知有公是非。以時事如彼其艱，而人材如此其寡，加之媚嫉，靳以遊揚，念以人事，君之謂何，實竊位蔽賢之已甚。中丞愛才如命，接物以誠，即不肖如鄙人，尚置腹推心之不吝。凡同僚諸君子，蓋采珠搜玉以無遺，關中多彼美之榛苓。足下又吾鄉之翹楚，搏鵬在邇，薦鶡何疑。增祥昔不滿於上台者，今亦不敢施之屬吏；昔所得力於知己者，今亦不甘遜美前賢。公道自在人間，舉不避親，劾甯避怨，薦剡出於大府，恩如歸我，怨復歸誰？君是解人，何言謝也。繳。

批延安府稟

賢太守篤念民依，以北山苦寒，閭閻凋敝，欲興畜牧之利，則民皆貧窶，工本難籌；欲興材木之利，則山路崎嶇，運載不便。惟有植桑養蠶，本輕而利厚，費少而功多。又有延川張貢生教育情殷，力任其事，該守悉心區畫，擬於府城設局，府縣每年共攤捐銀二百五十兩以爲經費，俟比戶俱嫻蠶事，卽行撤局停捐，意美法良，不勝嘉佩。所訂合同亦皆翔實，應一切照辦。此事本司於去年屬華褚牧在浙中僱桑者六人，西、同、鳳三屬均已試辦，辦而有

效，即擬推廣於南北兩山，不圖賢守早自爲之也。作官者苟以民事爲心，其身自策勵十倍於上官，催督不能者如病馬疲牛，雖鞭之而不前也。仍候督撫憲暨臬司工商務、延榆綏道批示。繳。

批甘肅把總楊思孝呈詞

該把總帶兵八名送前督憲入都，既已西旋，即應回甘銷差，乃敢逗遛西安，在吳旂官營中賭博，及輸錢被打，竟敢明目張膽控訴本司，自認聚賭不諱，似此糊塗昏謬，殊堪痛恨。稟稱始則馬棒四百，繼以笞刑五千，徧體鱗傷，時吐鮮血，而又不請驗傷，足徵虛飾。且馬棒笞刑究竟是誰打爾？輸錢騙賴究竟是誰騙爾？先輸六十兩，後贏一百八十兩，無憑無據，爾不過徒托空言，先捱四百棒，後又笞五千板，至暴至橫，爾何以不斃杖下？惟吳殿英甫得旂官，竟敢留客賭錢，輸錢騙帳，因騙而打，因打而訟，該把總固不知自愛，該旂官尤不恤人言，應將此稟移送常備軍統領萬軍門從嚴查辦，以肅軍紀而整營規。如吳旂官果有此情，定應詳請撤換。該把總無論所控虛實，業已自認賭博，應發長安縣遞解回甘，聽候督憲懲處。此批。

批華州民孫王氏呈詞

陝西假命案往往報案請驗，借以訛錢，得錢則又攔驗，具結求息，地方官以省事爲心，豈有攔而仍驗、息而不准之理。而刁民往往已息復翻，以翻爲訛，訛而不得則控，控而不准則上控。此等刁誣伎倆，本司知之稔矣。來呈據稱爾夫孫斗兒被孫順心等謀死，報案後，州主指驗，被順心串約攔驗。該氏當場喊冤，竟致掌責五百，斷銀十二兩領埋完事。查攔驗須由苦主具呈，豈有謀殺人之凶手臨時攔驗，而州官即聽命不違，刑逼苦主和息之理？況謀殺

必有深仇積忿，來呈但稱孫順心挾有訟嫌，已徵虛妄。孫控兒等與爾夫並無嫌怨，何竟聽人指使以毆人至死為樂？詞稱爾夫十月初二日受傷，二十二日身故，此豈謀殺者耶？爾姓王，爾夫姓孫，而抱告偽侯昇永，是爾何親何眷替爾打此人命官司？仰咸、長兩縣速拏侯昇永到案，重笞五百板，遞解回籍，交褚牧嚴訊懲辦，並將前案錄詳察奪。此呈不准。

批靖邊縣稟

蒙情愚昧。愚者固愚，黠者亦終歸於愚，有可恨處，亦大有可憐處。此次綏遠將軍辦理屯墾，蒙旗納地歸屯。其呈報之初，原未嘗家喻戶曉，及委員收地，蒙衆尚有不知就里者，以為奪我牧地，何以為生，因財產性命之攸關，遂涕泣囂呶而相抗。軍憲位高地遠，但憑員弁稟詞，夫以為抗拒則誠抗拒矣。然試推其抗拒之由，其始報地而地戶不知，其後收地而地戶不肯，兩相持而至於抗官，至於毀局，至於請兵。兵至而愚蒙擾亂驚惶，內無明白曉事之人，外迫縛獻渠魁之令，準旂丹丕爾年臻耄耄，家號富饒，突見兵來，妄思抵拒。夫以多兵壓窮蒙，豈能任其終抗，於是火其屋，殺其子，蕩其產，而丹丕兩卒亦就獲，且身被叛逆之名矣。其家僅餘一媳在府，各縣所供各情可覆按也。令武勝旂台吉員弁等又復以奪地具控，若始終相抗，又將為丹丕兩之續。該令曉譬之詞深為中冓，並將此情通稟綏遠將軍，俾下情得以上達，尤堪嘉尚。尚候軍督撫憲批示。繳。

批咸甯縣民王義陞呈詞

所控荒謬已極。據稱楊榮盛借爾錢一百零七串，有收伊榮盛魁號錢帖為憑。又憑蘇雲貴航保，借爾銀百兩，事隔七年，忽然冷味窺爾進城告狀，預先糾衆埋伏三叉路口，將爾毆打昏迷，奪去一百七串之錢帖。當經報案，咸甯劉令但將榮盛等薄責，奪去衣物、錢帖概不追

究。由此觀之，爾本無錢帖可知矣。及爾控府批訊，咸甯易令復將榮盛等重責，不但錢帖不究，併保借之百金亦不究查。查錢帖被奪，借票未曾被奪，如果當堂呈出，豈能置之不問？由此觀之，爾未借銀又可知矣。爾受傷後，已經訟七月之久，而云腿膝傷痕尚未痊愈，明係草灘一班惡物以毒攻毒，互毆成傷，爾遂借傷圖訛，訛不滿欲，遂爾屢次上告。觀爾來呈，被告十人忽又挖去兩箇，此即任情牽累借論訛人之實據。爾與榮盛雲貴全是一班混帳物事，仰咸甯易令將原被三人一齊重責結案。懇提不准。

批指分甘肅補用典史楊治泰呈詞

爾非蒲城書辦經端撫憲通飭拏辦者乎？今日居然以典史候補矣。所請轉詳驗看給咨赴甘等情，姑准照例辦理。誠以今日仕途冗濫如爾者不一其人，去爾一人，不過污瀆中去一勺之泥；添爾一人，亦不過大槐中添一蟻之蛀。言之歎息。繳。

樊山政書卷十七

恩施樊增祥喜父

批西安府光守稟

獄局乃省城一大政也。賢太守總理庶獄，留意人才，所請入局幫審十四人或則老於吏事，或則始發新硯，惟老手能識重輕，而新者亦藉資歷練。收羅既富，成就必多，培植苦心，於斯可見，嘉歎久之。仍候臬司會詳檄委。繳。

批盧旂官稟

據稟已悉。該旂借銀買馬，言明按月在餉乾內扣還，前借一千五百金，甫經扣還六百，旋請再借六百，不問批准與否，先將領字齊呈，竟若有挾而求者。並稱自本年秋季起至明年秋季扣完，試問十五個月中，餉項虛懸，誰為擔任該守備？如有更替，誰肯接收？跡其所為，實屬糊塗膽妄。此時扣六百即借六百，將來扣一千再借一千，是借支之餉永無扣還之日。試思報部作何項開銷，不報部又將何項賠墊，該弁本非旂官材料，今又如此貪妄。傾者覆之，該守備之謂矣。領字移送善後局核辦，先此嚴行申飭。繳。

批華州褚牧詳

據詳已悉。張凌高如詳斥革。貢生劉殿魁既據詳稱業已出學，無從註劣，而此次上控皆該劣貢一人主謀，仰即傳案押追貢照，另詳斥革，以昭公道而儆刁誣。大約每一州縣各有刁劣紳衿倚刀筆為飯具，地方官之老實者則受其欺制，混賬者則倚為爪牙，而公正者弗與交通。

或少加鈐束，則彼即挾憤誣告，上官稍不及察，或將本官薄加譙讓，則若輩之氣氣欲愈盛，官威替而民害亦愈深矣。其實此輩亦由少無訓教，長習污風，其人實無半點本事，其告狀亦是無情無理，決無一句要言。特以吾中國官場習氣凡遇刁徒構訟，庸懦者不能折服，油滑者不肖得罪，問心有愧者更不敢呵斥，蠻而無理者罵不中冑，反授以柄，而長其刁。設有廉明之吏遇若輩上堂，拍案一喝，直從穴道痛下一針，其不駭汗俯伏叩頭服罪者吾不信也。吾故曰：此輩亦人子也，其先無父兄之教，其後無官師之箴，總由中華人格太卑以致無良心，無廉恥，唯利是圖，無惡不作，而不知天高地厚者比比皆是也。吾作令時，於此輩繩治極嚴，而未嘗不心憫之。雖甚刁惡，亦罕有怨毒我者。今登台司，心知其弊，故於誣控之來極力伸州縣之權而除斯民之蠹，至於操縱其間，化鷹為鳩，以良易莠，是在賢有司矣。仍候督撫憲學院暨各衙門批示。繳。來詳引本司原批錯落甚多，豈未見秦報耶？不通文理之州縣，吾無責矣。褚牧似不應如是。

批神木縣詞訟冊

亦見苦心，未免多事。繳。

批褒城縣稟

據稟已悉。此案蜀人黃麻子與廖姓均由李偷娃薦與監生張耀離傭工。廖姓偷竊該監生鋪蓋逃跑，黃麻子仍在張家，且鋪蓋僅止一牀，業已攜走，其非夥竊可知。該監生之戚余存周既非薦主，又非事主，無端加黃麻子以夥竊之名，並批其頰，以致黃麻子自抹於偷娃店內，存周畏罪逃逸，案經報驗無異。該令關提耀離及見證王潤成到案，耀離供稱並不知毆偏之情，稟尾聲稱嚴拏余存周務獲，提同張耀離等再行研訊云云，似乎張、王二人俱未釋放，究竟余

存周疑竊批頰係在何處肇釁？若並不在張家，則耀離初無疑竊之心，又未眼見其事，到堂一訊，既不知情，即應釋放。即使將來獲犯，亦何必提同對質？該令身為老吏，於此等沒要緊之命案任意拖累無辜，實堪憤恨，而且毆逼之地最是案中節目，一字不提，尤為顛預，仰於奉批之日迅將張耀離釋放。如果存周就獲，但傳見證王潤成一質即伏，威逼致死余存周万无死罪，亦決不致狡供。張監生失卻舖蓋一牀并未查究，出其不意，由南鄭提至褒城打此人命官司，而猶須等候逃犯到案，纔得提同擬結，何修而得此民之父母也？此稟已伏撤任之根，該令小心在意。繳。

批臨潼縣李令稟

看透案中癥結，老眼無花，凜然筆下風霜，銀手如斷。此案解松齡舖夥李振文竊去冉姓染房絡馬紅纓，經染房夥臧元升向問，松齡即糾夥將元升毆受重傷。迨冉九傑控听請驗，而松齡吞煙自盡，振文遁避無踪。案經該令分別驗明，元升受傷，松齡服毒，兩俱屬實。及喚要証李振文訊供，則屍弟解秋凌聲稱早已遣回山西送信。該令謂該醋房舖夥尚多，何以獨遣疑竊肇釁畔之要証李振文回籍，是振文此行已坐實竊纓之事，而松齡之死亦實由欺鄰庇夥，傷人畏罪而然。老吏斷獄，無可遁飾，應如所稟飭屍弟領屍歸葬。臧元昇由冉姓調治務痊，免其置議。此後倘有翻覆，定唯解秋凌是問。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四川同鄉官尹守等稟

稟中情事可悲，而處置又復可喜。已故杜參將前室張氏僅遺一女，繼室葉氏無出，旋即夫婦雙亡，孤女九齡，房地筐箱需人經理。兩舅家各託恤孤之義，難保無覬產之心，來告同鄉，願付屬人經管。該守等憫孤雛之無倚，慮兩狼之並驅，以杜守同姓同鄉存心仁厚，俾弱

女因依於父執，而會館經紀其遺賞，俟長成擇對之時，舉遺產以為奩贈，處分盡善，存歿俱安。抑本司更補一筆，將來此女於歸，衣飾可盡挈以行，房產非壻家可得。如其生有二子，應以一子為杜參將之後，而以房產歸之。如是則康公之生依然自出，若敖之鬼不至餒而矣。准一切如稟立案。仍候撫憲批示。繳。

牌示

為牌示事。照得為政宜辨等威，新學亟明權限，下凌其上，是無紀綱。課吏館以首府為提調總司，一切館中吏役舉由府撥派，館中委員各有攸司，不相侵軼。乃聞管書監印委員湯直牧一日革退差役四名，並不稟商提調，亦不謀諸同事，似奪權踰限，目無上司，實難寬貸。湯直牧即日撤差示警，遺席以宮令其震接充。本司非謂差役不應革除，實因委員不當專恣。凡百君子尚其鑒之勿違。須牌。

批罪犯習藝所龍令雲藻稟

查去年設立罪犯習藝所之意，係本司核閱兩首縣留養局之報銷冊其間浮冒過多，該局經費每年亦在千金上下，意欲化無用為有用，於是面囑兩縣將該局貧民額數核實，節出經費，將咸、長兩縣禁押鎖係諸犯收所習藝。茲事發端於藩署，罪犯僅止於咸、長，經費取資於留養局，而地方假借於五嶽廟，固與通省之習藝所渺不相關也。既而歸之於臬司，又屬之於巡警局，而所中辦法全與本司始意不符。本司以為罪犯習藝當罰做苦工，蓋罪至久押長繫必係積竊會匪賭痞訟棍之類，此等人未收以前管押縣聽，並無口食，且帶鎖鍊，乃收所以後繫石者悉予解脫，日給兩餐，直與舖夥無異，以致乘隙免脫者不一而足。試問古人城旦鬼薪之謂何？西人罰做苦工之謂何？本司因該所業已改隸警局隱而未發者多矣。茲該委員稟發析發

款，謂每年需銀一千八百兩，而留養局節出之款不過千金，是司庫歲需賠銀八百兩也。查外縣皆令監犯習藝，從無在司庫請款者。彼咸、長兩縣之罪犯何獨如是之值錢耶？國計有常，庫儲不易，情理與法三者皆講不去，何敢出此無名之費，畀諸有罪之人？仰自與兩縣籌商，本司不管。

批華州褚牧詳

此等姦所殺姦之案一詳了結，原無可駁。然情節必須圓到。此案出於正月二十六日，該州牧尚穿白風毛袍褂，此是何等寒天，乃云本夫李玉堂夜歸燈尚未熄，推門進內，看見姦夫姦婦光身一頭睡熟云云。月維孟春，時當半夜，該二人在行姦之後既不穿衣，亦不蓋被，竟於燈光之下作呈身禦史模樣，而且酣睡如死，可謂不怕冷矣。此等情節實令人看不過去，該州刑幕為誰，著明白申覆候奪。繳。

批渭南縣廩生田紀鳳等呈詞

薛道士一極無用之人耳。然正惟無用，則其為非作歹也亦必漫無範圍。果如該生等所呈，該道士實屬可惡。仰渭南縣劉署令集案覆訊。如其勾串匪徒，毀賣廟產，確實不虛，即將該道士押案迫繳，並將六姑泉房屋田產一並改歸小學堂，以宏造就，並將遵批審斷情形據實詳奪。切切。稟發，仍繳。

札第二營收支委員唐令德容

為札飭更造事。案據該員呈竇該營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起至十二月底止開支各項清

摺前來，查該摺內所開多有不合，現當款項支絀之時，新軍開辦伊始，營中公用之物所不可少者自不能不酌量購辦，本司於此項兵費頗費經營，務須事事核實。該員職司收支，責無旁貸，應需家具取足而已，必求華緻，何從得此多金而揮斥之？況三營一體，彼華此樸，彼奢此儉，亦不足以昭觀聽。細察摺報，自去年冬月十九日起至年底止除火食等項外，一切備辦至六百餘串之多，第三營則僅三百七十一串，相去亦懸殊矣。現已將各管帶之薪水及公費寬定數目，足敷應用，開辦之器具准於公費外支銷，須將各項價值數目核實開呈。其為該管帶自置之件不得牽混人內。以後則各種器件安置妥貼，除製辦軍械凡關係軍裝之物仍准作正造報外，其餘一概不准妄支，以示限制。合亟札飭，札到該員刻即遵照另行分別核實開報，五日內彙呈本司察核。該員由本司專札委派，不比從前軍營帳房。若俯仰隨人，浪費浮支，則該委不能辭其咎，切速毋違。特札。

會臬司詳撫部院

為遵批會詳核覆事。案准學務處咨開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奉憲台批據韓城稟前辦學堂尚未盡善遵章擴充認真整頓各情形一案，奉批“近來各屬學堂多苦於教員之難得，該縣一高等小學堂而聘教員四人，得師誠為不少。然除高建極一人專教體操而外，其曹邦彥、薛位、高友彝三人據該縣攷語皆不過中學通材，所餘算學、地理、格致、圖畫諸科究竟三人分任耶？抑三人以外延聘別師耶？否則諸科聽其存缺耶？該令概不敘及，足見該令於學務一事不過率爾操觚，其中綱領條目茫無所知也。又據稱整頓有需時日，半年以後再請委員察攷等語。該縣學堂於光緒二十九年已經開辦，該令自稱諸生均能改良進步，現在通科學暨通普學者尚不乏人，是該縣學務從前已有可觀，乃經此番整頓之後，反覺半年以內不堪見人，何其言之矛盾如是耶！該令前者稟辦巡警敷衍塞責，此次稟辦學堂含糊推延，窺其情形，必該令數年以

來於一切新政毫無布置。今經屢次札催，始知其事之必不容已，先作一篇寬泛文字搪塞了事。然又恐委員攷查，則底里盡露，故心虛情怯，以一稟爲展限寬緩之計。不知學務一事如其辦理得法，雖程度不能遽高，而章程規則當時亦井然可觀。若不得法，雖待至十年，亦無進步，況半年乎？該令責任有年，而地方新政無一舉辦，不勝焦憤之至。仰學務處迅即移會藩司切實查看該令究竟能否勝任，詳覆核奪。一面勒飭該令於奉批五日內將章程表冊先行呈院查攷”等因到司。准此，本司等遵查韓城縣知縣王溶舉辦學堂新政含糊推延，毫無布置，且來稟中籌議一切於教育規模、管理法則亦均未能心知其意，措注合宜，實屬不諳學務，應將該令即行撤任，以示懲儆。除另委詳報外，所有遵批查議緣由理合會詳呈請憲台察核示遵，爲此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詳議西潼鐵路辦法章程二十二條

局章八條：

明辦法 一，陝西創修鐵路，其要義在自保利權，開通商務，期於軌路遠達，以爲鞏固西北邊疆之根本。茲擬遵照奏案，先修咸臨五十里之鐵路，以作起點，接修西潼三百里之鐵路，以作完全。而其緊要辦法在聯絡汴洛支路，以達京漢，其究竟效用在於擴充甘隴幹路，以抵伊新。日後歸於恢張，目前主於簡易，開宗明義之旨自應於章程內首先聲明，以符奏章而齊視聽。 一，路工甫議開辦，首戒鋪飾。茲擬遵照奏案，暫以善後局爲坐辦之處，以司局文案爲兼辦之員，並委派議員數人以備討論。事可兼營，費期擷節，一切修繕薪工等費均暫毋庸籌議。遇有應商要件，隨時聚集，以便互相稽攷，妥議舉行。至於路工應需調查事宜，並擬先期派委委員分赴鄂粵湘豫等廠悉心攷究，逐事記錄報核，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立公司 一，蘆漢、京津各路開辦之始均經首先奏明設立公司，蓋以立官民聯合之權，

杜外人覬覦之漸。陝西現脩鐵路，意主官民合辦，擬援案定名為“陝西西潼鐵路有限公司”，以期巨款易集，經久遠而保主權。一，公司設立而後，任事之員擬官商並用，並飭公舉正紳數人及巨商大富以為董事，令其來局會議。所有勸捐集股等事，均令任籌。一，公司為路工總匯之地，所有延聘工師訂立合同，招募匠徒，督催工程，及整飭銀行，稽核款目，一切用人理財等事悉歸經筭。開辦後，另有公司專章。

聘工師 一，路工以勘路為要，擬先聘勘路工師一人，無論華洋工師，總宜明定權限，於工程外一切不許干預。至此處需用各項工師甚夥，均擬先僱華工師聘訂。如必不得已，而延聘洋師，仍以確訪熟手為主，不可稍有徇濫，以免貽誤。現在川省已聘定留美卒業生陸耀庭為總工程師，將來勘路既有端倪，似此項路工仍非得有總工程師攬其大綱不能使耳目心思有所專屬。即如審量建築之次第，鑒別物料之良窳，攷查將作之勤惰，核定諸工之限期，皆須該總工師專司經理，董督觀成，應並先期精覓實能肩任之人，與訂合同，俾之承領。留學生中能得其人最為妥善，否則東西洋皆可專聘，不必限定一隅。現擬移會赴東留學生監督隨時物色，確切訪明，從速函知，以便延聘而興工務。

設銀號 一，大工既興，一切官捐民股宜有經收儲存之地，採辦轉運宜有撥兌提動之所，局費工用宜有支發騰挪之區，是鐵路銀行之設誠不可緩。然陝省風氣未開，商情未洽，既無如許勤妥之人以資分任，復無如許厚重之本以便恢張，擬先就各票莊內擇兩三家資本豐厚足可持久者，與之訂立議單，書寫摺具，作為西潼鐵路兌收銀款之所。責成該舖董於收銀兌款撥息查賬各節妥派干事人切實經理，確定賞罰，以昭激勸。舖董如係一手經理者，應於路工完竣後，或優獎或重酬，均聽該董自擇，要以實在妥靠得力為主，不准絲毫徇情。一面仍咨鄂屬等省就近鈔錄，以便將來有所依據。一，紳商民人等所入股銀交票莊暫存者，須由票莊給票，俟銀行設後，再認給官息。外埠票亦宜如此辦理。一，本省會垣自宜擇各號商兌收銀款，此外如漢則地居樞紐，如滬則埔據要衝，如京如津則亦有採運招集之需，並須於各

處選訂號商各兩三家，以便儲存撥兌，俾與本省兌收銀號氣脉貫通，藉資周轉。一，公款如鹽價、土捐、義穀、差餘股款，如官商民社皆係就各府廳州縣附近收銀，既乏滙號可存，亦鮮妥商可發。擬公款均俟收有成數，如在銀行未設以前，仍解該管總局，彙齊移解。股款則逕由各府廳州縣寄交省垣銀號查驗充收，以免弊混而歸整一。

開學堂 一，陝省雖先辦西潼一路，而秦隴、秦蜀兩路西南縮馭形勢亦雄，將欲開拓規模，斷不能長此借材異地，則惟有創立鐵路學堂，妙選英少，萃聚其中，延聘教師，分門講授。學堂即立於現開路錢之旁，徵諸實驗，得力較真，收效較捷。先以四五十人爲一班，次年再行推廣，添招新班。開辦後另有學堂專章。一，學堂之立至早亦須半年。現擬先在日本各省留學生內選擇十人就近赴該國學堂研究路學及各項辦法，期以一年卒業。已咨留學監督刻即訪選，先期舉辦。將來本省學堂開立，則此項學生可以陸續到陝，既可任教授，又可治工程，並進兼營，裨益匪淺。

採煤礦 一，路軌既成，倚煤爲命，亟應先期預備，庶免臨時周章。陝省地氣雄厚，山阜盤鬱，產煤頗多。如韓城、白水、邠州、永壽、鄂縣、同官所出之煤，民間利用，人共知之。他如鳳翔等處，亦露礦苗，疊經挖視有驗。以外南北深山彌望，森林蘊藏必富，擬逐次勘驗開採，以盡地利。視其得煤盛者，即可循新法採取，不必專用土法。正宜隨時購置機器，建設煤廠，務期集事易而取物多。產煤之地，或官或私，或賃或買，均酌量情形辦理。另有煤礦專章。一，煤質不同，首在攷驗得法。現擬派調查路工委員孫牧攜帶陝產各種煤塊至鄂滬訪求礦學專家攷驗煤中所含原質何如，何者合用，何者能以燒煉。再以各路所用之煤兩相比較，確有把握，則已之礦可以分別揀取，未開之礦可以依類搜求。並一面延訂礦師來陝勘辦，或以現辦煤油礦師兼之。

習律法 一，興脩鐵路，在東西列邦其公司中人，類皆精于律法者，故能操縱悉宜，無

放棄權利之事。即以工程師論，亦皆由學堂畢業，屢已習國際交涉及工程法律之人。蓋路工既舉，萬緒千端，無法律則規則不備。權限不明，人既無所憑依，事必至於凌雜。中國此等人材一時實難具選，擬電囑東京留學生監督選擇學生二、三人專習東西各國國際公法、私法與地方規例，及公司章程，務期融會貫通，得其精意。學成即迅令來陝，以備驅遣。至本局開辦伊始，需材孔亟，能否並選留學生，應一並電請留學生監督酌量辦理。一，各國律法既選留學生肄習矣，而我國商部所頒商律尤非切實研究不可。聞蜀中所訂鐵路集股章程，經商部援律議駁多條，是非就其範圍必至事無歸宿。今陝西官商非惟於商律未經講求，且多未見此書者，擬即由局詳請電咨到陝，飭令官書局翻印若干部，發給局員，令其講習，並於本局所開學堂學生課程內增入此書，作為正課，以資討論而宏造就。

簡員紳 一，陝路刻不容緩，經綸草昧，百務需材，必人人通曉工程，安從得此多數，必事事聽命工師，直是授權於人。現在各省大工競舉，陳迹可尋，不難擇善而從，分門規做，亟宜多簡員紳以供策遣。除公司人等應先行委派外，其餘如勘綫、購機、採料等事皆宜遴選其才足勝任而性又相近者先行委辦，於學堂未立之先藉此足資磨鍊。其有外省官士明於路學可資倚仗者，訪詢得實，即行咨調，以收羣策羣力之功。一，路工需款動用百萬，入其中者，苟非其人，即不免見利而動，其無用者勿論矣。其材者，無論員紳，首重在一廉字，選人之法，要在公同參攷，由上主持，公司人等不得受人干託，徇私汲引。凡誇詐貪鄙自命在行浮支浪費者，一概不用。其究尤在明定獎罰，顯示勸懲，要員紳互相激勵，俾民間相信，情誼能通，而後上下一心，事無不舉。另有員紳獎罰專章。

捐章六條

加鹽釐 一，陝省創辦鐵路，自以籌款為最要。而商民中鉅利所在，要以鹽務為最多。查花川、青蒙各鹽行銷本省鳳漢諸屬者，前曾擬議加徵，每斤以十文為率。嗣因甘省減收八

文，亦遂減如其數。現在路工需款至鉅，勢非兩省合籌不能集事。擬仍查照前議，凡陝省行銷之花川、青蒙各鹽於前加八文外，每斤再行加收二文，專款存儲，作為鐵路經費。至潞鹽行銷引地，前定每斤加價四文，今者鐵路創開，核於潞鹽運道頗微便利，似宜援照甘鹽辦法，一律加收二文，歸入鐵路項下支銷，用昭公允。所有一切徵收章程，應移由釐稅總局查照前章詳請奏咨開辦。

收穀捐 一，陝自庚辛災後，籌備義倉積穀，議以每畝三升為額。近數年來，各屬稟報收數多則兩三萬石，少亦不下六七千石。歷時稍久，勢須出易，積愈久則累亦愈重。今擬開辦鐵道，於運糧救荒最稱捷速，應將倉捐截止，而以每畝三升之額移作路捐，仍由鐵路局認息。惟義倉取其耐久，故收穀存儲。路捐取其饒多，故以麥折算。其辦法，各州縣莫不分里，每里有地若干，應出麥若干，悉皆有冊可稽。每年歲秋後，按照時價折收錢文，由各該邑里紳彙齊交縣，由縣彙齊交局，由局發給股票，按年付息，以所收三升之捐充作鐵路工需，以所給三升之息專作該里學費。路軌交通，而後民間所收歲糧價賤時，則可分糶豫晉，價貴時則可回濟邠岐，常此轉運流通，不致有收折色難、收本色易之慮。此項收款為數計亦不貲，並擬責成地方官將付息一層妥切曉諭。民間知有餘羨可圖，畝捐能更踴躍，農政能益講求。三升之數或能較舊增多，以作鐵路的款，似較他項轉可持久。議定即由總局行知各屬擬章舉辦，並詳咨備案，申明收捐一定年限，以舒民志而開利源。

增土稅 一，陝省罌粟日種日多，深礙民食。今擬以徵為禁，于土釐常捐之外，每土一兩再行酌加，以供鐵路經費。查湖北土藥章程釐金及膏捐每兩幾收致百文，陝省現在所收共計只三十四文，即再加多，亦不及湖北之半。惟歉歲多有而餘地須留，擬定每兩加收十二文，仍責由各釐局核實抽收。一俟路工畢事，此項加捐立即停止，以裕工費而恤商民。議定即由總局移釐稅總局行知各局卡刻期一律照辦，庶幾早一日開收，便早得一日之款。

廣社債 一，陝省民智未開，生計多窘。鐵路一事係於國民有公利之舉，將欲廣招徠，則東西兩邦社債規模亟當仿辦。蓋股票對於公司有權利，而兼有義務。社債對於公司無義務，而專有權利。其所裨益在使補助公司力量之不足，而俾民間俱能以少數之金錢投入公司，增長勢力，增長生計，其終極且能成絕大之團體，以輔翼公司。擬定每社券或借銀一、二十兩，或三、四十兩不等，無論官商紳庶，有願存款生息者，即由鐵路公司出券認借，作為債項，而不作為股款。利息每月以五釐起息，路工之成就與否，公司之豐厚與否，皆與領社債券者不相干涉。惟給息必須不爽定期，歸款必須不逾舊限，立券必須察明實係中國人乃為收接。其非中國人者，不得預此。有於入債後復願拔本者，應聽自便，以免牽制板滯之苦。惟須分別議明月季各期，庶幾給息歸整，經手入債者便於勾稽，藉祛蔽惑。

提差餘 一，陝省各屬應收差徭，除此解償款及里局留支外，每年照章應共餘錢四萬五千串上下。截至光緒三十一年止，計當存差錢一十二萬一千餘串，差銀二萬四千餘兩，為數甚鉅，足備工需。惟其中多有虛賬而無實款者，皆由里局紳士之經理失宜及地方牧令之騰挪自便，應先移由善後局差徭所嚴切核辦。並行查各屬，令其逐一清釐稟覆某邑究存實款若干，明白具陳。即行分別提解，歸入鐵路項下，以備支用。至自光緒三十二年之起之差錢，應令按照章程，每邑應餘若干，即如其附數同。償款或分四季，或分兩忙，一並解繳善後局彙齊移交公司，或即作為社債本利，均歸作鐵路常年經費。並嚴行各屬以後兵差則禁絕浮支，流差則報明實帳，不准遷就含糊，庶幾差需核實一切應餘之款，弗致蓄意侵漁，藉以裨補路款，實為至便。 一，鐵路興築而後，除土司、回部、噶箕等差仍照例馳驛外，其將軍都統督撫藩臬以下各差必皆雇坐火車，決不故事遲迴，仍行驛路。所有此項車馬供支等費即可提入差餘，以資工用。計每歲如能切實節存，為數亦復不少，應俟屆時飭令分晰具覆，以便核提。

集股分 一，開辦鐵路既名為官商合辦，自宜仿照川粵辦法，以集股為第一要義。惟陝省風氣遲開，應先籌集官股，以為之倡，而商股、民股亦宜分端舉辦。茲將辦法大旨先行揭

明。有如官股缺分優瘠不同，差務豐儉不一，擬先酌定等第，分別勻派。一等，每年派銀一千二百兩；二等，八百兩；三等，四百兩；四等，二百兩；五等，即缺如虞施，差如鄂縣，每年亦必入股銀五十兩，以示均平而免觀望。所有應攤之法，屆時詳酌情形，開單飭辦。有如商民各股，第一須以認定中國人入股為主，其非中國人，不得附人，並不准將股票售與非中國人，以符奏案。惟秦俗樸陋，將來股票中必須嚴切申明此節，以豫杜流弊。所有股分，每票一張，定以庫平銀五十兩為額，年息四釐，均限一次整交，隨時給票起息。此項股銀係專作西潼鐵路經費，無論如何緊急之需，均不得絲毫動用。

一，開辦股分之初，宜令巨紳富戶票商大賈酌量認股若干，以資倡導。宜刊白話報章，慎選清勤紳董，分投妥切，勸諭商舖民戶，以釋疑惑，宜擇一二認股踴躍者迅為從優給獎，以聳觀聽。宜派省垣及府州著名紳耆或學堂干事酌給川貲，分赴京漢、津榆遊歷鐵路，攷查情勢，以冀開通輸納。就秦言秦，此皆事之不可緩者。

一，集股章程各省多已請求完善，惟陝省情形與他處間有不同者，應統俟立公司時定名有限二字，仿立條目，擬議專章，另詳請奏立案。

一，股分之法係取則東西各邦，必須入股之人皆能確明公司二字大義。其事在知己於公司有應得之權利，亦於公司有應盡之義務。蓋凡入股分而佔有多數者即屬股東，路工之成敗興廢，各人胥有擔任之責。股票不可濫售，股本不可輕拔，而入股之時非第計圖利息，要當寓有國民團體之思，庶幾毅然輸款，舉大功而無遺議。

一，陝省自勸辦昭信股票，未能取信於民，以故在上偶有捐輸之舉，下即廣生疑慮。今辦鐵路，股分以定期付息為最要之著。現擬所收股銀除鹽釐、土稅暨由司暫動各款不起利息外，無論官款民款，第股以庫平銀五十兩為額，統按蜀滇辦法，周年四釐行息。自收銀後，下一月初一日起算。所有人股之人，無論股分多少，按年各給息摺一扣，每年發息，概以十二月為定期，不稍更易。其有入股未及一年者，按月餘閏攤計，應需息銀即在各票號及各屬收存應解款下截留支付。緣昭信僅一空紙，鐵路則有十萬股銀。即有十萬股銀之路，路一日不失，息一日不空。此項路工擬照商部奏定有限公司辦法，公司若

或失利，不再向入股者攤收一錢，每年息銀由官擔保，即於現議籌出加價上釐項內提銀若干作為常年付息的款，以堅入股官紳商民之信，期於事成工舉，祛疑忌而收利權。

路章八條

勘路線 一，凡造車道以勘定線路為工程之始基，尤以測繪地圖為布線之先導。查各國每修改一路，必測繪至三四次，始定路線，其詳審可知。陝西舊日輿圖頗不合路工之用，宜於工程師未到之先，早為儲備。此間武備學生於路工雖未諳習，而輿地已習專門。前繪北山車道詳圖最為合格，擬遵選派此項學生二人來局，即由局添委委員督同親往。東路先將咸寧五十里細加測量，逐段繪圖，貼說呈送，本局察驗。一面再擇學生中心細而無習氣者一、二人，交續派攷罕委員帶鄂飭赴漢口鐵路周歷詳察其如何布線，如何設軌，一一訪詢明確，逐細紀錄報核。該學生學業已有根柢，再加實驗，必能精益求精，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繪圖以詳盡為主，陝省舊圖頗稱駭備，惟每方十里於路工尚不適用。查美國造路之圖皆一寸一里最為精審，擬飭委員諭令學生畧仿美圖成法展作一方一里，先將咸臨距離之五十里分段詳繪。凡在大道及附近之處，所有道路之高下、彎逕之丈尺，以及河渠、橋梁、村堡、鎮市、斜坡、岐路均須標識分明，一一詳記，不許遺漏，限一月內繪就呈驗。至灤、霸二橋為此段最大工程，其兩岸之廣狹，平陂水性之緩急漲落，河底之泥沙深淺，尤應留意查訪，務得確實情形，詳細開摺，一並送局備攷。

估工程 一，建軌工用浩繁，稍一不慎，浮濫至不可究詰，則估工計費最為要端。今修西潼鐵路，苦無精於工程之人，非待聘定工程師到此，不能將用項核實估計。惟一切地價、工價及物料之產自陝境者，似應先行攷察，以備臨時取資。查從前廣西勘估龍州鐵路工料清摺，凡工程所需均已備載無遺。擬即選派委員二、三人札發康守際清原摺飭令按照所開，除車頭機器購自外洋，鋼軌定用鄂廠另行核估外，所有田地、房墓、局棧、車廠以及木石薪工

等項均令逐一查攷明確，估計價值實數，詳細開摺呈核，不許稍涉疏濫。至原摺內有開山鑿石等費，西潼一帶均係坦途，不須列此，應併由委員體察情形酌量刪減。

採物料 一，路工所需物料，鐵為大宗。陝西各屬鐵礦發見者以韓城為較著，地濱大河，運道亦便。近來漢陽鐵廠已能自製鐵軌，粵漢一路業經訂明專用漢廠所造，陝路開辦之初自不能不取材於鄂。然各處路工皆於鄂廠購運，則亦有匱竭之虞。如果察明韓鐵實旺，日後似仍宜招商設廠，在韓城造軌，並製路工所需各項之鐵，以期節省運費，應用無窮。又查山西同蒲鐵路現已剋期興工，晉鐵出產素旺，若秦晉共議合約開廠，亦較之取購於鄂為便。至於木料需用尤多，驛路兩旁森林絕少。近必取諸盤屋、寶鷄，遠則取諸甘省，或可諭令木商自立工司，分途購辦，給價認股，均聽其便。但能力除抑勒折扣之弊，則商人共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石料專為墊道之用，東路傍山一帶到處皆有，亦須招雇石工，公平議價，或整或碎，隨用隨運。總之，物料以購自本地及近地為上策，一則運致不難，一則弊混易察，一則利源自開，此為採辦要著。然如紅毛泥黃炸藥之類，有非近地所出者，則亦不必拘執此說，要以各得便利為宜。

購機器 一，築路工程無一不需機器，下至取石挖沙，亦有汽鑿、汽鏟之類。陝省距東南為遠，如不先為購運，將來工師勘線既定，一物不備，徒曠時日。查康守估計龍州路工開有各項機器名目價銀，雖於零碎數目未注，大致已為明晰。應再派一留心路工廉明可靠之員，按照原單赴鄂豫一帶就路工必需之物切實攷究，擇要購買，並分別輕重，規計運道，總以不誤開工之日為主。

建車廠 一，路工告成，凡停車上車，人貨起落之處，均宜分段規畫，布置井然。某處宜建大廠，某處宜建小廠，依附路線，並於鐵軌交通各支路察視其地商務之衰旺，人物之稀稠，以為區別。尤應建置得法，臺宜分築高低，路宜分通人馬，裝煤載水須有汽車，房應預

備者共幾處，待車之客憩息之所應如何，始不擁擠？此雖為路工後著，惟其中委曲綣重，若不先期攷覈，倉卒為之，不便於人，即有礙於路。擬專員先將各路車廠逐一查驗，分繪圖式，斟酌損益，期於至當。築路之日，便可相度興造，庶無凌亂紛擾之患。

購民地 一，路工應需之地應俟工程師插標定線後，即行購買。查東南繁盛之區，地價不一。近所聞惟滬甯定價最貴，就中又以蘇錫一段為更昂。今自潼關至省城，皆關中腴壤，似宜分別官地民地，荒熟水旱，釐為數等，一律按照時價持平定值，庶未經開通之民不生疑貳，樂與官為交易，於路政可以暗銷阻力，所費少而所全大。 一，每縣官地之價即作該縣分股，將來為舉行新政之需。民間以地認股，願否聽其自便，切不可稍有抑勒，致礙招股之信用。所有錢糧差徭，應以路線所占折算頃畝，明白除豁，出示曉諭，庶不致有飛灑影射之害。至屯更王田，雖名為官地，實則數百年來民間輾轉典質，已同私產。其營田及現開屯地多已領照繳價，亦與官地不同，似俱應分別私價官價，照數核給，以示公平而免怨讟。 一，民間村莊墳墓當軌道者，可遠則遠，萬不能避，應出價限遷，每屋一間錢若干 [計標給價] 每墳一堆錢若干，宜察明地段多寡，工料良楛，折衷定議。其墳墓之無主者，給錢若干，交鄉地代遷，均須確定數目，毋令役書舞弊折扣。外國工程是由往往不顧民怨，橫行平毀，不可不妨。觀滿洲條約，且以保護日本墳墓責成中國，則固視為重要，應俟屆時飭勘地委員妥為照護，不得任聽工程師隨意指毀，致拂民心。民間亦不得藉口風水無理阻撓。

察運道 一，潼洛鐵路一時未克興辦，而陝路又不能坐待運道之艱，人人所知。今欲先行施工，凡卑頭、車軸、機器笨重之件不能陸運，舍黃河別無他道。查由鐵路運至鄭州，應從滎澤下泝流而抵潼關。惟聞近來河船下水尚多，逆挽極少。以古事徵之，漢唐轉漕之路今不可尋，況數十萬觔笨重之物亦非轉般之法所能挽致，似宜攷究川峽上灘及溪河過壩諸法。或旁施鐵纜，或車輪轉拽，召募舟師，詢訪西士，俾令各盡巧思，以求度險。再查康熙年間陝督博霽覆奏亦稱三門惟人門水勢稍緩，其百餘下步為砥柱，再下二里為臥龍灘，曾用小船

載糧三十石從人門牽挽而上等語，是可爲行船之明證。特故道久廢，施力較艱，用費較重，應先行飭委明干之員前往查勘究竟能否疏通拘運之處，擬議辦法，覆候核奪。其餘磅數噸數之輕鮮者，即可仍由鄭州輪路轉運，以期迅速。一，開工伊始，所需木石爲大宗。出產木之地多在南北山中，道皆險峻，運致亦艱。查木商運木多於附近渭河之岸設廠發運，將所致各木結爲木筏，由渭取道灣折而下，大致皆在夏秋水漲之時。今擬仿照辦理，委員先採合式之木酌妥標記，存俟盛漲時，陸續放運。其需用大石碎石，西潼一路所在多有，且皆彌望平原，車道四達，擬即專用大車載運，以省勞費。至將來路工告成，需煤極鉅，應於煤盛之地開修支路，與干路直接，庶幾筋節靈通，取攜利便，不致有停車待煤之患。

訪電線 一，駛行輪車，欲使往來能依定期，彼此不相觸犯，則安置電線亦爲交通最要之事。查西安電局東路原設有電線，但電桿高至二十六七尺，不合鐵路之用。且盤繞於大道左右，將來西潼鐵路逕取直線，未必能曲以相就。擬俟工程師到此勘定路線後，由本局咨明電政大臣，調取從前鐵路、電報兩局交涉成案，妥議安設。至德律風亦鐵路必需之品，屆時應一併添置。一，查西安電局所有領班報生皆由上海選派，來往川資以及常年薪膳所費實屬不貲。若土著報生，即無此優異。今修西潼鐵路，將來需用電生不少，借才異地，未免靡費。擬招本省聰穎子弟年在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十人，取具保結願書，由本局聘定教習，令在本學堂指授。電學雖極精深，拍報乃其餘事。所有應習各門，英文英語年餘即敷應用，傳報鈔報三月可期有成。一俟學就，專備本局驅使，不許往他處執業。至鐵路定章應設飛信員作電生領袖，如電局所派領班者，其程度稍高，是否上項學生即能派充，抑須另在他省調取，俟臨時察看情形酌理。

以上二十二條，係就目前開辦而言。一切未盡事宜，暨另須擬立專章各項，應俟隨時察酌情形，分別詳請辦理，合併陳明。

批藍田縣民陶廚子控詞

湯牧如不搪差，爾陶廚子決不告狀。前日撤差，爾今日告狀。試問伊欠爾工錢二十吊，爾不向主人求索，亦不在府縣控理，專在本司衙門具呈，其意何居？爾主人之被撤，因其專權藐上，不能不整飭紀綱。若欠廚子二十吊錢，豈藩司能為爾代討乎？總之，上行下效，湯牧近於陵上，是以廚子敢於犯上，本司搪湯牧，湯牧搪爾，理在則然，例在則然也。不准。併飭。

批鎮安縣劉令稟

來稟於祝隆熾上控一案敘次清楚，斷制簡嚴，該令審判工夫於茲大進，不勝欣悅。查此案陳善錄先欠隆熾之錢，又欠社會之錢，鋪夥、縣差同時向索，同路前行，善錄半路遲留，越兩日乃見屍浮水面，衆皆知為失足落水，與陳役、羅夥無干。屍弟陳善祥借屍圖財，此本屍親慣技。差役奉票下鄉，向被告索錢土亦是票差慣技，管押取保，斗房索賄，亦是門丁慣技。雖其情可惡而皆不足責，何也？下流小人唯錢是視，若縣令明白了當，其弊不禁自絕。獨不解姚令腹中有許多書，筆下亦復馴雅，而竟如此之糊塗顛倒，使天下人皆謂讀書人不但無用，而且格外誤事，此可為太息痛恨者也。此案陳善祥以兄死不明報案請驗，祝隆熾亦遣夥羅漢文及張世烈投案具訴，案雖準而未驗，何必管押？即使管押，亦只可押案內之羅漢文，何必押案外之張世烈，乃人已押矣，票已出矣，而屍弟陳善祥得錢到手，具呈攔驗，此時原差石貴已遂得財之願，姚令亦免驗屍之勞。業經批准免驗，並取具屍親甘結，則在押之張、羅二人自應立時釋放，而竟遲遲不放，此何意也？祝隆熾借錢與人，不意遭此命案，不但前債化為烏有，而且經營棺殮，打點衙門，耗費無限錢財，甫能銷案，而兩夥依然管押。為縣

尹者，若故留此雙豚在筮，爲丁差饜飫之資，而隆識果以四十金遍賄門丁李姓、管監姚姓，然後遞保請釋。姚令既留此二人爲衙門生財，則亦不必復恤人言矣。乃因外論嘩然，佯作根究之勢，而所究之書役又皆非過錢得錢之人，乃竟枉革局外之書差，仍不准張、羅之保狀，彼得錢之丁役反坐視他人之被打被革被押而晏然無驚，而姚令仍迷信如故。若將此案打成戲劇，在舞台上演唱，台下之人看到此處，其不痛罵紅袍白鼻戴圓翅紗帽之職官者必非人情矣。迨隆識復請熊、蔡二紳講情，姚令始將張、羅兩夥陸續釋出。惜來稟未將日月敘明，不知釋放之日距攔驗之日其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者幾何時矣。語云“堂前稱父母，門內有兒孫”，本司不明令此等父母官在鎮安一年有餘何以對吾民耶？今經該令研究明確，隆識遇此案此官此丁此差除死者衣棺等不計外，前後共花銀一百餘兩、土二十兩、錢四五十串，而丁役瓜分則以原差石貴所得者爲最多，業將現銀、票銀、煙土盡數追繳，並請將該惡差鎮繫三年，甚屬痛快，應即照准。其餘分銀在二兩以上者如數追交，仍行重責。其止於分不數百者，責而不追，辦理亦皆得法。至云李姚駱三丁已隨姚令回省，應飭咸、長兩縣逮案，各予重責，遞籍管束，餘如所稟辦理。惟姚令枉革之刑書差役等應今一併復卯，以照公道。稟尾聲稱擬辦習藝所一節，熊紳慨捐二百金，該令與晏紳各捐五十金，好義好仁，深堪嘉佩。仰即認真舉辦，以祛管押之積弊，顯官紳之令名。本司此批於姚令不啻施以麟撻，免其記過罰金。蓋姚令究是讀書人，其事可怪，其心無他，現直學堂改章，習學中文者限於鐘點，此後學生卒業，其能讀中國書至千卷以上者恐無幾人，則姚令之便便經笥尤可貴矣。吾素服其記誦之長，因稍寬其審判之短。使他人糊塗顛到若此，有不詳參者耶？故前則痛斥之，使人知昏憤之可羞；後又優容之，使人知讀書之可貴。此繳，原詞存。

本司又聞此次鎮安交代姚令多交數百金，該令須早日退還，以全寅誼。切切。

批新軍第二營口管帶王冠英稟

來稟閱悉，所言極是，應即通飭各屬嚴緝逃兵懲辦。至該旂官正當教練之時，忽有外旂無名勇丁由平台翻身跌下，致將該旂官壓倒錯迷，至今頭面腫痛，聞之殊深惦念。仰即好自調攝，勿性急出營口，恐風日俱能為厲。該無名勇丁無故入他人營中，打傷旂官，各隊長竟任其逃逸，殊屬疏縱。而該旂官猶稟請萬統領不必追究，此固是該旂好處，然使吾營兵丁在外旂如此胡鬧，打傷旂官，我豈能置之不問耶？繳。

批漢陰廳呂倅稟

此所謂冤孽也。凡謀殺親夫之案，起於姦者居多。此則該婦廖余氏並無外遇，僅因其夫廖賢高時時毆罰，遂乘其赤身醉臥，以滾水徧淋其身。迨賢高越日因傷身死，該婦亦自刎不殊。經該倅取有賢高生供，案情甚確，借非前世冤牽，何以致此？然亦實由教化不興，男女均無家庭教育，天下糊塗人太多，是以奇怪事亦多。大凡兩人以忍為貴也。廖氏夫婦小焉者耳。仍候民督抚宪暨臬司、陕安道批示。繳。

批洵陽縣李令詳

據詳已悉。該令辦事爽捷，深堪嘉尚。彭、李二生既經姜副貢代為乞恩，姑免斥革。李夢彪前經高等學堂攷取第一，應準到堂肄業，以示與人為善之意。張鵬程如詳斥革，貢照存送。此繳。

批漢中府恩守稟

人有拏住江洋大盜而以偷吃牛肉罪之者，是爲舉其細而遺其大。桂令之不中用，不能結案，是其本等。該守因其十、冬、臘三個月准理五十二案中有十三案未結，請記常過一次，是吃牛肉之類也。準如稟記過。仍候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王典史原洛稟

該典史之父向秦縣丞挪借公款，私相授受，均屬不合。今既將借款還清，該縣丞何以不令抽還字據？似此等極無謂之事，屢詣本司曉聒，實屬惹厭。即以此批立案，爾父字據作爲廢紙可也。繳。

批商民晁公恕等呈詞

據稟已悉。史革道改造門樓，侵占官街，預出告白。爾等既屬街鄰，何不阻之於未占之先，而稟訐於落成數月以後。彼之越畔固屬貪橫，爾之濡遲亦堪怪訝。其緘默於前者，明明心存畏忌，視爲死而不僵之蟲；其嘩控於後者，明明例有可援，拼爲刻而不成之鷲。使無粉巷羅宅一案，爾等之訟亦幾乎息矣。論爾等言之太晚，不應毀其已成。惟羅道困侵占註誤，而史革道即聽其越軌，亦屬不公。仰西安府督同咸、長兩縣前赴汀子廟街查勘明確，勒令將所占官街退出，仍還從前舊樣，不准尺寸踰越。天下糊塗人往往無事尋事，子曰“吾末如何”，孟子曰“予不得已”，其此批之謂矣。

批臨潼縣貢生戴殿璋呈詞

查錢糧加平，學堂教習不能勝任。此闔縣民膏，士習之所關，何以僅爾戴殿璋一人具控。

況加耗一款，化私爲公，取諸書吏之貪囊，充作學堂之經費，名正言順，意美法良，教習耿璦等稟請仍舊徵收，自系爲興學起。見而來稟謂其借學堂以袒護蠹書，有何憑據。試問稟明有案化私爲之款豈能不歸學堂而仍歸蠹書耶？至張布侯舉充局紳，業經李令批駁不准，孫璦等何能挾制改批？李令又豈能受命如響？查爾亦里局紳士，必系與張布侯不和，是以挾嫌牽控。爾今年是否仍在里局，抑已交代出局，未據申敘。以本司揣之，恐系張布侯代爾之位，將爾所用之司賬、劉保障屏之局外，爾既恨布侯，兼恨孫璦、郭忠清等不應公舉布侯充當局紳，遂借加耗爲名，爲一網打盡之計。計則毒，而情則顯然矣。此稟發交臨潼李令閱看，查照所控各節，縷晰稟覆，仍繳。

批臨潼縣民季學忠呈詞

差役剝民，固是慣技。然敢於上控差役者，大抵刁徒什九而良懦無什一焉。去年薛含瑞等上控臨潼糧差李興等侵吞糧銀，經發審局提訊，斷令李興退出銀一百三十餘兩，交薛含瑞具領，自應按戶散給，方見上控爲公而非爲私。乃詐稱被竊五十金，而前後具呈十三張，每張需銀五兩，是嘔諸差役之口者仍吞入訟棍之腹。所謂與民伸冤者，果何在耶？季學忠前與相比，今又相噬，均非安分之徒，仰臨潼李令傳集全案人證，從嚴訊究。如薛含瑞（即薛順娃）乾沒屬實，務須全數追出，充作小學堂經費。至去年張故令審斷此案，頗有議其偏謬者。今觀上控，原告分贓不勻，以狗咬狗，則人言非盡非無因也。迅速斷結具報，勿稍引嫌縱惡。切切。詞發，仍繳。

批咸甯縣易令詳

此案控情不問而知其兩造皆非善類，惟原告因受傷而肆誣訛，被告因挾嫌而肆兇毆，其

情罪宜判重輕。今傷者得錢七串、十六串不等，而毆人者於出錢養傷外，兩次重責管押數月，亦屬罰足蔽辜。應準如詳銷案，楊榮盛交保管束。倘再犯法，定即永遠鎖繫。此繳，原詞存。

批臨潼縣李令詳

據詳該縣學務蔚興，悉由張紳秉樞、楊紳樾、楊紳聯芳捐資提倡使然。然非賢令尹開諭有方，官與紳民素來相信，亦不能致此也。現值開通風氣之際，應準如詳給獎，以資觀感而示褒崇。仍候撫憲學院暨學務處批示。

批渭南縣劉令稟

據稟已悉。趙紳老矣，輕信謠言，不分真假。陝西素未開智之民不達事情，不說好話。去年設警務局，曾有極不通之劣紳以無情無理之詞函致趙紳妄誣，局勇趙即信以為實，以函示唐會辦，經會辦力斥其誣而罷。此番致書，本司心知其又為匪徒愚弄。然吾輩作地方官，既有人造謠，即當窮其究竟，故將原信發縣查禁。茲據稟稱，徧查渭南各鄉，並無一人造此伐樹之謠。然則原函所稱族人言者，其人若非好亂樂禍，即系傷寒發狂，特以狂人一言累賢令尹。徧歷數十村，詢訪百餘人。吾輩作官總對得住百姓，百姓對官不住與吾輩無干。此繳，夾單存。

批客民趙國鈞呈詞

據稱爾在王家巷典屋一區，光緒十六年爾叔父趙守環慶知長沙府事，爾往投靠，將房屋家具交爾姪趙彪兒管理。及去年由汀還陝，則彪兒被典史馬維廉逐出，鵲巢鳩占，爾尋維

理論，初允眷交，近復串差欺壓等語。來詞殊不近情，爾離陝十有七年，爾姪彪兒於何年被逐？馬維廉於何年霸占？彪兒既受付託，年非幼稚可知，何以房屋被人強奪，即拱手奉讓，嘿無一語，甘心爲秦之逐客？被逐之後，又在何處棲身？爾去年何日歸來？何以坐待數月之久，始行具控？況馬維廉以候補佐雜何敢憑空霸占，警局最講公理，更何敢受串欺人？來詞但言欺壓，究竟如何欺爾？如何壓爾？以情理揣之，若非彪兒將房轉當，即系爾與馬維廉早有帳債膠葛，將房作抵，此時窮極無賴，橫索房屋，故該典史喚局勇彈壓。爾如必欲打此官司，仰照指駁各節明白具覆候奪。此呈不准。

批岐山縣趙令詳

書曰“罪疑惟輕”，輕之則可，縱之則不可。此案鞋匠周學金於光緒二十二年秋殺死學徒範鳳吉，棄屍不失，報輕驗訊，供因鳳吉偷竊錢土逃走，追獲殺斃，案經解勘，被駁發回，竟至延宕十年之久。該令到任覆訊，學金乃盡反前供，謂鳳吉與伊女通姦，登時於姦所殺斃。無憑無證，僅由罪犯口說。即以所供情節而論，鳳吉以十六歲學徒，二月到鞋鋪學藝，得金之女於七月來鋪看戲，鳳吉與之調笑，年幼無知，事所時有。當被得金斥罵各散。夫以十六歲之幼童，十七歲之幼女，被父師責其無恥，能不羞懼交加，乃八月間又招其女到鋪看戲，且令其寄宿鋪中，若忘其一月以前曾經調笑斥罵者，周學金可謂無心肝矣。而此男此女不過兩次見面，前一次已被斥辱，能無戒心？何以夜半入室，如薪投火，如漆投膠，竟有如是之容易者？況女與父隔壁，徒與師同床，不但乘隙偷情，而且切切私語，直視周學金一睡如死者。男尚童齡，恐無此如天之色膽；女猶稚齒，何竟類娼妓之下流。而且驗彼傷痕，致命之傷八，不致命之傷二，刀刀損骨，兩嗓俱斷，致死足矣，何如是之重且多耶？學金既憤恨如此之深，男女理應同罪，何於鳳吉連斫十刀，而於其女僅一罵而止？如果有憑有證，猶可說

也，乃於獄成十年以後，僅憑犯人一面之詞，遽將慘斃十六齡幼童之人憑空釋放。本司決獄多矣，如此平反疑獄，實不能會銜具詳，應將此批移請臬司酌核定讞。蓋生者固當矜，死者亦可念也。繳。

批涇陽縣蔡令詳

此案纏訟七八年，韓姓已閱三世，邢姓亦閱兩世矣。來詳敘述清白公平，應即如詳擬結。韓費氏倘再受唆瀆控，立案不行可也。繳，原詞存，

批大荔縣陳令詞訟冊

老手斷案，實獲我心。第一案，善處翁婿之間。第二案，匪徒劉計合盜並行，僅予枷號三月，不足蔽辜，應鎖系鐵杆石墩一年，仍命將所拐王新印衣物如數賠還。一年期滿，察看稟奪。第三案，亦明決可喜。繳。

批大荔縣陳令詳

據詳已悉。此案已故吳宏才一房兩售，初典之於趙桐，繼賣之於屈德。及宏才故，絕兩姓交爭，比之虞芮之田捐入句龍之社，歷今三十年矣。當日所以留此訟蒂者，則以未曾過糧而又歲以鐵二百文乞宏才族人吳定兒代為納糧，致定兒藉承糧為爭產之根，藉賠糧為訛錢之計。官經數任，案經十餘年，其情節不過如斯，業經斷令三社首人幫定兒萬錢，糧歸三社承納。而定兒抗不領錢，疊控不已。茲經該令為明白詳覆，仰即勒傳定兒到案，領錢具結。以後倘再誣瀆，重懲不貸。繳，原詞存。

批延川縣陳令稟

凡作稟牘，少說閒話。譬如該令作先進於禮樂文，從山梁雌雉說起，有是理乎！據稟該縣民人馮崇名於上巳日白晝偷布，被失主認明退還。越日適集，又在街頭窺伺。巡丁盤詰，揚拳即打，經多人將其擁至縣署，竟敢毆罵官長。據稱若非該令躲避迅速，險遭毒手。猶且不用刑威，僅止令人解釋。該民仍鬧罵不休，嗣乃被革生梁崇節從便門引去。該令次日正要根究，崇名早已橫臥大堂咆哮更甚等語。此等奇情險狀經該令夾敘夾議，已極羅唆，而入手之初先從孔姓鞋鋪及“祥盛魁”雜貨鋪去年失竊、今年二月拿獲一賊說起，然後說到三月初三，吾不知該令做墨卷時限於七百字，如何說得完也。天下糊塗蠻纏之人如馮崇名者甚多，不足為奇。所奇者以白晝偷布之賊被捉送官，官未罵賊，賊先罵官，官未打賊，賊先打官，一奇也。該令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見其欲毆，立即躲避。若以迅速自矜者，然二奇也。此等狂徒無論如何猛悍，究止一人，該令闔署丁役至少總在十人以外，加之以巡警兵，何雖立時撿按痛打。乃猶令人勸解，若自處於無理者然，三奇也。集場眾百姓因該賊毆打巡兵，共抱不平，是以擁至縣署，該令縱不立時決打，亦應交差管押，乃仍聽梁革生將該賊從便門引去。吾不解頭門、二門、宅門之外何處得此便門，四奇也。該令、該賊各自酣眠一夜，次早官欲尋官，直以縣門為菜園，出入自由，以大堂為臥榻，橫陳不起，以毆罵官長為日課，昨罵之，今再罵之，以身受官刑為快活，答可也，杖亦可也，五奇也。本案敘完，又追敘其平日為賭棍，為逆子，末又牽出伊叔廩生馮炯屢次上控，利派鄉民，民不敢喘，官不敢惹等語，究竟上控者何人，利派者何項？如其敢喘，是如何喘法？如其敢惹，又是如何惹法？乃於馮炯並無下文，但請將馮崇名或係巨石，或者鐵棍，而又不定年限，可謂漫無收束矣。此案仰延安府愛守將崇名及馮炯、梁崇節提至府城嚴加訊究。如陳令所稟屬實，即將崇名鎖繫巨石五年，期滿察看稟奪。其叔馮炯如真有唆控科派情事，亦即查取年貌具詳斥革。梁崇節如果黨惡欺官，

亦應量加懲處。陳令過於老實，愛守宜隨事補救，隨時訓飭，勿存客氣。此繳。

批咸陽縣楊令稟

閱稟慰悉。聞近來小肌未痊，乃猶步禱甘霖，誠心有應，幸而既霑既足，可無催科政拙之虞。俟麥秋告登，當圖良晤，頤神靜攝，勿過焦勞。此繳。

批咸甯縣職員任智理稟詞

籌款之事原係積小成多，如果出山騾馱每年可抽錢二千串，于鐵路不无涓塵之助。惟據稱將此項經費交該職總理，似乎條陳本意近於假公濟私，仰局員同會同咸、長兩縣推求核議其事是否可行，該職是否可任，據實覆候核奪。

批邠州張牧世英稟

昔君宰甘泉，僕宰宜川，幸分棠治之餘暉，俱是蓬山之謫藉，班荆相語，喬木同遷。二十年來，我忝屏藩，君猶銅墨。若論實際，則李邵深媿於劉蕡，但採春華，則家丞不加於庶子，是有命也。若或使之間者，中丞耳熟循聲，心傾善政，署陽城以上攷，拔蔣琬於下僚，薦牘有光，褒詞無忝。麥生歧而雉方乳化，乃及於兒童，風反火而虎渡河，世安得此長者。盛美皆君之自致，拜恩非僕敢與聞。回思清涼寺樓，金明驛路，雪中疏飯，馬上涼衫，結交伊始，已相勉於古人，日月幾何，益抱慚於今我。吾曹已老，時局方新，勉蓄嘉猷，敬謝謙版。增祥復。

批南鄭縣李令體仁詳

代書而捐從九，早伏恃符作惡之根。此案代書林沛恩與牛忠孝託昆弟之交，與牛馮氏以母子相認，娶妻市月，即將代書戳記交人代辦，而飄然遠游。遺妻李氏與干姪居，忍饑啜泣，上年端午，愁急無聊，吞煙自盡。屍父李含玉報案，驗明無異。其干姪牛馮氏於李氏生前既周給米糧，死後又代營棺殮，乃該工書回家突肆誣訛，竟謂牛馮氏竊其千金財物，牛忠孝調戲盟嫂，將李氏灌毒斃命，憑空虛造。當日屍父屍姊所未知未言者，該代書獨於萬里之外知之於數月以後，控之險詖無良亟應斥革嚴辦。來詳擬以鎖繫三年，猶嫌輕縱，應再加繫兩年。俟五年屆滿，稟候察奪。並勒令將牛馮氏所墊棺殮錢文如數持出，勿任分文短少。查李氏之死由於該工書出門不留一錢，數月不寄一信所致。此次自投羅網，未必非冤魂使之也。仍候學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石泉縣陳令天錫稟

據稟已悉。周雅言（即周戊）創立忠義團名目，招引匪黨，欺官擾民，積案如鱗，萬眾切齒。准即如稟斥革，拏案嚴辦，至輕亦定以鎖繫十年之罪。至稱住屋堅固，安有炮位，緝拏之時，務宜嚴速，勿致拒捕傷差，釀成鉅案為要。此等無知之物坐踞一鄉則如虎，若緝拏到案，拍案一喝，駭汗俯伏，實狃狗之不若。吾見多矣，不足為異。仍候督撫學憲暨臬司道憲批示。繳。

批盤屋縣陳令官韶稟

據稟倉廩重地緊接丁姓、尹姓兩民房之後牆，前因易故令管倉家人賃居尹姓房屋，遂在牆上鑿一後門，以便出入，此特因管倉起見。已而易令物故，該家丁不復管倉，即應將門封閉，以昭嚴密。乃竟因循至今，聽其留門自便，以致耶蘇教士賃居丁姓之房，亦欲援尹姓之

例鑒一後門，此不可謂教士無理也。凡事須要公平，尹姓後牆可以開門，惟該處之牆不但直通倉廩，抑且緊連監獄，以萬不可開門之地易故令聽其家丁自便，已極糊塗。而歷任漫不經心於倉獄重地，仍聽其永遠開門自便，尤屬顛頂。直待教士援例來請，該令始行辭謝，此豈足以服外人之心耶？大抵教堂無不明理，凡有齟齬，皆自開其隙以招之。仰於奉批後立將易令家丁之眷口驅逐回籍，尹姓後門即日用磚石封砌，以後永遠不准再開。仍婉謝教堂，謂尹姓之牆已封，丁姓無再開之理。前此留門不杜，舉由歷任粗疏，請勿重人之過。大凡與人有所爭持，莫妙於自己先認錯，此本司弭爭之祕訣也。該令識之。此繳，夾單存。

批臨潼縣李令嘉績稟

戴殿璋所稟各節早知不實，茲據縷晰稟覆前來，應一切無庸置議。戴貢生挾私妄控，著斥出里局，以示薄懲。此繳。

批畧陽縣劉令廣年稟

該令近來吏幹日增，深加賞賚。而此稟於學務亦見留心辦理，俱能合法，則尤喜出望外也。仍候督撫學憲、學務處、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臨潼縣李令嘉績稟

所稟甚是。藉命唆訟之王福坤著枷號一個月，滿日責放。張套子因其父是日攬揆，而其妻定於是日歸甯，是以縱村外擋回。此與戲齣所演郭曖打金枝無異，而況並未相打，其妻自行服毒輕生，應勿庸議。張套子著即釋放。不准與其既瞽且癱之嶽母尋釁，況福坤枷押，則

套子亦無氣可惱矣。仍候撫憲暨臬司、監法道批示。繳。

批米指縣李令炳蓮稟

閱稟不勝憫惻，張典史前在渭南與本司同寅。前數日接其來稟，自言病篤，懇求調恤，閱之方深疑訝，不圖果入重泉也。死者已矣，尚有一妾三息，瑩瑩無依，而三樁並陳，出山匪易。賢令尹矜憐孤寡，思為集腋之謀，特恐井邑蕭條，釀金難必，田令既與同學，必有贖贈而膚施瘠缺，豈真能割肉飼鷹，但使該令念堂屬之情，集得出山之費，回省以後，本司當為設法。此缺暫由該令兼攝，俾領兩季津貼，亦堪小補。其遺棺弱小，如何資送，及釀資足與不足，仍隨時告我為盼。此繳。

批臨潼縣李令嘉績稟

女子不幸而為妾媵，分雖俾賤，而性命則同。譬如衣冠中人毆殺菜傭酒保，未有不問抵者，獨家主斃妾則輕減其罪，以致冥頑兇虺者任意楚撻，推而至於悍姑虐媳，悍妻虐婢，皆得恃尊任性，慘肆奇刑，此事理之最不平者也。此案楊劉氏為楊培林之妾，有孕在身，而培林輒用麻繩木器毆傷十七處，其間致命者五處，而左右前後肋、左右前後脇、左右臂膊及左右臂膊及脊背、脊膂皆重疊受傷，以致胎驚血潰而死。論其慘毒，實無人理。試問胎為何人之胎，楊培林不但自斃其妾，抑且自殺其子，狼心虺性，恨不立時打殺，以彰天報而快人心。究竟因何事如此痛毆，若專為拋棄殘飯便下此毒手，尤為奇酷。此案仰從重問擬，勿稍輕縱。現在更定刑法，罪人俱不輕笞杖，而一介平民敢以非刑施于家庭，且於母子俱死之時視若分所應爾，悍然棺殮私埋，尤堪痛惡。仰於提訊時，先笞千板，以快過屠之意。然後填格錄供，通詳稟報，勿延。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道批示。繳。

批東關商民稟詞

閱稟具見葉令官民浹洽，公事認真，而心地又復仁厚。是以羣情依戀，惜其去而願其留。視彼推之不去者，其賢不肖為何如也。例載“官員遷調，不准百姓乞留”，惟巡警差使與地方官不同，候移請臬司及警務局酌核示遵。

批華州褚牧稟

凡自古以來之恒規，總以仍舊為是。昔方菊人先生語本司曰：“我為令，必免行戶。如米、肉、油、炭之類皆用民價購買，然僅縣署而已，營廳勿裁也。終我一任而已，後任之復不復勿問也”。聽其言，極有情理。余初試宜川，即用此法。不期屠行、油行訟端疊起，蓋支行則城鄉之屠戶無不幫錢者，自我免行以後，行頭照例收幫，眾皆嘩然曰“縣官出示免行，何敢復幫”？行頭則曰：“一處免行，他處仍支行，安得不幫”？數月之中因此涉訟者幾十餘起，余始悔小惠之不足行也。其實衙門不格外求索，則民間由來已久，本可相安無事。一遇沽名討好之人，而無事者多事矣。是以本司自宰宜以後，不復免行，但少取而已。此次華州粟行頭劉天爵等無端上控，由西安府委員查明全係虛誣，稟准銷案。而劉天爵二次復控，以終未發價為詞。及經查明州署向有小米一斗、面十斤系軍犯及流差日用之需，歷任從不發價，而該行頭欲借不發價三字聳上聽而破行規。既得從來未得之錢，又直上次不直之訟，果墮其術，從此華州不可為矣。語曰“車船店腳牙，無罪便當殺”。凡遇此等險狡之徒，但當破其狡謀，不必與爭閒氣。此項米麵既系向不發價，而該牧因兩次上控之故爭欲自明，請照數捐廉持出，撥充該州小學堂經費，意謂爾雖上控，終不令爾便宜，我亦不自居慳吝。殊不知該牧一經出錢，彼揚揚然號於眾曰：“因我一控，遂破其慳囊數十串文。我雖不得一錢，亦足以自豪矣”。

是長彼之驕，而導人之控，破己之財，而並不生人之感也。該牧捐廉之事多矣。此項官價斷斷不可持出，仰於奉批後即將劉天爵逮案，枷號一箇月，革去行頭，永遠不准復充。至其兄劣貢劉殿魁潛匿省城，無弄刀筆，仰咸、長兩縣嚴拏到案，遞解華州，押追貢照，另詳斥革。本司判斷此案係教該牧處事待人之法，凡作官斷不可輕易動氣，一動所氣便是上當。小人之制君子，必故加君子以必不可受之名，使君子愜氣，而小人快心。吾一生不上此當，蚍蜉蝼蟻值得一怒耶？擲筆一笑。繳，原詞存。

批咸甯縣當商焦晉豐等呈詞

公款願提與否，本司並不相強。“潤生隆”當可靠與否，本司無從得知。生息各款由司發縣，由縣發商。“潤生隆”開張以後，懇分生息之款，而衆商堅不肯分，皆在咸甯縣說話。今忽請將應提之一萬一千餘金交與本司，殊屬糊塗謬妄。試問本司曾對爾等說話乎？各記責一百板，提款之事本司不管。

批張牧鵬翼稟

據稟已悉。此案本是小事，亦是常事。釐局書役豈有不作弊漁利者，釐員嚴明則斂迹，釐員長厚則無所不至矣。凡委員與地方官不和，亦皆此輩構之。長武局書沈光輝以邠州增生充當該局書識凡二十年，以秀才而屈身為吏，其品行可知，其意在隨事詐贓亦可知。此次偕局差趙福至貢生尚星雲雜貨鋪查土，誣稱抽換帳簿，偷漏釐金，以委員定要詳革功名查封店鋪等語恫喝挾制，而末云“只要有錢，便可了結”。當由郝佩蘭說合，令星雲出錢二十五串撥至王公堂鋪內，趙福取錢二串。嗣經星雲偵知委員並不知情，實由書差訛詐，遂以釐蠹殃民等詞呈控縣案。經李令提集被證人等質訊明確，沈、趙二人詐贓屬實，而釐員陳令當即持帖

將書差一並索回。次日覆訊結案，陳令堅不交人，以致商情不服，稱欲罷市。復經李令開導，依舊開張，從此印委心中各有隔閡。陳令受書差之愚，懼商民上控，於是稟請提究。而李令聞釐局發稟亦欲自占先著，詳述案情，通稟請示。以情節論，李令之稟實，陳令之稟虛。然李令稟尾申敘縣差經過局門，為局差置罵，此乃無味之詞，何必闌入。陳令固顯存私見，李令亦輕信差言，以極沒有要緊之事而至於上瀆撫轅，尤為無謂。向使李令一堂斷結，將局書局差分別革責，何等爽利。乃始而徇情釋放，不顯其恩，既而為德不卒，反以取怨。陳令本來老實，不足深責。以李令素稱明決而亦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耶。今經該直牧覆訊明確，沈、趙詐贖只二十五串，早經退還，仰李令將沈光輝解回邠州，由張署牧查取年貌具詳斥革，交保管束，勿使潛至長武，再滋事端。趙福重責百板，革役，保束永不准再充局差。陳令失察於前，又復袒庇於後，咎無可辭。惟對該直牧言深悔，二次傳訊沈、趙之時，不應留而不遣，緣該書役跪地哀求，以關係釐局顏面為詞，該釐員一念之仁，遂致同溺濁水，此可想見其愚柔之態，亦可深察其悔過之誠，姑免撤差，以觀後效。至於李令初因見好，繼反生嫌，今案已結矣。吾為爾解之，俱不得稍存意見。土鋪仍照章完釐，以後倘有偷漏，一經查實，仍必四倍懲罰。書差固自貽伊戚，商民亦不得因此得意。此批行長武縣印委遵照，併仰委員知照。繳。

批臨潼縣李令嘉績詞訟冊

四案皆彎中有彎，斷法則裁彎取直。第四案革差陳明，於革後役教復恃教捏誣，因先佃陳海水之房被革移居。窺海水外出，乃造一假約，指一已死之王萬林作中人，而以遠游不歸之陳海水為賣主，誣控海水之叔陳清擅開門鎖，失遺家具。既經問明，鄰右都知海水賣屋情事，其為捏約賴業無疑，應將該已革蠹役重責久枷，乃猶令該革差將海水找同覆訊，未免

當斷不斷。此繳。

批郿縣程令壩詞訟冊

判詞簡嚴。如判姚士鴻一案，當地之孟世興狡稱士鴻先年有煙土五百兩未交，是以於原當稻地三十六畝內割地五畝轉當與人。該令駁之云，如果當價未清，何以始則立約押地，繼則當地還錢，終又佃種納租。人非癡愚，豈肯爲此。此數語可圈。繳，竇來四柱冊發還，以後免造。

批楊司獄稟

陝西無所謂司監也。招審人犯到司，盡寄兩縣監獄，而按司獄每年領銀四百七十兩，名爲歲修，實無隻字。報銷公事，豈宜如此。現在改設罪犯習藝所，經費一無所出。此等虛糜之款似可移作實用，仰本司監印呂委員查明該司獄每年進款若干，此項歲修銀兩實得若干，司書扣若干，詳悉稟覆候奪。款緩發。此繳。

樊山政書卷十八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監潼縣稟

大凡身遭訟累，謂之不幸。而董道新之被控，則不幸中實有大幸，何也？此案董道欣等以擅賣公業控其族人道新兼及道新之僱工傳祥，該令訊明房爲絕戶董王氏遺業，向由道新取租，爲年年上塚之用，斷令道新不得私賣，此案遂結。乃因道新上堂愚駭無知，究出伊妻某氏向來庸奴其夫，此則妻能事而夫不才，男弱女強猶是世間常有。至因厭溥本夫之故，視僱工傳祥如其夫，而直以其夫董道新爲僱工。前據該令面稱去年課民種樹，傳祥掇凳高坐，而令道新刨土培根，道新亦甘受指撻，傳祥亦毫無愧怍，此則不但翻雲覆雨，抑且覆地翻天。而道新之妻猶恐不滿傳祥之意，又出銀二百餘兩爲娶妻室，世間怪事至斯而極。茲據稟請前來，據稱傳祥原籍商州，轉徙渭南，孤身一任漂流，兩處都處家族。迨至臨潼，斗交佳運，乘其夫不夫，婦不婦，公然奴爲主而主爲奴，似此不平，令人髮指。若欲人心大快，惟有將該僱工所娶與道新爲室，而將道新故妻與傳祥一同杖斃，方昭公允。然此等快事行之今日，未免駭人聽聞。酌量其間，姑從輕減，仰於批示至日即將傳祥鎖繫十年，仍令學作苦工，期滿察看稟奪。至其妻乃道新之二百金所娶，在傳姓爲尙來之物，在董姓爲價買之奴，此時傳祥長繫，此婦尙甘獨處，即令傭於董姓，補償前欠之銀。如不耐孤悽，即可與傳祥斷離，由道新嫁賣。道新之妻某氏喪良無恥，應令降爲妾媵，不准把持家務。道新愚懦無能，應擇董氏族中老成正派之一人隨時察看，代道新嚴加管束。如再淫悍無忌，稟官究治勿貸。本司判斷此案，非必故從嚴覈，第念傳祥若不鎖繫，仍必盤踞董家。況經該令責枷，則悍婦惡奴其擾道新必甚，妻殺夫而奴斃主事在意中。若今此牽就一時，恐異日干連三命，事有似刻而實

寬者，此案是也。惟該令能知此意。繳。

批渭南縣詳

據詳已悉。光緒十九年本司初宰渭南，爾時文風甚陋，惟田紀鳳能作清通攷卷，屢取第一，即於是年補廩。從前人尚安靜，不意十餘年來，不但不長進，抑且務詞訟，其可恨也。至六姑泉薛道士庸邁無能，人多欺之。此次田紀鳳等復以不守清規具控，本司本不信其言。惟現在振興學堂，與其興脩廟宇，何如建齋舍，與其養道士，何如招學生，與其以良田作廟產，何如改廟產為學費，此則本司批飭覆訊之本意，並非真信田紀鳳，亦非深惡薛道士也。茲據詳稱，該道士所管六姑泉、太甯宮、石佛寺三處廟產約計百畝，可建小學堂兩所，應準照辦。另除瘠瘠地二十畝俾該道士師徒二人自耗自食，查二氏人才雖云不競，要是林林中之一種，該道士古稀已過，亦當老者安之，今將百畝廟田取其肥且多者，而少與以瘠且薄者，七旬之人，何能耕作？倘竟因此餓斃，學堂中人能無歉於心乎？如謂僧道本應攘斥，則福音堂、清真寺又當如何？本司一生專持公道，此次田紀鳳所控串匪毀業訊無其事，則該廩生誼當坐誣。薛禮榮斷令廟產充公，不敢抗違，則該道士情殊可憫。今由本司酌斷，於瘠地二十畝之外另撥六姑泉腴地十畝，為該道士養老之資，但可終其天年，不能傳之徒衆。其委蛻以後，此三十畝地全歸學堂。田紀鳳飭學注劣，永不准干預學堂公事，仰即遵照。繳，原詞存。

批韓城縣張令瑞璣詞訟冊

以該令之才，明決二字是其固有。明則未有不公，公則未有不速決而速了者。吾當謂萬事以仁為本，而聰明人、清鯁人往往近刻。該令明決而能仁厚，則尤可喜矣。特其本原已裕，閱歷少差，此則初任所同，然不得以為過也。如第二案卜劉氏夫婦乏嗣，撫卜隨兒為子，並

定薛智之女爲媳。不期隨兒年長，習於下流，屢次偷竊有案，逐令歸宗。另以卜荊樹爲嗣，並與薛女離婚。而隨兒膽敢剝荊樹之衣，又揚言薛女適人，定當刁搶，以致卜劉氏及薛智一齊控案。該令將隨兒答責，斷令薛智將女另聘，所得禮銀分給隨兒一半，俾得小本營生。美哉，仁人之用心！而惜乎未悉今之人格也。隨兒屢次犯竊，作惡之基礎已成，觀於攔路奪衣，揚言搶女，其由小竊而入於刀匪強盜之域，蓋如水之就下，而鼠之升梯也。薛女爲其嗣父母聘，既因下流不肖被逐，則不得爲卜氏之子者，豈得復爲薛氏之壻？本已兩不相干，而又令分給禮銀則近於畏其搶親，而以利誘之矣。若吾斷此案，豈惟不給銀而已，並當久押縣廳，使知法令之嚴與幽禁之苦。一半年後，庶幾回心改過，卒爲好人。今之民非古之民，吾見以德化民者多矣，莫不先自矜而後乃自悔也。蓋仁於愚人爲矜其愚，仁於善人爲嘉其善，仁於惡人則適足以長期惡，而愚者且將慕效之，善者無寧日矣。該令閱歷稍深，始知吾言不謬。今刑部改訂律例，應答不答，一律罰金。如遇此冊第一案，吳林魁賣妻而圖財，段喜豹買妻而賒帳，兩造皆不名一錢，一妻遂轉移兩姓。若令罰金，從何處罰起？是答之一法，斷不能免。善乎！楊令調元之言曰“惡人所以猶有忌憚者，天上有雷公，地上有板子”，此語吾深喜之，然新學家啞其笑矣。久別聊以筆談，不當作批牘觀也。繳。

批富平李令經江詞訟冊

通閱四案，如溫犀照水，洋劍斬絲，洞燭無遺漏，斷制有法，視宰長安時又進一境，不勝喜慰。第一案楊嶽興誑娶劉趙氏爲妾，鬼蜮形狀，雖詐仍愚，此案得妾騙財，已應重罰。而又有去年在省欺騙資東吞據本銀之案，前已如鰓漏網，今乃如雉投囿，譬彼野豬自行拱門，未有不指動而頤朶者。該令斷將財禮及追往錢交清，此特本分應出者耳。其前吞據“鑫盛昌”之款共一千數百兩之多，即與李成章各半認還，亦應在七八百金上下，該令僅斷罰銀五十兩

充小學堂經費，可謂割肉不多，何其廉矣。楊嶽興著鎖押縣廳，限三個月內交銀三百兩，以充學費。如延，重比。俟交清后，再行取保管束，永遠不准領人賞本，貽害財東。倘再有控案，十倍懲罰。餘俱如所擬行，此繳。第一案登報。再查四案判詞，例案、文章兩擅其勝。該令公事較多，恐非親筆，秉筆之人乃今之名幕也。欽佩，欽佩。

批朝邑縣楊令淑修詞訟冊

判斷公平，敘述亦復馴雅。繳。

批咸陽縣楊令調元稟

據稟已悉，馱戶爲人馱運貨物，往往中途閣置，甚至將客貨抵押銀錢。本司曩在渭南，曾經審判數起，皆將馱戶痛加懲治，其風稍息。此次馬德元包運王麻子布疋七十八捲，腳價偕款逾三百金，乃行至岐山，因倒騾三頭，竟敢將布偷運隴州寄押。另賒煙土，赴豫省牟利，仍販糖棗回陝，事經數月，始經王床子之夥鄭景清喊控咸陽。德元到案，無可置詞，而糧棗銀錢盡行昧匿，除還腳價銀五十兩及隴州起還布疋外，猶有大布十捲、苦布十四連在岐山店內質押未能贖出，是德元之久押不釋，實孽由自作，與人無尤。而其黨馬適泰猶以刁控久押，屢次上控，若以馬德元之被押爲冤，則直暗無天日矣。今該令以布在岐山，將原被移解該縣就近了結，應令趙令秉公斷追，勿稍減讓，務使原主不甚吃虧，而奸回知所做懼。馬適泰捏詞誣造，仰咸、長兩縣查拏到案，枷號一月，期滿遞籍保束。此繳。

批長武縣李令煥墀稟

稟摺均悉。該令長才毅力，仁術仁心，每辦一事，不惟要其成功，並可行之久遠。前因試辦紡織，業經具有端倪，茲據稟稱善事必先利器，特從巴陵原籍購買筴筴等物，並聘湘中梓匠改造紡車，已於關廟設立男女工藝各一所。先延女師教諸女織作，自八歲以至十五者幾得四十餘人，每日兩時，先紡後織，工退復令郝紳教以淺近文字，辦理具見苦心。其男織紡所則俟男匠得人再行開辦。至種棉種桑，均經次第經營。如果二者有成，則布帛之利大矣。惟是男女有別，乃中國聖人第一要義。今之學西學者，先學其男女無別，何異鳩摩羅什之弟子未學其吞針盈鉢，而先學其禦嬖女乎。該令設男女工藝所，究以分地為宜，男女嫌疑之際，總須防之於未然，不當治之於已然也。此稟准其立案，仍候督撫憲暨監法道批示。繳，清摺存。

批米脂縣印委李趙稟

陝省東夥興訟，夥負東者固多，東負夥者亦所時有，惟在審斷者之持平而已。此案馮東常夥在米脂縣開設“復興昌”字號，已歷六十餘年之久。一號分為四號，以七百串錢之本獲利八九萬串之多，皆常為本父子兩世經營之力。去年東人馮錦城物故，僅遺兩寡一孤。孤子吉輔年才十六，堂弟雲城、繡城覬財產，刁唆寡嫂將老號銀錢貨物一併擄歸。常夥不平，以致控州控道控省，拘訟不休。茲由該令等會審得實，除孔前收斷分各賬之外，再令馮姓將鋪內房地貨物撥抵四千串交常為本具領，永斷葛藤。以後鋪事專歸馮姓，不與常姓相干。所擬甚為公允，應即如稟結案。馮雲城誣告不實，盤踞省城，著咸、長兩縣查拏到案，遞回米脂縣，由李令另詳斥革。以後馮吉輔之鋪事家事均不准雲城、繡城過問，如敢欺騙孤寡，重懲勿貸。此繳。

再者凡作稟牘，務要眉目清楚。此稟開口云先年馮吉輔之故祖請常為本之故父為夥云云，

究竟事在何年，無從知也；繼云開設“復興昌”生意，究竟是何生意，無從知也；繼又云將貨物盡行擄掠，究竟是何貨物無從知也；末云前直牧所分各賬稍有偏枯，究竟孔牧分給常姓之款若干，合之該命等添撥之四千串共有若干，亦無從知也。此等稟牘，閱之令人焦悶萬狀，趙令、李令著各記大過一次。彼秉筆之幕賓真對得東家住矣！又批。

批臨潼縣李令嘉續稟

所稟自系實情，理財之道豈能一成不易，有則徵之，無則減之，與時消長，在核其實而已。所有關山一鎮膏釐，准如所議行。仍候釐局批示。繳。

批蒲城縣曾令士剛詞訟冊

作者每竇到供判一冊，輒抵人數冊，蓋由才力兼人，如富家每舉一事，皆什伯於貧寒也。聽訟與作文同是一理，不能文者，盡氣畢力作不滿三百字，能者一題數藝仍沛然有餘。每閱無用捐班之判冊，有一案三行即了者，衍至十數行，則自覺氣充詞沛非凡得意矣。此豈所審之案皆無情節，無意味，三言兩語即了乎？由其本人胸中本無道理，既不會說話，又不能動筆，官既如此，幕亦似之，求其敘述詳明，如畫如話，豈可得乎？若賢而有文之吏，當傾聽時早已息氣凝神，駁詰時真能掐筋擢肺，及斷結時又復准情酌理，遇事持平，是每問一案，具有無限精神、無限心思在內，故出而質於人也。務將此案之層累曲折及公堂判決之苦心一一敘出，以質於真知此中甘苦者。所謂言不足，又長言之，誠有不得已於言者在也。若閱者漫無分別，舉七十餘屬長短高下平奇雖易種種不同之判冊盡以“尚屬平允”四字了之，則吏治不必問矣。吾於此事稍有閱歷，故賢者皆樂與鄙人相質證。雖然不能者難於盡行更易，其能者亦不過空言嘉獎，返衷自問，慚負多矣。繳。

批咸陽縣楊令調元詞訟冊

通閱五案，鑒空衡平。而於杜賣田嫁賣孀嫂一案辨駁精允，剖斷嚴明，尤深嘉佩。即登秦報，以誌欣賞。此繳。

批西安府光守稟

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為有關典禮者而言。若積弊之叢，安能忍與終古。西安候審所之設，乃光緒十三年吾宰長安時事。爾時貴築黃先生陳臬於此，惟恐民間冤不得伸，十控九提，發府審訊，又恐羈押縣廳受曩，乃與藩司商籌經費，創為此舉。開辦之始，月常二、三十人居所待質，不數月先生升任蘇藩，后之來者提案較少，候審無多，而委員差役之薪水、口食以及燈油、茶水之需仍逐月開支如故。二十年來，虛糜不知凡幾。其前者不必論，即如去年一年之內候審者僅三、四人，此三、四人在所不過兩三月，而通年十二個月仍照每月二三十人開支，豈非怪事。茲經該守擬定以後提審之案其無干人證不發兩縣，概令收所，每名每日發給粥菜錢十五文，似較往日核實。然吾以為不必也。吾作令久，深知提省受累甚于在縣含冤，是此所本不必設。若謂經歷無此津貼，即窮不可耐，則光緒十三年以前之經歷豈皆稟餓而死乎？況為政有體，不可被人拾作笑談。來稟稱候審之人其口食有則開支，無則節省，惟員役薪工、燈油等項均無可減。夫歷年既無候審之人，即不應留此候審之所。譬如陝西富翁攢一戲班，為唱戲也。若生、旦、淨、醜一無所有，而管班、管箱、敲羅打鼓之人羣聚一屋，吃飯睡覺，拏錢而外，無所事事，豈非怪異乎？現在籌款萬分艱難，該府中中學堂除現有之款外每年尚不敷銀二千兩。尹前守屢懇本司在糧羨歸公項下撥給，然糧羨一款待用實繁，能否如數籌撥，本司亦難懸定。至後任肯撥與否，更難預定。今既有此虛糜之款，應即俟數劃歸學堂，以為常年經費。稍有不足，再行由司籌撥。仰於批示至日將該府候審所即日裁撤，

其經費截至四月底爲止，以後如有候審人證，仍照近年辦法發交兩縣待質所居住。所有候審所發商本銀若干，歲得息銀若干，一併撥充中學堂經費。應由該守造冊，詳請立案，其學堂出款尚不敷銀若干，亦即隨詳聲敘，以便籌撥。切切。此繳。

批臨潼縣稟

徐審言鎖繫在廳，猶敢屢次代作控詞，實屬怙惡不悛。准如來稟加繫三年，期滿如不悛改，則有加無已，除死方休。看該訟棍知懼知悔否？繳。

批鎮安縣劉令林立稟

據稟已悉。該令平日作官，廉明二字本司所信，惟稍有粗疏之處。今觀此庫於丁令斷結劉振儀上控一案反覆研究，復訊出劉玉全之子振才鬼域百態，狡譎萬端。振儀一塊土，玉全霸之，振才買之，父子同謀，狼狽相倚，既霸而又買，使人不疑其占奪之非，短價而不交，在己不失爲便宜之至。而又僞造賣約，冀買一而得兩，妄指過證，欲飾半以爲全。該令問得明，看得透，駁得倒，說得出，以十餘年不明不白鳩巢之案，丁令掀揭於前，該令精研於後，遂使案無遺累，物無遁形。玉全、振才父子雖復奸貪百出，其如秦庭方鏡照見肝膽何哉？一切如所稟擬結，玉全、振才仍行鎖押，俟所霸各地交齊，再予保束。至振才已出之價四百七十兩斷令振儀退價收地，固是公道。然振才如此誇張，其父如彼貪霸，每年三十餘石之稞安享十餘年，所得何止數百金，而今仍以四百餘金歸之，本司深爲不平。復據稟稱振儀力弱勢孤，而振才等既強且衆，退還之地去振儀遠而與玉全父子相近。若此後振儀前往收租，勢必爭端再肇，因請將振儀已失復還之地一併作價賣與該縣小學堂處置，必策萬全，尤爲擊節歎賞。將來地價議定，即將振儀應退之四百七十金由學堂扣除，作爲玉全父子罰鍰。本司向來

懲治惡人，每施辣手。若該令以爲太過，或仍從前此三百串之議，亦無不可。本司無成見也。此繳。

批鎮安縣劉令稟

夾單閱悉。姚令之糊塗，夫人而知之矣。前批偶及交代之事者，姚令自經嚴批以後，何敢再有瀆陳。因長安胡令是其本州上司，對本司言，姚令多交數百金，本司以胡令精明正直，必無妄語，故批中及之。茲據繼晰條分並實交抵清擢前來，查姚令並未在司署稟陳有案，又未面訴屈情。本司前批云，該令如果多收，自應還之；如未多收，致書兩首縣作爲罷論。稟尾請將夾單登報無味之詞，照例不登。繳，夾單清摺發兩縣閱看，無庸繳還。司房不存此案。再查夾單背面寫許多洋字，深怪詫，著記大過一次。

批委員呂令稟

據稟已悉。查詢尚屬得實，陳說亦甚近情。凡在官者當先使有以自贍，而後可施督責之方。本司向來待人皆持此義，司監一款始自乾嘉年間，與西安府候審所不同，姑仍其舊，以示體恤。此繳。

批鎮安縣劉令詳

此案習名聲圖姦伊媳習唐氏兩次，強逼撕破衣褲，有伊堂弟習名英夫婦知證。嗣因長子昌林將其妻子搬出另度，輒敢毆傷，昌林自縊身死。經習唐氏胞弟瞽目唐華章前往理論，名聲與其次子昌達避若無蹤。當經鄉約阮大裕等從公處斷，將名聲所有田產歸習唐氏管業十年，

俾孤寡足以自擅。十年以後，再與昌達均分，約據交唐華章收執。習唐氏母子隨習名英夫婦過度。名聲窺華章走後，輒向原管阮大裕、謝邦浩等索還約據地畝。阮、謝無法，二次函邀唐華章前來。名聲父子一見即撲向揪毆，以致華章忿極，邀請阮、謝諸人及戴東昇前往毆打洩忿，致將習名聲、習昌達一併打死。快哉此舉！從此田業歸習唐氏母子承受，為寡婦者無圖姦之慮，為孤兒者亦無爭產之人。天之報施淫人，並其少子而絕之，蓋如此其厚也。看語聲敘死者一平人，一罪人，不能作一家二命論，是矣。惟稱習唐氏於翁被毆死聽從匿報，雖因其弟華章喝禁，及有傷顏面，而事關倫紀，仍應照私和律擬杖一百、徒三年，照例收贖等語，所擬殊屬非是。該令前以習名聲為應死罪人，而後又以為事關倫紀。夫名聲行同狗彘，滅倫喪紀，翁媳名分早已開除，今將華章照“擅殺律”擬絞候，將戴東昇照“共毆人下手傷重者，絞”律，亦擬絞候。而餘人從犯係累者猶有數人，是為一禽獸而累及多人，已非上天殛惡懲淫之意。而於禽獸就死以後，猶予以翁媳名分，使貞婦不受旌而受罰，殊乖天理亦戾人心，習唐氏應在不議之列。惟華章、東昇因習氏家難，被罪幽囚，雖秋讞不至入實，而在獄深為可憫，應令習唐氏供其衣食，以盡手足之情且寓酬功之意。本司判事專補律意所不及，該令識之。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長安縣胡令啓虞詞訟冊

五案皆奇斷，法亦嚴明爽脆，此王罕皆八法中之別情老境也。劉文濤誑賣姪婦，石錢娃指妹騙財，王順興索逋穢罵，周成悌父子、周侯氏姊弟各欲鑽嗣亂宗，予以笞責，深憫皂隸之過於辛勞，編入戲文，惟恐醜腳之不敷分佈。第一案斷令劉董氏回娘家守節，而令詭賣之劉文濤出錢四十串，並將串娶之趙連富財禮八十串一併歸之，以為養贍之資。在拘墟庸腐之州縣必有代連富稱冤者，謂其罪減於文濤，而罰反較重也。殊不知謀娶之始，連富實禦輪而

歸則己，情同串拐。及到家事露，董氏矢死不從，則又加以網縛，幸而該孀婦以智完貞，誑令人城，至傳全信家乃得見天披霧。是此八才串之財禮斷無歸趙之理，而以斷歸董氏為心安而理得也。此繳。

批延長縣余令元章稟

該縣於四月十八日得雨，而稟稱於春耕大有裨益。南薰洊至，訝東作之方勤；梅溽剛炎，忽杏華之在望。徧徵品彙，惟螻蛄不識春秋；倘涉訟庭，如蝠燕互爭明晦。好加檢點，勿再冥。繳。

批榆林縣李令炳麟詞訟冊

判斷懲罰，悉得其宜。第二案以賭博罰款充文廟學堂公用，尤為靈敏。苟得此意，刑部所定免答罰金之制，每縣硬派百金者，不難於此等款內酌量提解，何必按年攤捐哉。此繳。

批邠州張牧世英詞訟冊

老手斷獄，無不愜心。如竇賈子將徐振元之牛借與妻弟張金生，尋即倒斃，認賠牛價十二串，已交四串，餘竟抗交，以至涉訟。訊知張有錢而竇無錢，竇到案而張未到案，乃令賠款八千，各認四串。使賈子傳諭金生如數持出，免其傳案。賈子名下一半賠款由州牧墊發，俾案早結，忙後再由賈子繳還。此雖小事，足見仁人用心，一意為民，息爭省累。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微斯人，其誰與歸？繳。

批淳化縣龍令維估詞訟冊

斷案尚屬允協。惟該令於學堂要政屢經催督，迄無隻字申覆。已由學務處詳記大過一次，吾深為該令危之。繳。

批醴泉縣周令丕紳稟

辦事無一定之死法，存乎其人而已。往年吾在渭南所徵罌粟畝稅不過十之二、三，彼時未行新政，未派償款，但為民留一分有餘，則民受一分之賜。今則本省百端並舉，京師各部徵求，度支所增數逾百萬，其不能不取給於人民土地者，事與勢交迫之，非吾所得已也。畝稅一款，若逐處踏勘，所得誠屬不貲。然兩年以來畝稅雖倍於前，而仍無竭澤焚林之歎。較之他省，猶為害取其輕。乃近者鄂縣、武功一意自私，惟求減少，彼其意非為民也，留此有餘，則糧賦差徭催科自易，而於大局全不關心。此等人，吾深恨之。是以派員覆查，果各增地若干，頃彼自令上司不信。為上司者，安能以誠信待之。若貴縣，則吾所深信不疑者也。據稟醴民冊報不實，抗不加增，不得已，印委齊出，逐村查驗，有真未種煙者，有種而匿報者，有隱匿較多者，縷晰條分，使閱稟者如親見。巡行阡陌，閱視煙花，分別有無，較量多寡。時也，此事半為籌款，半為寓禁於徵，果使吾民盡除鳩毒，即歲短十數萬、數十萬之入款亦所不惜，特一日種之即當一日徵之耳。今年各屬冊報當以醴泉為第一核實，曷勝嘉歎。稟尾聲敘得雨稍遲，大風損稼，小民求減，而該令不敢稍松。吾嘗謂種煙與五穀異，他稼穡皆可預計分數，煙則必須剷割以後方為實獲。設割時遇雨，則漿薄而利微，特利重稅輕又多，故歷年來雖收穫不齊，而輸將靡貳。今醴泉既按畝實報，該令又素所信心，將來徵稅之時，准由該令酌劑盈虛，量為減讓，他屬不得援以為例，仰即知照，並移委員知照。仍候釐金總局批示。繳。

批臨潼縣稟

據稟已悉。薛含瑞及季學忠均非安分之徒，其上控糧差之意，全在奪糧差之利，以利己而借為民除害為詞，為聳聽邀准之計。此等情態，吾見多矣。茲據覆質得實，革差李興吐出一百三十七金仍由聯名上控者朋分，而花戶不但未得此銀，亦並不知其事。大凡作昏官者，率以袒差厲民為受賂鬻獄之根源，而作清官者又皆以伸民抑差為沽名討好之門面，是則甘為小人者固毫無公理，而號稱君子者亦未免私心。凡事持平而已，有何差與民之分乎？夫劣差可惡，則誠可惡矣。而敢於上控差役之訟棍，其毒尤十倍於差。問其名，則平民也；問其事，則公理也。彼先自立於不敗之地，以打此百訟百勝之官司。稍一駁詰，彼即坐聽訟者以袒差之名，以為歷控上台之地。一經得直，歸而號於眾曰“去蠹免累，皆我上控之力”，可以勒收訟費，從此聲名一出，狡黠之吏役反結納之，庸惡之官長亦畏憚之，而良民之受其魚肉者較貪官汙吏劣丁蠹役而更甚十倍矣。彼此之自命好官者，特未深思耳。現在吾民品格大率在中下等，其於公德公理毫無體認。試問眾花戶出錢之事何以數人出而控理，赴省要盤纏，候審要繳裹，代書要戳費，票差要草鞋錢，彼受害者安坐家園，一錢不出，獨彼數人既賠錢而又受累，果何樂而為此哉？此理甚明，其情亦甚易見。而無如今之君子，一有伸民抑差，沽名討好之心，遂置此等關節於不問，而甘為訟棍所欺也。言之可為長歎！此案既經問明薛含瑞等所得之一百七十餘金除在省花用姑免追交外，其餘薛含瑞所乾沒，季學忠、凌德林等所朋分，均著一併繳出，充作臨潼小學堂經費。至薛含瑞於在案候質之日輒敢私自回家，糾約黨羽將薛天來毆受重傷，應於追繳吞款後，將該訟棍鎖系鐵杆巨石五年，期滿察看稟奪。季學忠因分贓不勻具控，所控又多誣捏，著枷號三個月，滿日責釋，仍取保管束。薛天來分銀五兩，既被含瑞打傷，免其追繳。其餘拉牛各小事，由該令隨宜斷結可以。此繳，原詞存。

批榆林縣稟

稟辭詳明透快，使人一目瞭然，深可嘉尚。此案劉仲成、何榮安等以設局殃民刑備勒完等詞上控葭州方牧到司，批飭榆林府轉委該令查辦。茲據查明稟覆前來。其他姑不具論，原控謂主牧折徵葭州錢糧，每京石折錢六串一百二十文，本司當以各屬錢糧從無折收錢文之事，方牧何至荒謬若此。茲閱來稟，所謂折徵者即榆林府之兵，並非葭州之錢糧。該糧僧故意架捏其詞，希圖聳准，深痛恨。查該府廣有倉兵，糧歲徵一千八百餘石，糧戶散在各屬。而葭州距榆尤遠，花戶詣郡完糧不便，則託之包戶，於是包糧鋪遂據為利藪，剝削窮黎。去年劉守洞悉弊端，援照清澗成案，俾葭州牧改收折色，易銀解府，由府買糧填倉，意美法良，經本司批准有案。而劉仲成等向充包戶，一旦無利可食，遂而捏情誣告。及奉查訊之批，則又蠱煽愚民，謂本司不准折徵。殊不知就詞擬批，所謂該州何以改折者，乃指葭州民而言，非指榆林兵而言也。趙牧、劉守因該奸僧上控未結，遂仍舊徵收本色，未免過於軟緩。今經該充質訊明確，劉仲成等所控無一不虛，應即仍照本司上年批定章程，所有葭州應完廣有倉兵糧，按照市價，每石折徵銀三兩四錢，由葭州牧收銀解府，永除包戶之弊。劉仲成越誣不實，狡詐百端，著鎖系巨石五年。常有尚攔阻花戶勿完折色，著鎖系二年，各俟期滿分別查看稟奪。何榮安同惡相濟，避匿不出，仰即移催趙署牧嚴拏到案，鎖繫三年，以懲訟蠹。其所斂花戶錢文共有若干，著勒令交案，充作葭州小學堂經費。此批行榆林府遵照辦理，轉飭李署令、趙署牧遵照。方牧奉府札改折，並無不合。且在任未折收一錢，應無庸議。喬吉、張裕訊系事外無干，亦勿庸議。此繳，原詞存。

批延安府愛守稟

北山州縣瘠苦，舉國皆知。此次奉練兵處來文，測繪輿圖，特給委員及學生川資，並由督練處通飭各屬勿庸支應。陳令北山於役，川資不繼，在延安官錢局借支銀二百兩，該守批令各清各款。借之延安者，由該令還之延安。其測繪川資用多用少，自由該令報銷，勿相牽混。此正辦也，應即照準。至稱陳令奉委入山，氣燄太甚，此則測繪之員被人測繪，其情狀躍躍紙上矣。大抵不學無術之委員於所過州縣往注意氣憑陵，地方官而和平也則送便飯，送夫馬，敷衍出城即得。若遇有脾氣之地主，勢必拌嘴打架而後已。然亦不可一例而論，亦有和平老練之委員遇乖張慳吝之地主以致齟齬者，此則官場人格不齊，要在為上司者因人施教，隨事持平而已。陳令有才具而無學養，其視北山惴惴無華諸令長幾幾以上司自居，此不問而可知者。該守有表率之責，先為我嚴切誥誡為感。此繳。

批石泉縣陳令天錫詞訟冊

通閱四判詞，極見用心。惟第二案云，已訊結未到人證免傳省累，此乃通套文字。凡案中未到之人，有可免傳者，有必須補傳者，不可一例而論。此案張翠娃幼許唐順友為妻，今皆長大，而順友其岳張德文受其內姪梁富倫唆使，將翠娃另許鄒姓。因原媒團約以義責之，退還鄒聘，而富倫二次刁唆，又將翠娃另許閔姓。嗣因鄒姓聲言搶親，再由團約調停，乃令唐姓接娶。而梁富倫復唆德文以糾報民女具控，是始終捏弄此事者，全在梁富倫一人。乃集訊之時，富倫避不到案，斷結以後，竟以“免傳省累”四字了之。試問此等混帳物事，尚憫其受累耶？若謂添傳覆訊，致全案羈留，則案已斷結，翠娃交順友領回，儘可令三造一併回家，專傳梁富倫來案受責。蓋此人不打不押，此案雖了而仍不了也。昔陸春江中丞語人云“作墨卷有消息，知之者蓋鮮”，吾謂問案乃真有消息，亦並不難知，特無如粗心省事假慈悲者何也？

繳。

批城固縣周令詞訟冊

判斷均尚公允。惟楊萬金、楊李氏互控一案，敘萬金之供則曰“三弟病故，弟妻李氏”云云，敘被告楊義成之供則曰“楊李氏賣田葬夫，他夫弟楊萬金混告”，敘李氏之供則曰“楊萬金是男人的胞弟”，該令判詞則曰“萬金既欺弟婦，復累中人，斷令萬金念其兄故家貧，弟媳居孀”云云。所謂弟媳者，即其故兄之妻也。此等糊塗供判，實所罕見。該令業經撤任，姑免置議。繳。

批澄城縣培令林詳

如詳銷案。繳，原詞存。夫以同胞姊弟，而其弟王重熙又係教官，竟至如此參商，本無准息之理。惟是人格不高，素無教育，不可以其為教官也，而遂以正人君子之道理責之。查該教官兩次被控，前之控者，師母而兼岳母也；後之控者，胞姊也。吾不忍言，中心藏之。

批宜君縣王令詞訟冊

判斷還下得去。第一案云“牛與約不能代人還錢”，第二案云“挺抗為護債生佛”，第四案云“風水何關樹木，風水之瑩，樹木當不至有枯朽矣”。昔人論詩，謂好作奇語，亦是一病。以後只要明白，勿求奇崛為囑。此繳。

批長武縣李令煥墀詞訟冊

昔袁簡齋評趙甌北《大石佛歌》云“有意賣弄家資，然亦實由腹笥便便乃能如此博麗”。

此冊第四案崔閻氏被其惡姑洪氏折磨欲死，荒年逃外，改嫁張岐娃爲妻，生有子女。而洪氏因爲子續娶，人皆不與爲婚，突於五年以後，岐娃夫婦移居崇信，而該潑婦以姦拐控案。關傳質明，自應斷歸後夫。況閻氏昔在崔家係屬童養，是歸後夫爲從一而歸，前夫轉成再醮也。判詞多方設難，瀾翻不窮，亦與甌北長歌相似，稍稍費辭矣。然於理於例於人情無不推求至當，夫豈俗吏所能耶？應登秦報，以誌欣賞。其餘五案亦極允協。繳。

批涇陽縣蔡令寶善詞訟冊

斷固允協，詞尤雅令，文章粉澤，吏治增暉。作官須讀書人，正在此等處標其雋異。繳。
第一案登報。

批涇陽縣蔡令寶善稟

單稟確有見地。近日者內而改輕刑律，外而攷察憲法，來牘所謂風潮鼓蕩，難緩須臾，亦屬理有固然而勢所必至。鄙意非不主變法也，惟凡事須循序漸進，爲政亦因時因地而各制其宜，未有不問士民之品第何如而遽以西法概中人，且以一成不易不法概施於二十一行省，萬有不齊之人者，必欲行之，必在教育普及，民智大開以後。蓋必士民中多有明是非、識道理之人，然後天下有議員，有議員而後可以開議院，上下議院皆得其人，然後憲法乃立。迨至人格日臻完粹，則刑罰不求輕而自輕。來牘謂改輕刑法爲立憲之本源，曾亦思刑法者上以是施諸民者也，憲法者君與民共之者也。今之民若馬賊，若會匪，若梟匪，若訟棍，若土豪，幾於充塞天下，而欲併五等之刑一切免之，且即以是爲立憲之基礎，則是朝廷與亂人共治天下，不惟黃帝堯舜以來之中國無此政法，即歐美諸邦亦豈有此憲法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此可爲痛哭長歎者也！賢者出宰數月，裁判數十百案矣，試問不用笞杖，能結案否？兩造立

談，能吐實否？處處設鄉官，人才足用否？事事與民同之，能事事如我意又如人意否？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今之新學大抵聰明者多，彼豈不知現在之人格萬不足以語此，而姑且先伸民權以爲快用，是益擴其議論自由之勢力，而陰遂其劫持官吏冒上亡等之私心，何嘗取天下人格而秤量之哉？吾非不以憲法爲是，特以時未至而強爲之，猶飯未熟而加餐，必爲臟腑之患，兵未練而浪戰，必貽軍國之災，此吾所以學堂、工藝、巡警、路礦以及常備新軍無一不實力舉行，而法政獨從其後也。惟課吏館本有法政一科，來牘謂延請精通法政之教員來秦講授，乃應有盡有之議。俟稟商撫憲再奪。此繳。

牌示

照得“同寅協恭”，自堯以來，垂爲明訓。凡候補上人員奉委出差，最忌是已非人，意氣用事。此次攷查各屬學務，學員四出，皆由本兩司選擇而使。因邠、乾二州委員有佐無正，不足以昭鄭重，爰飭許令樹聲先至學務處講習建築、管理、教育諸法，然後赴邠、乾攷查。切乃近來攷詢該員在善後局當差，居心近刻，不協寅僚，若赴邠、乾，必致處處齟齬。許樹聲應撤去攷查差使，亦勿庸再赴學務處講習，姑留善后局差，以觀後效。本司忝居此席，每以老塾師自命，不及者勉之，太過者抑之。今早爲該員痛下一鍼，或可及時收束。若必俟其專恣顯著，衆論不容，致本司不得已而撤參，則大非範圍曲成之本意矣。其邠/乾查學一差以王令夢松代之，除移學務處善後局外，合先牌示，勿違。須牌。

批雒南縣丁令稟

下流之人，難以德化。王福娃（即周老六）向從刀匪牛萬里到處游蕩。前年牛萬里獲案正法，福娃未加鎖錮，僅予遞籍，未嘗不冀其知恩悔過，卒爲良民。乃甫遞旋來，仍以偷竊

爲事，以致受害者不一而足。此等匪類偷竊不已，勢必強劫，獨竊不已，勢必夥劫，甚至拒傷事主，殺人越貨，皆所優爲。稟擬以鎖繫十年，正所以保全該匪性命，而亦又安無數良民，真仁人之用心也。准如所擬行。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漢中府恩守稟

提官款以充獎賞，與商人分紅利不同。獲利少者，或一成，或二成，可以酌給。如獲利一千，酌提一百，雖難曰一成，究屬爲數無多。若數逾萬金，而欲援興安一成半之例，以一千五百金與鋪夥酬勞，本司爲國家筭庫，實無此膽量，擲公款以悅衆心。應仍照半成之數給獎，若該守以爲不足酬勞，則捐廉散放，本司不汝禁也。至謝令本應同籍守制之人，留陝當差，已屬破例。再求給獎，本司不能如此不公。試問一官錢局辦理有效便以爲莫大奇功，彼循能之吏爲百姓造福無窮者又當如何？此稟大不曉事。繳。

批臨潼縣李令嘉績詳

王新蘭如此可惡，案雖寢息，該訟棍必須拏案嚴懲，以昭公道。仰即簽差迅拘王新蘭到案，或枷責，或鎖繫，或罰鍰，由該令另稟候奪。此繳，原詞存。

批富平縣李令經江詞訟冊

四案皆有情趣，判斷公平，敘述雅飭。惟第一案於莠民田生輝失之過厚耳。繳。

批薄城縣曾令士剛詞訟冊

每判一案，皆具有苦心。物理人情，折衷至當，的未易才。繳。

批葭州趙牧思誠詳

據詳已悉，姑准銷案。魏占闕誣告越訴，拖累多人，豈能薄責即了。況該刁徒並無尺寸之地，平空訛賴白雲山道人。因此一訛，而道人十六垧香火地平分一半與學堂爲業，是被誣訛者坐失八垧之地，而誣人訛人者僅僅打手掌數擊。該署牧猶自謂兩造悅服，可謂糊塗顛倒。查該令供事出身底子本來不甚穩當，是以懼怕刁民希圖苟免上控，然畏刁民，不畏本司耶？魏占闕著管押州廳，勒令罰銀十六兩，以作刑部飯費。經解臬司查收，現在刑部新章改笞杖爲罰金，而新章之內更有新章。勿論庫款有無，亦無論缺之大小，訟之繁簡，每屬各認解百金以爲部飯，部中則吃飽飯矣，刁民則免笞撻矣。而所謂罰二兩、罰四兩者，毫無着落，仍歸地方官攤賠。是民有罪而無罰，官無辜而反受罰也。今由本司定一新章，凡有上控不實者，量其情節之輕重大小與被告受累之淺深，勒令罰鍰自贖，免其反坐，即以此項罰款隨多隨少解充刑部飯費。蓋尋常案件，兩造皆貧者居多。愚賤之民視笞責如按摩，視錢財如性命，有願挨千板而不一錢者。而越訴誣告之刁民，則大半有力者也。酌量罰金，輕而易舉，若不受罰，即照例反坐。即以葭州刁徒魏占闕爲罰多之初哉，首基可也。此批通飭各屬一體知照。繳，原詞存。

批鄂縣印委陳李會稟

鄂縣產土之區向無土行，以致商販不通，釐收短絀。茲經該印委查明積弊，勸設專行，從此鄂釐可望漸有起色。何李令不惟釐務盡心，且兼充該縣小學堂算學教員，誨人不倦，深堪嘉尚。李令著留差半年，以示鼓勵，且冀學務、釐務兩有裨益。此繳。

批新軍管帶王冠英稟

空仁已故，其徒隆池如此不堪，應飭長安縣查明如果不守清規，即行驅逐，另舉妥僧住廟，勿稍徇庇。切切。

批鄜州稟

中國人格不高，謀生之術不一，而逃荒即謀生之一術也。楚豫之民往往麇聚百數十人，老幼男婦，過府闡州。其在大邑通都，猶以善言求乞。若單門獨戶，則恃眾訛索者多矣。前年本司曾有通飭，凡入境首站遇有此等逃荒人民，一概不准放入陝境。茲據該州來稟河南災民李如鳳等逃至鄜州，已由該署牧資遣回籍。究竟該流民等從何處入境迄未詢明申報，北山荒瘠何堪此輩騷擾？來稟又云，由洛川前進，究竟從何處出境，亦未聲明，均屬疏漏。此事總須赤地千里，截於入境之初，候即申明前案，通飭沿邊各牧令加意攔截，勿許縱令流民入境，以靖閭閻。仍候撫憲暨臬司、監法道批示。繳。

批咸長兩縣會稟

據稟已悉。每辦一事，其欲假公濟私者多矣。任智理錯冥已極，應無庸議。繳。

批保安縣稟

該縣人文不競，籌款尤艱。有此規模，已屬良工心苦，嘉歎久之。繳。

批涇陽縣稟

匪徒撞騙，出於子衿，實堪痛恨。張清榮著鎖遞白河原籍，由培署令查取年貌，具詳斥革。仍將該棍徒鎖繫巨石五年，以懲學蠹。餘俱如稟辦理。繳。

批綏德州張直牧銘坤稟

據稟已悉。陶某妄言，本司一不相信，該直牧亦不必懊惱也。昨姜丞亦有稟函，深悔薦人不當，以後誓不再作曹邱矣。繳。

批醴泉縣周令丕紳稟

舉辦警務，省會猶難，而況各縣。來稟及城圖閱悉。所言無一字粉飾，小用小效，信而有徵。吾於各屬稟報學務、警務者，必取其愜心貴當，乃復手自批答。每件事且登報以資則倣，此稟可以為法矣。若由城及鄉馴至村相望而里相屬，固未易言，不能不望于賢者矣。仍候撫憲既鹽法道、臬司、警務總局批示。繳。

批駐鄂委員洪令寅稟

該令每辦一事，必精細周妥，能得鄙人言外之意，此才直不易也。單稟登報。繳。

批醴泉縣周令丕紳稟

天下辦事之難，莫難於籌款。學務、警務為各屬必辦之要政，而皆無現成之款。該令到任後，業經酌抽皮用，以助學費，並擬於棉花糧石項下一律抽取用錢。此稟因花市已過，

展俟秋期，而於城鄉斗用攷察緻密，損益平均，留牙儉之有餘，而責以包收包繳；查店之賑據，而泯其畸重畸輕。酌三年之通以制其用，是王制之遺也；合五都之市而劑其平，是周官之法也。誰謂作宰不必讀書哉？通計每年所入，斗行一款實得錢九百八十串整，以五百十九串提作警務經費，其餘概歸學堂，醴民何修而得此快活條貫也！准一切如稟立案。仍候撫學憲既學務處批示。繳。

批宜川縣詞訟冊

冊報十一案均秉公立結，妥貼不頗，可嘉。繳。

批商南縣稟

近來新政籌款無不取資於民，各屬稟報到司，凡近苛、近瑣、近擾以及利少害多可暫而不可久者，皆隨時批駁，以恤民艱。去年冬該縣開辦警務，議在普峪河抽取船捐，每船納錢八十文，下水之有貨者抽，上水之回空者免，取之有道，辦法無苛，業經批准在案。而金公銀、朱顯春等輒以移害殃民等詞來司越訴。大凡公衆出錢，而一二人出頭具控，必系訟棍藉訟斂錢。若不批縣查復，不足服其心而關其口。茲據縷晰稟覆前來，金、朱兩人並無船隻，亦非行首，竟敢蠱惑各船戶，每船斂錢四百，包打免抽警費官司，實屬貪狡已極。準如來稟，即飭咸、長兩縣將金公銀、朱顯春嚴拏到案，鎖遞商南縣究明其斂訟費若干，押令吐出全數，撥充巡警經費，仍各枷號三箇月，在河干示衆。期滿取保管束，永不准冒充攬頭。蓋龍駒寨、荊紫關一帶攬頭之惡，本司身爲過客時早知之矣。至下水貨船每隻取錢八十文，半年以來其得若干未據稟報。凡此等事本系不得已而爲，若滿年船戶所納多於滿年巡警之費，即可酌量減收，以示體恤，而警務尤須處處核實，勿得一錢濫用，致滋藉口。仰將該縣警務入款、出

款據實稟報，以憑核奪。總之，民誣控到司，本司無不為地方官作主，而為地方官者亦須自己立得腳住，則合之雙美矣。切切。此繳，原詞存。

批澄城縣培令林詞訟冊

判斷皆簡潔了當，斯為老手，斯為好手。繳。

批整屋縣陳令官韶稟

稟及夾單均悉。潘觀察在整局因貧病交加，驟萌短見，孀孤孀子，情實可憐。昨見啞柏司事李某致張觀察書，已知之矣單。稟內稱釐金公款約虧五六千金，私債四千餘兩，其挪墊同官磁窰者約九千金上下，此則潘道自貽，伊戚可為長歎者也。查同官向有窰戶就地取土，僅能燒甕黃碗牒，今督憲任陝撫時，欲為秦民開闢利源，在景德鎮調取磁工，購買油料，至秦燒造，而土質不良，燒輒不成，成亦旋毀。迨上年正月督憲去任時，謂本司曰：磁窰所耗幾何？吾對曰：約八千餘金。督憲曰：為民興利，擲款如許而不能成，則心力已盡矣。吾即飭礦局提調散工息火。時潘道新為礦局總辦，來問何以停工，且云“此事為吉帥勦辦，吉帥甫行而即停，吾不忍為”。余告以係督憲之命，潘曰“吾胡不聞”。余知其人不可理論，乃曰“吾為筦庫之吏，如糜帑何”？潘曰“只求發二千金。如再不成，停工可也”。自二月至五月連燒八窰，計磁胚萬餘件，成者才六百餘件耳。適督憲移蒞陝甘，由秦赴隴，潘知整屋土釐私款甚豐，乃請于督憲，欲得此之差，即以整屋之差囊作同窰之資本。督憲憐其誠，言於撫憲而許之。而整釐須八月接替，潘於是挪債三千餘金，赴同官督造磁器。先是潘肺經受病已深，鼻不知癢，言有詞無音。比至同官，時方盛暑，日與磁工同甘苦食於日中，宿於陶窰居嘗坐窰門候火，竟為陰溼暑毒所中，牽動肺疾，發為鼻癰。及整釐接替屆期，而鼻準爛矣。潘以九

月回省，冀病愈赴院稟辭，而腫潰日甚。張、毓兩觀察皆見之，穢氣逼人，不堪對語。吾心憫其以善人而嬰惡疾，不見撫憲，不得到差，盤釐無所沾潤，則同窳無可挹注，乃屬兩觀察傳語，令其不辭而行。及到差，曰防弊，而不知所以防；曰算錢，而不知所以算。自以惡疾毀形，日惟獨處，內不見妻子，外不見商人。家丁八人，無弊不作，以致釐收銳減。兼之窳匠明欺月以公款數百金付磁窳，自冬租春，未以絲毫解省，以致撫憲飭局催提，始於二月二日勉將去冬釐銀三千八百餘兩解局。由於潘道到差以後磁窳虧累已深，所收土釐無公無私悉付同官一炬。及三月初六、三月十四、四月初五三次按期批解銀八千餘兩，以數比較，皆由商人挪墊而來。閏四月後，新債難挪，舊債日逼，潘道公私交迫，而又全鼻潰爛，無復面目見人，遂有今日仰樂之事。吁可悲已夫！知其不可而爲之，指天下大計言，區區一磁窳明知其無成而甘以身殉，何其愚耶？昨見李某信即稟商撫憲，委釐金總局文案童令赴整會同該令清查賬目，收拾敗局。來稟所言該道身後可憫之狀，俟稟商撫憲再奪。仍候督撫憲暨釐金總局批示。繳。

批靖邊縣王令沛稟

曹劌曰“小惠未徧，民弗服也”，此爲諸侯言耳。若今日百里之宰，行一分惠，則民受一分之益；省一文錢，則民受一錢之賜。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爲”，此之謂矣。據稟該縣各前任因公出署概由里總支應，里總一年一易，黠桀者強派肥私，愚懦者傾家應役，官之所得者少，而民之受累者多。該令廉得其情，惻然動念，立將里總陋規裁革。所有下鄉夫馬口食自行預備。賢哉令尹！捐廉者少，而飲惠者多矣。應准永遠立案，後勿論實缺署事，凡因公下鄉者，均不得取之里總，里總亦不得派之花戶。若十年皆善人，則勝殘可望矣。猶憶李直牧素吾陝循吏也。牧亦關中能手，初下車有相驗之案，其家丁責鄉約具食，鄉約辭丁曰“吾主

人爲民勞苦，忍令枵腹而歸乎”？約不得已斂錢於衆，衆譁然曰“李公相驗從不出一錢，汝殆指官肥已耳”。約既無以應，官復不得白於民，遂赴水死。吾至今傷之。因覽來牘，略誌其事於此。靖邊之前任往矣，將來繼該令之後者尚其鑒於商州之事乎？仍候撫憲暨延榆綏道批示。繳。

批署白河縣培令詞訟冊

斷案以明爽爲主，該令初任即得此訣，足見天分高，用心細。繳。

批咸陽縣稟

稟及夾單均悉，此案客民袁平義因吳三來在河灘割草，始而阻擋，繼而追趕，以致三來沿岸狂奔，失足跌入澗河身死。案經相驗，實係溺斃，並無微傷。屍親俱俯首無詞，而韓囚牢、王村村以長安、鄂縣之刁民橫相干涉，輒敢聚衆數百，鼓煽本村張新娃等攔輿恫喝，欲將袁平義當堂正法。該令理論不聽，竟敢喝令亂民毆官，幸鄉地以死相拚，屍親叩頭哀告，該令始脫毒手。然已撕破衣衿，打爛行轅，隨從丁役靡不受傷。如此狂頑，深堪髮指，仰新任咸陽縣黃令將袁平義訊取確供，照案辦案。其隨同鑽案侮官之張新娃等勒拏到案，盡法懲處。一面由司札飭長、鄂兩縣勒限五日將韓囚牢、王村村等分別鎖拏到案，押發咸陽，交黃令嚴加訊究，重則立斃杖下，輕亦永遠監禁。刑亂用重，勿稍姑息。現當新政繁興，此等蠢如羊豕，凶若狼羆之徒，動輒聚衆辱官，不折其萌，後將噬臍，悔何有極。該令臨亂不撓，始終鎮定，信非老手不能。除即日分別札行拏辦外，仰即知照。繳，夾單存。

批岐山縣趙令乃普稟

昔人論人才以更事多者爲最良，以身經其事，則一切利害難易皆洞徹於心，而可以折衷於至當，此天資、學問、閱歷三者所以相須而成也。該令精強老練，洞達民情，熟於吏事，故所爲鮮有差忒，而所言動中冑綮。此次鐵路籌捐移義倉之每畝三升以裨路政，擬之文法，則爲承上接下；按之事實，則又舉重若輕。蓋有倉捐在前，則其事順而易舉，又有利息在後，益使民信而不疑。惟義倉之按畝三升乃係通飭之文，亦是約計之數，各屬情形不一，辦法不同，其隨時隨地量爲變通者不知凡幾矣。今之路款應照行屬倉捐成案酌量施行，來稟所請變通之法妥貼易施，應一切照准立案。總之，取民之法照倉捐，而收銀解銀之法照價款，均不得多取一錢，仰即遵照。繳。

批監修高等學堂涂令嘉蔭稟

該令樸實廉勤，曩修石泉水學已露豹斑。省城高等學堂於壬寅歲勦修，用銀三萬有奇，諸未合格，自上年來屢有改作，深知該令長於監造委寄特殷。茲據稟報落成前來，除提調仇令去秋添建洋式講堂三座外，其添修改修各工共計七十三處，大小房舍二百五十二間。查近來學務蔚興，凡辦學堂者未遑教育，先謀建築。各省營選之費，多者數十萬，少亦十數萬。吾陝學堂規制不亞東南，此次添改諸工就前築之堂基仿東洋之圖式，歷時半年之久，聚工成陣，積料如山，官紳十許人常川監視。及其成也，僅用銀一萬八千三百兩有奇。試以半年來官紳丁役火食核之，米麥錢纔一百四十餘千，蔬肉錢共六十千三百文，而賞工匠之酒肉併在其內。節省至此，皆由該令一身艱苦卓絕，是以人皆化之，而興費無一不實。嘉歎之餘，益深感佩。俟由學務公所照例委員驗收，本司仍親往察視，以昭鄭重。仍候撫憲暨學務公所批示。繳，冊五本存。

批渭南縣劉令德全詳

據詳已悉。“聚順成”開設銀鑪，剝民肥己，經李應凱等告發，由該令持平剖斷，而“聚順成”仍敢兩次上控。茲經覆訊詳結前來，應如所擬，新籌償款不得毫忽加增。其“聚順成”浮收之五百餘金勒令繳出，充作學堂經費。惟此等膽大嗜利之徒，豈可復充銀匠，貽害閭閻，應將官銀匠成聚革去卯名，招商另充，以懲前失而弭後患。成聚押追吞款，不繳不釋。此繳，原詞存。

批鳳翔孫守稟

學堂款項不易，監修人人所能。據稱趙縣丞監修學堂，在任不支薪水，今離任過班，請仍留監修差使，月給薪水三十金。本司深覺可惜，仰候尹守到任察看此工何時可竟，趙述模是否必不可少之人另稟候奪。此繳。

批華州褚牧成昌稟

古人拔茶植桑，人猶賢之。今該牧欲以蠶桑易粟，其用意勝古人多矣。去年屬該牧選僱浙中工匠來陝教民種桑養蠶之法，曾不逾朞，已著成效。竇呈本年所收絲斤淨白有光，質復柔細，直與湖絲無異，深為嘉悅。利從地出，事在人為，不得其人，則貨棄於地，得人則收效無窮，凡事皆然，蠶桑特一端耳。仰候通飭各屬各就物土之宜，認真舉辦。其種桑養蠶，則一以華州為法。此繳。

批甯羌州陳牧芑芬稟

該牧甫經到任，即將前任拏獲著名匪犯丁德明縱逃，實屬異常荒謬。且於稟內將丁德明稱爲賭犯，以開脫其種種罪惡，爲己身避重就輕之地。該牧昔任白水僅止數月，何於不肖州縣巧滑脫卸之積習染得如此之深？閱稟不勝憤怒。在前任王令率請杖斃誠屬荒唐，然該犯之爲害閭閻則固確鑿有據。其罪減於丁德明之周興榮等四匪俱已奉批鎖繫十年，而轉令錠子會之首惡賄差逃死，該牧清夜自思，於情於法，下得去否？此案著勒限一個月將丁德明緝獲重辦，限滿不獲，定即撤任詳參，決不姑容。並著先將看役高曰壽鎖解來省，聽候本司親提研訊。該牧幸補一缺，而昏庸油滑糊塗如此，可謂自暴自棄，撤與不撤，參與不參，全在丁德明獲與不獲。瘳之！此繳。

批扶風縣譚令稟

所稟甚是。前者岐山趙令稟請變通辦理，以每糧一斗出倉斗麥三升爲額。若按畝核計，則一畝僅出數合耳。較之倉捐已十減七八兩，較之蜀中拔穀之法尤爲輕減。本司皆批准照行，良以此事輸麥多則利息亦多，可使各里多設學堂；輸麥少則目前省力，民易於交納，官易於徵收。輕重多寡，總歸於利民。本司毫無成見於其間，總之得息興學大利也，鐵路有成亦大利也，兩俱有益，事在必行。本司於陝中民情深知底蘊，從無輕舉妄動之事。若以爲可行，則必幾經籌度審慎而後見諸施行，雖有萬牛之力亦不能回吾意而敗吾事。世有一種老猾之吏專以不辦事爲得計，每有飭辦之件，輒多設疑難以阻之，此等手段若施之於本司，則是自討參撤，決不能貸。總之，不辦鐵路，則義倉仍須納捐。今移倉捐作路捐，而且變無息爲有息，實屬輕而易舉。今又益加體恤，較倉捐而核減之，萬無辦不到之理。如再有言辦不動者，必係老猾之吏，明作討好沽名之計，暗寓阻撓路政之心。本司深恨之，亦必有以懲處之。該令辦事結實，吾所深信，迥與猾吏不同。惟岐、扶霄齒，岐三升而扶二升，殊欠劃一，應仍以

三升爲額，仰即遵照。繳。

批臨潼縣李令嘉績稟

如稟先將郭三丁重責鎖繫，如周七子兒因傷而死，則須照例擬辦。如其不死，即將三丁鎖繫三年可也。惟周煥文抗還墊糧，反敢糾匪行兇，除管押勒追欠款外，所有七子兒醫藥錢文一概責令該民持出，如違嚴比。蓋七子兒得生，則煥文亦可免死，性命相連，不容慳吝也。仍候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山陽縣陳令協華稟

閱稟深爲憫惻。據稱該縣自閏四月下旬雨多水漲，至五月八日大雨頃盆，河水斗發，衝破東關石隄，漫入城內。旋據卜吉溝等二十九村先後報災前來，經該令逐一履勘災情，輕重不一，而以溫川關等五村爲最重。計共衝壞房屋百數十間，淹斃男女四口，其距縣較遠之竹林關等處河水阻隔，尚不知是否成災等語。通計貧無食用之民約共五百餘戶，准如所請，在於買穀備荒之本利銀二千三百餘兩項下先提撥銀一千兩，分別極貧、次貧核實散放。一面由司飛飭商州榮牧就近委員會縣履勘，盡心賑撫。其水沖沙壓地畝，務令趕緊挑治，翻犁補栽秋稼，極貧者量給籽種。其縣東卜吉河隄關繫緊要，亟應督飭城紳就地籌款，刻日修復。該令素具悲憫之心，目覩流離之狀，必能妥爲安集，遍澤哀鴻，仍將辦理賑撫情形隨時飛報，以慰懸系。繳。

批商州勞牧稟

據稟已悉。前據山陽稟報水災前來，已逆慮該州不無水患。今果據報該州東南德化、南秦等五里田廬均因山水驟發，衝決提堰，共計被淹者三百餘戶，共倒草瓦房九間，共傷水旱地十頃餘畝，幸無淹斃人口牲畜情事。業經該牧立時馳勘，分別災情輕重，其輕者墊給錢文，俾得即時修復，較重者另議蠲緩，辦理至為妥速。准如所請，在於舊存賬餘一千一百金之內酌量提銀若干兩，核實散放，以務卹災黎。其距州較遠已報未勘之苦竹園、柿子園二處災象若何，現在必已查甚勘清楚，仰即據實續報，一體撫卹，切速勿解。繳。

批同官縣稟

閱稟不勝歎息。潘故道承辦同官磁窯，用王憲章為委員，柏祥龍等為司事，所有工匠皆礦務局前年募自江西者，昔在省城西嶽廟燒造磁器，各工匠餼稟多者每日六百文，本司即嫌其過費，前後耗擲官本將近萬金，而至今礦局並無磁器，是以本司遵督帥面諭，決意停止。而該故道必欲自行接辦，將工匠黏料一切攬收，在同官開窯生理。專就工資一款而論，各窯匠前在礦局每日得錢六百者，該故道加至每日三吊六百文，是每人每月需薪工錢一百零八串，終年須一萬數千串錢，始能養工匠十人，實屬非常怪誕。而所燒碗碟苦窳不良，該司事稟稱自去年六月開辦，工料不合，銷路不暢，本利互較，不及十分之一，自系實情。王巡檢受潘道託，平時朦混漁利，及事敗停工，竟以一逃了事，實堪痛恨。現在各窯匠皆豐衣足食，娶妻駢妓，而猶借口工價未清，盤踞同官，游閒無賴。前月竟有江西碗匠三人聯名請開同官、宜君一帶金銀銅礦，是又欲以欺潘道之故智欺我礦物總局，可謂不自量矣。潘道明知其事不可收拾，而敢於自欺欺人，抑且上欺督憲，於一年之久，陶器數萬件之中擇得碗碟百餘件捆載蘭州，稟稱該窯如何得利。而終以“資本不繼，現將停歇”為言，督憲不知其意在告幫，飭幕府答書稱其磁器聲色俱佳，勿得功虧一簣，潘道此時整屋土局、同官磁窯與其人之面鼻無

一不腐敗到極處，而得此獎勉之信，愈覺無以對人，遂仰樂而殉，此糊塗之下場而欺人之顯報也。潘道已矣，惟同官敗局既據該司事稟請盧令轉稟前來，該審共耗去潘故道公私款項萬金上下，究竟出貨若干，賣錢若干，存貨若干，不敷外價若干，何以不及一年，所費如此之多？亟應徹底清查，以昭核實。候札委屈令壽昌前赴同官會同盧令秉鈞調齊該審賬簿，眼同該司事等逐款清釐，據實稟覆，以憑核奪。巡檢王憲章事敗脫逃，情殊可惡，應即札飭該原籍地方官將該逃員傳案遞解來陝，以憑質究，仰即知照。此繳。

批邵陽縣詳

高彥定刁狡已極，此案該署令斷制有方，而該刁民仍敢一再上控，實屬害群之馬，尤應逮案重責百板，仍照新例罰銀十兩，解充刑部飯費。不繳即押，俟繳乃釋。此繳，原詞存。

批長安縣詳

凡訟案屢控不結者，皆問官是非不明，因牽就而轉滋訟蔓。此案李郁芳係李永茂兄子，永茂生前乏嗣，並未以姪承祧。及其死也，郁芳亦未經營喪葬，則其叔姪之情淡漠可知。永茂之妻李劉氏僅遺二女，因其姨姪烏兆鸞媒以長女贅王文元為壻，郁芳涎業不得，控兆鸞以洩其忿，此是小人慣技。問此案者，但當聽李劉氏擇愛承祧，不必敷衍郁芳，啟狼心而滋雀角。乃劉氏已立族孫金喜為嗣，而問官復分別其間，以金喜為愛孫，而以郁芳之姪為應孫。愛孫、應孫不知出何典記，如此不通之捐班知縣，直堪打煞。自有此斷，李劉氏因訟嫌而不甘輸與郁芳，郁芳挾官斷而必欲鑽嗣永茂，是此案之屢控不一控，皆問官胡令一人階之厲也。今由本司斷定，永茂身故乏嗣，其妻李劉氏愛繼何人即繼何人，惟不許異姓亂宗。李郁芳照爭繼不繼之例，永遠不准干預李劉氏家事。倘再假其母李馬氏之名出頭妄控，即仰該縣將該

民人逮案重責久押，以正其貪業欺孀逞刁健訟之罪。李鴻卿應孫之名實長安縣案牘之醜，著即日刪除，為該令擊鼓解穢。胡令著記大過一次，永遠不准在首縣發審，仰即迅飭兩造遵照。繳，詞存。

批鹽田詳

該縣人馮克智屢次聚眾鬧糧，自吾為首縣時，即耳熟其名。歷任糧道無不痛恨之，而皆不敢痛懲之，此其故可思矣。該刁民每鬧事一次，必在讞局喫官司數月，訟畢必發財數百金，以此致富。前年復敢恃老逞刁，干預藍田義倉，事經本司批飭鎖繫。作孽騙財，至七十餘歲賊心不改，卒致病死押所，可謂天報。看役醫生既訊無凌虐誤治各情，應無庸議。繳。

樊山政書卷十九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岐山縣趙令乃普稟

閱稟不勝憤詆。此次鐵路集款，本司思之數月，欲求輕而易舉，實於路工有濟，莫如移倉捐為路捐。義倉積穀每畝三升之章程，是周觀察守同州時稟奉批准，奏明有案。令承上文而接續辦理，其勢甚順，其取甚廉，分之各屬則於民無傷，合為鉅款則於事有濟，而且輸之義倉有一往不返之形，歸之鐵路是將本求利之事。倉捐數年一出易，不惟無利而且有害。路捐按年而付息，不惟無害而且有利。至於每畝三升，不過舉其大畧。本司催科撫字歷十五年，豈不知地有肥瘠，糧有等則，近年各屬義倉積穀皆隨糧則為重輕。此次路捐凡請隨糧折收者，無不立時批准。前者該令稟請每糧一斗令捐倉斗麥三升，若照下等下則之錫糧地計之，則一畝僅收數合耳。是一畝三升之章業已十減七八，而本司深體民艱，立即照准。乃批牘未乾，後稟繼至，藉口於鳳翔辦法彼輕此重，請再減半折收。計第糧一斗僅能折收錢二十文，似此任意更張，視路章如兒戲，徵求已徧，集款無多，公司負息借之名而鐵路無濟用之實，貽誤大局，舉由爾趙令一人發端，亦可謂膽大糊塗，輕心嘗試矣。夫岐山減至每斗三升折錢八十，實已無可再減，再減則不如不捐矣。鳳翔來稟未曾按糧核算，但云每年可收二萬數千金。該令前稟亦云若照每斗三升計之，歲約二萬數千兩之譜，是鳳翔並無多寡之殊。如果鳳少岐，亦只可加鳳翔之捐，而不當減岐山之額。本司批扶風譚令稟牘已有成案在前矣。若各屬皆比其最少者，每況而愈下之勢必所得無幾，此一款不足濟事，勢必官捐、紳捐、房捐、鋪捐紛紛舉辦。各府聽州縣試思從大處落脈，輕處下手之為愈乎？抑盡提羣吏之私囊稅及商民之間架之為得也？總之，西潼鐵路撫憲與本司俱勢成騎獸，凡為僚屬豈宜繫若連雞。若牽連不飛，

將成笑柄，本司不任受也。且諸君子亦嘗聞蜀事乎？蜀自同治以來，丁糧已五倍加征，而鐵路開捐又行拔穀之令，現在路款已積有四百萬金。秦之民純於蜀民，秦之吏何遽不如蜀吏乎？本司於此事舌敝唇焦，筆枯腕脫，而該令首先與本司為難，應即撤任，以示立信之本。此後一畝三升之章一體改為按糧納捐，每斗捐麥三升，每升約折錢二十餘文。如各牧令有不願辦者，無妨稟請交卸，以免本司撤參。凜之！此批通飭各屬一體遵照。繳。

批長武縣李令稟

該令辦理此案何其弱也。馬進邦以甘軍被革之勇丁現充郵局馬差，兩月以前與車夫爭路，揚鞭橫毆，反敢捏稱車夫搶其銀兩，咆哮公堂。前已輕輕縱脫，今又因王姓客民與郭千娃口角，該馬差事不干已，輒又將千娃按地痛毆，任勸不聽，誓稱非打死不可。若非徐大臣之前站路見不平，喝令送縣，則千娃斃於拳下矣。此等橫惡無理之回民，以該令之剛正持平宜何如痛加繩治，乃云分別責懲，旋即釋去。而該馬差猶敢撕破衣服，脫置縣庭，為再來訛鬧之地。郭千娃與王姓因三文小錢彼此口角，本無甚錯，業被該馬差盡情毆辱，而該令於責馬差之外，更責千娃，實不知是何情理。豈借此媚馬進邦耶？而進邦毫不感情，且留衣圖賴矣。是該令於此案不惟太軟，而且甚謬，候移洋務局照會郵局沙總辦將馬進邦革役，發交長武縣重責千板，鎖系三年，期滿查看稟奪，以懲狂獠。仍候督撫憲暨洋務局批示。繳。

批韓城縣張令瑞璣稟

稟及表、摺、圖均閱悉。學堂之事可與知者道，難與俗吏言。同寅中孰學孰不學，興辦學堂某能辦某不能辦，本司皆默識之。韓城王令非不老成安靜，而於學堂事宜則不知不能選擇，而使子固知韓原學務必有益，而欲為前任糾謬補闕，自非變通舊日章程不可。該令首

先變通教授管理章程，務令監學者各專責成，教士者各分門類，科學不紊，鐘點無差，甲、乙、丙、丁四班並授，而又附設勸學所，選派正紳十人分鄉勸諭，並附設師範傳習所，多招中年寒士，造就師資，以備各鄉塾聘訂，法良意美，體格完全。教員薛孝廉位本從前游藝學塾，高足弟子，所編《勸學問答》淺顯切要，足以抵排謬論，喚醒愚蒙。韓城有此官師，學堂風氣何患不蒸蒸日上耶。應一切照准立案，稟批並登報，以資各屬矜式。表、摺、圖、書並存。所謂書者，即《勸學問答》也，應由學務處排印多本，以廣其傳。繳。

批韓城縣詞訟冊

各案皆簡潔了當。大凡有學問人，雖初任而即能了事。若胸無墨水，雖服官數十年，歷任七八州縣，而冥頑如故。人安可以不讀書？繳。

批澄城縣培令林詳

來詳閱悉。本司之鎖系龔、劉二人，特恐弄假成真，將習勞兒致死洩忿耳。既已鎖系兩年，又有紳約具保，自可從寬開釋。惟來詳聲敘王開春等保狀，但云願將龔渤海保回，而不及劉四序，詳尾則又請一並開釋，殊屬不合。龔渤海准其保領，仍交鄉地管束，勿得再滋事端。劉四序是否有人保領，仰另稟候奪。繳。

批咸長兩縣印委會稟

近七八年來，寶陝局未鑄一錢。往年本司任首縣時，每歲開鑄數卯，錢質脆薄，落地即碎，既易破壞又經銷燬，是以十年前陝鑄銅錢今無復見於市矣。局中房屋寬展，氣勢恢宏，

改爲提學衙門，亦化無用爲有用之一端也。該令等估工明覈統計不過四千金，應如所請，迅速動工修理。委試用知縣涂宗濂就地監視。其局存銅鉛二萬餘觔即日移往軍裝局妥爲存貯。至寶陝局徒有其名，而委員及書役薪水滿年費至千金以外，實屬可惜，應即詳請裁撤，節糜費而昭核實。仍候鹽道批示。繳。

批麟遊縣魏令立稟

據稟商民李映詳之妹爲麟遊縣學官丁效儀繼室，光緒辛丑憑扶風郝教官等爲媒，以禮聘娶。而效儀先已有妾薛氏，係原籍韓城縣優人之女。效儀嬖之，屢與李氏反目。薛氏欺其懦弱，竟敢以庶毆嫡，致令門斗出而勸解。迨癸卯鳳翔府攷，八屬教官俱至郡城，映祥與原媒郝教官、梁廷棟向效儀理論，效儀膽敢將廷棟送縣責押，因干衆怒，各教官公稟。尹守彼時即欲揭參斷離，效儀情急哀求，懇與李氏制製補褂一件，以正名分，並令薛氏與李氏叩頭服罪，事遂了結。及回縣，盡昧前言，縱妾凌妻如故。該令到任後，丁李氏兩次奔縣哭訴，飢寒毆辱，情不能堪。該令意主調和，屢勸效儀弗聽。去臘，李氏歸甯，一往不返。今年二月，映詳復來麟具控，意復求合，而效儀決計退婚，映詳亦以斷離爲請。該令以爲李氏未犯七出之條，而強合又有兩傷之勢，具稟請示前來。本藩司判曰：人無妾可以續娶，有妾無寵可以續娶，妾賢明知體，勸主翁續娶，可以續娶，效儀則三者俱無也。夫娼妓在室，而娶一好女入門，勢必以賤壓良，以鄭亂雅。郝教官與丁同寅，明知其家有野狐，而又爲別求鴛偶，昔人謂“一部《琵琶記》，始終由張廣財多事”，其郝教官之謂歟？李氏歸丁五年，捱無限之淒辛，受無辜之楚撻，李之苦如道旁之李，丁之恨如眼中之丁。初公訐於郡庭，再呼號於縣署。尹守嚴而仁者也，此等事苟可不離，決無斷離之理。明知丁之言不足信，又憫李之退無所歸，彼既知非姑容悔過，今則業已大歸矣。出有七條，並無一條之可指，則罪不在李而在丁，離

之兩好，出於兩姓之心甘，則斷離不由於本司，而由於兩造。此後李氏願守願嫁悉從其便，丁效儀不得異言。惟該教官覲然人師，玷污黷校，娶良家之女大歸而璧已不完，近聖人之居十年而臭猶不盡，今自知其暴行已著，衆論不容，乃借繼母之喪作免脫之計。此等敗類，應一面詳請咨革，一面札飭署韓城縣張令刻日將丁效儀傳案，勒令出錢五百串以助學堂經費。如敢抗違，即將該革教鎖係三年，罰做苦工。並將丁薛氏逮案，鞭背一百，枷號三月，認罰則免，否則遵批實行。蓋效儀捐實缺教官，買樂戶姪女，而又敢於汙辱良家，旋娶旋棄者，恃其有錢故也。天下錢奴無不視錢如命，然鎖系則痛切於身，薛氏則更甚於命。本司以人治人，屢試屢驗，今爲學堂薄添經費，爲李姓少雪沈冤，各該令當知此意也。繳。

批王令景崧稟

作短行而歌渭柳，陽關毋乃傷情；求長假而就吳尊，玉局猶難如願。諷尋來牘，意在辭差，徒以棠棣連摧，遂欲梓桑遄返。足下文章有用，博識多通，依幕府之芙蓉，何其麗也；植縣庭之桃李，栽者培之。既卸銅符，將迴蘭櫂，念在原之義，鵲鴿自切歸飛，而誦樹背之詩，萱草焉能忍置。夫點求俱逝，何允僅子然一身，自以經紀喪儀爲重。而嵩顛繼殂，周母惟恃此一子，似以不聞噩耗爲宜。若奉母旋歸，撫棺痛哭，親心傷矣，子舍安乎？爲足下計，輕裝旋楚，板輿留秦，給三月之假期，舉兩喪而並療，既訖紅簫隴頭之事，速望白雲親舍而歸，公與私各不相妨，孝與友兩俱無憾。吾言盡此，賢者圖之。繳。

批神木縣張令世恩稟

此是何等沒要緊事，而竟通稟撫憲。該令之糊塗深可痛恨。試問四遠傳揚府縣因爭戲班至於屬員稟訐上司，成何事體？張世恩著記三大過。倘再如此荒謬，必撤無疑。仰榆林府轉

飭凜遵自省。仍候撫憲暨臬司、延榆綏道批示。繳。

批韓城縣張令瑞璣稟

姦婦尚知羞愧，於兩雄妒姦甲毆乙死之後，情知不能瞞人，甘心雉經而死。若移後挪前，用此時羞惡之心於陳、王兩人調姦之始，何難保名而全身。乃因其夫痰喘無用，久外不歸，始私陳姓，又私王姓，以致故雄甘心於新特，而卒自經以殉之，亦可謂不善用其羞惡者矣。各屬命案強半因姦，姦案之多大抵由於男不量力，女不安命，而鴉片一燈實為色姦之媒。陝人老病失偶，率娶一寡婦為伴，己為已枯之樹，彼能不為出牆之花。加以風俗淫偷，無論男女，皆染嗜好，橫陳一榻，撲朔迷離，其形跡業已共枕同牀，其究竟必至移船泊岸。向使老者病者不續娶，男子女人不吸煙，姦案決撫如是之多也。移風易俗是在良吏，戒煙斷癮是在學堂，發其羞惡之心，而嚴其男女之別，吾中國聖人之教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此案陳添記狂淫奇妒，毆斃姦夫，逼斃姦婦，應重笞無算，然後照例辦案。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錢商公稟

稟及粘單閱悉，姦商倒騙鉅款，貽害市塵，深可痛恨。此次“恆聚昌”停門倒帳，共欠爾等各號二萬八千餘金，其資東黨延兒匿避邵陽，其舖掌王鶴齡遠颺無跡，案閣年餘，關傳不到。茲據稟請札提黨延兒前來，惟延兒向居邵陽，號事皆王鶴齡職掌。該商等專請提東而不提夥，將來延兒到案，勢必諉罪鶴齡而不肯出錢還賬。吾斷此等案多矣，必須東夥一齊到案，質究明白，方能剖斷，而債主被騙之款方有著落。王鶴齡係何處人？現匿何地？仰即查明另稟，以憑一並札飭提解訊究。此批。

批略陽縣劉令廣年詞訟冊

懲治惡人甚痛快，處分家事甚周到。有此斷才，可以為民父母。繳。

批鐵路局徐兆驥等會稟

閱稟欣慰。他省勘路插標不知若何為難，本司深悉東路情形，是以決計由此入手。該員等出省不及十日，業將路線勘至華州，官紳與民毫無阻礙。本司生平說話做事從不欺人，觀此亦可共諒矣。繳。

批渭南縣印委會稟

據稟已悉。該縣離城五十里之清明山向有松樹三、四千株，該令密查得實該山為張、楊兩社公共山場，當傳該會首張士義等到縣，諭以鐵路需材，該山松木賣之可得萬餘金，價皆親發胥役，無從剋扣。該會首等皆欣允樂從。計遵照定式製成枕木，每塊價銀一兩，運費四錢，其樣木已經老田工師驗過，許為合用。該令辦事精穩周密，即此可見。陝中風氣未開，浮言易煽，往往姦民造謠惑眾，謂鐵路局伐樹而不給錢，民間遂有預先伐售者，此皆官與民隔不善諭之過也。若皆如該令辦法，材木豈可勝用乎？該山場既經該令訂定，應候鐵路公司酌定通用尺寸，頒給東路各屬，照式購製。該令俟頒到定式後，即鳩工入山依樣製造，陸續運至大路旁近公所地方收儲，以備開工敷設之用。價值、運費備文在坐辦處具領，臨潼二華一並照此辦理。另札西安、同州兩府分飭遵照。仍候鐵路局批示。繳，表、冊存。

批鐵路局徐令等稟

閱稟欣悉。此次勘路順手，固由吾陝民情純實，東路各牧令全係屬中能手，平日信孚於民，故能一無阻礙。然亦工師及委員敬慎將事，不擾不驚，是以中外交孚，往返極速。而各屬選派紳耆又皆深明公理，演說有方，深堪嘉悅。單稟、清摺一並登報。惟工師二次出省，詳加測繪，則須履行畝畝，現在黃雲徧野，刈獲有期，誠恐沿路測量，傷及秋稼。民既信官，則官益當恤民，工師遲旬日而行，坐曠之時無幾，民田免蹂踐之累，西成之利實多。與其捐稼而酌議賠償，不如小住而待其收割也。應商之工師，俟八月初旬再行履勘為要。此繳。

批南鄭縣李令詞訟冊

各案俱公允。惟傅興賣妻誣詐，該令仍斷令後夫於已給身價十六串外再加四串，是賞誣而罰被誣者也。以後切戒。此繳。

批洵陽縣稟

徐元坤、李祖聰身為教員，竟如此違章敗道，亟應撤換示懲，並不准其再入學堂撓亂定章，玷污師範，候移明學務處另選妥員赴洵講授可也。仍候學務處批示。繳。

批南鄭縣詳

糊塗案件，糊塗了結，吾不欲置一詞。繳。

批洛川縣孫令奉先稟

徐碎紅以會匪窩竊偷娶民妻，及本夫認明領回，猶敢糾黨搶奪。此等凶徒擬以鎖系五年殊嫌輕縱，應俟十年屆滿，再行查看稟奪。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榆林府稟

趙令不問而知為小人。該守前稟力薦其才，及升署葭州，則專與該守為難。此次奉批鎖係在逃未獲之何榮安聚眾揚言必欲奪回就系之劉仲成等，而便民改折之兵糧必欲仍完本色，以遂其包納吞肥之計。此輩昏愚狂獗，無足深責，趙令竟明縱而又暗庇之，其意何居？現已將該署牧撤任示警，仰勒限責令該令嚴緝何榮安等務獲解府，由該守盡法懲治。逾限不獲，即將趙令稟請詳參，勿稍輕縱，切切。此繳，夾單存。

批屈令壽昌稟

查案必須老手。此案宜君、耀州因一命案互爭疆界，各執一詞。閱該令此稟，瞭如指掌，定兩屬分界之案，並推究王令致誤之由，屈在宜君，過在前任。明白老到，非更事多、地形熟者不能。應據此稟永遠立案，命案歸宜君辦理，前令文麟所立小石橋之界碑移栽分水梁南北適中之地，以正經界而杜競爭。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洋縣朱令組綬稟

所稟極為中冓。人情貪惰，以逃荒為生活者所在多有，迭經本司通飭沿途首站勿放此等奸民入境。茲更變詐百出，以游民四五人詐稱湖北天門縣逃荒難民，執持四川銅梁縣印票，內填男婦大小一百三十餘名，懇求攸助。經該令諭以點名發錢，乃相率夜遁。其存案護票則

假印也。該令辦事老練，善燭奸欺，深堪嘉尚。應通飭各屬，遇有此項奸民以少冒多，以蜀冒楚，顯託流移，暗為奸盜者，隨地拘留懲辦。輕則遞籍，重則鎖系，亦為民除害之一道也。切切。此繳。

批褒城縣稟

本夫捉奸而姦夫刃斃本夫，本夫之堂弟又鋤殺姦夫，案情不過爾爾，所可恨者姦夫朱朝富如此淫凶，捉姦之黃九春、九福一死一傷，幸而黃九泰一鋤成功，差強人意。而文生朱煥章（即朱有美）以朝富疏屬，竟敢出頭藉命訛詐，並誣本夫黃九春亦由九泰致死，此等敗類仰即迅速詳革，鎖系三年，以儆誣賴。餘照所議辦理。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定遠廳汪丞時懇詞訟冊

該令樸實廉勤，久為本司倚信，故於墨經之中猶以鹽卡畀之。及服關應歸山西候補，又復羅致來秦，誠以人才難得，秦之良不當為晉之用也。論其實心實政，公生明，明生斷，事不足奇。及觀此冊臚列四案，公允固不待言。而撰敘詳雅，出以駢儷，事理曲盡，文採斐然，是軒鶴之清而益以威鳳之採也。能不佩服。弟（第）一案登報。繳。

批富平縣朱令蔭潤詞訟冊

斷制有方，懲處惡人亦甚痛快，初任有此斷才，可嘉也。繳。

批同官縣盧令秉鈞詳

據詳已悉，著將李作棟枷號於該頭門，何時將欠款交清，何時開釋。一日不清，一日不釋。應交之款著落其子李尚林在外措辦可也。此繳。

批署乾州孔直牧稟

巡警不僅衛商，然果使巡防有效，則商民首受其福。故各州縣欲籌警費，不能不借助商民。特為政在人，取之而善，用之而實，則款集而商不怨；取之而不善，用之而不實，則聚歛無幾而怨謗繁興。該牧勤政愛民，遇事皆有斟酌。據稟該州舖戶分為五等，按日輸捐，並於四街各舉頭等商號數家經手收捐，五日一輪，俾均勞逸，錢存里局，始終不經書役之手，約計滿年可收一千五百餘串，是籌款先已得法矣。至開辦警務，先募壯兵四十名，交城守千總管帶，而又選優等師範生為教習，授之警察講義錄，並教體操。一月以後，汰劣留良，再行酌定月餉，分班上段。教之而後用之，使皆明於警察之大旨，乃能收巡緝之實功。其辦事既有條理，又有步驟，深堪嘉悅。至開辦伊始，衣械路燈之屬在在需錢，即以首月捐款作為開辦經費，尤為得法。應一切照准立案，並將來稟登報，以備各屬仿照施行。仍候督撫憲暨鹽法道、臬司、警務局批示。繳。

批龍駒寨釐局曹令鑫稟

單稟閱悉。該令辦事結實，素所信心。月來收數不豐，實由雨多水陡，貨船阻隔之故，並非釐員招徠不力。目下秋晴甚快，客帆上駛，貨物紛來，加以該令潔己奉公，恤商懷遠，釐收必日有起色，以盈補絀，可操券也。此繳，夾單存。

批鳳翔縣彭令稟

竊賊拒傷事主，登時扭獲送縣，此等事按律擬辦，徒稽時日。若本司作令捉獲此等賊犯，當即痛笞無算，鎖系鐵杆石墩至少以八年為滿，似較辦案爽捷。既據逕稟，仰候督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渭南縣劉令德全稟

據稟已悉。劉葆初一案，今閱十三年之久，該令申送攷職各生，豈能遍查其有案與否然後具申？該生報名求試，又豈能自述前案？該令不知誤送情也，無所謂過也。來牘謙謙，益徵君子自反之意。惟劉葆初此番被黜，似亦有天道存乎其間。何也？本司事繁於於蝸，此等名冊各屬齎送何止數十本，而偏於渭南冊子詳加披閱。在渭六年，所斷舊案何止二三千起，而偏於劉葆初之名之案由記憶獨真，一似冥冥中若或使之者。蓋人生大戒，無過淫與不孝二端。葆初一案而兩犯之，是固人神所其嫉也。攷職特小小功名，且得不得亦尚未定，而天必不許其廁身場屋，則如淫人逆子，國法或可倖逃，而自上天視之則以為罪大惡極，必不可恕也。附著於此，聊以警世。本司生平不持迂論，不信果報，此蓋據理而談，與科名顯報諸說不同也。此繳，冊存送。

批咸甯縣易令國勳稟

稟及表冊閱悉。本司三任首邑，深知籌款興學殊非易易。賢令尹苦心規畫，共立小學堂五十餘所，所齎四項表冊，良若列眉。草創之初，不必盡能合格，求其由簡易而進完全，尤有望於後任矣。仍候撫憲批示，並即補稟學務處核批。繳。

批同官縣稟

來稟顛預已極。此案先由教堂查問該堂教民高登飛由榆林來省，領銀四百兩整，並有值銀二百兩之衣物等件，由省回榆，用驢一頭，馱載銀物，去已兩月，杳無音信。用是按站查詢，沿途各店均言某月某日有人趕驢到店住宿，惟查至同官以北遂無此人踪跡。又於該縣劉團長家覓得原趕驢頭，其為在該縣失事可知。而該令於都堂初次報案置之不理，及進省來見，本司與臬司及洋務局諄諄面諭，嚴札勒緝。該令回任月餘，渺無隻字稟復。迨委員查訪去後，據稟獲犯劉順祥前來，以為該令可以自顧攷成矣。查謀財害命之案既經獲犯，即須問棄屍處所，飛馳前往檢驗，屍傷、銀物如許之多，同謀僅只兩人，案出於四月下旬，當將藏銀藏放未分，中隔閏四月一月，直到五月始行俵分各散。是每人除衣物外應各分銀二百兩，此時獲案，急須追問藏銀。乃核閱來稟，僅云劉順祥稱與蕭姓在老虎灣將那老漢打死，蕭姓把屍背過山梁，棄於井底荒林內云云。該令於七月十六日獲犯取供，二十日發稟，五日之中既不親詣勘驗，又不飭差尋覓屍身，一若打死勿論也者，閱之令人焦急。又云隨即飭緝蕭姓務獲，一面往藥王洞廟內起獲白銅贓物過半，似乎贓銀竟未起得分毫，而訊供時亦不問其分銀多少，花用若干，現存若干，稟報時又僅以起獲物籠統具報，不知所謂獲贓者究有何真贓為憑？所謂過半者，究有贓若干件？似此顛預迂緩，實可痛恨。仰照指駁各節迅速提犯研究詳悉，復一面尋獲屍身，速行相驗，填格通報。本司細閱此稟，恐靠不住。若該令迷信差言，妄捉一人搪塞則是自取參革，該令雖糊塗或尚不至於此也。再查來稟，處處提出宜君，以示此案不出於同官界內，殊不知教堂在同官，見驢即在同官，報案今又由同官獲犯訊供，則驗屍追贓自應一線到底。該令如以越境為嫌，則知會宜君簽差前往老虎井協同尋找屍身，以備詣驗，亦自易易。況查起贓物即由同差自去自來，何獨於驗屍遲遲不行耶？不可解矣。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洋務局批示。繳。

批定邊縣吳令稟

欲興學堂而無資，乃各屬通病，安得縣縣皆有一冒昧搶親事後認罰之馬從九乎？吾嘗謂民智不開，人格不齊是中國大患，然有此昏狂莽鹵之人挺身犯難，終歸於為學堂生財，則甚矣糊塗人之不可無也。據稟邢玉女幼許潘保兒為妻，其叔邢中言嫌貧悔婚，別許從九馬和為室，得銀八十餘兩。玉女力踐前盟，不樂從九，潛歸潘氏完婚。馬和向中言索還禮銀，中言遂嗾馬和刁搶玉女，馬和慕玉女之名，仗從九之勢，痛惜其已出之財，而自忘其搶親之有罪也。貿貿然，芒芒然，偕同中言二子生貴瞰潘保兒外出，逕入其室，將玉女網縛馬上，禦之而歸。當經保兒喊控，由該令火速傳案質明，該從九自知大錯，情願認罰五百金充公，作學堂經費，並邀闔學生員代為乞恩。該令以一女兩許，經官斷歸前夫，而後夫擅敢刁搶，例無准其罰金贖罪明文，稟祈示遵前來。查天下從九鮮有不糊塗者，既然糊塗，則當以愚民待之，不可以知法犯法論。況糊塗亦有分別，糊塗膽大不可恕也，糊塗膽小猶可矜也。此案邢中言不肖退銀，嗾令搶女，馬和財色兩迷，遂置天理國法於不顧。其踰而攫也，如鼠之穿墻；其載而歸也，如貓之啣蝶，誠可惡矣。然該從九將玉女拘留竟夕，因其哭罵不已，渠竟不敢逼幸蘭陵，並擬次日原璧歸趙，是糊塗雖可恨，而膽小猶可原。應如來稟所擬，罰銀五百兩，以四十五兩存庫迴解，下餘四百五十兩並邢中言入官財禮銀八十二兩一並充作該縣小學堂經費。馬和、邢中言姑免深究。玉女義不肯盟，力拒強暴，深屬可嘉。應由該令獎給匾額，以勵薄俗。仍候各衙門批示。繳

批雒南縣丁令禧瀚稟

據稟母病纏綿，懇祈終養。孝子之心，能不體貼？惟養為老親所樂就，而終非人子所忍言。雖李密昔有是言，而純廟垂為大戒。俟稟商撫憲委員接署雒南縣篆，俾得經營藥餌，料理滑甘。所冀白雲不移，春暉永駐，聽謳歌而色喜，觀善政而加餐。雨露自天，長培堂北忘

憂之草，春風在手，仍種河陽稱意之花。藍田一缺甫經准補，未便遽開。勿言進退有餘，當思君親兩報也。繳。

批薄城縣徐令普詞訟冊

審案以得情爲難，心知其情，而能當堂一口道破則尤難。該令明無不照，物無遁形，此冊指示事情，微而能顯。前兩案登報，以爲初學矜式。惟三案處井渺渺稍輕，而處井天冬稍重耳。此繳。

批蒲城縣徐令普詳

曾令判斷此案，人情人理，確不可易。應令藺蘭生、武紹文各清各款，一如曾令原斷了結。至紹文一再逞刁上控，又不遵批回縣投審，仰咸、長兩縣查傳到案，遞回薄城縣遵批了案，勿稍縱延。切切。繳，原詞存。

批山陽縣民周經茂呈詞

高老四鎖繫石墩，娶妻何用？差役許德等窺爾出外，自佔爾妻可也。何又將爾妻送與高老四？均不可解。及爾去冬回家，查知控案，陳署令斷錢六十串給爾另娶，恐無此理。及爾不要錢而要人，則將許氏斷歸本夫，其斷案何其活動也。既然斷還，即應當堂領妻完聚，何以爾妻仍在高家？及今正高老四病故，爾妻又爲伊弟高昇昌霸住。而陳令經爾兩次喊控，並不傳齊人證，當堂交領，一任高昇抗霸巖倫，是陳令之可羞尤甚於爾也。爾山陽縣之民慣告謊狀，所呈殊靠不住。仰陳令協華於奉批五日內錄案詳覆候奪。詞發，仍繳。

批張鄧氏呈詞

此案爾本不應嫁，葉本不應娶，已革之謝道台本不應作媒。葉國霖貪爾財物，接娶過門，既敗爾聲名，又受爾供養。其前房兩子喫一副藥索爾六金，每日喫點心索爾五六百錢，醮未逾月，葉已騙爾數百金，因此決裂喊控求離。經本司諭飭首府兩縣傳諭葉國霖退休了事，該令業經遵辦在案。自該令誕娶宦門孀女，同寅不齒，徧國無與立談。近因逐出課吏館，懇祈借一買書差使，攜子回甘。吾以為自此其怪遂絕矣。茲據稟稱爾從前被騙衣物情願不要，自行出居于外，而葉國霖忘廉喪恥，仍復纏綿不休，並囑房東夜勿關門，又謂爾未拏伊憑據，斷難干休，其意總欲將爾之衣飾銀錢刮削淨盡，然後放手。至其種種作用，時而惡討惡要，則如流氓；時而長跪哀求，則如奴僕；時而假作吞煙，佯為氣死，則又無恥無賴之尤。該員拔貢出身，儼然候補知縣，而竟至于此極。候一面札行首府縣立案，一面詳請斥革，驅逐回籍，以肅官箴。渠謂退休無憑據，此批即憑據也。倘再敢至南柳巷纏擾，即仰巡警兵將該革令網送咸甯縣重責五百板，枷號示衆。此批。

批乾州民楊秉樹呈詞

所呈太無情理。爾乃乾州人，娶武功薛氏為妻。翁婿早挾訟嫌，斷絕來往。本年四月，爾岳薛九忽串原媒王得法等將爾妻拐至醴泉，爾跟蹤查訪，見爾妻在陳金禮店中，當在醴泉喊控，業將金禮等責押，俟薛氏到案，當堂交領。突遇縣差鄭姓將爾妻藏匿其家，要爾喚同娘屋父兄領人，爾即遵命，奔回武功。薛九避匿，武功縣高令不管。當此之時，醴泉總役鄭姓另換一婦解到乾州，州主傳堡頭領人。堡頭不領，又駁回醴泉，押令爾子往醴泉認母。爾子與該婦對質，該婦稱是爾繼妻薛氏，爾子終不冒領。爾遂來司控請提究。如此離奇古怪，

實駭聽聞醴泉周令何等明白，既將拐犯責押，何難立喚爾妻到堂，交領完事。鄭總役竟將斷歸本夫之婦私行窩匿，復串門丁令爾回武功叫同薛九來醴認領。然醴泉案件皆丁役主政縣官竟不聞不問乎？爾一控醴泉，再控武功，並未在本州報案，何以醴泉縣突將一不明不白之婦解往乾州？乾州亦不問本夫何在，有無親屬，竟喚堡頭到案領人？及堡頭不領，駁回醴泉可矣。何以又押令爾子赴醴認母？爾孔州主何等明白，何至貽此笑柄？爾年五十三歲，又自稱薛氏少艾，則爾妻不願為柘楊之花自在人情之內。鄭役欲得漁翁之利，亦系衙蠹之常。最奇者，何處得此冒名頂替之婦，奔波往返於乾醴之間，硬要與爾為妻，與爾子為母。及爾子在醴泉縣堂上當面詰問，該婦無言可答，當此之時，周令竟默無一言，打鼓退堂了事，有是理乎？爾此呈將孔、周兩員好官說得糊塗萬狀，實堪痛恨。仰醴泉縣將此案原委明白錄詳覆奪。詞發，仍繳。

牌示

照得辦理新政，先除積弊，本司向來持論如此。吾中國之所以不競，曰情面，曰賄賂，曰丁役婪索舞弊，曰官員縱丁滄漁利，暗地分肥，事犯又庇縱之，只此數端，而天下事不可問矣。頃者開辦巡警學堂，堂中例有執事人役，如茶房、長班之類。監督劉令事煩責重，此等僱募之事悉委之於收支委員覃州判崇玉。開堂市月，僱募都齊，而外間一片風聲，謂所有人役非錢不能入選。劉監督聞之深為憤詫，於二十三日傳齊執事人等當面攷驗，見有油滑疲惰者立即斥去。有一長班云：不用我，須還我四吊錢。劉令問：錢交誰手？曰：交茶房。及問，茶房曰：交趙姓。趙乃覃之長隨也。及按名訊問，則凡入堂皆以四千錢賄趙姓，悉由茶房過交。當問覃崇玉趙姓何在，則曰：二十一日令其回川接眷矣。劉令當將茶房送縣待質令，崇玉速追趙姓回省。崇玉亦漫應之。昨經劉令面稟前來。查吾陝新政畢興，無一事不湔除惡

習。今巡警學堂事纔經始，先開婪索之風，深為全堂之玷。在趙姓廝養齷齪得贓誠不足奇，然試問用之者誰也？信之者誰也？崇玉僱用人役，自家具有眼耳，須視其人合格與否，然後錄用。何以趙姓得錢四吊，崇玉即不問好歹，一概全收，謂非主僕勾串婪贓，其誰肯信？又況招募人役在六月下旬，趙姓得錢總在七月初間，外間物議沸騰兩旬有餘，崇玉非聾非瞽，豈人皆有覺而已獨無聞？既聞之，即應自行查究。乃劉令於二十三日究出買充各情，而趙姓適於前兩日奉差接眷，謂非崇玉見事不諧，故意縱逃滅口，又誰肯信？況趙姓回川與否，僅憑崇玉口說，或二十三日仍在寓中亦未可定。今則縱逃無跡矣。所僱各役不過六七人，每人四吊，不過二十餘吊，主僕均分，崇玉能得幾何？乃倚一奴僕而甘一心狼狽其形骸，婪此微贓而不惜牲其官職，此等無知無識無恥無用之徒何堪造就？覃崇玉應即撤去收支差使，並移商臬司撤去巡警局文案差使，仍由本司詳情停委伍年。所有學堂人役由賄買而得者一併斥逐出堂，錢由覃崇玉賠還，以為遇事求財視丁如父者戒。劉監督至公無私，深與鄙性相合，不勝嘉賞。惟代覃崇玉乞恩，未能免俗耳。此示。

批華州褚牧稟

該牧夙承家學，尤諳新理，中西兼總，成俗化民。吾陝興辦學堂，真知教育之旨者。吾心藏寫不過十人，而該牧即其一也。曩在耀，特斗大一州耳，而釀金開學，規畫井然。及蒞華州，益以學務為重，經年措置，甫得觀成。茲據稟陳一切建築形式，辦理章程，常年經費，並請定名曰中學堂等情前來。其經畫詳密，悉與奏定章程相合，自應一並照准立案。惟既名曰中學堂，而目前科學仍是小學堂程度，事大不可速成，然亦必須日求進步，名實相副，斯為得之。建築頗具苦心，就圖繪觀之，微嫌閱報室稍遠，而右廂前後兩講堂之間插入一排齋舍，遂使講堂二座中隔一層，齋舍五排，分為兩處，於鄙心殊未愜耳。加高程度，自籌添經

費，始尚其畢力圖之。仍候督撫憲暨學務處批示。繳，二圖、一摺併存。

批渭南縣民張紹騫呈詞

此次鐵路需用枕木就近取材，民得善價，而官省運費，實為兩利之舉。前據渭南劉令稟稱該縣清明山有松樹數千株，足製枕木萬餘，具已與張、楊兩姓會首訂定，眾皆樂從等語。公家所需只是松樹，他樹勿用也。松樹亦須過心一尺始合用，小者仍不取也。據茲控稱武舉張雲吉假公濟私，窺爾砍榆樹，即指為擅用官物。在雲吉恃符欺懦，意存訛索，事或有之。惟劉令素稱明決，經爾控案集審，自應秉公察斷。據稱社廟本爾之地，榆樹本爾之物，劉令不究雲吉欺訛之罪，轉令爾再與社內讓地三分，情理毫無，斷難憑信。姑仰劉令將此案情節據實錄詳覆奪。詞發，仍繳。粘單附。

批淳化縣龔令稟

查劉教官置訓導兼攝教諭，今新選訓導郝秀昇到任，劉教官交卸訓導之事，並未交卸教諭之事。既據該令稟稱現充小學堂校長，深資臂助，應如所請，將兼攝改為署理，俾得襄助開學事宜。一面由司補給委札可也。此繳，夾單存。

批鳳縣果令稟

督憲辦理此案，雷厲風行，足使凶頑懾魄，居民安枕，不勝欽服。稟詞登報。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新軍管帶王冠英稟

撫憲聞汝請假怒形於色，安分當差，勿自暴棄也。繳。

批城固縣倪令度詞令冊

羅許氏一案斷得極其痛快，餘亦平允。繳。

批紫陽縣廩生陳振驥稟詞

攷貢非本司之事，何得瀆請牌示攷期。該生試思戶部不能為禮部代庖，藩司何能替提學攷貢？仰速赴三原投攷，本司不管。

批漢中府稟

據稟佛坪廳所屬之袁家莊一帶地方於六月初八日起蛟發水，通計淹斃男婦大小二十餘名口，其田地被浸成災者約五六成、七八成不等。該廳楊丞身為民牧，遇此奇災慘狀，宜如何纓冠被髮，拯民於飢溺之中。乃經該守訪聞，分別移行該丞及袁家莊巡檢馮殿章查復去後。至七月二十四日始據馮巡檢查明災狀，纒晰稟陳。而楊丞則歷六七兩月之久，如睡如醉，並無隻字稟報，聞之深堪憤詫。楊卓林應即撤任候參，一面委員接署，署員未到任之先，即著馮巡檢暫行護理，仍將各該災區撫卹蠲緩事宜妥為籌辦，並由該守委員前往，覆昭覈實而澹沈蕃。切切。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佛坪廳楊丞卓林稟

該廳於六月初八日蛟水斗發，淹斃男婦大小二十餘名口，民田被浸成災者五六成/七八成不等，積今兩月有餘，該丞無隻字稟報。茲於八月初三日稟陳籌辦巡警事宜，但稱集款之難，若無補災之事也者，亦可謂毫無心肝矣。現據漢中府轉據馮巡檢稟詞，以該丞玩視民瘼稟許到司，已委劉丞署理斯缺。究竟該廳災狀該丞是否聞知，知其成災，何以不稟？如其無災，該巡檢何能憑空捏造？仰明白稟覆候奪。仍候撫憲並警務局批示。繳。

批藍田縣稟

孫令交卸回省，僅止旅見一次，詢其交代，舍意未申。越數日又至，則令鈴下傳語曰：交代已了矣。茲稟許前來，該令之荒唐實出情理之外，仰首府迅傳該令到署，問其交代究係如何了結，本司立等同話。稟發，隨繳。

批渭南縣劉令德全詳

據詳已悉，田紀鳳如此健訟捏誣，實堪痛恨。僅予註劣了案，太覺便宜。縱不斥革衣頂，亦應發學戒飭，以爲不守臥碑者戒。餘如詳立案。繳，原詞存。

批渭南縣劉令德全稟

凶徒糾劫，此擎彼竄，最爲地方之害。該令於華州下廟鎮行劫炭船一案不分軫域，連獲正盜二名，深堪嘉尚，應詳記兩大功，以獎其勤且昭激勸。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鹽法道批示。繳。

批咸陽縣黃令秉濰稟

康明德如此可惡，著提案重責五百板，俟鎖緊期滿，再加鎖緊三年，以懲奸蠹。至熊道中聽從妄控，亦係惡劣不堪之生員，應遞回原籍鄖縣，移請該令查取年貌，具詳斥革，永不准來陝滋事。仰即遵照。繳，原詞二件存。

批廖典史振儒稟

查該員前在賑局頗著勳勞，本司於前年八月將該員詳請咨補醴泉縣典史，攷填“實心任事，廉介自持”八字。嗣奉吏部咨開該員業經捐昇縣丞，應毋庸議。查該員捐昇之案業已達部，而不在本司衙門報明註冊，以致請補舛錯，此實該員負我，我不負該員也。茲該員猶不自悟，仍以典史列銜兩次上稟，前求差委，後請出省措資，殊不知該員業已捐昇過班，尚未詣省，並非陝西候補人員。天空任飛，何須請假，仰即自行赴甘措資，本司不管。此繳。

批華州鹽商忠興德等呈詞

誰之手筆，理直而詞甚辯？查華州學費取諸船捐，何又改爲每鹽一斤，收錢一文？且鄰邑不加，而華州獨加，是驅華民食鄰鹽也。褚牧似不宜出此，仰同州府查明覆奪。詞發，仍繳。

批盤屋縣稟生曹廷翰稟詞

大凡客將去則主人留之，官將去則紳民留之。若本未嘗去，則何所用其留？爾等見盤屋改委何人乎？所稟殊屬冒昧。

批白河釐局仇令繼恒稟

江水盛漲，估帆不來，此乃天時，無與人事，與平日釐收短絀例應記過者不同。現屆一年期滿，高等堂監督需人，亟盼早歸。料量學力會計之事，本不足久瀨高賢也。此復。

批白河縣稟生張繼房稟詞

閱生來詞甚辯，自是可造之士。候移請師範學堂，斟酌可否一面留堂學習，一面札催白河縣備具學費送省，以符定章之處，均聽總辦與監督裁處示遵。

批扶風縣貢生胡繼虞稟詞

既經學堂取錄，即不應攷職學部，定例綦嚴，誰敢違異。所懇攷職被黜仍入學堂肄業之處，應勿庸議。

批武功縣高令錫華稟

已於委員屈令壽昌稟中明白批示矣。有此自行檢舉之稟，或者倖免參革亦未可知。繳。

批屈令壽昌稟

來稟於查訊此案情形委曲詳盡，處處尋出根據，而魏玉龍之冤抑不辯自明。查案所以貴老手也。此案前據武功高令錫華詳稱該縣張順興鋪內於四月初三夜被賊竊去銀兩煙土，旋即

緝獲竊賊張根記到案。越日，又據緝役拏獲魏玉龍到案，並於黃中未及土紅花家中起獲贓銀十五兩。高令遂以爲贓真賊確，通詳擬辦。旋據玉龍之父魏成金上控撫轅，批飭該令確查會審。茲據該令查明訊實，縷晰具稟請示前來。查魏玉龍家本素封，近來中落，以痘科自給，因聘繼妻財禮無出，向其姊夫劉鈞借衣三件，當銀五兩，寄存黃中未家。旋被武功緝役撞遇，捉付差頭王彪吊拷誣伏，王彪言於高令。提案究問，玉龍稱冤，高令當令雜立衆中，使張根記指認，而根記一見即能指出，遂以爲真賊無疑。惟此案贓銀四十兩，而玉龍僅有銀五兩，贓不齊則案仍不圓。刑求之下，玉龍妄指紅花，高令移請咸陽黃令起贓，及紅花夫婦到堂，供無其事，黃令斷令變賣衣物得十金，交武差持回。於是高令此案男盜女娼一齊冤沈海底矣。查張根記到案之初但稱有夥賊金七、魏姓，並不知玉龍之名，及令當堂辨認，開口即曰此人是魏玉龍，使高令稍有明機，應知犴繫之時早受獠昇之教，乃反自鳴得意，以爲出此奇計，遂使賊無遁形。不知張、魏均隸於王彪，該蠹役既誣良拷逼於先，豈不令張根記指認於後。高令於差役倚其人不啻腹心，借其言過於枕席，武功之民尚得見天日乎？今幸該令不辭勞瘁，先至咸陽底王村查得魏玉龍實係良民，再至興平固賢村訪劉鈞於病榻，既得其實，復至當衣之典肆、兌銀之錢店查得衣三件銀五兩，一一皆真。並於此案之外訛傳王龍有偷馬之事，亦皆訪詢得實，事事屬虛。玉龍於是始得撥雲霧而見青天矣。案經該令訊明，張根記供稱與魏玉龍不相識，全係王彪嗾令誣扳，當將玉龍卸去鐐銬，原銀五兩及醫書、刀針等件一併給還。咸陽偽造贓銀十兩仍移還黃令，轉付紅花。辦理雖不愜吾心，尚下得去。其差役王德、黃彥妄拏無辜，總役王彪串害誣良，詐贓人已，應請從重懲辦。夫竊案何縣蔑有，若有一竊案即執途人而拖入班廳恣意拷掠，高坐堂皇者亦不問來由，唯差言是聽，行路者人人自危矣。高令此案既有特別之惡差，非賊而以爲是賊，更得倒煤之妓女無贓而勒令賠贓，案由湊合而成，官則糊塗已極。王彪不死，何以服民？高錫華不撤，何以馭吏？查黃中未受寄之銀四月十二日已被王彪詐去，六月底高令傳中未追贓始由王彪交出，夫銀在差手，兩月不交，交出又非

原銀，高令竟一無所問，其視差役蓋家庭尊長之不畜也。王彪著鎖押來省，盡法懲辦。王德、黃彥永遠鎖緊。高令業已撤任，是否參革，俟會同臬司，稟商撫憲再奪。咸陽黃令本應詳記大過，念其在水利局學務處深著賢勞，特予寬免。該令平反冤獄，應詳記三大功，以示鼓勵。仍候撫憲暨臬司批示。繳。

批神木張令稟

不獲乎上，民不可治。該令因爭戲班而稟訐本府，何其冒昧糊塗。茲閱單稟，尚知悔愆，姑觀後效，勉贖前愆。此繳，夾單存。

批石泉縣曾令稟

該令緝獲鄰對在逃凶犯，足見捕務認真。紫差張保與所獲逃犯李成供詞歧異，一稱攔劫殺人，一稱索討賭錢起衅，無論有無避就，到紫陽質究自明惟。獲犯在七月二十三日，該令當即移文查詢，而陳令閱兩旬之久並不移覆，殊堪怪詫。仰即移催，一面移復，一面撥派兵役，迅至石泉提犯回紫究辦。陳令習氣甚重，本司深不謂然，勿自誤也。仍候督撫憲暨臬司、陝安道批示。繳。

批北山修路孫令玉堂等稟

稟摺均悉。該令及蕭王兩營官於北山路工勘估詳明，開鑿勇銳。現值寒冬已近，擬即併日程功，期於上凍之前早奏坦平之效。閱稟曷勝嘉悅。所請用人用錢各事宜，一切如稟照准。孫令來回照料，不憚犇馳，心細才長，神完力健，尤深嘉許。路工告畢，另議酬勞。仍候善

後局批示。繳，摺存。

批延安府愛守稟

稟摺均悉。該守辦事，處處著實。此次由同至延車路已通，而沿途車店甚少，謀息駕停驂之地將有露宿星飯之差，故於賢守由省回延面囑沿途查勘，隨宜添設，務使商旅獲安，車馬有託。今據查明，由同官至煙霧溝約六百餘里，除原有店房槽道外，尚須添設車店八座，以利行人。應即照准，由該守移會鄜州易署牧督飭各屬依照摺開各處地方迅即招商設店。如其北山瘠苦，民力維艱，即可由各地方官創修官店。款由本司酌給，惟工費務須核實，勿得草率浮冒。吾一並託之賢守牧矣。總之，此項車店或民修，或官建，官店需款若干迅由該守妥義稟覆候核。切切。仍候撫憲批示。繳，清摺存。

批韓城縣稟

丁效儀無顏到案，業將學堂經費五百串如數繳清，自可從寬銷案。仰仍隨時察看，如該革教再有過犯，隨時稟請究懲，萬勿姑息。此繳。

批耀州劉牧稟

湯石匠偷馬褂，被事主謝逢玉追毆致斃，案情不過如此。惟用字太奇，始則曰“有一湯石匠從後牆上有抓入”，繼則曰“看見湯石匠抓牆逃跑”，繼又曰“勘得后院牆上有抓損痕跡。竊賊因一棒隕生，大令以三抓定案”。韓子曰：讀書須畧識字，作官亦須畧識字。定邊之“拏沙”，“拏”乃“拉”之訛；耀州之“抓牆”，“抓”乃“爬”之訛也。仰即知照。繳。

批西關釐局王仁錫稟

該員釐差已滿，且在差次會商長安縣捐辦西關學堂，深堪嘉尚，應准補人前榜，按輪委署，以示鼓勵。他人不得援以為例。此繳。

批洵陽縣舉人屈三省等呈詞

十一人聯名為訟棍高維嶽乞恩，恐無此事。此稟仍係維嶽自書耳。查維嶽開雜貨舖，每來省辦貨，便為人捎帶打上控官司。盤川錢，辦貨錢，皆取給於此。此等沒本錢之生意，與強盜何異？前批鎖系三年，已屬輕縱。屈三省身為舉人，前與姜善人為難，今為高光棍求恩，顛倒是非，良心已死，仰洵陽縣李令將該舉人傳案嚴加申飭。高維嶽著加系一年，俟四年屆滿，再行察看稟奪。即札飭洵陽縣知照。

批雒南縣丁令稟

此小事耳，乃煩賢令尹如此細心攷察，覩縷無遺。以本司度之，其為胡遵道所為無疑。蓋“錦隆盛”號與巒莊營因修牆挾嫌，而遵道為該號至戚，又在營充當稿書，來稟以為匿名。稟中羅列各款，而獨於修牆涉訟不置一詞，頗似故意避就。此數語如見肺肝矣。此事既知其概略，姑勿深究。繳，原稟存。

批匿名控詞

此稟自稱紳耆鄉民，具控巒莊守備趙雲彪、把總吳士魁前來。控人無姓無名，直與匿名

揭貼無異。而且竟用馬封馳遞，印文模糊，不辨其爲何人鈐記。然觀其原墨標填之處全合款式，決非鄉間鄙野紳衿所能爲。豈該縣巡檢典史輩與武營不和，作此狡獪耶？營中千把本多不堪之輩，而此稟所言，則斷不足信，且斷不必查。蓋據此行查，則匿名告訐之刁風將日增月盛矣。匿名之人敢於濫用馬對，並敢於通稟撫憲，實屬膽妄已極。仰雒南縣丁署令嚴密查究此件係何人印信，並調查驛書號簿從何處交來，務將主名飛速稟覆聽究。至趙守備、吳把總平日有何劣跡，同寅是否協和，地方有無怨謗，丁令在雒逾年，可以不問而知，亦即據實稟復稟。及印、封並發，仍繳。

批長武縣稟

州縣之病有二，一則畏事而不肯做，一則喜事而不能成。庸人畏事不足論，稍有才者必喜事，到任不久，即上稟牘，侈言某利當興，某弊當革，以圖討好。而上司見屬員肯辦事，未有不嘉許者，卒之紙上談兵，空言無實。及署事年滿，其人已去，其事亦無成。若此等輩言，吾見亦多矣。該署令自到長武，百廢俱興，前者稟開織紡一事，言之成理，井井有條。本司知其必成，是以發款助之。茲據縷晰稟陳，並賚呈布樣一疋前來。計本年二月起，八箇月中該令費心無算，乃得女工日有起色，擬區分四班擇尤給獎，均極允當。又因女工已具規模，欲推廣男工，以興工藝，亦已延定工師剋期開辦。並劃清界限，女工藝歸紳經理，男工藝歸商主辦，而官從中主持之。所籌均極有道理，應即如所擬行。惟念長武瘠區，該令竭心力以爲民，而不得餘粟帛以自贍。優賢酬功之謂何？是則本司之責矣。布疋閱過，甚好，仍以發還。仍候督撫憲批示。繳，清摺存。

批姚委員文蔚稟

該令心細才優。查詢此案，瞭如指掌。此次耀州生員左秉鑑等上控劉牧一案，明係有人暗中指嚇，借快私嫌，所列各款，一無實據。始由學堂爭席而起，遂有暗中作崇之謀，鬼蜮情形，早已洞悉。所以必須委查者，事非水落石出，不足關其口而服其心也。茲既查明所控多誣，應如來稟一概勿庸置議。其學堂規則應添、應改之處，一切如所擬行。左秉鑑係一煙鬼，任靈秀以門生誣控其師，耀、華二州屢被驅逐，蓋尤無恥而大不安分者。仰劉牧即將左、任兩生查取年貌，具詳斥革，以端士習，並使嚇癸之人知所愧懼。馬希賢隨聲附和，既知悔艾，姑免深求。劉牧於學務本屬隔膜，此後益當虛衷請求，盡心培植，以杜讒慝之口。本司又聞尚有無恥之徒盤踞該州，圖充教員，仰劉牧查明。如有其人，即行驅逐，勿任滋事為要。仍候撫憲暨學務處批示。繳。

批涇陽縣蔡令寶善詳

據詳已悉。李乾矯誣健訟，著革去行頭，由咸、長兩縣查傳到案，押發涇陽縣勒令罰緩自贖。應罰若干，由蔡令斟酌辦理。餘均如所擬行。此繳，原詞存。

批鳳翔縣民郭自順呈詞

鳳翔縣周、彭兩任均係好官，此等夥賈官司何至偏聽埋冤，使爾父子無所控告，姑仰尹守提案嚴切質究。如所控皆虛，反坐勿貸。詞發，仍繳。

批神葭釐局劉令汝訴稟

稟詞悱惻，展誦恨然。該令骨鐵心冰，艱苦卓絕，不嫌缺苦，不恤身勞，近於鹽稅貨釐

尤加整頓。顧麟游輪補，原非鸞鳳之棲，而馬鬣將封，尤篤鵲鳩之誼。請假回籍，三月為期，情實可傷，理無不准。稟稱已寒姜被，復悼莊盆，甚矣死喪之威，悽然房闈之地。憶君與我相見渭南，初典榷場，始完花燭，昔賀君納婦，今見君悼亡，曾幾何時，悲歡頓異。微之喪偶，白江州遙助悲吟；貢父哭兄，蘇端明心傷俊傑。（劉原父死東坡，歎曰：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臨文三歎，贈子一言，早日言旋，良食自愛。仍候撫憲批示。繳。

批北科書辦范炳垚稟詞

此案已發長安質訊，訊明自有公道，勿庸曉瀆。

批鳳翔府縣會稟

賢太守盡心民事，所到之處，無利不興，無弊不革。學堂畜牧，擘畫已精。茲又以該郡火柴銷路直由甘隴而達新伊，思欲抵制外來，購機試辦。該郡木植既賤，則成本必輕，廠中用人既多，則貧民有養。西北源源販運，則行銷必寬，大利所存，獲可操券。擬令張教諭、楊茂才率同木工學徒前赴漢口攷察研究，半年以後，購機聘匠，回鳳開辦。言之真切，本司知其必能有成，應即一切照准。張子釗出差後，教諭一缺即令訓導兼攝可也。仍候撫憲暨鹽法道、臬司、農工商務局批示。繳。

批甯陝廳稟

前據該廳請發教員，則師範學堂不能不應其求。既派馬龍驤前往矣，而該廳官紳又謂有本地附生孫佑魁足膺此選，且謂馬生科學不全，脩金太厚，不願延聘。然則從前請發教員一

稟乃對上司作調語乎？該丞不學無術，本不知教育爲何事，以致前後舛迕，起滅自由，實堪痛惡，著詳記三大過示儆。馬生亦不屑與此等東家相處，勿庸前往可也。如甯陝學堂辦無起色，定將該丞撤任，凜之！仍候師範學堂批示。繳。

批華州稟

賊盜此拏彼竄，比鄰州縣每遇通緝協緝之案無不視爲具文，竊劫諸盜所以毫無忌憚者夫亦曰越境乃免耳。該州搶劫炭船一案經渭南縣劉令先後緝獲正盜二名，吾深嘉之，特記兩大功示勸。茲接來稟，該牧於渭役解犯到州，當即捐廉賞銀四十兩。遇有盜案，本官不吝賞，鄰邑不放鬆，則破獲必多，盜風自戢。若兩賢之相得益彰，非唯老夫之榮，亦渭華之福也。抑匪獨渭華而已，若各屬同寅聞風興起，協緝之案，軫域不分，則全省盜風或幾乎息矣。褚牧亦詳記兩大功，以爲信賞者勸。仍候督撫憲暨臬司、潼商道批示。繳。

批定邊縣稟

據稟已悉。該縣巡警李前任議抽毛捐以爲經費。該令查得買賣羊皆在蒙古地方，並不來城投行交易，自未便恃爲的款。該令以縣城舊有舖捐每月二十串可養警兵十名，又附設巡警講習所，於師範生中選教習一員爲之講授；於縣城設總局，添收土樂捐，月可得二十串，以作局費；又於安邊鹽場兩堡各設分局安邊，警費取諸舖捐，鹽場則取諸鹽戶，籌議均甚妥，叶應准照辦。至稱所屬五塘十六路各擬添設警兵，按地之大小，或六名，或四名，或兩名，以資巡緝。經費則取諸牲畜，擬每羊一頭，歲捐錢五文，每牛馬一匹，歲捐十文等語。查該令縣所轄幅六百餘里，地廣人稀，盜風久熾。該令自稱近來得以稍安者，全恃保甲之力。夫保甲與巡警同而異者也，守望相助，比戶相結，官不出資，民自爲備。如一村有十戶，一戶

有警，九戶相救，苟行之以實，費省而民亦安。若全改巡警，其大堡不過六名，小者僅二名，區區兩兵，恐無大用。而月需五六串養之，是各戶出錢以養兵，有警仍須出丁以協助也。不然僅恃兩兵以戢盜衛民，有是理哉？至每畜每年取錢五文或十文，誠輕而易舉矣。然比戶挨查，已難得其確數。況牲畜之宰殺無常，販賣無準，倒斃無定，收既以歲計，設今日畜之，明日宰之，上月牧之，下月賣之，查點時此畜現存，收捐時此畜已斃，此五文十文者將一律徵收乎？抑隨時豁免乎？又或清查時本無一畜，查後忽然添置，將查點一過即了乎？抑逐日逐戶而查之乎？凡事總須通前徹後打算停妥，乃能行之無滯。按畜收捐及小鎮養兵二名，本司皆以為不必。以省城之力，尚不能推及四鄉，況比山州縣乎？該縣各紳羣欲設立分巡局者，意恐別有在也。該令辦事素稱切實，其慎思之。仍候督撫暨警務局、臬司、延榆綏道批示。繳，清摺存。

批蒲城縣詞訟冊

第一案准情酌理，全人手足，剖斷公平。第二、第四兩案皆帳債膠葛，狡賴百端，該令鉤距得實，從公斧斷，是有然犀之明，兼解牛之技也。第三案荒穢已極，惟嫌板子不敷用耳。第一案、第四案登報，此皆縣公親筆，敘述故詳盡如此。此繳。

批汧陽縣稟

據稟已悉。汧陽小邑，巡警要政，各大縣辦理得宜者少，而該令於籌款募兵獨能措置裕如，事有成而民不擾，曷勝嘉悅。准如所擬，按月收捐，認真教練，以期收效無窮。古所謂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其該令之謂歟？仍候撫憲暨警務局、臬司、鹽法道批示。繳，清冊存。

批韓城縣詞訟冊

判斷各案，實獲我心。情理外無法律，抱舊本者不知；講西例者，亦未合也，安得皆如韓城令乎？擲筆三歎。繳。

批南鄭縣詞訟冊

判事痛快之至。王全德如此狂淫險惡，枷號兩月，不足蔽辜，著鎖系一年，期滿察看稟奪。此繳。

批富平縣李令嘉績稟

凡覬產爭繼、欺孤蔑寡之案，專照爭繼之例斷令安分寧家，其心必不甘服。此案朱張氏苦節三十餘年，自擇族孫朱順兒嗣其已故之嗣子。而朱維保、維有兄弟膽敢覬業霸繼，並將順兒毆傷，實屬貪狠已極。准如所稟，將到案訊明不遵斷之朱維保鎖繫二年，以馴其氣而懲其凶。並補傳朱維有到案，量加責罰，永遠不准維有之幼子過繼。奉批速辦。此繳。

批三原縣陳令雲霖詳

維玉海平空訛作，環質得實，理應重責。而該令反令屈被訛誣身受訟累之曹長盛給錢四串，以致該刁民持作訟資，兩次上控。該令判事失當，真所謂庸人自擾。閱詳令人焦急，仰勒維玉海到案，將原斷四串銅錢追還曹長盛具領，仍將該刁民枷號一月，滿日責放。以後斷案勿得再討刁劣之好，自貽庸懦之羞。倘再如此顛倒失平，定以北山最苦之缺相待。凜之！

仍將遵批辦理情形迅速稟復，勿延。此繳，原詞存。

批鄜縣程令壘詞令冊

老手斷案，圓潔乾淨。所謂其言如菽粟也。欣悅覽之。此繳。

批醴泉縣周令稟

委曲詳盡，如畫如話，花市興而學費亦有著，計無善於此者。楊德昌以失業之故一再妄控，乃無賴之尤，逮案重責，保領管束。張新合即令來司領帖，照該令稟定章程開行收用，以資學堂經費。德昌父子再敢作耗，定行鎖繫不貸。此繳，原詞二紙存。

批醴泉周令稟

物必有偶，趙鎮有、楊德昌、魏鎮、郎有、魏丕昭俱屬窮牙，俱被更換，俱來上控，兩人控詞如出一轍，而縣公兩稟各極其妙。該令本幕府好手，非遇此奸牙越折亦無以發君之高文也。興花市而籌學費，誠不能便一人之私害一縣之公，應一切如所稟行。楊魏控詞狗氣而已。此繳。

樊山政書卷二十

恩施樊增祥嘉父

批甘泉縣典史稟（甯藩任內稿）

該典史如無嗜好，萬令何至誣害同寅？且既經江都袁令驗明，該府何以不待稟復，即照萬令原文申轉？該典史此稟不惟許萬令而且對本府，卻又懸懸於典史一缺以為一家性命所繫。試問府縣兩堂俱已得罪，將來如何共處乎？雜流大半湖塗，今之佐貳尤多窮困。愈窮困，愈糊塗，以至出此冒昧之稟，跡近可憐，府縣可勿與較。惟袁令查驗後究係如何稟復，仰揚州府據實申轉候核。所請札調赴所查驗之處，暫從緩議。仍候督部堂批示。繳。

批東台興化菸酒捐陶令鑄堯稟

據稟已悉。東、興兩縣菸酒捐務，該委員勸導有方，兩地主復肯協助，印委同心，故能集貲逾萬，深堪嘉悅。至於場地槽坊自應一律查辦，以昭畫一。所稱尚可集款三四千串，可取則取，何所遲短。督憲注意財政，不汝疵瑕也。仍將續辦情形稟報候核，並移東、興兩縣知照。繳。

批寶應縣稟

書曰“罪疑惟輕”，朱子曰“君子常失於厚”。該令同日繕發兩稟，均係鬧米之案，事在兩年以前，所獲各犯業經瘐死三名。萬前令擬以軍遣，該令改為監禁五年，擬以滿徒，改為監禁三年，案情無殊，別稟詞亦無同異。如果萬令擬辦過刻，該令從輕擬結，誠不失為仁人之用

心。若因各犯狡供而遂故寬其罪，則匪膽日大，終為良善之憂，亦終為地方官之累，不可不察也。觀於潘咬臍等一案稟稱楊長清等所供打毀器物，折毀牆磚，實係畏刑妄認等語。查原報貧民乘機滋鬧，毀壞各紳富家門窗衣物，而各匪到案亦俱供認不諱。該令於兩年以後接審此案，忽以“畏刑妄認”四字為聚眾滋事之匪徒開脫。然則紳富為誣賴，而萬令為刑求矣。兩稟於所獲各犯均稱並無冤屈，又均稱法重情輕，實屬自相矛盾，此等稟牘不堪令張子布見也。姑候列憲暨臬司、運司、淮揚道批示。繳。

批職員湯宜震稟

從來一面之詞，原盡難信。惟此稟以賑債涉訟，事屬有憑有據，亦有條有理。刑式九似屬虧心，傳讞員亦似乎偏袒。本司折獄多矣，從不敢偏聽人言。惟此案以本年三月具控，刑式九避不到案者凡五閱月。迨七月初一日兩造傳齊，又延至二十一日始行質訊。則該州之堂事廢弛可想而知，其所請之讞員不能得力亦可想而知。此等錢債細故，准而不傳，傳而不審，審而不斷，斷而不公，以致髻稚孤兒來司上控，為民父母，羞乎不羞？仰該州覆集兩造人證，添傳要證周晴川，秉公親訊，不准原審之傅某代審。限奉批十日之內斷結詳覆，如敢玩視此批，如前延擱，本司蒞任伊始，力除庸惰積習，定將該牧嚴懲不貸。詞發，隨詳申繳。

批徐州府詳

此案前據宿遷監生陸道隆等以教官越分管利擾害地方具控宿遷縣學訓導袁鼎和到司，當經繼前司於本年十六日批飭該府查明詳覆，旋於六月初八日由繼前司以聲名平常，被控有案，詳請督憲將該訓導咨部斥革在案。茲據該守查明詳覆前來，據稱“該邑東洋人力車係由實業社會趙委員勸辦，與土車並行不悖。且係玻璃公司勸辦，袁讓導認有股分，並不在局經理。

不惟所控無因，即稟首列名之馬發苞、陸道隆等皆距縣寫遠，利害無關。查係捏名飾瀆”等語。查繼前司疾惡太嚴，膚受之愬，往往得行。即如此案，業已批查，又不待查，復而即詳參。在袁訓導首蓍一盤，何關輕重？然使官場失其公道，姦民肆其譁張，風氣之憂，亦憲司之恥也。該守于三月奉批，延至八月始行詳覆，已在該訓導被革兩月以後。雖來詳剖辨從公，雅得于公治獄之意，而此案挽回無及，能無伯仁由我之疑。詳尾聲敘袁訓導業已另案咨斥，應毋庸議，本司誠不知該訓導除此捏名一控之外尚有何另案可參也。今之大患正在官場無公道，草野無是非，使本司為原參之人，誠不難自行檢舉。無如欲白其冤，則歸過前司為不義，不伸其枉則漠視同類為不仁。無已，惟有代籌捐復之一法。所有捐資，本司與該守各認一半，該守可贖濡滯之愆，本司亦代同年補過也。仰即傳諭該訓導照辦，並嚴拏捏名妄控之人務獲究辦，切切。此繳，詳冊存。

批職員丁傑路稟詞

蕭俞式等既有把持影射等弊，自應在縣控訴，何得輒稱控縣必落蠹承之手，顯係藉詞赴控。未便准理。

批儀邑監生潘祖棟稟詞

該監生以父控子，而地方官置之不辦，其中恐別有情節。若如來稟及鈔案所言，爾兩子固是豺狼，豈縣令竟同傀儡天，下豈有為民父母而縱令子毆父、孫緬祖不但不懲，而且開脫者乎？仰揚府迅提潘宗懋兄弟等到寧，切實訊究有無別情，限文到半月內訊明，據實詳復候奪。詞發，仍繳。

批江甯縣孀婦楊李氏控詞

爾等身為苦主，緝凶不獲，宜共呈催。然立言須有分寸，詞稱斥革陳泰，血比周官保，另差幹役，不消十日，必獲徐麻子等語。百姓指揮官長，官長即奉令承教乎？爾等須知命案不獲凶手，作官者比爾等更急十倍。若如此呈催，儼然替官作主，正恐欲速反緩耳。姑念愚婦無知，仰江甯縣重比原差，勒限嚴緝，務獲究辦，勿稍徇縱。切切。詞發，仍繳。

批甘泉縣員姜高年等控詞

此案以姜龍山、周延廣、陳廣源為被告，以宋國培、陳亮齊為詞證，缺一不可，斷結不難。仰該縣迅即提集被證人等，秉公斷結，勿延。詞發，仍繳。

批章從九墀稟

分府差委，各省皆有此章程，惟須各該府自行稟請。若由本司發往某府聽差，萬一人員過多，該府亦難位置。茲據該從九稟懇分發淮安，在己固願效馳驅，不知淮安太守冒用汝否。俟札詢該府是否需員差遣，若兩相情願，則本司亦樂與玉成也。仰即知照。繳。

批江甯府詳

據詳已悉。按稅契新章，凡問舍求田，斷無通融免稅之例。惟魏紳家驛向稱廉正，此次籌辦甯屬義賑，餘有節省銀二萬有奇。若在他處，早已善人自富矣。乃即以賑餘之款為積穀之資，先以四千餘購倉，然後以餘款俵數買穀。倉房稅契需錢一千數百串文，賢太守據情詳請免稅前來。諺云：「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本司總司財賦，若以國稅作人情，未免當官有愧。

矣。然此一事，正自有說。稅契庫款也，賑銀亦庫款也，此時多稅千餘金之契，即少買數百石之穀，萬一年饑而穀不足，仍須撥庫款購之。是此錢儲之於倉，無異收之於庫也，何不可免之有？然事非義倉，人非魏紳，本司亦斷不能准。他人他事，不得援以爲例。此繳。

批江甯縣詳

接閱來詳，愴惜無已。陳伯雨先生學兼華實，師擅人經，七十高年，一國善士，忽膝前之破鏡牋臨老之楊枝。釁起細微，案關倫紀，逆犯陳貽莪刃斃父妾，遁避無蹤。妻子雖在湖湘，逮捕當徧天下。上載天而下履地，何處可以相容？南走越而北走胡，法當窮其所往。此冤恐世世相報，逆子乃人人得誅。在子弟恐傷厥攷心，即官紳皆爲門戶惜。本司以爲善人不可皆有後，鄧攸是也；愛妾不必令終，嚴挺之是也。況伯雨別有犀角之子，而貽莪不得比李鷹之椎。門閥何傷，國刑難貸，仰即簽差比捕，飛移鄰封各州縣一體嚴拏務獲，一面詳請督撫憲分咨各省通緝究辦。仍候各院憲暨臬司、巡道批示。繳。

批揚州府稟

處斷公平，欽佩之至。馬令心中須要明白，凡前後任交低之際，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如何行得去？天下愛便宜者，必致吃虧，則亦何益之有？此番東台交代，一如賢守來稟辦理。馬令應交應解之款，勒限分別解交，勿再巧延干咎。繳。

批泰興縣詳

此案孫長庚迭次上控，經該縣前後三任訊勘明確，張廉泉此段墓田買之陸小相，小相買

之章益善，益善既將全地歸陸，又盜賣一分與孫，以致張、孫兩姓爭墳互訟。細閱該令來詳，供證確鑿，訊斷公平。判令長庚遷墳別葬，益善地價充公，而長庚三代訟棍，抗不具結，詳請批示前來。核閱供詞，益善盜賣已承，而長庚謀買究屬無據。今已葬之墳當徙，而持出之價不歸，其不甘心大約在此。應令益善將原得十二千地價交長庚收領，另卜葬地。如再不具結，除原價充公外，加以嚴懲，必令具結而後已。該令判斷此案大致不差。惟本司有一事不解。以孫長庚之健訟，管押可也；章益善之貪財，收所可也。張廉泉枉受訟累，既經訊明並無不合，徒因原告不具結，遂將橫被冤誣之被告交吏房看管。萬一長庚永不具結，或更捏情上控，廉泉將終老於吏房矣。吾不知該令此舉為原告出氣耶？為書吏生財耶？合行嚴加申飭，批到速將張廉泉釋放，不必取保。餘照批示辦理。此繳。

批贛榆縣詳

據詳不無可憫。該典商捉生替死，輸產充公。金楚卿、宋靜先一死一逃，轉令無辜受累。此所謂豬婆龍為殃癩頭龜頂缸也。典業閉歇已久，姑准免稅，以示體恤。惟宋靜先明虧暗蝕，挾貨潛遁，情殊可惡，仰該縣嚴拏務獲，將鯨吞之款悉數追出充公，以抵二十七個月之當稅。金忠清准其銷帖可也。繳。

批茶引大使金聲駿稟

據稟已悉。前因王許兩孀及孫萬福來司懇銷魚業牌票，均稱廳差拖累。繼前司飭府查辦，該大使因此撤任。茲據稟稱許、王、孫三姓卯名業經開除，懇祈銷案前來。查漁戶已故，其孤寡不能捕魚納稅，理應除卯另招。而差役索錢，該聽若罔聞知，不撤何待？吾最不解天下之庇縱丁差者，以自己之攷成討廝隸之歡喜。即如該聽此案，詐錢之劣差未知斥革與否，而

爲大使者實已賦閒年餘，何其厚於隸人而薄於孤寡也！此案姑准稟銷。至該大使應否回任，俟首府稟復再奪。此繳。

批睢甯縣稟

稟摺閱悉。州縣至今日不可爲矣！徵錢解銀，銀貴錢賤，幾於靡缺不賠，此專指財用言也。至地方自治，民權日伸，用人一不當，正紳杜門，劣紳橫議，政事亦必掣肘。貧劣庸懦之牧令果得本地正紳扶持，豈不甚善。惟果銳明決之官或遇惡劣迂庸豪橫貪鄙之紳，籌一款則以爲虐民，辦一事則皆欲染指，動相抵抗，或且逕訴台司。再遇媚紳要譽之上司，從而信之，則循能之吏灰心喪氣而去矣。人心每欠公道，人妻欲其悅己，己妻欲其詈人，大愚真不可解。須知在任之官，還鄉即紳也，本地之紳，亦他省之官也。爲官則欲保官權，爲紳則欲張民權，皆拒人悅己之私心也。時會所趨，憲法斷不能不立，官與紳須相助爲理，好官不用正紳，何以辦地方之新政，好紳不借官力，何以拒鄉黨之棍徒？當此相依爲命之時，斷不可存彼此異同之見。其大要在“無私”二字，人人無私心，中國之自強其有望矣。今正籌辦諮議局之時，乃目前第一要政。昔明之過在君子與小人鬪，宋之過在君子與君子爭。議局初開，選舉最爲重要，若邪正相爭，則官當護持善類，若兩賢相阨，則官當曲意調停。本司因該令才品兼優，未曾識面，故藉來牘，紙上談心。而地方自治一條又爲關係之最大者，故縱言及之。至清摺所開收支款目出入不敷者甚鉅，是則然矣。然發赴鄉用費、獲犯賞號、過境差使、委員程儀，本係無定之款，而一並約舉其數，胥幕擬批必駁無疑矣。昔定興相國撫豫，州縣競言委員差費供億不訾，相國令其開單實報，每縣酌提一半解省，津貼貧員，州縣永遠不出差費。及相國去豫，提款如故，而差費亦如故，或更加甚焉。是亦前車之鑒矣。作官者，事之治不治在本領，財之足不足在運氣，大畧州縣活支項下歲增數千金其常，歲省數千金亦其

常，不得據爲定數也。該令現已委署宿遷，交代睢甯後，迅即赴任，不必來省謝委。如有疑難，不妨函告。昔本司作令時，凡與上司函牘，皆親筆行書，亦無責其不恭者。甯屬同寅可仿辦也。本司老矣，識途之馬，不無一得之愚。凡我同寅，若不以忠告見疏，筆談可也。此繳，清摺存。

批溧水縣典史吳德麒稟

據稟不無可憫。查該典史撤任，原詳並無罪案，而署事李、黃兩尉均各滿年。該典史即有過失，業已賦閒兩載有餘。貧窮非人所堪飢餓，亦吾之恥。可回任。

批工頭陳華章稟詞

此等案件何難一訊而結，仰上元縣秉公覆集，親訊剖斷。發審張令現被控稱徇私擱案，勿論虛實，均應回避。如上元縣礙於情面，即將人證卷宗解司親審，勿延。

批阜甯縣請革代書攷取書記生繕寫呈狀稟

閱稟一笑，官之佳惡全不在此，雷門布鼓可以不必。繳。

批庫房寫生邵壽恒等稟詞

前因倪革書來稟看不明白，故令爾等稟復。乃所稟更覺糊塗，令人悶損。及調查全卷閱看，不禁失笑。天下無事自擾有如此案者乎？此案發端由於裕源祥之信函，謂倪庫書向其索詐。夫既係商人告密，而開口即稱藩司爲蓮溪仁兄，此不問而知其僞託也。乃前藩司即據以

爲真，發府審訊。及倪啟厚供出已故庫書之子施祥榮挾嫌誣害裕源洋錢店，又辨明信係捏名。徐洪到案又明言朱號房教供，朱與施郎舅至親，施避案而朱教供，此案癥結顯然可見矣。而前藩司疾惡太嚴，去蠹尤力，因嚴生蔽，因蔽成冤，竟謂錢店爲反覆，府縣爲闖冗，一本糊塗帳，至今不得明白，可爲長歎。此次啟厚具稟自稱革書，而又云前憲賞還卯名，是該書之糊塗亦可概見，此案倪、施蔓訟終無了期。今由本司定斷，施祥榮之聞風逃匿，即捏名誣陷之明徵，雖不必拏案追求，亦永不准入署供役。倪啟厚著准復庫書卯名，以第三名註冊，有勞提昇，有過倍懲。朱號房業經斥革，著永不准復卯。此案懸閣二年之久，經本判定以後，再有出頭曉瀆者，立斃杖下。此判。

批徐州府稟

接閱單稟，不禁莞然。前據該守來詳，於已革訓導袁鼎和被控一案洗刷幹淨，如黍雪桃。而該訓導早經資革在案，就案論案，豈不甚冤？是以本司有代爲捐復之議，該守奉批後始將該革教被控各案和盤托出，本司皆未之知也。向使於詳尾申敘數行，則本司亦不致以濡滯責該守矣。該革教昨來稟見，察其聲音笑貌，畧得大凡。茲據清摺所開，前後被控批查者凡六七案，然則最後被革之案雖云無據，而其他被控之案實屬不冤，合觀詳稟，寬於昔而嚴於今，復視前批，知其一未知其二。今既已知之矣，應毋庸議。此繳，單、摺存。

批徐州府稟

君子可欺以其方。向來收買蝗蝻，每斤少者五文，多者十文，再多者十五文、二十文止矣。蕭縣買蝗，報至每斤二百文，實屬異常荒謬。本司州縣起家，實不能明知故昧。撫憲所批，深堪嘉慰者，特因各縣撲滅甚速，蝗不成災故耳。若真以蝗價每斤二百爲可嘉，豈非笑

談耶？且收買者不止一處，每斤多至數十文而止，從無如此駭人聽聞者。本司聞該守頗能要好，何于此等荒謬之事代為緩頰，殊堪齒冷。所懇仍不准行。繳。

批江都縣稟

來稟欣悉。該令素號賢能，心賞久矣。茲就清賦一事觀之，燭照數計，已可見豹一斑。增賦額，杜欺隱，除中飽，三善具備，衆論翕然，應先記大功三次，以示鼓勵。此復。

批阜甯縣查復王連甲並無販私拒殺營勇情事

閱稟不勝奇詫，該令敢言可嘉，仍候列憲法批示。繳。

批句容縣稟貢張長齡等稟詞

學堂要政也，積穀亦要政也。因學費維艱，乃於積穀項下撥六留四，以濟學堂之不足，移緩就急，未嘗不可。惟未撥六成積穀以前，該邑城鄉學堂共設幾所？原有經費幾何？若如來稟所云，歲有五六千串之入，則缺亦當無幾，何以撥用積穀，期以五年之久，耗至六成之多？稟稱百姓脂膏數人揮霍，雖難遽信，容亦有之。仰江甯府遴委妥員前赴句容縣，確切查明該縣小學堂共有幾處，每處教員管理學生共若干名，每堂每年需錢若干串，合縣共需錢若干串，本有經費若干，新添六成穀價若干，監督管理有無濫支之事，一一查明，據實詳復候奪。稟批，鈔發。

批六合縣勘災委員陳令迺勳稟

摺及紳稟閱悉。所述自係實情，應如所懇，於原勘災狀二分六釐之外酌加一分，後不爲例，他處亦不得援以爲例。此案翁令因覆實而從少，紳民因貧苦而求多，官本無私，民亦可憫，從權俯准，勿再紛爭。勘冊發還另造，該委員即日馳回六合，剴切諭飭，以安民心，勿延。紳稟存。

批南城恤燼局所董何步瀛等稟詞

善舉誠宜攸助。惟江甯藩庫入不敷出者每年在二百萬以外，當發者且猶從緩，已停者何能再支？仰即自行籌捐，一俟司庫稍裕，再行補助可也。

批採購稻穀委員曾令稟

據稟已悉。本司原札何等諄諄告戒，以爲於採買倉糧染指與蝕賑何殊。來稟自言奉委後即派司事前赴蕪湖，稱得穀價每石計重九十餘斤，價銀一兩四錢，而運甯納倉每石須交足百斤，已多賠貼。又歷敘運交之艱難耗折，每石到倉須漕平銀一兩六錢八分等語。本司調查光緒三十二年採買蕪湖米石清摺內開蕪湖米斛係漕秤，每斛約重三十五六斤，較之南京每石約多出三升上下。即云穀輕於米，然以權論，米穀之斤兩或殊，而以量言，則每斗多三升米，與穀無差別也。茲閱該令來稟，每石僅報九十餘斤，是蕪湖米斛反較江甯爲小，實屬荒謬已極。以本司諄諄託付，而該員屍居寡營，一唯司事之命是聽，實堪痛恨。曾鳳祺著開去採買差使，停委一年，以示懲儆。所有買穀一事另委委員承辦，該房即速送稿，勿延。此繳。

批泰州朱牧稟

該署牧深穩精勤，胸中有經緯，故辦事有條理。此次籌辦諮議局，惟通、泰二州下手最先，成立最早。關牧敏而朱牧實，可稱一時瑜亮。若沈深斐篤則君為尤勝矣，佩服深之。此繳，夾單存。

批泰州稟

據稟已悉。調查選舉事宜，該署牧力任其難，力求其是。簡章及分區調查清冊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洵足為三十六州縣程式，嘉歡無已。此復。

批江都縣袁令國鈞稟

該令實心任事，循聲卓卓，本司心寫久矣。循覽來牘，在省局未立之先，該縣早已具有眉目。他人於諮議局籌辦事宜平時茫然，奉文竭蹶者多矣。平居無事，人人皆可作官，一有要政，則才之優劣短長如鏡照形，軒豁呈露。大凡稟牘著不得一句誑語，辦事容不得一毫欺飾。江、甘兩縣同城，甘泉之稟如村巫說鬼話，稍明事理者皆羞之；江都之稟如山東父老話農桑，言言皆實。本司於該二令均未謀面，然此心猶鏡也。施嬭鹽嫫，各以形呈其妍媸。固心識之矣。一切如稟辦理，仍仰甘泉事事做效，以歸劃一而免參差。此繳。

批通州詳

此等訟案，有據有證，判斷何難。該署牧年力方強，甫握銅符，即染積習，以堂事委之讞員。而讞員傅壽慈專信被告邢式九之言，於執券索逋者反謂之欺騙。今之官場糊塗顛倒者誠不一而足，然既具此恰合時宜之性質，吃飯可也，得錢可也，何必坐堂問案耶？此案據楊

麗華供邢式九共欠湯氏寡本利洋三千餘元，前經沈敬夫等理處還洋千四百元了事，因內東不允而止。今構訟八閱月之久，反折卻四百元，僅令邢式九持出千元了事，吾不知該署牧撫心自問爲何如？本司自覺孤兒上控一回，父母官未見一面，但由親友懇息吃虧了案，吾輩真無顏以對百姓也。此案若提省親訊，適滋拖累，若發州復審，更不放心。祇可如懇息銷，以圖省事。該署牧前次來見，器宇端整，應對明析，即知是吾楚佳士，然切不可走入油滑庸惰一路。世惟首府縣酬酢較繁，必須有人幫審。然本司爲首縣時，案多親訊，從不以攷成所在付之他人。若外州外縣公事委諸幕友，聽訟又屬之委員，本官終日閒居，有何意味？荀子曰“多暇日者，出人不遠”。戒之！戒之！傳壽慈不公不明，應詳記三大過，學習三年，然後問案。此次孤兒寡婦少得四百塊錢，壽慈爲之也。仰該署牧扣給三箇月薪水，罰入學堂充公。此繳。

批准安府詳

該守既延攬情殷，即令章墀分准差委可也。繳。

批揚州南區商民控警長顏姓稟詞

所稟如實，顏某可參。所稟若虛，顏某豈甘。何物警長，如此不堪。能爲此文，或非妄談。倚樓嶽嶽，轉運淮南。無奸不擊，無隱不探。移請查究，如鏡開奩。必公必明，爾民具瞻。

批通州稟

該署牧署事期滿，現當調省另委之際，而於地方冬防事宜嚴密布置，不遺餘力。摺開匪

首徐得標十二名皆極惡窮凶，爲害最烈，已由該署牧會商李鎮台派委丁把總率同兵差嚴緝務獲，應即飛飭沿江各屬一體會營協緝，以防漏網。該署牧交卸尚早，務須到底不懈，以期盜戢民安。鬪子文舊必告新，叔孫媿去如始至，祇可與賢者道耳。仍候列憲批示。繳，清摺存。

批朱縣丞國華稟

現值吏道更新，誠不必盡拘舊例。該員情殷投攷，應即照准，俾盡一日之長。現奉督憲札飭於本月二十四日攷試各官，該房迅速具稿申送，俾屆期一同與攷，勿稍延誤。切切。此繳，夾單存。

批通州關直牧早復湯宜震控案稟

吾鄂自咸同以來人才寥落，私竊歎恨。此番到甯，見足下真後來之秀也，方欣喜不暇，豈肯苛責。惟生性質直，心不謂然者，必形諸口筆，事過則忘之矣。湯姓之案即使未允，亦是一事之差，況吾僅就文牘論之，初無一毫成見，不當以是寒心也。近人每不好直言，鄙人恥之。若我有過，惟望同寅諸君子隨時規切。人之賢不肖絕不與官之大小相干，臣猶可以諫君，誰謂屬員不可責難上司耶？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爲失智，者自能辦之。此繳，夾單存。

批儀徵縣稟

此假命案也。據報秦學才與鄰人王增詩因修牆口角，被王增詩等毆傷，越五百身死。該令驗得係受傷後因病身死，檢閱傷痕，僅左腮脰有掌傷一處，至左肋之磕傷長二分、寬四分，輕微已極，且非毆擊所致。然則口角之時，王增詩僅止在臉上打一掌耳。傷止一傷，而云王

增詩等一若有多人共毆者，此系屍親訛人慣技。若聽其誣指，有告即傳，則株累破家者多矣。王增詩動手打人，法宜懲責。然秦學才死於病，非死於傷，增詩無問抵理，亦不得作命案辦。該令將王增詩帶案管押在屍場中，自不得不爾。此後質訊祇宜開導屍親，斷不可拷訊凶手。緣打人一掌，本算不得凶手也。若屍屬再扯旁人，萬勿拖累。至囑，至囑。此案限半月詳結，王增詩斷令酌出葬費，薄責釋放可也。仍候列憲批示。繳。

批桃源縣教育會會長廩貢韓懷禮等稟

據稟已悉。本司州縣起家，豈不知民樂循良，官須久任。李令仁明英斷，耳熟循名。現值首邑缺員，借資臂助。又以桃源地方緊要，信臣之後，必得杜詩，是以慎簡長材，以陳令為李令之繼。陳令亦本司心賞者也。今日已輕裝赴任，本司決其必能安良除莠，蕭規曹隨。爾紳民樂得賢有司，將來遷官，必又有截鞵留靴如今日者。此稟足見桃源民情之厚，且徵直道之公，本司實深嘉之至。謂士民攀留長官有干例禁，本司素不作此語。此批發給陳令閱看，勉為循良，勿使李令專美於前也。仰即知照。

批前署甘泉縣宋令康恒稟

來稟情理昭然，筆鋒銳利，誠為牧令好手。交代鞵鞵，至甯省已到盡頭處。本司生平未見該令，甫權赤緊，旋呈彈章，創鉅痛深，毀家輸款。震令誼關寅友，當該令臨瀆落職，公議俾遜，任津貼二千金，實為公允。而遷延慳慳，轉肆矯誣，無怪該令之不平也。候一面飭催震令遵照前案如數措款解司，以抵該令應解之款，一面詳請開復該令，降補縣丞職銜，以彰公道。此繳。

批准安府稟

賢太守政績炳然，本司早心識之。頃奉來牘，指陳地方情形，及隨時整頓各事，宜深切著明，言言入理。至云舉辦新政，按牘以稽，燦然明備，細加攷察，未敢自欺，此他人不肖言者。不圖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不能不令人開襟而悚聽也。天下事所以不振者，盡壞於“名存實亡”四字。屬員以是敷衍上司，外吏以是敷衍京朝，官自辦新政以來，取民之財數倍往昔，而實事求是者寥寥無幾。然百中一二，豈其絕少賢良。來牘有為是言，吾知淮屬新猷必較勝於他處。大學平治之道重在毋自欺，人人如貴府之不欺，天下事尚有多也。至謂職所當盡力，所能及者，惟在清理獄訟，尤與鄙衷相合。氓之蚩蚩，每以小事結訟，而市魁衙蠹又播弄而魚肉之。苟牧令不了事，拖延輾轉，因訟破家者多矣。胥天下而學法政，及裁判庶獄仍不能不用中法，亦如胥天下之餉以練新軍，而不能打仗，及有事仍用舊軍，吾儕此時作官，惟有我盡我心，我行我法而已。上控十紙九虛，未可輕提輕准，然縣官苟不善，則郡守亦不得不任其勞。道在因人而施，案貴衡情而斷，惟可與知者道耳。督撫昨言淮屬冬防吃緊，足下辦事認真，俾實缺暫緩到任，願足下好為之。就璧謙版，復候勛祉。不宣，夾單存。

批沭陽縣稟

奸徒偽造官錢局票，不法已極。現經該縣縣丞拏獲送案，並起出假票九張，顏料單一紙，應即將該犯李玉香嚴切究詰，而來稟疏畧顛預，閱之令人焦悶。如云每張銅元百枚，以五百文購自王海波，票均海波所造等語。王海波係何處人？在何處造此假票？該犯從何處購來？九張之外是否尚有隱匿？未發覺以前用過幾張？顏料單現存該犯之手，顯係通同作偽，何得任其支吾。該令問案疎漏，是以稟詞顛預，仰照批飭各節詳細研究稟復，一面嚴拏王海波務獲，從嚴質究，照例重辦，勿再率忽干咎。仍候列憲批示。繳。

批職商馬鴻章稟詞

據稟已悉。鄺令向稱能事，何至於此等夥竊有據之案反為放松，仰江甯府迅飭鄺令從速嚴訊追贓，以恤商旅而保治安，勿稍縱懈。切切。

批警民蕭永復稟

稟詞荒怪已極。據稱爾娶妻張氏十有三年，生子女各一，忽於光緒三十一年被王陳氏勾引，與其夥杜本有通姦，中間將爾謀害三次未成。三十二年四月五日，王興根、杜本有與張氏將爾兩手網住，用石灰揉爾雙目成瞽，妻弟張金海又主持離異。查爾被害至今已歷三年，果有如此奇冤，何至控縣不理，控府批查亦不復？且爾妻姦夫只杜姓一人，王興根何所貪圖，幫同下手？甚至將爾兒女家具糧食全被杜姓擄去，縣官亦置之不理？此等荒唐瞽說，何值一查。天下瞎子之妻安於室者鮮矣。想係爾夫婦不和，賣妻與人，又圖翻異，恃警妄訟，意在訛人，是以屢控不准耳。三次謀害，何計得脫？石灰揉眼，何人見證？無證無據，何從究理？不准。

批職孀吳張氏等三十人稟

閱稟悽然欲淚。貧員結局乃至於斯，柩眷羈栖，惟以典賣針工餬口，歲終仗助，禮亦宜之。善門固屬難開，孤寡甯不可念。至謂將故員家屬年終恤款撥歸法政學堂，本司未見此案。總之恤孀濟困，仁政攸關，歲以為常，有舉莫廢。若向無此例，則不能由我市恩，向有此款，決不至奪此予彼。該氏等勿庸過慮也。仰即知照。

批已革湖南候補道黃懋楨稟

閱稟惻然。黃氏一門百口，以百萬之富，頃刻奇窮，罄業難償，弟兄羈係。三錢鋪之總管王省堂等欺東婪款，貽禍無窮，豈能任其逍遙事外作富家翁。本司在陝西作令時，凡遇停門倒債之案，無不刻於彫而寬於東，于祿兩姓之獄可覆按也。況王省堂等奸欺挾制，罪不容誅，潰敗決裂至斯，斷無東已傾家而夥能逃刑之理。至謂兩弟幽囚無益，不如保外張羅，所言亦自有理。但隔省之案，本司何能預聞。重念富室清門慘遭奇禍，華屋山邱之痛，見於生存，故家喬木之遺，概從籍沒。誰非官府，誰無子孫，但有仁心，皆應援手。仰候據稟咨請湖北布政使酌查辦理，黃氏諸昆亦宜趕速設法，以舒家難。切切。

批商民顧潤章等稟

爾與甘書林怨毒已深，訟無底止。昨經釐局傳質，爾情虛畏，審匿不到案，而聯名呈控。甘書林之原告皆云實不知情，係爾一人竊名朦控，業在釐局具結存案。查爾顧潤章，即顧若金，又名顧增記，又名顧湧記，又名顧東興，又名東興恒，又名顧良鈺，然猶不離本姓也。仍又變其姓名，曰沈明義，曰洪敏奇，曰葉理平，曰嚴又如，以顧姓生員因欲逞其誣陷伎倆，遂甘為沈、洪、嚴、葉四姓之子孫，無恥無良，玷污黷校，仰江南府速將顧潤章傳案管押。一面移取釐局案卷，傳齊人證，質究明確，將該訟棍衣頂斥革，鎖繫一年，以為誣良健訟者戒。詞發，仍繳。

批已革澱山司巡檢吳廷芬稟

該巡檢被參革職，已歷數年。據稱被革即病，愈即控人，此活一日控一日，與田令有不

兩立之勢。查該員係青浦巡檢，被蘇藩司詳參，案在蘇屬，卻來甯屬具控。本司未見原詳，豈能憑空斷案。田令現為首縣，豈能對質公堂。該革員氣忿之餘，兼以窮蹙怨言，讎口豈足為憑，稟詞自伐其功。而痛底田令，兼及丁守，此即原參浮躁二字鐵板註腳也。不准。

批江都縣稟

稟及夾單清摺均悉。本司蒞任之初，見各屬凡有公用率請在積穀項下開支，一若此款並非備荒，專為地方官作協餉也者。是以通飭查報。茲據江都一縣清摺所開，歷年官董挪借積欠至二萬二千九百餘串之多，推之三十六屬虧耗，奚啻數十萬串，論其行同倉鼠，實與吞賑無殊，言之深堪痛恨。江都自該令到任，此款早一洗而空，而兩年以來，旋收旋放，計發生息者已有六千八百餘千，足見為政在人，實事求是。稟單所列錢穀併存及官董互相箝制之法，皆切中肯綮，掃除積弊，應一切如所擬行。並鈔粘來稟，通飭各屬，凡積穀項下買糧存款章程，悉酌照江都縣辦理，以重倉政而備飢年。其歷任虧短之款，如其人在，照例勒追。第查江都一屬侵蝕此款之邑令一共七員，非死即革，足見果報之說確有可憑。作官而吞及倉糧，斷無買田宅貽子孫之理，則亦何苦自隳名譽，撻天罰，絳彈章，而終歸於一錢不名耶？袁令事事踏實，其履任之始，即將糧漕項下官幕丁役歷年朋分之巨款三萬六千餘串和盤托出，悉數歸公，不惟清風絕塵，尤見毅力如虎，真能人之所不能也。此繳，單、摺併存。

批寶應縣陳令習謨稟

據稟已悉。該縣本年捕蝗，給價收買，每蝗一斤錢二十文，蝻子一斤錢三十文，共用錢二百二十餘串。情願自捐廉俸，不在公款開支。查今年徐揚各屬買蝗，稟奉督憲批准動用積穀錢文，於是徐屬不堪之州縣借端捏報，狂吞積穀有開銷七千餘串者，有每蝻子一斤發價二

百文者，又有僱人捕蝗，既出僱價，又出買價者，貪愚無恥，至斯已極。惟我官場人格不齊，有九天九淵之別。若該令之不動積穀一錢，以視彼浮開七千串之貪吏，其程度相越奚止七千里哉！應詳請酌調優缺一次，以獎廉勤。此繳。

牌示

為牌示事。照得署江甯縣龍令以卓異人員由江都本任遴調首繁，實政實心，循能兼備。近因冬防喫緊，匹馬馳出百里之外，親獲拐案，彈壓匪徒，如此精勤，不勝嘉佩。乃聞有不逞之徒捏造浮言，謬稱該令被劾，報館不察，登諸報紙，此於友令何損，特使人疑上憲舉劾之不公，則大不可也。令如鬪穀，本具無喜無愠之心，才若王尊，豈有乍賢乍佞之理。為此示。仰江甯士庶及書差人等知悉。爾等須知龍令甫應卓薦，兼之出洋回省，即署首縣，其賢當獎，其勞當酬，其賠累當調劑，斷無被參之事。若再道聽塗說，視之如五日京兆，致令呼應不靈，辦公有誤，本司不汝宥也。勿違。須牌。

批職商顧東興等請籌糖捐稟

此四人乃一人也，其可惡已到盡頭處。尚敢來司具稟，意在包攬漁利，昨已批府懲辦。此稟不准。

批光祿寺署正張繩祖稟

爾所控者，係屬何事？詞稱叔父鳳藻吞沒家產，府斷分為四股，姪得一，而叔得三，其中是何情由，無從揣度。爾祖何人，爾父何人，鳳藻是否爾之胞叔，來稟一味含糊，但稱江

甯縣徇情媚富，又云自往廬州、揚州催案。爾一家之事何以蔓及兩省三郡，殊不可解。本司看爾語言吞吐，藏頭露尾，決非好人。不准。

批三學文生劉實恕等稟

此項貧生米石，每年年終發給。若既經奉裁，自係無款可籌之故。前司既已無米，本司豈能點金。現在新學發明，凡為士流者，亟當變化倚賴性質，專靠官中養贍，堯舜其猶病諸。

批桃源縣李令稟

去任之時，留心民事，猶恐蝗蝻遺孽來歲為災，仁聞仁心，深堪嘉尚。仰後任陳令傳飭鄉保，徧諭村農，趁此殘冬，隨時搜剔，期於春苗無損，且收規隨之效。仍候列憲批示。繳。

牌示

語云“無謊不成狀”，故上控之狀十控九虛。然又云“久告不已，必有奇冤”，故屢斷屢翻者，容有不公平之慮。來稟指控趙觀察強佔園基，發審委員張振聲媚上袒斷，一面之詞，未堪遽信。觀察買地，南京城內空地甚多，何必霸買有主有據之地，自貽訟累？讞員媚上何必媚一候補道，於自己得缺得差絲毫不能為力，反於名譽有損？世間無此愚人，惟此案控經三載，府縣案牘具存，候本司提卷親閱，曲直是非，不難立見。候閱後再定准駁。惟稱該氏叔翁張瀛七十老翁，因赴轅具控被趙道聞知，使家丁江福攔截說合，旋即拖至縣署，張振聲在彼等候，飭即管押等語。趙道與爾結訟三年，豈能日日遣人偵伺預防，爾之上控上元縣自有印官，張振聲何能踞其衙署無故將人管押？所稟俱不近情。姑將稟批一並封送江甯府、上元縣閱看，

即將爾處卷宗封送本司核閱，勿延。粘鈔，圖、照附存。

牌示

頃由江甯府封送張瀛與德載堂互爭園基一案，卷宗到司，通閱縣府供判各詞及同治五年善後局發給張瀛領地照根，此案確係張瀛私佔官荒，恃老健訟。查張瀛粘呈圖樣，其住屋迤南後門外爲園基，橫十丈，縱九丈六尺，而其東緊接小織造府，後又有縱五丈五尺、橫五丈一方，東南緊靠小織造府西圍牆，又有縱十六丈一尺、橫二丈七尺一長條。自言皆張發生園地。核閱局照內填鄧府蒼朝西門三號二進、三號三進，橫房二號，後園一方，牆外水塘一面。夫曰一方者，取其四面見方，無弦角歧出之謂也。今張瀛園東多一方，東南多一方長條，狀若曲尺，將小織造府西北兩面之地佔據無遺。卷查張瀛向在小織造府把門，亂後織造被裁，官荒無限，該差向爲衙蠹，遂將署外之地悉冒認爲已有。而同治六年領照之時，又不註明丈尺，以預爲朦混蠶食之計。而不知“後園一方”四字已不啻自繪真形，而凡側去斜侵者皆非其有而冒認者也。況此案構訟三年，皆張屬銘遣抱就質，並無趨觀察其人，來稟虛荒，已可概見。而該劣差膽敢當場侮辱官長，尤爲罪不容誅。仰上元縣勘明該園界址，惟張瀛後門外四面見方一塊園地歸其管業，其餘靠東、靠西、靠東南霸佔之地一概歸公。張恪繳價具領之地照契管業，如張瀛不遵，重責勿恕。此批即是判詞，行江甯府存案。原卷二宗發。

批知縣左令杖堵截浦六處流民稟

單稟清摺均悉。該令辦事認真，又能妥貼，深堪嘉尚。所領五百金，據稱資遣流移，撙節支用，總期多剩多繳。稟牘中得此語，如聽仙樂耳暫明矣。省垣將發度歲米石，江北貧民欲來者衆，尚望好爲諭阻，共保治安。此繳，單、摺並存。

批東台縣彭令稟

核閱來稟，顛頂萬分。據稱申胡氏在牀睡臥，忽有人撕開籬笆門進內，將胡氏拉下痛毆。伊十七歲之子喬稔驚起喊救，趕出門外，被毆身死。該縣驗明申喬稔致命刃傷三處，又驗得申胡氏額腦受傷三處，而未指出是金刃，是木器，抑係手足。未云屍親地保與報語大略相同，竟不知凶手為誰，因何起釁。查死者母子均已酣眠，忽有人破門入室，將一婦人拖出痛毆，看此情形，非因姦即挾忿。喬稔既稱生有殘疾，右腿屈不能伸，當凶手聞喊出門，自必如飛逃走。喬稔跛足，何能追及？況凶人帶刀而往，先毆其母，僅止輕傷，後戕害其子，專用金刃，似於此婦不忍殘其生，而於其子必欲致之死，此人與此婦斷非不認識可知。即使夜半無燈，而十四夜明月在天，何難別聲辨色？該縣當場並不向該屍母詰問，即行顛頂具稟，其心地糊塗，不能問案，已可概見。仰照批飭各節提取屍母鄰佑悉心研鞫，逐條登復，以待本司詳察。本司於屬員向作門生看待，若教而不學，學而不成，則自討撤參矣。仍候列憲暨各衙門批示。繳。

批鹽城縣典史孫建章稟

該典史因各報紙臚陳劣蹟，以致撤任。嗣據鹽城縣轉據李紳榮等稟詞，以該典史在任賢能，詳祈鑒核，當經督憲批駁在案。茲乃自請飭回本任。查現署斯缺之奚侗甫於四月十六日到任，未經年滿，勢難無故撤回。本司不信報館之言，亦不憑紳士之稟，更不能徇該典史之求，候署事年滿之日，即實缺回任之時。此繳。

批六合縣禮房書辦李秋潭稟

控關蠹書舞弊，虛實皆當澈究。明知該原告必係挾嫌稟訐，然以毒攻毒，以狗咬狗，正樂得因而用之。仰江甯府迅委幹員立赴六合縣，將庫、戶、屯三總書飛提來省，由該府督委嚴究。李秋潭赴案備質。稟及簿冊等件併發，仍繳。

批鹽城縣王令稟

據稟及附稟均悉。州縣官規避處分諱劫為竊者固多，事主控報重情改竊為劫者亦不少。此案就報呈與附稟對勘，該令訪查各節自係實情。事主鮑德如既來報案，何於該令詣勘取供之際，反不在家。而且大門被撞，驗無破損；其子被網，驗無傷痕。失單所開與口供不符室內情形，與報詞互異。四無鄰佑，誰與鳴鑼？附近鄰團未聞聲響，獨其田主左棻挺身鑽案，以為實係被劫，是鮑德如之報呈，全係左棻所為，顯而易見。德如之控報重案，心虛避匿，其妻子鄉愚無識，左棻教供不熟，是以各說各話。總之，無論是劫是竊，總應嚴緝贓賊務獲究辦，左棻事外無干，恃衿插證，該令當場申斥是矣。坐視其失詞而退，是該令辦事軟弱處，將來贓賊無獲，該附貢必赴省上控矣。若本司遇此等棍徒，定即交差帶署，問其事不干已，出頭鑽案，及恫喝事主，迫令改供之罪。倘敢逞刁，即行詳革，照訟棍辦理，何等爽快耶！該令詢訪詳明，甚屬可嘉，明而不決，則初任膽小之故。由此用心練習，可做好官。勉之，勉之。仍候列憲批示。繳。

批文生陳毓蘭等稟

訟棍被拘，乃意中事。而云殊出意外，爾等自居何等也？來稟署名者三十七人，較宋江三十六人更增其一，吾知此稟即顧潤章自作人名，亦顧潤章所填。如果真有其人，即仰爾三十七人結成團體，一併衣冠赴江甯府法堂為該訟棍作保。或允或不允，均由太尊作主，本司

概不與聞。仰即知照。

批江甯府稟

張令振場審理案件，不惟有斷才，而且有涵養，本司知之稔矣。茲據貴府請獎前來，查給予拔署優缺一次，或給予簡委一次，或記大功幾次，皆紅片上好看而已。其實積至十次、八次而不上司牌者，不知凡幾也。該令名字紉之在心，遇有相當缺出，必有位置。現值歲暮，務將積案多多斷結，俾免各鄉民或在城中或在押所過年，則積福多矣。此繳。

批兩師範學堂舊班新班等稟

據稟庶務張通謨顛狂不職，而又云學生無敢明出名者，則此稟與匿名揭帖何異？姑送總辦閱看查核，如果庶務長有毆打崇樸情事，亦應訊明情節，分別究懲。至匿名稟件動以革黨誣人，心術可謂壞極。應查明此稟是誰所為，令其指實，以窮其術。此批移師範學堂。

批通州讞員傅直牧稟

清摺閱悉，為之失笑。官場問案，視民事如兒戲者多。此案上控之初，本司本不能據一面之詞遽相譙責，惟月初案證傳齊，遲至二十一始訊，正蹈官場疲緩之習。且湯僅孤兒，邢姓欠債屬實，何難一堂斷結，而竟至釀成上控。此本司所不樂聞者也。及嚴批速結去後，關牧詳稱已由中人處息，令邢姓還錢了事。如果湯係訛詐，邢姓何肯還錢耶？本司責備原問官之不能斷案，似非甚枉。惟該令既居心要好，奉此嚴飭，幾無以下對百姓，外對寅僚，此次表明，亦是必不可少之文字。本司實深嘉之。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該令從

此好好作官，遇事認真，案到隨結，亦嚴明，亦平恕，本司方樂與把臂之不暇，而又何責焉。

前案已銷，切勿介意。本司方拭目以觀後效也。此繳。

批署淮安府應守德閱稟

據稟已悉。賢太守下車以來，威惠兼施，政聲卓著。茲復查得山陽縣承發書吏阮樑（即阮焱森）童年入卯，為害地方，十有餘年。頃因該書吏控農會總理盧元銓，經貴府傳案面詰，具得狡悍支離之情狀，已將該書吏發縣管押，出示招告，辦理極為明決。本司查招告之舉，好人被屈，雖招告而無人告，為其本無可告也。窮凶極惡之徒，雖招告而亦無人告，何也？恐其一旦保釋，蓄怨深而尋讐愈甚。雖有受其毒噬者，亦不敢來告也。故打蛇必打七寸，鋤奸必用嚴懲，去莠乃可安良，已擒不當復縱。在官人役查明罪誠當死，立斃杖下可也。苟為一鄉之害，永遠監禁可也。罰金自贖，可施之外國，不可以例中華；悔過自新可望之古愚，不可以信今詐。善為政者，以辣手濟其慧心，此之謂也。貴府貴縣皆可與道政事，故縱言及之。再查阮自樑自稱監生，應先除卯名，次追監照，隨詳斥革，定以監禁若干年，俾不致再為民害。仍候列憲批示。繳。

批江都縣稟

自該令到任，錢糧積弊，一洗而空。茲復慮櫃友櫃書或乘便營私，或始勤終怠，惟恐國賦民財之有害，益見仁人智士之用心。亟應准如所稟，以後或指控，或暗訴，或郵寄，或面呈，必將原告、原函及原告之人一親交該令推鞠，分別辦理。以為聞過知非之助，兼寓察奸剔蠹之心。本司實深嘉之。仍候督憲批示。繳。

批泰州稟

該署牧循能兼備，本司知之甚深。此次捏詞與匿名揭帖無異，本可投諸大甕。惟蠹書舞弊亦是常事，所以批飭查辦者，以爲人指摘一次，我查察一次，果無舞弊竇，何畏人言，萬一奸欺，藉資整頓，此本司札飭之本意也。今既查無弊端，應一概勿庸置議。此稟剖析極清，手筆老到，應付官報局登報。繳。

批調署上元縣李丞宣龔稟

來稟閱悉。能者去，賢者去，職是亦本司之不德也，悵惘曷已。昨已稟商督憲以該令調署碭山，勿得再辭。繳。

批殷照磨鳳翔等稟

稟摺閱悉，所估搭棚築霸，購備煤斤，一應工料價值，均尚核實。准先發銀五百兩，撙節支用，仰即出具印領候核，以後陸續支領。俟吸水事竣，核實造報，勿稍浮糜爲要。此繳。

批江甯府詳

本司於此等爭利挾嫌，互控不休之案，經歷多年矣。顧潤章誠爲衿中之棍，甘書林亦非商界之良。惟顧潤章倚衿流毒，結黨害公，一人有十數名，一案延二三載，若不亟奪所恃，而盡發其奸，則爲害於省垣者無窮期矣。本擬將該棍徒斥革鎖繫，而來詳稱其深知悔懼，請革去衣頂，從寬宥釋，姑如所請辦理，仍聚具連環妥保，令該棍徒出具永不滋事切結，與甘書林一並交兩縣嚴加管束。倘再互控，則顧鎖繫而甘遞籍，本司牌票已預儲而待矣。沈、洪、

嚴、葉四姓既查無其人，其為顧潤章捏造可知，充極其量，不難如耶辦之創造萬物，不但商界大受影響，且慮訟界難保治安，此所以暫免鎖繫而必加管束者也。仍候列憲批示。繳。

批調署碭山縣李丞宣龔稟

《劍俠傳》云：“願學者不可傳，可傳者不願學”，其今日州縣之謂也。該令素著賢聲，兼饒文采，本司以首繁相待，自謂得人。乃託疾堅辭，達於節帥，仿以連易播之意，遂居京乞外之心，調署碭山，差宜弱體，似此優加體恤，誼當感激酬知。不圖再調再辭，知之者高其易退之風，不知者不免擇肥之謗，設人人如該令，本司難乎為上矣。既據稟祈另委，江南何患無人。昔人云“張郃死生，何關魏朝興廢”，惟須薄加懲罰，以杜效尤。李宣龔應勿庸調署碭山，詳請停委三年，以為任性規避者戒。此繳，夾單存。

批泰興縣王令稟

據稟殊堪詫異。泰興城內失火，水龍會水夫陳裕康挑水救火，不肖私賣與章二髻子，遂被二髻拳打足踢，喊經該令驗傷傳質，二髻遁匿商會。經原差伏盛持票往傳，會員蔡老四輒將官票交給二髻，與茅靜波辱詈來差。該令傳人不到，出票被留，備文查詢，又不復是。泰興商會直同化外，會員直類瘋狂，高、茅、蔡三人事不干己，庇一行兇肇訟之章二髻，其意何居？既據總董張樹森面稱該會員等平日種種不法，仰傳令壽慈就近會同王令速提章二髻到案，嚴切審訊，併究明茅靜波、蔡老四等有無庇凶詈差捺票及平日不講公理不受指揮情事。如果事事屬實，豈但斥退而已，應即斥革各棍徒職銜，枷號商會門首示眾，以懲獷悍而靖刁風。如差稟語不盡實，亦當分別懲處。本司但憑公理以斷，無偏聽也。切切。此繳。

批東台縣稟

接閱來稟，該令於訊鞠一道頗有用心，深堪嘉悅。獲犯崔廣發雖未認供，而據申胡氏供喬稔身死之日伊曾因胡氏賣物得錢，面向詢問，是夜即有人室殺人之事。而廣發又供曾有人媒妁以申胡氏配伊為妻，因年大不成等語。兩供相勘，其平日圖姦，是夜圖財，皆意中事。惟廣發果因竊財而往，自宜乘其睡熟，暗里偷摸，何至將人拋至牀下，而摸索其牀上之錢？天下賊人斷無如是之膽大妄為者。此事以情理揣之，胡氏與廣發老婦壯夫，必先有曖昧不明之事。此番查詢賣物錢文，在胡氏以為既已捨身，何能捨財，而廣發以為既非圖色，自應圖財，夤夜而往，先續舊，後索錢，索而不與，則拖而毆之。及申喬稔驚起，相持不放，又喊稱識認，廣發於是頓起殺機，以為滅口脫身之計。此案中一定之層次也。本司不過揣度而言，該令可照此訊供，或可得其實際。申胡氏果欲為子報仇，亦不必羞愧隱匿也。此繳。

批縣稟

顧芝城之女為繆永富之妻，永富借芝城洋十元，今九年亦。芝城往索，死於壻家。屍子顧蘭樹報稱被其姊夫毆死，該令驗係吞煙自盡，永富避不到案。其子繆三紹供無揪毆情事。查顧芝城年已八旬，繆永富無論如何凶橫，斷無將年躋大耋之丈人毆擊致死之理。惟其女是否尚存，漏未敘及。鄉人一錢如命，永富欠債十元，推延九載，不惟芝城不甘，想其子顧蘭樹亦必慫勇向索。此次索而不還，老年人無面回家，遽爾吞煙蠶鬧，而不圖其以身殉財也。此等假命案原不必辦，但將永富責飭，除勒還本利外，再稱其家之所有，酌斷殮葬之費即可完結。該令作命案稟報，自是謹慎之處。奉批後，酌度辦理可也。仍候列憲批示。繳。

批初級師範女學堂女士周墨亭等稟詞

據稟該女學學堂艱楚情形，可為憫歡。巾幗且知好義，鬢眉那得愀然。候飭縣立提牛捐董事等從嚴催此，務使月清月款，源源收解，以弼陰孝教而助巧炊。各該女士等亦宜循蹈規矩，勤習科學，名譽一振，人人佩服，則不患無財用矣。此繳。

批署泰州朱牧稟

貴署州實政實心，江東翹楚。苦無優缺以答賢勞，調署銅山，深虞負累。乃荷馳牋陳樹，謝於泰州，應辦之事，惟日孜孜。叔孫一日必葺牆，京兆五日不廢事。今之賢者何讓古人。交卸後，似可逕赴彭城，勿庸來省，致滋往返。遇有要事，行書數行示我可也。此復，夾單存。

批江甯府教授丁立中稟

來稟情文縟斐，自述身世，為之惻然。君以名孝廉為老廣文，歷擁臯比，中遭擯棄，寒糶不暖，苜蓿長飢。啄木喙距長，鳳皇毛羽短。傷心人不獨一薛令之也。鄙人心勞政拙，名過實而德不堪，廈廣裘長，言則誇而力難逮。邦有宿學，誼當推援，遇合有時，君其待之。增詳手復。

批穀米局稟

據稟該米局原存米石一萬一千九百八十餘石，去臘全數散給貧民，共折耗二百七十四石。溯查此項稻米係由蕪湖湯董承辦，當上年二月交倉之時，局員驗得米色潮敗，未敢收倉，而前司另自委員接收在案。今之折耗由於當日採買之不慎，驗收之含糊，而非局員之有弊端也。

若欲追賠，湯董不能辭咎，事屬已往，姑免深求。況各處倉庫均有雀鼠虧耗，准如來稟，將此項虧短之米歸入月報銷可也。此繳，清單存。

批前署沅陽縣于令稟

前後任交墊各款，往往錙銖計較，彼此詆謔逞忿，一時殊傷雅道。來稟不必宣示，但飭俞令如數迅交可耳。此繳。

批興化縣稟

自古以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往往刈瓜失平，爭桑起衅。東、興兩邑之間為丁溪、草堰等七場之地，向來學籍屬與化，而民糧訴訟屬東台，習焉不察，相安無事。今當預備立憲最初選舉之始，兩邑人士各有多多益善之心，是以興以學籍為詞，東以財產為據，委員袁令調停無計，勘界需時，恐誤初選之期，暫作劃分之計。其實此疆彼界大致已有端倪，雀五燕六人數亦殊勻稱，東已就範，而興獨堅持。該令在興為興，復有此稟，固有加多吾民之意，亦有取悅於眾之心。該令試思此七場之人民土地自明以來催科者東台也，聽訟者東台也，一旦值選舉議員之會，興化欲憑學籍二字括其人民土地而有之，有此情理乎？在士紳爭執乃各為其梓桑，該令以傳舍之身，今日在興，明日亦可調東，設本司即將該訟調署東台，其能執此稟詞，使東民盡棄七場之版籍，拱手以歸諸興化乎？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袁令來稟翔瞻綿密，此稟文字亦佳。然袁令有胸中空洞無倚，所言者公。該令此稟乃興紳之能文者所為，吾愛其文而不能謂其無私也。此案已由督憲批定，現在限期已迫，暫照袁令所擬權宜辦法，以期勿誤初選，將來細勘界線，再定較若畫一之規。該令及興邑士紳少安勿躁可也。仍候諮議局籌辦處批示。繳。

批清河县稟

閱稟具見慎重公事，掃除積習之意。本司以爲用人之道存乎其人，守潔才長者，雖極壞之丁胥亦難弊混；形同土偶者，雖至交之僚友未易匡扶。即如改用門丁爲委員，意非不善，然門丁誠多不肖，委員未必皆賢，仍在作令者以我用人而不爲人所用則得矣。該令明白老練，勿論用丁用幕，本司皆相信以心。仍候列憲暨各衙門批示。繳。

批鹽城縣稟

據稟及清摺均悉。該縣訟棍周冕積惡多端，善良切齒。經邑紳周繹山等歷數其不孝不友爲鬼爲蜮之行，稟請嚴拏懲辦。該令飭提，東縣證以歷年之控案，前任之訪拿。苟非棍徒，何能自具改過切結，乃具結而仍不改過，該令方收管擬辦間，而其子周龍甲輒敢兩次假捏警察總辦信函，爲之道地，是父是子，皆爲毒螫之尤。稍一疏縱，鄉里必重受其害。來稟擬將周冕革去監生，監禁三年。龍甲念其意在救父，免其置議。本司尚嫌懲惡不嚴，周冕應鎖係五年，期滿察看稟奪。龍甲交保管束，永遠不准入各學堂肄業。仍候各憲批示。繳，清摺存。

批曹巡檢瀛稟

來稟及清摺二十八扣、委札兩件閱悉。該巡檢似有痰疾，故言動荒怪若此。如摺面批明，設有委札，請交三山街墨店收下，跂盼之至。內開“光陰漸陷，宗嗣斬傳”，又云“法布於天，普訪英雄”，又云“憲在轅中，不知屬員幾個”，又云“籌款月津，還有天良，自將月津改歸法政，再學幾載，待用何時”等語。本司向來待佐班最寬，文理不通其本，等也窮之。所使求缺求差，求不求在人，予不予在我，亦何必加以責備。惟查該巡檢於前月稟請分准差委，業經本

司批准在案。嗣於二月初三日因銅山縣巡檢出缺，本司念該巡檢到省有年，歷奉差委，以之署理四界司巡檢，當能勝任。不意初四日午刻掛牌，是晚披閱公文，適見該員此稟。若在平日，本可置之不論不議，巧在委署之日即其遞稟之日，該檢不知本司註委在前，必自以為文字之大有功，而差缺之可以求而得也。若甯屬佐班羣起效尤，實為官場風氣之害。曹登瀛署理銅山巡檢，牌示著即撤銷，仍詳請停委一年，並不准其分准差委，以為荒唐躁妄者戒。夫人孰無過，君子有過，才士有過，無不可以相原。若胸無墨水，跡近痰迷，雖停委百年可也。再查摺內簽明係北洋某幕府之年姻姪，又係軍機某章京之姻年姪，斯亦瘋痰之一證也。此繳，清摺存。五年前司札兩件發還。

批趙巡檢廷珍稟

此稟文理通暢，措詞得體。求入法政學堂肄業，尤見有志上進。查該員到省八九年，僅委通州釐局司員一次，茲有銅山縣巡檢一缺，即委該員往署，以資歷練。仰即知照。繳。

批江甯縣民婦劉張氏控詞

娼鴇互控之案亦復來司呈訴，可厭之至。陳子中為該氏出洋百五十元贖身，而龜鴇即控子中於警局。警局即勒令子中交人，候訊其中，若無鞫轉，斷無袒龜鴇而累好人之理。且該氏並未到案對質，斷無憑空武斷於已交百五十元之外再令交洋二百五十元之理，姑候將稟批一並移知警局秉公妥斷，勿瀆。

批揚州府詳

據詳已悉。此案母不母，父不父，子不子，孫不孫，潘氏一門全是一團戾氣，本可聽其自打自鬧，自生自滅，自作自受，自焚自熄。而賢太守肫誠惻怛，調停母子之際，斟酌情法之平，以為潘祖棟雖不孝其母，而自潘宗懋等視之，則父也；潘陳氏雖溺愛不明，然在潘祖棟視之，則母也。宗懋久繫，恐傷陳氏愛孫之心；即予釋回，恐啟祖棟再控之漸。請將宗懋兄弟發回儀徵管押數月，以平祖棟之氣，察其悔罪屬實，再行取保，以安陳氏之心。祖棟乃一賤而行惡之人，尚復體貼至此，則於良民可知矣。惟潘陳氏送祖棟忤逆，祖棟亦送宗懋等忤逆，論其氣脈所感，本滴滴之歸源，證以因果之談，實冤冤之相報。鼻食母而獍食父，祖棟不應有佳見，狼生獍而獍生貔，宗懋亦必逢逆子。就此案論之，祖棟、宗懋同一忤逆，應同一管押，否則均不管押，始昭平允。特賢守業經判斷，自應如詳照准。俟祖棟再控之日，本司必有以處之。蓋祖棟以忤逆之人送忤逆，猶且不欲拂其心，則陳氏以八旬老母送忤逆，獨可無以慰其意乎？況潘姓終年吵嚷，四鄰久已不安，此次父子相夷，波及鄰佃，族姻一齊受累，府提縣解，為中證者何辜，是皆祖棟一人既得罪於老母，復貽害於鄉鄰。以後倘再起訟端，無論何人承審，即以此詳所錄各供為據，不得再肆株連，但專治祖棟不孝之罪，以維倫紀。朱子曰“君子常失於厚”，然不得謂厚之非過也。儀徵令當默會吾此意。繳。

批泰興縣職員章應祥稟

據稟已悉。此案迭據商會稟晰，本司已知大概。前據縣稟批訊，因所稟情形似乎商會過於刁獷，故有訊實即應枷示之語。然訊而不實，則水夫差役即須坐誣，此不言而喻者也。本司但知秉公，毫無成見。若如來稟所云，印委問案何至如此偏私？且與爾何仇，何至如此慘刻？本係沒要緊之事，而牽纏兩月，上控數番，可為長歎。通州關迴署牧現甫交卸，即就近馳赴泰興查明案情，秉公了結，勿稍偏徇。切切。稟發，仍繳。

批上元縣貢生馮德恩稟

差役誠多奸蠹，然來稟亦似太過。現署上元高令甫經到任，無所用其瞻徇。仰即查明劣捕馬林是否可用，此稟指陳各節是否可憑，事關地方治安，務宜秉公究明，以孚輿情而遠官謗。切切。詞發，仍繳。

批裕甯官銀錢局參議沈守銘昌稟

單稟閱悉。管氏官事不攝，聖人目爲不儉，足見一人而兼數事自古已然。惟兼差有兩說，一則爲事簡人才，一則爲人增薪水。其用人有公私之別，其到差亦有虛實之分。本司曩在關中，創辦新政，同志數子皆通力合作，並驚兼營。賢者爲知己而來，用者收得人之效。雖計功而不謀利，志士之心也。然計功而不授食，用人者之愧也。兼任衆人之勞，而僅食一人之食，可以謂之公乎？鄙人以爲天下勿論何事，俱不可一例而論。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惟人與官何莫不然。才有小大，品有高卑，器有廣狹，志有遠近，待國士如衆人，則亦食衆人之報而止，奇才異能之士誰復肯爲之用哉？此次部議裁節浮冗，誠亦深知外間積習，瞻徇情面，優厚私人，所在多有。然天下亦有不徇情不徇私，專爲公事擇人者，士亦有既任勞復任怨，竭盡心力，以爲知己用者，而概以一分薪水酬之，是合九等之人才而悉待以平等之世法也。天下豈復有公道耶？用人無公道，天下豈復有事功耶？該守才職俱超精堅圓穩，縱有兼薪應在計功之例，不在徇情之例，而亦上稟堅辭。在該守誠不惜此區區，吾獨爲用才者愧也。應候督憲批示。繳，夾單存。

批前淮安府許守星璧稟

來牘讀訖。一省之中，冠裳鱗萃，必有出類拔萃之人。綜挈網維，贊襄要政，是以益都留府，唯樊厥爲能；桓幕延賓，非我邠生不可。賢太守清通簡要，綜練精勤，和可豐財，文能覈事，是以節樓虛席，省局兼差，雖值公私交困之秋，實有身府俱榮之致。顧乃難進而易退，就簡而避繁，懇辭節幕財政要差，並請停給薪水。顧維老氏止足之義，誠廉讓之可風。揆諸節帥用人之心，豈賢才之可捨？昔劉穆之嘗以出謀發慮，侈然用公府之錢，今胡文思亦曰，非高爵厚祿，不能致豪傑之士，有功可嫌於受賞，任事何恤乎人言。吾以爲不易得之才居不可辭之任。財政一局，當與賢守共之。其餘各差，應候督憲批示。此復。

批甘泉縣萬令啟型謝調補甘泉縣稟

該令近來竭力要好，庶政日有起色，實深嘉慰。前聞嵩太尊言該令患病，惦念殊深，近因所署甘泉一缺調補需員，爰仿前史就拜之條，適合新章久任之例，稟商督憲，准予量移。來牘殷殷，尚欲來甯謁謝。查此次由簡調繁，乃君之才自致之，不必言謝也。地方公事要緊，即選舉投票事畢，亦不必來。現在各屬缺分清苦，來省一趟又需耗錢一二百千，甚屬無謂。督憲與本司皆力除官場習氣，各同寅斷斷不必講究過節，此賀喬遷大喜。繳，夾單存。

批鹽城縣徐冬官稟控詞

據稱爾姊與胡釋嘉爲妾，釋嘉死後有螟蛉子念修，又立胞姪根夫承繼。曩經親族公議，爲爾姊提洋二千元，隨根夫清江居住。又八年，而正室死，念修接爾姊回杭，二千元亦入修手。由杭遷蘇，由蘇遷甯，二千元本利俱無，又逐去房中女傭，逼令爾姊改嫁。爾母自鹽城來省看女，念修不容見面，誣稱爾母曾拐數千金，先送巡警局，轉送江甯縣，將爾母遞解回籍等語。查釋嘉既有胞姪，又何抱養螟蛉？既有義兒，何以一桃兩嗣？爾姊何以不隨正嫡而

依承繼之姪，嫡在則隨嗣子同居，何以嫡死反與螟蛉共處？二千元既烏有矣，爾姊往來於蘇杭、清江，養贍從何來，盤川從何出？業已守節二十年，念修夫婦何以不勸嫁於盛年，而偏嫁於遲暮？爾母來此，爾姊非孩幼，非俘囚，斷不能關閉一室者也。何以母女不得相見？江甯趙令仁明英斷，豈有無端誣拐，即據念修一面之詞將爾七旬之母率行遞籍之理？情詞萬分支離，本不能准。惟送縣有案，姑仰江甯縣趙令錄案稟復候奪。倘涉虛誣，定將爾遞籍管束不貸。

批江甯縣稟

前日回署，徐冬官攔遞控詞，當以情節支離逐層批駁。因控稱其母被江甯縣遞解有案，批飭錄案詳奪。茲閱來稟，始知所控者即胡觀察，以一介至窮極賤之細民而敢於捏情誣告官宦，詆謗清門，實堪痛惡。且伊姐徐氏最小之時已被其父母賣給惡鴇，幸得拔出火坑，於郎主告終後，矢志守節。而冬官母子復敢來往串騙，誘令歸甯，竟將守節二十年、年逾不惑之孀復行嫁賣。徐氏幸以智免，仍歸於胡。當其初墮落煙花，早絕天倫之誼。迄今日幾為商婦，更無骨肉之情。而冬官母子尚敢一再前來，覬顏求見，不見則哭鬧無休，似此污賤喪良，冥頑無恥，仰該縣迅將徐冬官拏案，重責五百板，遞回鹽城縣鎖繫三年，期滿察看稟奪。此繳。

批初級師範女學堂女士周墨亭等稟

據稟已悉。該女校恃牛捐為命脈，案經憲定款關，閩學董事沙殿魁承辦此捐，理宜按月清繳。業奉司批縣比，而猶故肆抗延，實屬冥頑膽大。候飭縣再提該董事從嚴比追，如察其人實狡悍，即可革去董事，另舉安妥人承充，勿稍姑息。切切。稟發，仍繳。

批候補知州劉澍等稟

閱稟不勝悽惻。查貧員搬柩，例由司庫閑款項下撥發銀六十兩以利湊行。近來庫虧甚鉅，別無閑款，是以前司多未給發。至於參革人員，尤難與故員並論。茲據稟述陳革令生前拮據，身後蕭條，情屬可憐。應酌給銀五十兩，以資歸葬，後此不得援以為例。仰即知照。繳。

批安東縣許令省詩稟

辦公必須籌款，不能枵腹從公，情也。至於數目之多寡，手面之寬窄，則視乎其人。諮議局事務所之設，都都邑邑之所同也。各屬挪款開辦，大都在積穀項下權為挹注，其數則在四五百串之間。該令因積穀乏款，遂請在串捐項下挪移六百串。查串捐為償款而設，一經移動，憑何抵補？所請殊屬冒昧，萬難照准。且計數至六百串之多，尤為任意支銷，不知撙節。大抵地方官有見好士紳之意，又無愛惜公款之心，財非己財，用屬公用，此時薪飯夫馬之優給，即將來德政碑萬名傘之先聲。曾未思公款何來，無非小民膏血也。挪移揮斥，於心何安？本司之為此言，非無見而云然也。碭山秦令被參，窮困無聊，僅用錢七十千而事務所亦復成立，現在司選員到彼舉行投票事宜，由本府借錢百千以資急用。是碭山自開局以至初選，所用不到二百千。所以然者，官無心於見好紳，亦無可浮支也。該縣事務所應，即以四百千為率，不准濫支。並仰另籌他款，不准挪用串捐，致干重究。此繳。

批署高郵州學王正同德世職王偉忠稟

稟及章程閱悉。王世聯情殷存古，深屬可嘉。比來歐風醉人，中學凌替，更二十年，中文教習將借才於海外矣。吾華文字至美而亦至難，以故新學家捨此取彼。然人畏難而不學，將來公卿之奏議、郡縣之申詳、私家之議論、友朋之書札、名人之碑志，舉以鄙倍枯澀、凌

雜、苟簡出之，是使當世無文章，而後世無史料也。今王世職創興復古學社，每季一課，每課十門，每門一題，半月收卷，一月發榜，佳文給獎，有月泉吟社之前規，藏書借觀亦岐亭監稅之成例，其文行兼優者由州申送省會學堂肄業，意至美法至良也。惟作文須作有用之文，講學勿講欺世之學。現在古學尚未盡湮，不必曰復古，但曰存古可矣。准一切如稟立案。仍候列憲批示。繳，社規存。

牌示

昨據署江都縣袁國鈞電稟，因病懇祈交卸。查吾甯屬州縣循能之吏不乏其人，袁令實渡江第一流也。初蒞江都，即將向來官幕丁胥所蝕萬餘串之漕規和盤托出，涓滴歸公。在任三年，百廢具舉，而虧累亦復不貲。有功者無可酬功，無過者何堪督過。江南官場苦累至此，惟以空言繳獎，稍示公明，已覺問心難過，復令賢員稱疾求退，本司心顏俱摧矣。本日稟商帥座，本擬調署繁區，適會垣別有要差，非準不可。姑允養疴之請，仍資借箸之謀，俟辦有端倪，再商位置。所有江都遺缺，呂現署海門廳同知呂道象調署實缺，海門同知梁孝熊飭回本任。除詳明督撫憲外，合行牌示，勿違。

批江甯縣附生陳廷彝等稟

據稟已悉。江甯選舉投票之時，監察員章廣祺私行開匭，查點數目。迨開票時，查出穀里村之匭先經開看，廣祺即自認不諱。昨經江甯縣趙令稟懇以為廣祺無心之過，情有可原，請將所得穀里村八票作為無效，他區所得不在作廢之列。茲據該生等稟稱應照憲政編查館定章，或處一年以上之監禁，或處以百元以上之罰金。本司以為皆過也。章廣祺誠屬不諳定章，實亦無關弊竇，鑰操其手，違禁私開，又將各票鱗次櫛比，安放整齊，若明明予人以詰問之

據者。其冒失糊塗，足徵非議員之選，然亦可決其無作弊之才。況投票之舉在中國始破天荒，司選者於例未諳，法當原恕。若如來稟處罰，未免過嚴。然如趙令所請，則又過寬。本司衡情處斷，章廣祺既如此不諳，應將所得各區之票勿論多寡一並作為無效，以孚公論而儆冥頑。仰即知照，並行江甯縣知之。

批桃源縣陳令杭稟

據稟該令到任後即注重警務，籌辦數月，甫有端倪。單開簡章各節，深通外邦之法政，力保闔邑之治安。籌款未齊，先由官墊，勇矣哉。治事之勤，用心之細，規章之簡要，條理之分明，觀其言之有倫，決其行之有效。現在無缺不賠，無官不累，作官與治家等耳。一家之中以貧悴之故，遂一切無心整理，一任兒女啼號、門戶凋落而不顧，識者知此家必不復興矣。一邑之長因賠累之故，亦一切置之不理，一任百姓顛連、庶事廢弛而不顧，識者知其官運之不長矣。真能手，真志士，雖窮益壯，無貲而豪。但觀該令此稟，巡士不過四十人，而紙上勃勃有生氣。由此一事推之，可知其百端之舉，並可知其前途濶遠，斷不僅百里才也。凡事須計久長，官力亦殊綿薄，墊辦僅一時之事，公益須合縣同擔。所請酌收商戶及蒲包二捐以充警費，准即立案施行。仍候列憲批示。繳。

批江都縣詳

該縣洲棍劉月湖(即劉星明)窮凶極惡，國人皆曰可殺。該縣弋獲到案，雖復狡供不認，然人人切齒，豈非直道之公。大凡光棍就逮，萬無直捷認供之理。惟有據“衆證確鑿”四字從嚴懲辦，以除巨憝而快人心。所請將該棍徒監禁二十年，應即照准。萬一監禁期滿而猶不死，則由後任再請監禁十年，此三十年中勿論何任知縣，均不得擅請開釋。違者，以得贓縱庇論。

仍候列憲批示。繳。

批上元縣職紳善溥等稟詞

糧書舞弊，各省皆同，是以屢有裁革蠹書之議。茲據來稟所陳，上元戶書趙子華、王鑑祥種種弊端，實駭聞聽，所言如實，民何以堪。仰江甯府迅飭上元高署令按照稟陳各節切實查究，如果舞弊屬實，即不得以一革了事，須將該蠹書等歷年吞蝕各款俟數監追，以充地方公用，切勿徇延。原稟鈔發，仍限二十日內查明確究，據實詳復候奪。

批揀選和縣馬象雍等稟

據稟及摺開章程均悉。該令等熱心教育，公同勸設審判養成所一區，稟奉督憲批准照辦。蓋憲政九年之預備，期在必行，則法律一門之研究必不可緩。專恃法政學堂養成人材，將來各屬裁判需員，必不敷用。得該令等首先發起，擇官紳之合格者分班教授，計日速成，而且體念時艱，不支公款，用心亦良苦矣。本司嘗謂中國吏治之壞，冤獄之滋，皆由不學而入官，既入官而仍不學，不習吏事，不識物情，鹵莽升堂，顛預判事，民安得不冤，吏治安得有起色乎？今日虽力行新政，中國之民猶是舊日之民也。性情風俗迥異島人，蠢愚冥頑，未受教育。若必盡改中國之法律，而以外國自治其民者治吾之民，是猶男穿女衣，俗戴僧帽，吾未見其有合也。法政誠不可不學，中律亦不可盡棄。將來審判既設，對於外人當用公法，對於吾民誰敢廢大清律例者？既不可廢，則須兼習矣。且州縣終年聽訟，其按律詳辦之案至多不過十餘起，中簡州縣有終年不辦一案者，其所聽之訟皆戶婚田土、詐偽欺愚，貴在酌理準情，片言立斷，不但不能照西法，亦並不必用中律。作吏者明敏能斷，則拖累少而受福者多；優柔不決，雖心地好而作孽不淺。大抵審判之事，一要天分，二要學問，三要閱歷，四要存心

公恕，不貪，不酷，不偏，然後可為折獄之良吏。世嘗有讀書萬卷而坐衙不能一言，治律專家而作官不了一案者。該令等謂六個月畢業，即可養成無數人才，天下果有此等事乎？吾禱祀以求矣。准如來稟立案。繳，清摺存。

批監城县详

据详已悉。此案于光绪十三年二月構訟，迄今二十有三年矣。其始也，由老民虞廷干等呈控虞李氏自夫虞翰卿故后，即与匪僧得善通姦，奉此提訊。旋据廷干等以虞李氏怨悔恐懼，自願改嫁潘景堂，免辱虞門，懇求和息。僧得善遠颺無蹤，當經准息了案。十三年五月，得善潛回，將虞李氏母子串誘脫走。經廷干、景堂等二次控案集訊，斷令李氏仍回虞門，守節撫子。由虞翰仙退還潘姓身價，僧得善責做完案。光緒二十年臘月，虞實德等呈控虞李氏與得善積年通姦，將故夫翰卿遺田十一畝典去八畝，佃種三畝。去年情願施作祠堂祭田，旋又翻悔。得善還俗，改名劉汝恭，與李氏成為夫婦，又生一女。該氏既嫁劉姓，不應復霸虞產等語。經劉前令復訊，判稱虞李氏欲將地畝贖回，自係正辦，不准施作祭田。虞實德等欺孀構訟，責抱示懲。還俗之劉汝恭免究。宣統元年五月，職員虞樹等復以汝恭及李氏謀斃前夫之子，盜賣遺產與該僧之堂弟劉汝香為業，懇求弔契押吐，該令批駁未准，以致虞樹等上控。茲閱來詳，以劉令當日未能燭破邪淫，竟下保孀保產之判，是該令亦深知案情之不平矣。而又謂劉僧另案被押，已足蔽辜，盜賣之田，汝恭無力取贖，復訊徒滋拖累，仍與虞姓無益等語。查此案所以糾結二十三年者，由於劉令之糊塗錯謬。該令既明知其錯矣，而又惟恐拖累不准復訊。吾不知姦僧淫婦幾世修來如許好官，前任既獲持之，現任又體恤之，而原告虞氏則寡婦被和尚永遠姦佔矣，孤兒虞占五死矣，虞翰卿之遺田被淫僧盜賣罄盡矣。該令試代虞樹等设想，苟尚有一丝血氣，能甘心忍受否？此案件若使姚令祖義訊之，必有大快人心者。

该令虽心非刘令，实则以五十步笑百步耳。该令既优柔不决，本司即以片言折之。虞氏遺產斷非奸僧淫婦所可盜賣，亦非奸僧之弟刘汝香所能盜買，此时无论汝恭力能取贖与否，应先押令汝香将原业十一畝交还虞氏，以三畝作祭田，八畝归嗣子管业。汝香原价若干，由汝恭当堂写一欠契，流期归还，如其不还，准汝香控追。汝香如不交還虞姓原業，責押勿貸。至劉李氏（即虞李氏，又即潘李氏）淫蕩無恥，本應斷離，然歸虞不可，還李無路。若在二十年前必應與淫僧斷離，此時則必不可離，何也？當初次構訟之時，男女年未三十，兩情過熱，故敢於犯法而不顧，彼時理應判令虞廷干等主婚嫁賣。及潘姓退歸，再經堂斷，劉前令假淫婦以守寡之名，而陰遂其尋僧之計，是直以父母而兼媒妁，深堪痛恨。至於今侵尋甘餘年矣，既生女，又生子，姦夫姦婦彼此形容老醜，愛情之薄可知，兒女嬰纏身家之累益重。若此時斷離，是前既遂該僧淫惡之私，今反割其附骨之疽，而使脫然無累也。應令該僧永遠供養。若該姦婦因飢寒而詬誶，是天報淫僧也；若該姦夫棄前好而遠颺，是天報淫婦也。非官府所能過問矣。仰淮安府轉飭王令迅速遵批結案報奪，勿延。繳。

批財政局收支委員李筠稟

單稟已悉。“厚生裕”錢莊積存財政局銀款至四十二萬之多，一旦歇業，擬以所放本城及外埠期票三十萬兩作抵，其餘十二萬兩則以房產契據作押，一面措款清還。查吾局各解款皆有剋期待發之需，該號認解而不即交，積至四十餘萬，如其交不足數，該收支委員及該號東掌皆有不了之勢，本司萬萬不能寬假。本日據該號東面稱公款斷不敢絲毫虧折，除已繳期票二十萬兩外，尚有銀票十萬兩及房地各契，約日並交財政局點收。應如來稟飛飭上江兩縣，將允交未交之銀票契據勒令該店夥尹祝三即日交局，不足之數迅速清釐，不准絲毫帶欠。該收支始終經手，利害切身，仰即會縣嚴切催交，以免切膚之害。至為緊要。此繳，夾單、清

摺拼存。

批商董王順文稟

據稟已悉。爾故父承充龍旂菸葉商董，各菸商均不掛洋旂，挽回利權，深堪嘉尚。今爾父已故，應准子承父業，照舊飭充。惟覬覦者多，難保無營謀攘奪者。本司專論情理，爾父當日奔走祈請，甫能成就此業。今其人雖死，其子尚存，所用之號夥如故，何必將爾家營就之巢作逐鵲招鳩之舉。候移商釐捐總局，會詳督憲給諭接充，以彰公道。此批。

批清河縣詳

接閱來詳，深堪詫異。據稱上年十二月已故鹽商全毓瑛之養子全錫恒控其繼母全程氏到案，並據三品命婦全程氏訴稱全錫恒即楊培之之子楊文德於光緒三十二年乘其夫物故，覬覦遺產，捏詞蒙控，經前清河县李令批飭提訊，楊文德情虛畏審，旋即捧結求銷。經章前令詳明准揚道，如楊文德再行上控，懇乞立案，不行在案。今事隔五年，官經四任，楊文德復行翻異，仍用全錫恒之名在該案下具呈。該令臚列兩造控詞、息詞及章前令詳文，據稱楊文德之母談氏本係土娼，先與楊培之相識，生子文德。嗣乃從良，與全毓瑛為妾。其時文德尚幼，隨母來歸。迨毓瑛繼娶程氏入門，則談氏已故，文德年十七矣。楊培之別無子息，全毓瑛亦令其歸宗，曾在板浦、海州兩衙門立案。及毓瑛物故，文德弔喪，未遂所欲，輒冒全姓具控。李前令始則批駁，繼而提訊，旋經親友處和，量給錢文，由楊文德自行息息，并由章前令詳請立案。茲者楊文德復假全錫恒之名具控，該令查照前詳立案不行，可也。若以為中有枉抑，秉公提訊，質明斷結，亦可也。乃一堂未審，而設為四可疑，以為翻案之根，又擬將毓瑛家產作為四股均分，一股與內姪程葆，一股與其姪綬臣，一股與楊文德，一股給地方充公。前

則慙恍其詞，繼竟武斷此案。全毓瑛多財乏嗣，雖立百嗣子，皆是外人。其號為最親者，只一寡妻程氏耳。今將家產全給他人而不及程氏，吾不知此一孀婦將傳食於三家乎？抑受地方供養乎？產本全程氏之產，而該令奪以予人，該氏豈能甘報？不服則必再訟，再訟再翻，則此案永無了日。吾知兩造各延訟師，各賄書役，全氏家財不旋踵而消磨淨盡矣。凡爭繼爭產之案易涉嫌疑，該令於此案未訊先斷，未斷先詳，若專為楊文德作護法也者，可謂不避嫌疑矣。天下號稱貪人者，不皆歛財人已也。取人之財而橫施之，討地方之好，沽自己之名，此即與枉法得贓無異。該令四股均分之斷，注重在取媚地方，為他日稟請留任，製送牌傘地步，是直無異攫金而買爵矣。且該令最稱可疑者，係章令原詳未曾盡行蓋印，然章令維鈞近在咫尺，何妨函詢明白，再下斷語。詳尾又稱翻案恐幹駁詰且拂寅友之請託，物議轉足以沸騰等語。寅友何人？請託何據？該令果能秉公定讞，何畏物議，何患駁詰？似此吞吐其詞，益足自招疑謗。該令於此案具有成見，訊斷決難服人。現已署事期滿，例應撤換。此案勿庸該令審判，留付後任傳質。本司此批但就情理言之，毫無成見。究竟此案是何實情，兩造之言孰非孰是，必須詳查案卷，傳訊中人，方可斟酌斷結。至於充公一層，斷無此理。或全程氏自願捐資，補助地方自治經費則可，若倚官欺寡勢等查鈔則斷乎不可。文王之政，首卹無告之民，該令嘗讀四書否耶？仍候督撫憲暨各衙門批示。繳。

批前署高郵州界首司巡檢徐輔臣稟

來稟自敘勞績，而謂姚牧年終密攷，誣以麻雀大煙之嗜，懇請委員密查等語。查姚牧並無此稟，該巡檢究從何處得見？抑為何人所傳？夫民間訟案必先有原告控詞，而後有被告訴詞，今姚牧並無片紙到司，而該巡檢謂其挾嫌誣害，實屬荒謬已極。想係自己心虛，由懼生疑，由疑生妄所致。即經自行舉發，即仰姚署牧明白稟復，以憑懲辦。稟鈔發。

批署揚子縣稟

單稟已悉。本管官稟揭屬員，無不准之理。然本司不欲該令與人結怨，已將來揭作為訪聞，將周典史撤任查驗矣。該令到任後，勵精圖治，聞之欣慰。此繳，夾單存。

批署句容姚令稟

該員文章刻雋，性情勇往，本司所嘉；應物尚氣，辦事粗心，本司所惜。聰明人須加閱歷，即此故也。該員之治句容不免有激烈手段，固出於求治太急之心。高紫珊自盡一案，勿論案情如何，而夫亡妻殉，該員能安之否邪？撤任薄懲，可以為該員減罪過，而小懲大戒，實即為該員勉將來。至臨漕交卸，必有虧賠，此稟所陳，未嘗不信。然該員自累，非由本司累之也。若謂寒家舉債遂過六千，寶山空回，僅差兩月，本司現已懸牌，豈能反令？昨據楊守代求，已飭該守酌辦矣。該員從此改勉，庶幾學問功名相緣並進。若仍如來稟所云，自問尚無大謬，遽遭擯棄，未知所從，則是一味任擠護前。有過不自知，知過不能改，即使才氣縱橫，文章恣肆，徒增謗讟，無益事情。況上有老親，乃人子臨深履薄之時，更不當橫使意氣也。仰江甯府轉飭知照。錄由批發，仍繳。

批海豐麵粉公司總理呈

來呈讀悉，貴總理幹濟優長，為國為民，實心任事，久為海內共知共信。本年海州驟被水災，貴總理首先電致本司，為民請命，並捐萬金為倡，本司持官紳共濟之說，紳捐官振，相輔而行，於是海、沭、贛三屬各有就地籌捐之舉。謝直牧在海州，官聲素好，寫捐將及十萬串。而一二富紳不平者來省具訴，謂海州捐簿按選舉五千元以上之資格派捐，於是議局嘩

然，院憲及本司亦嚴批詰問，誠恐有妨憲政，失信國民。而謝牧復稱在選舉冊五千元者一千九百餘戶，在捐簿五千元者僅五百零八戶等語。當各議員始聞膚愬之時，即欲呈請院憲將謝牧撤參，賴貴總理力言於衆，謂該牧實係好官，此時振務方殷，斷不可另易生手。彼時謝牧來省，鳴冤辭職。貴總理代鄉人謝過，慰解百端，又諄勸來省具控之富家捐錢一萬串，其苦心調處，力救桑梓飢黎，實已竭情殫慮，皆本司耳聞眼見者。天下無公道久矣，事莫患於彼此相非，而隙每生於語言相激。謝牧與葛、殷、姜三董之勸捐也，既招上控，又出揭帖，於是按照原捐數目酌量增減之議。又令海屬三議員回籍調停，此固辦事之苦心，而捐款不免於緩繳。於是學界之公電至矣，飢民之公揭出矣，哀鴻在澤，而一彼一此，以口舌筆墨相詆諆，而貴總理以首倡振力務、居間排難之人，竟爾詆誣至此，而且電達大部，牽及海豐公司。在大部誠不爲所搖，而公司繫中國商務之命脈，其中有數十萬金之股本，萬一聳動飢民，麇集公司，滋鬧此事，何堪設想。幸而督憲深察此情，又深知貴總理之以德致怨，已飭本司立發十二萬金分撥海州三屬，又委王道曜即日赴海查辦此事，飢民得錢則不至搖惑。王觀察前爲州牧，威愛兼著，必能與洪觀察、謝直牧妥商捐務，鎮壓浮言，保護公司，又安災戶。本司一生，積勞而叢怨，爲好而招尤者屢矣。三復來牘，既念足下，亦以自傷。然我無內愧，仍熱腸以濟蒼生，彼黨橫行且冷眼而看紅背。蠭之橫行，猶有名可指，若揭帖並無的名，更無足論矣。此復。清摺三扣存，呈批及摺一並分別移行洪、王兩觀察及謝直牧查照辦理。

批匿名稟控愼令科罰

匿名郵控，例不准理。即以罰款四萬串而論，後開被罰者十七家，僅止六千三百餘千，足見前後不符，多寡隨意。惟愼令居官，本司本難深信。此稟姑發徐州府田守閱看，留心訪查，愼令是否科罰，段三麻子有無其人，是否爲害鄉里，此爲上司者分所當爲，並非因此稟

而發也。二月十四日夜，樊山手批。

批江甯縣摺

據稟已悉。除莠安良，為臨民之要畧。該縣劣監趙名璧恃財作膽，毒害鄉民，積案如鱗，官民共憤。既經查實，自應嚴辦，以儆刁頑。准如來稟將趙名璧監生斥革，追照繳銷，先予監禁三年。如其知悔，或可量予恩施。如仍不悛，亦無縱令出押之理，屆時察奪可耳。此繳。

批阜甯縣闔邑紳士商民稟

據稟已悉。近來州縣賠累日深，每一缺出，擇能而使，往往以無錢賠墊為辭。即如劉令本樞，本司所心賞，而爾阜甯紳民所感載者也。到任半年，虧累萬竿，力求交卸。適王道見過，為李令紹卿說項，謂其親衰家裕，以握印為榮，雖賠萬金不惜，因稟商督憲委署阜寧。不圖到任兩旬，天怒人怨。前者淮安劉守來省稱其人地不宜，正擬遴員撤換。越日該守呈閱府署來信，謂十一日阜甯罷市，官被民囚，當經電委安東周令迅往摘印，即兼署阜寧縣事。想此時周令已到任矣。茲據稟稱，李令殘暴異常，隨帶兩鏢客，或入民居，或至市肆，日夜以敲詐為事，其無辜被笞被押被罰者不一而足。更借拏匪為名，突至大通口妄拏居民五十餘人，彼時得錢釋放者十餘人，其餘男婦四十餘名口概帶入城管押。果有此情，與貪狼瘦狗何異？現奉督憲札飭查辦，已委王令乃康前往嚴切查究，務得該令貪殘實跡，及闔邑民商激怒之根由，詳確稟明，聽候分別懲辦。本司誤聽不根之言，輕用獷狂之吏，致使阜民受害，誠無面以對蒼生。李紹卿孽由自作，彼虐民之罪難逭，而民拒官之罪可原，何也？一則資貪暴之威，如瘋如醉；一則受切膚之痛，不得不然也。現在丁已拔矣，仰即各安生業，勿被莠言煽惑，自干咎戾。切切。

批泰州稟

稟及夾單兩紙均閱悉。此次泰州因查調戶口滋事，賢州牧奔馳四境，曉譬百端，兼以本府督隊親臨，流言止息，閭井乂安。雖事前未及周防，而變起即行解散，足見官民相信，孚及豚魚。此次謠誑飛流，始自宜興，延及東泰，近且上江兩縣亦復鼓煽囂騰，幸皆旋起旋平，尚無大害。總由人心易惑，人格難齊，江蘇雖號開通，然開通者僅止士大夫，非所論於匹夫匹婦也。益以好亂樂既之奸民造言煽誘，蠱惑愚蒙，彼愚民者本不知憲法有何益，調查為何事，其妄相揣測者疑伏抽丁納稅之根，而素性愚迷者遂信攝魄勾魂之說。惟其先有疑懼之心，故鼓之而易動，猶幸本無作亂之意，故鎮之而易平，此皆可矜之人。若作亂民繩治，則大誤矣。稟稱辦法略分四等，其鳴鑼聚衆，爲首滋事者，酌量監禁；乘機搶掠，形同盜匪者，照搶奪例擬辦；隨聲附和，在場滋鬧者，懲責保東；誤信謠言，並未擾害者，概予免究。論斷公允，實獲我心，應即照准。夾單所述各情，容亦有之。惟調查員多至八百餘人，而又剋期蒞事，人多則賢否不齊，期短則操切難免，以不識不知之衆挾多疑多懼之心，匪徒乘隙流言，而又有一二調查員辦理不善，幾何不平地生波耶？調查事在必行，斷不能因愚民滋事而止，亦不能待民智大開始查，然必須先說清楚，再行查造。是在賢有司與薦紳耆老之善爲開諭矣。兩表朗若列眉，各士紳以梓桑義務致毀其家，或有激使然，或無辜受累，仍仰分別辦理。此繳，單、表並存。

批揚州府稟

來牘具悉。此次泰州因調查戶口肇衅，將各調查員毀家毀室，蹂踐不堪，幸而趙署牧周歷各鄉，剴切開導，旋得賢太守帶兵彈壓，即日救平。所陳啟釁之由與此後續辦調查之難於

措手，悉中窳要，實獲我心。總之，民智未盡開通，強欲仿行西法，明白者什二三，糊塗者什七八，加以匪徒造謠鼓煽，而多數之愚夫愚婦遂深信其不經之論。一傳十，而佰傳千，益以調查員有八百餘人之多，賢否不齊，辦理未能一律妥善，奸民乘機簧鼓，愚民遂聚眾橫行。其暴動也可誅，而其愚頑也亦可潛。觀於守牧一經開諭立就安平，則其為愚民而非亂民也明矣。昨據趙牧稟請此次鬧事之人擬以四等定罪，所言亦極中肯，深費躊躇者，則以憲法既須實行，部限又極迫促，固不能因噎廢食，亦豈能勢迫刑驅。總須破其愚迷，乃得行吾法令，以後調查戶口，總須預先多出白話告示，並使各村長團長及耆民之老成曉事素負鄉望者，到處演說，覺彼沈迷。夫所謂北海造橋，以戶口冊埋諸鐵柱之下，使人民盡死，令其魂魄守護橋梁，吾民程度雖低，何至人人信此謬說？其中心忐忑不甯者實懼抽丁納稅，而故借匪徒之妄語為抵拒調查之說詞。須知戶口冊非洋法也，亦非新法也，中國保甲之法歷朝以來均從戶口冊入手。論語曰“式負版”者，則三代上之調查戶口已極認真矣。與愚民說話，如家庭教小孩然，不可一味朦哄，尤不可專用壓力，是在賢吏正紳之盡心化導，示之以信，感之以誠。豈惟編查不難，凡百皆就範。東台亦有此事，何令來電竟有格殺勿論之請，何其糊塗，尤望賢守督飭東台官紳好為解散。至為首造謠，聚眾毀人廬舍，乘機搶物者，則必逮案確訊嚴辦，尤勿姑息。至各調查員之多受搗毀，其間亦有分別，有倚紳壓民激怒使然者，有牽連而及無辜受禍者，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仍仰轉飭各該牧令核議稟奪。此繳。

批米業商號（豫豐蔡天太汪春和同豐）稟

“厚生裕”錢莊閉歇，債欠財政局款四十二萬，先以各店鋪期票二十餘萬作抵，餘則現銀、房產陸續呈交，此係餉項所關，按月計授，其二月到期各票業已收清。商業以信實為主，爾等即立期票，何得屆期請展。如“厚生裕”至今未倒，爾等能過期不交乎？商號具難失信，況

今已成為官款乎？前即飭兩縣備論出票各家先期預備，何得臨期延緩？若各家效尤，軍餉從何取給？所懇斷難准行，仰即如期兌銀，勿干提追。此飭。

批米業商號豫豐等稟

據稟所購米麥雜糧貨船均由洪澤湖經過，因風雨阻滯，緩不濟急，與他商販運之貨不同，懇請展期繳款。察核情事，尚非虛誣。惟一月為時太久，餉項係計授要需，騰挪匪易，姑准展限半箇月，到期如數呈繳。此係天時所迫，用特參酌商情，量加體恤。他商不得援以為例，並仰遵照勿違。切切。

批泰州稟

該令言語政事，本司信之有素。向來積穀兌米，每石折合五斗四升。茲由該令親詣該倉，眼同米記碾磨，每穀一石實止碾米五斗二升五合，此由陳穀儲倉較久之故，自未便與新好者一例而言。此次該州倉穀碾米，准照來稟所言，每石折合五斗二升五合。若新穀登倉，則仍照五斗四升折算，不得以此為例。仰即遵照。繳。

批卸署阜甯縣李紹卿稟

稟詞荒誕，跡近瘋痰。在該令誠不足論，惟既據妄瀆，應交王委員會同後任周令一併查復。尤奇者，稟中夾有王以昭行書紅紙一頁，不知所言何事，亦不知為何人。如云季景範兄不在灘鎮，均屬奇不可解，仰即靜候查辦，勿再稟瀆。此繳。

批豐縣詳

來詳臚列訟棍魏趨廷自光緒十三年至宣統二年彼訛人而人控彼一共十餘案，無案不刁誣，無人不切齒。本係凶惡棍徒，而又投入耶穌教堂，借教輔訟。幸而歷任縣官皆知其狡險，故每訟而必輸。然未予嚴懲，故雖輸而仍訟。該令爲民造福，請將該棍徒永遠鎖繫，實獲我心。但於未收禁以前，須痛加笞責，俾知痛楚而快人心。該父子積惡多端，誼當爲人所共嫉。而吾獨深佩教士武邦信也。從來教士多袒教民，以故激成教案。而武教士獨以教友魏趨廷恃教訛賴，積案如山，其子魏柱、魏根助紂爲虐等情稟請提究，是則福音堂里猶存直道之公，十字架前永絕奸徒之跡。該令當贈以扁額，以示優崇。魏柱、魏根助父行兇，持刀傷人，准如來詳，監禁五年，期滿察看稟奪。仍候各衙門批示。繳。

批高郵候選儒學歲貢高棟等稟

果如該生等所言，則雖不至於自亂，實亦不成爲自治，特自利而已，自擾而已，可勝歎憤。候行揚州府轉飭高郵姚署牧按照所稟各節，該州自治所有無專講潤綽，毫無實濟，及素餐浪費各情弊，其“裕亨”、“泰朱”各商號是否倚恃商會所長作護符，儘量將糧食外運，確切查明稟復。至稱所長共有三人，各支薪水，其下又有十餘人，任情糜費，何以該州自漢需人如此之多？仰將局中收支款目，及在事各員職事銜名薪夫數目，一一開具清摺候核，勿稍徇延。切切。